

黨國公報

(二四)

PDG

清末民初報刊叢編之四

清光緒元年至光緒卅二年

林樂如主編

萬國公報

(二四)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WAN KWONG K

KUNG PAO

萬國公報

A REVIEW OF

THE TIME

VOL VII N

No. 73-84

1895

5

STAR RT

FEBRUARY,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3.

- | | | |
|--|------------------------|--|
| 1.—Chinese New Year. | | |
| 2.—Sir Thomas Wade on the China-Japan War... | By Editor. | |
| 3.—The Prim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 | By Rev. T. Richard. | |
| 4.—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 | |
| 5.—On the Renovation of China ... | By Sung Yuh-kwei. | |
| 6.—How to enrich a Nation ... | By Rev. Dr. J. Edkins. | |
| 7.—Chinese Affairs | | |
| 8.—Progress of the War | | |
| 9.—Summary of Foreign Mail | By Editor. | |
| 10.—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 | |
| 11.—Miscellany | | |
| 12.—Advertisements. | | |

Note.—The price henceforth is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二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網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歎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勵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應良沈君賢俞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錫鑑盒主繼羅傳史操佩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栩栩影環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兢更承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聯文字之緣聊堪鄙忱藉規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
鳳樓筭扇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土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七十三卷目錄乙未正月

三陽在抱萬福胥同

公報同人賀

新語一

海上蔡子著

續救世教益之一 世之弊實

李提摩太著

英前使華威妥瑪大臣畬東方時局問

中英林維知譯

廣學會第七年綜紀

溫李提摩太著

中國亟宜變通新法論

南溪老人贅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二章

英艾約瑟著

大清國事

樓馨僊史志

繪音恭錄

申嚴法紀

褒忠令典

派充幫辦
報効軍需
朝亂紀八
電書彙要
本館謹啟
各項告白

蔡林
芝樂
斌知
同識
中興
翰林
鐵樂
生知
述輝

三陽杜愈萬福

同

光緒乙未元旦

萬國公報館肅賀

新語一

海上蔡子著

條風解凍。漸入新春。天換新年。人含新意。遙維閱報諸君。新祺懋集。新福備周。如久雨之為新晴。僅力種之逢新熟。不佞將滌冰甌之新筆。而廢玉階之新篇。願爲諸君進新解者。試寫新語。以冠新報。嗚呼。夫新也者。革其舊之謂也。易大畜之彖辭曰。輝光日新其德。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書允征曰。萬染汚俗。咸與維新。康誥曰。作新民。詩采芣之篇曰。晞晞采芣。子彼新田。爰稂莪。新大旨。聖備而聖皆自德之日新始。德日新而臻極盛。俗之汚者。靡許向新。民之頑者。更鼓舞而使之新。新聲降於上。新氣應於下。彼田之二歲爲新者。有不早懷新之象。而屢慶豐年哉。況乎今日之天下。一上天之新開時局也。亘古莫往。莫來之國。有新船以渡海。有新車以遵陸。有新機以通音問。泰西諸新國。業既朝發夕至。此動彼應。遂若新結之比鄰。而新集於冀且。華人之耳目。頓亦一新。然仍守舊多而求新少者。何也。無新學以開靈明也。農工商之趨向。繫乎士。士之才識。資乎學。誠使濟濟多士。博采新學。究心新法。灼知泰西所以新興之故。悉舉以教華人。則開新礦而五金煤油之利。廣築新路而萬里袵席之效。宏製新器而工不但巧。尤張機。闢新畝而農不但多收。十斛麥。新銀行新船局。遍通於海外。而商樂利坐。買賣奇贏。新銀錢新郵政。備創於域中。而國體尊崇。民情聯絡。馴致朝野上下。風舉雲從。官制則新更也。考政則新訂也。兵法則新其訓練也。刑法則新其訊鞫也。五千年之古國。廿三省之大邦。金鏡新磨。寶刀新淬。彼叢樹三海島。何難新之足云。

曷言乎世之弊竇也。國家自治與治民之道。有宜法者。即有宜戒者。要必先知宜戒之所在。而後無窮良法可行之。而無弊。歷古以來。世有弊竇者七。獨居也。偏見也。偏愛也。貪利也。分利也。不考新法也。重富強不重道德也。七弊不去。百益不興。用特分列條目。剴切道之。

獨居之弊之在他國者。未能一一論也。祇論英吉利高麗如前二國。英國先懼客糧進口。致妨本國之利。乃嚴禁口岸。不許顆粒入糶。鄰商聞風裹足。豈知一遇凶年。本國之糧。不敷民食。希冀鄰境之接濟。如大旱之望時雨。而依然杲杲出日也。然後不得不更改新章。求通商於各國。高麗則遇外國來講通商之益。外雖示以禮貌。陰設奸計以害之。各國相戒絕跡。同治年間。高麗歲歉。至有賣兒鬻女於盛京者。此非獨居之害乎。倘中國印度人稠之地。亦守獨居之弊。其受害當更甚於此。此獨居之弊一也。

偏見者。無知之別名也。人之識見不可偏。偏則蔽。故西人當會議時政之際。苟但知本國。而不知四方各國之事者。以其偏於近也。不得謂之智士。其必集思廣益。合衆國之識見。以爲一國之新猷。一旦臨大事。決大疑。他人胸無主宰者。其人則瞭如指掌。否則如大敵當前。而剛愎自用。鮮有不愼事者。此偏見之弊二也。

偏愛者。各國君相。只知愛己國之民。而不顧他人之利害也。此違逆天心之尤者也。如亞拉伯英國德國

法國等商人。至阿非利加馬達加斯亞太平洋羣島等處。往往欺壓土人。或販買其人口以爲奴婢。或因其人嗜酒。而沽酒以弋其利。或因其人不知田地爲養生之具。而賤其值以購之。或倚勢以作威福。且猶不但此也。我國生齒日多。原可分其民於地廣人稀之處。如亞美利。駕澳大利亞二洲。曠土極多。人煙甚少。苟能移稠人於此。豈不甚善。乃恐華人躡至。而奪其工。因設互相禁止之例。官吏則曲徇其請。不許招徠。縱有來者。亦百計以虐待之。務使其不能駐足而後已。夫上帝備此奧區。原以分寄黔黎。豈人之所得而私哉。乃竟據爲己有。不許他人稍沾其利。而其土產之物。則反任運往他國。以沾人之利。其偏愛爲何如乎。又如西人之來中國。施賑以救羣黎。此公心也。且於中國人亦有大益。繼而迭次捐賑。至數十萬金。甚至舍其軀命。乃中國京報。並無片言論及。華人則施賑千金。旌獎之摺。備錄邸鈔。卽曰西人助賑。原不沾名。然平情論之。亦豈非偏愛乎。不知上帝視萬國如一體。若人之意見。顯分畛域。殊失上帝本意。凡若此者。暫時雖稱強盛。終必流於小弱。以至於亡。此偏愛之弊三也。

貪利者。只圖本國之益。不顧他邦之損也。假如進口之貨物。厚其稅斂。己之利增。而人之利減矣。豈知以關爲暴。而他國之貨。裹足不前。則本境之待用已虛。卽稅務之原額亦缺。其弊適與獨居等。夫本國商人往來各省。稅額固須一律。卽外國之商稅。亦不可畸輕畸重於其間。倘貪得無厭。網爲己有。雖爲客商之害。適以自盡而已。此貪利之弊四也。

且又有分利之弊焉。凡生於天地間者。皆宜思生利之法以養人。斯爲斯世不可少之人。而天下之富足可立而待。今人但知用力於分利之法。而不知用力於生利之法。豈知日分利而貪欲日多。日生利而貧窮日少也。農工及創造新法以養人之人。皆生利者也。又有助民生利者。如官府除暴安良。興利除弊。或出良法以益人。或教世人以有益之事。與夫商賈買賣遷有無。移賤就貴。而物價以平。亦均助人以生利者也。惟乞丐及游惰。則不但耗利。而且奪人之利。其生利更無論已。徧國中。此等人不知凡幾。又有流亡之民。雖心本不願攫人之利。而無奈養生乏術。不得不分人利。以救凍餒。此雖情尚可原。而每年各地。亦不知凡幾。則害立見矣。又如富戶大家。恃祖宗留貽之利。驕奢淫佚。無所事事。絕不知生利以益人。此等人何益於世哉。憶光緒十四年。英國富人某甲。以門馬爲業。購一且而輸銀三十二萬兩。又徧購良驥。一馬而費一萬四千金。且戲馬之外。跑船跑狗。鬪雞打球。鬪蟋蟀鬪鶉等事。終年恒樂此不疲。彼以爲我耗此財。實人子可得也。然果實人子得乎。適供奸人盡法以騙之耳。况乎富人愈肆奢華。奸人愈思巧取。分利遂益以多。夫世之藉以養人者。生利也。不意分利者如此之衆。豈非大有害於世乎。如此之人。不但英國有之。中西各國均有之。徧地球又不知凡幾矣。至於奸商之私改斗斛丈尺權衡等事。而國家不及察。姑勿暇論。但論錢店。則中西又有異者。西國有金錢銀錢銅錢之別。而皆有一定市價。無論何舖。均可交易。中國銀價則一日數改。中國人視銀行錢莊。大抵以爲不可少之商人。而不知實屬但分人利者也。徧

中國亦不知凡幾。又有各教中分利之人。如但知誦經。未能思良法以益人。而反賴人之施捨。以爲生活。中國各省更不知凡幾。總之以上各種分利之人。但即中國而論。已在百萬以下。蓋皆由不知生利分利之理故也。不能設法變其分利之事。而任其視生利抑或助利爲緩圖。起問斯民。何以足於養乎。此分利之弊五也。

其不考新法者。以中國言。每年增人一千五百萬。知其事者。有幾人乎。西人知之。而用心爲民計者。亦甚多。或謂。從前祖宗之良法。原無疵類。而今則雖有豐年。餓殍者仍不少。是何故與。則以古之人數少。今之人數多也。夫人數業已增添。養民之法。卽宜變通。以求其足用。英法德三國。近因地隘人稠。移其民於亞美利駕亞細亞阿非利加太平洋羣島等處。以分養之。俄羅斯與美國地廣人稀。故不必有移民之舉。然亦各在其本境。開築鐵路。以通遠近之商人及貨。皆生財之道也。更有進者。今有人窮格萬物之理。知徒賴五行六府。不足以養羣生也。爰有化學一法。研究新生五穀之術。惜世多囿於一隅者。雖言之諄諄。半皆聽之藐藐。所以終於流弊而不能自振也。此不查新法之弊六也。

至於重富強而不重道德之弊。又有甚焉。富強者。備各學以爲富強也。道德者。上帝之仁義也。西國格致之學。惟制物以前民用而已。較諸道德。猶末伎也。乃人每究心製造之奇。以爲富強之本。在於是。故忽見他國有輪船輪車電報等新法。及一切機器。全借汽力。制造無限器具。以銷售於萬國。必竊自計曰。我國

若得此機器。或可富國強兵乎。於是精心學之。而置大本大原於不顧。嗚。慎矣。夫使各國均重財利。而不本於德行。則必致因利而爭。傷害生靈。此大不可者也。試言之。西國富家。恃其多財。徧置田地。而分佃於貧民。貧民以地之貴而少也。爭相租賃。而租價轉益昂貴。富家反愈勒捐而不佃。故貧民佃種之地。歲繳租銀而外。所入不敷所出。貧者遂以愈貧。此農之病也。又有工之病。昔英有巨富某乙。始也躬作大腹賈。或與人合股。以致富。常用工匠千萬人。造作器物。銷售於他國。連獲大利。遂棄其故業。遣其工匠。工匠無以為生。而乙則始借工人之力。增數倍之財。繼而任意遨遊。宴樂無虛日。窮苦工人。冀其留賓主之情。有向之求乞者。乃乙斬而不予。若輩共相計曰。彼富翁也。始則借我輩之力以起家。今則於我不少憐卹。我可坐以待斃乎。其各思保護之法。因共立會。曰公會。又曰同心會。又曰同合會。又曰希利尼會。其心務欲滅此不仁之法。人數之多。開列於左。有可畏者。德國六十餘萬名。英國八十餘萬名。美國一百餘萬名。法國人數更多。數十年前。竟至廢其國皇。而自立為民主之國。大權因之而移。俄國希利尼會。則更弑其前皇。此皆不善安撫窮民之弊也。乃官長不知細察。而坐之以叛逆之罪。欲借兵威以制之。能無大亂乎。且卽練兵以資防守。而兵少則不足於用。兵多則坐糜其餉。勢更如治絲而棼。今歐洲各國。及太平洋羣島。合計已有兵三百萬名。其法每百人荷當用武之際。又按此數增加七倍。七百萬人。水師二十萬名。尚在其外。每年共費格金五百八十兆兩。若以美國兵費計之。歐洲各國。但須華銀三百二十兆兩。其

多費此二百六十餘兆金不可惜乎。其實歐洲各國之進項。每年但合華銀二千四百兆兩。乃去三分之一。爲每年兵餉之用。又去三分之一。爲百年內用兵借款利息之用。是二千四百兆金。去一千六百兆金。均爲用兵而消耗也。是皆因各國徒講富強。而忘道德也。是以內有公會之變。外有兵餉之糜。而且既備兵以防內。又須備兵以防外。紛紛擾擾。不可終日。查光緒十五年。英國本境之河口工人。紛紛各散貨物。無從轉運。英京發貨。甲於天下。各國海口。無有不通之處。英京既已停工。他處亦因之受困。然問其故。則均因各富戶。不按公道。專以富強之勢壓人也。賴救世教各會。實知丁人受屈之故。先捐錢以賑濟之。又調停於富戶工人之間。事始定。苟非有救世會之助。不知伊於胡底。由是觀之。輕道德而重富強。其不可行也必矣。此重富強不重道德之弊七也。

以上七條。在外國則憂召亂。在中國則懼餓死。是皆未得養民之良法也。故急救今世之大事。端以力創養民良法爲先。

英前使華威妥瑪大臣會東方時局問

美國林樂知譯 中國葉尊聞記

英國報館林立。體例各殊。有以時事新論爲名者。月出一編。蓋卽月報之類。惟祇載論議。不錄條件。則又與月報微異。其主持館政者。固亦具有卓識。第以五洲之廣。庶政之繁。細微曲折之多。政教風俗之別。豈能逐一研覈。而遂可元元本本。博殫見洽聞之譽哉。是以遇有遠方之事。而爲大局所關者。必使

人訪諸曾往其地。留心時務之官若民。然後筆諸一冊。郵寄遐邇。誠以耳聞不若目見。虛擬終遜實徵也。中日釁起。又時事新論之一大題目。亟請善於作論者。造英國前任駐華大臣威妥瑪星使之門。詳細叩問。卽錄其答問之語。爲論一首。今特譯此。以諗將來。按威大臣在華。歷四十年之久。兼爲欽差大臣十數年。洞諳華事。故殊少模糊影響之談。然余固深冀其言之不中也。按威大臣嘗謂中國有華人所不能言者。其死也。身曰其亡。其亡繫于君。非

客有問於威妥瑪大臣曰。今者東望海雲。連天烽火。僕等以爲關繫之鉅。不徒在東方也。又蔓延以施於西方。公在華四十年。奉使十二年。當盱衡時局之餘。其以僕等之所見。爲不謬乎。威大臣曰。吾等今皆遠隔重瀛。僅隨魚雁往來。藉通消息。假使傳言屬實。關繫誠非淺鮮。然而中國之事。余亦未能窺測。日本之志。又似不足爲外人道。則比來籍籍之語。猶未能洞燭其端倪也。若以愚意度之。華兵之戍朝者。必將被驅於日本。按作此論時平日本既獲此勝。又必將闖入華疆。中國危機。其始始矣。君亦知中國之東三省。實發祥之重地乎。我不敢知曰。余能預料未來之事者也。特以中國而計。凡人所謂爲萬不致此者。不料其竟至於此。一旦突如其來如。必至出人意外。如某口天敵之人所謂爲萬不致此者。不料其竟至於此。不但關繫於中國。且關繫於歐洲之大事。罕有與之相比並者矣。威公又曰。人言日本巧。今觀進犯滿洲一役。則誠機械巧幻之至矣。假使日本能計取 盛京。吾知 中朝

之險。有百倍於尋常兵燹者。其中關繫之故。則英國各新報。皆猶未甚明矣。夫滿洲全境。處於長城之外。歷來。大清有亂。即使兵戈之警。直逼畿輔。皇帝行幸奉天。不失宸嚴。無傷國體。故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之兵。連營京邸。文宗顯皇帝避暑熱河。迨至和約訂成。變輿返蹕。天下晏然。幾忘兵禍。此其證也。昔歐洲羅馬國皇帝。養尊處優。人之見之者。必跪拜以為禮。直若向神祇而肅拜也者。

中國。大皇帝亦猶是也。尊為天子。而奉天則陪都也。日兵若徑踞陪都。辱及列祖。列宗之聖域。滿洲二百五十年之榮號。不已損乎。迴溯二百五十年前。世祖章皇帝龍興朔漠。率師入關。驅除明季之流寇。天與人歸。端拱而治中國。然則東三省者。誠中國木本水源之所在也。華人恒言。天子聖明在上。魁柄獨操。世有何人。敢於干犯。日本今欲損皇威。而窺東三省。深恐朝廷之根本。不免為之動搖矣。西諺有之曰。勝則一鼓作氣。席捲天下。而有餘。敗則一敗塗地。制褐寬博而不足。言乎得勢失勢之異也。中國何獨不然。方其全盛之時。懋昭神武。定鼎燕都。而後十八行省之官民士庶。悉稽顙而稱臣。今苟不能撻伐日本一小國。甚至六龍南狩。吾知華人必有心懷反側。而蔑視皇權者。

中國危險情形。可勝道哉。案按此語誠客曰。然。敬聞命矣。特鄙人之意。前敵華兵雖挫。後應有如茶如火之軍容。且華人生齒三百五十兆。日本不過四十兆。即使中國再敗三敗。亦未必遽闕乎全局。公竟以為危險萬狀。請問亦有說乎。威公曰。軍旅之事。不在於士卒之多。而在於格物致知之學。大清入關之始。八

之險。有百倍於尋常兵燹者。其中關繫之故。則英國各新報。皆猶未甚明矣。夫滿洲全境。處於長城之外。歷來。大清有亂。即使兵戈之警。直逼畿輔。皇帝行幸奉天。不失宸嚴。無傷國體。故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之兵。連營京邸。文宗顯皇帝避暑熱河。迨至和約訂成。變輿返蹕。天下晏然。幾忘兵禍。此其證也。昔歐洲羅馬國皇帝。養尊處優。人之見之者。必跪拜以為禮。直若向神祇而肅拜也者。中國。大皇帝亦猶是也。尊為天子。而奉天則陪都也。日兵若徑踞陪都。辱及列祖。列宗之聖域。滿洲二百五十年之榮號。不已損乎。迴溯二百五十年前。世祖章皇帝龍興朔漠。率師入關。驅除明季之流寇。天與人歸。端拱而治中國。然則東三省者。誠中國木本水源之所在也。華人恒言。天子聖明在上。魁柄獨操。世有何人。敢於干犯。日本今欲損皇威。而窺東三省。深恐朝廷之根本。不免為之動搖矣。西諺有之曰。勝則一鼓作氣。席捲天下。而有餘。敗則一敗塗地。制褐寬博而不足。言乎得勢失勢之異也。中國何獨不然。方其全盛之時。懋昭神武。定鼎燕都。而後十八行省之官民士庶。悉稽顙而稱臣。今苟不能撻伐日本一小國。甚至六龍南狩。吾知華人必有心懷反側。而蔑視皇權者。中國危險情形。可勝道哉。案按此語誠客曰。然。敬聞命矣。特鄙人之意。前敵華兵雖挫。後應有如茶如火之軍容。且華人生齒三百五十兆。日本不過四十兆。即使中國再敗三敗。亦未必遽闕乎全局。公竟以為危險萬狀。請問亦有說乎。威公曰。軍旅之事。不在於士卒之多。而在於格物致知之學。大清入關之始。八

練軍旅本皆聞日本練兵之新學也。而華人已風行草偃。翊戴皇靈。今日本則歷聘歐洲名將。以訓練其兵士。比年來。於歐人則推心置腹。初無疑忌。於國政則風流令行。亦無阻悶。及察其民情。亦甚與高宗烈凡泰西新創之良法。不啻涉其藩籬。而窺其堂奧。華兵反是。雖多何裨。且即以一千八百六十年往事而論。黃法之師。由津門徑造都門。中國禦敵之兵。非不多也。而曾未能充一戰。故如中國有兵十萬名。未經操練純熟。其爲統帥者。又未究泰西之新學。而且糧食則不繼也。兵器則新舊相間也。一旦與敵人相見於疆場。反緣人數之多。益見敗亡之易。故曰。兵愈多則事愈債也。中國用兵之古法。相沿二百五十年矣。我英議員寇詔所著新書。紀錄中國兵額。毫無溢分。然第觀書中所述教演之法。暨所用之兵器若何。卽知其易於譁亂。至於蒙古之兵制。大都三丁抽一。以實軍伍。然亦未經教習。勢將何所用之。余久游中國。其愛中國。緣此變故。恒代傷心。而其未肯備豫不虞之咎。則斷不能爲之曲恕也。前後六十年間。泰西官紳之游華者。剴勸中國亟須整頓之處。不啻舌敝唇焦。點原文曰叮嚀叮嚀指點指而中國仍率由舊章。不動不變。偶有急難。則似蝦一跳而水一動。及至事過情遷。則又相與淡忘矣。猶憶一千八百八十年。伊犁之役。幾與俄羅斯起衅。余時在燕京。偶晤總署某大臣。談次。余喟然嘆曰。惜乎。戰禍之未成也。大臣甚異余言。卽曰。公素有弭兵之心。屢勸中國。不可以小忿而釀大禍。今爲此語。何歎。余又嘆曰。緣俄衅既定。貴國依然甘讓入先。而迄無振作也。貴國將與俄戰。乃謂亟宜築造鐵路。操練陸師。訂購礮艦。議之者已

閱二三年。今倘盡付之於流水。豈不大可惜乎。既而果如余言。中國但於外觀之事。偶一整頓。要之營伍中人。仍若未沾教化也。西人精圖學矢于前。而中國之兵。雖受教化之術。而無大用。今萬一不幸而致大損。此卽歷年不肯改章之慘報也。可慨孰甚焉。客又問曰。中國豈無如外國之製造局。及機器礮等諸利械乎。李中堂識見明敏。與吾西國才人不相上下。豈曰未之能變乎。威公曰。然。有之。特中國之輿論。仍以新法爲深仇也。憶李中堂之戡定僞太平王也。實多我英提督戈登之力。君亦知之稔矣。其時。李中堂與西人朝夕共事。不得不照西法。自漸知西法之勝於中法。且亦不能不欽佩戈登兵法之精。至於華人之知其事者。亦不能忘戈登。戈登愛兵如子弟。既不肯受李中堂所贈之公費。則出其在英額領之歲俸。以卹受傷士卒。於是成爲同心合意之常勝軍。而李中堂遂於此化其守舊之心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法有越南之役。中國痛定思痛。乃增創製造局。廣鑄新式洋槍。然而似此利器。在西則不失爲新。在華則反不如舊。何也。分給各省。未經訓練之各生手。用之於戰陣。恐尙遜舊槍之純熟也。余又聞吾英水師提督之言曰。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業已無可駛用。余味其言。雖未目擊。而以中國之他事。參而觀焉。則似非過甚也。且卽以過甚而論。有西國之利器。而無西國之兵法。不亦成無用之物乎。中國旣罕能用西國利器之人。又罕請西人代爲訓練。故雖有新械。殊未見其獲益。惟考華人之材質。實合入伍之用。可謂加美材之可與製造也。其恪遵軍令。一也。作事認真。二也。節省日用之費。三也。鎗礮準頭甚合。四也。且

在雲南之後。及城山等類。可以自蔽其身處。亦極肯與敵兵戰。然驅之於空曠之野。與曾經教習之精兵。兩面鏖戰。則不啻日斯巴尼亞國之鄉村人。與法皇拿破崙第一之兵交戰矣。秋風迅掃。敗籜紛飛。嗚呼。惜哉。誠使中國得有暇日。次第集兵。悉仿西法。誓令演習。餉或不足。則稱貸於我西方。自無不允。然而曠日持久。非旦夕間可奏成功。余觀日本之意。必不任中國從緩部署。故欲采西法以練精兵。借西銀以充國庫。恐不免終成畫餅。此余所以爲中國危也。客又問曰。縱觀中國史乘。恒有易姓革命之舉。今中朝不幸而出於播遷。京師無主。不識有人謀嬗代之變乎。蓋按此則威公曰。余仍未敢自誇有先見之明也。假使事機順遂。帝位安於磐石。固屬如天之福。萬一不幸而如子所言。恐中國之所憂者正大。以余愚見。不第華人易主嬗代已也。或謂日本冀爲中國之主。彼日人之與聞軍國要事者。亦言曰。兵之至中國。非與華民爲仇敵也。欲助華民以震撼皇朝也。蓋按此之謂然余獨以爲不可。假使日本於五十年前。已萌窺伺。神器之心。則日人與華人。識見相同。且同心以抗西方通好之局。淺假而竟入中國。爲中國主。或可蟬聯而下。泯然無跡。今則豈其時哉。日本人之性情氣質。以漸通西國之學。幾與西人吻合而無間。夫其與西人近者。其與華人遠者也。中西之界。永不能混。中東之情。其可通乎。二百五十年前。大清正位中原。凡前明之制度典章。大半相沿不改。華民服其所習。用能上下相孚。日本之風俗政令。本與中國異。今又參之以西學。乃欲妄思問鼎。徵論華人葵向素股。且即以離德離心而論。其肯受日本之範圍。而襲

其規爲遵其教化哉。是知日本之難爲中國主。與泰西諸國之勢一也。日人苟欲舉五十前萬一能行之事。移之於萬不能行之今日。吾知十八行省之民。必將譁然並起。不啻地震之猛烈。從此關繫之鉅。遂徧地球。日本其能當此重任乎。客又問曰。中朝鞏固不拔之基。比年來之震動。非一次矣。一千八百六十年。文宗顯皇帝崩。穆宗毅皇帝冲齡踐阼。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十有二年。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穆宗毅皇帝親政。華民喁喁望治。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穆宗毅皇帝龍馭上賓。光緒二十年計今上入承大統。皇太后垂簾聽政。又閱十有四年。統計三十三年間。皇太后臨朝稱制。前後凡二十六年。此非至險之象乎。威公曰。似此大事。天下皆知。但其所謂關繫者。人盡習焉而不覺。況中國之視坤教。重於東方各國。故皇太后垂簾聽政。華人皆畏神服教。罔有齟齬。惟憶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中國某大臣。曾與余言。垂簾聽政之舉。華人皆以爲國運之不佳。并言。歷觀前史所記。太后臨朝稱制。事皆不甚妥洽也。按此或兩宮太后垂簾。慈禧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余觀中國之所以大有關係者。則緣一國之大權。惟皇上得而操之也。今皇上之年。甫逾弱冠。誠使乾綱獨攬。而運之以英明仁武。詎不甚善。反是以思。不幾奇險迭生乎。然而華民固謹厚善柔者也。但使率由舊章。已可無虞。携貳。余在華時。父曾與諸大臣。道及華民易於約束之善。某大臣忽曰。然華民祇求果腹而已。余心殊訝之。蓋余之意。以華民之恪遵王法。不敢如西民之顯爭主權。故稱之也。而大臣則憶及

其規爲遵其教化哉。是知日本之難爲中國主。與泰西諸國之勢一也。日人苟欲舉五十前萬一能行之事。移之於萬不能行之今日。吾知十八行省之民。必將譁然並起。不啻地震之猛烈。從此關繫之鉅。遂徧地球。日本其能當此重任乎。客又問曰。中朝鞏固不拔之基。比年來之震動。非一次矣。一千八百六十年。文宗顯皇帝崩。穆宗毅皇帝冲齡踐阼。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十有二年。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穆宗毅皇帝親政。華民喁喁望治。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穆宗毅皇帝龍馭上賓。光緒二十年計今上入承大統。皇太后垂簾聽政。又閱十有四年。統計三十三年間。皇太后臨朝稱制。前後凡二十六年。此非至險之象乎。威公曰。似此大事。天下皆知。但其所謂關繫者。人盡習焉而不覺。況中國之視坤教。重於東方各國。故皇太后垂簾聽政。華人皆畏神服教。罔有齟齬。惟憶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中國某大臣。曾與余言。垂簾聽政之舉。華人皆以爲國運之不佳。并言。歷觀前史所記。太后臨朝稱制。事皆不甚妥洽也。按此或兩宮太后垂簾。慈禧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皇太后時大臣私憂。余觀中國之所以大有關係者。則緣一國之大權。惟皇上得而操之也。今皇上之年。甫逾弱冠。誠使乾綱獨攬。而運之以英明仁武。詎不甚善。反是以思。不幾奇險迭生乎。然而華民固謹厚善柔者也。但使率由舊章。已可無虞。携貳。余在華時。父曾與諸大臣。道及華民易於約束之善。某大臣忽曰。然華民祇求果腹而已。余心殊訝之。蓋余之意。以華民之恪遵王法。不敢如西民之顯爭主權。故稱之也。而大臣則憶及

漢人高宗發帑振荒之事。意見不免兩歧。然卽以荒年論。華人以爲天怒。必係 國家政令有所闕失。故

致於此。余謂 中朝之政。實未免有闕失處。其手握大權。居中馭外者。患在失之太弱。各行省文武大小

各官吏。貪污狼藉者。所在多有。山澤間則時多伏莽。此皆出於 國威之不振。若夫華民。則雖經貪官暴

吏之酷虐。類多吞聲忍氣。莫敢誰何。若以西民之不甘君主者。相與比較。華民誠良善之至矣。况華民之

地位。實尚有未能自主者。大旨在於聽命於上。誰曰不然。然往往有萬難忍耐者。歷年以來。或緣兵餉之

不以時給。遂致合營譁噪。或緣官吏違例濫徵。私肥入己。繳成民變。惟卽有小亂。旋即削平。未必能各路

響應。再見髮捻之禍也。以目下情形而論。或如一千二百年間。蒙古人初入中國之事。又如一千六百年

間。滿洲人初與明敵之事。或又如英國取印度之事。皆未可決其有無。第卽使有之。終不能卽爲定局也。

西國之與中華有交涉者。斷不能任其攪攘也。余所以緣日本之役。而謂將來必爲西方大局之所關繫

也。萬一竟如余言。則首先干預者。爲俄羅斯。爲我英。歟。抑法蘭西與德意志歟。要之到此地步。不論何

國。但能割據中國之一隅地。以及其民人。而一切教之以新法。則其興盛之機。莫可限量。馴至爲東方第

一雄國。兼爲東方執掌大權之首領。又何難之與有。按則中國疆域十八省之大。幅又佐以東三省及新疆。蒙古

又問曰。以公明見。中國際此時會。首先干預者。究當何國也。威公曰。必俄國也。萬無可疑者也。且余非有

恨於俄國。而爲此言也。俄於五十年來。在中亞細亞洲。逐漸擴充其疆宇。而以所奉之救世教。教其民。所

練之戰法教其兵。將不盡化中亞洲民為俄羅斯人而不止。且俄於開邊之役。業已習慣自然。他國雖欲與之並駕齊驅。恒覺望塵弗及。而俄廷簡放專辦疆務之大臣。則又素著幹才。待異域之民。每以私恩小惠相要結。不啻其自待部民。實已得開邊之樞紐。矧更有絕大關繫者。俄人練兵之法。獨擅勝場。無論是何族類之人。一經部勒。即已行列井然。絲毫不紊。故俄若能割據中國之一地。而以新法教其民。天下萬國。無不側目矣。抑余更有說者。日本今日無華軍。志得意滿。然究不能曰。惟我於華。可以隨心所欲。他人不得與聞。且不能過問也。即使日本能勝中華。彼與中華交界。迤長英路四千餘里之俄國。吾料其將振振有詞矣。客曰。俄欲干豫華事。未見有所舉動。俄皇又染重疾。而出都城。時俄皇在聖彼得堡公乃謂。俄人必將先出。試問有何實證。威公曰。余蓋據五十年來俄人之舉動而言。非指目前之絕無形跡而言也。歐洲刻意防俄。其兵艦不許出黑海。以英之強盛威武。俄人不敢有希冀之心。於是改轍而東。既在中亞洲。蠶食西伯利亞。彌望荒蕪之地。又割中國滿洲之半。按黑龍江沿邊之地。俄人乘機取之。華人既不知已去滿洲之半。也。俄人歐洲各國。初尚茫然不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俄得黑龍江地。直如江浙齊晉四行省之廣袤。遂以中國及朝鮮之境。以為俄界。於是博考輿論。皆曰。俄人之勢。駸駸駸駸。有傷害印度之勢矣。余謂。此語或非太過。俄人之所欲甘心者。初本在於突厥之都城。名曰喀喇沙爾而英力阻之。俄其何愛於英哉。俄不愛英。何愛印度。故俄之覬覦乎印度。非事之所必無也。特其視眈眈而欲逐逐之處。尤在於中國黃海之牛莊山海關一帶。以及旅順大連

灣朝鮮諸海口。觀微者蓋心焉數之矣。客又問曰。今僕不必顧念乎。中朝也。特患中國真敗於日本。俄人亦或乘機突出。中朝勢將不支。彼三百五十兆之華人。豈不思力保朝廷。兼以自謀捍衛乎。華人豈必無力乎。敢以質之明公。戚公曰。吁。華人當此之時。處此之勢。豈尙有妙策以籌自保哉。朝廷旣或疏虞。各行省必將分裂。直如沙泥之渙散耳。且省與省必自相爭。直共忘大敵耳。夫中國之所以相維相繫。而守法奉公者。端在於皇靈之不振耳。中國有不許服官本籍之例。假使禍生不測。則彼身臨民上者。民之視之。直皆外國之人耳。不第此也。華人聽天由命。寂然不動之心。已固結而不可解。君豈未之知乎。猶憶官軍恢復金陵後。僞太平王率衆南逃。及至某地。共有戶口七十萬。固嚴嚴乎鉅鎮也。不謂髮逆甫來。華民毫無仇視之心。亦無備禦之策。竟相率蓄髮從逆。查僞太平王當喪敗之餘。絕無威力。其逆黨又不過持槍騎馬之流。亞分毫未有長技。而華民遽靡然從之。是果何說歟。是時。余在中華。實先得此警報。急馳告於某大僚。大僚曰。余亦聞之。此氣運之所關也。余不禁廢然而返。夫以似此關繫重大之事。誰司風教。誰掌牧民。正宜引爲己憂。以力振愚民忠愛之忱。方爲正理。乃一則曰氣運。再則曰氣運。一似與己無涉也者。是故敵國外患之交乘。亦遂倏之於氣運。其藩屬如緬甸越南。皆中國之屏蔽也。坐視其相繼淪喪。伊犁半割於俄。琉球全吞於日。亦復無所舉動。人有憐而問之者。仍第曰氣運之頹敗而已。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忽發兵至臺灣。愈顯中國皆沈睡夢之態。先是。琉球國有一民船。被風漂至臺灣。其

中人爲生番所戕殺。此正中國分應查辦之事。何勞日本遣兵聲罪致討。乃中國竟慷慨贈洋銀五十萬。調模糊了事。致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日本鯨吞琉球之禍。中國至此始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欲夷琉球爲郡縣。中國實所不願。然亦第聲言不願而已。未開出一旅之師。博興滅國繼絕世之名也。日本於是益自大。益蔑中國。漸思奪取朝鮮。以償未得臺灣之奢願。君固留心時事者。亦嘗爲中國一計之否。中國之藩屬。今僅存一朝鮮耳。若并此朝鮮而亦失之。中國之體統。尙有存焉者乎。且日本之欲得朝鮮也。非一日矣。客曰。是皆然矣。至於今日之戰。公以爲中國不過節節退讓而已乎。抑將一奮神威乎。中國自尊之意。恒謂萬國盡出其下。以僕之愚。料中國必將大顯經文緯武之猷。以自實其鋪張揚厲之詞也。威公曰。否。非此之謂也。中國驕傲之氣。不可一世。而其所作之事。則正與其言相反。卽如中國素稱爲文明之國。而其民乃有至愚極拙者。國家未嘗逐一教之也。中國之教化。固所謂最古而最上者也。然衡以各國今日教法。則中國之所教。僅尙未成丁之稚子耳。華人又有不肯自謙之弊。豈知適成爲不能交戰之人。蓋愈謙恭。卽愈穩實。愈虛僞。卽愈空疏也。中國之所以驕人者。人盡誤會其意。以爲將土城郭之足以雄視列邦也。豈知第在於文字語言之表。麗然自以爲無敵而已。譬之於鼓。中愈空者聲愈厲。聲則厲矣。其如中空而無力何。職此之故。其氣燄則高與天齊。其力量則不及於地。要之皆純盜虛聲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年。猝違英法之衅。俄則屢起違言。法又有越南之警。日本亦屢思嘗試。於是中國自知不敵。迫不

而已。客一究心於外務。在 朝之諸大臣。更復動心忍性。冀曾益其所不能。凡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夫 簡派出使各國大臣。皆緣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後之事。激之使不得不動也。總署大臣。常與各國有交涉事件。余在華時。恒與之往來講論。說者謂諸大臣皆係各部院堂官。中朝遴選幹才。使兼是職。蓋誠鄭重乎其事也。而余仍不謂然也。恒聞諸大臣之私議。一涉於他國之人。即甚忿恨。謂如能不與之相通。則最妙矣。又常藐視各國之欽使。謂若輩之文理識見。無有能及我華人者。至 中朝阻遏遠人之事。歷來每在於拜跪之末節。雖我英人。從未有降心相從者。然皆念中國所以藐視他人之故。端在不明。非別懷惡念也。故恒體諒而隱忍之。絕不加以勉強。俟其自行領悟而已。客又問曰。中國非無幹濟之大僚。非不自知其孱弱。何以因循苟且。不思奮發有爲。即以日本之衅而論。亦豈不知非始於今日乎。咸公曰。噫。難言之矣。總而言之。中國之事。往往自相矛盾而已。華人豈乏精明聰慧之才。外事亦豈不洞悉。但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別有一人也。余嘗與中國大臣。縱談外事。大臣曰。我 朝深欲效法西國。凡從格致之學入手。以成各種之機器。必將取而用之。至於中國之風俗。與夫道學德行之所傳。則終守之而不改也。此華人之見解也。日本則不然。無論風俗。無論道德。皆隨新法以爲更變。蓋謂既得格致之新理。必又得風俗之新章。庶幾足以相配也。卽此一端。可見日人之巧於華人矣。夫中國之未能日盛月新者。盡誤於墨守舊章之一念。譬之於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緊握舊物。則心必紛而不能專。故有

時敦聘一西人使教華人以製造之業。及至繪圖列說。鑄鍊成器。卽曰。吾事畢矣。問其既得此器。能行與否。則曰。久而仍未見其行也。中國又有最難之一事。在於血脉之不流通。試取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我英人馬嘉理被戕於雲南一案而言。余邊派幹員。自漢口取道入滇。詳查起衅之故。考雲南一省。不過僻處於中國之西南。而鄰於緬甸耳。不謂余所派之員。在途歷三閱月之久。始抵騰越。似此區區之路。若移而至於西國。不過三五日程耳。而在華則竟至於此。此種關山之間隔。道途之迢遞。推諸十八行省。幾於無一不然。其何以妥爲約束哉。且又何以徵兵集餉。而收朝發夕至之效哉。日本今有窺伺東三省之意。而華兵則星散於各直省。倉猝間斷難調集。豈不棘手。間嘗比較程途。竊謂欲調中國南兵而至滿洲。直更遠於英兵之至印度。遠水不能救近火。其何以立於不敗之地哉。客曰。倘使日本幸而成。中國不幸而敗。彼時各省盡亂。其關係於西方之羈旅者。公意若何。威公曰。不過畧受虛驚而已。無妨大事也。何也。中國果有不測之事。我等歐洲各國。必致無可奈何。同時並起。以保護本國之民也。以余論之。旅華之民人。固有恃而無恐矣。然而歐洲之絕大關繫。卽在於是。故苟非萬不得已。其未肯輕言干預乎。又問曰。歐洲至不得已而相干預。未知作何舉動。威公曰。日本而得逞其志。或欲夷朝鮮而爲其郡縣。一切皆仿日本新章辦理。或日本又圖得中國毘連朝境之一地。亦未可知。然姑不必問日本之於何止境也。俄人必將怒馬獨出。日本始意然自知其實本領。總之日本與中國構衅。無論其或得或失。必皆不能稍佔便宜而

日本失足而敗於中。非其土地。即其財貨。自必償諸中國。日本得手而勝中國。又必舉其土地財貨。以償俄國。於是大日本國。必致成爲大折。折音入南人。語如此。本國而後已。無小益而有損。日本之謂也。然其貽累於中國者。則殊非淺鮮。俄人倘在中國之北。強爲干預。我俄圖之。曾不踰時。法國必猝起於中國之南。法與俄固早有盟約者也。且不第此也。法人別有不說於中國者。必將藉口於舊帳之未清。而思乘機以結算。當此之際。若使無從旁阻止之者。俄法兩國。則竟瓜分中國矣。然而各大國。豈真能袖手旁觀哉。歐洲有德國焉。決不肯任俄法兩國。別有新增之權勢。美洲有美國焉。大東方商務往來。多於恒河沙數。亦未必肯噤爾而息。而恪守甘爲局外之恒言也。客曰。日本構衅於中國。敗則大有所失。勝則毫無所得。其不利也若此。然則輕舉妄動。是誠何心哉。威公曰。傳聞日本國人有阻杭之勢。籌外事。所以弭內亂也。然猶不止此也。日人好動而不好靜。維新之後。自覺年少氣盛。諸事皆活潑潑地。而未由一試其勢力。又與中國積不相能。遂緣朝鮮一役。忽激其贖武之心耳。客曰。公以日本之戰爲義戰乎。日本之勝中國。其能有益於世乎。威公曰。余嘗言之矣。日本勝。則朝鮮去矣。余雖甚怪中國。不肯預爲整頓。然而竟瀕於至險之地。則實傷我心。不忍再言矣。日本初學西法。卽余等之久客東方者。亦不料其竟臻絕頂。惟日人於西國之事。無一不竭力做法。今竟見其效驗。則進境似未可量。但中國亦有勝於日本者。日人雖甚靈巧。而華人則莊重沈毅。謀慮深遠。皆日人所不逮。若論日本之突過中國。余未暇詳細臚陳。但有二事焉。一曰潔

淨。一曰力圖風水之妄。夫中國人之束縛於風水者。為禍至不可思議。如不許開日本能脫然無累。宜其興也。余在中國四十年。東事僅得諸耳聞。又不甚與日人稔。故余之所投契者。惟在華人。且亦深相欽佩。今乃遭日本之毒螫。竟將傷及於國體。是不啻傷余之心也。義戰云何哉。客謝而退。既歸館舍。遂備錄問答語。以為時事新論之一。

廣學會第七年綜紀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起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止

會政

正總理 頭品頂戴布政使銜總稅務司赫 德

副總理 署英國上海按察使兼總領事哲美森

經理銀錢所 上海長利洋行總經理人布嘉南

督辦 英國教士李提摩太 美國教士李佳白

會辦 署英國上海按察使兼總領事哲美森 二品銜上海新關稅務司穆麟德

美國教士林樂知 英國教士艾約瑟 德國教士克爾思

英國教士慕維廉 上海老元芳洋行總經理人脫爾恒

總董 和蘭國出使中國欽差大臣費果蓀

會章

按總局共六十位口和國費大出而外如英德等國駐港地領事館等位皆與其列如不領事官如德海口數

一名目 此會名曰廣學會 上海會於

二大旨 豫備印書機器架 欲取一切可以救偏補弊之書陸續刊印在於中國及中國屬地與

夫凡有華人寄寓之處分別發售

三立法 必先講求華學以期融會貫通然後著譯新書可以裨益於人而救世之弊 著錄報章

特供讀書人閱看 別作一報俾婦稚皆能領略 更作一初學之報凡學塾中之蒙童皆可披

閱 翻刻有用各書籍其但有西字者為之繙譯華文 擬在上海設一總局專售本會書籍及

一應報紙別設子店於各省會各大城鎮及香港新嘉坡檳榔嶼爪亞橫濱等處分售書籍報紙

四會友 凡願為會友者先由今已列會之二友為之舉薦俟協辦會務諸人大半允許即可名列

會中

五辦事 會中一切公事均由總董執掌凡舉充總董之人但問其在華與否不問是何教會各總

董有添請督辦之權又可請人補授前督辦遺缺至派充會辦及會中舉行諸事其權亦皆操諸

總董

六公議 總董之權可公舉正副總理經管銀錢督辦會務諸人又可公舉書記與夫會辦及包辦之人凡光包辦者會款如有支離即行駁付 并有派充分支會辦之權至欲別設他處分會或專派一人以辦會事亦無不可總董兼可隨時請為特會如勸捐付款等類以議推廣會務其按照章程興辦有益於廣學會之事亦悉惟各總董主之

七輪值總董 總董六十位中每年必有三分之一依次輪流告退惟年會之際亦可議留

八議事人數 總董聚集之際必有三分之一在座始可開會議事凡議事時或遇是否各半則主席者可別占一籌以決從違假如開會議事者共二十八而以爲是或否者雖各十人則主席之人另占一籌則主席之是或否爲此等之從違

九年終會議 西歷每年十二月分之第二禮拜會中必擇日大會一次其以何處作爲會所悉憑總董擇定本年會於工部局 既集以後即將廣學會一年所辦之事歷歷報明其一年中收付各款亦於是

日開報核算

十會辦 各會辦必每月會議一次有訂立分辦會務章程之權惟會中經費有常必須謹慎從事

其應行支付各款至多不得逾存款之半

十一變改會章 有欲更改會章者應於三閱月之前告諸總董倘總董有三分之二以爲可改則

從改議否則仍率舊章

從改議否則仍率舊章

從改議否則仍率舊章

於 廣日十九日 百年一變 生利分科之別 歷國通典盛記 歐洲八大帝王傳 中西年表五影圖 名公三序 保羅教員〇〇 論
交 輸 救 人 記 安 仁 車 聖 經 釋 義 八 心 交 項 上 帝 說 〇 〇 論

六急救中國之大病 竊嘗上觀二千餘年前之天意而恍然矣天欲使中國爲亞細亞洲首出之

名都俾東至日本西至西藏南至新嘉坡北至黑龍江無不受中國之教化而就其範圍亦猶使歐洲爲傑出之名區其人分往各洲徧施教化無二理也乃凌夷以至於今堂堂中國幾成爲冠羸瘠瘵之人自顧不周而所失者遂有三大端嗚呼惜哉所謂三大失者何一曰失地屈指五十年間中國沃衍之地陸續失陷於人者其廣袤已合六省矣夫中國之失地人盡知之而至於如此之多恐知其實者百人中曾無一人也一曰失民五十年前中國生齒已有四百兆查善於養民之各國每歲以生抵死百人中必多一人然則中國此時殆將有民人六百兆不止及至考其冊報仍不過四百餘兆不知尙有二百兆人消歸何處失民之多至於此極此五洲各國所未有也然而知其事者千人中恐曾無一人也一曰失財按西國所興養民各新法推而行諸中國則五口之家每年可多收寶銀一錠之利即使減之又減中國全地每年仍可增銀四萬萬兩百即四而今何如哉然而知其理者恐萬人中曾無一人也凡此三失誤在一端一端者何京師衰頹諸公不知古今之時局大不相同也又不知此時之天意欲使五洲萬國至遠極廓之地之人互相

往來不啻比鄰而至戚也更不知俯采各國之良法博考善士之忠言而隨事隨時極化裁通變之妙也職此之故凡遠人之欲與相通者則百計沮止之有語以西國之化行俗美者則毅然斥責之不屑親舉玉趾一規其虛實於是固執因循禍延國計一旦有警甚至蜂蟻小國坐視其毒螫而無能爲役異日者金縢之喪失事在意中國勢之阡危變生意外而總總林林之輩相顧無顏卽與他國之睦誼素敦者亦覺往還削色每一念及扼腕興嗟而幸也能起沈疴而重扶元氣者曠觀京外尙有數鉅公也此數鉅公者灼知中外往來之關係至爲重大內治外交之不講必有隳危之虞徒以食古不化者之人多於嚮往往沮撓大計不免孤掌難鳴耳然碩果僅存留此中流之砥柱終有挽旣倒狂瀾之日敵會竊不自揆期有以禪補乎高深七年前特立此會以廣學爲名蓋欲廣西國之學於中國而卽以救中國之病也誠使衰衰諸公有感於敵會之言而與通權達變之諸鉅公一德一心以匡中國則有備無患古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者尙有何人敢於侵敗王畧更何論難作而仍憂無備哉京師守舊諸人足跡未嘗至境外於各國官紳士商之入都者多以白眼視之不願與之聯朋好及至兵連禍結地削國危乃共束手無策反以力勸 皇上遷都爲得計微論我能往寇亦能往古有明訓試思欲治病而僅移其牀榻其可占弗藥有喜之爰乎其自命爲敢諫者則又坐井觀天全不知潰敗決裂之所由始徒共妄論黑

白朝糾一相善劫一將試問於事何裨徒亂人意而已敝會靜驗天心默揣人事竊願逢人稱說
曰天意非欲抑華人也欲抑不識時務以害華人之人而興華人也更顧不惜狂言而大聲疾呼
曰無論日本欲索中國給以若干鉅款敝會自有善策可於一年之間悉數籌還是故中國之可
憂者全不在此惟冀中國肯進良劑以療痼疾則再歷數十年之久不但仍可爲亞洲首出之大
國且可爲五洲各大國之領袖故夫日本之犯中國特天之畧施夏楚耳誠使中國自知改悔則
此區區之小禍適以成縣縣之大福是蓋如紅日之麗空萬目之所共睹而且快睹者也語曰殷
憂啓聖直其然乎若欲求敝會之法則廣學書中往往及之今姑不必備述而要之有萬不能離
之大道二一則必體上天有普愛羣倫之心故中西如陰陽也孤陽不生獨陰不長渾中西之名
而察陰陽之理則與璇穹之自然妙用相印合矣一則官之與商民宜如同氣連枝之美籌富足
之道者非謂但求官之富或但求商之富也必先使其民之富民富而官與商無不富矣

究其細益會由新之
理其細益會由新之

七督辦回國 曠觀塵世間人往往自愛其國而於他國之肥瘠則如秦越之不相關此大誤也不
知上蒼慈愛之心欲使五洲萬國携手同行相相助如兄弟人乃欲歧而二之可乎敝督辦
今將暫返英都剴勸好善之士仰體天心量力出資以大興在華之敝會俾敝會得以廣譯書籍

其助中國宏濟目前之困厄異時中國大興吾知必有華人亦將助西國以成有益於世之事報施不爽可操左券然西人即使樂捐究恐有所限止而其無窮盡無方體之利益實惟中國先得之華人如知敝會用意之深相與源源接濟則將百倍於西人之捐款而不止也踐子望之

八廣學會微意 敝會之欲廣刻書籍使仕途中人及讀書種子上自翰苑之彥下逮膠庠之秀先知用善法以富民者更有深意存焉夫士也者四民之所仰望者也士人既灼知富民之理微論達而行道如數家珍即窮居陋巷之中亦可以其所知徧喻氓庶然後各省之人皆漸知新法之善一旦 綸音下賁憲示四懸獨除舊法宵改絃而更張之自各踴躍從事否則士人未明新學必將首先便令彼無知之小民方且疑駭之不暇安冀其樂觀厥成哉揚雄難蜀父老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黎民既有所懼必先有以導之斯克晏如徧天下敝會竊願補揚語之缺用是皇皇焉七載於茲矣總之廣學會關繫之大不可枚舉惟冀明年以後不但他國之人立此會於中華且有中國大僚先立廣學總局又有各省官紳商富徧立廣學分局其為裨益愈無涯矣至中國明哲君子有願與敝會襄辦者或有慨賜兼金以助敝會者均請致書

敝督辦李提摩太先生可也

李君今寓上海老北門外英租界步家園

九收支各總帳

均以通市通用之銀西幣國幣四計

一收銀行舊存二千四百八十三圓五分 一收銀行另存一千九百八十四圓七角三分

以上兩宗合收洋銀四千四百六十七圓七角八分

一收在華中西友人捐一千八百三十三圓五角二分

一收英國北省救世文會善男子一千二百九十七圓九角九分 一收英國北省救世文會善

女人一千一百十四圓六角七分 一收美國善書會一百八十九圓三角

以上三宗合收洋銀二千六百一圓九角六分

一收萬國公報價九百八十六圓四角四分 一收中西教會報價二百五十三圓一角一分

一收各種書價一千四十七圓一分

以上三宗合收洋銀二千二百八十六圓五角六分

一收銀行存款息一百四十六圓四角五分

一收漢璧禮先生命題徵文分贈五省花紅及譯書印書等費銀六百兩合八百五圓三角六分

大共收洋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圓六角三分

一收報館費用并華友脩金三百四十二圓三角八分 會辦經費二友東輪自西歷本年五月杪以前係由會辦自辦金六月份以後附有一友東輪廣東學會支付

一支公報紙工印費一千二百二十二圓六角五分 一支會報紙工印費三百六十四圓八角

五分 一支印各種書費二千四百十三圓六角五分 一支代女善士刻書費四百四圓四分
分 一支繕書友人束脩一百三十二圓 一支刷印年報費二十六圓八角 一支書箱船
價信資告白等費一百十二圓九角二分

以上八宗共支洋銀五千十九圓二角九分

一支存銀行流水帳二千八百九十二圓五角二分 一支存銀行前欠二千八十二圓一角八分
分 一支存銀行二千一百四十七圓六角四分

以上三宗共支洋銀七千一百二十二圓三角四分

大共連存支洋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一圓六角三分

查印書各帳皆僅付至本年六月杪為止六月杪以後各帳均須於存款內支付合并聲明
再督辦及總管公報會報諸君薪水皆自向各本教會支領並不於廣學會款內開支分文

記事既畢抑重有請者中國之危險實皆苦於不知故與日本戎衣相見不啻師曠與離婁關好善之士不得不為之痛哭流涕者也居今日之有能以金篋刮中國之目者上蒼之錫以天爵當如塵世之榮封極品至於天之屬望於人不過各盡其力之所能為苟能啓一省之矇即一省受其益能啟各省之矇即各省無不受其益馴至各省之人均周知各國之事則此嚴嚴大國尚何危險之足

慮而謂不能了一小事哉

甲午臘月廣學會各會辦公啟 鑄鐵盒主人拜

中國亟宜變通新法論

南溪老人贅言

嗚呼吾觀今天下積弱受困之國孰有甚於我中國者哉夫我國自數千年以來久爲聲明文物之邦固萬國所嚮慕而四方所讐服者也何爲乎日險月削漸以凌夷至于此極也吾恐賈長沙生於此時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當有百倍于漢文時者僕才雖非賈生亦竊自謂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故遂忘有道不議之誠而一抒其忠君愛國之忱憂時憫俗之意世有罪我者其又何說之辭間嘗深思遠慮求中國不振之故而籌所以補救挽回之方蓋非盡祛積習大興新法必不能使此日之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變貧爲富也日本東海小國耳以視中國不過得二三省而敢於輕侮戎首倬然不顧奪我藩服侵我邊陲犯我封疆殺我軍士種種橫暴至無人理及一聞我朝有議和之信又復百計要求肆其恫喝迹其所爲其目無中國蓋已久矣顧彼小國也乃能縱橫如意若此我大國也顧反事事遜彼步步讓入果何爲哉其中成敗得失之由夫亦大可思矣彼國自維新以後朝野上下事無大小無不效法泰西雖不免有過於舍舊圖新之病任人厭己之說而其明效大驗足以與西國相頡頏而傲視我中國者固卒不可掩也今爲我中國計固不必如彼島國之所爲但當舍我之短而師西國之長俾通國之耳目煥然一新然後百利可與百弊可除也今約計我國之急宜變通者有數大端焉首學校次考試三人材三者既立

然當興當革之事以次舉行務盡善必使西國之片善微長皆爲我有而我之勝人者自在則亦庶乎其可也今中國之文武學校果何爲哉文士之所學舍時文試帖之外無他技也夫時文試帖者工之其難及其藝工而名成出身加民忝爲人上則錢穀刑名之未悉閭閻疾苦之未知姦宄譴張之未察則豈非所學誤之哉武士之所學舍刀矛弓石之外無他技也即使習之甚精一如武試之程式而以若人置於營伍之中前臨大敵無論運籌決策之不能也即鎗炮之所以準陣法之所以奇營壘之所以固山川險要之扼塞攻守進退之機宜又無一能稍述所聞以裨主將之妙算則軍中亦安賴有是人哉鄙意欲更學校之制必先更考試之制更之道奈何亦不必盡廢舊制也留以備一格可矣今但當多設科目以取士有如天文之學輿地之學歷算之學格致製造之學水陸兵法之學鎗炮舟船駕駛測量之學築壘建路之學開礦治河之學中西交涉之學刑名錢穀之學經史掌故之學共設文武十二科聽人擇其一科而習之習之既精即以所學應試每科各派一有司試之不相混也取中之後量能而授職因材而器使務使人人得以各盡其長則學者無濫用之精神官吏無可荒之職守朝廷無虛設之糜糟而人材可得焉今國家所設之官大都出自科目軍功捐資三者而其間有勢力者得以不次超遷否則循資格以升轉雖有奇材異能之士斷不能一旦擢用畀以事權而中外大員惟知於其門生故舊則護持之植黨樹私關說請託上下不以爲怪幸當太平無事之日得以文玩武嬉諸事不問一旦邊吏告警外侮

迭來而秉國之鈞者尚不知平日所用之文武各官無一可恃猶將上欺其君外欺其國內欺其心私衷
章計曰某將實爲十城某員實爲心腹洎乎大局決裂罪無可辭尙欲迴護掩飾以冀倖逃 聖明之誅
嗚呼聞人者與失人者蹶我中國之所以失人者是誰之過歟今欲爲培養人才證叙官方計亦不外取
十二科所得之士而用之而捐納一途所當立爲停止者也要使朝野上下文武百官無一虛設有一官
卽得一官之用有一職卽盡一職之守如有勤於其職材能出衆者予以不次之遷有溺職者罰無赦則
人人自奮無敢怠荒然後中國可以轉弱爲強化貧爲富易危而安也是三者爲變通之首務其餘當興
當革之事不一而足要貴因時制宜酌斟盡善草茅下士祇能言之至欲見諸施行是則當軸者之責矣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二章金銀錢鈔交易

英國艾約瑟著

一、何爲英國官磅

英國人交易授受錢時，每呼爲磅數若干，卽錢論之，動云一金磅，或若干金磅，所謂金磅，乃黃金鼓鑄
成，照依議政院擬定之條例，在本國鑄錢局中鑄成，鈐蓋本局之圖章，未磨削去時，應重足百二十二
格蘭有半。請水一立寸重足百五十二格蘭有中按均數計之，由局中將錢發出時，應重足百二十三格蘭有四分格蘭之
一，第不能輕重詳細俱同耳，誠能無纖微之異，年深日久，各金磅稍被磨輕，亦所不免，是以議政院立
定條例，百二十二格蘭有半之金磅，爲例所不可退拒者，其實民間風俗，重不足數之金磅，人亦多樂

受不推卻，盡視爲縱短數格蘭之重，亦無關緊要事耳。

據議政院定例而言，一金磅以二十銀施零或作代抵，應視爲價值相等可收受者，推究其故，卽緣能令余等於整金磅外，將虧負人之零星小數，可一併歸還也。倘欲將黃金鑄爲與白銀施零價值同之若等小片，深覺不便，以其體過輕小，易於遺失，風吹沒，磨削去，不若白銀爲便耳。惟白銀施零二十之價，猶不及一磅內黃金之價，可以白銀奉黃金爲率之值，而定二十施零價之或漲或落矣。卽近年來三十四年之行市計之，二十銀施零，祇等於十六金施零有八貝尼。或作所差者爲六分磅之五也。務宜將銀錢權爲行市，如是較卑之貨值，恐有人將銀錢銷毀也。譬猶白銅貝尼中，數品金之價值，僅爲六分貝尼之一，設有人銷化若等銅錢，不過自取虧累耳。

大清國政

此章仍未終

綸音恭錄

鑄鐵盒主敬識

上諭福建陸路提督著程文炳補授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諭秀吉現在出差所管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著芬車署理叶八上諭步軍統領榮祿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上諭直隸宣化府知府員缺著李肇南補授○上諭崑岡等奏請簡員署理對引大臣一摺，福錕現在請假所充對引大臣著派熙敬署理。此次衙門咨取堂衙開單請簡何以祇有四員，嗣後各項差使凡有應行簡派人員均著全行開列以杜規

上諭慶親王奕劻奏因病續假並請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掌衛事大臣各差一摺慶親王奕劻著賞假十日毋庸開去差使○上諭祥麟許應騤奏全漕告竣請將出力員弁獎勵一摺本年江蘇等省海運漕白糧米豆石先後抵通經祥麟等督率坐糧廳等驗收完竣辦理均無貽誤祥麟許應騤均著交部議叙所保出力各員著該部議奏○旨鎮國將軍載津之第三子著命名溥倣○旨查辦鹽運使豐紳素道員明保玉恒景星知府重煥通判祥麟俱外用蔭生桂連布著以文職用擬補內閣中書車毓恩吳欽羅家勸吳中欽王鑫俱准其補授截取刑部郎中鹿學良熊啓礪內閣中書張士鏞金鴻翎俱照例用^七上諭四川建昌鎮總兵著閃殿魁補授^二上諭雲南臨元鎮總兵著李應舉補授^七上諭慶親王奕劻著加恩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上諭恭親王翁同龢李鴻藻徐用儀剛毅均著充方略館總裁○上諭福裕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回旗調理一摺奉天地方緊要府尹責任綦重福裕著賞假一個月即赴新任毋庸開缺○上諭前據御史恩溥奏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奕年把持專擅各款當派徐桐榮祿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奕年被參把持專擅故亂黑白及與司坊官耳語等情均無實據惟於酌選筆帖式悉缺未經公商驟派資格在後之人致屬員具呈申訴雖無賄徇情事究屬辦理失當又於伊妾病故出具報單稱謂失體亦有不合奕年著交部議處餘依議該衙門知道○旨色楞額現在出差所管正紅旗護軍統領著阿克丹署理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著恩禮署理○旨色普徵額現在出差所

官銀紅旗漢軍副都統著善書署理

以上均十一

旨明日 皇太后

皇上不還海毋庸穿蟒袍補褂

內二月初一日

上諭御史易俊奏河南請停分發應俟

軍務完竣再行辦理等語著吏部議奏○上諭岑春煊奏情殷圖報請派往前敵一摺太僕寺少卿岑春

萱著發交劉坤一差遣委用○上諭刑部奏司員呈請投効軍營據情代奏一摺刑部候補主事席慶雲

著毋庸發往○旨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著剛毅補授

二月初

上諭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著長麟調

補剛毅著轉補禮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著溥善補授

日初三

旨廣西桂平梧鹽法道著徐樹鈞補授福建

分巡延邵道著翟伯恒補授貴州石阡府知府著孟繼壇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著李念慈補授翰林

院侍讀員缺照例將伊克坦轉補所遺侍講員缺著景厚補授開復前湖南候補道唐眞銓著准其開復

原官仍發原省照例用擬補盛京旅順水師營筆帖式金印准其補授

日初四

上諭御史鍾德祥奏內倉有

支放太監老米一項近來放米之日時有太監向領催滋鬧其弊由太監先有私借債項扣抵軫轆或因

銀米短折等情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確切查明按照定章核實辦理以杜弊端○上諭御史鍾德祥奏內

務府磁庫郎中岳齡承脩宮中錫背冒請銀七萬餘兩銀庫郎中繼祿挪移銀兩以萬數計交各司處索

取利息員外郎耀曾請領脩工款項勒扣侵蝕聞皆由總管內務府大臣文琳前在郎中任內浮冒侵欺

以致相沿成習等語著派薛允升剛毅按照原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

五月初

上諭前據長

順奏釋回太監革雙福等騷擾驛站當經諭令恩澤飭沿途各站按名查拿解交慎刑司嚴訊懲治茲復據增祺奏稱革雙福等於伯都訥以上各站勒索商民多處請旨懲辦等語釋回太監竟敢沿途騷擾勒索實屬日無法紀著內務府查明該太監等如已解到即飭慎刑司嚴訊從重懲治倘尚未到京即咨行經過省分催令迅速解送毋任在途逗遛黑龍江解差官驍騎校巴彥珠拉雲騎尉玉慶於該太監等沿途滋事既未能隨時彈壓又不卽行稟報雖據供無分錢故縱情事究屬不合巴彥珠拉玉慶均著交部議處○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奕年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並罰俸九個月均著不准抵銷六日上諭御史恩順等奏匪徒糾眾搶劫已獲人犯請旨嚴拿懲辦一摺據稱中城兵馬司吏目邱廷榮詳稱准宗人府咨送松常氏呈告宗室長佑等案內應將沈錫龍卽沈四王德元嚴傳遵卽拿獲沈錫龍送至官廳看守忽來多人持械將沈錫龍搶走等語輦轂之下竟敢將已獲人犯於官廳糾眾持械搶劫實屬目無法紀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將沈錫龍及搶奪各犯一體嚴拿務獲送交刑部按律懲辦九日硃筆會廣漢補授太常寺少卿○上諭張蔭桓現在出差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著廖壽恒兼署一旨旨金州副都統著德陞阿補授二上諭江西按察使著翁曾桂補授○上諭楊昌濬奏回部郡王病故等語庫車回部郡王阿密珩由京回牧行抵蘭州因病身故殊堪憫惻所有該郡王借支俸銀一千兩著加恩免其扣還靈柩回牧時並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應襲之爵該衙門

照例辦理○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緝獲交拿人犯請交刑部審辦各一摺所有拿獲之沈錫龍等高順等均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未獲各犯仍著嚴緝務獲歸案辦理○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持械鬥毆攪擾庫儲匪犯請交刑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六品頂戴藍翎護軍松林護軍連山吉祥均著卽行斥革交刑部審辦未獲之羅斜常一名仍著嚴緝務獲送部審辦該部知道○旨詹事府右中允員缺著嵩恩補授工科給事中員缺著戴恩溥補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員缺著裴維佞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員缺著馮錫仁補授 昌西陵工部員外郎員缺著平勝補授盛京工部主事員缺著恩陸補授_四旨德蔭著加恩賞給委散秩大臣○上諭本年順直各邑夏秋雨水過多災區甚廣業經賞發倉米提撥商捐漕折等項藉資振撫惟念現距麥秋尙遠災民待振方殷允宜再沛恩施俾資來年春撫卽著張之洞奎俊於江蘇海運改徵折色米石內提撥出漕米十二萬石迅速核明折色數目銀兩解交順直應用所有茶果園兒錢等項及剝價運費經剝耗食米石折價著一併核扣撥解李鴻章於前項銀兩解到時卽按照被災州縣多寡以順天四成直隸六成分撥並著督飭卽委各員核實散放不准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上諭湖南岳常澧道員缺著朱靖旬補授_四上諭直隸保定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榮銓補授○上諭神機營奏侍衛呈請投効據情代奏一摺三等侍衛成壽恩福均著發往長順軍營差遣委用_五上諭給事中洪良品奏各省稅釐局委用

各員其承管姓名應先報部立案暨無職之人捐納官職者須令赴部驗看方許派委等語著該部議奏

上諭前因黑龍江釋回太監董雙福等沿途滋擾解差官驍騎校巴彥珠拉等不能彈壓降旨交部議處茲據兵部遵議覆奏驍騎校巴彥珠拉雲騎尉玉慶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以示懲儆餘依議太監董雙福等現在曾否解到著內務府查明先行覆奏如尙未到京仍著咨行經過省分飭令迅速解送不准逗遛○上諭張之洞電奏署蘇松鎮本任九江鎮總兵朱淮森因病請假回省調理迹近規避請以副將降補等語現在軍務緊要各將士正當及時自効該總兵率行請假實屬意存規避朱淮森著以副將降補以示懲儆○硃筆堃岫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上諭兵部奏遵議處分一摺毅遠城將軍克蒙額土默特驍騎校巴圖納遜珠力杭阿尼德力庫綬遠城鑲紅旗滿洲佐領巴圖隆阿正藍旗滿洲防禦吉瑞均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七均上諭江西九江鎮總兵著宋朝儒補授○上諭御史陳其璋奏各省未經驗看人員請停差委等語未經分發到省人員本不准派委差使若如所奏各省人員多有未經赴部驗看先行到省派委差使實屬有違定制嗣後凡未經驗看引見人員著各督撫破除情面一概不准差委以杜取巧八均旨綏遠城將軍著永德補授○上諭甘肅布政使沈晉祥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九均上諭甘肅布政使著曾鈺補授李有棻補授陝西按察使二+上諭廣東高廉欽道員缺著雷其達補授○上諭御史齊蘭奏前任粵海關監督聯捷任滿年餘並未來京顯有交代未清情弊德生現已

任滿俟新任監督文珮到任應即清理交代回京等語著李瀚章嚴催聯捷德生趕緊將交代清理迅速回京倘再任意遲延卽行據實參奏四十一上諭雲南巡撫譚鈞培由翰林外任知府游歷封圻調任雲南巡撫宣力邊疆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候選道譚啓宇著俟服闋後以道員卽選用示篤念盡臣至意四十二上諭雲南巡撫著崧蕃調補德壽著補授貴州巡撫○上諭原任兵部尙書烏拉喜崇阿由部屬歷官詹事游涉正卿本年正月以衰病降旨原品休致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加恩照尙書例賜卹所有原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四十三上諭安徽布政使著王廉補授仍著護理湖南巡撫王廉未到任以前安徽布政使著福潤揀員奏明署理湖南按察使著俞廉三補授此十二月二十六日○外有錄左方者

申嚴法紀

上諭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峯經過靜海縣地方強索驛站馬匹凶毆傷人請將該都司嚴辦並自請議處等語都司石雲峯著卽行革職驅逐回籍並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以示懲儆吳大澂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嗣後各路軍營倘再有騷擾地方情弊無論官弁勇丁卽著照軍法從事以肅軍律四十四上諭前因旅順失守先後降旨將提督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並諭令李鴻章嚴拿速解茲據奏稱黃仕林於旅順失守後溺水遇救輒卽南歸江西南豐縣原籍趙懷業衛

汝成內員均籍隸合肥。至今仍無下落。難保不潛行回籍。請飭江西安徽各巡撫查拿等語。著德馨福潤
各地方官嚴密查拿。迅速解部。毋任避匿。叶四上諭。宋慶電奏。蓋平於十五日失守。請將總兵章高
元徐邦道嚴議。並自請處分等語。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均著交部嚴加議
處。宋慶調度無方。著一併交部議處。叶八上諭。前因畿輔大兵雲集。諭令各路統兵大員。約束兵丁。嚴禁
騷擾。近聞直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竄匿情事。若
不加申儆。何以肅軍律而恤民瘼。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領。懷遵前旨。申明紀律。不准絲毫累民。
所部弁兵。倘敢恃眾逞強。即按軍法從事。毋許徇情。並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於大兵經過各州縣。將一
切差盜津貼。以蘇民困。至沿途應設卡鋪。仍著責令地方營汛。派撥捕役。認真巡邏。毋稍疏懈。叶九上諭。
刑部奏。遵旨定擬革員衛汝貴罪名。並聲明該革員罪狀較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
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
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依律論斬。即行處決。派刑部尚書薛允升。監視行刑。
叶十上諭。兵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此次蓋平被陷。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接仗未能得力。直隸正
定鎮總兵徐邦道。赴援遲緩。經該部分別議以革職。均屬咎有應得。惟念該總兵等。迭次遇賊。交戰尚能
奮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責令戴罪圖功。以觀後效。宋慶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叶十一上諭。已革道

員翼照瓊前因旅順船塢失陷避至烟臺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翼照瓊應得罪名即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八十一上諭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回平壤後又復漫無布置節節潰退前經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葉志超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革員葉志超應得罪名即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光緒二十一年正月朔三日上諭裕祿奏查明失守地方各員開單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奉天鳳凰城等廳州縣地方各官均未能竭力守禦咎有應得所有單開之劉繼勳等五十九員均著革職查辦按例分別治罪裕祿身膺疆寄備禦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前經降旨將東邊道宜麟鳳凰城守尉佑善署鳳凰廳同知章德著交東縣知縣榮禧革職查辦尚未覆奏著裕祿迅速查辦按律治罪毋稍遲緩該部知道單併發口上諭前准刑部奏革員翼照瓊拿解到部當交刑部嚴訊按律定擬具奏茲據御史蔣式芬奏稱確知該革員委乘旅順實在情形請歸案訊究等語即著刑部按照該御史所指各節歸入前案一併覆訊具奏

上諭兵部奏遵議甘肅提督李培榮處分請以降二級調用公罪可否抵銷請旨一摺李培榮著改單職留任即回甘肅提督本任其所帶防營著歸江西九江鎮總兵宋朝儒統帶口初八上諭李秉衡奏特守榮城失守救援不力各將弁請旨懲處等語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倭人由落鳳港登岸撲陷榮城無城該處所駐各營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屬咎無可辭候補副將閻得勝戴守禮候補參將趙循

發候補都司葉雲生。試用巡檢徐撫辰。五員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其榮城縣失守文武官員。並著確查具奏。口九上諭。自上年軍興以來。朝廷每念從征士卒。冒險衝鋒。勞苦情形。時深軫惻。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弁等。於所部兵勇。務常優加體恤。以期踴躍用命。倘有尅扣軍餉。虐待兵勇。經朕訪問。或被入參。劾定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該統領等。其各凜遵。毋忽。口四

褒忠令典

上諭。宋慶奏。請將陣亡將領議卹等語。此次倭寇撲犯蓋平。記名提督楊壽山。副將李仁黨。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並著查明具奏。光緒二十年十月十日

派充幫辦

上諭。四川提督宋慶。湖南巡撫吳大澂。均著幫辦劉坤一軍務。光緒二十年十月十日上諭。雲貴總督王文韶。著派充幫辦北洋事務大臣。口十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奏。請回籍幫辦團練。並請酌帶援兵一摺。王懿榮著准其回籍。辦理登州團練事宜。以衛桑梓。至請調之記名提督王鴻發。係總兵馬心勝營中分統。此軍已歸牛師韓統帶。業經劉坤一調赴榆關。所請著毋庸議。二十一年正月

報効軍需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王公等捐輸軍需銀兩。開單請獎一摺。該王公等情殷報効。洵屬急公。三音諾彥札

薩克親王特固斯瓦齊爾。車臣漢札薩克郡王多爾濟帕拉穆。均著賞用紫韉。札薩克圖漢貝子銜札薩克輔國公達什拉克坦。著再賞給貝子銜一輩。三音諾彥札薩克輔國公德里克多爾濟。札薩克圖漢貝子銜札薩克頭等台吉呢朗瓦爾。均著挑在御前行走。廿三上諭。理藩院奏。札薩克台吉捐輸軍需。請旨獎勵一摺。貝子銜札薩克頭等台吉那遜布彥濟爾噶勒。報効軍需銀五千兩。洵屬急公。著照章賞給雙眼花翎。並加恩賞用紫韉。以示嘉獎。廿四

朝亂紀八

美國林樂如同志
中國蔡芝紋

嗚呼。余觀威海衛之所以守。而知天下事之貴在得人也。又觀威海衛之所以失。而知天下人之貴在得勢也。方李鑒堂中丞乘之持節撫東也。申明紀律。杜絕苞苴。力戒因循。痛除委靡。深念威海與旅順。遙遙對峙。實爲渤海之鎖鑰。天津之門戶。日本有窺伺京津之意。必先於此肆其毒。是以受任而後。卽日輕車簡從。周視海防。拋鈴閣之清嚴。而以燕臺爲行館。及聞旅順失守。威海益復戒嚴。既具摺糾參聞警逃竄。貽誤軍機之丁汝昌翼照以衛汝成諸人。藉警威海之守將。復請濟帥於北洋大臣李南洋大臣張。以壯聲威而資捍衛。乃日人偏不肯稍戢凶鋒。客臘中旬。屢有兵弁。乘坐小船。潛往山東沿海各灣。出沒不常。十五日。又有一兵艦。直至威海北首礮臺十里外之海面。礮臺發口徑九寸之礮。中其船面。始飛駛而去。廿五而日本報則又聲言。在威海口外游弋之水師。計有兵艦十三號。水雷船十五隻。兵一萬七千

名且於各要隘密布水雷。蓋誠有咄咄逼人之勢矣。況乎狡獪之謀。尤有出人意外者。黃羊祀竈之日。忽以三兵艦進犯登州府。然放大礮。殘害良民。登州兵力本薄。駐防威海之華軍。不免掣動。豈知日本之志。全不在於登州。故僅遣偏師。肆其騷擾。迨華軍全力注於西北。卽以重兵直趨東北岸之榮城灣。二十五日。日兵二萬五千人。徑由落鳳港登岸。中國之駐防榮城者。僅有閩守守禮等裨將數員。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榮城縣登時失守。榮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礮臺之背。是又將蹈旅順之覆轍矣。查旅順威海各礮臺。當時俱由西員認真監察。不特工程鞏固已也。更有天然之形勝。無論堅船鉅礮。斷不敢直薄臺下。故旅順之失也。禍胎先在於金州。日本欲得金州。先以陸軍取九連鳳凰諸城。牽綴華軍。不得兼顧。金州遂爲水師所陷。誠使當日者。有知兵之大將。移師以攻金州。卽未能遽爾恢復。日本當無暇進窺旅順。又使守旅順者。知金州之海頸。爲旅順存亡之所繫。日兵未至。則嚴爲之備。日兵既至。則力與之爭。旅順雖至今存可也。而皆計不出此。守臺之兵。心志既不齊一。又目炫於水雷艇之礮煙繚亂。盡瑟縮於臺前。踞金之日兵。遂屬聚於臺後。而况駐旅之監司提鎮大員。無一不貪生畏死。頃刻間。土崩瓦解。以經營十餘載糜費數京金之重地。拱手而讓他人。此有志之士。所以痛哭流涕也。威海之榮城。猶旅順之金州也。金州失而旅順不能保。榮城失而威海能無恙乎。何又誤墮於聲東擊西之計。顧登州而忘榮城。春秋責備賢者。此難爲當軸者諱矣。然而鑒帥之與翼革道。相去豈直天淵哉。日兵犯旅順。翼革道望風披靡。日兵

犯威海。帥則督率將弁。激勵士卒。誓死不去。防守愈堅。雖以除夕之令節。元旦之良辰。振刷精神。分毫不懈。日本狃於平壤之勝。以爲葉志超等諸革員。正值慶賞中秋。遂得乘間闖入。今當改歲之際。度華軍必稍解嚴。因先於二十八日。徑以戰艦運兵至甯海。即圖登岸。孫軍門金彪率師禦之。日艦始退。旋於元

日寅刻。以兵艦十九號。突攻威海礮臺。其時北洋海軍各艦。均駐泊於劉公島畔。按威海形如鐵鉗。劉公島適時其中

有一夫當關。島大莫開之物。定遠。鎮遠。各艦。各一區。各一區。合備宜。深知日本之伎倆。必將乘我不備。因議藉紅衣大將軍之神威。以代驚山艖之爆

竹。先期與礮臺相約會。各然電火。遠燭重瀛。忽瞭見日船鼓浪而來。立即豫備迎勦。日艦分爲兩隊。第一

隊先至。帶同水雷艇數隻。直逼口門。公即海軍與劉公島相連處。礮臺兵艦疊發大礮及格林礮。聲若巨霆。各日艦受傷駭

遁。水雷艇不耐風濤。又經礮火。隨波臣而去者三隻。第二隊日艦。不敢戀戰。挾舵而往東南。直至不見煙

影。華軍始奏凱歌。此海戰之大略情形也。當日艦之潛窺東海也。華軍防範日密。每距十餘里。必安一營。

元旦寅末卯初。日本陸軍約一萬二千人。與水師並發。直逼威海之西。中國先鋒營。適當其衝。是營有馬

隊八百人。大礮四尊。掌礮洋將一員。瞭見日兵將近。即退入林中。負險力拒。且飛電傳知後路。火速求援。

守護威海城之劉軍門得電。即飭海軍礮兵六百名。攜帶格林礮十二尊。快礮六尊。星馳而至。更調洋將

所帶之陸軍四千人。携大礮十二尊。隨後策應。日兵始退。其分犯他處之日兵。自榮城出者。亦皆退避。時

交已正。日兵已退至英程十五里外。約合華里五十五里。是役也。華軍共傷亡八十七名。日兵之死者。不知其數。事後

兵奪取礮臺。乃正在高懸日旗之際。忽有二礮臺。突時坍塌。臺上日兵。飛入空中。蓋華軍已豫埋地雷於臺下矣。又有一華艦。似係鎮遠。詳以前報駛入灣內。鳴礮攻臺。日兵乃退。又云。戴孝侯觀察陣亡。綜觀以上各電。威海即未全失。大勢實已岌岌。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此余於威海後路之失。不禁痛惜彌襟也。然而齊魯之間。有鑒帥坐鎮其間。敵人雖虐。而未能透肆。逃兵雖眾。而正以軍法市肆不驚。則又為朝廷瘼得人矣。乙未元月十夕。篝燈記此。正睥睨間。柝聲四報時也。

自宋以來。凡論中外交涉之道者。必曰。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余獨以為不然。和為貴。守次之。戰斯末矣。成湯之事葛。非仇葛也。和葛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句踐之事吳。仇吳也。即和吳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而卒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吳其為沼。假使湯以供犧牲柔盛為恥。句踐以賂金王子女為羞。而不肯和葛及吳。湯則勝負未可知。越則蹶矣。守且未能。遑言能戰。此和為貴之說也。漢諫大夫鄭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未王景文曰。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此守為次之說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乎耀德不觀兵耳。苟使守禦未周。先恐敵兵之闖入。又恐備多而力分。奇險必至迭出。況乎上天有好生之德。好戰者竟逆之。釁隙既開。敗固貽宗社之憂。勝亦釀生靈之禍。此戰為末之說也。請得而斷之曰。惟能和而後能守。惟能守而後能戰。方今華師屢敗。士氣不揚。不諳

時勢者。猶泥陳言以撓和局。不知古人二語或可行於古。而斷不可行於今。古之兵。如賓筵之毋戰。偶然湊泊。童子亦可僥倖。所恃者。惟酒戶之大耳。今之戰如象戲。國手以一車一卒之力。可使車馬礮全備之。冥棋著落後。明乎此。則倉卒招募之市人。斷難與久經訓練之額兵。相見以戎衣矣。皇上智深勇沈。先幾坐照。簡命張樵野少司農邵筱村中丞出使日本。籌商和局。少司農又奏請。朝命聘請美國熟諳公法之福世德大臣。參贊機宜。其詳已見上卷客臘二十八日。福大臣偕隨員韓寶生曹即先抵神戶。張星使則於十八日抵滬。以同文書局爲行臺。元旦八點鐘。會同邵星使。自滬乘英國商輪。向日本進發。初五日晨。安抵神戶。僑寓西人所設之客館。蓋福大臣亦寓是館也。當星使登岸時。日廷豫飭地方官。妥爲照料。禮貌頗合。是日未正。張邵二星使福大臣率各隨員。登日本窪壞哩輪船。初七日。同抵廣島。日廷派內閣總理大臣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大臣陸奧子爵光宗。爲全權大臣。佐以外部西員膝宜生。會同中國大臣。悉心計議。初八日。相見之下。彼此皆溫文爾雅。互道勞苦。旋即各出國書。遞換恭讀。聞二星使所恭齋者。係 皇帝御書。西報譯言。中日失和。致肇兵端。朕不忍兩國生靈。共罹鋒鏑。特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同使貴國。和衷商議等因。初九日下午。中日大臣第二次會晤。伊藤伯爵等携日廷覆書。畧言。朕亦不忍民人之塗炭云云。旋派總巡捕官一員。捕弁數員。帶同散捕護送二星使等。仍乘窪壞哩輪船。開往長崎。俟有便輪。即行回滬。說者謂。日廷之意。以中國

淡淡著筆。一似置身局外。故亦以無關痛癢語答之。如泛交之友。閒談瑣事也者。至商議和局一節。日本全權大臣之意。以星使遇事必須請旨。與全權之義不符。一也。兩星使之來。國書中未有名目。遂不知爲何事公使。二也。星使未佩關防。若有往來文牘。於何憑信。三也。故遂請星使返旆。星使既至長崎。卽發電咨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十二日。已接京師復電。著在長崎小住。恭俟國書重責。再申前說。以免戰禍。是知中國願和不願戰之心。實可質諸天日。和議之成。當計日而待矣。○十二日。英電云。英君主當議院重開之際。親臨宣諭云。東方戰禍未已。心甚焦灼。如有機會。英國務須竭力勸和等因。故先二日。曾接英電。已言。英法俄三國。各電飭駐紮北京暨日本東京之諸星使。分勸中日兩國。言歸於好。逆揣其意。蓋中國已遣使至日。日廷亦已派出大臣。共議和局。與英君主如有機會一語。正相吻合。故立即會商法俄二國。電飭諸星使。分路勸也。但使天心悔禍。彼此皆厭倦兵革。則誠如天之福矣。

此篇正文。專紀威海衛攻守大事。附識兩節。兼述中外議和喜信。然東三省軍務正殷。豈可置而不講。爰撮其要。分紀如左。西歷去臘十八號。營口西友致書字林西報云。九連城失守之際。宋祝三保帥率師駐守鳳凰城。忽聞警報。卽日退守海城。遼東一帶高山。以遏日兵進犯奉天之路。繼聞日兵猝犯大連灣。有窺伺旅順之意。保帥飭令部下。謹守摩天嶺。而自率精銳。倍道赴援。行抵復州。遇九連城

逃回之劉軍門。閱其殘卒。尚有千人。約同馳至金州。不意十一月十五號。亦西歷 陡遭日兵之挫。而探馬又絡繹飛報。旅順失守之耗。奉天大震。保帥乃退駐蓋州。凡由旅順可達海城及牛莊一帶之要隘。悉力布置防務。十二月十五號。諜報。日本第一軍來犯析木城。又報海城已失。保帥兩面受敵。知蓋州已不可守。無奈繞道至牛莊附近。暫駐師徒。十八號。日兵由海城進逼宋營。保帥竭力抵禦。未分勝負。○又云。查析木城在海城之東南。約距英程十三里。日本第一軍自得鳳凰城後。即日移師而至。雖沿途自南至北。峻嶺重疊。地勢險要。而華兵心膽俱碎。竟不能支。日兵越嶺而來。岫巖州又陷。復查摩天嶺一帶。節經保帥設防。頗爲周密。故能與日兵相持多日。十二月十一號。革鎮桂林等諸軍。會同豐副都統阿之滿兵。於月明之下。攻撲日營。日兵狼驚萬狀。直至十二號下午。戰猶未已。卒之華兵勢弱。齊向遼陽退紮。是役也。中日之兵。均大夷傷。爲軍興以來惡戰之首。析木城左右。均被炮火轟毀。居民物業。無一瓦全者。事後。八九千人無家可歸。慘哉。十三號。日兵進窺海城。華兵初尙開礮還擊。繼見日營勢盛。遂棄城遁。○盛京信云。海城噩耗。傳至牛莊。居民多有遷避者。有華兵二千餘守租界。海面又有各國兵輪。尙覺安靜。○又云。十二月四號。有日兵五十人。奔入海城。縣令首先逃避。華兵即擄掠民財。逃至牛莊內地。又敢燒燬民房。乘間搶掠。十二號。保帥棄蓋州不守。而暫駐距海城八里里之屯王川。○二十號。保帥猶子記名提鎮德勝率兵七千五百名。至牛莊之西江王臺。與保帥合。二十二號。

第二隊日兵三萬餘人。由天王塔來犯。華軍不過二萬餘。隨帶克虜伯礮三十六尊。鏖戰一日夜。彼此皆疲乏而退。○西歷本年正月朔。聶功亭軍門士成會同保帥及諸統領。禦敵於蓋州。多所斬馘。李中堂聞警。迭派陳舫仙廉訪注。李爵道光久率湘軍先後出關。所有電綫。祇存山海關一路。經周玉山廉訪設。飭在雙臺子增設分局。以通軍報。其時營口戒嚴。居民臥不貼席。宋帥大兵扼守大石橋。自蓋至營。必由之路也。人心畧定。○錦州土匪蜂起。且與逃兵相勾結。大爲民害。唐沅圍軍門仁廉派標下三千人戍守。專緝匪類。○山海關爲畿輔屏蔽。防守尤宜嚴密。吳清帥奉命出關。部下湘鄂雄師約三萬人。計魏午莊方伯光燾統威武軍十營。劉雲樵總鎮樹元統撫標親軍七營。曾重伯太史廣鈞練鋼武軍礮隊一營。步隊二營。余勳臣總鎮虎恩統振字三營。熊起生軍門鐵生統鐵字十營。譚子雲觀察文統忠信軍五營。吳協戎元悅統愷字礮隊四營。劉協戎光材統三營。王協戎連三統一營。三哨。均歸清帥節制。清帥日偕王勝之太史同愈翁印若內翰鏡球晏海臣農部安瀾督閱技藝。申明紀律。而湘中人材。如左子異觀察孝同黃敬輿太守自元陳梅生太史嘉立或贊襄戎幕。或校理軍書。夫子桓桓多士濟濟。皆有氣吞三島之意。東望榆關。旌旗變色矣。○正月十號。第二隊日兵犯蓋平。華軍約僅三千名。隨帶後膛礮二尊。小礮十二尊。交戰二時許。勢不能支。漸漸潰散。蓋平失守。○遼陽州爲盛京屏蔽。關繫匪輕。知州徐刺史亦頗知兵。又得袁慰庭觀察世凱同駐州城。民間倚以爲重。○十一月二

十一日平營口英領事遣兵目送書至海城請日將北山平助約束其兵毋入租界晦日始接覆書請各洋商遷避英領事即削牘答之云刻已封河礙難如命然日兵亦竟不來也

京津軍報尤關重大撮其要旨具錄後方

中國以日本知我底蘊也謂必當年駐京日使之所探報而追若使署之備人一一捉將官裏去嚴刑推鞠噫中國誤矣日本士夫究心華事三十年故於華人未必自知之事日人無不知之日使在京留心探報固也然豈謀諸厮養輩藉曰有之若輩何知亦豈能有裨於日本今乃無端殃及其欲殺不辜之意已乖仁政而況各國駐京公使緣是寒心即緣是解體遂共咨請總署云此案實關我輩應享之權利公法載使館即其從亦有不准侵犯之例又與和約顯相違背若不速行省釋我輩將顯其不服之意矣吁其危哉○各欽使前欲調水師入都保護使署咨明總署去後王大臣以事多窒礙卻之而飭派旗兵分往保護誠得體矣○傅相派兵八百名保護天津租界并飭南兵毋許闖入防患未然之道深得之矣○德員漢納根軍門在津訓練新兵不遺餘力又延各西員之知兵者分司教習井井有條迨聞威海警報稟諸恭邸自願親臨前敵恭邸許之即命至津挑選勁旅四萬名馳往山東乃總辦糧臺之桂臬胡芸榭廉訪案斬不發餉且以會奏專摺奏事之旨選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譏言潰陳 黼座異哉○勤王之師接踵而來如馮萃亭軍門子材之粵勇蘇子熙軍門凡在之桂勇張香帥飭遣之湘軍同子郡王哈味之回兵閃軍門嚴魁新募之京兵桂公及秀副統

制吉所部之禁旅丁衝三軍門地之苗兵曹蓋臣軍門克忠奉旨團練之津勝軍某蒙員所帶之蒙古兵統歸欽差大臣劉峴帥節制。屈計峴帥所統共滿蒙馬步兵四萬一千名。漢軍馬步兵十四萬名。回子馬步兵二萬九千名。合共馬兵四萬三千名。步兵十六萬七千名。如真一兵得一兵之用。日本不足平也。○峴帥於去臘入都。陛見。授為欽差大臣。當於除夕前二日至津。新正十三日子時。由天津督師向山海關進發。○德員漢納根軍門。偕上海信義行主滿德君。重至京師。新正月初九日入覲。躬廷。面奏條陳二十一事。皇上垂詢良久。恩禮有加。命漢納根帶兵十五營。滿德帶兵五營。迅速出京助剿。

滬報見

電書彙要

林樂知譯 鑄鐵生識

客臘既望正月十一日正英京露透局傳電來滬云。英議員兼海部員羅弼臣宣言。目下歐洲富強之國。斷不肯增撥鉅款。使其海軍超出英國。○十八日電云。十四日兩軍大戰於蓋平城外。歷四點鐘。華兵退向海沙川。日兵即踞蓋平。○十九日電云。日兵向錦州進發。毫無阻止。華軍退至長城畔。是日威海衛來電云。瞭見日艦一艘。游弋洋面。約距北岸礮臺二里許。日兵飭發大礮始退。○二十日電云。奉天居民多凍僵者。中日兩軍皆以天寒地凍不敢向前。又云。法國廷臣會議鐵路事宜。不諳於外。甚至理屈辭窮。將循例挂冠而去。是日上海慕維廉先生得牛莊電云。今日有受傷華兵二百名。來紅十字會醫院。請聞隨後尚有來者。未知上海有樂捐經費人否。○廿一英電云。法民主招雪蜜耳沛廉昨與大臣私議。日以民在班中議辦要政。遭沙雪烈司與辣迪刻兒兩班所駁斥。自嗟孤立。下詔禪讓。按歐洲用人行政。往往分班角

立互相起伏。其或魁柄不能下究，則執政大臣各遂初履已耳。今民主亦將告退，是則變之大者。倫敦泰晤士報館旋接法電，知巴黎各黨人已幾有反叛之象矣。又按西歷元且，各國駐法使臣入宮朝賀，民主欣然延接，并言歐局平安，當無變動。不謂甫及半月，法先不克自安也。險哉。又云，按西班牙都去臘廿八西曆信，知美國特抽西班牙及其屬地運美貨稅，自西歷元且為始，按西美往來商貨，初本無稅，乃美之麥粉，運入西屬之古巴，忽科關稅，故美以是報之。○廿二，電云，法民主函致議院，申明退位之意，諸議員方大息問，忽有高呼皇帝萬歲者，蓋君主之黨也。是以各日報皆實備招雪蜜耳。沛廉以運動人心之咎，君主黨益喜，即即謂民主實不稱職，各議員則紛議可繼大位之賢君，一為華疊羅安，一為1895年曾任法相之撥黎聲。○廿三，法電云，上下兩議院已公舉福兒為民主矣。查昨日公舉時，諸議員循例書名，投入話筒，既而富衆檢視，舉撥黎聲者，³⁴⁴人，舉福兒者，²¹⁶人，舉華疊羅安者，¹⁰⁵人，撥黎聲雖得票最多，而合福兒與華疊羅安計之，則反見其少。公議除得票最少之華疊羅安不必重舉外，仍行投票之法。迨第二次檢視，則舉福兒者，⁴⁸⁰人，舉撥黎聲者，³⁴⁴人，遂定福兒為民主。法電又云，公舉福兒為民主，法民皆悅。按福兒名斐禮士，年四十五歲，向充兵部大臣，熟諳海軍事宜，其始固未甚知名也。○廿四，英電云，招雪蜜耳沛廉退位後，前皇意斐禮大孫藕連絲侯覬覦恢復君主之位，宣言民主運會已終，余今姑俟於特佛，冀吾民重定朝廷也。惟巴黎雖聞此言，民甚鎮靜。○廿五，燕臺電云，廿三，日本運兵船從登州啟碇，先以三兵艦，攻去榮城灣土礮臺四座，日兵安然登岸。○廿六，英電云，檀香山民有謀迎女主重盤山河者，擾攘二日，事終無成，傷人甚鮮。○廿七，英電云，法大臣抱及斯奉新民主命，辟舉廷臣，尙無就緒。是日，東洋電云，諸傳日主欲離廣島而赴旅順，即以旅順為軍機處。○小除夕，英電云，希臘各廷臣，今皆投簪而去，南美洲阿根廷定國民主退

位又云，奇寓威海之西人，遷避一空。日兵在甯海登岸，助圍威海。英法德美各艦均派兵從燕臺登岸，保護旅民。○大除夕，東電云，中國延聘之福世德大臣，於今日抵神戶，又得燕電云，日本又有運船一隊，從甯海運兵登岸，孫總戎金彪率師禦之。

光緒乙未元旦

廿六日

津電音，中堂暫守威海衛，糜帑捐饗，皆所不顧。先派數大員，會同數西將，督率練兵

15000

名，自津星

馳往救。原計元夕以前，可赴前敵，且電飭南省勸王兵，約

20000

名，亦折至山東，以壯聲援。○初二，燕電云，元旦，敵兵自西來

犯威海，駐守礮臺之劉軍門，急命快礮及格林礮擊之，相持半日，敵兵始退。閱半時許，整隊車來，仍不能入。下午，改從東

道來犯，華軍奮勇力拒，日人知無懈可擊，始不敢逞。○初三，英電云，俄兵部大臣德忌而士卒，按德大臣自

1878

年以來，久

膺顯職，兼掌外邦交涉機宜，其名位與李中堂相伯仲。○稱藩於突厥之羅美尼亞國，土脈膏腴，人情良善，初奉基督教，

及遭突厥之蠶食，逼令改從回教，然猶慘遭暴虐。俄國等與師問罪，突厥始願與諸國立約，誓除積弊。近又有一種人曰

顧而德，凌虐羅人，一如昔年之突厥。突廷遣兵戍之，不料突兵故智復萌，傷人毀物，不可理喻。英廷實突厥之背約，遂欲

舉羅美尼亞改隸於俄，而使埃及全隸英屬。突廷洵懼，先願派員會同英法俄三國簡命之大員，安行查辦。

電音

今接

初四英電云，突王函請法德奧意諸國代突轉懇英俄二國，畧從寬典，感且不朽。○初五，電云，俄新王即位後，本國民人

於今日行慶賀禮，聞俄皇率由舊章，國政仍歸君主。又云，中國託匯豐銀行，在倫敦籌借英金三兆鎊，每股百鎊，祇付九

十七鎊半，年息六釐。是日，接神戶電云，張邵二星使，今晨登岸，會同福世德大臣，乘日本輪船，前往廣島，日廷派伊藤博

文伯、陸奧光宗子，為全權大臣，佐以外務省西員藤原生，會商和局。○初六，東電云，日兵之踞海城者，一緣天氣嚴寒，一

錄華兵勢成遂難惟所欲爲。是日電言初五敵兵大隊來攻威海東敵臺。華軍仍竭力抵禦。日艦忽集海面。狂攻不已。遂失二敵臺。又燬一敵臺。既而華軍以車敵安置鄰近之土敵臺。向日隊中轟放大彈。志在恢復故物。目下劉公島電報未斷。華軍氣不稍衰。嘗謂必不令日人得志。至前言日兵從甯海登岸一節。非確音也。○人日西曆二月電云。本日威海衛失守。劉公島及華艦無恙。是日東電云。得蓋平報。營口附近。有華師二萬。別有一軍。戍於連雲島。一軍方向南而來。若鳳凰城一帶。則甚平靖。是日字林報云。昨聞威海失守。但劉公島電報尚通。則未可信也。又錄東電云。伊藤陸奧兩大臣。與中國二星使及華參贊福世德伍廷芳二君。華繙譯二人。於今日相見。各出國書。互相校閱。同日英電言。威海東岸敵臺失守。又云。法國步軍統領甘羅伯卒。議院欲撥公款。以榮其殯葬之儀。而君主黨人持駁議。謂甘羅伯前當易主之際。助叛人以逐朝廷。且無功於法也。又云。美國上議院已批准美日新約矣。同日東電云。有人指摘日本。殘害生靈。蓋以登州初無敵臺。亦鮮官軍也。不知登州實有步兵³³⁰⁰人。馬兵敵兵各²⁰⁰人。大敵²⁰尊。我等祇與兵爲敵耳。惟開敵時。不便於民。自在意中。至我等之所以必出於是者。蓋欲牽制華軍。俾不疑我之候向榮城登岸也。○數日英電云。威海衛日兵輪流馳騁。務俾華兵不得休息。初五遂奪敵臺。劉公島仍無恙。東電云。本日下午。中日大臣再晤之下。日本以張邵二公之文憑。並無實力。故議和之局已散。星使定於初九仍登原船。日廷派警部長補副統率警部諸弁。護送至長崎。俟有便輪。迺返上海。又云。日議院公議以爲。戰事尙未滿意。無論日廷請撥何等軍費。足以成素志。而張新威者。議員必不抗拒。遂宣諭國人。事知上意。○初九燕臺來電云。東撫李鏡帥部下。共步兵¹⁸⁰⁰⁰名。馬兵⁸⁰⁰⁰名。大敵¹⁶尊。本日由福山整旅而出。往救威海。李中堂已派買軍門統率^{廣東}兵^{五萬}。又^{廣東}兵^{五萬}。以助鏡帥探報。統帶江南兵⁶⁰⁰⁰名之張軍門。已渡運河。而至濟

前，遂電飭折赴威海，以上三軍，如沿途無甚阻滯，大抵元夕之前，可會於甯海，又接劉公島軍電云：人日，鎮遠鐵艦與日艦戰，開放大砲，命中及遠，鎮遠並無損傷，統計水陸官軍祇受傷者名，諸西人均無恙，又得東電云：日兵既得榮城，初五，衝破威海東岸礮臺而踞之，即以華礮移攻華艦，華艦駭鋒遠避，以劉公島為盾，是日下午，欲派水師登劉公島，而天已大雪，礮門水塞遂止。○初十，英電云：華使國書，似無權柄，故已送至長崎，又云：甘羅伯出殯時，英君主意王法民主，陸軍盡送花圈，以飾靈柩，法人榮之，又云：英法俄諸星使之駐紮北京東京者，各已奉到廷電，設法和解中日兩國，俾得重敦睦誼，又接燕電云：初九，威海礮臺全失，礮位全燬，日艦往攻劉公島，小雷船數隻，沒於風浪，又云：劉公島水電已斷，本日得馬報，知福山往勦之官軍，於威海數里外，猝遇西來之日卒，彼此皆未準備，即相與鏖戰不休，我來時尚未知其勝負，亥初，又有飛馬報知艦帥云：中日兩軍交戰處，在威海之西三十里，我軍傷亡三百人，但已可力遏日兵，不使再有進步，是日，東洋第三軍主將電報其國云：日本步卒，已入威海，初八清晨，向外各華臺，及向內之土臺，向灣之新臺，皆無華兵之蹤跡，華兵盡向燕臺而退，八華艦在劉公島後，不過苟延時日耳，其小雷雷船兵戰等，或沈或燒，實有破釜沈舟之意，但不知水米藥彈，何從運送，是日，寒暑針縮至九度，○十一，英電云：英議院開門日，君主循例親臨，旋宣諭云：我與各國，交誼甚敦，殊可欣慶，惟東方戰禍孔殷，朕心深為焦灼，今我國與中日兩國，仍宜共睦睦誼，不可稍有偏袒，倘兩國有自願議和之意，我英即當乘機勸務，使仍歸於好，○十二，又云：英國寒威正盛，有寒暑針縮盡而復低數度者，蘇格蘭且降大雪，○十三，夜，燕電云：劉公島已失守，定遠戰艦，遭日本水雷艇擊沈，餘艦衝出海口，不知何往，又云：定鎮兩艦，均於十一夜，遭日艦潛放水雷艇轟沈，華軍亦擊沈其水雷艇二隻，並聞日兵已踞甯海，○十四，津電云：盤踞海城之

○華軍越日始知旋往收復○元夕已刻燕電云劉公島勢雖危急尚未失守戰艦
沈者惟定遠來遠威遠三艘鎮遠靖遠廣丙均無恙濟遠平遠雖傷尚能駕駛日艦駛過礮臺時遠向礮臺開礮礮臺
砲擊之聲帥現率大軍退駐萊州同日英電云僑寓燕臺之西人均除戎器以戒不虞城門書閉城外亦築寨柵又云
中倫敦續借之款入股者寥寥無幾恐難尅期成事○既望京師來電云總署王大臣現與各國欽使商議派往日
本大臣之全權○十九辰初津電云宋帥在善州相近獲一勝仗然我軍亦傷亡不少又云吳清帥昨日出山海關部下
勁卒一名戊初東電云昨日丁汝昌派弁乘舟高揭白旗致書於日提督伊藤祐中畧言如能不害中西人命即當投降
所有威海之兵艦軍械炮臺等項悉行繳納日將大喜將與商訂受降條約○二十英電云東方戰電類多矛盾今訪悉
威海岸上礮臺悉歸日本附近之小礮臺則爲日兵轟燬定遠靖遠來遠威遠諸艦悉已擊沈又有水雷艇十三隻半遭
劫去半被擊沈惟存鎮遠諸艦及劉公島礮臺仍由華軍駐守并聞水師提督丁汝昌已請降於日矣○廿一津電云李
中堂前得處分盡已開復朝命派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廿日文匯報館得燕電云十八劉公島不戰而降丁汝昌
與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同時自盡○廿二京電云李傅相拜全權大臣之命所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缺以王夔帥
署理○廿三津電云傳相定於廿五交卸廿六入都講訓二月二日至旅順約訂日本全權大臣安商和局○附

本館謹啓

收據郵報送來歐洲要政卷中無從位置心殊歉仄然近日大事無有亟於此者詳於此無奈畧於彼閱者鑒之

...

...

...

MARCH,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4.

1. How to save China (*in Preface*) By Rev. T. Richard.
2. Poverty of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By Rev. Mr. Jones.
3.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By Rev. T. Richard.
4. On the Suppression of Doubt and 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 By Sung Yuh-kwei.
5. How to enrich a Nation By Rev. Dr. J. Edkins.
6. Chines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By Rev. Dr. E. Falser.
7. China not a Military Country By Tsai Tz-feh.
8. Chinese Affairs: Imperial Rescripts, &c.—Peace Commission—Imperial Instructions—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respective Peace Commissions—Address of Count Ito
9. Progress of the War. No. 9; *Press Opinions, etc.* By Editor.
10. Proclamation by Wu Tscheng.
11. Surrender of Wei-hai-wei—Letter from Admiral Ito to Admiral Ting.
12.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List of Successful Prize Essayists.
13.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By Editor.
14. Advertisements.

Note.—The price henceforth is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三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緝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與復仍延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魁良沈君賢翁德君子固李君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錫鏡金主繼聯等史撰編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致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攷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糊影響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而主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董規規乎著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業倘更承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聯文字之緣聊堪鄙忱藉規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鳳樓箋扇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士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七十四卷目錄 乙未二月

救世圖序

英李提摩太著

華蔡爾康筆

山東貧童考

英仲均安繙譯

張召棠筆述

再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今之良法

李提摩太著

析疑論

悟道居士稿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二章 論金銀錢鈔交易

英艾約瑟著

續性海淵源

陸子類篇

德花之安著

新語二

上海蔡子著

大清政典

鑄鐵生謹識

綸符宏敷

黃煥黃種

明罰勅法

循名責實

臨難不撓

皇帝勅書

請示全權

明告全權

重辨全權

日使致詞

臨別贈言

朝亂紀九

湘撫告示

日將貽書

廣學題名

中西電說彙要

附東電

各項告白

美林樂知選譯

華蔡子弗記

天南遯叟鑒定

沈黃蕭 閱薦

美林樂知選譯

鑄鐵生筆述

救世圖序

英國李提摩太著 中國蔡爾康筆

天道萬古而不變，人心萬變而不窮，流極既衰，人與天益相遠，天之所以厚賜乎人者，人偏相與淡忘而力卻之，於是凌夷以至於今，有識之士，庶時感事，未嘗不搔挽太息，而又亟思脫離苦海，以躋於和親康樂之隆軌，然其中之等級，則有殊焉，或挾有忿懣之心，而怨他人之欺我，此淺人也，或自知己過，而憤然於木腐蟲生之故，則較深矣，其尤深者，於觀人觀我之餘，更默察乎天心之所屬，夫至能察天心於人所不能察之處，則尙有何苦之不能脫，何福之不能召哉，余不敏，創爲此圖，第視其表，似頗涉於淺近，而大旨厥有三端，第一端曰天府，第二端曰中西歷代聖言，第三端曰今時之天意，此三端者，意緒甚微，歸宿甚顯，獨居深念，慨然有動於懷，不敢避繁瑣，亦不敢蹈虛妄，繪事既竟，竊願序其原委，與當世畏天命體天心之君子，剴切商之。

曷言乎天府也，上帝當洪荒締造之初，既成天地人物，即蘊無窮之瓊寶，以供食味別聲被色者之取材，惜乎人不能知，違言能用，故今世之子，取子求不汝瑕疵者，恐不過萬分之一耳，一耳然即使豁然頓悟，萬無一遺矣，西國聖經有言，凡人盡得天下之財寶，而反失一己之性靈，試問有何裨益，夫能不失一己之性靈者，即其能得上帝之心者也，上帝之心既得，則即歷劫常存，永生不滅，以之追配上帝，尙何難之與有，至論上帝之心，所謂有好生之德者，固盡人皆知者也，然而不備此也，更欲人之與天合撰，與天

合撰之人，上帝之寶，即其實也。故上帝之能之德之壽，爲塵世間人所萬不能及者。若人遂儼可與之相並，善嘗曠觀往古，默念來今，嘗有是事，而要必有是理，謂爲言大而夸，則吾豈敢。今試以中國論，自五帝三王，以迄於今日，聖君賢相，創爲善政，多至不可枚舉。又試以西國論，亦復不相上下。然即合中西，亘古今，而兼衡之，試問曾有一國，曾有一人，敢傲然自命曰：吾之能，吾之德，吾之壽，實已上契天心，可與上帝吻合而無間乎？是知世間所謂盡美盡善之名國，實則與上帝之心，相去尚不知其幾由旬也。客述數端，藉資印證。一曰學業，昔年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民者，大抵一百戶中，始有一塾。此古之教者，家有塾，國有學，一曰經典，昔年各國之人，自

讀不必盡爲經典之詞，然今天今則比戶有廢讀之詞，男女無不識字，此各國一曰經典，昔年各國之人，自

人，僅能知上世所知之理，而勒爲成書耳。今人之所知者，多於昔聖之所知，何止數十百倍，是以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且核其實際，皆於人世大有裨益，乃中西各國歷代之經典，竟一字不曾齒及，因以知古聖之成此經文者，僅當時之所創獲也。當時固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今運會已遞嬗而遞新，博學之士，各欲於萬國經典之外，別尋今世分應創獲之理，以彌補古人之闕陷，即以啟迪今世之靈明，故苞符未洩之秘，恒有人日夕研求，庶幾昔日天心所藉審之理，可逐漸加以闡發矣。一曰境遇，人之有貧富，亦上天自然之理也。乃歷代之人心，恒視爲終古之常事，甚至天地重行混沌之日，依然有貧富之

不齊是以豪富之家黃榜紫標侈然自足但知錦衣玉食極欲窮奢不徒無益於人寰且淫泆放縱諸端皆由之而蠱起其在貧窶之子則惟旦夕操勞毫無樂趣且卽畢生勤苦依然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屈計五大洲中每年凍餓而死者不下七八百萬人豈上天之意務欲使石崇王愷輩遂其揮霍之私而使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乎此萬萬不然者也天固欲使兆民各暢其生機而非有所愛憎厚薄於其間也世有善人而竟至轉於溝壑者實緣身居民上之人尙未得養民之新法而已詳見卷四新史及中西四大政 一曰畛域自古迄今凡籌思保民安民之策者類多盛設兵衛以期威服乎四鄰或更自恃强大以凌弱小或又閉關謝客不許異域通往來彼此相欺彼此相拒豈上帝之意乎此又萬萬不然者也天生萬物以豫備五洲兆民之用不分東西亦不分強弱人君苟化其相欺之心而爲相助去其相拒之心而爲相迎人事盡於下斯天心慰於上彼不能順天心者宜其不能膺天福也 異日者學業愈進於高明經典不囿於淺近境遇漸均於貧富畛域悉泯於東西體天德之好生合天心之期望然後天府之所儲蓄而人間猶未領受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平上僅得十分之一而西人持論恒重實事求是故其行文亦必實指之 可以取之無禁而用之不竭矣

曷言乎中西歷代聖言也人當困頓無聊之際無論爲一國爲一家輒思稱貸金銀以爲急救然眉之良策或又因一國之中危迫日久束縛日嚴遂欲改姓革命以期制度之更新此皆小人之見解也小人遇事先言利豈知非徒無益而且無窮之亂皆由此出故小人之使爲國家殘害並至歷觀古昔不爽錙銖

惟中西諸國歷代聖人則不然。聖人雖知利爲人世不可少之事。又知國家常務之急。在於富民。然無有不以道德爲本原者。人而違道悖德。即使利源日闢。終必不能久享。苟其脩道以爲教。立德以垂不朽。則厲階爲梗。不特永弭於無形。抑且去損就益之機。自顯呈於有象。僕雖譎劣。敢取古聖賢之緒餘。畧加衡較。以附於知言之末焉。

考中西聖賢所立之教。僅有六門。比年以來。五洲生齒之數。共十五垓人。亦曰

五百其從救世教耶穌天主基督者。四垓五京人。即四百其從儒釋道三教儒釋道者。亦四垓五京人。亦曰

從回教亦曰

回教者。二垓人。即二

從印度教者。亦二垓人。其餘二垓人尙未受教

此六大教者。非可以邪正分

之也。若欲擬其階級之等差。無已。其惟學塾乎。質言之。有所謂開蒙童者。有所謂講經作者。文言之。有

所謂鄉學者。有所謂成均者。以是爲識見廣狹之殊云爾。而要其立教之本意。則各竭盡其心思材力。以

範圍乎人類。而冀化其匪僻之私。試先以印度教言之。印度古者立教之人。以聖人有別於人字之其教民也。不逮

儒教之溥博。即教矣。雖亦明言上帝爲萬物之原。而雜以種種神祇。未免荒誕不經。故遷流既久。至謂一

國之人。貴賤懸殊。斷不能視爲一體。喀私德之名。由是起焉。印度之民。惑溺於喀私德。一貴一賤。甚至不

能同室而處。同席而食。其不能通婚媾者。無論矣。又執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之律。世世毋許改

業。在局外者視之。覺其不便也深甚。然印度之人。則習而安之。以爲風俗相沿。牢不可破。稍或違背。即覺

與教法不符。此印度教之弊也。試比而論釋教。釋教亦起於印度。而以萬衆爲平等。實力矯喀私德之失。

故無論貧富貴賤，皆可同領伊蒲之饌，惟祇以佛爲教祖，絕不講上帝之源流，印度人之不服者，即在於是。久而久之，其立教之地，從之者反覺寥寥，今惟東土如中國，及西藏蒙古暹羅日本諸人，有稽首皈依者耳。況近千年來，殊未聞釋教之大有益於世者，何在也。若夫道教中人，恒欲闡明天地之元妙，陰陽之奧窔，萬物之機緘，然能言者一二，不能言者千萬人，已盡知其失矣。且近千年來，一如釋教之從未得有新法，以爲世人之助，則亦徒存元化之門而已。回教中人曰：天地萬物，若非有一神焉，爲之筭攝，爲之調劑，則晝夜必至錯亂，節序必至乖舛，飛潛動植必至互相歧異，此言似也。然其視他教也，不問其德行之何若，而概目之爲叛逆，重則加以殺戮，輕亦沒爲奴婢，或凌逼人國，歲時貢獻，無有所闕，是果何道歟。更進而論，儒教儒者躬行實踐，優於以上諸教，惟雖稱上帝爲萬物之主，而以當時從未與他國往來之故，遂私上帝以爲中國有，一似上帝之於他國，從不問其善惡也者。及至於今，泰西諸國，相率來華，華人泥於儒教之陳言，遂忘天下爲公之大道，朝野上下，皆思深閉固拒，徑徑自守，彼外人之能就中國範圍者，始目之爲善類，否則不顧其合宜與否，遽以夷狄視同儕，此則儒教之蔽也。西國之有救世教，不但尊上帝爲萬物之主，又知四海之內，皆吾兄弟，教主耶穌曾言：我欲徧歷天下，徧傳上帝好生之福音，俾世無一人之不知。一千八九百年來，傳教之士，各知恪遵實訓，欲合萬國而爲一家，於是樂遵其教者，遂較諸教各增一倍，而其所轄治之地，直占地球十分之八，但崇信救世教之國，亦多有懷挾私意，顯背乎天理

者。此蓋如中國雖最重儒教而華人之居心行事頗多不合於孔孟也。總而言之。蒙上天之恩待者。不
徒救世教也。亦不徒儲釋道三教也。無論印度回回。但考其歷代之史乘。凡其教中能多體天心之人。則
卽爲有益於世之人而已。詳見五洲教類

朽言乎今時之天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有諄諄命之者也。而卽行與事而默察之。厥有數端。敢
獻芻蕘。一曰革心。心之所宜改革者。不在乎聽信人言。亦不在乎拘泥聖人之言。惟各懷然於天命之

宜。順諛而已。夫人有入廟而矢虔恭者。豈知木石之所增築。曾何足以正人心。人人心中。各有一廟焉。以
上帝之心。供奉於人心之廟。此則革心之大本大原也。華人有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不當專以一
國之王而論。要知心爲天君。天君泰然。非特百體莫不從令已也。五洲萬國。有不相率而從其令哉。一

曰廣學。各國學校中人。所讀之書。大半皆偏重於本國。其於他國之事。猶秦越之視肥瘠也。不知上帝有
博愛之心。人卽當有普偏之學。學之偏而不全者。其不能敵博而且專之學也。審矣。化其偏心。溥其公心。
本身有大益。本國亦有大益。且推而至於萬國兆庶。無不交受其益。蓋直與天心同普偏矣。詳見七國新學要圖一

曰從善。天下事之不善者。無永久不敝之理。事善矣。而猶不得謂爲眞善。亦難倚之若泰山。故必擇善之
最眞者而從之。一切虛妄無益之善。以剷除淘汰爲佳。若夫眞善之在所當擇者。非止囿於一國也。遠而
至於他洲異國。但使有可採擇。不妨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天之於人。原無歧視。人之於善。豈有歧

趙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孔孟鄒魯之人，國同而地異也。若以異國而論，何國無人，何國無善，故夫人能擇一國之真善而從之者，自超乎一國之人之上，擇萬國之真善而從之者，有不超乎萬國之上哉。安民養民，爲古今來萬不可少之法，擇而從之，卽上體天心之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言最深切著明，反是卽閉門推出窗外，又卽不管他家瓦上霜之鄙諺矣。詳見教異日者，進革而革心，化偏學而廣學，去從惡而從善，更舍僞善而從真善，天意之所屬，微斯人而誰人，而爲天意之所屬，今時尚有何人，能與之並駕齊驅哉。

以上三大端，天府之所儲，得而用之，富國之全謨也。中西歷代聖言之所示，得而闡之，化民之宏規也。今時天意之所在，得而知之，平天下之綱領也。人秉天地自然之氣，而默合乎天機，於是返本窮原，存心養性，卽儒教超凡入聖之工夫也。又卽釋教大慈大悲之真諦也。億兆民人，皆緣之而誕登彼岸，回向眞如，非解網縱魚，開籠釋鳥，以放生爲功德者，可比擬於萬一也。又卽道教之內外眞金丹也。化無用而爲有用，亦非指石成金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得其道者，實能融貫天地之眞氣，無異於造物之神靈，故如電學之捷，氣學之通，化學之異，古人咸歸功於神者，今則知盡人可爲，此所以救世教，惟知一眞主宰也。永生長樂之大旨，不外是也。天生蒸民，皆知上帝之當昭事，與回教中所言無二理也。然又非如回教之迫人以權勢也，中心悅而誠服也，兼可恢廓印度教之度量，絕勝昔者，惟知有己，及無數喀私德之陋，與夫但

知本國不顧他人之隘也。要之三端之道既得，不但合中西六教同歸一原而已。推諸萬方萬國萬民，亦不但其心以爲己，得其道且實在竟得其道。可以見諸施行，更不但心樂也。身且大安。故夫今日者，列國紛爭，兵革迭起，每有戰禍，微論損傷人命，不計其數，而且舉可以養民之金錢數百兆，悉付之於流水，實皆未得上天之眞道。故至於此，好善之士，不免盡然傷心。若能得上天之眞道，五洲萬國，永敦睦誼，固也。各國之士農工商，彼此無不相安，且無一不識不知之人，無一受苦受難之人，以華人言之，五口之家，年增寶銀一錠，易如反手，比戶可封之盛，不將重見於今哉。又何至鳩形鵠面之人，如今之露宿風餐哉。華人以天朝二字爲恒言，誠如是之家，給人足也，皆敬奉眞正天君之效也。尊之以天朝，何忝而何疑哉。且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有明訓。天欲躋舉世之人於仁壽之域，順天之聖人，所以旣救一國，而兼思救萬邦也。況中國自古迄今，恒以道德爲萬善之宗，凡以力服人者，必黜之爲雜霸。今日之天意，旣欲萬國互通交際，所冀中國一切善人，凡事悉言仰體天心，則有益於萬國，兼有益於本國，有益於本身，皆可操券而致矣。苟或不然，則本身將不能保，本國將有所損，又何論兼顧萬國哉。堯舜之世紀，載家但言百姓，亦曰萬民，而黎民於變時雍，遂共享太平之福。文武之世，有億兆夷人之語，又有天子曰兆民之詰義，則民已以兆計矣。化行南國，位正中邦，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蓋懷保小民之德深矣。漢文帝時，承寬仁恭儉之恩者，已增至數千萬。唐太宗繼起，民數大抵畧增於漢，其時百寶盈止，婦子甯止，讀史者每心羨之。

迨至 大清幅員日以廣，生齒日以多，迄今獻民數者，恒在四百兆左右。博施濟衆，堯舜雖曰猶病，而博探萬國之新法，宏開一代之嘉猷，四百兆人，豈不同登衽席哉？更爲推廣言之，務使五洲萬國，無一不安，無一不得眞道，則一千五百兆人，又豈不同我太平哉？夫堯舜之所爲者，不過數萬人耳，而含哺鼓腹之休，迄今日想神游，嘆爲盛事，今誠效普愛之天心，而俾一千五百兆人，無不被其澤，則眞上溯五千年，橫覽九萬里，所莫與比隆者矣。若以西國言之，昔年有猶太國者，其流傳之書籍，多言天下事，然揣其意，不過指猶太一國，然則如中國之大國，其將謂在天之外乎？且猶太人之意，又思世間雖尙有他國，其實上天默示之眞道，惟我知之，而爲萬國師，於天無私覆之理，茫然不知，則隘甚矣。後一千年，而有回教起，考回教之經卷，務以執定一理，永不改變爲指歸，其教祖謨罕默德，則自命爲聖人，其意若曰：我爲亞刺伯人所講之道，所定之例，實爲萬國之照膽鏡，指南鍼，而不知其與亞刺伯合宜者，與他國不必合宜也。於當日合宜者，於後世未必合宜也，則拘甚矣。至於泰西歐美諸國，近年以來，最究心者，莫如養民之良法，意在使國中無一窮民，故其本國之民，不論男女，無不讀書識字，違則加以懲罰，但本國固善矣，若兼思裨補乎他洲他國者，恐舍有道之士之外，卽有誼辟良臣，皆未嘗作是想也。愚以爲目前至急之務，宜合中西之善士，同體上天普愛之意，既養民身，兼養民心，既遵古訓，又察今情，故如中國之學，漢以前人未明字義，宜以訓詁爲重，則漢儒已明之矣。宋代人漸忘義理，宜以道學爲重，則宋儒已講之矣。又如西國

之學猶太所教則猶太時人之所宜也。回回所教則謨罕默德時人之所宜也。亦越於今。西國若尚效猶太之隘。回回之拘。豈得有既庶且富之盛。而謂中國儒生猶可效漢儒之明訓。詰宋儒之講道學乎。亘古以來。從無如今日之萬國相通者。既通矣。自宜先考萬國有道之士。所朝夕孜孜講論者何事。然後推天意以及於萬國。天之道。庶乎其不相遠矣。抑詩有之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敢爲闕是圖者。更進一解焉。華歷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日

山東貧窶攷

仲均安繙譯 張召棠筆述

天地一大府庫也。世界一大利藪也。人事一大財源也。第人類萬殊。所獲之益。卽各不能一致。得諸天者。有空氣光明淡水等益。生於人者。有財利貨賄交通諸益。若但卽人力之所生者而論。均是人也。蓄之有餘。則爲富。用之不足。則爲貧。順逆兩境。無以均平。然上自富豪。下至乞丐。莫不在財利之中。其不能均平者。亦非謂貨利多得。乃爲至要。特以人生在世。非利則處身難得福安。無財則涉世難免窮乏。利愈寡。福愈薄矣。而吾謂貧者少福。猶不足慮。窮人多困。殊覺難堪。終日之間。用度苦窘。則逼人生貪婪之心。易入邪僻。半菽不飽。豈易言守道修德。四壁徒立。實有妨勤學讀書。四者之累。天下窮民。大率如是。而惟山東省爲尤甚。開嘗歷齊魯之界。探海岱之奇。見夫窮檐蔀屋。幼年而有老羸之像。壯夫而有衰病之形。彼作雁噉。此如鴿立。傷哉貧也。何至此極。土人告余曰。地瘠人多。難求口實。一遇凶歲。逃荒歎者幾何家。咽糟

內若英若德若法諸大國，每百畝之地，曠廢足有四十畝。若意若丹二國，每百畝之地，曠廢足有三十三。若俄羅斯、西班牙等邦，荒域甚多，每百畝之地，曠廢足有八十畝。據此以推諸東省，每百畝之地，從極少論，空曠亦足有二十五畝。然則山東所種之地，既減四分之一，所收之糧，亦必減四分之一。凡大小名口，每年僅各分官斗糧四十七，更有費用交易，或別種土產以易貨，或零糶糧石以備需，如蔬菜瓜果，鹹菜油鹽，茶酒糖菸湯，藥飲食諸費，綿花鋪蓋，皮貨單袴，衣服諸費，紙章繩索，鐵石銅錫，磁器洋貨，鋤耨刀鉞，器用諸費，木作瓦工，鐵匠响弓，僱工諸費，草料麩糧，牛馬猪羊，務農通商諸費，納稅完糧，修橋補路，吉凶寶結，讀書費，見束修，酬酢往來，公項家用諸費，諸如此類，又耗地產五分之一，則東省之人，每年各得之糧數，僅可得三十七官斗半。若以泰西之人，相提並論，每年所得，實有官斗六十三四。山東之人，乃僅有三十七官斗半，其人同，其用同，其所度之日，三百六十又同，又不但東人所得已也。其中九分之四，爲紅糧，餘剩一半，爲高粱豆麥。如照一年所得三十七斗之數計之，秫粟十七斗，菽豆十斗，麥穀十斗耳。更將中國之情形，與西國較，惟俄爲最相近，然惜其所食用者，尙不及俄民之半。此皆按平常家道，上下均分而言也。論及富豪，佔地多，爭利多，一家有贏，必百家皆絀，故勻計欲得三十七之數，亦必有不滿者矣。或者曰：東省之糧食，雖常覺其無餘，而東省之貿易，亦可補其不足。不知山東全省之生意，亦不過通工易事耳。雖有外發之土產，僅敵內入之貨財，一出一入，並無贏餘。試查煙臺一口，十數年來，進口出口之貨，

兩兩相比，鏽銖僅符，則外此之海口，與內地之關市，所餘無幾，概可知矣。地瘠民貧，顯而有微，何庸別尋證據哉。所可異者，天下人民，若悉能自食其力，卽能終身免於凍餒，山東黎庶，一律服勞，竟至難療飢者大半，此美以故，余嘗細察人情，默念習俗，而知東省之貧窶，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人多地少，食不足用，不必論也。縱使地畝加倍，而又無旱潦風暴諸災，可慶秋收之大有，而其窮苦亦猶是也。其困乏之根源，蓋別有在也。問何在，曰有五。一、今人確守古訓，不念新學。固不謂一道心常受迷惑，不知啟悟，一世人輕視德行，不能固守，一衙署病民，不合規式，一風俗習染，有碍富足，
非徒謂之大富也。試卽古訓而論，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垂爲典常，原非遺害於後世也。特以今人考查世故，凡事畏難，遂泥守古訓，以古法爲準，則據前言爲金鑑，不知世界遞變，昔人之制作，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若使盡遵遺訓，何能使人別立生機，足於養贍哉。試觀大小官吏，非無愛民之心，而率由舊章，既少救荒之善策，復鮮養民之良法，觸處動稱往事，不能引人入勝，以增片長薄技之益。此小民之所以多艱也。平心論之，化學格物，爲生民所利賴，人不能知新學，卽不明地性與物土之宜，何能開採地寶。猶之醫士不能識妙藥，卽不解炮製與服食之益，何能療治沈疴。中國匠作，終年株守遺規，至今未學新藝，豈能制器生利，以省洋布洋貨之費，烏得不窮。且古語有之曰：婦女不識字，便是大福。不知人生在世，男治外，女治內，婦女不識字，何能內助家道，以我絮絮，此泥守古訓之所由貧窶也。試卽道心而論，人若無永生之希冀，沒世之福望，勢際萬難，卽恒

心頓失而成事之志灰矣。及患難一來，歸咎於命，問卦尋卜，墜敗志向，不能盡心竭力以成其事，則家產坐敗，諸務無成。此無他人不敬畏上帝，則動輒多懼，一行也懼犯眾怒，一言也懼開罪於人，動作無酬，則懼人指責，應對無情面，則懼人嘲笑，下至簞豆細故，亦復時警於心。因是天理多所虧缺，人事過於遜讓，拘繁文，廢真理，善事且不能成就，遑問興家立業乎？又其甚者，探元論空，坐失機宜，不思生財以發身，妄想修仙而入聖，則其苦難之莫拯，更不待言矣。且也古語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謂傳家宜道，繼世宜長，有後則家業不至無主耳。不知此語，實卽古禮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言之也。有創霸圖者起，卽蘇王之句

用人太急，謂男女歲至十七，如不嫁娶，罪坐家長，自是相沿成風，歷世爲害。嫁娶太早，生育太繁，人數日漸眾，地土不加多，養贍不給，則窮苦更莫大矣。可見道理或不正，闡揚或有偏，貧富之關係，固不小也。此道心受惑之所由貧窶也。試卽德行而論，華人未得新學，困已難免，德行若不固守，苦更覺大。世人交往貿易，俱憑仁心，此心不固，則片言虛而千言皆飾說，一行乖而百行盡疑竇，無以取信於人。一彼一此，使詭使詐，瞞人欺天，交接既不能平心共事，亦殊難託付。用人難用，生財難生，上不能倚下，下惟思瞞上，從此格外需一貼心之人，稽查誑騙，支度則枉費錢財，交易卽多受拖累，而諸務遂更難理矣。且買賣之成，必先視其貨物，貨物或有僞飾，買賣必致虛懸。至於買賣難成，則財利不生，窮苦漸至，應作者亦不能作。宜成者俱不能成，倘使德行堅固，何至困苦如此哉。况善言德行，莫過儒生，儒生者，讀書以明理，窮經

以致用也。近有僞儒者出，藐視工商，諸事不肯出力，微勞亦所不甘，寬衣博帶，徒襲外貌，大背聖賢之意。勸引聖賢之言，空談無補，徒生驕傲，至驕傲虛存，始則敗其頹悟，繼將落於無知，終且墜入苦楚，而驕世做俗，日甚一日，人皆不肯回首，如是以爲常，則先悞己，如是以爲教，則更悞人，勢必沿習成風，率今世之文人，盡入苦難，此又德行不固之所由貧窶也。且卽衙署之規而論，署中案牘屢訊不結，耽延民事，枉廢民工，間有指官詐財，貪贓枉法，受賄偏斷者，以致衆生疑惑，民受冤屈，而詞訟之決，遂無定見，一切農商等案，或是或非，不能預先酌度，莊農由此廢時，市賈因此歇業，財何以生，不但此也，名城大邑，有車船店脚等行，完納雜稅，乃例則無定，上下相蒙，交爭其利，以至海口關市，抽金釐局，莫不皆然，爲上者任意病民，爲下者受虧無已，更且內外官府，不時遷調，祇計缺之美苦，不顧民之利弊，縱使愛民有志，而利尚未興，害尚未除，乃頓交卸矣。於民何益，且當今衙署，差役地方，用人甚多，尋常州縣，公役不下千數輩，所領公食，半皆浮費，若問泰西各國，則概從裁汰，其用人不及東省之半，則財利之省可知矣。此又衙署病民，不合規式之所由貧窶也。更卽風氣而論，嘗有一家人數日益，地土不增，而食用漸至不給，如欲出外謀生，僉謂去井離鄉，出門大難，不如在家安食之爲樂，若欲分居立業，皆云耗米費薪，用度更多，不如同族合食之爲美，由是善者惡者，勤者惰者，莫不思占家食之吉，智者愚者，富者貧者，更且欲博同居之名，如此頹風，世世固守，以至坐食山空，窮莫能禦矣。夫古世地廣人稀，姑不必論，近查明季之戶口，亦尙不及

今世之半，足見此等大難，應早變通也。尤可憐者，華人每云：上行下效，嘗見下民，遇事束手，專聽上人，及時指示，常夫事至物來，在國必待親王大臣，首先開端，而後官府始照例辦理。在家必須族長親戚，先有與緒，而後晚輩得循規效法，遂至坐失機宜，遲遲吾行，尙云：兵無帥不走，鳥無頭不飛，原係理所當然，不得或越也。其且是非顛倒，而習氣之流弊，終不變更，不知顧養生活，籌謀餬口，愚人亦各具聰明，弱小亦各具能力，是以窮苦親嘗，必各能意計百出，以濟厥困，究不在富貴豪華之率領也。而困人於窮乏者，偏有此風也。且山東之轉運，又屬非易，南方多水道，燃邊俱能通口，東省皆旱路，來往倍覺殫心，或崎嶇或泥濘，官府民間，俱不修補，致使行車難，運貨難，荒歲則移粟難，凶年則移民難，海南地狹人稠，海北地寬人少，而徙家出外，路程遙隔，道弗不可行，既無輪車鐵路，俾日行二千餘里，則口外之曠野，蒙古之膏腴，恐難食其利矣。聚族在此，亦惟有歿在苦中，葬於城地而已。况生財致富，更覺難言，權量斗筲，秤頭錢底，各市不一，如逢通工易事之際，銅錢則沈重難運，銀行則時價不同，持籌握算，稍不經心，則利莫生，本立折矣。從此稼穡買賣，不敢妄動，利不通四海之市，人常受四海之虧，機器不能製於家，民船不得利於海，東省之利市，歷年不足償洋商之帳項，又焉得不窮，此更風氣習染，不宜今世之所由貧窶也。由是觀之，種種諸難，所關非小，國家日見其虛，商賈坐受其困，農工時際其艱，如欲改弦更張，則難已多，事亦煩矣。以苟安者流處之，必謂吾人之力有限，庶務之變無窮，當前退讓，日後推諉，以大可改變之事機，必至於

平康而後已。苟有賢豪者出，當此時勢，立志向前，萬不至畏難若斯也。或者曰：別創生機，果有何術？子曰：萬物十中生，庶民之益，莫大於稼穡。八政之籌，甚重乎食貨。若遵良法以耕種，東省之地，約能加倍出利。苟不知新藝化學，諸理諸法者，未可以一二爲執守者望也。總之，今世欲創造事物，轉貧爲富，辭苦就甘，則余西之學，斷不可少。上至富國機宜，通儒學問，亦必以此爲根基。然又非徒讀其書，而僅明其理已也。更宜身親乎機學，人知居家日守其拙，枉自費力，不如心手時習其巧，乃足圖功。則上農巨商，一切澆灌，織紡鍛鍊等藝，必須細心習學，方能獲其大益。非然者，事不能成，國不能富，民終不能免苦。吾願有志助民者，早遵新法，整躬率物，棄其惡，從其善，悟其道，得其真，而上帝之默佑，必漸至矣。又誰謂天心之難挽也哉。

再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李提摩太著

所謂今之良法者，曰總，曰分，曰進，三者而已。總者，總彙萬國救世之事，得失進退，無一不存諸心。分者，各司而各有專守也。進者，各執其事之人，皆精益求精，而後無窮出清新焉。然雖畧分爲三，而實則一事相終始。其歸宿，仍不外乎進境而已。試即藝文政俗道德六者之進境，而分言之。

一曰藝。藝事其繁，茲陳七事。餘可類推。蔽體者厥有衣，古者採樹葉爲之，或以油畫身爲文。中古則用皮布絲帛以章身矣。然溯其制綫之初，以手撚成，力費而工艱。後有制紡車者，用一絃搖之，較手撚之綫。

漣連而巧。今則製時可同紡數百縷。至於縫紉衣服。先皆恃搽女手。可以縫製。今又有製鐵裁縫者。一人可爲數人之工。織布一事。先織之布面甚窄。後漸曷其製而織寬者。且先年所織無花。今則花樣翻新。先皆以人力織。今則以火輪力織。是法愈出而事愈奇。工愈省而物愈多。爲衣之良法。步步有進境也。果腹者歟。有食。上古未有烹飪。人皆生吞活剝。後則以火燔食。法固美矣。至熟食之具。先有用石器以炊者。後則制釜以炊。所燒之柴。有用木者。用馬糞者。用禾稼之秸稈者。後有開窰挖煤者。今又有烟煤焉。西國則燒煤氣。又有燒火油者。用電火者。其收儲熟食之器。但貯以光鐵盒。雖數年而不變。遠游者宜之。牛乳一勻。裝入小洋鐵盒。亦可數年不壞。歐洲各種肉食。不敷人用。而阿美利加澳大利亞兩洲之牛羊豕。肉充牣有餘。若不先行宰殺。而運活物於歐洲。恐費用各奢。價值亦太貴。故運其肉以渡海。雖隔數萬里。又阻以赤道之熱。而有作冰之機器。封置冰隕。不但數月不變味。即數十年亦可不變。此飲食中之良法。步步有進境也。不第此也。古時人無烹飪。夏止食樹結之菓。冬則食禽獸。茹毛飲血。至其弋獲之法。不過以人追逐。或嗾犬逐搏而已。後乃有制網以羅者。又有製弓箭以射者。今則以火鎗轟之矣。又耕耨之法。古人亦初不知。其知者。不過以鋤掘土使墳而已。後有制耒耜者。即今之所謂犁也。然犁不過以驟馬牛驢等曳之。一次耕一隴耳。今則有妙法。一次而可數隴並耕焉。驟馬不能曳。全以火輪機曳之。較驟馬事半而功倍。又收穫禾稼之時。大抵皆以鎌刈之。今有自來刀。以馬曳之。較人更捷。又按地球日行之

軌有軌道溫道涼道凍道之地。大半歲收禾稼一熟耳。後有新法。借火力而收數熟。成熟以後。碾磨不稼。有用加板者。有用碌碡者。今則又有軋場機器。較平常可速十倍。又碾磨有機器。省力之法。出米麩亦多。十信作點心。亦有機器。將麩水糖油俱備一處。機器一動。則自和自作。自用模自烤。至其物出。則已熟矣。而所作之點心。既速且多。又用化學。如播種於地。值糞力不足時。則以化學制物下地。能使田加肥沃。出苗發旺。或作油。先皆用石軋。或錘打。其油自出。今用化學以製造。不須石軋錘打。而油之出。反速於前。至於藥料。如牛痘防天花。桂挪治脾寒。噶囉方一藥。如須刀割之症。令聞此藥。即昏迷不知痛楚。及醒而却畢矣。鈇鏹之藥。治大瘡瘍腫毒。最易奏效。以上各條。養人治病之法。皆步步有進境也。禦風雨者。厥有房屋。上古依山爲洞。未有屋宇。後有制窩鋪帳棚者。及中古始有製造宮室屋宇之法。先造土屋石屋。後乃範土爲甎瓦。始爲甎房。今又有木房鐵房玻璃房。此房屋之良法。步步有進境也。資人用者。厥有器用。先是無刀刃。人若斫木。止以石之鋒芒斫削之。後得化金銀銅鐵之法。然後始有鍋鏟刀斧等器。初作鋼之法。鮮有知者。今有白司嚙者。能借空中陽氣。以吹生鐵。頃刻爲鋼。各國鐵路。舊皆鐵槽。今皆用白司嚙鋼槽。每年可省銀三千萬兩。此器用之。步步有進境也。代人力者。厥有機器。如起重物。先年人只知以手抬移。後以長木扛起。較用手者固省力矣。後又有用輪盤滑車螺絲。則更便捷焉。又作有齒之輪。爲鐘表。以定時辰。與日之晷刻無差忒。又作電匣。名曰佛哪加。能存人言語於內。如前輩留貽誠命。開匣

之而言語即封閉焉。無論何年。欲聽此語。用鑰少轉。言從匣出。儼如覲面。設或遠道問候友人。亦可用。而自機密事者。尤爲相宜。又有德律風。能傳人言語。雖百里千里。皆可聽。又制人力之水龍。火輪之水。前或救火。汲水。均敏妙不可名狀。又前人欲作圓物。甚屬費力。後有創鑿法者。尤妙。有照樣鑿。不假人力。而自成者。無論何樣圓式。俱可鑿之。從前作鐵。或鑽眼。或打平。非火候之到不可。今則不用火燒。而自可。鑽眼打平。如制木之易。又有講水學者。其水鋸水磨。姑勿論。只論大機器。能起萬斤之重。如屈指然。曉風。學者其磨風水龍。又勿論。只論能將三千匹馬力。分注鐵管於徧城內。如用時。則轉動機器。或生電火光。或夏日凍冰。皆可。如家家用之。則以鑰少轉。其力自到。此機器之步步有進境也。通商途者。厥有運貨。先年荒野。未有路徑。後有造土路者。又因土路。不禁雨水之冲刷。改造碎石路。黑膏路。鐵末子路。後又制鐵路。今各國盡用鋼路。至於運貨之車。先是獨輪車。二輪車。四輪車。共相載負。又有美國運大樓房之車。運輸舟之車。輪皆數十幅。由大西洋至太平洋。能載重數百萬斤。運貨。則先用人挑馬馱車載。現各大國。要路皆用火輪機力以運之。車行每一點鐘。極捷可二百里。其水路則每一點鐘。可行六十里。資斧較前。省數倍。或數十倍不等。詳見法論至於舟行河中。先是小船。後有製海船者。或夾板船。今又製火輪船焉。然西國人。猶有嫌火輪船車之太遲者。乃用電力以運動。一如火輪而速覺倍焉。先年由中華達外國。往返。必須三年。今發電報至外國。雖有阻滯。仍即日便可往回。以達信。此運貨諸法之步步有進境也。 備豫

不虞者賦有兵器。先年人人自爲守衛所挾者。不過木槌石子。若遇匪人劫掠。卽以此擊之。後則有制刀槍者。又後則制火藥鎗礮等妙法。今又有妙法。如機器鎗機器礮。每一分鐘。可六百出。又有兵輪船。水雷船。外有但哪麥炸藥。比火藥更烈。有電氣一線相連。用時。則一指大之。但哪麥藥。卽轟烈如地。震然。蓋電氣在兵船中之大小事件。用之無窮也。此兵器之有進境也。且除養人衛人以外。一切陳設快樂之具。如作各色磁器。玻璃器。金銀器。五穀作酒。水果釀酒等事。姑勿論。卽以上各條。皆養民衛民者。所萬不可少之事。前則一人。僅養一身。今則借各新法以爲之。一人可養千人。此皆步步進境之良法。救世教於此。非專爲教人以藝。而各處設立書塾。不無略言及之。使人知藝事之關於養生者。良非淺鮮。此救世教有益於今者。一也。

其餘五進境下卷嗣出

析疑論

悟道居士

甚矣人之多疑也。常見者信之。而偶見者卽疑之矣。習聞者信之。而乍聞者卽疑之矣。先入者信之。而後來者卽疑之矣。在己者信之。而在人者卽疑之矣。若是者。患在無識。無識則隨人爲步趨。而中無定見。無識則執一而不化。而蔽失之愚。是雖以天下至精之道。至妙之理。諄諄然而示之。循循然而誘之。而彼且悍然不顧也。懵然不知也。至是而教者之術。幾疑其窮矣。雖然。教者之術。豈眞虛其窮哉。要貴徐以俟之。而彌盡其潛移默化之功焉耳。泰西耶穌聖教之行於中土也。非一日矣。華人之有識者。得聞正道之後。

即矢志遵循持之勿失此誠非庸俗之徒所及也而華人之能若是者有幾人哉大都以異類相視以非道見憎者多耳推其心亦非甚有所深惡痛絕也特未嘗深考其道又不肯虛心歛氣以敬聽西士之宜講故終其身迷惑不悟也豈不惜哉余嘗深思華人所以不信西教之故而欲有以開其惑啟其愚發其蒙去其蔽使華人無復有絲毫疑惑之見庶幾一旦翻然悔悟毅然信從使正教之理如日中天而自西至東自南至北無不服也則雖以垂暮之年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身猶幸及見之耳間嘗遍觀聖教之書深維其精言妙論而歎道之極其大致其精也嗚呼此固上帝之深愛世人而後有此經傳於世也此又耶穌救主之深愛世人而欲拯其苦援其迷而後有此發明聖經諸書傳於世也惜也其道先行於西上而未及我華人也幸也其道雖始於西土而今已漸及我華人也凡我華人可不及時奮發舍舊從新而同歸于聖教乎余不敏自少至壯讀中國聖賢之書即信之篤而守之固平居一言一動必準於禮法而不敢稍縱焉中年以後漸與西人往來又得見所謂教士者能以西國之教訓迪我華人就而觀之覺其言與中國聖人之理不相上下因博觀而詳考之有所疑則就教士之宏通者而問焉習之既久信之彌篤乃知聖教之理深究天人其博大精微之處洵非我國諸書所能及也今就上帝所垂十誠而發明之使凡我華人皆可恍然於聖教之理於以去其疑而堅其信因取陶彭澤疑義相與析之意以名篇覽者幸毋忽焉謹按十誠之首述上帝之言曰余之外不可別有上帝所謂有一無二至尊至貴

止于大之神也。上帝之稱載於諸書者不可殫述。可見無論西人華人皆常昭事上帝。其懷多福矣。誠之。一曰毋拜偶像。人土木之物塊然無知。而世人競尚尊崇。創立種種名號。謬傳種種神靈。要皆虛言。惑眾耳。可不戒哉。誠之。二曰毋妄稱上帝之名。夫中國於所尊所親之人。則諱其名。現在上帝而可妄直。明稱致干罪戾。誠之。四曰守安息日。夫我中國亦有七日來復之言。載在易經。人所共曉。而聖誠之意。則以凡人力作六日之後。必使其安息。一曰者。蓋愛人之極。而欲有以節其勞也。誠之。五曰孝敬父母。夫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藝我一詩。言孝子之心。極爲懇摯。詳盡故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孝道固無間於中西也。誠之。六曰毋殺人。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之而人殺之。是逆天也。即使順逃國法。亦必陰受天誅。凡以殺爲能者。可不儆歟。誠之。七曰毋姦淫。夫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不淫人妻。女斯人亦不淫我妻。女也。而貪淫之輩。且因姦而起殺人之心。是旣犯姦。誠復犯殺。誠也。則何勿謹之於始哉。誠之。八曰毋偷竊。嘗論人品之至爲卑污。人心之至爲叵測者。莫如偷竊。一流以其所作所爲。無非損人利己之事也。至因偷竊而更犯姦殺者。尤爲罪不勝誅矣。上帝雖仁。斷不宥此。則何不洗心而革面。歟。誠之。九曰毋妄證。昔司馬溫公嘗教後輩做人之道。須自不妄語。始旨哉。斯言其真得上帝之意者哉。誠之。十曰毋貪婪。夫貪婪之人。利欲薰心。不顧義理。故孔子謂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亦言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夫中西之人。苟存一貪婪之心。豈復知有禮義哉。

宜上帝終以之垂誠也。以上十誠詳釋其言，真所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讀者苟能深體其言，共趨聖域，豈非余之所厚望哉。

續高國義民策第十二章 論金銀錢鈔交易

英艾約瑟著

紙票

斯時各國中以紙票代金銀銅等錢用者不乏，票中載明金銀銅若干錢數，持票至立即交清，諸端貿易貨物，錢數過多時，運轉不便，不若紙票美善，挾帶之分兩既輕，兼不易被盜賊竊去也。譬有人詰以何爲五金磅票，可如是答之：存金之銀莊，於票中開載清白，允諾將五金磅付子，持是票者，持票人來銀莊時，將票收存，立將票中開列之金數，交付清楚，蓋紙票分歸二類，一爲可兌換提取銀錢者，一爲提取銀錢不發子，僅以紙票輪流兌換者，可兌換銀錢之紙票，換於無論何時日均可，既可隨時兌換，提取銀錢，其紙票與金銀銅等錢同一足貴，且較之尤便矣。所堪慮者，號商發出若等多數紙票，遇持票者多人同時來提取銀兩，恐彼舖中存儲者不足，如數充償也。是以各處銀莊，往往有關閉事，即謂紙票中開載之語，不能遵依而行也。然至金銀銅錢不足爲通寶之時，仍有若許處代替金銀銅錢之紙票爲通寶也。此等紙票，即所謂提取銀錢不發子者，可謂之爲以紙爲錢矣。此等紙票，存貨者如確知他人決可由彼手收受，彼亦可發出貨，繳子授其票之人，第若等無銀錢之紙票，非爲上策，緣紙票

其發出之數爲半，而升降無定也。欠債者償還人時，紙票之價，與其原收票時價不相同，有少抵銷多者，亦有以多抵銷少者。惟銀莊紙票一節，頭緒紛歧，深費講解，此等啓蒙書之淺學，可姑且弗道耳。

第十三章以後嗣出

續性海淵源 陸子韻言

德花之安著

陳北溪曰：注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是這道理受于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而已。○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有以氣言，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個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惟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標出個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謂性，五十知天命，盡性至命，此等命字，專指理言，若就氣說，亦有兩般，一般說富貴貧賤，壽夭禍福，如死生有命，莫非命也之命，是卽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又一般如仁于父子，義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卽稟氣清濁不齊上論，○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個太極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個善耳，此

一
二
人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也。到成此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的道理，去各成
固耳。爲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謂善而理之已定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指氣而
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性善，是就成
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
時，方能如是之善。孟子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而來，非有二本也。

性命只是一個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
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個理，須有個形骸，方載
得此理，其實不外乎氣。

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
得氣。東坡蘇氏又以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個性，是
天生自然的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麼物，直至二程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古大學

案北溪云：天無言做，固一說也。或辨之曰：天縱有言，在人亦不知是天之言，又一說也。蓋天之所言，與
人之所言不同。誠以人有口舌，天無口舌故也。謂天無做，試問物從何來，定必不是用手去作工夫，方
始爲做也。但由無而有，使之成象成形，便是上帝所做矣。其先必有所做，然後有化生焉。凡人與物，非

種用明或生或化當其始初何曾有耶故不能化生而必由于造作也明甚至若比較繫辭孟子兩處似屬相反就繫辭論是先有善而後有性卽爲自道者看來善之量近廣而性之量近狹孟子將繫辭倒轉以性在先以善在後不知卽性卽善乎抑先有性而後有善乎看來性之量近廣而善之量近狹矣據繫辭言性是已成全了據孟子言性雖云善也尙須存養方得成全繫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吾以爲氣也惟必于陰陽運動之妙方得謂之爲妙而且繼之與成之者此中定有造作之功如以成之謂性言之則性之未成者得非卽爲善乎如繼之爲善則不能繼之者便無善而不能成之者遂無性乎按此繫辭與孟子論性大相懸絕想亦非孔子所自言者要爲其徒所假託耳何也凡孔子所言必有子曰起例也

新語二

海上蔡子著

西人有言曰震旦西人稱中國曰震旦宋史載天竺表來譯云伏事支那皇帝編譯且東方日出之區也震旦譯作通商之國非用兵之國也余驟聆之而怫然悲徐咏之而爽然失熟察之而憬然悟也我朝龍興遼瀋懋昭聖武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八道諸島軍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朝鮮樹碑於三田渡頌德至今聖祖仁皇帝親征準噶爾殲其可敦可敦音同可敦曰阿奴其汗噶爾丹仰藥死所部盡降白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雍正年間兩征厄魯特三許其通款乾隆年間蕩平

命大臣。遣駐西藏。而烏斯藏西南之廓爾喀。亦爲福文襄王所破。卑詞乞哀。遂以印
度爲界。前後開地。周六萬餘里。而且緬甸安南。稻穀臣服。滇黔徼外。改土歸流。大小金川。悉附於蜀。湖貴
粵苗犵之族。無不洗心革面。願爲盛世之良民。正不徒內六盟外四盟。青海賀蘭山諸蒙古。首先效順。
寧河自古不屬中國之生番。繫乎冠裳。睚眦乎禮樂而已。然則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孰有
戰勝於廟堂如震且者哉。此余始所以怫然志也。徐而味之。道光季年。英國以互市爲請。朝議拒而不
許。爰有海疆之禍。咸豐十年。英法水師。震驚宮闕。言之傷心。既而緬甸併於英。琉球吞於日。光緒甲申。
法蘭西欲取安南。厥有馬江之敗。安南旣失。延及暹羅。中國屬藩。僅存朝鮮一國。去歲日本又欲強預其
內政。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徂征。不圖師出無功。一遁於牙山。再潰於平壤。三挫於鴨綠江。於是九連風
凰。蓋平海州諸名城。相繼淪陷。旅順威海諸天險。猝致陸危。卒之北洋海軍。竟燬於劉公島畔。嗚呼。天心
之不可測。賊人謀之未盡。賊此余繼所以爽然失也。及至靜言思之。而熟察乎往古尊攘之陳迹。不覺
終焉而慨然悟矣。舜禹之聖。尚有三旬逆命之苗民。中國之有邊患。此其肇端。亦越成周。幽王竟爲犬戎
所弑。戎狄之禍。於斯爲烈。桓文創霸。首在攘楚。然召陵之役。不戰而歸。城濮之師。僅喪子玉。卒之南風大
競。不特漢陽諸姬。楚實盡。甚至蹂躪中夏。狎主齊盟。吳越繼興。俄成戰國。戰國之大勢。屏秦於西戎之列。
六國之師。合而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皆遁逃而不敢進。曾幾何時。悉遭翦滅。秦政遂稱皇帝。正位中原。

被余誠楚才協輔而匈奴大起。受困白登終漢之世。疊遭胡擾。甚至子以歲幣。許其和親。猶且
當高秋無策。唐人詩云。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其沈痛何如哉。習時雜戎內居。五胡難作。青衣
有千載羞稱。東晉以後。偏安江左。元魏周齊。儼列北史。唐太宗武功赫濯。秦王破陣樂。至遠播於身毒。
人收新鬼。頓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其慘哉。宋藝祖初著黃袍。遼人已興於漠北。洎遭金寇。徵欽
一帝老死於五國城中。高宗號曰中興。然以張韓劉岳諸名臣。卒未能恢復燕雲。奄忽之間。亡於元手。明
太祖驅元正位。施及子孫。則有也。先之禍。微于忠肅之力。英宗能復辟乎。然而曾不百年。流寇四起。帝后
殉國。吳三桂求救於大清。而明社邱墟矣。由此觀之。則知震旦者。誠非能用兵之國也。何以一孔之儒。
每遇外變。輒斷斷然力主戰議。見有老成持重之大臣。非斥之爲賣國。即責之爲貪生。且又謬執經義。修
陳古訓。整軍經武。累積連篇。試問考之於經。稽之於古。有能實指震旦善於用兵。可操戰必勝。攻必取之
左券乎。且即以經以古而論。又將何解於先王耀德不觀兵之語乎。而況今日之情勢。已非昔日蠻夷戎
狄比乎。作新語二。明讀且爲通電之國。卷有
明讀當讀作新語三。

看似有激而言實。屬無懈可擊。余乃亟欲觀新語三。庚日子評

大清政典

鑄鐵生謹識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持械闖擾擾軍請匪犯請交刑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六品頂戴藍翎
護軍松林護軍連山吉祥均著即行斥革交刑部

示獲之擺斜常一名仍著嚴緝務獲送部審辦

九

旨山東道監察御史員缺著楊福臻補江蘇分發補用道趙詒書甘肅知府劉兆梅江西知
府譚寶箴廣東知府華承濤江蘇知州趙謹琪俱照例發往工部主事會要森著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
州用保舉直隸補用道徐傑河南補用知府黃璟俱照例用保舉候選道徐金綬著以道員發往山東補
用京察官盛京工部員外郎裕庭著准其一等加一級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十五}_{十二}上諭御史敬祐
奏戶部三庫差缺近來有由緞匹顏料兩庫查緣調補銀庫及報滿遲延等弊請旨飭禁等語戶部銀庫
司員向由各衙門保送帶領引見候旨補用若率以緞匹顏料兩庫司員請調易啟查緣之漸嗣後著管
庫大臣遵照定章辦理不得以緞匹顏料兩庫人員調補銀庫並著於差滿時先期咨取人員以備帶領
引見不得任意延宕久稽時日再內務府銀庫人員差滿時著該堂官即行帶領引見奏請更換不准率
請留任以符定制而杜弊端○旨巡視中城事務著曹榕去巡視南城事務著楊晨去○上諭倉場侍郎
順天府奏請續撥賑米一摺據稱通州王恕園等處粥廠飢民就食衆多存米不敷開放請再加賞米石
等語著照所請再賞廂米一千五百石即由京倉支給分撥各廠煮粥施放以恤災黎

六日^六上諭載灃

等奏侍衛呈請投効軍營據情代奏一摺正白旗漢軍藍翎侍衛宋春華著毋庸發往八上諭巡視北
城御史齊爾等奏請將抗法咆哮自稱職官之旗人飭部傳訊一摺宣武門外南橫街華嚴寺僧人澹遠
因案潛逃該御史等因住持無人恐藏奸宄諭令租廟居住之李姓等挪移作爲練勇分局忽有旗人文
治盤踞廟內自稱戶部筆帖式不服查詢任意咆哮實屬恃符藐玩著刑部卽傳文治到案訊明懲辦下
上諭御史齊爾奏內庫重要宜定限制以杜弊端等語據稱內務府六庫司員向由該堂官揀選引見期
滿更換近聞有此庫將屆報滿該堂官復揀定彼庫擬正亦有以此庫而奏調彼庫者各遂私謀毫無顧
忌請飭嚴定章程等語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定章程具奏上上諭順天府奏順屬冬撫完竣接辦加
撫情形開單呈覽並懇賞發春撫米石一摺本年順屬災歉來歲青黃不接爲日方長春撫之需自應寬
爲籌備著再賞給京倉米三萬石俾資接濟上上諭內務府奏遵旨覆陳六庫司員宜定限制一摺內
務府定例銀茶二庫司員三年期滿轉出者扣足十年方准再轉皮磁緞衣四庫轉出者不論年分遇缺
卽准轉補卽著仍照舊章辦理惟銀庫司員期滿更換時不得藉口因地擇人率將五庫司員奏請調補
以杜流弊○上諭御史溥松奏餉賑廢弛亟宜整頓一摺據稱鑲藍旗滿洲學習印務參領雙林居心貪
鄙任意把持每月散放該旗兵餉按名尅扣遇有該旗領米事件復侵漁中飽前因侵吞米價案內撤去
印務參領旋經覈緣復職近更無忌憚又儲濟倉監督普英富新倉監督王廷本人品卑下聲名平常每

開散放米石從中勒索近於順屬應領賑米藉端詭詐並有辱罵順天委員索銀情事請旨查辦各等語著鑲藍旗滿洲都統倉場侍郎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稍徇隱○上諭御史溥松奏順天大宛兩縣向有冒籍槍替等弊雖經歷任學臣嚴行禁止弊端歷久難防近聞廣東等省並有假手吏胥賄託冒籍或買充該學廩增附生之名倩人人場中式後改歸原籍情事請飭查辦等語著禮部查明具奏

上諭福錕奏假期已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福錕著賞假二個月毋庸開缺○上諭恩澤奏邊疆需員請飭調員差委等語已革記名提督方崇發已革參將張錫錄七品小京官聯瑛丁憂山西和順縣知縣曹廷杰著直隸湖廣總督荊州將軍飭令該員等迅赴吉林交恩澤差遣委用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上諭李秉

衡奏請調員辦理防務等語廣西署平樂協副將朱寶華著張聯桂飭令迅速前往山東交李秉衡差遣委用○上諭御史鍾德祥奏上駟院卿增潤與福森布及郎中錫麟扶同作弊員外郎景昌補缺由於錫麟賄託廐長熾昌於應發銀兩米豆無不尅扣五圈馬匹不足額數甚多請飭查辦等語著懷塔布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上諭御史鍾德祥奏請釐正特旨班人員補缺章程等語著吏部議奏

○上諭英廉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賞假並派員署理差使一摺漢軍副都統英廉著卽行開缺

○上諭巡視北城御史齊爾等奏粥廠窮民擁擠斃命一摺上年十二月三十日梁家園粥廠照章加放

餽首貧民人數過多爭先恐後致被擠斃多名覽奏殊堪憫惻業經該城分別查驗撫卹因思各城皆有
粥廠著各該御史轉飭紳董嗣後飭當妥定章程盡心經理並多派人夫設法照料以全善舉而恤窮黎
旨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李培元奏內地擡槍爲行軍利器請飭各省設法製造兼造內地火藥酬以
巨賞等語著戶部議奏○上諭陝西布政使著張汝梅補授山西按察使著劉秉補授八月上諭江蘇舊
糧道員缺著劉汝翹補授七月九上諭張煦著來京陛見山西巡撫著胡聘之暫行署理十一月旨裕興著加
恩賞給委散秩大臣二月上諭奉天府尹著善聯補授○上諭給事中洪良品奏駐藏幫辦大臣勦欽
於去年十一月初六日請訓至今尚未出京等語著兵部該旗查明具奏二月上諭廷雍著調補奉天奉
錦山海道兼按察使銜三月上諭直隸霸昌道員缺著恒壽補授四月殊筆桂斌補授光祿寺卿○上諭
前據給事中托佛歡奏參良鄉縣知縣范履福侵吞賑款任用濫役濫施非刑各節當經諭令孫家鼐陳
彝確查茲據查明覆奏范履福被參各節並無實據即著毋庸置議惟該員前後兩任良鄉既招物議即
屬人地不宜良鄉縣知縣范履福著開缺另補五月旨江南織造著常山去六月上諭恩澤等奏勦滅謀
叛教匪請將尤爲出力人員獎勵一摺伯都訥烏拉屬界教匪孟福山等造言惑衆推朱永修爲首建立
偽總兵元帥等名目在張家口奉天吉林黎麗江等處煽誘匪衆約期謀叛經恩澤等調派員長富順及
營官保全等在五常廳東山以內並吉林府屬十六窩棚等處分隊進勦該匪敗入樺皮甸子負隅抗拒

我軍四面環攻擒斬多名奪獲偽印器械等件旋追至天城街拿獲孟福山審明梟示復經翼長慶祿等派委營員協同民團在黎林子地方擒獲朱承修及偽總兵岳祥等正法餘犯分別懲辦並將裹脅人眾八明開釋辦理尙爲迅速自應量予恩施以昭激勸記名副都統協領富順著賞給頭品頂戴協領慶祿著以副都統記名簡放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補用佐領驍騎校保全著免補佐領以協領儘先補用並賞給壯勇巴圖魯名號其餘出力人等著恩澤等查明分別請獎毋許冒濫

日廿七

賞換黃糧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親王捐輸軍需銀兩請旨獎勵一摺該親王情殷報効洵屬急公科爾沁札薩克和碩圖什業圖親王色旺諾爾布桑保著賞換黃糧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明罰勅法

上諭吏部兵部會奏遵議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提督孫萬林總兵李楹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准其留營効力以觀後效

廿二年正月上諭福裕奏假期已滿病難速痊請開缺回旂調理一摺奉天現係軍務省分該府尹行抵中途屢次藉病奏請開缺顯係意存規避奉天府尹福裕著卽勒令休致

十一月二日上諭德馨奏特參縱勇沿途滋擾之守備請交部議處一摺廣東候補守備宋鵬飛經李瀚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粵路過江西贛縣及南康大庾等縣縱令勇丁沿途捉船毆

人強搶馬種種騷擾。該守備並有捏搶訛索情事。似此縱勇肆擾。貪婪暴橫。殊屬大干軍紀。宋朋飛著先行革職。由李瀚章派員押解江西。交德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以儆效尤。四上諭。前經降旨。將失事各員。拿交刑部治罪。並迭次飭催速解。除業經拿解到部。及准令留營効力各員外。現尚有趙懷業衛汝成黃仕林三人。未經拿解到案。該革員等。均屬獲咎甚重。豈容日久潛匿。即著直隸總督安徽江西各巡撫一體嚴拿務獲。速即派員押解來京。毋任逗遛。並著福潤德馨。將趙懷業等三犯家產。先行查抄。二上諭。刑部奏。遵旨研訊革員葉志超翼照環。按照律例。分別定擬罪名。請旨遵行一摺。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已革道員翼照環。均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五

循名責實

上諭。前因在廷諸臣。交章劾葉志超軍。在誠觀等處接仗。所報獲勝情形。均係虛捏。請將保案撤銷。當諭令宋慶。確查具奏。茲據宋慶奏稱。該軍所報。行抵韓城之西北金化。遇倭戰。一節。查無實據。其在誠觀一戰。提督聶士成督隊戰。身先士卒。提督江自康總兵譚清遠副將馮義和參將許兆貴游擊魏家訓孫禮達聶鵬程都司徐照德守備王臣均係接仗出力。著仍照原保給獎。候選道吳學灑總兵葉玉標游擊毛殿慶未曾臨敵。所保均屬徇情。著即將保案撤銷。都司戴長榮守備鮑俊卿僅資策應。知府張雲錦知縣劉長英金慶慈范汝康同知史雲龍縣丞任家祐僅係充當文案等差。並無戰功足錄。所得獎叙

著先行撤銷俟軍務肅清另行核辦以昭核實而免冒濫

正月十二日

臨難不撓

上諭李鴻章奏道員力竭自盡請旨優卹等語已故統領綬鞏軍記名遇缺簡放道戴宗騫以營生服官二十年持躬廉正任事忠誠迭經李鴻章吳大澂先後奏保此次扼守威海礮臺誓以死守嗣因眾寡不敵力竭臺亡從容引決實屬臨難不撓深堪憫惜戴宗騫著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

正月二十四日

皇帝勅書

皇帝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即著前赴日本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

請示全權

日本全權大臣子爵陸奧氏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一號手致中國張邵二星使

本大臣等奉我國天皇陛下勅書其中載明一切條規准其便宜行事毋須奏請裁決是本大臣等實有全權也至貴大臣所執勅書雖經捧讀而其中文義未及深察將來恐多乖舛因先函請示知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遇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統希布覆不宣

明告全權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張都二星使覆日本伊藤陸奧二大臣

大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本大臣等於會議時。接得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有無全權字樣等語。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相換閱。其中載有全權字樣。則是已授以商議條款。便宜書諾之權矣。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俞允。約期簽字。帶歸恭呈御覽。然後再至貴國。互相調換。特此敬覆。即希明登。不宣。

重辨全權日本宰相伊藤氏二次致詞於中國張都二星使

貴國從前。祇知閉關自守。近數十年。方與各國通商。凡遇交涉事件。恒存疑忌之心。不憑衆論。時違公法。即如貴國與本國所立之約章。其始亦因使臣不肯書諾。輾轉電奏。方克成議。竊意如此鄭重。必能歷久不渝矣。乃觀今日。則又不然。是以本國於此。斷難草率從事。必須有便宜行事。實界全權者。方可訂議。初聞貴國簡命貴大臣東來。以爲此次定能依照公法。執有全權。是以本國亦派本大臣等。爲全權大臣。特許便宜行事。及至互閱勅書。載觀手札。始知貴大臣等。議立約章之後。仍須請命而行。則是全權兩字。有名而無實也。本大臣等一經書諾。即可永遠施行。貴大臣等議難自專。尚須電請裁決。其全權之虛實。一望而知矣。况按勅書中。既不確載商議條款。與便宜簽字之權。又不指明所議何事。意存虛飾。語涉渾淪。殊非本國所及料。要之既訂交涉事件。應照萬國公法。不能但援貴國成例。目下兩國既啟兵端。事務更

爲鄭重。如必欲言歸於好。務須以誠意相孚。良緣此次和議。實出貴國之自願。非由本國之強求。安得懸一紙空言。虛應故事。本國素敦忠厚。貴國既有願和之意。本國豈存樂戰之心。倘使真心實意。另簡著名大員。實有全權。可與共議者。前來商訂。本國無有不從也。此布。順頌日祉。

日使致詞 元文

日本國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日。伊藤總理大臣。向大清國欽命出使日本國議和全權大臣張樵野邵筱村兩星使致詞。元文錄左。○本大臣與陸奧大臣等。所作處置。非過事吹求。實于理上萬不得已所致。不能歸咎於本大臣等也。自來清國情形。於列國勢若冰炭。全然離睽。或有時與列國連和。共享昇平之福。揆其與二國守信之道。往往有不能克全者。蓋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爲政。故其於外洋交涉之端。敦睦隣邦之道。所必需之公明信實二者。其闕如也。宜矣。清國欽差大臣交涉事宜。應立約書之件。於全書並不明詳。惟由歷然中。此言即來實以不一而足。由此而觀。足徵當時清廷意中。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所委欽差。又不與以應行之權。歷觀往事。莫不比此皆然。我政府有鑑於斯。故與清國欽差。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決不開議。免勞往返。當聞欲來議和時。已預先聲明。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并名捺印之全權一欵。而清國已恪遵此欵。准派全權大臣。前來我國。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確認無疑。故特派本大臣與陸

奧大臣。會同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共商和局。並賜訂立草約。并名捺印之權。清廷既經允遵。特派全權大

臣而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者，足見清廷之意，尚未切于求和。觀昨日兩下對調之委任諭旨，殊有待判斷，其懸殊之處，已彰明昭著。竊思今日之事，非泛常可比，我帝國所派全權大臣，係文憲諸邦通用之全權，毫無指疵之處。顧清國於全權委任，應有諸項權利，幾乎全無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訂立章約并名捺印之權，且與閣下議定和局應行事宜，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准，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職權，不過探聽本大臣與陸奧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本大臣斷不能再行續議也。或云：今番之事，於向來成例，並無不合。本大臣不能照如此解說，即足以重續前議。至於清國內地之例，本大臣原無容喙之權。然關係我國交涉之件，則清國向來成例，顯違列邦公正交際之義，所有不洽正理之處，非獨本大臣之權利，可以主張裁抑，亦本大臣之所應爲也。況易干戈而爲玉帛，係至重至大之事。今者重啓輯睦，再續邦交，與訂立和約，固有一定不易之意旨。至互相訂立之後，猶期有克踐斯盟之誠衷也。講和之事，我帝國雖無反向清國求就之理。然我帝國重體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靈塗炭之苦，清廷如履至當之道，以與我國言和，則我帝國亦當重修舊好。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則本大臣再不敢聞命。至我帝國與所立之約章，必期實踐，斷不食言。故不得不向清國要以確實堅守盟約，永無爽信之據。故清國如果切實求和，其使臣必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無詐。

則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却也云爾。

臨別贈言 此與上諭示明告重辦全權等語。蓋係從西報錄。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 張蔭桓 爲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與貴大臣今日會晤時。貴爵相伊藤談論一切。繼又鈔示所論之言。已經先後領悉。貴大臣等以本大臣所執文憑。未可爲據。囑令本大臣回國。並將不能成議緣由。詳明錄示。亦已閱悉。本大臣奉 命而來。議雖未成。然應將貴大臣未是之處。據晰言之。本大臣於初議時。曾將所執文憑。交付貴大臣閱看。憑中載明准予全權字樣。但使約章兩有利益。即可畫諾成議。既由本大臣詳細面言。且中國 大皇帝所致貴國 大皇帝之御書中。亦均詳載初議時。曾請轉呈。未蒙貴大臣允諾。茲將御書繙譯送閱。至云。本大臣於議妥後。仍須電請中國 大皇帝允。然後畫諾。以爲有背全權之意。不知此是中國向例。非與全權有所背謬也。本大臣亦曾詳細面言。兼由貴國電致駐華美國公使。轉詢究竟有無全權字樣。美公使當接中國總署照會。謂本大臣等實有商議簽字之權。想美公使早經電覆。則本大臣之實有全權。可以概見。文憑中倘有未周之處。本大臣會言。可以電奏改正。而貴大臣不允。惟囑本大臣等回國。此舉甚不合理。本大臣所執文憑。與向日出使各國議和全權大臣。初無二致。今獨貴國以爲未是。殊不可解。此次本大臣奉 命而來。專爲和局。並非談論以前交涉之事。本大臣亦憐兩國人民塗炭。深願言歸於好。化干戈爲玉帛。乃貴大臣概不應允。其故何歟。

再貴國不以全權大臣之禮接待本大臣。亦爲未是。據貴爵相伊藤言。本大臣發電至華。不得竟用暗碼。又據貴國外部大臣陸奧言。近有中國發與本大臣之電文。因用暗碼。不便交出。且欲索閱暗碼底簿。方肯交出云云。本大臣由華起程時。曾聞美國駐華公使言。萬國公法。使臣電信。向有用暗碼之例。貴國此舉。頗違公法矣。至於本大臣自到貴國後。往返廣島。荷蒙護送款待之處。感謝不宣。

朝亂紀九

林樂知選譯 蔡芝級染翰

魏絳有言。和戎有五利。其二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其四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勦。甲兵不頓。此爲千古和戎之濫觴。實爲千古安邦之至計。今中國雖非晉比。日本亦非無終比。而此二利之所在。則竟與當日之情勢。無不吻合。中國 大皇帝體上天好生之德。斥廷臣主戰之非。簡命戶部侍郎張樵野少司農福建臺灣巡撫調署湖南巡撫邵筱村中丞爲議和全權大臣。直抵扶桑。重修舊好。日本宰相伊藤伯爵傳文外務省卿陸奧子爵光宗亦拜全權之命。訂期好會。旣而互閱勅書。乃以中國使臣遇事須稟承朝命。與萬國公法所載全權二字之義。間有未符。遂婉辭張邵二星使。伊藤大臣旋私於中國隨員伍秩庸觀察廷芳曰。猶憶當年。本大臣與貴道同肄業於歐洲。切磋琢磨。匪伊朝夕。別後雲飛雨散。歲月駸駸。俱不覺老之將至矣。秩庸觀察曰。唯唯。伊藤大臣曰。貴國之意。果欲與敝國言歸於好乎。抑使二星使與貴道等前來偵探虛實也。觀察曰。我朝實係誠心修好。是以使憲不遠千里而來。若謂貴國之虛

實則已知之有素。安用是偵探者爲。大臣曰。然則曷爲不遣重臣來。勅書又曷爲不如式。觀察曰。二使憲一任待罪。一任巡撫。皆敝國之重臣也。且曾奉使歐美。熟諳時務。皇上知人善任。是以遣之。至爵相謂勅書不如式。敢問電請於朝。重照公法所載。迅易以來。二使憲則暫駐行旌。以待後命。其可乎。大臣沈吟曰。此恐有窒礙處。今本大臣與貴道。願爲朋友之閒談。請問恭邸何不可來敝國。觀察曰。親王位尊而望重。向不輕出都門。安能遠渡重瀛。直造貴國。大臣曰。李中堂安否何如。曰。安。惟齒尊而任重。精力漸不如前矣。大臣曰。鄙意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曷不遣之。觀察曰。中堂總持軍旅。恐未暇分身耳。大臣曰。貴國旣樂於言和。尙何軍旅之與有。觀察曰。本道今亦願與爵相作朋友之閒談。試問中堂如銜命而來。貴大臣等樂與訂議否。大臣曰。中堂如願蒞盟。敝國自樂與晉接。惟必需合例之勅書耳。觀察曰。然則中堂亦需來厥島乎。大臣曰。以愚見而論。中堂年邁。似未便遠適異國。特未知我廷議何如耳。觀察曰。其上海乎。曰。未可也。其香港乎。曰。未可也。我則旅順口乎。此敝國與貴國適中之地。亦中堂舊游之地也。觀察曰。唯唯。大臣微笑曰。猶憶十年前。本大臣至天津。與李中堂訂約之時。中堂以爵相之尊嚴。嚴氣蔭千霄。令人生慄。今中堂若紆尊降貴。本大臣决不步其後塵也。觀察又曰。唯唯。抑又爲朋友之閒談者。貴國遇事動稱公法。試問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如發電許用暗碼之類。公法豈未之載乎。大臣曰。然有之。特非自敝國境之也。猶憶兩國甫經決裂之時。汪芝房星使汪大燮在我東京。繕發密電無虛日。而我小村大臣

在北京即已阻不許簽。此其例自貴國開之。今阻張邵二君之暗電。則敵國效之耳。遂相與握手
 珍重而別。迨張邵兩星使回滬。并以伍道問答諸語。電達樞垣。轉陳 宸聽。於是 諭令北洋幫辦大臣
 士燮石制軍文前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 召李儀叟相國入覲。中堂星夜趨 朝。平章軍國重
 事。皇上又 命譯署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電奏主和主戰。以決從違。旋據紛紛覆奏。多主於和。
 聖意遂決。中堂當晝日三接之後。 陛辭回津。料理行裝。一面電咨日本。請約定訂議之地。日本仍以廣
 島爲言。中堂亦無所不可。事按字中令人難後蓋至是而中東戰局將定。和局將成矣。靖邊鄙之烽塵。免生熒
 之塗炭。定對歐之至計。復興亞之良謀。胥於中堂是行卜之。海濱下土。悉聽風聲。不禁詠御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之句。作亂朝記九。豈是亂由朝鮮而起。雖共亂極思治。不得不仍其本名也。其後所傳
 其有圖畫即附於方圖者庶之

日本欲保中國。欲保朝鮮。欲保歐洲大局。即以保其國。前曾商請中國。訂立密約。英國亦欲與中國訂
 立密約。蓋皆爲防俄計也。中國素不願與聞外事。故皆拒而不許。不知再越五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
 慶成。必致無可爲計。日本憂心如惓。乘機亟起。如果得遂其志。俄燄雖熾。陰已有以遏之。英國在南。中
 日在東。皆可安如磐石。惜乎中國之不悟也。○有自稱爲老中國人者。言於西報云。中日之衅。不知作
 何結局。余謂。和議旣成。中國各行省。必將盡開通商口岸。有益於華者一。中國可入萬國通商會。萬國

皆無容貌視。有益於華者。二是所謂因禍而得福也。荷中國仍甘避入海角。不願與萬國通往來。則爲禍必將更烈。且安知日本之不強中國。以必通乎。○垞而曰。鴨綠江之戰。日本吉野艦所發快礮。絡繹不絕。定遠鎮遠兩鐵艦僅發一礮。而吉野之礮。已約有四十彈。叢集我艦。是以人在艦面。測量準頭之成法。實無所用。蓋格爾斯即緣是不成而死。準頭既不能得。即使亦有快礮。其彈僅入海。以斃魚鼈耳。且我艦甫開一礮。煙燄歷三四分鐘不散。豈不殆哉。其時。余在定遠。欲改用機器礮。苦於各礮之不同式。配彈甚難。欲量準頭。又苦不能得。故是役也。幸而邂逅相遇。日本不虞我至。未籌戰備耳。倘隨帶水雷艇以來。乘我礮煙繚亂時。潛蹤轟我。恐我輩已無噍類矣。○福世德大臣介余友貽書不佞。折節締交。及聞其自日返滬。即往謁之。福大臣曰。中日兩國。雖有議和之意。實則艱難萬狀。日廷遴派伊藤陸奧二大臣。初無凶悍之心。雅有敦篤之誼。然察其議院。訪其輿論。皆謂。戰雖屢勝。尙未滿意。二大臣不得不兼籌並顧。議和時。倘使畧涉退讓。將爲衆矢之的。馴致不克保其名位。此日本之難也。中國與日本議和。必予以絕大償款。廷臣尙在夢中。不能徧喻。故無論何人往議。即使極存體統。廷臣仍必交章參劾。此中國之難也。且尤有難焉者。李中堂屢被糾彈。甚至加以惡詆。如眞銜命而往。事事能從輕減。彼不知時勢者。尙疑事事從重。吾知自命爲獬豸之徒。必將曰。旅順口威海衛北洋海軍。盡爲李某所賣。今又賣國矣。然則中堂肯輕許日人乎。或謂似此相左。實皆難乎其爲大臣。莫若兩皇親面互談。庶

幾早定和局。是說也。揆諸西例。尙非決不可行之事。惟須擇一適中地段而已。然逆料中日兩國。必皆不肯出此。○日本增造一新艦。落成於橫濱附近之大船塢。統計日本大小兵艦共三十一艘。水雷艇廿六隻。尙有現正趕造之二等巡海艦一艘。水雷艇二隻。均約年內落成。其廣島附近之船廠中。又有趕造之三等巡海艦一艘。報信船一艘。未知何日告成。另向英國阿姆士莊廠定造大艦二艘。皆重英權一萬餘噸。約於明年告成。似此增製利器。不遺餘力。信足畏也。然北洋大小兵艦及水雷艇。亦共五十餘艘。其堅利亦不亞於日本。而竟一敗塗地。實屬奇不可解。欲歸咎於何人。又沈思而不可得。惟聞日兵分乘運船。欲就榮城登岸時。丁提督故昌請令往攻。是役也。如果成行。卽不能勝。必傷日兵無數。傳聞李中堂發電阻之。未云卽勝。亦治以違令之罪。今丁提督已死。電文之眞僞。安得起九京而問之。○美教士李君佳白。久居中國。舉充廣學會督辦。與李君提摩太齊名。去歲因事回國。忽聞中日之衅。航海東來。幾爲日本所擒。既抵上海。星馳入都。指陳時政。名聞當道。日者軍機王大臣特延李君入軍機房。商議要事。仰見恭邸及諸大臣集思廣益之至意。○美國駐華欽使田貝君前承總署之囑。竭盡心力。代擬策遣張邵兩大臣使日之國書。按照公法。無瑕可摘。王大臣殷殷致謝。非尋常口角春風之比。及至携書東渡。日使忽曰。不如式。一也。無題目。二也。全權不足。三也。美欽使大異之。豈中國重行削改乎。且福世德大臣之東裝而來者。亦緣早接電音。知有合例之國書耳。今若此。殆不啻驅之也。字林

報謂然嘆曰。中國今僅存一良友矣。必欲并此而失之。且仍視爲無足重輕之事。是誠何心哉。京師虛
 憊之氣。毫不後改。故棄公法而執私例。一若在所當爲。如築室然。必重立基址而後可。非徒修葺已也。
 ○泰晤士報云。鴨綠江之戰。最足發人深省者。莫如快礮。日本松島嚴島橋立三艦。各有計重英權六
 十六噸之大礮。乃日弁似不甚喜用。中國則定遠鎮遠二艦。純用大礮。而轟發甚緩。日艦之傷華艦。非
 大礮力也。皆藉小而極速之礮。於以知兩艦交戰。其速率噸重甲厚。無不相若。而一有快礮。一惟大礮。
 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今試以英法二國衡之。法南之地中海。英有大艦九艘。艦中快礮共七十尊。法
 有大小各艦十七艘。艦中快礮一百七十二尊。此總數也。若分計其鐵甲船。則英有四艘。快礮共三十
 二尊。法有十艘。快礮共一百十五尊。無論船數之不相敵也。卽以快礮計。英其能與法爭乎。○日本賀
 拉加迷狀師致書英國武備報云。或謂我國早定與中國決戰之計。此不必諱者也。蓋早知終不免於
 戰也。然戰禍終不由我國而開。時會亦非我國所擇。總之宣戰之機。全在中國之驕傲昏昧而已。華人
 辦事。既不覺有礙於己。亦不覺有礙於人。今戰禍已開。決無半途輟止之理。必俟能講到永不失和地
 步。始可罷手。或又謂日本今已志得意滿。可見幾而作矣。不知能和與否。其權全在北京。我苟願講和
 而罷戰。恐卽成爲罷和之局矣。我誠按兵不動。中國卽咄咄逼人。我不幾受其大愚乎。局外諸國。如有
 欲強爲干預者。願操諺語以告之曰。鵝食盆裏不用鴨插嘴。○鎮遠艦助戰西人某致書泰晤士報。詳

言鴨綠江之戰。中有云。余於無意中。就職此艦。中國海軍。固有深合於海戰之道者。然英報之譽。未免過情也。日艦少於我。而敢攻我。我艦之先行開砲者。無可奈何也。且西人實勸之也。苟有可逃之路。則鼠竄隨之矣。況於萬無可逃之中。兩艦業已先逃。此兩艦者。既不開砲。又不救火。故一則先返旅順口。一則竟燬於同祿氏。惜哉。其時。德人漢納根及奧白蘭皆甚出力。英人泰賴亦受重傷。且耳震聾。目炸瞎矣。○英俄二國。於東方大局。未必強相阻撓。中國既許朝鮮爲自主之國。則他國皆可與聞。然今尙未知其作何定局。以英國而論。先已與中國立約。不許他國往占朝鮮。旁及巨文一島。他國亦不許過問。日本雖強預朝鮮內政。然亦明言。決不侵佔。俄國則又布告各國云。朝鮮一國。必應仍如舊制。不得妄改。故各國不致緣此而失和。似可預卜。日本又言。我欲中國之能自強。爲之鄰者。庶可無恐。逆料後日。惟在日之善代爲謀耳。惟此次之蚌。實開自日。所望議和時。不致有擊動全局之事。則大幸矣。○英美諸新報聞中國有願和之意。皆甚欣悅。惟望日本存講信脩睦之心。不加峻拒而已。不料張邵二星使東渡。竟如鴉芻登場。中國之線而曲。如往而復。竟至於此。實我輩歐人所未喻。○士丹特報云。此次講和之局。能使中國化其驕傲之氣。不再藐視他人。則此戰誠不無小補也。○泰晤士報云。中國似輕氣球。今被人獵殺。忽焉墜矣。其授劉峴莊制府一爲欽差大臣。全軍皆歸節制。深合機宜。蓋兵權貴專一而忌二三也。但爲時已晚。又恐不甚有益。爲中國計。倘能早聘歐洲名將。予以節制水陸軍務之

全權。吾知中國既有能戰之材料。又有可戰之機宜。或不至一敗塗地也。今事已至此。大小官弁。水陸士卒。皆早存一畏惡之心。即使聘我西將。恐亦無所用之矣。○又云。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造礮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礮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礮。應命。皆不問其爲可用否也。又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中國用若輩。以使之治事。不知若輩惟利是圖。於公忠報國之道。懵然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其國中黨類甚多。種類亦不一。職職既成。猝如四肢百體之合而成軀殼。爲國亡身。皆所不惜。迴潮維新之際。儘有自命爲老成持重者。顯與新事爲仇。今尙未漸滅殆盡也。既與華戰。即亦盡心護國。大將軍昔握主權。被削間居。不無怨懟。乃今雖盈顛霜雪。亦復慷慨捐鉅金。以助軍餉。然則中東相較。奚啻天淵。日之勝中。豈爲意料所及。非咄咄怪事也。華人無恥不忠。惟守其驕傲之拙見。吁其殆哉。○又云。北京閣部大臣。聞旅順口失守之信。驚駭失措。卽挽各國強令罷戰。觀於中國頤和之至意。料戰事將次告終矣。又觀華官所辦之事。爲歷來未有之奇。大抵心膽已碎。故措置膏肓。至身在一行間者。極似西孩聚沙而成之房舍。其名固不異於魚鱗瓦屋也。而一孩舉足踢之。便已虛空粉碎。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誠使早廷西人。爲

之訓練。餉銀則毫不短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礮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卽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罄枵腹也。卽發亦不免扣成也。職此之故。彼可以爲兵之材料。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則惟肆其搶劫而已。爲之將者。驅令臨敵。幾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庸有濟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爲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國又有空糜巨金之一弊。卽如煙臺者。本無可扼之險。非築造礮臺之地也。卽使爲敵人所踞。亦無損於中國。豈值以成兆銀錢。堆於海角。乃數年前。忽有善於肥家之一職官。謂各處紛紛築臺。他人皆已發財。此處亦應仿造。則我亦可發財矣。於是請於大憲。欣然開工。至於今。無論煙臺也。卽威海衛防守之事。皆已無所用之。此又可長太息者也。若夫北洋海軍。於開戰之始。業已神出鬼沒。令人不測。忽而旅順口。忽而山海關。忽而大沽口。忽而威海衛。三出三人。其故何歟。總之不離於避敵者近是。旅順將失之際。丁提督固儼在海面也。今又至威海矣。野鴨驚雷。紛飛水國。曾是水師提督之威望。而若是乎。丁汝昌之在軍也。杳不知敵人之何往。亦不知敵艦之若干。或有語以貴艦堅大於日本者。既不肯與之一試。甚至皇上有迅掃日軍之命。依然縮首不出。其時。掌握兵權者。欲借助於西人。爰有歐洲北境之人。忽焉挺身

而出。謂我實可以探信。可以領港。可以督率師船。可以指揮雷艇。其餘軍中之事。無不優爲。其人年雖少。而膽則大。且又極聰明者也。惟必需訂一合同。又需子以每點鐘能行海程二十里之一鐵艦。然而其人仍不過在一點鐘祇行八九里之一艦。能行廿里之艦。中國固未之有也。掌握兵權者。不過空許之也。且許易而行難。陰肆擠排者。又不知幾輩也。此人遂不能成一事。而况鴨綠江罷戰而歸。各艦之膽益小。有時遙見本國軍艦之烟。卽已倉皇思遁。雖有西國之能人。其將安所用之哉。若論天津。則將中軍之元帥也。極知旅順一口。關係重大。何以亦節節敷衍。儼如不知也者。及至事急。不吝重賞。募人往救。試問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旣而警報疊至。一西人目擊守旅之文武各官。號令不一。散而無紀。奔告李中堂。中堂亟稱其不謬。旋又慨然曰。舍我誰能行令者。然我又不能離天津。奈何奈何。不數日而遂失守。總之中國至今日孱弱已至萬分。其礙如木雕成。其人如紙糊之老虎。吾等西人。無不代爲憐憫。若無他國相助。務俾去積習而煥新猷。吾不知其伊於胡底矣。○古拉非報云。假使今日曾患敏公尚在人間。應悔前作之先睡後醒論。未免失言也。中國如願行成。日本而非笨伯也者。宜不可太讓。然日本而爲聰明人也者。宜不可太不讓。查日本自開戰以至今日。全仿西法。一一照書行事。及至終篇。若使如童子之背書。記錯一字。則夏楚隨之矣。○倫敦日日新聞云。中國自失旅順。聞已亟盼議和。蓋旅順爲要害之地。陷於日本。華艦已失海權。且又不能別立大海軍。不但無可水戰。卽京津亦無險。

可扼。危孰甚焉。至日本竟能成此大事。實出意料之外。日本學戰於歐人。一旦乘機猝起。照舊行事。今有可和之機。亦宜無失善意。否則忍心狠戰。恐無裨益。我等惟望中國之迅速行成。尤望日本之以持勝拒和爲戒也。○去臘某日。沛而末而報云。鴨綠江之敗。旅順口之失。中國海權大損。北地大危。可知口下之大勢。實惟海權爲至要至靈之樞紐。今華艦雖避至威海。而黃海已通於東瀛。無論日兵欲由何處登岸。悉聽其便。且華船卽尙完整。吾料日本欲全吞北洋海軍。亦非難事。海軍旣沒。竟可直入京津。或謂旅順旣失。中國其將與日本議和歟。然此事須中國自知不能再戰。則可。否則惟有依然三戰三北而已。○東京某報云。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大砲。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七尊。洋槍。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枝。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枝。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枝。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一枝。旅順口一千八十枝。金家窩子五十枝。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枝。砲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萬一千七百二十一顆。槍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千六百六十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

十五粒米穀。在牙山刮得日量二萬谷古。每一谷古合華權二百廿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十五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五谷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馬在平壤刮得二百五十四。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金銀銅錢在平壤刮得金二十五貫。日三百五十匁。銀一百十三貫。日九百十匁。零物四貫。日六百匁。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匁。日本鈔票五千九百九十五圓。按東語一貫。日合華權一百兩。一匁。即一錢。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匁。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圓。行帳在平壤刮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旗在牙山刮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船在花園口刮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刮得容三十噸之小輪船一艘。旅順口刮得小輪船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沖刮得操江兵船一艘。此外尚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鋸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綫不計其數。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益利器。乃一旦鄰邦釁啓。竟致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齎盜糧。能不痛恨於敗軍之儒將哉。譯畢。爲之呼天痛哭。○中東生靈以來。中國兵船之被燬被劫及中砲而沈者。前後共有九艘。而威海劉公島之役。尙不與焉。嗟乎。勇將無勇。謀臣少謀。悞國殃民。莫此爲甚。有心人能不痛哭流涕哉。計北洋

所屬操江木質砲船容九百五十噸。被劫。廣東所屬廣乙鐵甲船。容一千噸。被焚。北洋所屬經遠帶甲船。容二千九百噸。被擊沈。北洋所屬致遠鋼甲船。容二千三百噸。被擊沈。北洋所屬超勇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擊沈。北洋所屬揚威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焚。廣東所屬廣甲鐵甲船。容一千二百九十六噸。被焚。廣東所屬海鏡木質兵輪船。容一千四百五十噸。被劫。北洋所屬木質兵輪船。容七百五十噸。被劫。今定遠來遠威遠又燬。餘亦一律投降。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帆影輪聲。嗟乎。嗟乎。此豈可徒以一死謝天下乎。○牙山之戰。華軍盡節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華軍盡節約二千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二十九。連城各戰。華軍盡節約五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一十一。金州各戰。華軍盡節約四百人。傷二十人。日兵死二十。傷五十。旅順各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沖之戰。華軍盡節者約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鴨綠江之戰。華軍盡節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華軍盡節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十五。海城之戰。華軍盡節四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岡寨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由仁川上岸。占踞高麗。以迄是年。撲犯旅順。共大

戰十七次。華軍之奮不顧身。沙疆効命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誅斬日兵四百十三人。華軍之裹創血戰者。約共九千六百人。擊傷日兵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尚有華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擄。今文登寧海榮城。又其次淪陷。威海劉公島扼要之處。更先後失守迎降。青燐碧血。匝地迷天。執筆者既不及書。亦不忍書。惟有北望燕齊。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

湘撫告示

幫辦軍務大臣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部院吳爲出示曉諭事。本大臣奉命。督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鎗砲準頭。十五年之久。所練兵勇。均以精鎗快砲爲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中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爲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本民人。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鎗砲之火。迫於將令。遠涉重洋。暴師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飢寒亦所不免。死生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之候。父母愁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拚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島圭介之喜快。念日本之賢士大夫。未必以贖武竊兵爲得計。本大臣欲救兩國民人之命。自當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即繳出鎗刀。

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幹之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卽遣輪船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鑒。決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拚死拒敵。試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爽曰。子曰。向聞中國有吳清卿中丞。視師吉林。佐理北洋。華人譽以有治賦才。河決鄭州之役。出爲都水師者。湯湯洪水方割。清帥躬親督率。刻日合龍。余輩西人。始料其有經濟才。日本釁起。慷慨請行。乃逍遙沾上者。瞬將半載。不免竊竊然疑之。及讀此示。不覺令人神王。夫中國當百戰百勝之際。忽得此恩威並濟之元戎。彼敗鱗殘甲。不能成軍者。如得金雞肆赦。其尙不面縛輿轎以降者。必非人情。余輩西人。於是始知清帥誠著作才也。清帥起家翰苑。假使敷歷禁近。鋪鴻藻。信景鑠。雍容揚揚。潤色鴻業。詎不甚善。又聞清帥之在軍也。雅歌投壺。如祭征虜。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而料事如神。則又如江東之陸伯言。不圖營口一役。甫遇日兵。湖湘子弟。交綏而退。其負清帥訓練之苦心也。實甚。抑未知得諸某氏之漢印無恙乎。所著之古玉圖考尙存乎。北望陣雲。曷勝愴惻。

日將貽書

元文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

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以此書，豈徒爲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自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爲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發其二三思乎！僕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垂諒焉。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視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陞擢。文藝乃爲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爲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爲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爲邦家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靡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爲，時不云利，即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僕於是

乎指昔天日，敢請閣下暫遊日本，切願閣下蓄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宜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極多，固不待言。法前總統末古末啞恒，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以爲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恒，拔香夫利加那一敗，城陷而身爲囚虜，一朝歸國，即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荷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與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島樞密，顧問官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衆。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抑或蓄留餘力，以爲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爲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責臨，於實行方法，再爲詳陳，謹佈上聞。

廣學題名

去年廣學會特出新題五道，徵燕吳等省佳文，繳具錄，公報六十七冊，收卷，期滿，惜不甚多。旋聘王紫陔、沈贊翁、蔡芝、韓三君評定甲乙，今錄前列姓氏於左。

南隸

張國本、金文耀、陶感甄、王光第、曹鼎新、胡祥麟、徐濟安、李鏡江、楊翰青、趙貞、李贊宸、劉國蔭、王國治、陸鍾潤、江

蘇、殷履亨、李鼎元、殷之略、儲桂山、劉祖培、沈徽學、林士毅、黃岡、陳善、顧傑、蔡徐、張文彬、馬昌煥、許玉庭、浙江許渠、折李昌、祺、俞楠、王潭、項藻、馨、張玉麟、楊樹風、姚鐸、王朝杰、黃志曾、華統、周鳳祥、王贊臣、潘燾、廣東楊毓輝、史綱

董琪 蔣萬 寧陽 史彬 喜 詠 刻 屢 蘇 幹 昌 李 鼎 頤 舉 超 康 長 素 周 夢 街 譚 林 胡 家 鼎 王 炳 堃 ○ 福建 盧 元 璋 吳 天 祿 林 揚 光 江 宗 海 厲 昌 壽 李 寶 鑄 平 孫 陳 元 聰 黃 錫 田 厲 昌 壽 陳 衷 爲 劉 宗 毅 石 史 孫 寶 元 ○ 附 錄 漢 璧 理 先 生 奉 胎 花 紅 銀 數

各一名 六兩十二名 三四名 各十五六名 各七八名 各九至十四名 各四

中西電說選要附東電

林樂知譯 蔡維傳識

新正月二十一日 西二月十一日 英國倫敦都會電總電報局發電致上海言 泰晤士報錄印度電 知印政府應再加徵進口

銀兩之稅 又云 法暹仍未相安 法戍渭河左岸兵 與暹兵鬪 法弁身受殊傷 燕臺電云 十八日 北洋海軍降敵 丁 少 劉

皆仰藥死 越日 張姓某姓二武員亦死 統領經軍戴孝 侯觀察 宗 先於威海衛臺亡時 從容引決 惜哉 津電云 各國

駐京使館 趨召西師 入都自保 濟南電云 當日兵欲犯榮城時 李 艦帥電飭湯藩司 截留南省勦王兵 改防威海 湯方

伯恐蹈愆尤 不敢攔截 艦帥電咨總署 請 旨飭遵 適值新年休沐期內 閱七日 始達 御覽 奉 旨 著照所請 則各營

早由燕臺而北 即使遵 旨折回 往返已需半月 別有精兵五隊 離燕亦已四日 立即電飭轉往萊州 歸艦帥節制 調遣

而威海則早失守矣 噫 ○ 廿二 燕電云 今日 東兵全收中國降艦 凡中西官弁士卒 悉縱之 惟美人好術 首俘於日 誓不

助華 今仍在華艦 施放炸藥 故羈留候鞠 京電云 德員漢納根軍門 商請總署 給發軍需 甚至德國星使 亦代商懇 而總

署皆拒而不許 何歎 又云 特派津關稅務司德羅琳權使 充開平礦務局提調 兼督辦北洋鐵路事宜 津電云 傳聞日本

欲在旅順口 延接李中堂 華官皆以爲恥 又聞日主欲率其政府 自廣島遷至旅順 即以旅順爲中軍樞紐 蓋黃海已無

敵艦 往來夏 便也 ○ 廿三 燕電云 威海各華兵 已由沙船遣散 各官及丁劉張等五樞 特遣康濟小兵艦 送還中國 東

敵艦 往來夏 便也 ○ 廿三 燕電云 威海各華兵 已由沙船遣散 各官及丁劉張等五樞 特遣康濟小兵艦 送還中國 東

電云威海已降。丁劉張皆死。西員麥克魯主持降約。日人則欲華官爲政。○歐洲金貴銀賤。至今而極。廿四英電云德議院欲東廿五聯邦會商調劑金銀之策。按泰西人久已欲定用金一說。雖列強於貨物之中。英人固向以故。惟其長較者也。然如故法中華以金。則其用金之數。亦必隨東方以減。且乃欲全銷之故。然則用金之令。非欲用金各國。又云英國若陰洩寒。連廿七晝夜。霜雪不融。人畜凍死甚多。京電云。皇上欲召李筱帥入都。軍機大臣連日會商。可補粵督之缺者。大都意在滿人。或謂筱帥交卸後。即可終老林泉。不必再入軟紅塵裏也。津電云。李儀叟爵傅相。欲以德羅琳權使。爲議和參贊。○廿五英電云。總署欲擇一較近之地。如旅順者。以便中堂議和。若在華界。尤妙。津電云。十八日。威海降於敵。雷艇逃。艦兵不聽令。臺兵不發砲。惟中西官弁。則皆盡忠報國。香港電云。今日有日艦六艘。猝至湖澎。大奇。且有一艦。游弋香港海面。臺灣英領事急電云。黑旗兵屢向西人滋擾。急需砲船前來。藉壯聲援。又云。殺日。打狗砲臺藥炸。全臺盡裂。擊死兵丁五十名。餘兵及附近民人。多受傷。房屋震壞不少。惟臺端口徑十二寸之大砲四尊。無恙。○廿六英電云。美廷定借金錢六十二兆圓。每即約合華銀一兩四錢四分倫敦願借者。已多於元額二十倍。東電云。日廷亦向議院借銀錢一百兆圓。以充戰費。津電云。廿二日。宋祝三保帥。率師攻海城外高山嶺之日本敵臺。華兵雖未精練。而勇氣百倍。狂衝直上。奪獲車敵三尊。日本第一隊兵之守土城者。相將鼠竄。是役也。自黎明戰至日暮。海城唾手可得。不料日兵援師大至。槍砲猛厲。我師乃設伏於道左。僞爲撤亂。旗靡以誘敵。日本偏不中計。遂集伏兵而返。點驗官軍。傷亡約三千人。敵兵死傷。不知其數。燕電云。廿五日。康濟兵艦自劉公島展輪。日艦悉遵西例。鳴哀。下半旗。亂桅繩。以送丁提督等之喪。康濟即返燕臺。艦中有靈柩五具。華官若干員。西官十一員。皆無傷損。○廿七鎮江電云。雲南提督馮萃亭保帥子材。率粵勇四千。汕勇五千。桂

勇八千。本日過瓜洲將往山東。帶有車敵十尊。機器敵十一尊。精槍無數。且前隊尚有八千人。先在徐州等候。京電云。

上諭劉恩亨軍門永福即日北上。字仲相。日本第四軍已出。請旨劉恩亨軍門以奉制劉軍。○廿八津電云。依克山留守克唐阿。自鳳皇城電告于愛帥。本

日滿蒙軍克復鳳皇城。奉天亦出軍兵。莫斷日兵歸路。江甯電云。張香帥特委江漢關稅務司穆和德權使。充南洋海軍

總教習。又云。南洋海軍總統郭寶昌及各戰艦管駕之庸懦無能者。悉行撤差。而委吳軍門奇勳充南洋總統。又選智勇

兼全之中西將領管帶各艦。○晦日津電云。據報日兵已出海城。將進逼天莊臺。宋帥已退駐天莊臺。又謠言營口租界

有亂事。華官甚留意於內地諸教士。保護周擊。又聞北通州人欲請教士致書東將。如能不擾此城。願以重命為壽。天津

紳士亦有此意。擬託西國領事官為介紹。按此皆京師之實如也。據實學人天直實錄卷

如月朔。西二月廿五日。英電云。俄廷傳諭地中海水軍。移棹太平洋。又云。埃及國特立會審公堂。凡埃及土人與英國官弁

兵丁涉訟之案。悉歸是堂會審。一經定讞。兩造皆不准上控。又云。俄京議論李中堂與日本議和之役。日本必惟命是從。

蓋若再視同兒戲。深懼英法之懷疑也。又云。日政府籌借之款。議院許之。京電云。昨日軍機大臣會商日昨。皇上命電

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直陳主和主戰之意。并許由電馳奏。以免稽延。嗣後即著為例。又云。李中堂入都後。皇上召見

兩次。皆於軍機處。皇太后。皇上又同召見數次。特命行內廷燕見禮。不必拘泥拜跪之節。其官監女侍人等。悉屏

於外。故奏對之語。外人無知之者。惟遙見中堂慷慨激昂。皇太后。皇上皆動容相顧而已。臺南電云。旗后敵臺之災。

共死二百餘人。軍械燬失無數。武營中獲得一人。謂其私通日本。并疑其轟毀敵臺。○廿六。京電云。謀報黑龍江畔。俄國

已集馬兵。即名可。約六萬名。器械糧食。堆積如山。朝廷以瀕俄一帶。但有戍兵四千名。及屯田兵一萬五千名。股使東

北有事其何能淑頗懷焦慮然亦無可如何也○初二京電云各省三品以上大員奉到電諭垂詢和戰機宜本日已

有五總督七巡撫六布政使三按察使遵旨電奏按謂實人不清世務竟敢抗阻事皆成阻之實疑今有此安聖大事其中三分之

有奇皆主於和惟謂東洋倘索軍命似無不可若論中國土地皆聖祖神宗心血之所留貽如敢妄肆要求惟有

與之苦戰云云此外又有將軍都統提督等數大員亦已電復惟未知其作何語耳淡水電云臺灣大憲於防守東寇之

事分外經營前日澎湖忽見日艦益復昕夕戒嚴唐薇帥仍慮基隆兵力雖厚而未甚可恃擬再添派數營前往青州電

云接燕電甯海日兵傳小居民凡在二十里之內者悉行退避不日續有大軍於此登岸往截運河口南北通衢矣按日

官不辭勞瘁慶邸則稱疾乞假不甚理事惟皇上甚倚重之傳聞皇上與慶邸一德一心皇太后與慈禧李中堂

亦同德同心至翁李兩尚書謂之識見亦復和而不同又云李中堂已蒙召見三次皇上倚畀如左右手特命為

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初四英電云英議院依佛勳脫大臣建議擬設一會請各大國派員赴會議訂通用金銀之

策諸議員詢謀僉同按原本不知與金銀用者也到此無可奈何之日苟不修改必入廢摺又云俄國外部大臣昆利士卒以獅帶兒補其缺俄日議電收錄俄王京電

云李中堂將回天津皇太后特賜親王穿用之翠雲裘一襲隆恩異數微傳相何以克當又云傳相退朝之眼徧拜

各國欽使及赫驚質方伯始在英英兩使館暗曠最久且彼此往來不止一次燕臺電云威海陸路敵兵忽焉不知所往

華軍中間報使人踪跡之但見岸上敵臺悉被燬為平地大敵有被其擄去者其尤重之敵亦遭炸裂○初五初三英

電云英國派駐東方之水師提督輔里文今將回英輔里文本已任滿離英力與輔孔故欲留任英廷以佩帶寶星之藩樓提督瓜代又云日兵之

自山東者，已登船運至大連灣。津電云，美使田貝大臣，以傳相所奉國書稿本電告日本，俟接復電，始決行期。牛莊電云，此間續有戰禍，紅十字會續收就醫華兵六百名，需費孔亟。○初六，英電云，墨西哥國火車駛上山嶺，機車猝壞，客車悉墮入淵，死者百，傷者九十餘，無一瓦全。又云，德議院議及海軍，必需添造巡海等類大船四艘，因請撥出鉅款，以充經費。自德通商局面漸廣，中東之役，尤關緊要，故此項新船，決不可少。津電云，有旨傳諭前敵諸統帥官兵，不幸而敗，但使沿途無搶掠軍案，仍可招令入伍，不必以軍法從事，并著傳諭眾敗兵，務須恪守軍令，以退至某地爲度，不許離伍狂竄，以致陷身草寇，從恭邸請也。東洋電云，日主已表明甚願欵接李中堂之意，惟中國若用巧妙言語，似係日本求和於中國也者，則心殊不願。既接駐華美使西文之電，甚屬合宜，惟傳譯漢文，畧有歧異，蓋將爲載入國史計也。於是定議，俟李中堂行抵馬關，先請宣示國書，然後迎至廣島訂議和局。更聲明曰，李中堂所奉全權，必兼割地一說，庶免徒勞往返。○初七，京電云，某侍御刺腕血，繕封章，歷數當軸重臣之不忠，請旨盡予罷黜。津電云，督辦糧臺之桂泉胡芸栢廉訪請案，新練馬兵三隊，步卒五隊，修築工程兵一隊，備有新式洋槍及機器礮兩尊，護糧兵三隊，請漢納根軍門爲總統，所派營官悉屬西員。尅日向山海關進發。口電云，廿八日第一軍之中軍，自海城拔隊，擬犯遼陽及牛莊一路，其右軍則指摩天嶺，左軍暫踞蓋平，先以第五隊進逼大夫墩，華兵退舍，中軍遂至遼陽，與華兵戰，華兵約一萬五千人，番軍門爲統領，兩陣既合，日兵共斃十人，傷八十二人，沿路見華兵屍身約百五十具，方事之殷，有別部華兵三千名，乘虛以襲海城，無功而退，中軍又銳進，途遇華兵兩隊，一約二千，一約三千，均不能敵，中軍既至太祖，幾與中國大軍相遇，而朔雪正盛，遂止。又云，朝鮮兵部某欲隨日本第二軍，至華觀戰，噫，此豈尙有人心哉。○初八，英電云，昨接東方來電，華兵一萬三

下名攻日兵之踞海城者不克而退日兵今駭駭北犯華兵漸漸北退又云埃及前王依師美而卒按王應英法之助非與英法
 又云俄皇傷於風喉痛甚劇又云中東和局今已漸有規模聞日使先至馬關接見中國欽差并請示全權之勅書如無
 歧誤即請進至贛島京電云英欽使與日本電報往來絡繹今勅書已定日本允迎傳相矣又云前日傳相入觀皇太
 后於國政之利弊一一直陳無有隱諱津電云北方亂事日迫山東某總兵約東部下毋許擾民竟遭亂兵戕害河南亦
 自此變幸而彈壓平定又云胡芸相廨訪業已交卸總辦糧臺事務接任者為新授直藩陳右銘方伯寶鏡聞不論湘淮
 諸軍皆歸支應○初九英電云英議院選派幹員赴通用金銀會一為下議院主席大臣津電云傳相定於今日出都擬
 乘輪直抵馬關換乘日本奉迎之船前赴贛島美大臣福世德已在馬關拱候按福世德大臣已於初八日自滬乘
 相第五次入觀皇太后皇上均御寶座軍機王大臣皆在列皆力主和議乃某大臣尙欲沮撓恭親王補出奏各
 件示之并對切言之曰吾之所以不克遽與者非李某之咎也李某之意具見於此數紙中而有人再四阻之故其咎實
 在吾輩目前之挫失亦惟吾輩之罪某大臣始不敢言京電云朝廷專倚傅相予以切實勅書鈐有玉璽臣以御
 筆信足為全權大臣之證安南轉電云廿二日德皇至波羅的海大閱海軍特請法國海軍會操○初十英電云中國渝
 失諸戰艦皆已駛至橫濱入島修理按據報有補修輪船大計昨始今乃又云日本第一軍之第三第五隊兵已合而進窺遼陽
 矣又云日兵乘山東海角及威海而去然岸上砲臺已盡成平地矣津電云英接關外軍報初七中日兩軍戰於牛莊左
 近地宋保帥擊馬致傷據言宋軍欲迫宋帥命以軍法從事其不又云夜接軍書日兵直逼遼陽唐沅關軍門七處長留守鳳鳴
 力禦之兩軍皆死傷山積初七之戰尤為猛厲遼陽幸無恙京電云某侍御奏稱今事勢當危急之秋言者動實李鴻章

豈知我之所以致敗者不在天津而在京師乎李鴻章為北門鎖鑰思深慮遠期一切加以整頓承平之日不忘武備封
 章具在可覆按也乃總署及戶部選 旨議覆之際動輒駁斥戶部尚書翁同龢且晒之曰最爾日本何足介意時則朝
 臣向未起畔朝臣之關於事理者亦咸左袒翁同龢及高陞被擊李鴻章又亟請於 朝欲撥鉅金速往外洋購取額外
 之軍械又欲購南美洲之鐵甲船一大隊翁同龢又不許且曰日本豈真敢犯上國哉北洋之所豫備已足破日本之膽
 逆料其必不渡海遠來然其所謂已足者翁同龢殆忘歷年駁斥之案也抑豈能保日本之不來萬一竟來又未能保中
 國之必勝至於萬一有不測之險翁同龢全未想到今乃共責李鴻章臣竊寬之疏上以劾及 上書房總師傅奉 旨
 留中今中堂入京備承 殊眷人皆服其待御之先見東洋電致捷報云得海城電初八東軍已得老牛莊城華兵死守
 不退巷戰歷十三點鐘之久東軍始獲全勝計華兵殉難者一千八百八十人彼俘者五百人東軍死亡二百六名日本
 政府發電賀代提督諾佐之喜并悉是役日本得礮十六尊內有車礮五尊另大彈一百七十顆槍彈七十萬三千粒火
 藥六箱炸藥五袋大米三十袋刀四百廿八柄馬若干匹此第一軍也其第二軍則在牛莊海城交界地方初八晨與華
 軍遇宋保帥及馬劉諸統領悉在軍中至十一點鐘華軍整旅而退又云朝鮮初斷感恩門以示永不迎天使之意三百平
 行軍制對明遠大兵致之役人懼而退朝王廷府皇特掛王京之一牌 高靈門內名曰感恩以示世不忘之意中國欽使至朝必從是門入東學黨業已星散日本遂撤戍朝兵是夕津電云傅相於今夕
 可來敬聞 皇上深契傅相謀國之忠往日諸讒言本屬無聞可入今更渙然水釋且環顧朝臣無如傅相之足恃者既
 授為全權大臣持節赴東訂定和局并將委以總理善後事宜之全權 皇上又面諭廷臣躬自引咎凡傅相平日有備
 無患之策悔未能一一聽從即泰西各國種種興盛之機亦悔未克一一察驗 主聖臣賢我 國家有道之長基此矣

十一 英電云李傅和將由津赴日日廷深喜中國勦書之美又云日本明旨欲得牛莊因欲書在牛各國領事又云初六晨南洋第一軍之第二隊至通霄
城無阻之者十二津電云遼陽電報已斷惟用馬道至牛莊西數里地始可通電云其營中丞大兵仍在錦州戰駐制府一則駐山海關兩
路油軍輪少亦有十萬○十二津電云牛莊租界失守與傅帥部兵勇接仗而即邊宋保帥離艦力支持反擊及軍之進不覺擊動全局敵日兵闖入牛
莊又云日本以奉迎和佈備不能詳備尚請傅相退至廿二起程按此非確信也日本事少武備橫濱電云初十東洋第二軍奪得牛莊租界惟沿海砲
臺尚有華兵守備宋保帥退守神沙帶與傅帥亦安營於其左近○十三京電云日人若輩由山東來記天津已有俄援秦州之南兵三萬餘名改駐沿海諸
險要大可高枕無憂○十四津電云傅相定於十七啟節東京電云日兵既踞營口即派傅帥駐紮租界保護西商英美各國水師船即以保護之事委諸日
本又云駐紮天津臺華兵約一萬人昨與日兵大戰三點鐘之久旋向西北退去天津臺即為日踞華兵約死二千人○望日英電云中國營口及沿海各砲
臺盡失於日軍兵逃至天津臺日兵又進攻之猛烈三點鐘天津臺又失華兵殉難二千人日兵死九十六名津電云錦州逃北電報亦連日兵到縣惟錦州
尙可通電又云澳納模軍門以中國軍事諸大僚多不欲改易新法故擬俟迎娶德皇准使之女公子後即將返歐洲又云傅相實定於十八往東曉務
生義兩輪船在津伺候○十六津電云宋保帥在天莊臺附近大獲勝仗陣斃敵兵七百餘名○十七津電云傅相與德皇親臣與賀臣兩觀察及譯員會商
生太守會同福世德大臣於明晨登公義輪船向東洋遊覽隨從員弁則坐生漢輪船啓行○十八英電云某報言日本願讓長城一帶至遼水等處地方又
云中日議和一節此間亦得東洋實信究未知其意如何○十九津電云前敵營務處又云傅相與德皇親臣賀賀臣兩觀察及譯員會商
准軍轉運一差委前在朝鮮辦理商務之溫處道查慰處觀察世如接督軍張之洞前敵營務處又云傅相與德皇親臣賀賀臣兩觀察及譯員會商
軍電云望日晨華兵一千六百名攻克高銘地方之日兵又有華兵千名攻日軍之左翼均未得手華兵共獲七十八日兵死六人○二十津電云傅相起節
時風響大作實登公義輪船大約旬可抵勃覽地方日本所據之鎮和大臣於先一夕由島國乘輪至勃覽迎迓節京電云孫功事軍門主東線砲攻
元奉 曾入衛津東等處宋保帥以孤立無助具疏請留 皇上本欲准准而權垣以一將均已就擒未便往返奔馳旋奉 上諭着毋庸議據德軍電云日
兵已過遼河屬敵前地宋保帥屢獲退之美英電云某晤士報言日本欲求中國割讓臺灣一省及遼東一海島以為議和之款然此不過一藉耳其餘尙未明
言○廿一 西三月 英電云外間傳聞中國欲購德艦一艘于預中日議和之事藉阻日本割地之要德意云日主特深考德皇親王親統第四軍即
刻起程不知其欲何往又云日本已在勃覽地方預備迎接中國全權大臣其軍派出迎者共有二員一員於二十九至馬蘭餘二員於廿二亦至馬蘭

APRIL, 1895.

Second Edition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REV. DR. Y.-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5.

1.—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n Appeal	By the Secretary.
2.—Histo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troduction	By Rev. T. Richard.
3.—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No. 3	By
4.—How to enrich a Nation. No. 12	By Rev. J. Edkins, D.D.
5.—Chines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By Rev. Dr. Faber.
6.—Lectures to his Students, &c.	By J. Dudgeon, Esq., M.D.
7.—A Method of saving China	By a Venerable Chinese.
8.—Foreign Mail Summary	By Editor.
9.—China not a Military Nation	By Hai Shang Tan-tai.
10.—Chinese Affairs. A	By Editor.
11.—Progress of the War	By ..
12.—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By ..
13.—Miscellany and Advertisements.	

Note. The price henceforth is 15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華 公 國 報

H. Y. KWONG KUNG T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H. Y. KWONG

NO. 12

CONTENTS

VOL. 12

1	Editorial	1
2	China's Position in the Far East	2
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
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
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
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
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
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
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
1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0
1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1
1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2
1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3
1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4
1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5
1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6
1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7
1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8
1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
2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0
2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1
2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2
2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3
2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4
2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5
2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6
2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7
2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8
2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29
3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0
3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1
3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2
3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3
3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4
3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5
3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6
3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7
3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8
3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39
4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0
4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1
4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2
4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3
4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4
4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5
4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6
4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7
4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8
4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49
5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0
5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1
5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2
5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3
5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4
5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5
5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6
5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7
5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8
5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59
6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0
6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1
6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2
6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3
6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4
6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5
6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6
6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7
6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8
6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69
7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0
7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1
7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2
7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3
7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4
7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5
7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6
7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7
7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8
7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79
8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0
8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1
8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2
8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3
8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4
8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5
8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6
8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7
8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8
8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89
9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0
91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1
92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2
93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3
94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4
95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5
9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6
97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7
9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8
99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99
10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00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2, Cross Street, Singapore.

Prin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2, Cross Street, Singapore.

SOLE AGENTS FOR THE DISTRICTS OF SINGAPORE AND
 PENA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in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2, Cross Street, Singapore.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

萬國公報

印次二第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四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繼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禮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鑄鐵會主繼馨僊史操觚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糊影響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業倘更承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聯文字之緣聊竭鄙忱藉規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
鳳樓筭扇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土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七十五卷目錄 乙未三月

廣學會募捐啟

李提摩太上

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

英國李提摩太著
華森爾麻芝校譯

三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學文

李提摩太著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三章

英艾約瑟撰

續性海淵源 劉子類篇

德花之安輯

續醫理雜說 頭章

英醫德貞纂

救時策

南溪贅叟稿

歐美二洲朝野僉載

美國林樂知譯
察芝拔志

綜紀	統籌亞局	互商歐局	電燈奇製	黑山奇穴	鐵路之冠	黃金布地	留心武備
大美國	寶鏡志華	杜絕日工	新創電車	護身新甲	恩覃屬境	深明善義	
大英國	保邦未危	女子采風	玲瓏精緻	穰述奇鐘	大夾板船		
大德國	宜增巡艦	漸思復古	俄心東注	路工可畏	礮臺船成		
大俄國	俄日隱謀	金苗顯露	大會徵圖	新造機車			
大法國	預杜疫氣	古松出地					

大奧國 德律風成

大日斯巴尼亞 日日欲通

突厥國 優孟衣冠

埃及國 與土聯姻

印度國 展接電線 造紙日多 日本通商

暹羅國 太弟至法 遠人愛慕 邊法交涉 日欲通邊 坐失先幾

新語三

大清政要

天章熒煥 恩威並用 情殷報効 偃武修文 欽命題目

海上蔡子著
鑄鐵盒叢錄

按本報向例如新語三章譯入論說中 大清政要宜在各國近事之前 此次以類排敘促歐委二洲朝野余舉先已譯載俱請前閱者鑒之

朝亂紀十

朝王誓詞 提督兩書 威海降約 日主手諭 停戰條約

續林 續仙 續史 續志

電語譯要

議和條款 和議已成

華英 續林 續史 續志

各項告白

廣學會募捐小啓

李提摩太上

中國樂善好施之士忽聞旱潦偏災不惜傾囊助賑然暫救然眉而未除病根也中華以至大名邦甚至不能敵日本其病根之所在祇坐不明外事耳本年二月間欽奉 上諭整理庶政自宜講求各國之善法以助高深做會所著救時良策不下數十種其新譯之泰西新史攬要初名泰西近百年大事記尤集善法之大成此外尚擬廣者有用諸書就正有道所惜經費支繼恐難為繼如蒙仁人君子以智運仁以義輕利請不拘多少即送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林樂知先生及麥家圈敝寓即當繕奉收條并逐月彙登公報以示信實續印新書并當隨宜奉贈也此啓

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

英國李提摩太上
華索爾廣芝綬錄

泰西諸大國日長炎炎之勢。胚胎於千載以上。萌芽於百年以前。發榮滋長於數十稔以內。其布在方策者。官府之所儲備。私家之所撰述。浩如煙海。茫無津涯。雖有好學之西士。亦復不能偏讀。苟欲持是以餉華人。而為之袖繻華文。徵論繁而寡當。且恐舉世不能卒其業。然其華人欲諸西史。不重賴有集其大成者乎。我英馬懇西先生。具才學識三長。而又熟諳掌故。萃生平之心力。成十九周大事記一書。泰西以歷元八百年為一屆。命此書時以其每屆一千名。郵寄來華。幸得受而讀之。見其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鏡當空。屢照而不疲。凡夫近百年來之新政。不啻歷歷在目。因思足跡未涉重瀛之華土。向欲究心西國廢

興成敗之故。而苦卷帙繁重。文字歧異。其猶正牆面而立者。苟得此書。循環瀏覽。或可為暗室之一燈。迷

津之片筏歟。上海蔡芝綬茂才附康。早有聲於庠序間。顧念當今之世。宜合萬國之學以爲學。故居恒所

孜孜矻矻者。尤在中西交涉諸大政。且迭就博雅之西士。諮訪風俗政教。期收集思廣益之效。余來滬上。

忝主廣學會事。所著新書諸譯本。類多出其手筆。既得此書。余述其意。蔡君運以詞。前後三年中。畧有暇

晷。輒共操觚染翰。今春。剞劂始竟。余乃爲之序曰。此書都二十三卷。第六卷九卷附記一卷。綜二十五萬

餘言。丁也。以別界限。凡諸心非地之學者。聞之亦不無小補也。觀其條目。千端萬緒。而要其所謂大事者。無論近

百年。即推而上至數千年。亦不過教民養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曷言乎教民也。當中華戰國之際。希臘

國人勤學好問。美譽四馳。有所謂埃及之學者。蓋受諸斐洲埃及國者也。有所謂巴比倫之學者。蓋受自

亞洲巴比倫者也。埃及與巴比倫人之學問。最盛於中國夏商周之世。而希臘竟遠紹其薪傳。且從而闡

發之。增益之。是以歐洲諸國。皆奉之爲師表。而其流風餘韻。更遠被於亞斐三洲。綿延數百年。相承不墜。

羅馬之教法。興於炎漢。其中有憲章希臘者。既而亦徧傳於歐亞斐三洲。希臘之學日替。又數百年。當

國典午之世。基督教係今天主耶穌學問漸興。文明頓啓。有讀書之院。有講道之堂。禮拜之日歐洲遐邇

風從。罔有偶差。亦罕有扞格。亦越於今。蓋一千五百餘年矣。其間傳至美洲。又傳至澳洲。正不徒亞斐二

洲。與歐洲並行不悖已也。基督教中人。不辭遠遠。不憚險阻。分赴五洲。宏開教學相長之益。故地球萬國

洲。與歐洲並行不悖已也。基督教中人。不辭遠遠。不憚險阻。分赴五洲。宏開教學相長之益。故地球萬國

之事惟基督教人了然於心目間。此教民之原委也。曷言乎養民也。歐洲人之鼻祖。實在亞洲。當中國周
寧王時。始有西遷至歐者。歷千餘年。而當漢代。約僅二京三兆人耳。三二兆其人種類不一。或居歐洲北
境。則大半以游牧爲生。亦有農人。相安耕鑿。其居歐南而濱於地中海者。則貿易之商人也。是時。舟楫之
制。已興。雖極樸拙。而問諸水濱。往來便利。於轉輸財貨爲宜。原亞人甫至歐境之歲。地廣人稀。繼則孳息
匪繁。而四達可漸擴充。尙不患其人滿。迨中國元明之會。人益見稠。卽地益見狹。書院中肄業之高才生。
思欲救之。創議遠求新地。相與詳稽博考。始知地實圓形。遂有地球之說。既而又有欲環繞地球者。元時。
有人東游。直抵中華及印度等處。明時。厥有南游之人。繞出斐洲南境。其折而向西者。則得美洲地。蓋歐
人之游蹤。又幾徧於西半球矣。既獲新地。卽不憂民之凍餒。然猶有甚難焉者。大西洋之水勢。較諸地中
海。尤灑瀚而澶漫。一葉扁舟。斷難飛渡。而且帆檣窳敗。奇險不可思議。故地雖獲而人罕能往。未克坐收
其益也。當時。博學之士。於講求輿地而外。兼測算天地之氣。卽今所謂格致之學也。亟思創製奇器。而人咸斥爲左道
旁門。曰。此惟神力之所能爲耳。血肉之軀。乃欲妄參造化。其中必有邪術。不知既明氣學。諸事多優爲之。
不藉神之力也。惟有無製機之機器。則一手足之烈。誠未能遽告成功耳。百餘年前。厥有數人。驟然而興。
專心致志於機器。機器既成。卽有假水氣以代人力者。而輪船可橫行於滄溟。車輪可飛馳於砥道矣。又
有借電氣以供人用者。而萬里音書。瞬息可達。長途冥漠。大放光明矣。且水氣電氣。皆能運動各機器。故

昔人所萬不能爲之事。至此幾無不能爲。而與神同功矣。然而製造大興。轉運兼便。苟與遠方各國。仍不能貿遷有無。則亦何自而交相益哉。於是各國乃互訂通商條約。國勢由之而日盛。民財由之而日豐。僅就歐洲而計。民富於昔者五倍。而歐人所轄之地。直占全球十分之八。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歐洲各國。自歐洲遷往其民之分居於五洲者。共合男女五百兆。蓋惟中國日本。及回教中人。自有廣土衆民耳。舍此之外。幾無一非受治於歐人。此養民之源流也。曷言乎新民也。古者中國以神道設教。泰西諸國亦多藉神道以感人。故巫卜之類。紛紜錯雜。莫可究詰。既而考察天理。有漸悟其非由正軌者。基督之教既興。巫卜之說悉敗。然仍增築廟宇。修心之士。日居其中。以遺世獨立相高尚。於獨善其身之道。則得矣。其如兼善天下何。馴至中國元代。始有人出而力闢其謬。謂廟以棲神。非以居人。要之人人心中。各有一廟。苟能儲神於人心。無論掌權之官吏。亦無論手無斧柯之士民。凡事皆上體天心。既力求萬國敦睦之策。更欲使萬民無不饒裕。無不明萬物之真理。蓋世之實能感化人心者。斷推此輩。故西人皆尊之爲有天爵之榮者也。西人每越六日。必共職業一日。凡虔心誠敬帝天者。必羣會於教堂。專講修心救世之法。深冀今世功德圓滿。無愧影衾。異時詠在帝左右之詩。撒手紅塵。不憂譴謫。今分往五洲萬國。教化萬民者。亦卽此輩也。此教民之本末也。曷言乎安民也。天生蒸民。性情不一。有禮讓。卽有忿爭。初則人自爲關。繼乃聚族而讎。爰有官法以平其曲直。然官與官亦不能無競。爰有國法以制之。其時小國林立。所轄之民。僅以數千計。或

數萬計耳。國與國又不免有違言。兵禍驟興。死亡枕藉。於是戰國時。有希臘國起。漢時。有羅馬國起。皆憑仗權勢。強合諸小國而爲大一統。帝制自爲。莫敢誰何。惟皇帝以不能獨治之故。立數王以分治之。王則分地以交侯伯。侯伯則分地以交大夫。侯伯有疆場之事。使其大夫治賦以從。王有疆場之事。使其侯伯屬役。皇帝特開邊爲長策。則又分命諸王侯。供其軍旅。治亂遞嬗。幾及千年。直至勝國季年。始有人創議曰。歐洲之民。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而皇帝在上。專守一律。以相箝制。於事非便。爲今之計。莫若國自爲治。然既免皇權之束縛。宜有公法之羈縻。爰又有明哲之士。創造萬國公法。以弭疆凌弱。衆暴寡之亂萌。歷代修改。愈臻美備。此爲外交之新制。各國既不必遵憑權藉勢之皇律。而不可無因時制宜之國律。考昔年人煙寥落之際。小民不難於餬口。及生齒寔盛。糜費寔多。財力淺薄。厥有痼瘵在抱之紳士。惡國家之仍以威勢壓民。而不顧民之疾苦也。羣起而與國抗。各國不得不分子以權。遂有任民公舉賢才。以充議員之律。其分權之尤廣者。甚至比戶皆可舉官。此爲內治之新制。夫比戶既有舉官之權。而無學問以導之。不幾虞其乖張而滅裂乎。故振興學校。尤爲當務之急。迄於今。諸名大國定例。男女不論貧富。及歲時必令入塾讀書。違則加以懲罰。蓋彬彬乎桃李盈門矣。惟以目下而論。有權之人如故也。而工執藝事以諫者。多至不可勝數。可操之工。以剖分而愈少。所備之值。以撻奪而愈微。賢君相憂之。爰又有新定章程。凡百工匠。每日若能作苦八點鐘者。四小時每月備值。應給若干金。不許再有扣。此安民之梗概也。總

而言之。泰西各國。有時以教民新民為大事。相沿一千五百年之久。大都皆於此究心。直至各國雖分隨一教。而皇帝已獨掌全權。殷殷素抱。仍沿不改。至近百年之內。則以教民兼養民安民為大事。此專事論近事。如紀事本末之體。因端竟委。要言不煩。而於教民養民安民之新政。尤三致意焉。若以中國而言。與西國不同之事。更僕尙未可終。原不能相提並論。由民主之治者。民共主之。然要其所謂四大事者。同屬斷不能少。且一事之偶缺。斷不敵四事之皆全。讀是書者。所宜深長思也。抑更有說者。泰西富強之治。至今日而極盛。以富而言。歐洲國庫歲入之款。共合英金七百餘兆。以尋常市價而計。實合中國之地。奄有歐羅巴全洲之廣。中國之民四百兆。亦獨占歐洲諸國之全。乃國庫之所入。歲不過華銀一百兆兩。是僅二十八分之一也。善為政者。誠使注意於養民安民諸新政。而原本於教民。一洗墨守舊法之積習。十數年後。帑項充盈。何遽出歐洲下。此富國之道也。若以強而言。泰西今日諸雄國。練兵鑄械。惟日不足。有識者熟察其故。則有鷹麟虎視之國焉。靜則各國乞可小休。動則各國不遑啓處。夫好治而惡亂者。人之情也。即天之道也。天心有悔禍之機。人事即有更新之象。弭兵一會。已見端倪。上天宰制雄國之樞紐。殆在於斯。中國當今之世。自宜建威銷萌。收有備無患之效。異日者。遍地球十餘大國之仁君賢相。去猜忌而樂昇平。雖有一二國欲肇禍端。當相顧而不敢逞。夫讀武窮兵。中國歷代以為深戒。他國苟化其鸞陵之氣。中國斷無侵軼之心。然後法自強不息之天行。而廣寬柔以教之古訓。中西各國相友相愛。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此強國之道也。中國與他國交際五十餘年，恒有積不相能之勢，推其弊之所由生，實惟不明外事之故。又有幸災樂禍之一流人，導中國以戰勝攻取之策，一若泰西各國日以欺害中國爲心也者，無窮之禍，卽由是肇。誠取是書而詳究之，可以觀西人立法之深心，更可以知萬國通好之大益。昔年深閉固拒之謬，宜不煩言而解矣。況歐洲自興養民安民之良法以來，既富於昔者五倍，中國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從此萬國誠和，兆民康樂，邦治之隆軌，孰以加於斯哉！此又余譯是書之微旨也。

三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進文

李提摩太著

一曰文。試列五事以申明之。通意旨者惟言語。洪荒之世人皆不能言，非不能言也，動用物皆無名字，可呼。且彼時亦無一切用物，其人相對，祇相與啞啞然而已。後有人焉，遇物皆隨口起名，人遂以之爲語言。如天地山海，日月禽獸，既已有名，而復以萬物之適於用者爲之名，如天地之適於人，謂之覆載，海之適於人，爲之流，日月之適於人，謂之照，禽之自適謂之飛，獸之自適謂之走，又如冷暖遲速，上下左右之類，悉爲之名，而後能成言語。然各處有各處之言語，卽如父母兄弟妻子，各處稱謂不一，言語亦因之而異，且其先止有數百名字，後漸添至四萬名字，文明亦漸大啟，有說古事者，有作爲文詞者，有作詩歌者，有格物者，用各不同。此言語之步步進境也。述事物者惟紀載，紀載在學語以後，要皆以語言爲之。上古無字，止於結繩繪圖而已。後有人出而造字焉，造字有二：一是按意爲字，如中國六書，及巴比倫埃及

等國之古字也。一是按音爲字。巴比倫埃及以外各國之字也。兩法各有其便。皆步步進境之效也。古又無紙用以寫字之物。有用樹葉者。有於木者。有於樹皮者。有用草穰者。或用羊皮者。用絹者。後有人出而造紙。則更便矣。中外之名不同。而事則無不同也。至於筆。古時以竹簡刮去青皮而火炙之。後以刀爲筆。刻字於上。後有造毛筆者。已較刀爲便易矣。外國又有木筆。鉛筆。鋼筆。今又有機器筆。及電筆焉。再中國古時書皆抄錄。無刊印者。漢有石經。皆刻於石。五季時。馮道等始創鑄板印書。頒行天下。故有石板木板。後又有銅板。錫板。今又有膠板。鐵板。鋼板。照板。及活字板。又先有人紀事。後有自紀風雨表。自紀寒暑表。自紀海潮表。自紀煤氣表等。或每數日止。或一月止。置一紙於表上。有事自紀之。隨時更換紙張而已。又有佛哪加。能存人言語於內。如欲聽時。用鑰少轉。則言從匣出。如晤面共談。此又紀事之別法。步步有進境也。宣教化者。惟學塾。古無學校。教人之法。後有上智之人。欲傳先聖先賢訓誡於後人。或將己所出之妙法。傳於學者。因選聰慧之士而教導之。始有師弟之名。各國知其甚有益於人。遂皆仿立學校以教之。又設立考取之法。以鼓勵之人。遂踴躍而皆知向學。今有初學中學上學之分。昔惟富家始能讀書。今西國無論上中下人等。皆設立官學以教之。不使彼費一錢。而皆能讀書。豈非莫大之惠。然規條甚嚴。不受教者必斥。此立學之步步進境也。資博覽者。惟官書庫。先是朝廷屬儲書籍。富家亦或多存。無力者無處得書。雖好學之士。亦無如何焉。今於各府州縣。或鎮市村莊。酌立官書庫以存書。無論貧富。皆可觀

看雖借同寓所細閱亦無不可此由學校而立書庫步步有進境也 考優劣者惟學堂功課初立學時

先有巴比倫最講天文如日月星關於人之吉凶之類又有埃及最講神之能無論人與禽獸事事皆以

為神有能焉又初立學時但學本國之書而已後又添古國之書古國如中華者姑勿論但論西國如希臘羅馬猶太等書必盡學之而後如中國及埃及巴比倫亞拉伯印度錫爾前代古書亦皆學焉其所以

先學本國而必及各國以及已往之各國者蓋恐前言往行可為模範者或有遺失後無所考故也西國大

講言語餘與希臘同歐洲人皆學希臘拉丁二者皆古文然實學多半失傳但講虛文而已後有荷肯及庫門游師務改學課而求實學除希臘拉丁等文外必學算法勾股音樂體操有識者謂中華習字身後又有

格致學思學如作文法治國學道德學等後又講古今實在學課凡實學必考究之而後又講心學如五經其口集賦詩

學也故如算學火學水學風學光學電學聲學化學機器學天文學天氣學航海學地質學金學校角學

化草學禽獸學體學人族學此皆各國分族之事如中國世系本國之類言語學文學性理學道學治國學體學富國學教學史學之

類無不畢賅至於學之法有按理推講者有試驗者有合講理與試驗並行者此歷代諸學步步有進

境之良法也救世教雖不專為此而傳教者無論何處皆必設諸學條目以教人但即中國論務將西國

諸學各門之書籍，譯成中國文字，以便學課，方有益於用。故在華之譯書者，救世教人十居其九，即上章所言藝事之各種妙器，有益於養人，要皆好學之人所創始，非匠氏之傳也。此救世教之有益於今者一也。

進政以後下卷嗣出

續富國養民策第十三章論藉銀之理並典當銀莊金店

英艾約瑟撰

詳有無質票貸銀之理

凡習熟富國養民學者，必明藉銀有無質票之理。李姓繳銀與張姓時，所持以不恐者，即與張姓識認有素，持張姓之質票爲據，知其至有定之時，日決可將銀歸還也。

平時藉用人之書籍、車馬、房舍，或何種器物，並家常使用之物，若者呼爲質，若者呼爲雇，給子之錢，或名爲賃價，或名爲雇價，亦有未受教化之數國，尚不以金銀銅等錢爲國中通行之寶，凡米糧、油、酒，與平常需用之各物，均可通融藉貸。斐洲產巴拉馬油，處之民俗，即以油爲與入通融藉貸之寶，惟在使入金銀銅等錢之國中，通融藉貸時，以他物爲不便，而無不用錢矣。譬猶人短一勢，不可缺之氣機，欲製買又乏本銀，即向一利息極小之放帳家，藉貸其器，應值之若干銀錢，並於售賣氣機，價極廉之若等人處，而購買其器也。售氣機之主，亦有時情願將氣機賒子，無現銀購之人，約定數月後，將價銀歸還。若等賒子氣機之辦法，與將氣機應值之若干銀錢，藉子彼無異也。而其價較現銀買者微貴，即

所謂利息耳。藉銀之美處，卽因將纏滯之錢財，可歸於用而適當人之手中也。有資本之主人，不能親理生意者極多，如婦女、幼童、老年人，以及有何殘疾之人卽是。復有金銀廣儲，已身於財務不欲親理者，凡內外應辦之一切事件，盡委他人代理，不第有是，貿易人自理事務，而資本豐足充盈，有時已用之有餘者，亦可暫藉子資本不足之人，反而論之，大有理財才幹聰明靈巧之若許人，苟有藉資本子伊等，俾其足購所需用之材料器皿田地房產者，伊可決創設織造局，或可立挖取金銀銅鐵錫等礦廠，充殷實巨商，設有人來藉貸金銀，必視其有房產地土堪爲抵償之物，方能藉予也。如其人之事業空虛，吾心有所倚恃而不恐，惟於得有巨本事美聲聞，善於經理貿易，苦己之資本不敷者，甫藉子彼以生涯矣。

八十四節以後下卷嗣出

續性海淵源 劉子類篇

德花之安著

劉敞公是曰：王者，率民以性者也。霸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孟子云：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過其實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中下有下，于上也。又有上焉，于中也。又有中焉，于下也。又有下焉，故上者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堯舜不可爲人也。壽莫如召公，不能至乎聖而止。天莫如顏子，亦不能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天，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

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

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可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惡可及哉。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也。豈弓力爲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不可貳以生死。○人之性善而自以爲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爲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爲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之爲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盲矣。聾者不夢聾而夢聰。俄然覺則聾矣。然則聰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于情亦猶是也。

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動也。

王安石云。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于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于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

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性也而無善，則乾尚何化而化，尚何正之有。夫言性而明其無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于有性者也。說何以免此。

王子曰：情生于性，而有善惡焉。善惡乃非性也。○往應之曰：雖生于卵，而有雌雄，然則雌雄生于卵之前乎。生于卵之後乎。雌雄生于卵，卵雖無雌雄之辨，不可謂卵無雌雄也。善生于性，性雖未有善之動，豈可謂性無善哉。彼卵而無雌雄，性乃可以無善矣。

歐陽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乎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十，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聞，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明晦也，燥溼也，應而不窮者也。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己也。君子能盡己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人能盡人矣，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以言也。○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

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無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右采公是弟子記

案性分三等，與韓不同，然亦合理。但此三等，尚有深義存焉。至謂堯舜難爲，似屬欠妥。蓋人雖不能至堯舜之才，或可至堯舜之心。性與人同，推諸桀跖，仍一性也。雌雄之喻，未甚貼切。大抵就卵而觀，難辨雌雄，亦猶性之難辨善惡也。今以雌雄兩字，例性之一字，恐反爲王子折倒矣。奚若以卵譬性，以雛譬情，以雌雄譬善惡，便是天然相合也。其指性爲仁義之本，情爲禮樂之本，說得極好。但仁義屬性，自應盡人皆同，奈何聖人之性，又云不可及哉。豈聖人之仁義，別有所爲仁義耶。持論微嫌矛盾。

續醫理雜說 頭章

英醫德貞著

頭暈有大小之分。小者闕然一過，大者覺身體旋轉，或足立不穩而欲仆。暈過則頭疼，或心呢。凡腦病將作，身體虛弱，血內有毒。發鴉片吸鴉片煙及酒醉而發者即血內有毒之顯心肝腎有病，腸胃不合，腦體之血不順流，諸如此類，患此症者，其量而首戰神失，則發羊癇或癱瘓，及老人將患中風之徵也。又年老之人，亦有不關他故而自暈者，又

腦之脈管壁。或與靜而血管有病。因此而暈者。亦時有之。

治法。宜用補劑。及治抽搖藥。較用輕瀉爲佳。惟動脈血旺者。宜輕瀉減食耳。後貼斑痧膏。外遊幾次。血貧者。服鐵劑。年老無病而暈者。服雙綠汞一小劑。

救時策

餘俟下卷續錄

南溪贅叟

中國海禁大開而後。世變日新。乃五十餘年來。仍共蹈常襲故。何以致振興而臻富強哉。誠欲謀致富之策。莫如陰收利權。欲收利權。莫如做行新法。采西邦之新學。廣中土之利源。未始非致富救時之一策也。誠欲謀致強之策。莫如廣儲人才。欲儲人才。莫如做興新學。譬之一身。元氣充足。外邪自無由而入。未始非致強救時之一策也。乃有借箸而起。前席而陳者。謂用機器以新紡織。開鑛產以供製造。採西法以練水陸之兵。而製艦鑄械等事。次第舉行。富強之道。盡於是矣。而不知振興中國之大綱。宜以崇天道爲首領。而興學校。廣新法。二者相輔而行。則思過半矣。天道者。上帝所垂之眞道也。天下萬世。人人可行之公道。非偶盛於一時。獨行於一方者也。泰西諸邦。若英。若法。若美。自君上以至於民。壹是皆以深信上帝爲本。上帝憐憫世人。罪深孽重。故特降生救主。救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其德偉哉。厥後。西士傳道著書。代不乏人。卽今所傳聖經。旣通行於西土。漸及中華。然信從者皆里巷之徒。章布之士。至於王公大人。未有聞焉。蓋亦先入者爲之主。而不克自振拔之故也。嗚呼。吾觀天道之不盛於中國。又歎人之宜信古而

反不信古也。四書五經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莫不昭事上帝。初非如釋道一教專拜土木之神也。從可知天鑒不爽。天眷有加。中國漸臻強盛。有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矚民覺世。卽以安國治人不難。同軌奉西焉。此崇天道之効也。其次莫如興學校。夫中國之書院亦云多矣。然卑之則試以時文詩賦。高者亦惟課以考据性理。則古稱先其能收因時制宜之效哉。故讀書愈多。才名愈著。言語愈傲。識見愈拘。國家安賴有此輩哉。今宜於各省會設西學大書院。遴選青年舉貢生監。課以時事論策。凡童年願學者亦進而教之。其監院則宜聘泰西通儒。不可濫竽充數。凡肄業者。先教以語言文字。俟其漸能與西人問答。能讀西書。能作西字。然後視其材質之所近。教以一藝。專而精之。必底於成。其有天姿過人而欲兼習衆藝者。俟其一藝已成。方可更習學已成者。由官試其所能。給以執照。以聞於朝。因材而器使之。則他日洋務人員不可勝用矣。至府廳州縣鄉鎮亦宜分設西學小書院。凡聰俊子弟已習華學數年。文理清順者。皆可至院肄業。分類學習。學成亦給以執照。俾各行其道。而安其業焉。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焉能

訂宜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目前中外使聘往來交涉等事。西學固爲當務之急。然專講西學。異思遷。食用起居。漸染西習。遂至見棄士林。皆由鮮中學以爲根柢之故。凡爲弟子幼學壯行。

深明此義。凡於西學。又皆宜剝膚存液。師其所長。慎勿竊取皮毛。不特爲我華人。鄙更爲彼西人笑也。西人之學問技藝。高出於華人者甚多。今宜擇其善而師之。如天文地理。算法。治河。醫藥。律例。其大要。

也其餘農務商務工藝無不有學悉數難終誠得廣建書院教以各種學藝兼將西人有用之書譯成華文俾初習西學者易於觀覽卽不習洋文者亦一目了然西人之所長不難盡爲我有矣此興學校之效也其三莫如廣新法夫旣建學校習西法則西人所長者我已盡知之矣若知而弗行猶弗知也西人之治國也有一善焉不知則已知卽行之惟恐不及有一惡焉不知則已知卽去之惟恐不速此其所以日致富強也中國之病正在倨傲因循苟且偷安明知其故而不能振作耳一鐵路也無不知其當造而卒不能成遑問其重且大者哉是故海軍雖已倣行西法而船械則無一不購自外洋教習操練雖有洋師而統將不知韜畧一戰而潰果何爲哉欲變新法必先有實心然後可行實政而凡事俱待人而理則得人爲尤要也誠使朝野上下君民一心志切振興力圖後效爲君者勵新政爲臣者煥新猷爲士者學貫中西爲商者貨通中外爲工者精參西技以名家爲農者博採西法以樹藝至婦人孺子貧老殘廢之流亦能各脩其職各循其法各竭其材各得其養行之十年而謂國猶不强民猶不富者吾不信也此廣新法之效也當今之世爲中國策者固無有急於此三天端者矣不此之務而徒知其細不知其巨上下相蒙自謂已足一旦有事其有不立致顛蹶者幾希矣抑又聞之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然則謂國運之興衰人事之得失無不由上帝主之在我者惟盡其所當然而不當存責報於天之意然自古迄今未聞有修德之國而不爲天所與者也所慮者中國於聖道尙未深信雖知有上帝而不能專一以事之此

洋刺遍國中而曾不能默佑其國使之日盛也。嗚呼！由此觀之，欲效西法，可不先崇天道哉。

南溪詩更年近九秩，凡中西未通商以前之光景，固已爛熟於胸中。及至立約通商，贊叟樂與我輩西人相游處，此五十年來之光景，又早歷歷在目。西詩有之曰：一叟高登萬仞山，蒼茫俯視此塵寰。心光炯炯空前後，霜雪盈顛日色殷。願爲贊叟誦之。

歐美二洲朝野僉載

林樂知識

綜紀 統籌亞局 互商歐局

美林樂知選譯 華蔡芝綴創札

今天下萬國之樞紐，惟在英俄二國。英俄和，則天下皆可息肩；萬國之民，禍銷鋒鏑，乃忽焉而中日衅起。萬國咸竊竊然憂之，非憂中日也，憂英俄之一或干預其間，自亞洲而牽連及於歐洲，天下騷然，將無甯宇也。殊不知事有出人意外者，中日之戰，兵連禍結，英俄之和，漆固膠堅，有人言帕米爾俄前領事劃分界址，今已犁然各當亞洲之西，可永杜英俄之齟齬。一也。俄前皇愛烈珊德第三之心，歷年人未之知，及至去年疾亟，始將生平願和不願戰之誠意，和盤托出，諸國驚魂畧定，既而尼古喇第二新皇即位，明言恪守先皇之素志，以奉爲成憲，衆心益覺坦然。二也。英太子之與俄新皇，論中國之戚誼，姨父而姨甥也，泰西男女並重，遂有叔姪名分，且俄之新皇后，又英君主之外孫女也，泰西之例，直可視同孫女婿。三也。俄皇愛烈珊德第三之喪，英太子親視疾，親視殮，當尼古喇第三極傷至慘之際，英太子日在其側，維持

調護之。尼古喇第三感激萬狀。因言後事誠不可知。但姪在位之日。與叔及英俄兩國兵民。求不使有爭競。事於是聲聲入破之戰鼓。忽焉筋弛脉懈。四也。夫此兩大之維長於歐洲固也。而又一居亞北。一處亞南。亞洲之權。亦較大於他國。假使同心合意。以持和局。他國豈敢抗違。英國素不願戰之心。顯於天下。今俄復與英有同志。亞洲之局。轉於兩大之權。其尙有罅隙之可乘哉。或曰。中日二國。超出於英俄之權。而自相爲戰。東方之貿易。不少阻乎。不知貿易雖或可憂。國政全無可慮。則亦任其自爲起滅而已。此英人之說也。而德京人則致書英報云。英於印度西北之阿富汗及帕米爾一帶。皆與俄壤地相接。素欲彼此判定鴻溝。然徒託諸空言耳。今辛爾疆我界。各無異言。其前緣朝鮮一役。英戍兵退出巨文島之際。俄國即許不侵朝地。今口血未乾。亦無寒盟之慮。中日和局。未知如何定奪。即諸國分駐兩國之公使。亦尙未有所聞。但有明明無可疑者。朝鮮一國。衆皆不肯任日本之合而爲一也。然俄亦不願取朝爲屬國。以搜英怒。故朝鮮之得保無恙。可豫決矣。其黑海通至地中海之孔道。經過德京者。向本有兵艦力爲扼守。以子觀之。異日必復疏通。總之諸國使臣之或駐俄京。或駐英京者。於東方大局。如突厥_{耳社}如印度如朝鮮。向謂爲險象迭呈。今已竭力和解。毫無膠葛矣。又有倫敦某報論英俄之交。曰。有式好無猶之二友人。忽緣彼此各有意氣。及至共事之際。又適不能針孔相投。其間更有人蒸閒之。遂致如龍頭之割席。今有驟釋矜平者。諒然可親。自意氣平而芥蒂融矣。英俄二國之交。亦若是也。前則如二人偶有違言。遂爾互

疑今則相視莫逆，當局者各去其疑，旁人亦疑圖盡釋，深知此二人之重敦睦誼者，非有互商吞噬人國之陰謀也，亦無私圖害人之事也。凡英之意，極欲與他國相浹洽而相明白，如彼此有覺不便於己者，不妨開誠布公，妥相商榷，何必艷然作色，致輕描淡寫之事，使人有不能消弭於無形之嘆哉。比來俄京中人，皆以與英輯睦為至喜，我英京中人，見兩國之交愈厚，亦無有願失此益敦睦誼之機者。且英俄兩國，既於亞洲之事，志同道合，當不異他人干預矣。英報又云，或論英之與俄，不已共釋其疑，共明其志，而共矢其和好之忱矣乎，則正告之曰，此必不能持久之事也。俄國之目，注於朝鮮，今適中日衅起，俄人謂我將收漁人之利，人無有能與我辯者，然英若有言，俄即無以得東方之地，俄若得東方之地，英尚能與俄水好乎。以上據 ○前卷曾記突厥戕殺阿迷尼亞人。作羅美尼亞，亦譯也。一節，與有約諸國，大有關繫。今悉德奧意三國，知此事尤關於英俄，故願以屬諸二國，任其從長商辦。然此又非初次事也。杞棘士端前相英廷時，曾有此禍。今英乃商諸杞公，杞公之意曰，此事必應查辦，如所聞殘慘之事，查有實據，必不使突厥得以長保。或謂阿迷尼亞可以歸俄，埃及即可歸英，美國聞之曰，我於此案，元可不關，然亦執有約章也。且又有人，在彼傳教也，故亦欲派員往查虛實，惟未嘗參預英俄法會同突官審判之謀耳。至英俄法欲派幹員會同突厥派出大員，審斷突人戕害無辜一案，聞突王之意，尚多不願。此據俄報知英已美人之論之者，謂突人屢肆此毒，實屬不可教訓，舍之則備，若不能除其謬法，深望突厥之早亡也。以上五

大美國 寶鏡志華 杜絕日工 電燈奇製 黑山奇穴 鐵路之冠 黃金布地 留心武備

美國鼓鑄局報稱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分鑄金尤多於往年計其值金九京九兆四億七萬九千九百十

二圓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分以出抵入者其四兆一億七萬二千六百六十五圓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分上溯前年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其鑄八京六兆圓有奇耳是年出口之金多於進口者僅七兆圓有奇耳去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乃三十一兆圓

有奇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日下存美之金銀已鑄成圓者其金六垓二京七兆有奇銀六垓二京四兆有奇共合十

二垓五京一兆六億四萬九百五十八圓去年分礦中共得淨金可值二京五兆九億五萬五千圓又得

淨銀以鑄成銀餅而計可值七京七兆五億七萬六千圓照市則值金四京六兆八億圓左右以上會○美

國與英國向訂平等條約日本深相豔羨特命在美之日官照鈔一分意欲援照商訂然英美約中有准

令英人隸入美籍一條日人之至美者大都不入流品之工匠人等美廷方杜絕之不遑豈宜列入條約

且美之於日能否許其立平等條約亦須俟議院重開時由諸議員決其可否也西報因言英國先許日

本立平等條約毫不與戰事相關頗見交誼之篤以上杜絕日工○芝嘉皋四百年大會場中有電氣燈一盞大徑

英度五尺發光之際可抵蠟燭一垓九京四兆枝距燈二十四里尚可纖微華現若置諸瞭臺之上猝遇

火災及兵變之禍雖遠至二百五十里已可惘然在望此誠歷來未有之大燈也又有一種電燈罩以玻

璃沈諸深淵光不稍損用以捕魚蘆溪荻港之間當不數一星漁火矣以上○合眾國中一小邦曰南境

哥大，有山場，其名黑，其形高，其下有穴，近有好奇之士，入穴探之，出報於眾云，山穴長五十二里，合華里一百五十六里而有旁穿之小洞，一千五百有奇，洞皆如石屋然，或有高至華度二百尺者，又有大小溪澗三十七道，其穴中之地勢，高於海面六千尺，離地則二千尺云云，洞天福地，今其尚在人間乎，山穴大○美合列邦而成國，鐵路廣行而後，大小各邦，咸通軌轍，以前年而計，縱橫交互共長英程一億七萬一千五百六十三里，可繞地球七匝，終歲附車之客，共五垓六京九億五萬八千二百有奇，路中需用工匠之類，凡八億二萬一千四百十五名，共有機器車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六輛，客車貨車等一兆二億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二輛，其資本，則約合中國通用之墨西哥洋銀二百四垓五京三兆四億九萬六千二百六十八圓，歐洲各國競尚鐵路，尚無有出其右者，以上據路之說○美國近年來，開採金鑛得金漸少，而銀鑛則得銀漸多，今值金日貴而銀日賤之時，亟宜廣求金鑛，聞有人在哭厘拉舵地方，新得一金鑛，其苗甚旺，尋其沙線，皆精金也，據精於鑛學者言，此鑛之金，若盡取之，大約可鑄美國通用之金錢一千兆圓，其開採之費，少則五百兆圓，多或九百兆圓，雖獲利未能孔厚，然所費之金，工役可緣此以餬口，所得之金，官商又可緣此以流通，誠富國利民之要道也，中國金鑛甚多，向或苦於不知耳，亦既知之，或泥風水之說，民則梗於下，或肆誅求之毒，則官梗於上，上下交梗，坐視民困，而國日貧也，嗚呼，惜哉！至美人於哭厘拉舵之外，又得一金鑛，鑛中之金，約可鑄美國金錢一垓圓，即一百其發掘之橫穴，金苗湧現，若可隨手拾取也，者美之日即於富也，宜

○本年美海部豫籌用款比前極多年分尚需加籌六兆一億九萬鎊有零以上係凡現需新造之船
砲價二兆六億一萬三千鎊有零即在其內聞美廷又將增鑄可容六鎊以上係重彈之礮七百尊取諸商船
以備有事時改充兵船代巡海面美亦踵他國之習而造兵船其新下水者長英度五百五十五尺闊六
十八尺重英權一萬六千噸名曰珊瑚衣與之為姊妹船者名曰珊瑚寶羅再閱數月亦可下水以上係

大英國

保邦未危

女子探風

新創電車

護身新甲

恩覃屬境

深明善義

以上係

英議院大臣科爾沁近著一論畧云我國子立海中與他國若不相涉印度則地方遼闊北有俄東南有
法法俄之交甚密而其勢甚張一旦有事印度不如在火坑乎或謂英與二國今無齟齬似也然不可曰
火非網罟毋庸預備水籠也況百年前法國所失之地旋為英得法人豈遂忘懷我輩委籌軍國宜何如
引患於未萌哉以上係○男子志在四方然遠涉重瀛猶有視為畏途者況其在襍釵瑣瑣哉乃英有二閩
秀近欲徧歷地球各國以博考其婦女之性情容貌及其所習之女紅一一筆之於書而探風問俗之舉
即寓其中英國某報館聞而豎之即與二閩秀訂定書成以後由館刊印問世故其游費即歸報館給發
以上係○倫敦近有新樣車輛驕然來往通衢即而視之車前無曳軌之馬車後亦無御輪之人而車中
又無火燄直若能自去自來飛行絕跡者因共詫為異事及徐而察之始知借電氣之力以駛行也僅以
一人安坐車中司理電機意於東則東意於西則西且非僅供人眺賞已也用以奇警運物亦無不可奇

戰以上詳

德人桃

既創軟甲，試以各種槍彈，皆不能入。屢志去年本報，英人抱恒敦，今亦創造一甲，以供

步兵之用。其法取最堅最韌之雜色精鋼，重加棍鍊，計厚英度一寸中十六分之三分，方廣一尺，重英權

六磅合華磅四。凡步兵臨出之際，二人合帶一甲，及戰則先植甲於地，兵伏甲後，架槍於甲上，以擊敵人，敵

彈飛至，則有甲以禦，而人不傷。英君主之從兄，今為陸軍元帥，特率部下諸將校，至教場以試之，命取至

利之來復鎗，逼近轟擊，毫無所損。抱恒敦回言，各步兵既有此甲，鱗次櫛比，不啻鐵壁銅牆，斷不致有性

命之憂，然後好整以暇，用槍以擊敵，出奇制勝，無踰於此。以上詳

○英與他國通商總數，以一千八百九十

一年而計，實共英金九垓七京鎊。約合華銀三千八百八十八萬兩其中有一垓四京三兆鎊，係已能自立之屬地，如坎拿大等，

自與他國通商，及考英國保護商務之費，是年共撥出英金一京七兆鎊。約合華銀六千八百萬兩是時等屬地

所協助者，實屬寥寥無幾，因有人按其戶口而分之。英吉利本國，共男女三京八兆名曰。亦不過中國一

之中，共付公費英金一京八兆鎊，各屬地英國所產之男女，共一京一兆名口，乃年中所付之公費，不過

英金二億鎊，況以各屬地是年入款而論，共得英金四京三兆鎊，亦已占英國所得之半，而其所付者，僅

九十分分之一，不公之事，孰甚於此。然亦不能為各屬地咎也。英廷未嘗科派及之也。此其中殆有深意

存焉。以上詳○日本之兵，初犯滿洲，滿兵戕殺英教士懷理，其父在英國軍中為小兵弁，聞訃後，徒抱喪明

之痛而已。今華官憫念懷理，特給撫卹銀七千兩，由牛莊英領事馳書告之，其父不受，曰：我子為教會辦

事分不台自私此款隨書達公會即捐此金仍在遼陽爲創立教堂醫院之倡示子身雖死而其心仍欲救滿人也明義

大德國 宜增巡艦 漸思復古 玲瓏精緻 綬流奇鐘 大夾板船

或謂德議院派出經武之帑項實屬不敷德國今尙少巡海船十七艘况觀英法俄諸國無有缺少巡海船至於此極者此時應先趕造四艘但現在廠中定製者僅一艘耳四艘定製者已下明知鎗尖之有利刃舊

法也今德國重欲用之於步隊謂亦必需之一物查昔之用此刀者以迫近厮殺可供擊刺耳今遠在三

里之外已分勝負似可無藉此刀德人則曰俄兵既用快鎗又佩利劍德國亦有之且用長矛焉何故獨

缺此刀蓋亦復古之一也以上漸思復古○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以後新鑄小鐵艦八艘以英國海軍橫絕天下而

論亦無此玲瓏精緻之品也查德國初鑄此艦時僅擬半鎮海濱聊固吾圍耳後乃察得亦可供海戰蓋

此種船中木質之物少鋼質之物多觀於鴨綠江之戰木質多者受火焚燒而不能戰則鋼多者不大適

於用乎又查該船身長英度二百三十九尺六寸闊四十九尺三寸重英權三千五百墩喫水十七尺

九寸雙輪馬力號稱四千九百疋每點鐘可行海程十五六里甲帶闊七尺六寸厚九寸四分船首及艙

各有一礮臺船之兩腰各藏快礮三尊均口徑三寸零一之四礮臺之礮口徑九寸零一之四另有水雷

管四枝一在前一在後二在水下水雷機器畢具每船之價計值英金二萬七千八百鎊裝礮之價則七

萬六千五百鎊。八船共計價值尚不滿一鉅鐵艦之費耳。以上略○赫靈人造一報時鐘。獲售英金四千鎊。

其而針所指。如在德之赫靈。正十二點鐘者。兼知德京、俄京、上海、印都。即華留學待拉。大內。忙許凹兒。

美國極西之舊金山。地球極南之澳洲。兼英之都會。其時為幾點幾分。皆可一望而知。然猶未足為奇也。

每至夕間八點鐘。即有少年八輩。聯袂而出。延請貴客。入禮拜堂。誦經聲琅琅然也。堂中懸電燈一盞。電

光炯炯然也。一少婦端坐彈琴。琴聲泠泠然也。至每年除夕亥末子初之際。有二人出。銅灣號驕鳴。一若

曰。送舊年。一若曰。迎新年。蓋送者先吹而退。迎者始奏其技也。每年五月間。鴉鳩出。其聲若曰。布穀。六月

間。鶴鷄羣飛焉。十月間。雉朝飛焉。一獵者如英人裝束。鎗鳴而雉落。其人趨前。取納囊中而退。皆奇巧不

可思議。且每日黎明之頃。有小鈴聲清越以長。旋有宛轉奏德曲者。若曰。天明了。天明了。夢醒否。夢醒否。

睡起罷。睡起罷。尤足發人深省也。以上略○自火輪船之用盛行。遂鮮究心於夾板船者。德人某。今造絕大

夾板船一艘。長英度三百六十五尺。闊五十尺。深三十一尺。有奇。有空心鋼樁五枝。全船共重英權六千

一百五十墩。今年六月間。可以下水。此真夾板船之絕倫超羣者也。以上大

大俄國 俄日陰謀 金苗顯露 俄心東注 路工可畏 敬謹船成

倫敦二月八日新報。得美洲電報云。俄國紗羅膩結總兵。由日本之橫濱。匆促回國。道出此間。名。名。多利亞。英。州。港口也。

知其奉有緊急公事。大抵關繫俄日議訂新約一層。合以電聞云云。因查日本報則言。此約於西歷二月

聞簽名俄人已允今年入春而後可以爲日人之助其中包含私意無從揣測嗚呼中國政府倘仍不以
備閱西報爲第一義覆陳之憂可立而待豈欲專恃區區一本報謂已可盡知天下事乎口以上俄○西伯里
亞鐵路將次大興俄人已有活潑之意聞在甲乙丙三大江畔尋出金鑛金苗淺路急派鑛師往視據稱
其下蘊金甚富俄人益喜曰不特路之成也路旁之內地亦可冀其大興以上分○本年俄廷派駐東方之
海軍計頭等巡海船四艘二等六艘礮船六艘巡海大雷艇二隻小雷艇六隻大鐵甲艦一艘爲水師提
督所乘之號旗船悉歸東方海軍提督矮勒開夫統率其部下共水師五千名即分配于以上各船中又
查地中海一軍係俄國海軍提督麥德勞夫所統計有大鐵甲艦一艘頭等巡海船二艘礮船一艘水師
二千名附以礮船六艘此皆俄廷所特派或欲東至中國亦未可知近補電稱知地中海一軍亦
東來矣○以上俄心實注○俄京官報云俄
新皇本充西伯里亞鐵路督辦其屬有會辦幫辦以次諸員日前聚議於俄京俄皇曰使俄自西至東一
氣呵成者我父在位之榮光所炯然朗照者也此路慶成不特廣太平宏教化又增俄之聲價朕又念此
係寶愛之皇父特委諸朕故尤盼其速成務望諸卿節省迅速圓滿以助朕旋議定增撥俄金一萬五千
羅鉢以爲歐人撥往黑龍江畔入籍之路費查俄有馬兵名可向非得以自主耕種田園亦不納賦其子
若孫即可任聽俄廷挑往者也又撥八萬六千羅鉢以充可殺克一百五十戶遷往滿洲烏蘇里河一帶
之費該處正在鐵路之旁緣俄兵部難以彼處常有中國馬賊越界騷擾今遷馬兵以往分地以使之耕

博資兼防賊也并開此路東頭自瓊春向內已造成英程二百三十五里西頭則開通一千里

○俄皇之意以路工僅成四分之一其速邁向內已築有土路者深望速布鐵軌以便行車云

○俄國新造礮臺船於去年十一月九日在俄京旁波羅的海下水計重英權一萬九百

六十墩長英度三百七十五尺闊七十尺喫水二十五尺機器造諸英國有馬力一萬五百疋艙而礮臺

六座桅二枝桅上皆有鐵斗斗中裝有快礮其裝在臺上者可用大礮平常所用之礮皆口徑英度六寸

者凡近來造船之新法此船無一不備船中可容八百人

大法國 豫杜疫氣 古松出地 大會徵圖 新造機車

歐洲之疫氣大都起自印度阿刺伯等熱地然為害於各國者殊鉅去年各國選派名醫會議於巴黎旋

定議云同教中人多喜至麥鈞看謨罕默德靈跡若輩處人多氣穢之鄉身常沾染疫氣本已設法防之

矣及其人別在紅海波斯海灣兩處登岸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聞英曾咨照土耳其云我等之病皆由汝

害其不敢與我戰而以疫疾暗害我民乎今宜嚴行查禁其毋阻

中國滇邊荒郊之外得一松林計全林均埋沒於英度廿四尺以下之土中松根約徑量三尺并其枝葉

毫不腐爛掘得之者華人也喜如得礦產聞其木堅緻逾恒可用以為棺木至於何年月日地震為災致

此松全陷於地則今已不可考矣

以上古

○西歷一千九百年法京將為十九周大會具錄本報今法人欲

先繪一圖戶部出有賞格云凡繪畫大會之圖者計取超等三名各賞法金六千福蘭克特等四名每名賞四千福蘭克一等五名各賞二千福蘭克二等六名各賞一千福蘭克并許先看劃定地段圖式以便諸畫師自行分劃界限交卷以四閱月為限（以上大）○法國新造機器車四十輛用以行駛火車其式務在翻新以求其速車之前非人字形以劈風力亦猶船首之尖以劈水力也據稱行於鐵軌不特省力且省煤十分之一（以上大）

大奧國 德律風成

奧都維也納新樹德律風竿直接主德都柏靈當電工告成之日奧皇親至德律風局并先期與德皇約定兩皇即對立開談皆謂氣息甚靈直與觀而互談無異也

大日斯巴尼亞國 日日欲通

西班牙（即日新）與日本未立有商約去冬日本忽執他國之例以為請并言如不見許則將加西貨以重稅又如西班牙能許倭人至小呂宋居住日本亦准西人往來日本各內地或即受慶而為民西廷既接此書即派熟於商務之人妥查其便否聞外部以為彼此入籍一條尚須斟酌云

突厥 卽土國 便孟衣冠

土耳其者信奉回教之大國也顧國勢弱而國政衰俄羅斯屢思蠶食之若無英國仗義執言覆亡無日

矣。然國雖存，而恒遭諸國之藐視。英國倫敦都城某戲院，更使伶人效土君之衣服言辭舉動，而一一加以譏訕。土國駐英公使不能堪，致函於英外部，即請轉咨倫敦府尹，傳到該伶，嚴行論禁。英外部顧念邦交，已囑府尹速行照辦。聞該府尹旋通飭各戲院，嗣後有干涉土君之事者，毋許再演，以崇與國之交誼。

埃及國 與土聯姻

埃及、古名國也。中衰以後，屬於土耳其。近雖奉英為保護主，而土屬之名，依然未替。前年埃及王薨，王子方在德國讀書，既接電訃，匍匐而歸，旋即王位。年甫十八歲耳。去年王薨二旬，其太妃欲為之納妃，而王屬意於突國奶逸美公主，即土耳其今王之女也。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想土王得藩王以為婿，彼此之交益固，無有不願從者。故埃及王定於今春至康斯但提挪泊（土城）就婚矣。按土人稱其

印度國 展接電綫 造紙日多 日本通商

泰西各國均有專司電報人員，印度亦仿其制。近閱其報冊云：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四月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四月止，印度國中，共增電線二千四百五里。（以上）需費印金一百七十五萬羅鉢。若其人款，則本國中自發電信，共收得印金二十萬羅鉢。發往他國之費，共收十五萬羅鉢。大小電局通共三千四百廿四處，并查得是年各國皆有展接之電綫，而總不及印度之長云。（以上）○印人所用之紙，本多來自英國。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後，印人始能自造。然核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所出之紙，僅重英權七

兆五億磅耳。自此以後，飛遞增截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乃多至二京六兆五億磅。其執役於紙局中者，凡二千五百人，紙質_{以上}。惟故印人印書寫信及刷印新聞紙等，皆可取諸宮中，無事仰需英紙矣。_{以上}
○孟買通商海口，近有日本所設之各店肆，牛涯頗亦不惡。故日人已派輪船公司中之各丸往來轉運，聞所購印度土貨，以棉花爲大宗。去年以來，日本又新立銀行於孟買，而派領事官塲或問其來此之故，則曰：我國所出煤斤銅斤及紙張等貨，皆可運印，以求善價而沽也。_{以上日}

暹羅國

太弟至法

遠人愛慕

暹法交涉

日欲通暹

坐失先機

暹羅一國，屢遭法蘭西之侮，人盡憐之。今其王弟特至法國，將其議一萬難措手之事，王弟熟諳英法語言，但人有問以暹事者，則緘默不言也。_{以上太}○暹羅向例，每年王千秋令節，必頒賞於臣下。去年王四十一正壽，適有不豫之憂，故養痾於朋伯英地方。查王登位至今，垂廿五年，先除拜跪諸虛文，深得爲君之體。至於利國利民之事，如鐵路電報郵政學塾，以及釋免奴僕之類，無不仿照西法，一一創行。在四人觀之，以爲東方諸國之君，無有能及暹王之明敏者，而惜乎其受制於法也。_{以上暹}○法國視暹羅，匪伊朝夕。至去年，而始志得意滿，或謂暹人久與法稔，今法權雖日漸加重，而與暹人無恙也。是說也，吾不謂然。然法人既踞暹羅，其關係於英者，及較暹爲尤重。暹之駭得蓬島，法踞以迫索各事，今亦如願以償。兵法始退，及窺英廷之意，一若備然無與於己也者。英人之心，無不惶急。法報駁之曰：汝等英人，何必急耶。汝欲

占埃及而我法不問。今我欲占暹羅，而汝偏繫情不已。何耶？英報則言：暹人甚恨法蘭西，而自頓屏弱，不能敵，亦惟靜以待之耳。暹羅之有權而更有才者，惟今王一人。今王染淹纏之疾，尚有何人能辦一事。暹人無可如何，相與披忍辱之鎧，然寢假而浮生小亂，他日釀成大禍，即基於此。倘法執是以爲藉口，如日本之於朝鮮也者，則奈何？以上並法交涉○有日本某員，特至暹羅，求暹王允許日人，得入內地，開墾荒田，并稱日人向在新嘉坡之巫來由等處，竭力種植，今欲自彼處遷來，似屬一舉兩得云云。未知暹國外務衙門，作何覆答。又聞日本欲與暹羅訂立通商條約，日農之爲暹國耕種者，以來爲大宗，餘有甘蔗胡椒等物。以上日欲通暹○可拉克者，英之爵臣也，而在新嘉坡等處，服官日久，於東方之大局，洞若觀火。英國某新報館，使人往叩以暹羅之時務，爵臣曰：吁！君尚以暹羅爲問乎？英之機會，業已全失，再欲得所藉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哉！猶憶一千八百七十五六七等年，印度諸王，畢集於英京，加上英君主尊號曰：印度大皇帝。其時暹王，其欲奉英爲主國，特遣副王，正副二王親至英京，偕印度諸王，隨班稱賀，且欲求同隸之於保護之列。英廷坐失此絕好機會，豈不可惜！報館友人曰：其時，法國乃袖手旁觀，不相干涉乎？爵臣曰：是時，法國知暹羅及其鄰近諸地，實皆在英之宇下，豈便過問問者又曰：是時，君在何處，何不諫英廷？爵臣曰：是時，余在總理印度大臣之政府，未便越俎而謀。又問：英廷何以失此好機會？爵臣曰：蓋緣俄羅斯正在西北方蠕蠕而下，英廷以全力注之，遂無暇兼顧東南也。又問曰：今尚有疑畏之處否也？爵臣曰：以余愚見，歐

洲各國分應同心合意，而英俄兩國尤應分外親睦。俄國之勢，不得不南趨，以避寒水之封況。我英何必加以擊阻使之永不得一海口哉？問者又曰：今暹羅已被吞於法乎？爵臣曰：吾恐即不全吞，亦必水隸於法。惜哉！余甚不信勃發國一字之義。當所始，始將田並改一輪船將得頭身中必懸一旗，即名之曰勃發。其大區皆稱之曰勃發。勃發如哺蛋然，必將哺出禍胎，以貽兩國之憂也。問者曰：吾視暹羅如馬達加斯曼島，公謂如何？爵臣曰：不然。馬達加斯曼島可以讓，暹羅則斷不可全讓。總之暹羅為印度之屏蔽，暹羅海角巫來由羣島之外，即印度洋也。卧榻之側，萬不可任人鼾睡，以害我英東道之通。有斷然者，問者曰：今姑不必問巫來由羣島，但論暹之本境，公以為將若之何？爵臣曰：余所惜者，英先坐失事機耳。英從緬甸以達雲南，必道出於暹羅。一旦為法人所踞，實失鐵軌之正道。英其奈之何哉？以上坐失先機

新語三

海上蔡子著

或有問於蔡子曰：中國非用兵之國，則吾既得聞命矣。中國為通商之國，試問有徵於古，有驗於今乎？曰：有。昔者管子相齊，官山糴以府海，文公治衛，通商先於惠工，正不徒貿，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載於虞書。商賈阜通，貨賄為周，太宰九職，任萬民之一已也。故商不出則三寶絕，五行百產之精，非商無以聚也。六府五庫之寶，非商無以充也。仲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也。此皆載在經典，班班可考。中國之於商務，其鄭重何如哉？乃有創為抑末之說者，一則曰：千里遨遊，冠蓋相

望乘策策肥。履絲與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再則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更有綴文之士。實以澀囂象。交貿相競。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而駢坐墮鬻之徒。不獲收資。皮資絺資。舟資車之益。國家乃因之而坐困。此豈計之得哉。不知天下熙熙。皆以利來。天下攘攘。皆以利往。徒知農之爲本。商之爲末。彼農人終歲勤動。餘糧棲畝。惟有聽其紅陳於露積之中。而嗷嗷待哺者流。曾未獲半粟之飽者。皆緣無轉運之商人也。是知商人者。民之命脈。而國之血氣也。血氣衰。則國病。命脈絕。則民死。此理其明。無勞著決。是以泰西諸國。皆以恤商艱。保商業。廣商途。鼓舞商情。振興商利。爲國家當務之急。本國之互相通商。無論矣。近而犬牙相錯之鄰邦。遠而聲氣相通之海國。將使無不有其商人之車轍馬跡焉。而又歲遣兵船。四出巡邏。以防欺侮。而壯聲威。又或特派領事。遠道駐紮。以通聲氣。而平曲直。凡若此者。豈許子之不憚煩哉。亦曰。國中之有商人。爲君相富強之所本。爲農工呼吸之所通也。中國地大物博。甲於五洲。萬國。蜀都蕩醬。不知粵海之蚌珠。吳市吹簫。莫問燕郊之擊筑。四境之內。已重賴有賤徵貴徵。賤者相與跋來而報往。而關津所權之稅。遂爲朝廷歲入之一大宗。道光季年。開五口通商之利。更得與外洋諸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咸豐同治以來。口岸則逐漸推廣。商務亦逐漸擴充。試即各關貿易清冊而綜核之。光緒二年。洋貨進口價。七京三兆二億三萬三千金有奇。土貨出洋價。六京七兆四億四萬五千金有奇。各關徵收出入口正稅。及復進

日半稅內地半稅船鈔等銀一京二兆零六萬七千兩有奇。光緒十年八千八百八十四年洋貨進口價七京二兆七億六萬金有奇。土貨出洋價六京七兆一億四萬金有奇。各關收正稅半稅及船鈔等銀一京三兆五億一萬兩有奇。光緒十九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洋貨進口價一垓五京一兆三億六萬二千金有奇。土貨出洋價一垓一京六兆六億二萬二千兩有奇。各關收稅鈔等銀。通洋明銀金正九二億六萬在內二京一兆九億八萬九千兩有奇。驟而觀之。似乎進口貨價浮於出口。華人之困。或由於是。不知各關所徵稅鈔銀兩。獨非華人之所得乎。以稅鈔補入貨價。中華所得外洋之利。大都溢者多而虧者少。況尚有七釐扣用等項。亦爲華人所應得。然則通商者。誠中國朝野上下。求之不得。獲利無窮者也。且各國之所以必欲與中國通商者。誠以華民半小康。洋貨可以行銷。華產多適用。土貨可以採取故也。假使華民日漸貧窶。見洋貨而不能購。華產日漸匱乏。思土貨而無可採。則洋商必盡聞風裹足。洋商裹足。華人何所資生計。華關何以葆利源。反是以思。誠能廣行新法。使華民增二三倍之富。華產增九十倍之多。中國通商之利。尙有涯涘哉。然使華民斷無增富之機。華產亦斷無增多之理。則猶不敢曰。中國誠通商之國也。乃考其種植。以農人未明化學。故國稅再熟之稻者。僅見也。考其礦產。則金銀銅鐵錫鉛煤炭之類。多於恒河沙數。徒以狃於風水之謬。皆窖藏而不能用地。不愛其寶。無益也。一旦新法盛行。化其銅鐵疑忌之私。華產即由十倍遞增至百倍。可也。而謂華民之富。不能由二三倍而遞增乎。夫民富既莫與京。國威自見其振。彼日本者。望風懷想。惟命

是地之不服歐洲各國亦必相敬相畏即使中國善於用兵已斷無用兵之日吾故曰中國非用兵之國而通商之國也

大清政要

鑄鐵畫叢錄

天章魏煥

上諭葆初奏假滿病仍未痊懇請開去差使一摺葆初著准其開去委散秩大臣差使補錄研正上諭步軍

統領衙門奏拿獲結夥持械搶劫盜犯請旨交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成桂卽伏連黃成祿卽小黃萬

福卽萬三張玉珍卽張十爾等四名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未獲之瑞五一名仍著勒限嚴緝務

獲究辦三〇〇旨右翼監督著剛毅去旨鑾儀衛鑾儀使著廣晉布補授旨右翼前鋒統領著芬車

補授鑲黃旗護軍統領著長麟調補正藍旗護軍統領著載瀾補授十七〇旨武備院卿著善著補授八

上諭前據給事中洪良品奏駐藏幫辦大臣訥欽於上年十一月請訓至今尚未出京等語當經諭令

兵部該旗查明具奏茲據先後覆奏駐藏大臣赴任向無定限並據該大臣呈稱於請訓時奏明擬於正

月內出京秋間入藏便於進行等語西藏事務關繫緊要幫辦大臣訥欽卽著迅速起程赴任毋再逗遛

上諭內務府奏審明釋回太監沿途勒索請旨從重治罪一摺太監董雙福等由黑龍江釋回沿途行

走肆取藉端勒索車輔折要錢文雖供無騷擾驛站各情究屬贖玩僅據發遣爲奴尚屬輕縱太監董雙

補增瑞于榮興寶華王進榮閻金林均著駭往黑龍江給官兵爲奴遇赦不赦以示懲儆

九日

吳光奎補授刑科掌印給事中^初上諭吏部奏道員迴避姻親請以兼轄省分之缺簡員調補一摺甘肅甯夏道世杰著調補陝西涼州道周綬著調補甘肅甯夏道^三旨江蘇昭文縣知縣著李鵬飛補授豐縣知縣著王得庚補授陸生嵩秀多貴崇綬奇拉琨成助均著以文職用鍾繼著以七品筆帖式用全增繙昌烏拉喜春萬清奎瀛俱著以侍衛用文清著以旗員用河南道監察御史著宋承庠補授詹事府左贊善著貽穀補授^四上諭巡視南城御史秀林等奏刁商特符挾制咆哮請旨辦理一摺武舉李福明在東便門外開設機器磨坊前經都察院奏准飭令撤去該商人違抗不遵特符狡展並敢率黨數十圍圍官署實屬異常刁狡武舉李福明業經該城拿獲著卽行斥革交刑部照例治罪以儆刁頑餘依議該部知道^七上諭御史蔣式芬奏前請飭武舉李福明捐修木路以通海淀昨知李福明被南城御史參奏其人不安本分顯有明證自悔未暇細訪據實具陳等語科道各官原許風聞言事惟必須詳確訪查核實具奏已革武舉李福明私開機器磨坊前據御史鍾德祥陳奏極稱其便詞經都察院查明飭禁輒敢抗違不遵滋鬧衙署似此不安本分之徒豈得濫行保奏嗣後言官條陳事件務當訪查確實方可登諸奏牘不得以傳聞無據之詞率爾陳奏以杜流弊上諭前據御史鍾德祥奏參上駟院卿增潤與福森布及郎中錫麟扶同作弊等情當經諭令懷塔布確查具奏茲據查明覆奏上駟院員外郎景

昌遷就叙補輿論不服該管堂官雖無賄託實據惟於陞補人員班次並不擬定章程且請補摺內亦未逐細聲明究屬疏漏該管堂官及郎中錫麟均著交部議處已補員外郎景昌著即行開缺歸內務府以員外郎候補所遺之缺著該堂官另行揀補並著妥擬升補章程奏明立案調署上駟院郎中內務府郎中錫麟既被指摘著咨回原衙門當差上駟院喂養馬匹應領草價銀兩錫麟與廠長熾昌尙無扣成情弊惟熾昌係屬廠長兼管御驥園與奏定章程不符著即將熾昌兼園差使開去另派司員辦理至五園馬匹該堂管奏銷摺內現存馬五百一十一匹而該院覆文內稱現計馬數共一千一百零一匹究竟因何數目不符之處著巴克坦布福森布增潤明白回奏^附上諭巴克坦布等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據稱上駟院郭什哈五園馬匹除內養馬五百一十一匹外其餘各項馬共五百九十四匹核之原奏一千一百零一匹數目尙屬相符等語是否屬實著巴克坦布等於今年春間公同查驗時將五園喂養各項馬匹數目分晰具奏以昭核實 上諭本年輪應查閱山西陝西四川甘肅等省營伍之期山西即派張煦陝西即派鹿傳霖四川即派譚鍾麟甘肅即派楊昌濬認真查閱各省營伍關繫緊要國家養兵歲需鉅款原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近來各省循例校閱往往視爲具文以致武備漸行廢弛殊非朝廷整飭戎行至意茲特申諭各省督撫務當認真簡校如有技藝生疏老弱充數及軍實不齊等弊即將該管將弁按律嚴懲不得稍涉瞻徇另片奏河南南陽歸德河北三鎮營伍請補行查閱等語著派劉樹堂認真校閱^附

上諭江南蘇松鎮總兵員缺著陳旭補授

○

上諭浙江金華府知府員缺著繙長補授

旨內閣侍讀

學士員缺著景澧補授分發貴州道曾尙軍安徽知府翼鎮湘江西知府蔣德幹俱照例發往兵部郎中員缺著恒志補授盛京刑部郎中員缺著鐵寶補授盛京工部員外郎員缺著阿里罕補授吏部漢字堂主事員缺著樸壽補授盛京戶部主事員缺著廣祿補授

○

上諭禁門重地理宜嚴肅前因值班官兵

稽查不力閒雜人等擅自出入迭經降旨申儆第恐日久懈生特再行申諭兩翼前鋒八旗護軍各統領嚴飭該官兵等隨時認真查察實力奉行不准閒人任意來往倘有不遵約束即行查拿究辦以重門禁

上諭張煦奏省會要缺道員開單請簡一摺山西冀甯道員缺著陳占鼐補授 旨桂祥札拉豐阿

現駐南苑所管鑲白旗漢軍都統著啓秀署理正藍旗蒙古都統著員昌祺署理 旨芬車現駐南苑鑾儀

衛鑾儀使著奕功署理所管右翼前鋒統領著果勒敏署理

○

上諭吏部奏候選通判王錫侯呈請投

効軍營一摺王錫侯著毋庸發往

○

旨蔭生振靈錫綸治芳俱著以侍衛用崇端著以文職用刑科給

事中員缺著謝雋杭補授截取吏科給事中褚成博著照例用

○

上諭文璧奏因病懇請開缺一摺武

備院卿文璧著准其開缺

○

上諭王文韶奏道員因病呈請開缺一摺萬培因著准其開缺直隸永定

河道著呂耀斗補授 硃筆溥頤補授鴻臚寺卿 旨武備院卿著世續補授

○

旨上年畿輔地方迭

被水災玉田灤州樂亭等州縣災情殊重閭閻困苦異常朝廷軫念災黎業經發帑截漕寬籌撫恤因思

辦賑全在地方州縣得人庶不致有名無實刻下近畿一帶兵差絡繹青黃不接爲日方長著王文韶揀派委員查勘一面籌催欸項將玉田灤州樂亭等處分別被災輕重速爲賑恤並嚴飭各地方官加意撫綏核實散放其有玩視民瘼假手吏胥致滋弊端者從嚴參處用副朝廷念切民依至意計

恩威並用

上諭李秉衡奏參文武各員請旨懲儆等語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恩授於應付兵差車輛藉端苛派迫聞信撤任並將嚴飭置之不理亦不支應兵差臺莊營參將陳佑和短缺防兵額數尅扣口糧均著卽行革職經健右營管帶官俞樾趙正元經該撫派赴登州防營臨期請假藉詞推諉著以都司降補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計 上諭前因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業經交部議處著卽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計 上諭兵部奏遵議帶兵大員處分一摺宋慶統軍剿寇屢經失利嗣回紮田莊臺又未能力扼狂氛以致營口被襲田莊臺亦不獲守部議降二級調用實屬咎有應得姑念該提督甫至田莊臺未暇穩紮遽行接仗所部將士尙能殺敵致果因衆寡不敵致有挫失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初次接仗輒卽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疏請從戎勇於救難迨奉命出關卽起行尙屬勇往此次牛莊失挫將士尙能力戰情亦可原宋慶吳大澂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秉大公該部知道計 上諭吳大澂著卽回湖南巡

撫本任毋庸來京。上諭張之洞奏請將約束不嚴之管帶官懲辦等語廣東陸路提標守備張武管帶學勇駐防江西門外所部勇丁離營滋事不服彈壓該守備約束不嚴實難辭咎張武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滋事勇丁著嚴飭統帶官副將李先義訊明按照軍律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情殷報効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郡王等捐輸軍需銀兩請旨分別獎勵一摺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頭等台吉勒沁旺楚克情殷報効洵屬急公勒旺諾爾布之第二等台吉圖布沁色楞著賞戴花翎勒沁旺楚克著給領國公銜。二月五日

偃武脩文

硃筆遣徐桐爲正考官啟秀李文田唐景崇爲副考官。硃筆這同考官著惲毓鼎楊晨余誠格周克寬寶豐韓培森陳曾佑吳嘉瑞于濟慶王式文彭述周樹模吳蔭培劉玉珂彭青藜陳榮昌鍾廣許晉祁去。硃筆這內簾監試著桂年王會英去內場監試著文郁溥松敬祐聯錦吳光奎宋承庠胡蕙馨劉桂文去。硃筆這場內督理稽察著左翼副都統崇年右翼副都統豐森去。硃筆這收掌試卷等所官著培元翰屏劉華蘇玉霖楊祖蘭江逢辰王清穆朱祥暉羅厚焜和庚吉蔡中燮沈寶琛史宜右靳學禮孟廣模孫文翰郭書堂王者馨許象明汪文衡李振甲李寅齡文明去。初三月六日

欽命題目會試頭場

上忠信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賦得

褒德錄賢 得慶字五百八冊

朝亂紀十

林樂知選擇 縷馨倦史志

東藩有事以來。本館月綜端倪。撰爲一記。其間事故百出。變端萬狀。驚心動魄。衝髮裂眚。總而言之曰。弱不可以敵強。而小大衆寡之說不與焉。顧自起禍迄今。月圓十度。本館亦撰爲十記矣。十者。數之終也。物極必反。天道之常。是以 中朝顛化干戈而爲玉帛。 簡命重臣。畀以全權。乘輪東指。日本則降心相從。優待全權大臣之禮。無微不至。亦無美不臻。日廷并頒手諭。凡下關總持和局一隅之地。不准民人佩帶刀仗。以保平安。蓋逆料有不逞之徒。妄效秦舞陽讓董之所爲。如前歲刺刃於俄太子。俄即今俄國故事。鐘虞震驚也。不謂尚有小山其人者。敢逞血氣之勇。以釀悖謬之禍。手鎗怒發。傷我元勳。此固普天之下。五洲萬國之君民上下。所切齒皺眉。不直日本者也。奉天公使全權大臣定章。定章以爲無論何事。定章不爲。定章不爲。定章不爲。猶幸我合肥。儀叟傅相。龍馬精神。天人福澤。雖傷面部。仍克力疾從公。北省停戰之約先定。東方議和之局重開。中外朝野。翹首仰望。無不冀戰燬之速弭。商務之重興。顧此一月間。中國受害。又至深矣。北洋海軍之旣燬。牛莊海關之旣喪。海州則謠言蠶起。澎湖則失律頻聞。是北方之戰雖停。又將嫁禍於南省也。臺灣消息。中斷而勝負未知。日本新

軍適發而往來莫測時局之變未可究詰嗚呼噫嘻誰爲爲之孰令使之此吾輩所以披筆踏路悵然何已也姑循舊例取近事之可信者一一筆諸後幅以質諸君云爾

可謂論實力情形自有至理且其語務之上且然也

中東之戰英人以兩國戰士多其肄業弟子戰具又多購諸英不啻觀本國人之自行禦兵故尤分外留意頃閱西報有英人爲比例之說曰日人賢矣水師將領膽大心蕪又軍之以慷慨異時可馳名於四遠視英駐泊東方之水師提督先已褒獎不置并稱其駛船之法亦頗敏捷也至論華艦之水軍其膽量不弱於日本毫無疑義惜無日人之玲瓏魁擊南省之人更形慚憤然使水師將領盡能如丁水提汝昌之智勇中國戰事萬不致糜爛若此又使中朝知丁君之智勇不任他人掣其肘則與日本羣艦惡鬪於海中亦必較歷戰情形煥然改觀矣按本報嘗言丁水提先欲徑往朝鮮之濟物浦繼欲往山東之榮城縣皆爲京師所阻英人則屢言華人具有當兵之材料惜未有裁製以成物者日人前後二十五年勤學不輟是以爛於戰事華人則約畧僅學二十五月耳以月較年宜其不逮遠甚中東兩軍水戰如牙山如鳴綠江憤事之艦皆來自南省非久隸丁君麾下者也由此以觀廣東福建水師與北洋較直如中國與日本較耳日本所以能勝中華者惟在素日之勤學其兵心亦靈活及能恪遵軍令耳英名將戈登亦嘗言華人深今當兵之材料惟須爲之將者開誠布公使兵不疑又須糧餉充足則雖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泰晤士報云日本一鼓而奪旅順口實爲戰務之大關鍵又爲國政之大關鍵中國失此完全美備之機局船廠暨儲煤修船醫病運糧之重地而日本乃唾手得之成敗利鈍相去天淵以余論之日人誠善爲戰其將領亦多諳船畧中國如海軍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使歐洲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爲敵兵所奪全國中丁男子女無不引爲己憂反是以觀華

人誠拙蠢之至矣死守其藐視他人之陋習而於尊君親上之忱徒託空言貌爲憂憤夷考其實則如沙泥之四散而已嗚呼惜哉若考局外各國至今仍無舉動日本卻已表明不聽他人解散商勸之語亦不任他人干預東方戰務未知何日平也○英京日日電報英也云鴨綠旅順二戰中弱日強之勢業已顯見今中國似已被人按倒於地會議和之外別無長策日本則似有駁駁然進逼畿輔之意然以余觀之日本不必再戰矣局外各國皆知日勝如歐俄然其者宜以金帛勝者惟皆緣通商之益慈愛教化之理謂日本已心滿意足不可再出於戰如其事至於此點然俄戰日後中國化其鋼鐵之習去其阻遏之私一如他國之淳然而與則中日之戰爲不虛矣○士丹疊報云日本到此地位已顯雄才大畧他人亦無不稱之然亦有關鍵其國不可不留意者議和之際假如日廷需索過鉅使中國歷數十年之久而未能復元則旁觀之國斷難默爾而息故夫日本於此尚在可得可失之間按理而爭則得矣私心勝而軼乎情理之外以無道待中國必致犯各國之怒將并其所宜得者而亦失之嗚呼可不懼哉○倫敦特報云中國之失旅順自我歐人觀之直如法之敗於綏丹法名俄法然而中國如海軍要害被割尙攸然未之覺也日廷先已否認中國如能彼此觀面議和必無不願故今各西報異口同聲力勸中國行成於日惟其中亦有甚難者中國事力爭體統日本偏必欲損其體統使人何以堪之余謂若以歐洲之往事例東方萬無再可遲延之理閱東來各電報知駐華各公使皆辭中國居間之請合諸英美法德諸京議論亦謂中國宜向日本理論中國誠自知其苦况而議和日本必將按公道以息戰不再增中國之恥且日本不欲干預中國內政及不必強中國以所萬不能行之事業已較然可見日本但欲中國化其驕傲之氣初不欲傷害中國又欲中國之能自強與日本合力以遏西方之發亦復顯然可知或謂日本幸而得手必將得步進步余謂富不至此中國不妨開誠布公明與議和日本必如博者之自寬底牌所

需者何物所索者何事必不如此日之藏頭露尾蓋中日議和之局萬國之公事非二國之私言也余向有謬論曰中國任其自戰局外諸國相與旁觀而已今中國已知日本若無過分之事再及他國他國必不肯助中國故如中國明小其息事甯人之意日本若依然思逞他國始振振自辭矣○英法聞言皆觀於張樵野與和御發村友演二星使之自日回華而知中國之力持大體也日本於此役自始至終無非欲中國之降心相從推日本爲東方之首國而中國之所不願者卽在於是皆無形之爭而得地失地之快不與焉但事勢至此中國尙牢執己見恐有不忍言者日兵進逼京都曹部一空豈尙有人與日本議和哉中國之禍其殆始矣○泰晤士報云中國取而不自承其敗猶可說也及至遣使議和則已自知不敵然仍含驕傲之意此豈局外人所能測哉中國將謂他國皆糊塗豈哉及觀其待各國也亦無不然各國之所以讓之者蓋一敬其爲古大國一念其語言文字之末節不必緣之而多事耳日本則不然且棄既開戰亦甚易非平空宣戰可比爲中國計自宜先知日本於我藐視之心素不甘服則辦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視日本爲邊寇故不能以兵力威而去之卽姑以財力賄而出之而已日本則灼知中國之心決不能低頭忍受且更欲強逼中國奉日本於萬國之中立一地位此和議之所以難成也○英大日報云以我觀之日本不欲搖動中國朝廷不欲剖分中國疆土亦不欲傷礙中國以激動歐洲各國而其所耽耽逐逐者我可預決焉一欲朝鮮自主或更休其肘腋之下二欲與中國別立通商條約俾日貨通行各內地三欲中國付戰費及罰款英金五十兆鎊以威海旅順滿洲臺灣爲質及戰後所得各物按此皆李中堂尙未東行之先旁人揣測語也及現旌將東之際上海字林報又云日本與中國先有電報往來欲中國全權大臣包括五事一曰朝鮮獨立自主二曰賠償兵費罰款三曰割地四曰中國大開通商之途五曰東人居中領事有自治之權華人居日統歸日轄此五事者皆強中國以所難而其難尤在於割地李中堂入都後與各國公使冠蓋往來不絕於道又與俄英法諸公使論莫克割地之事一面

更傳電至津仍竭力以備戰事亦緣此也○英名士德隔殊守深於韓文沛而末而報館使人問焉德隔殊守曰韓人之性喜靜不喜動絕似讀書士子觀其古史從未有先與人戰者又聞其神宮野史非曰某人善於行師即曰某人高
 中狀元若有以一刀一鎗爭勝於邊疆者即曰為賊人今此戰事後台想中國如察者之忽醒爾我所親視仇視之東
 洋人竟敢敗我奇險不可思議故全國人心必將盡去其驕傲而國政亦必將辦理矣報館友人曰整理奈何德隔殊
 守曰西人赫德代中國整理關稅人心甚悅今必將仿照此法延請西國賢員一切加以更變矣問者又曰然則是我
 也為有益於華歟曰中國欲求大益更無有加於是者中國如天之福必將有基於是者我謂是役非出於英俄法諸
 國而出於日本尤可為中國喜東人熟於中事駕歐人而上之東人之志得成中國內事力爭上游東人亦可代為
 辦也○前公使某君新著一論刊入蘇格蘭季報有人有言謂如中國中德俄法諸國之領有月報知中國本報及中國教會報之類有
 知其略云一問日本何以欲戰余觀日本初與中國同教而並行後乃棄舊易新中國目之為背道而馳一也中國特
 邊陸諸國或謂如別無私意也者然底面均不相符即如目下之朝鮮已明許其與他國立約西人即此約之類可
 暗中仍不許自主以行約二也中國以此道待朝鮮異日必致啟畔設有強有力者起而圖之日本觀其情形心大不
 願三也一問中東之戰何以能了此事余不能詳言但觀其已成之事他國必不相阻設他日議和之際日本不占中
 國全境中之陸地他國富亦無起而議之者三問戰事告畢日本與他國若何與中國又若何予謂日本幸而得其
 志則在遠京上日蘇俄政府之立
 京故日本亦不遠京成國政之首領中國反降而為第二等但日本雖忘身竭力到此地位仍宜與中國益
 加親密彼此均有蒸蒸日上之勢始保無虞蓋日與西方各國雖無許隙亦鮮交情倖而獲勝斷不能捨華而獨立此
 必然之理也惟能與華同心合意同好共惡東方時局始臻穩固特不知日人能見及於此否果已見及議和之際中
 國自無不允又未知中國果肯照行否也中國苟或不願日本無奈派行於東土泰山之倚未卜何年然而日之強中

之病也。於是益爲中國危。○西報云：近四五年來，日本於中國沿海沿海及各腹地之事，一刺探紀載，小大不遺。即使皇上通諭各疆臣，轉飭道府州縣，嚴實問報，亦未能如此之詳且盡也。是以東兵之來，其始中各有一地，圖而且修，其後欲攻一新地，即易一新圖。中國軍中反悟，然而未及知勝負之數，直可預決。且日人不但洞曉中國輿地，已也。一切軍需防守之秘，亦復洞若觀火。是以明目張膽，特如其來，華人非無日者，特如行黑暗之中，明明一條大路，左顧右盼，皆沈迷罔疑，心遂由此而起。諺曰：疑心生暗鬼，是以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也者，甚至不敢觀面，吁！不明外事之禍，誠烈矣哉。○英國遣往東方戰艦，有自本國奉檄而出，有從印度新嘉坡移調而去者，凡然成一海軍白地，中海向推巨擘，而外其二。即此軍矣。試爲屈指稽之，隸於東方水師提督福爾曼特之艦下者，有出海大鐵甲艦一艘，護口大鐵甲艦一艘，巡海快船十一艘，尋常戰艦十二艘，另有舊戰船一號，報信船一隻，且諸事皆已準備，猝聞警報，咸同往，成分遣有條不紊，皆可與人相見於驚濤駭浪之中。將來中日議和之際，可留心以何依法二國之舉動，俄法草船或敢忘思嘗試，則英已思之爛熟矣。○日本既踞海城，發出告示，凡城中各屋主限五日內返其故居，限滿不歸，即將無主之屋一律焚燒，有與市面毗連者，作爲官產，其守海城之日官爲大島宏毅及北山平助。○泰晤士報錄訪事友信，畧言日本既得旅順，縱兵焚燬四日，嘗縛數華人於一處，吶鎗肆擊，復以利刃亂刺，至體無完膚，始已蓋因有日兵數名前被華軍獲而尸諸市，故爲此報復之舉。然其暴虐之慘，各國皆含憤矣。○派駐朝鮮之日使與朝王定議，派李純玉大校也爲駐日公使。○美教士狄考文述日兵狂攻登州事，畧云：正月十八號下午，忽聞敵艦探悉日艦來攻北門城，西山嶺小敵臺及城外水城中駐防華軍亦鳴砲還擊，然彈力皆不及艦，而日兵艦之開花大彈一顆，則已打入城牆，裂約二百碼，隨後擊入之彈共二十五顆，毀華屋九間，死者一人，日艦並不停輪旋向旅順而去。然萬國戰例，豈有不先知照月舍敵臺而打城牆之理。我等已通報燕粵西憲與之理論矣。○

日下又來日艦開砲攻城在昔之海戰十奔赴水城向武員之得一鮮怪手持白旗及奧旗飭列子駛向日艦而前
後左右彈如雨點危險萬分駛行將近日艦仍如不見也者余時高聲呼持奧國旗盡力驅馳日人仍對準城樓開
砲不絕自六七彈飛過余頭至今猶覺備備余下臺時見一彈擊中北門城樓幸未炸裂他彈之轟入者約有四十餘
其時北山敵臺開砲還擊海君回登言僅有一彈將及為首之敵艦情亦墮入水中查日艦初攻登州華民已惶惶異
常機運之費驟貴今去而復來城中人更驚惶無措手機物狼狽逃生小民何辜乃罹此禍日人之肉其足食乎○
中日兩軍大戰於鴨綠江定遠沈雁有譚成文者^{即西}年纔弱冠見其同伴受傷忠勇奮發自始至終鳴砲不輟旁
觀各西人皆甚佩服○日本踞朝而後禁民不准用長煙管在路吸烟違者禁之獄又令朝官自本年元旦起朝民自
二月朔起均不許穿單衣並云所需衣料必購自東洋皆無理之尤者○蕪平城外皆山也敵兵踞之俯視城中織悉
畢現雖有宋軍門得^即徐軍門^即那連力^即邊因^即鋒然子藥已罄無可挽救遂致失守○金州復州海城蓋平相繼淪陷日
廷已派出文員代華治理聞前駐天津之領事某已授為旅順總督○蕪州距營口七十里葦張兩鎮軍守之與敵人
連戰數日互有勝敗去臘望日敵兵分九路進攻高占鳳凰山向下猛擊葦鎮高元仍與而戰統帶楊壽山帶帶賈李
二君均歿於陣敵以張鎮光前接應不力葦軍遂潰至新開嶺北遇帶辦軍務大臣宋祝帥之軍始得脫身日兵既得
蓋州在青石關新開嶺三塊石海山寨等處各築敵寨營口大震深報敵兵大隊赴海城必因長將軍^即率韓邊外^古
^人之兵吳提督^即桂恩^即馬鎮玉^即宋鎮^即魏臣^即劉鎮世^即俊^即等率師專保營口故東營^{各關}西營^{均在於}均市肆不驚
業已往攻蓋州^即蕪州^即馬鎮玉^即宋鎮^即魏臣^即劉鎮世^即俊^即等率師專保營口故東營^{各關}西營^{均在於}均市肆不驚
云○禁煙新會西友信云向聞日警選用西法不較妄殺平民其布告奉天民人亦如是云云矣不料竟而無信得據
順攻登州^即蕪州^即馬鎮玉^即宋鎮^即魏臣^即劉鎮世^即俊^即等率師專保營口故東營^{各關}西營^{均在於}均市肆不驚

去年 皇太后八月萬壽日赴豫命某織廠就命龍袍一襲精製無匹繼因戰事孔殷暫留政府擬於歲和後再行
補送 深宵 〇九連城失守東邊一帶如鳳凰直隸廳及安東寬甸岫巖各州縣同陷於敵奉天府所屬之全州
盛復州海城蓋平 縣亦被日兵占據自守土之責者照例革革止任東邊道宜仁趾觀察時亦被革職任道缺委
道被觀察 署理 〇四月四號之夕日本頭隊水雷船扼守威海衛西口俄而月落二隊三隊水雷船直入東口
守口之華軍不能禦日軍即發水雷擊華提督定遠座船靖遠兵輪之底亦受雷傷中國各兵艦開砲還擊日本第八
號水雷艇受彈最多第六號更擊成擊粉日兵始退犬夜又潛入口內開放水雷濟遠遠二艦竟被轟沈日艦遂一
闕而入華軍之守敵臺者亦漸潰散東西兩敵臺悉為日踞威海衛失守 〇踞朝日人又立一個朝官祇許穿
元色衣服民間則聽其自便若逢開國及改為自主之期并禮拜六下午禮拜日官商人等均不辦事 〇有棲川卒日
主之叔也 〇中日啓費以來東京大坂各公司股分價無不減色及美員福世德膺中國之聘東渡議和股價驟起此
中消息明眼人必能辨之 〇朝鮮之東學黨往往自相殘賊其黨首今已自刎身死餘人遂散漫無紀不能為日本之
害矣 〇柘林寺在燕臺東南十三里孫鎮 金彪率隊車駐守正月十八日敵兵忽至驟戰兩日不分勝負中國固自有
能人也 〇津關稅務司德羅琳君派為開平礦務局提調兼督辦北洋鐵路事宜 〇威海既失劉公島孤懸海外北洋
海軍雖休之為固究無生路可逃已革提督丁汝昌遣弁齎降書至日艦隨即吞煙自盡一時相率殉節者如海軍左
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 文宜護里海軍右翼總兵 〇本任長林曾以楊用霖儘先都司廣東大砲協右營守備黃 祖
連見危授命忠烈可嘉 〇上海則開軍營師亡則從軍師至而後空問之惟北洋海軍則竟空諸所有惜哉據于林報言咸
海之降日者一日定遠鐵艦為水師提督之號旗船先被水雷轟沈入海其深十八尺尚見敵位二日鎮遠鐵艦傷而
未沈三日平遠鐵艦四日濟遠鋼帶艦皆會完善五日靖遠鋼帶艦為日本借敵臺之砲擊沈六日來遠鐵艦亦已沈

海七日威遠木質船八日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日廣濟本質水雷機房船不備船十日湖雲木質小兵船又有蚊子船四號日鎮北鎮遠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敵船三號曾未傷另有寶璧一船亦已沈沒統共劉公島灣內成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二十三艘悉爲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船十三號才立海面嗚呼噫嘻天歎又查鴨綠江之戰超勇揚威致遠廣乙先已成沈或燬牙山之戰廣甲擱淺焚燬橫江小艦被擄旅順之役被擄者輪船三夾板船二大連濟之役被擄輪船一小敵船二日蓮春日漢江兵船十五蓋前後所喪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聯言思之可勝浩嘆至於威海之戰確知日本壞水雷艇二號一蓋爲風浪所沈一則蓋定遠而擱礁尚不關華人之力也然則中國水師竟爾一無所用乎猶憶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七月間余自滬回國取道東洋遇英督帶之任滿而歸者互談時事謂華艦今在日本據其軍客我莫不如也查華艦之所以東趨者則緣琉球臺灣之役故特脅之以威日人亦自嘆弗知而豈料沿及於今竟至如斯之銷鑠哉吁○當張邵兩軍使之將東渡也英國國務卿福世德乘輪先至橫濱與理事及警部長和記吉田氏警部水上乘飛龍小火船出迎登岸福大臣於乘火車至東京訪外務省次官林姓晤談片刻即返橫濱又登輪船而赴神戶小住正月三日張邵二公帶同隨員繙譯僕從四十七人行抵長崎初五日抵神戶於上尾張輪船赴廣島沿途有警視總監督團田率警部巡役護衛既抵廣島日本全權大臣伊藤陸奧二氏接見之下設席洗心館爲洗塵之宴又款之於春和園禮意頗優旣而疑二公爲窺探虛實而來並無議和權柄以致和議決裂拂衣而歸按此事已如前日實誌之○劉公島所有華兵於正月廿三日乘華船至燕臺丁帥與劉楊張黃諸公之遺柩本特遣康濟小兵輪送還中國瀕行時日艦下旋鳴礮以志哀日本諸將士更致敬盡禮以送之所有効力海軍之諸西人亦附是船同至燕臺惟美人好惟前被拘於日本時誓不至華今乃仍在華軍中助戰故拘留之○金陵西友信云張香帥恐敵人南犯特將南洋大巡船五艘敵艇六艘加意整頓而派江漢關稅務司邵和德君爲水師管至南

丁帥與各兵艦(西簡)兵於元其突犯劉公島丁帥及各統領竭力抵禦歷十餘日不懈而援師者無消息
見丁帥意即欲與敵水雷各艘悉行剽劫水雷船亦皆潛遁無奈再召中西各員會議命稱實已束手無策不
如設法降日以救生靈乃於十八日遣廣內督張慶光乘坐鎮北小艦高揚白徽直造日提督伊東祐亨之座船投
書伊東祐亨急會諸將商議并派四艦扼守西口以防華艦乘機逸出旋請張君入客艙張君身穿行裝口
謙詞恭俱有間牙山之役方伯謀其誦海戰何故殺之曰上命也丁公殊不願問威海何易失也曰陸軍與水師不
相與也又無戰律諸事皆然此總署之咎也再戰徒傷生命恐無濟於事矣聞劉公島近况如何曰官督及有財者皆
去矣窮民不能去受貴軍中炸彈其苦實深據聞其苦甚甚伊東旋界以覆書及香酒等物張慶光許以明晨再送書
來而別伊東覆書畧言尊示具悉自台祇選明日望將兵艦軍械敵臺之屬悉數交下敵提督官遣一船送貴將奔回
華閣下如欲至敵邦亦無不可停戰後仍思効力於貴國亦必惟命是聽至英提督作保一節大可不必閣下素著名
望敵提督已深信賜函矣十九日鎮北又入日營而下半旗眾咸不解及接見張差弁面深墨容似甚戚日人無不慘
然意叩其故則曰昨帶貴提督公牘及私信呈丁公觀其容色似甚感動即入座作函畢元帥起而言曰我事了矣遂
入臥室服生鴉片一大劑劉總兵張總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翼總兵皆已殉我輩無所措手惟有照昨
日所懸勉強辦理而已軍將或問張君曰島中今尚存若干人曰水陸兵士約共六千水兵多閩廣人願返臺灣陸兵

多山東人願從威海登岸惟醫院中尚存受傷者七十人不能行動耳日書遂定議凡受傷者運入醫船送至日本安
 為停泊而派第三四隊船兵守島派日艦守華艦又命務除水雷并購華軍中之牛道臺主將勝約伊東閣開張弁曰
 昔軍在威海時聞我在榮城連兵登岸均不阻之曰吁難言之矣各艦已奉軍令而盡不肯行日必欲去則知以卵投
 石耳（此處有模糊小字）既而勝約已定廿二日全隊華軍出降於日營日將先遣精銳東面之人各携
 二日糧及其行囊號物送至威海日營之後越日又遣閩粵之人至燕臺督扣留其軍械再撥廣濟一艦拆去數
 位安置丁帥以次各艦梯及中西各員直赴燕臺廿五日東洋陸路提督大山在威海大宴各官兼請英水師提督及
 英國水陸諸員倫敦泰晤士報刊兩報館美紐約報館傳金山報館巴黎勒當報館各訪事友以西樂備饋皆沾焉
 自以為功也飯後循例舉酒祝其君兼祝俄皇大山伊東二人與英提督輔里文親帶逾恒既而數步廟外（此處有模糊小字）見
 中華降兵過境命發米數百斛以獨之然主將雖具仁心而華兵之至燕者皆言所帶行囊盡被倭兵奪去則殊無紀
 律也○威海南北兩岸之兵向由戴孝侯觀察宗憲為總統劉提督和佩為分統劉公島營兵隨張協鎮使山統領初
 聞日兵東犯之信戴道請於東撫李繼帥添勇六營戴道自守北岸計轄軍五營水雷一營南山嘴砲臺二座龍王祠砲臺一
 座黃泥崖砲臺一座祭祀壇砲臺一座劉提分守南岸計轄軍五營水雷一營南山嘴砲臺二座龍王祠砲臺一座
 戴道與劉提約曰兵分雖見少合則見多如敵人來攻之際彼此宜互相策應及日兵進犯北岸無懈可擊改犯南岸
 戴道止擬往援而劉和佩已敗三砲臺失守反訴諸艦帥以戴道背約緩救自解戴道抗稟剖辨并言願收復南岸三
 臺以自贖乃募取死士各千百金計得千人果奪還二臺惟龍王祠一臺未復然死士已僅存其半矣日本大隊忽至
 二臺仍不守且分兵以撲北岸緩軍五營除奪臺已死外兵力更單又失劉提之較五臺相繼淪喪戴道無奈往依劉
 公島張協鎮張協諸營無恙且劉公島南北各有地阱砲臺（此處有模糊小字）一座荒島日島共有地阱

敵臺兩岸向可自爲也非強協又無所用敢道遂列節於劉公島○牛莊好善四十開股紅十字醫院保全傷兵不
少盛京將軍特壽帥特致手書道謝○劉公島之失實錄水雷船先自脫逃當被日兵每去大半其幸而得者
亦稱劉公島已失船械盡已交敵余等槍命逃生云云○魏帥信之具已在半路之援兵一律截回丁帥日分援帥不至
遂即仰藥以殉嗚呼惜哉○牛莊之失全壞於吳清帥一人當中日兩軍在太平山接戰時清帥於軍前特樹旗
書降者免死不意部衆聞敵聲至且狂奔奔竄動宋祝帥之軍紛紛思遁祝帥大怒傳令退者必斬更不許其部
潰傷祝帥率騎帥隨馬而傷腰奔衆遂昇之而退○日後一條美子見敵火所傷之軍士多斷臂折足者因令巧匠
方木至廣島代裝假肢○日本陸軍少將大寺謙門其也被敵鎗於威海○東洋下議院員某揚言於江戶云我在院中
與內閣總理大臣伊藤春猷相公抗辨和局如謂軍需不繼軍士不敷則不得已而和耳今議政院允爲籌餉民間亦
踴躍從戎我何允中國繼和哉且中國上下相蒙蒙私仇法雖有奇才異能之士執政者過之使不得用今我拓土開
疆非絕好機會伊藤曰老夫惟鞠躬盡瘁和與戰豈有成見歟○俄京那和廉治報云中日兩國如不聽俄國之勸
俄必從事干戈以求大欲於朝鮮矣○宋帥部下統領馬三元巡哨至二道灣遇日本探騎斃其二擒其一訊據洩稱
年廿一歲被政府逼充兵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今願洗心革面隨營効力當日即爲之收收葬妻令居軹臺○傅相
拜全權大臣之命於二月廿三日行抵馬岐下隨帶幕府諸君及馬屬叔建忠伍秩庸廷芳兩觀察洋務委員畢德
格君聞道出旅順時日本預派八艦升砲站掩以志敬○去令各國駐京大臣照會傅相欲撥水師三五十名入都保
護使署傅相電奏奉電旨各國駐京使臣我朝應任保護之責如欲發兵自衛仍恐別滋事故斷不可行等因欽此
今春防務飛嚴某國先遣兵五十名入都門禁不使阻攔各國遂允後派兵各駐使署惟皆不准出外故京師滿焉若
定○德國漢納根軍門在津練兵時曾向德國招致武弁多人以備分教兵士今購武弁已至而漢軍門已辭職遂向

當道請給查并分別遣回○日本水師某弁曾鳴綠江之戰實係日軍獲勝當中國鎮定二船未壞之先我軍心實不安我艦之最大者惟扶桑艦然尚不及敵二船之半我各艦之聯合共祇一百五門能洞穿鐵甲者則祇三門華威則無不可轟擊我艦惜其列陣既無定見交戰又似失魂我則進退周旋之合度又同心以避將令用能避敵鎮定之敵而分道以攻之未幾定遠船首遇火而焚鎮遠亦大受夷傷然猶未遽沈也統計我彈擊中定遠幾及二千顆然無一彈能穿鐵甲扶桑艦發出鋼彈亦無所用清田艦又放開花彈擊入其船既炸而仍無損遂廢然而返我艦則一受單彈即已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各中三十生的米雷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脅而出水師提督伊東祐亨激勵士卒略不懼怯忽花彈適在羣彈堆中墮之而炸頃刻間傷斃一百一十一人全船幾無所用水師提督伊東祐亨激勵士卒略不懼怯忽為船中火起無奈逃出眾艦隨之而退惜我軍無一大艦故不能奪鎮定二船耳查他國水師提督座船多能容積萬餘墩今松島僅四千墩然昔年中法馬江之役僅歷數分鐘已燬九華艦意與海戰時尚無快敵亦僅交兵一擊鐘足殺也爭持五點鐘之久斯亦奇矣○日兵艦在大沽口外搜查商船怡和行之益生輪船誤載鉛彈致被拘去○北洋業已停戰南方又遭蹂躪澎湖一島為臺灣之門戶又為避風之善地日人垂涎已久遣其師船搶而狂攻草軍亦竭力抵禦卒之孤懸海外援師不至遂失守

中守至日頃和否不決之人所為及節期火守雖知請日軍惟以假代也

胡王誓詞 元文

維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國王李某敢昭告于皇祖列靈之靈惟朕小子粵自冲年嗣守我祖宗丕丕基迄今三十有一載惟敬畏于天亦惟我祖宗時時依屢遭多難不荒墜厥緒朕小子其敢曰克享天心實由我祖宗眷顧庇佑惟皇我祖肇造我王家啟我後人歷有五百三年逮朕之世時運不變人文開曉友邦謀忠廷議協同惟自主獨立迺厥鞏固我國家朕小子曷敢不奉若天時以保我祖宗遺業曷敢不奮發淬勵以增光我前人烈徽自今毋他邦是恃

○ 俄國與日本之關係以鞏固日本獨立之基礎道明成況于舊用和子婚患迪我祖宗宏設監察字內形勢
○ 華內政安嚴積弊決小丁慈將十四條津範告我祖宗在人之處仰藉祖宗之遺烈克底于續固或敢違惟明嘉隆

○ 刻勵爾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

制定王室典範以昭大位繼承暨宗戚分教

一大君主御正殿

○ 軍事政務諮詢各人官裁決后續宗戚不容干預 王室事務與國政事務即分雜用相混合 一議政府及各衙

門職務權限明行制定 一人民出稅課由法令定率不可妄加名目濫行徵收 一租稅課徵及經費支出總由度支

高門轄轄 一王室費用率先減節以爲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 一王室費用及各官府費用釐定一年額算確立財

政基礎 一地方官制亟行改定以限節地方官吏職權 一國中聰俊子弟廣行派遣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 一教

育將官用徵兵法確定軍制基礎 一民法刑法嚴明制定不可濫行監禁懲罰以保全人民生命及財產 一用人不

拘門地求十遍及朝野以廣人才登庸

提督兩書 可文

革職留任北洋水師提督軍門丁爲否會事照得本軍門前奉貴提督來函祇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必戰
至解沒人盡而後已今爲保全生靈起見願停戰事所有劉公島現存船隻及礮臺軍械悉交貴管但莫不傷中西水陸
官弁兵勇民人之命並許其離島還鄉如荷允許則請英國水師提督爲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即日見覆
施行須至否者右吞日本海軍提督軍門伊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爲生靈
感激承賜珍品際此兩國交爭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以明日交軍械臺鑿等類因兵勇須卸載軍裝收
拾行李爲時過促恐有不及請展限至正月二十二日起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各件決不食言專此具覆並請白安謹希
教祭丁汝昌頓首正月十八日外繳還香酒酒類黃等共三件

威海衛約

一 中西水陸文武各官須開明職銜姓氏西人須開明國名姓名其文案書識及兵勇人等但須開一總數以便分別遣還中國 二 中西水陸文武官員須各立誓現時不再預聞戰事 三 劉公島一切器械應聚集一處另開清單注明何物在何處島中兵士出珠島日兵護送登岸威海各東兵自十四日正午起至十五日正午止陸續遣歸 四 前海道台代承交付兵艦砲臺之任惟須於十五日正午以前將艦中軍器臺上砲位開一清帳交入日艦不可遺漏一件 五 中國中西水陸各官并許於十五日正午以後乘康濟輪船照第十款所載開返華界 六 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動者悉許隨身帶去惟軍器則不論公私必須交出成日官欲加以搜查亦無不可 七 向居劉公島華人須勸令安分營生不必畏懼逃竄 八 日官之應登劉公島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點鐘為始若伊東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灣內等待彼時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點鐘為止一律遷出其在船之水師水手人等願由威海遶陸而歸可聽其便其送出之期則與各兵一律從十五日正午為始 九 凡有老稚婦女之流欲離劉公島者可自乘中國海船從十五日正午以後任便遷去但日本水師官可在口門內稽查 十 丁軍門等各官靈柩可從十六日正午為始或遲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濟兵船離島而去伊東提督又許康濟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臺代用以供北洋海軍及威海陸路各官乘坐向華此線深敬丁軍門靈柩報國起見惟此船未離劉公島之前日本水師官可來拆卸改換以別於敵船之式 十一 此約既定戰事即屬已畢惟陸路若欲重戰日艦必仍開戰此約即作廢紙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國候補道牛日本水師提督伊東在松島懸畫押此約以西文為正

日主手諭

清國雖與我國從事于戈惟仍舊照禮節特派欽差東來議和是以朕亦命全權大臣馳往馬關照章款接同商和局凡

共國人自應以兩國往來之禮儀待清國欽使盡力保護何至忽有意外之事朕今特頒此諭爾爾臣其敬聽之此次行刺之凶犯下賤無禮極爲可恨必須查照國律治以極刑朕之所以不憚降蠟者誠欲使爾官民人等咸喻朕意即以保全我國之榮光不致貽人譏笑損辱體統自今以往益宜嚴加防範毋得再任因循橫行不法此諭

停戰條約

第一款 大清國大日本帝國政府允允中日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訂條款一律辦理○第二款 兩國軍隊應遵此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相前進○第三款 中日兩國現約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兵隊無論成攻或守各不加增前進並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戰國之力惟自各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款之內○第四款 海口轉運兵勇軍費並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第五款 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名訂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駐紮處所有電線不通之地各自專馬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於得信後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戰○第六款 此項停戰條約明於明治廿八年四月二十日即中國三月廿六日夜半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中日兩國全權大臣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

電語彙要

美林紫知譯 華蔡紫拔志

元宵 俄皇欲探各國良法料取公相設立義塾強令國中子弟讀書不取束脩○花朝 英電云西班牙巡船名踪跡杳然想沈於海○意人高美者貧而無賴美人惡之二十英電云哭聲拉脫省有沽酒人無故爲意人所殺美人獲凶手毆殺之意廷致書美廷斥其不應又印度西北氣得拉邦有爭位之亂英廷命印成兵一萬二千名往鎮之又代割其曲直乃阿富汗人先已闖入英致哀的美教書於阿王如四月朔尙不撤退我將勦○近年美

出棉過多前日將甚不敷燒噴與廷勸令減種而反增種英境亦然恐將不支廿二英電云美今力勸南農一律減種
 又云俄海地中海軍艦齊至太平洋以觀中日動靜又呂宋羣島之南土人蠢動西班牙兵征之戰於大
 神樂十人一名島上及其子均死又華預向倫敦貸欸備和後償日本以英金計今農季中堂至馬崎日本外
 省員赴中堂道長公子伯行觀察經方及福世德大臣先行登岸答拜伊藤陸奧兩全權大臣
 四百名携開山至大橋場東與軍軍相帥向遠劉親帥令沙河畔華兵豫備迎剿沙河左已造臺掘設安大廠○廿
 四英電英亦定議派員赴通用金銀會查向用銀者惟英國今遺衆忌不得不從又歐疫又起如重傷風爛喉痧赤眼
 害耳之屬外務印度部兩大臣皆染之說者謂年過四旬多不起○廿五又云外務大臣羅士勃雷染疫雖復元謠言將
 前日日本四艦泊大沽查入口商輪廿四晚見東南口外有灰色兵艦五往來游弋下午遙見船煙大約是日艦此
 馬已預備近必打昨晚漁船報見日艦十三艘水雷艇六號聚泊約離岸三十六里見大日艦十三小破船八
 在大沽口外三十里游弋又聞至洋船皆被查○廿六英電傳聞日艦封禁臺灣之淡水口中日和局已在下關開議橫
 濱是議以全國雄心難遏恐必無成謠言日議院出亦有人以議和尙非其時為請諸員其公議之氣得拉事起倉猝
 印政府先遣兵往然後奏聞印度部查覆言貴大臣辦事深合機宜又得廿五京電張星使回京六日召見三次星使力
 助中堂聞諸大僚亦與尙仍欲請歐洲大國乘機干預和議廿四夜大風雪日小艦在范家店擱沙而壞死二人
 華兵欲捕之惜無暇日本八大艦行至亂放機器擊華兵急避已傷一人小艦旋被救去中日全權大臣以西門舍革
 為會議公所廿四下午相見互閱國書與全權台即議和局廿五早中堂遣人日官代備行轅下午又議○廿七英電日
 兵攻澎湖秘魯大亂都城失守亂首披霞辣係退位之民主與官軍一戰而死者多人在中日兩國敢昨至今尙無如
 星之夥也○英國上議院員本世襲爵紳家極厚賚下議院員雖有貧者而數百年未受徽祿廿八英電今有林姓議員

其以爲應受者多於其餘之員十八人阿富汗王子哈比被拉本年欲游於英和局已在廣島開議以兩國暫息
一氏爲第一義日本待令中堂甚有時道雖料不致決裂吳軍已退回錦州東北六十里之十三山天莊臺之糧臺亦
已退回本軍在吳軍之東五十四里山中路中探漸退回日兵逼近東沙河天降大雪想數日後錦州必有戰事聞敵諸
軍深定吳清帥爲中路劉帥中軍爲右路宋帥帥爲左路惟清帥已奉召入都戰時恐未必在軍也帥則奏留之又
據錦州南海邊探報本日見東軍踞錦南四十里之桃花島惟未登陸耳○廿九英電四月朔德國親王御俾士
岑八雲前隨成昌官於議院宜由皇家督視不料有梗之者德皇無奈電慰俾王并云職員敢梗公視朕甚憫悵即日耳
曼人亦不悅也以昨日中堂自蘇和處回行幸將入門一少年凶人衝出以手鎗擊其面凶人已就獲昨四點半鐘
中堂將返行轅日人趨足道旁以一見顏色爲幸忽一少年壯士自人叢中出左手擊憲輿攢右手開鎗傷中堂頰其彈
今日可出伊藤陸奧二大臣及地方官聞報驚駭非常羣趨行臺問候與居并發電奏聞日廷聞日主迅派御前大臣携
日主日手書慰問并道歉更又遣二御醫與大臣同乘飛輪星夜出廣島今晨已抵下關全國官民人等聞此警報無
不憂形於色皆祝吉人天相傷而不膏今日下午東御醫佐藤電奏言中堂傷勢可保無礙以凶手姓小山年廿一歲身
穿民服放鎗後逃入一店即就逮中堂之傷在左目下一寸無損目光中堂隨帶之兩西醫先在傷處探彈不獲緩日再
探醫會傷雖重約可無礙中堂心甚鎮定痛苦亦能強忍與人叙談有條不紊并云仍當力疾辦公行臺內外今已密布
兵捕妥慎保護發電時中堂方安臥日主命其從弟小松官大勳位彰仁親王和音有子至華總統陸軍

三月朔二日英電中堂仍甚平善惟彈未出國手小山愛國之賊子也或謂小山之兄在昔爲中堂 俄商欲謀謀故計以報仇又云古巴俄國西班牙禍并連作亂俄大勢似無妨
王鎮中彈殉難守兵大亂二敵臺連失朱守上布部乘二千五百名逃入後山散兵將往犯之積械盡爲日得日失二船先傷於水雷船被擊擊中一
千三百六十五名後日據日領事口稱日本水雷船被擊擊中者 俄已將其船擊毀擊中者死者甚多東電往改彭湖者共兵一萬八千名擄兵船外有戰船十二艘船八日中堂無恙不日可登中和與日主

特約手以... 初 英電傳... 以開兵爲名親詣使王... 中德就而觀德皇在議大臣前脫帽爲禮... 王有大副勞... 心... 名時宮外鳴... 門以志... 中堂恐和議... 初三英電印度總理大臣... 德電... 日... 中堂... 西... 又... 西... 牙... 將... 帥... 七... 名... 往... 古... 巴... 月... 廿... 八... 東... 兵... 在... 澎... 湖... 之... 媽... 宮... 上... 學... 壽... 兵... 不... 搖... 力... 戰... 東... 兵... 完... 於... 明... 日... 往... 政... 打... 動... 今日... 日本... 信... 中... 堂... 平... 安... 無... 比... 任... 傷... 仍... 在... 下... 關... 心... 神... 治... 和... 議... 不... 日... 亦... 開... 該... 省... 巡... 撫... 及... 警... 部... 長... 以... 該... 省... 防... 範... 恐... 乎... 車... 職... 初... 四... 英... 電... 今... 望... 一... 二... 日... 內... 中... 堂... 仍... 與... 日... 本... 開... 議... 又... 西... 州... 牙... 大... 吏... 顧... 古... 巴... 事... 萬... 分... 喧... 聲... 復... 已... 預... 備... 大... 兵... 往... 助... 皇... 聞... 日... 本... 欲... 刊... 山... 海... 關... 及... 臺... 州... 又... 聞... 中... 堂... 受... 傷... 英... 報... 稱... 德... 也... 各... 大... 體... 日... 共... 會... 議... 不... 能... 決... 定... 郵... 因... 我... 請... 假... 五... 日... 初... 一... 月... 日... 七... 伊... 東... 晤... 亨... 帶... 三... 艘... 九... 砲... 船... 二... 艘... 先... 打... 澎... 湖... 東... 砲... 臺... 而... 潛... 以... 運... 船... 五... 運... 兵... 二... 千... 名... 在... 砲... 臺... 後... 登... 岸... 是... 夜... 乘... 兵... 全... 退... 廿... 八... 日... 兵... 入... 臺... 移... 砲... 攻... 下... 游... 各... 臺... 西... 砲... 臺... 華... 兵... 毀... 其... 臺... 而... 退... 東... 軍... 死... 一... 傷... 廿... 七... 獲... 華... 軍... 千... 餘... 任... 乘... 船... 而... 去... 見... 役... 也... 野... 野... 砲... 艦... 傷... 故... 不... 與... 英... 國... 兵... 艦... 泊... 其... 砲... 船... 見... 日... 兵... 二... 千... 登... 島... 帝... 四... 月... 和... 其... 各... 船... 分... 派... 運... 船... 裝... 煤... 至... 澎... 湖... 將... 以... 爲... 攻... 臺... 之... 基... 惟... 懼... 又... 思... 通... 區... 東... 洋... 無... 線... 和... 議... 將... 成... 之... 故... 英... 艦... 去... 後... 法... 國... 水... 師... 襲... 擊... 砲... 船... 三... 湖... 離... 開... 砲... 臺... 軍... 門... 亦... 在... 臺... 南... 電... 請... 臺... 北... 港... 添... 軍... 砲... 山... 砲... 臺... 有... 北... 兵... 數... 營... 乘... 火... 車... 而... 南... 今日... 打... 狗... 相... 近... 之... 恒... 春... 縣... 已... 見... 日... 艦... 十... 五... 往... 來... 不... 定... 風... 浪... 兵... 池... 頗... 將... 兵... 林... 時... 甫... 大... 臣... 帥... 之... 團... 練... 兵... 分... 守... 恒... 春... 打... 狗... 等... 可... 以... 登... 岸... 之... 地... 初... 五... 英... 電... 日... 主... 爲... 中... 堂... 受... 傷... 萬... 分... 恐... 因... 乘... 船... 伊... 爾... 帥... 與... 大... 臣... 不... 必... 取... 中... 堂... 之... 物... 爲... 質... 立... 即... 停... 戰... 以... 表... 歡... 悅... 中... 日... 今... 立... 停... 戰... 約... 此... 日... 本... 對... 中... 堂... 受... 傷... 故... 自... 願... 停... 戰... 不... 關... 人... 議... 寓... 津... 西... 人... 公... 電... 問... 中... 堂... 接... 獲... 電... 報... 砲... 彈... 彈... 出... 然... 仍... 可... 以... 治... 承... 感... 門... 威... 初... 六... 英... 電... 已... 發... 電... 照... 約... 停... 戰... 矣... 和... 議... 其... 有... 可... 望... 中... 堂... 其... 奏... 係... 形... 奉... 旨... 嘉... 慰... 知... 宣... 威... 之... 稍... 濟... 矣... 初... 七... 日... 英... 電... 土... 屬... 阿... 述... 尼... 心... 俸... 教... 其... 對... 教... 人... 之... 事... 若... 英... 法... 俄... 委... 員... 會... 同... 士... 日... 審... 問... 皆... 有... 確... 悉... 又... 英... 兵... 已... 自... 印... 北... 趨... 氣... 得... 拉... 摩... 摩... 爭... 台... 之... 亂... 又... 日... 兵... 攻... 臺... 南... 初... 八... 又... 云... 成... 氣... 得... 拉... 之... 英... 兵... 被... 圍... 每... 夜... 有... 警... 云... 俄... 太... 弟... 疾... 作... 而... 往... 法... 屬... 之... 阿... 爾... 齊... 亞... 就... 旋... 然... 仍... 未... 愈... 又... 賭... 賭... 順... 之... 日... 卒... 多... 患... 當... 軍... 備... 相... 已... 可... 力... 疾... 辦... 公... 故... 伊... 爾... 大... 臣... 重... 至... 馬... 岐... 其... 違... 禁... 放... 槍... 之... 因... 手... 小... 山... 訊... 知... 皇... 帝... 敕... 心... 定... 監... 禁... 終... 身... 兼... 作... 苦... 工... 之... 罪... 東... 督... 佐... 藤... 察... 傳... 相... 傷... 在... 左... 目... 下... 半... 寸... 許... 形... 帶... 長... 圓... 斷... 漸... 愈... 德... 相... 在... 京... 時... 向... 法... 使... 館... 借... 得... 官... 醫... 特... 派... 司... 日... 伺... 起... 居... 以... 傷... 傷... 輕... 重... 宜... 預... 入... 所... 在... 然... 須... 進... 一... 禮... 升... 或... 七... 日... 方... 得... 日... 官... 醫... 時... 欲... 剖... 視... 傳... 相... 不... 許... 法... 官... 醫... 以... 彈... 膏... 未... 知... 下... 落... 查... 能... 委... 副... 駐... 京... 德... 使... 館... 當... 開... 醫... 報... 時... 急... 遣... 副... 刻... 立... 幼... 官... 醫... 東... 佐... 治... 至... 是... 亦... 如... 法... 醫... 官... 日... 醫... 醫... 不... 敢... 始... 施... 藥... 刀... 又... 廣... 島... 竭... 力... 醫... 辦... 軍... 事... 當... 停... 戰... 未... 定... 約...

非若中堂在京時之冷淡今日接到中堂隨和條款電報即隨地起而外尚無消息於人似不願讓滿洲地主權諸臣以疆地必發生變為言似亦無益耳士和之願軸亦似也似舉本滿精力尚健在詔與韓大臣互商撤次大帥和戰之屬一以望之字中堂又會試舉子不滿三千人（四日傳相受傷）俄中外常電問俄之費共一百九十三封郵局總到者八十八封而費者二十七封日信十二次今日無信廉使飲食如恒云云屬下書生亦樂以手加額蓋志之隆中如成今日已成西則亦已何事惟其和戰云云人語

議和條款 二月廿二日美國駐滬總領事接福世德國務卿自日本貽書云和議已定兩國欽使准明日簽押惟約款未悉李伯行公子亦電至滬

即有款六條一曰朝鮮為自主之國二曰日本所得地悉歸日有三日遼陽河東地方劃歸日本四曰臺灣全地永遠日轄五日償給日本兵費即平銀壹百兆兩六曰中日立和條約以壯東方國勢及至廿三日上海中外官場所接議和電報傳說不一西官接電云賠款銀三百兆兩臺灣及遼東旅順等處永遠日轄威海衛則讓為賠銀之質以六年為期賠款交清仍還中國華官接電云中日和議一喜附水讓日轄二戰線江與旅順口之關一直向北至韓總四十五度為止各港水師日本管轄以云至四十一度為止三賠兵費關平銀二百兆兩以十五年為期四新開通商五埠內有北京南京兩處

和議已成 西四月十七號即華三月廿三日接日本下關來電云中日兩國和議已成所議條款已經兩國議和全權大臣訂定於本日上午簽押李

中堂即於下午率參贊隨員隨譯等乘輪返華伊藤時與南大臣亦同時返廣島其詳細條款日人欲俟此約經兩國蓋印調換後再行宣明惟聞定於三禮拜之內換約施行兩國停戰之期亦即展緩二禮拜以華歷四月十四日為限

MAY,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EDITED BY REV. DR. C. L.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6.

1. Presentation of New Testament to the Empress Dowager, with Illustration	By Rev. F. Beckwith
2.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just prior to the War. Translation	By Editor
3. Histo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troduction	By Rev. F. Beckwith
4.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n Appeal	By the Secretary
5. On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y 關東德海元
6.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No. 4	By Rev. F. Beckwith
7. How to enrich a Nation	By Rev. J. Edkins, D. D.
8. Chines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By Rev. Dr. K. F. Fung
9. On Disciplining the Army	By 蔡子集
10. Chinese Affairs	
11. Progress of the War, etc.	By Editor
12.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13. Advertisements	

The price, one dollar and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volume, 25

cents a volume, for all orders of bound volumes and supplement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91

英國公司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 REVIEW OF THE TRADE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 The Trad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
Chapter II. The Trade of the Colonies	1
Chapter III. The Trade of the West India Company	1
Chapter I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V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V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VI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I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I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I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V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V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VI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I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I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I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V.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V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V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VIII.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I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Chapter XXX. The Trade of the East Africa Company	1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OLONIES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五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維海邦之要政件報之先解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魁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拋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鏞銜益主繼繼歷史襟軀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糊影響瑣屑旣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蕪業倘更承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聯文字之緣聊助歸忱藉規同志

惠教所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英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
鳳樓後廟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士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獻經銀盒圖

諸女士獻經祝 嘏記

追譯中東失和之先往來公牘

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後序

廣學會敬募金資以助華人啟

天道振興中國論

四續救世教益之一

有益於今 推啟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二章論養民之理並與富強莊金店

續性海淵源

學子類篇 玉山講義

新語四

大清令典

英李提摩太著

英李提摩太著

英李提摩太著

英李提摩太著

廣東凌善元稿

李提摩太手著

英國艾約瑟撰

德花之安集評

古華亭蔡子著

縷馨僊史手識

東魏懸書

恩被九泉

附中有幾

禮闈經題

中美約稿

停辦恩借

買產專條

會試全榜

朝亂紀十一

和約彙譯

日廷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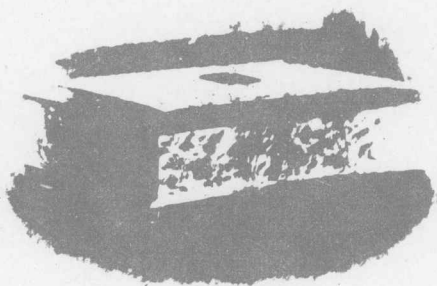
電書總載

各種告白

英
俄
德
法
美
日
俄
國
林
主
學
知
瑞

華
英
俄
德
法
美
日
俄
國
林
主
學
知
瑞

獻經銀盒圖



15179

爆炸機立圖



五洲萬民四百一十五百兆人受治於信奉救世教之國者九百餘兆受治於習崇儒教之國者四百
 一十萬回教之國所轄者八十兆外此則未有教化者也。嗚呼！今救世教中人周流徧地球願以
 十萬之直分傳各國之人其最著名者之一門名曰耶穌教傳教於華垂數十年矣去年欣聞 皇大
 旨六旬萬壽各大吏爭羅珍品恭進 璇闈耶穌教士默念世間至寶當無有踰於幸治九百兆民之
 行者遂相與訂議特獻救世教新約全書一部藉傾葵霍微忱既而仰邀 慈納事事圓滿完備合

將獻經祝 嚴頌末具錄於左并為小引以志弗諼

光緒二十年恭逢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各省大吏廣購珍奇豫
 擬進呈藉申蟻悃浙江甯波府耶穌教會女教士司夫人聞之竊念我等教會中諸女士同隸駢轅亦
 宜晉祝曷弗虔寫聖經仰邀 慈覽乎旋商諸他教士皆曰甚善惟甯波僻在浙海未易徧通音問若不
 求寓滬之人代為經辦於事較便因於是年正月間貽書上海諸同志具陳其事上海教會諸友踴躍惟
 忭不能自已即日公舉范君費氏李氏代君海君慕君湯君等七人為司事費氏膺書記之任爰擬一公
 啟徧致在華諸信女云

各省女教士鈞覽啟者敬上之心不分男女餽物之意無論中西今年十月初十日恭逢 皇太后六

十萬壽普人同慶。中陳獻著。毋儀於四海。垂簾而聽政。兩朝施。聖德於萬民。望闕而股慄。一獻
乃有雷波。教士函寄上海教士。謂慈暉廣被。向無地以酬恩。壽宇宏開。當乘機而真物。託上海
教士轉致各省中西女教友。均向親友之好道者。捐贖新約一部。裝潢完好。藉表恭敬之心。教士之
在上海者。欣然應許。公舉七人辦理此事。一內地會花教士。爲總辦。二長老會費氏。爲書記。三廣學會
李氏。爲司帳。四英國聖經會代教士。五美國聖經會海教士。六倫敦會募教士。七美國監督會湯教士。
爲參辦。署陳原委。佈告各省中西女教友。無論多寡。但求千里同心。共襄斯舉。惟風信遠傳。日期將近。
務祈即勸速寄。以便上海總經理預爲備辦進早。至每處共募若干名數。亦請開列存記。則報皇太
后者。卽以報天父也。專此肅請道安。立望回音。諸希愛照。再如蒙賜捐。請寄上海虹口崑山路第一
號。交經理帳目。廣學會李氏照收。不誤。上海美華書館書記長老會費氏謹啟。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
日。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耶穌教會中諸女士。既接公啓。亦各歡喜無量。陸續集資寄滬者。凡二十九會。多至一萬九百人。其姓氏錄於
內字號錄
共合墨西哥洋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圓三角五分。蓋皆藉表寸心。不在於輸將之多寡也。七司事更自推
在華傳教四十七年之募君。製就聖經序一首。其文曰。

新約一書。乃救世聖經也。古聖前賢。寅承上帝。其言曰天之旨而述之者也。其所言者。皆上帝慈愛羣生

昔耶穌救之大道太初之世一渾乎其寥廓耳上帝乃創造天地萬物兼造人之始祖而卽以本善之性俾之受多福於塵寰不謂人欲漸萌天良漸泯卒致違理背法獲罪於上帝而況始祖獲罪之不以其咎更延於後世以及於兆民而眞性遂滿禍端百出爰有死亡之慘沉淪之苦以至靡有窮期上帝怒之而終憫之亦嘗大顯慈悲昭示其獲救之法於世無如世人漸染惡習逞意縱欲旋知而旋忘終至玩忽自甘然上帝猶優容寬忍積年累世姑聽其欲救而無從迨屆上帝恩允之期卽中國漢平帝元始元年特以聖神威猶太國伯利恒之貞女馬利亞而遣獨子爲其子命曰耶穌譯言卽救世主也生而神靈長而聖哲畢世無幾微之過失而純順乎上帝之所命以傳其道以行其事至其全備之大德又皆爲由天降臨由上帝遣下之明證故論天道之綱領贖民生之罪孽以盡教主當行之職者尤不僅生前所顯已也既死於十字架葬後三日復生後升於天蓋其生也奉命而救世也其死也贖罪而救民也上帝之策遣無弗適耶穌之名分無弗盡百世而下證據確鑿毫無疑義而爲其門弟子者能從上帝而傳福音分往四方宣揚聖道勸人自悟前非篤信悔改於以仰蒙肆赦而獲平康凡負氣含生之衆身心清潔得與上帝默默相通克享永生之福此皆載諸聖經卽所謂新約者也都爲二十有七卷前四卷曰馬太曰馬可曰路加曰約翰皆耶穌弟子所著述耶穌誕降以來言行纖悉畢備至耶穌死後升天而絕筆焉第五卷曰使徒行傳備載各使徒生平傳道四方之事實其第六卷以下

則又請使民之所紀述。以達乎四方所設之教會。其原本聖道訓誨啟迪。而示以當行之規。未嘗曰默示錄。指示教會諸事。自始生以迄末日。凡歷代之所遇。悉隱約以言之。意其奧妙。卷終復論及轄國萬民。判定善惡。請報應。而全書以成。總之此二十七卷中。於耶穌聖教之大旨。暢發無遺。爲之記者。皆當篤信謹守。實力奉行。至死不變者也。然則此書之外。其尚有可比擬之書乎。曰。無有。世間懲勸之書。汗牛充棟。然皆由乎人心之所發。此書則上帝之聖神。感於先哲而言者也。其名曰新約者。何也。曰。前乎此者。有舊約焉。全書凡三十有九卷。爲耶穌降生之前一千餘年。諸先知聖人所作。首論上帝創造天地。以及人之始祖初生之際。與夫後來諸事。與耶穌基督臨世救民。具有關涉。預言耶穌畢生行事。實蹟。班班可考。名曰舊約。新約者。對舊約而名之也。其曰約者。上帝與其獨子耶穌基督。欲救世而訂立之恩約也。吾輩幸生於世。既參稽乎舊約。尤宜勤讀乎新約。然後能灼知往古來今修身立命之所。在獲益非淺鮮矣。或問獲益之效驗。可得聞乎。則請正告之曰。此諸經者。皆上帝所默示者也。有益於正己有益於教人。已正而引人於正。俾奉事上帝之人。無不心維口誦。身體力行。灼知百善皆備之上帝。彰其榮光。顯其經綸。凡以救人於沉淪之中也。嗚呼。上天之道。無言而有言。無聲而有聲。無言之言。布於宇內。無聲之聲。滿於宙合。其律純全。可以蘇困。其法真實。可以破愚。其命正直。可以悅志。其誠純潔。可以發矇。其道至清而持久。其典至公而至義。故凡讀是書而生信心者。今生則敬上帝而無二。愛

世人而如己。蒙上帝之恩佑。叨耶穌之拯救。獲聖神之導引。百福駢臻。千祥雲集。來生則豫冀升天。所
受多福。永無窮盡。其爲效驗。又豈言思擬議之所能盡哉。屬當重刻新約。收陳其微旨如此。卽以爲序。
因而七司事。又自推湯海二君。就遍地延請工書者。書就序文。而推代君及費氏李氏二夫人。商訂製書
之制。裝潢之式。仍恐所譯序文。或有未妥。商請譯書之專門名家。如艾君約瑟、李君德摩太、公同檢閱。華人
中如王君紫幹。則繙譯新舊約者也。蔡君芝綬。則久操報館筆政者也。亦請同閱之。以期毫髮無憾。又延
沈君贊羽、陳君松偁。公同參校。諸事大定。乃推李夫人恭製進書表。文曰。

耶穌教衆信女等跪

奏爲欣逢

盛典。同達微忱事。本年十月初十日。恭值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

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普天同慶。率地騰歡。伏維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
獻崇熙皇太后陛下。具大智慧。秉大誠信。前當 皇朝中外鼎沸之秋。恭承 天命。廣運 慈謨。

寇亂悉就削平。鄰誼咸敦輯睦。於是中外晏然。共享太平者。垂三十年。不徒 中國臣民。感銘心版。更

使他邦士女。喜溢眉端。重念我 皇太后陛下。增廣安民新律。內有一條。并保護奉行耶穌教之民人。

尤仰見 一視同仁。無分畛域之至意。欣佩莫名。臣等奉教小民之幸託 軒轅者。不下數萬衆。今

昌期之幸值。宜微悃之同伸。祇以僻在窮簷。貢珍莫致。寅丹滋歎。子墨難宣。側聞各西國。凡遇皇后國

母公主等喜慶之辰。恒有以聖經達誠意者。臣等敢援斯例。特舉教主耶穌聖教中無上上品之書。名

曰新約聖經進呈。慈覽以表虔忱。伏查此經大旨。欲救一世之罪。以消一切之苦。而導全地球之人。受無窮之益於今生。冀永生之福於異日者也。凡奉行耶穌救世教之國。能安億兆人心。以成其德。而又本其道。以立至善之新法。俾國勢安如磐石。其淳然而興者。則如懷新之良苗。故敢以此區區。自傾葵藿。且臣等奉救世教之眾。恒皆誠祈。上帝默佑我。皇太后。皇上。天家。以及中國之臣民。皆深請聖經中之至德要道。凡諸國緣是而得受之利益。我聖朝更進而益上。臣等又誠祈。上帝默佑我。皇太后。千秋萬歲。益宏邦治之猷。爾時勳業崇隆。功修赫備。龍宮鳳闕。既享塵境之榮華。玉宇瓊樓。更受穆清之供奉。凡上帝豫爲善體天心之大善人。深備永居之榮域。惟我皇太后。膺受福祉。亘古常新。臣等不勝懼忭慶幸之至。謹奏。大清光緒二十年十月。日奏。

至於聖經本文。初擬倩人恭寫。而以時日迫促之故。乃囑美華書館。特以聚珍字排印一部。每頁均鑲以金邊。燦然奪目。其書面與儲書之匣。則僱廣東巧匠。鎔銀爲之。書長十三寸。寬十寸。厚二寸。銀書面之左方。別用黃金。鑿刻一籤。其文曰。

新約全書

書面中幅。以金絲圍一方格。內鐫四字曰。

救世聖經。

其儲蓄之銀匣。備鐵竹枝。套致亦不俗。又於蕭森萬个之中。鑿字三行曰。

恭呈

崇熙皇太后 聖鑒

耶穌教會婦女會備

銀書而重五十四兩。銀書匣重一百二十六兩。銀匣向內處。備觀金絲絨。銀匣

之外。別加上高文木箱一具。木箱向內處。亦觀以金絲絨。裝演華麗。悅目賞心。

足舉也。竭善男信女之智。自春徂冬。始克一一完備。隨於西歷十月二十九日。由滬附輪。轉送京師。仰託
萬京之美人劉君。英人文君。轉交英美兩國駐華欽使。代呈總理衙門。西歷十一月十一日。兩欽使覆送

總署。十二日。總理衙門王大臣恭進。深宮。適 英后帝寄祝 皇太后萬壽珍品。同於是日進 御。尤

屬喜出望外。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即西曆十一月十九日 英國使館。接到總理衙門堂憲公牘云。

逕啓者。十月十三日。接准貴大臣暨美國田大臣公函。據稱。英兩國教會公稟。以本年恭逢 皇太后

六旬萬壽。各省教堂奉耶穌教之信女。恭備新約一部。盛以銀匣。並具賀摺。稟請代為轉進。以表感戴
祝 嘏之情。所有賀摺一分。先行函送等因。十四日。復准美國田大臣函送該信女等銀匣新約一部

前來。本衙門已將賀摺一分。新約一部。於十月十五日。代為呈 進。並於十月二十二日。函復貴大臣

在案。十一月初一日。續准美館哲繕譯函送祝 嘏之女教士名單一紙。本署當代恭呈 御覽。奉

懿旨。首事女教士李氏費氏二名。每名賞給江綢一卷。大緞一卷。針黹一匣。手絹二匣。幫辦女教士馬
氏等二十名。每名賞給手絹一匣。湖縐一卷。以上各件。於本月十二日。函送美館查收。屬其按單分交

該女教士等祇領業於本月十四日准美館函復收到轉交在案相應函達貴大臣查照可也此頌日
祉名另具十一月十九日。

使館郵寄到滬諸司事捧讀之下欣悉 皇太后樂於延納從此諸女士葵向之忱得邀 慈恩不勝欣
喜咸曰我等之所冀望者今已如願以償何幸如之且公牘末行明載 皇太后頒賞文綺諸珍七司事
勤勤懇懇之心竟蒙 嘉許亦從此一無缺憾矣抑重有說者中國 皇太后與英國 后帝 女中堯
舜遙遙對峙計全地球生齒一千五百兆大半分隸於 兩聖人宇下實爲亘古之所未有尤冀 二聖
人合五洲有益於人之事悉舉以教其受治之民此一端也又冀 二聖人不煥新猷俾塵世間自今以
後永不見有兵革之禍各國之君民上下亦共服弭兵會之至理於以昇平共享不特上契 天心且大
有造於萬國者無窮無盡此又一端也因記獻經祝 椒事而連類及之具胞與之量者必不河漢斯言
以上係救世教中人進獻救世教聖經之顛末也救世教中人於中國歷代之聖經賢傳無不尊而重
之蓋深知其大有益於中國也而又恪遵 天命志在舉五大洲至善之道亦傳徧於中國務俾華人
非僅得本國聖賢至善之道而止則中國之受益不更宏且遠哉夫以華人之心思材力卓越古今倘
再博考救世教聖經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不徒在世之日必不墮他國之後異時出塵離世上躋榮域
膺受 天眷亦斷不在他國之人之下此尤救世教中人所殷殷期望而不能自己者也是爲獻

去年西歷十月十九日。東洋因侵華之役。偏召諸議員至廣島。為額外之聚議。決戰事從違。定論。高多寡也。前後凡四日。諸員始散。當初集議院時。首相伊藤博文。出中東未戰之先在。日在東兩帥館。與日本外務省中國總理衙門往來文牘九件。交眾議員公閱。橫濱西報館譯作西文。備登報節。余等今據西文。轉譯華文。深恐格式語句。多有未符。然其命意之所在。要不致失御。廬山真面目也。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大臣汪。為照會事。本大臣承准北洋大臣直隸督辦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即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全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攻破城鎮多處。勢將北犯全州。敝國遣兵捕治。無能戡定。誠恐為日愈久。蔓延愈廣。仍屬上國之憂。溯查光緒八年暨十年。敝國內地有寇盜之警。類皆憑仗威靈。代為掃盪。敢援斯例。急請遴派雄師。赴日東下。收廓清蕩定之功。一俟亂事削平。請即凱撤。不敢久勞。遑戍。以稽王師等因。本大臣查朝鮮王飛電請兵。事勢似已孔急。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斷難漠視。藩服之難。當即繕摺入奏。欽奉 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俾屬藩無烽燧之驚。即寄寓該國之各國官商人等。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著赴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 諭旨。飛咨貴大臣。并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承准此。合

即備文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照會。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覆事。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土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覆。請煩查照。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中國大臣小村。爲照會事。接奉廷寄。恭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朝廷業已命將出師。合卽諭知該署使臣。告知中國總理衙門等因。本署大臣奉此。合卽備文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先今事理。察核施行。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暨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大清欽命總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等。爲照覆事。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四日。接准貴署大臣來文內開。接奉廷命。以朝鮮之亂。貴國欲派兵前往。按照光緒十一年兩國約章。備文照會到本衙門。准此。本爵等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赴該國。削平禍亂。此係按照撫綏藩服之成例。不容稍有延緩。然竊因蕩滌寇氛起見。亂定之後。立即班師。至該國仁川釜山兩地。現在賊踪雖遠。然因保護通商大局之故。特派兵艦。仍留彈壓。亦非別有機謀。今貴國乃亦派兵前往。度不過爲保護公使領事各官。及通商事務而已。本爵等之意。貴國

但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致驚民庶。況乎我兵已
啟行而前。若與貴國之兵相遇於內地。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不得不思預防。爲此
飛咨貴國大臣。請煩查照來文。電奏貴國朝廷。俯鑒本爵等微意。以免別滋事端。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
日本欽命出使大臣小村。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照覆。○大日本國署欽差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
事。六月初九日。接准貴王大臣咨開。貴國按照撫綏屬國之成例。派兵前往朝鮮。削平禍亂。本國不必決
計特派重兵。亦不必入朝鮮內地。以免別滋事端等因。准此。遵即傳電奏聞。今接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
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
天津所訂之約。妥慎辦理。文內所稱本國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之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惟斷
不往可以毋庸前往之地。至謂兩軍相遇。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在軍員弁。必能妥爲約束。
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兵將帥。亦共留意而已等因。奉此。合就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
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照會。○大日本帝
國外務省卿陸奧。爲咨請事。竊照本大臣昨與貴大臣面晤。談及朝鮮之事。目下貴國與本國。合力驅除
東學黨之亂。亂事既定。所有朝鮮內政。亟應代爲修整。兩國擬各簡命數大臣。前往朝鮮。同心稽察各弊。
其分應整頓。俾朝鮮日起有功者。如國庫出納款項。如遴選大小官吏。如募練彈壓內亂額兵等。皆是除

略談外合即咨請貴大臣煩爲備案奏請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大清欽命出使大臣汪爲咨覆事。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來咨。隨即電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在案。頃奉京電內開。細核貴大臣述及代平內亂。暨整頓朝鮮內治。以杜後患等語。查朝鮮之亂。令已一律平定。本國既毋庸募師於外。中東兩國。合力平亂一節。亦可毋庸贅議。至預杜朝鮮後患一節。命意甚善。但其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好自爲之。即我中國。且亦不願干預。至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干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往戍之師一節。查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和約。早已訂有專條。應即照辦。今亦可不必再議等因。承准此。除業已面告外。合即備文咨覆。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大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會事。本日接准貴大臣來牘內開。奉貴國傳諭。凡敝國所請。欲會同貴國。往代朝鮮平亂。致治各節。概不允行。使敝國頓失同心之友。曷勝惋惜。但查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敝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係於敝國者。不特通商一端已也。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慮。敝國萬難坐視。而且敝國與貴國。若皆任其日即敗壞。既乖友邦之交誼。且妨敝國之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其所應查辦之事。已詳前牘。敝國以爲。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模。俟朝鮮王辦理就緒。其執政以次各官。亦各有條不紊。方可奏風班師。是事也不

但與天津條約符合。且亦合於至理。倘貴國仍不能俯鑒誠心。始終相拒。斷不能冀敵國職此之故。即行自撤并兵也。合行照會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國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

日照會。ハク○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照得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本大臣與貴主大臣而談各事。辱承惠誨。卽於是日。電咨敝外部在案。頃接覆電內開。朝鮮之亂。在於內治之不修。本國緣此以爲。朝鮮玉應受大國之訓。去其病根。而加以培補。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矣。有善於此者。且朝鮮之治。忽實我兩國命脉之所關。是以本國特向中國。商請扶持匡助。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使臣。力勸彼此敦崇和誼。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似此情形。兩國若起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能爲我國咎也。等因。奉此。合卽節錄原電。照會貴王大臣。請煩察核辦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照會。ハク

此中東兩國戰禍之見端也。當東議員公閱而會議之時。則已以干戈從事。西報得華字元文。日本海軍中將文政不詳譯以英字。余又就英而譯華。統觀其命意之所在。初則兩國使臣。同日互相咨照。詞意和平。惟中國則悉照舊章。明指朝鮮爲屬國。日本則執意不承。弊端已伏。至華兵往朝之意。不過欲彈壓東學黨之亂。俾海角一隅地。仍執王權以安王位耳。日本照約出師。則欲去其舊病之根。以安朝民。卽以安東方之

大局而意適乎不同。然於天津和約均未有所損也。然中國既明指朝鮮爲藩服。日本若不力辨。則十餘年前。日朝訂立條約。稱爲平等。認爲自主者。不幾適以自輕乎。不謂日本雖振振有詞。中國偏毫不理會。公牘中仍指朝鮮爲屬國。又稱爲海角自理內政之國。遂囑日本。派重兵。不可入內地。日本心大不憚。覆文中顯露圭角。又欲請中國於合兵平亂之外。合力理其內政。中國顧悉不許。并言。汝既視朝鮮爲平等。豈可干預內政。反在中國。月之法之上乎。輕藐日本之意。實於言外見得。從此鮮隙漸開。第八文中。日本堅執本意。斷難坐視朝鮮。沈淪苦海。若欲日本撤兵。中國必先允免亂國治等語。中國仍力駁之。而兵禍成矣。○又按中國素輕日本。謂爲不過朝鮮之流亞。故日本與朝鮮立約。稱爲平等之時。毫不過問。豈不曰。中國固加於日朝一等哉。不知各西國與中東立約。實視中東爲平等。其謂與西國爲平等者。惟同有自主之權耳。餘則皆視爲降一等。故特設領事。以自治其民。與待亞洲之波斯暹羅緬甸印度諸國。無有差等。此真中東之大恥也。日本引以爲恥。故事事改從西法。去年與各國重議和約。以刪除領事自治其民之權爲第一義。中國不諳外事。惟知高自期許。於他人蔑視之恥。偏淡焉其若忘。嗚呼。惜哉。吾甚願中國。化其視日朝爲平等之心。并化其自視加人一等之心。遂化泰西視我爲降等之心。則中日可爲同等者。東西亦無異等。恥辱雪而等威定矣。

聞嘗通考天下諸國。大於朝鮮者。白波斯以上。凡三十國。小於波斯者。不計其數也。然國雖多。而所以治國之法。不過三端。救世教法耶穌教。行於四百二十兆方里之中。一也。儒教之法。行於四十兆方里之中。二也。回教之法。行於二十兆方里之中。三也。而救世教所轄之地。實較備回二教。廣逾十倍。若以人而言。五洲各國。其合生齒一千五百兆。救世教治人九百餘兆。儒教治人四百餘兆。回教治人八十餘兆。然則救世教實轄地球生齒十分之六。儒教所轄生齒。共占地球十分之將及三分。回教則不足一分。此其大畧也。若論治國之法。以何教爲最善。則但觀於天所付以轄治之民之景況。何者爲最佳。即可躍然言外矣。救世教所治之國。不但民數日增。民財亦日富。儒教所轄之國。近五十年來。民數未見遞增。民財亦未見加富。若回教所轄之國。民數既年少。一年。民財亦日窘。一日。此皆據歷年各國報。悉心稽核而得之。非臆說也。至考其廢興成敗之所由。則有萬無可缺之四法焉。一曰道。在新民。一曰教。在化民。一曰政。在安民。一曰養。在富民。此四法者。所得愈真。所益愈大。一二法得而精之。不若四法全而精之。今但就歐羅巴全洲而計。每年國庫所入。多至華銀二千八百兆兩。及察其民財。則皆蒸蒸日上。其非剝民以益上也。可知。若夫中國者。其幅員之廣袤。生齒之繁庶。實與全歐相埒。乃國庫所入。歲不過一百兆兩。僕嘗深維其故。而不禁慨然矣。則試言新民之法。一千八百餘年來。救世教人常言。無論一人一家。上而至於一國。但使能上契天心者。且暮間必淳然而興。反是。則必亡也。忽焉。所爭者。遲速之閒耳。更試言化民之法。歐洲

古世當中國自周迄漢之際。取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各國學校之法。以教其民。旋改用基督教法。即前備及於歐洲。延至中國宋代。益宏學問之途。且各國得何新法。彼此皆擇善而從。又研求於格致之工。人思欲察核萬物之理。以駕古人而上之。真積力久。遂得汽學。電學。化學。諸理。昔之詫爲非神不能者。居然以人事而參神力。風氣所趨。西人專於求新之心。至今弗替。夫格物致知者。實學也。非空文也。再試言安民之法。歐洲自古迄今。其法不一。降至中國宋代。君權日以重。民困日以深。各國之爲君者。祇圖一己之安。罔顧斯民之隕杭。元太祖時。英國紳士創議新律曰。繼自今。凡有關繫民生之政。君必先商之於民。民以爲可。然後頒行。此律既定。他國漸有仿行者。百年以前。廓清法禍。即今政即有數國。分外求新。甚至改爲民主之國。然總而言之。無論君主民主。或爲君民共主。皆當知國以民爲本。無本則不立。故不第天人一體也。君民亦聯爲一體。始克相安。當中國明時。又有博士者出。以各國法律互歧。不免緣之而生釁。旋著萬國公法一書。各國皆奉爲圭臬。此百年中。又有善士。恐目下失和。所關更鉅者。遂創爲弭兵會。遇兩國有違言之日。可請局外公正人。剖分曲直。此安民之梗概也。若夫富民之法。歐洲自周末以來。英人最善乘舟。然不過往來地中海之間。船身皆不甚鉅。明時始有創爲大舟者。泛海而西。過大西洋。得一新洲。即美洲大半皆荒地也。又有乘舟東游之人。則與印度中國日本通貿易。其往東南者。又得一新洲。即澳洲亦皆瀟望荒蕪。杳無人跡。是時。歐洲盛行修路之政。以利車行。水陸兩途。漸無隔闕。且既得新地於大海之外。

所造之船日益加大。務使之能禦風浪而未已也。旋有創製機器者。又明乎重學之理。於是陸有鐵路。水有輪船。繼而又自電綫。五洲萬國。無不相連。而泰西之民。自興各新法以來。百年之間。富於前者五倍。此萬民之原委也。各國之興。未有不基於此四法者也。三十年前。華人在父母之邦。習聞東土最馳聲譽之。大國。於數世教大益於人。諸法。以興各國之理。尙未能洞燭無遺。遂乃東裝東渡。惟願舉教世教之益。以告華人。此外別無奢望。爾來二十有五年矣。日夕孜孜。未遑暇逸。然而華人皆以爲。遠人宜來學於中國。豈有華人而反從外人者。故信從吾道之徒甚鮮。殊不知言者諄諄。既不能發華人之深省。聽者藐藐。卽無以固中國之大防。去歲至今。竟坐困於日本一小國。惜哉惜哉。華人之意。初欲萃泰西數千年之政要。一筆之於書。又恐卷軸過多。華人未暇徧讀。適會麥懇西先生。新著十九周記一書。祇紀泰西近百年來之大事。披覽數四。竊念若將是書。譯作華文。華人閱之。卽可藉明西事。且是書於西事之利弊。無不賅括。誠使中國戒其弊而法其利。富彊之效。可立而待。又使朝廷俯采芻蕘。舉凡類於是書者。飭令各省士子。於中國應讀經史而外。博稽詳考。及至試期。不能兼通西學之士。概屏弗錄。吾知不過數年。泰西良法美意。畢集於中華。華民之富。所不待言。中國之彊。亦斷不遜於他國矣。況上天俯視萬邦。原如兄弟。萬邦皆能上體天心。相友相助。獲益自無窮盡。彼心懷忮刻。不願敦睦之國。實屬大背天意。實不能保患難之不來。故夫今日者。中西各國。誠能式好無猜。俾民生永不見有兵革之禍。此尤華人之所厚望者也。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李提摩太後序

廣學會徵募金資以助華人啟

李提摩太敬啟 上海蔡爾康識

人博施濟眾自古仁人引以爲病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每人而悅日亦不足自古已然於今爲甚中國各省水旱偏災靡歲幾有樂善之士有慨捐千金萬金者所惜充其量之極至遇救災民多亦不過千萬眾而止且救所知之甲地彼乙地災重而人未知仍轉於溝壑也救見告之今年彼明年災輕而人不告仍莫登衽席也僕謂天下善事有所挾甚微而所施甚宏者假如一物也重逾千鈞百夫不能舉輔以舉重之機器斯一人了之矣一路也遠逾萬里三月不能達濟以行遠之汽力斯數日赴之矣故持此以何人農出其力以樹百穀工出其巧以成百器商買出其才智以轉輸百貨皆所以便民救民者也有士焉出其心血以著羣書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剛救時於無形之中收效於無朕之外似此博施濟眾豈不可每人而悅況乎中國今日地狹人稠民貧財盡苟非採新學以補舊學之不逮縱使災荒既告朝廷截漕發帑善士解杖傾囊譬之醫者急但治標未克培其元氣故重賴乎學也尤屬急不待緩敵同人隸籍遠邦僑居華土目觀中國受病之深而和緩之能治者共袖手漠視之無以對上天即無以對一世是以仿泰西廣學會之法設會於上海擬擇西法之最有益於華人者或自著新書或轉譯新說計初設之五年中未有大可記之事故亦未敢募捐於華至第六第七兩年如法辦理事漸多截至年

終兩刊紀畧所著諸書。開列乃所需經費。悉募於西友。一狐之腋。豈能成裘。木之微。豈能支
石。敝會竊不自揆。曾作募捐小啓。呼將伯於達官貴人。而先爲之核其成效。曰中國慷慨捐金。敝會得所
。其如五口之家。每年可各贈以重五十兩之寶銀一錠。此蓋參較中西。兼權今古。而爲是政之次第
之說也。推而廣之。或者比戶每年各贈以寶銀十錠。誠如是也。華民既無不大富。中國豈尚有不強者乎。
故富民又關乎保國。夫泰西所戒。尤在誑語。苟無實在憑據。豈敢徒說大話。獲罪於天。不料言者雖古。聽
者。勸者亦心疲力盡。僅承今兩江督憲張公捐銀一千兩。浙江臬憲聶公捐洋銀一百圓。招商局總辦
鄭陶齋觀察捐洋銀四十圓。其餘寂然無聞。此恐因敝會前啓。未能十分懇切之故。今若不重申前請。益
復切實指陳。恐敝會之終不得成其志。即華人迄未能躋於富也。可歎孰甚焉。總之以小就而論。敝會得
銀數萬兩。以教華人。華人已可不憂凍餒。以大成而論。敝會得銀一百萬兩。華人男女四百兆。盡沾新學
之化。可年共增收銀四千兆兩。而敝會百萬之本仍在也。試譬以市井貿易之道。此種商務。此種利銀。實
爲中國從古所未聞。宜其多有不信者。然先就小就一端而小試之。衆擎易舉。可旦暮以俟其成。用敢再
爲此啟。以告同仁。倘蒙大人先生。鉅紳富室。樂捐銀兩。以助敝會。即以教中華。請就近送交上海廣學會。
即可拜領。其經理總帳者。爲上海長利洋行。亦可交付。皆按期登列月日各報。以先示信。年終當再彙刻
紀要。以紀收欸辦事各節。倘諸君更有具高識卓見者。或以敝會之所紀述。有未洽處。即請從速告知。以

使諸事會議之際。議其得失。尤爲厚望。總之。僕斷不敢謂助賑之不善。而舉行廣學。實超助賑功德之上。
惟君子鑒之。

人道孤興中國論

廣東巴邑會凌善元來稿

竊以君子務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天道本也。洋務末也。使舍天道之大本。徒沾沾于洋務是求。何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夷考泰西諸邦。常未聞天道。未興教化之際。類皆榛榛狉狉。及至君承天道以治國。耕野。臣奉天道以致君澤民。民循天道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此百年來。凡大算地輿之至學。格致化學之微理。與夫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莫不月異而歲新。上大造物以來。於斯爲盛。用是恍然於天道之能裨治道也。夫道猶餅也。國猶麵也。納餅麵中。其不發者幾希。況乎泰西崇道諸邦。不第有自強不息之功。尤能擴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隱。天道廣傳於四極。凡其所至。輒能移風移俗。光氣日開。卽如夏威夷國。五十年前。俗不堪醫。迄今風純俗美。煥然一新。此尤彰明較著者。中國與泰西互市以來。至今數十載。知西學之足尚。故設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學堂。開鑛紡織製造各局。廠復選子弟之聰穎者。出洋肄業。俾能各精所長。以爲國家不時之需。更有識時務者。不憚紙勞墨瘁。舌敝唇焦。指陳時事。以作當頭棒喝。在上之人。一旦奮發有爲。勵精圖治。正當一變至魯。一變至道。蒸蒸然化治日隆。遂與西邦相埒。而猶復憤憤乃爾者。何哉。意者。天心無悔禍之

時或有厚於西而薄於東乎。抑知否否。蓋中國之難以振興者。由於舍大道之大本。而徂務西人之末技。可或曰。大道何以能振興中國乎。則語之曰。一在華民之詐僞。一在勵民以精勤。一在黜民之陋習。易言乎。大道能革民之詐僞也。中國詭詐之風特甚。凡製造器具。販賣貨物之中。屢以假僞相欺。甚有冒字號而暢財流。鑄假銀而圖倖獲者。居父母之邦。有然。即販至外洋。亦多如此。聞有中國某茶商。販茶出洋。多攙假葉。西商購而覺之。遂堆積而昇諸炎火。以示永勿與華人購茶之意。此非欲欺人而適以自欺乎。華人屢欲造作僞物。吾恐異日縱能仿效西法。製造各器。仍不少賦硃魚目也。夫通商貿易。乃國家利權之大宗。而工於詭騙者。每欲以鼠璞誤鄭。不幾自塞其商務哉。商務不興。利從何獲。故天道首教以去僞存誠也。經云。上帝眞實無妄。又曰。拜之者必以神以誠。故崇道者。既知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則凡與人酬酢往來。不敢萌此騙彼欺之念。製作互易。可以除混珠亂玉之端。以實心而行實事。即以眞本而求真利。自能工作日盛。貨物日銷。豈有窮乏之虞乎。曷言乎天道能勵人以精勤也。中國游民。甲於天下。市井中不務生業。不勤工作者。實繁有徒。甚有飽食終日。半生居博奕之場。惰其四肢。舉世錮烟霞之癖。及其窘也。勸無力。乞可耻。不得不爲搶竊。此盜風所以日熾也。夫中國地大物博。人民衆多。誠使地能盡其利物。物能盡其用。人能盡其材。何難富強甲天下。惜民祇自安懈怠耳。今中國曠地荒山。不可勝計。使能勤以開墾。易荒蕪爲膏田。變荆棘爲沃土。羣山無濯濯之虞。衆木有欣欣之象。貧無患焉。惜人皆好逸惡勞。生穀之

上平山澤之利不興。樹木之植不廣。而欲得其地利。不亦慎乎。而天道則教以勤操作也。保羅嘗謂。我在樹中。未嘗無度。亦非素餐。惟是勞苦。晝夜操作。無累一人。且曰。人不操作者。勿子之食。由是從道者。深遵其訓。不收稍懈。竭三時之力。勤六日之工。自無仰屋啼飢之患。使中國十八行省。盡能克勤克儉。民無遺利。地無遺利。行見家裕戶饒。民安國泰。皆爲盛世之民。豈不休哉。然財源其所開矣。尤當以道節其流也。夫節財之流。亦不外不作無益之習俗。而害有益之資財耳。靜思中國市鎮鄉城。每歲因建醮演戲。賽會迎神之浮費。築廟延僧。香油紙燭之虛糜。與夫風水不經之說。平視可耻之爲。合中國而統籌之。何啻千萬億兆計。此由於不識不知。以訛傳訛。遂令有用之資財。盡付東流。良可浩歎。雖上年我省撫憲。亦嘗出示破迷。無如人心不悟。仍蹈故轍。故天道尤亟教以黜僞崇真也。凡誣民惑世之異端。有傷家財。無益身心者。概行杜絕。蓋知死生有命。福自天申。惟當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能永膺多福也。故凡留心時務者。速宜去僞崇真。如風水一端。貽害匪輕。欲築鐵路。動曰有礙佳城。欲採礦金。輒謂有妨吉穴。噫。國家之不振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急望當軸之明道君子。通示蚩氓。俾能速出迷途。早歸覺路。庶有出人頭地。不然。中國雖歷千年百後。不猶是甘居人下者乎。然說者謂。拘如子言。天道固可以振興中國。而中國以千百年相沿之習俗。欲崇朝而革故鼎新。不亦憂受乎其難哉。曰。雖然。人無能。上帝則無所不能。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即無不可化之國。吾等之崇道者。務求上帝。俾聖道速行於中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昔有開風向化之心。經云。當爲諸王暨上位者求。俾我儕虔敬端莊。綏安無事。以畢一生。又曰。善者勸求。無道者不從。蓋求則得之。若上帝俯允所求。何難合中國之人。盡歸正路。道一風同哉。若昔巴西國王。大刺烏詔告其民曰。我論通國之民。當寅畏但以利之上帝爲永生之上帝。其國靡暨。水世弗替。果能此。其矣。則堂堂華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子日望之矣。

四續救世教益之一頁益於今世

李提摩太手著

一曰。政。中西各國之君。有大權獨攬而自立者。有民公舉而傳賢者。有繼繼繩繩而傳子者。各從其便。至於官吏。則有恃世族之勢而怙權者。有世襲爵位而傳子孫者。有民舉者。有捐納者。有科甲者。其設立軍伍。保護國家。臨時增改。有選衆民之壯丁出而當兵者。有常兵止二三年者。有畢世從軍者。有自爲民團以拒盜者。有官派團練者。有晝夜充巡街捕者。其兵船。有一點鐘可行華程七十里者。其噸。有重華權十六萬斤者。又有機器炮。每一分鐘可六百出者。一分鐘可出四百一十發。一分鐘可出四百一十發。一分鐘可出四百一十發。至於官之祿俸。古時有全不給子者。其祿俸。古時有全不給子者。後立廉俸定額。又因定額不足。准其取分外之利。蓋官之缺分。有豐有瘠也。然額外之利。至有多於國家之所賜者。亦有不逮者。後因其弊太多。卽加給以俸。使之足用而有餘。其額外之取於民者。盡禁革之。其治民之法。初則官有權。遇民有罪。由官酌定。恐不能無弊。後乃朝廷定律。使各處皆知遵守。官始不敢行私矣。又有教民之法。昔惟富家子弟。讀書受教。今歐美二洲各國。不論貧富。無不讀書。意欲使民皆知國

家各學之法。若他國有養民新法亦必取而效之。又考古之教民。皆縣書讀法。後世則張貼告示。爲官者或有劣跡。古有御史聞風彈劾。今則有各報館登報紙以揚之。又將各國各要事。登諸報牘。因此官民皆不敢顯然作惡與作弊矣。尤有便者。徵收錢糧之法。先是按各處舊俗徵收。輕重不一。今皆按每年國家用度之多寡。以定錢糧之數。或於舊額加一分二分。或減一分二分不等。又各處權衡斗斛丈尺。皆有一定。不准異同。違者有罰。其銀錢交易。以便商賈之法。則有官滙兌莊。有滙票。大小皆可。金銀銅錢亦隨人便。且偏國通用。絕無中國銀行錢店分利之弊。至於傳書遞信。先年或專差。或托人。今則有官信局。本國中無論遠近。每封止費銀二分。若發至外國。無論遠近。纔銀四分耳。英國電報。本國中無論遠近。十數字。祇銀一錢。若夫運貨。常未有道路之先。僅可牲馱人擔。後有官車路。每重一斤。運路千里。費制錢十八文。後有鐵路。每斤運千里。制錢六文。較牲車賤數倍。至今河船運貨。更有便宜者。每斤千里。止費錢一文半。較牲車賤十五倍。若火輪舟運貨。三斤千里。費一文錢。較牲車賤六十倍。如此運貨。雖隔三萬里之海。核其腳價。不過牲車五百里之費而已。可見近今運貨之法。較之古昔。便宜多矣。且能運外貨。以救己急。亦可運土產而銷外國。若中國口外。東海。至伊犁。計寬天線六十度。按溫道量之。合路七千里。其中雖有沙漠。亦有肥田。今按運貨之價。止能外行千里。倘開鐵路。即可外行三千里。而兩旁四周之沃壤所產。即皆賴此鐵路以轉運。儼如增一國之地。豈非養民之大有關係者乎。今美國。坎拿大。俄羅斯。皆開長逾萬里。

之鐵路。通東西之海。皆以爲便於養民也。況既有萬國通商之利。凡遇水旱兩路。皆有輪舟輪車以通之。所以每遇荒年。無論遠近之糧。用輪舟火車以運之。至遠者旬日可達。不但本處飢民可救。卽遠如外國之農。亦皆立其餘糧之易售也。雖然。設立有益於養民之各法。改換新本不易。非深知此法之美。毅然行之。不能遽變也。再古時國家初立。並無規條。凡百姓之細故。皆不經理。止於爭鬪毆殺人者死而已。以後明君。更立章程。故印度當明代。有賢君名牙克兒巴。聞各國各教之益。卽聘諸教師至印度以教其民。後其國大興。本國及外國皆稱爲回教中第一名君。清初。俄羅斯之君大彼得。聞歐洲迤西各國。多有益於民之事。較己國爲便。卽躬自周遊各國。不但細心考察。而且躬自習學。然後請各國才能之士至俄。教之以各有益之法。不數年而富強日盛。俄地前不過彈丸。今已幅員極大矣。又日本聞西國無限便民之事。同治十年。派數大臣。實中國使臣。其姓名略見於前。遊歷泰西各國。細心考察各事。以後分別往學延師。兩路勤學。從前國勢其微。今則無能藐視者。且又見風俗之進境也。以上各事。皆政事所關。有益於養民者。此亦步步之進境也。救世教之事。本不專爲此。而傳教於各處。但凡有益於民者。不得不錄諸簡編。使人皆喻。此救世教之所以有益於今也。

續富國養民策第十三章

四十 憑房屋土地契爲質藉銀

英國艾約瑟撰

借銀用之諸法固甚多。有時於戚誼友誼之間。以交情爲依據。惟憑房地文契藉銀之事較多耳。設有人以己之資本築成織造局。既成後。無力開辦。遂以織造局爲質。藉貸他人之銀錢。倘所藉之銀錢。至期滿不能照本利如數歸還。許藉子銀錢者。將織造局轉賣。此等以織造局爲質之文契。謂之爲典押契。如不照依契中開載者償還。終不能將局復歸於彼也。有諸多業至會。保險會。並各等公司。存儲銀錢無用。可藉予他人用。惟討取妥實質票文契爲要耳。復有諸多富厚家。欲將銀錢藉貸予人。專願妥實憑據爲質。諸生視各處之製造局行店舖戶。並其資本。爲經理貿易事務人自有者乎。大抵非其自有也。率多以房地契爲質。由他人處藉來。銀錢貿易謀生者。殆別有眞房主。眞地主。未必居住之人。卽其主也。而所用之銀錢。亦復有他主耳。

凡藉銀爲質之契據。務宜妥實。如將契中開列之房地賣出。所得之價。決可多於所藉去之銀數。此等藉銀式之利息。統年計之。大都以百分藉銀之五分或四分半爲率。設恐契中聲明之數有錯誤。或其房地之價銀。既書契後。有何不能逆料之低落。譬猶房地之值。確可至千兩銀者。可書寫藉七百兩或八百兩之契以爲質。設其房地不能得若等大價值。或於其房地疑有來路不明。後生爭競處。可增大其利息。按年計之。百分藉銀之六分七分八九分均可。盜取之利銀。卽爲抵其本銀。後日失與不失作備者。立房地契藉貸銀之外。復有立契以坊作。或船作。或他種日久可用之器具爲質等事。亦有以數

存之棉花或糧食或黃酒等貨爲質者不過充暫藉銀者之質耳。

銀莊金店借銀之式

貿易空豐之國中借銀與人者多屬銀莊。緣伊等以出放銀錢爲生涯也。銀莊奉爲專務者三四番翻。新同於一時辦理。惟分中所事者。卽將他人寄來之銀收存。並將銀轉藉予現欲用其銀買貨之人也。生意號舖。隨時售賣貨收銀。於購買新貨日猶遲未至時。不能使其銀錢徒存於筒。他人所有進款。如股分銀錢中生息出之利銀。或房地租價。並他進項。俱按月或按三月核計收結。得財利不徒存於家。在家收存。不能復得生息。兼恐盜賊竊去。並遭遇火災。不若將錢寄存於銀莊爲美也。且將銀存於銀莊。宛如藉子彼銀號之主人。至所註明之月日。可如數清還。大抵作各種生意之舖戶與客商。並織造局中主人。日日進來之銀項。舉屬每日存於銀號。祇留每日使用之數兩銀足矣。如是籌度。利益有二。試爲臚列於下。

一 銀錢存寄於銀莊。盜賊不易偷竊。房間鞏固。室中有鐵櫃。室外有更夫梭巡。

一 所存儲銀兩。欲給繳他人。有極便之式。止開一憑單予其人。其人持單至銀莊。立發給銀。

一 銀錢寄存於銀莊。能獲利息。

銀莊主人收到他人存儲之銀項。有時日。並他事之多端不同。時或存銀主人欲提取銀。須限於七日。

之先預告知。此一法也。復有一法。藉銀與銀莊時。預爲言明。一月或三月或六月取還。始所歷月日愈多。銀莊主之利息愈大也。銀錢有存於舖號。可隨時取用者。若等存銀。提取使用。無庸預爲告白。或以極低微之利息。或不子利息。緣銀號主人。必多存現銀。待人來取。不能將銀放出耳。

將存銀提取出時。亦有存於銀莊者。設銀莊之生意甚大。寄存銀之人。數盈數千。決不至同時俱來取銀。且付銀存儲者數多。彼銀莊主於己銀之外。亦可將人存之銀。出放于藉銀人。賴之以獲利息也。銀莊主人。將銀藉于他人時。所用諸法。亦各不同。或以貨物並房地等產業。文契爲質。或用鐵路中之股分票。並國家庫儲中藉銀之股分票。爲質者均有之。惟如是藉銀。不甚美善。恐其欲使用錢時。不易將銀得回。是以此法藉銀。不能甚多也。復有一法。存銀於銀莊之人。將銀提取盡。可聽其仍藉銀莊之銀兩。銀莊主人。或確知用銀人爲妥實可靠者。方如是辦理耳。或有契據爲質。有親友充中保。均可藉與銀錢。

此章未終下卷副出

續性海淵源

德花之安集評

吳子類篇

吳澄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于人。人所受于天也。天之付于人者。公而不私。人之

受于人。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人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則人所秉之性。無不好是懿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于爲善。猶水之樂于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又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受氣于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于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污穢。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碍淪染。而非復其本善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

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理之無不同。不會說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會說得一邊。不完備也。荀揚及世俗之言人性寬。性礪。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

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又曰。其流之之濁者。非其性之罪也。雖源之清者。天也。流之濁者。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耳。理之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莫莫能清者。何也。清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原之初出。曷嘗不清哉。出于巖石之地者。盤然漶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于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于天。而賦于人。局于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巖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泥塵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故流雖濁。而有清之道。河之水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沈于底。而其水可食。甚濁亦可使之清。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爲其名。與字之說。善以遺之。石梁收

按吳子所論。亦見近是。將孟子所論性字。與宋儒所論性字。彌縫以相符。但尙有難處。而未之見也。據其所論。謂性者。卽理也。又云。質之濁者。不免有所污壞。其理是質豈能壞理乎。惟以理制其氣質。而順性。則爲善。以理制于氣質。而從欲。則爲惡。宋儒以氣質之清濁爲善惡。非也。清濁原不關善惡。乃才能

且曰才能之上者爲上達。曰才能之下者則爲愚夫。要其性皆一也。有時上達者可轉爲惡。下愚者亦可變爲善。如曾參與曹瞞可見矣。

上山講義即此也

曰凡人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旨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個眞實无妄的道理。仁是個溫柔慈愛的道理。義是個斷制裁劑的道理。禮是個恭敬撙節的道理。智是個分別是非的道理。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石溪性理大全

按玉山所言。性爲人所同具。亦爲人所同然。將天下人人皆聖。何以生人爲聖者少。而爲惡者多。與此但論其同。而未及論其異也。至其由性而論及乎情。亦只是論其善。而未及論其惡也。

新語四

古華亭蔡子著

客有讀新語者。造鑄鐵盒而問曰。子言中國爲通商之國。非用兵之國。亦旣信而有徵矣。今日者。中東和約。亦旣議定。即使俄國強欲干預東方之局。以日本割取中國陸地。心殊不甘。德法二國從而和之。頃聞

英國亦將振振有詞。奉託於仗義執言之列。然不利者在日本。非中國也。中國乘此暇日。休養生息。竭力與商。以躋於民富而國無不足之隆軌。海濱下土。其可歌淨洗甲兵長不用之詩。靜聽圓闕開持籌。計算而欣。占利市之三倍乎。蔡子曰。嘻。歐洲諸國。長駕遠馭。豈徒日本之不利哉。姑卽以中國無涉言之。亦不第用兵之難已也。抑且撤兵之難。咸豐同治間。髮捻四起。各省軍興。洎乎凱撤之時。欠餉則未克發清也。回籍則相離窳遠也。其弱者。吞聲忍氣。沿途求乞。始匍匐而抵里門。其強者。則糾黨搶劫。流爲游勇。所至之地。民不聊生。而且有結爲哥老會者。蔓延於長江上下游。至壬辰年而變生不測。幸賴各省大吏。驅除搜捕。始漸無事。然其根終未絕也。去歲日本難作。國家歲糜千萬金。以養之綠營兵。無一可用。其累年訓練之湘淮各營勇。微特一敗再敗。且亦不敷分布。朝廷命將出師。大吏辟舉偏裨之可信者。無一不需勇丁。卽無一不需招募。况乎警報日亟。譏輔震驚。各省之勤王者。又起。本年以來。統計東三省及順天直隸山東各路。分駐營勇。若閩若粵。若關若隴。若晉若豫。與夫回兵苗勇之屬。連同湖湘子弟。清淮健兒。盛京吉黑直東諸土著。數總在三十萬左右。其中良莠不齊。鄉土各別。且招募之際。不暇審擇。向所謂之哥老會。不免闖入其中。以本屬散在各處者。不啻官爲聯合而句結之。一旦撤防令下。糧臺不敷支應。必將有減成給發之例。且吾聞軍營積。凡統領以次各武員。向糧臺關餉時。有明係十成。而僅發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閱其領狀。則實然不足也。總領等散餉於其所轄。則又巧立公費雜費等。

種種名目。督督遞扣。各兵所具領狀。仍儼然十足也。故卒皆不能發其覆而正其罪。然事勢當危急之秋。根柢支更軍營武弁之天良發見者。尚恐臨敵而士不用命。或不能多方剗削。今則和局已定。戰禍已終。即使餉精充足。必其肆無忌憚。彼嗷嗷待哺之勇。其何以堪之哉。且文武諸員。又即使一無尅扣矣。各勇關得二三月之餉。極多不足十金。而迴望故鄉。千山萬水。舟車有費。食宿有費。寒暑衣服疾病醫藥。又有費。其能安抵家園者。十無一二也。則又將蹈戚同閭之覆轍。散勇所過。盜賊叢生。萬一更有嘯聚山澤。煽惑人心。如三年前之鬧教殺人者。良民之禍。懸於眉睫。夫安冀兵禍之永息。商務之遂興哉。客曰。是皆然矣。顧亦有良策以善其後乎。蔡子曰。狃於目前者。不足與圖長治久安也。吝於小利者。不足與語仁民愛物也。今即以撤兵一端而論。微特有事則招之使來。無事則委之而去。非所以服人心也。臨戰則驅諸瀕死之地。罷戰則斬以資生之途。非所以重民命也。而且將撤之際。既譁潰之堪虞。既撤之餘。復騷騷之可患。寔假而亂機蜂起。害及閭閻。則小民之財產蕩然。賦稅必難足額。亂勢蔓延。傷及羈旅。則與國之責言。洵至。撫卹必耗重金。故夫傷生害命廢時失事而外。庫財之所浪擲。又將不可勝計。今誠能無事而防之。先事而圖之。首在撥部庫及外省之餉項。核計奉撤之勇。欠餉若干。給費若干。一早已爲布置。寬爲籌備。甯溢毋缺。次在祛官場之積弊。凡撤勇所應得之銀兩。根臺統領以次。直至營哨各弁。敢尅扣一絲一毫者。嚴申法紀。有犯必懲。甯嚴毋寬。又次定撤勇之期限。假如今日撤湘勇若干人。明後日參以閩粵勇

之預不使回省之人多通聲息以肆勾結。若是者。周而復始。甯緩毋急。又次籌撤勇之行程。今大軍多駐
山海關。天津。大沽。及燕臺等附近之地。輪船皆可通行。宜僱定招商局輪船。不足。則佐以怡和。太古諸商
輪船。續向各處裝載。由官另付水脚銀兩。船中伺應人等。不得向各勇需索分文。假如兩湖之勇。則載赴
漢口一帶。淮勇則載赴安慶。蕪湖一帶。其餘閩粵諸勇。亦皆以此類推。其實在輪船不能通行者。亦必載
之一口岸。務俾其易於回籍而後已。若是者。去而復回。甯近毋遠。又次定給銀之次序。凡奉撤之勇。先就
撤退地方。核計應發項下。給以二三成。便即押令登輪。俟輪船將次泊岸之時。其離籍不過數百里者。
如數找足。令其自去。其在五百里以外者。則再給以五六成。酌留一二成。給以憑據。移咨該原籍地方官。
於如數找足之外。再給一二成。以補路費。隨即掣回憑據。作正開銷。地方官及差役等有敢於留難弊混
者。即以罪褫臺統領等官之罪罪之。若是者。分而仍合。甯繁毋簡。五者之策。既行。於撤勇之道。思過半矣。
總之。居今日而言撤勇。不當視為外禍之既定。而當視為內亂之將興。則申欸之所籌。不可不溢也。刑法
之所定。不可不嚴也。程途之所期。不可不緩也。輪船之所送。不可不近也。餉項之所分。不可不繁也。然後
赴武夫。桓桓夫子。出則爲荷戈之壯士。居仍爲負耒之良民。國家職是之故。雖不免多糜一二百萬
之重資。而以較生事之後。或更糜三四百萬。且傷損沿途財產。多至不可紀極。兼使有用之人。或僵斃於
道路者。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不可同日語矣。昔美國當南北交戰之時。前總統格蘭脫格蘭脫爲北軍大

付陳著差惠某署均願現在八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沈恩蔭署理
○上諭光祿寺少卿田志肅奏請飭各省
領抽送等語除盜之原全在各州縣認真緝捕消弭未萌若如所奏各州縣怠惰自安捕務廢弛遇有盜案靡不上緊
消雷風日熾已成搶奪衙署捕傷人則又規避處分請盜不報馴至結黨成羣釀成鉅案積習相沿殊堪痛恨著各省
督撫嚴飭所屬州縣一體整頓捕務凡遇盜案一面稟報一面立即捕拿倘仍有諱匿不報情事即著嚴參懲辦如能
除盜及拿獲鉅盜匪准該督撫從優保獎以儆奸宄而安良善
○上諭增潤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
摺上駭院卿著准其開缺一
○上諭上駭院卿著毓秀補授 上諭前因近畿一帶地方災歉業經迭降恩旨賑撫
兼施因念各旗王公等府莊田應收租息若遇災荒之年亦應查察被災輕重情形酌照內務府官莊章程自行量減以
小體恤該衙門知道 上諭綿宜奏假期已滿病益增劇懇請開缺一摺盛京戶部侍郎綿宜著准其開缺一
○上諭
盛京戶部侍郎著良弼補授
○旨陝西道監察御史員缺著熙麟補授分發江蘇試用道盧宗儀四川道朱恩縉浙江
知縣夏曰茂俱照例發往盛京刑部員外郎著志增補授禮部主事著承志補授盛京戶部主事著托雲泰補授 旨巡
視西城事務著高燮曾去
○上諭前據御史鍾德祥奏京師地面棍徒衆多當經諭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
史按照摺內所指各犯確切訪查茲據給事中德本等覆奏查明永定門外之蕭松亭即係吏目蕭光曜該員向無劣跡
可指亦未經人控告等語仍著該城御史隨時查看倘有不職情事即行參辦另片奏副指揮沈銘新巡緝操練認真講
求請開復摘頂處分等語著吏部議奏
○上諭直隸天津道員缺著李典銳補授
○上諭前據御史謝希銓督廷獻
先後奏參兩廣總督李瀚章玩寇營私及總兵楊安典署副將黃金福道員陸維祺楊文駿知縣潘泰謙等欸節經諭令
馬不瑞一併確查前據查明覆奏此案李瀚章被參各節或查無實據或並無不合即著毋庸置議惟該督年力就衰前
因病奏開缺當經賞假一個月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調理甯夏道楊文駿出入管署不遵嫌疑貪酷輕視居民上現

州知縣潘泰謙才具平庸前部運銷總兵黃金誠奔走附和武備懈弛均著開缺留省查存仍交部議處試用道陸維
事官該撫務當虛心體察切實籌辦以副委任該部知道片併發 上諭廣州將軍德格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 上諭
御史徐騰錄不敷辦公請撥案變通議叙章程以期踴躍一摺著吏部議奏 上諭廣東雷現道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道員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馮光遠補授 上諭廣東南韶連鎮總兵著
郭寶昌補授瓊州鎮總兵著申道發補授 上諭廣州將軍著德保補授 上諭譚鍾麟著調補兩廣總督四川總
督著鹿傳霖補授 旨這文會試滿洲取中九名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六名直隸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三名山
東取中十九名山西取中十名河南取中十七名陝西取中十四名甘肅取中九名江蘇取中十五名安徽取中十名浙
江取中十四名江西取中十五名湖北取中十三名湖南取中十三名四川取中十四名福建取中十三名廣東取中十
三名廣西取中十一名雲南取中十一名貴州取中十一名 上諭奎俊著調補陝西巡撫江西巡撫著趙舒補
授 上諭御史李念慈奏恭山海關副都統宜貴貪劣各款當經諭令劉坤一查明覆奏茲據奏稱原奉該副都統巧
立名目恣意開銷各節雖查無確據惟奉旨添練新軍餉以額兵湊數實屬項充已屬不合且勒派免閱操費需索行旅
錢文實屬罔利營私貪婪無恥宜貴著即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山海關副都統衙門革除積欠等語嗣後行旅過關
饋送津貼銀兩情事即著毋庸置議餘著照所議辦理另片奏請飭山海關副都統衙門革除積欠等語嗣後行旅過關
應仍照章稽覈得 旨 致滋擾累該部知道 上諭胡聘之著調補浙江布政使山西布政使者員鳳林補授趙
爾巽著補授安徽按察使 旨光祿寺少卿員缺著溥興補授蔭生僧起世魁照舊成斌俱以文職用補取御史管廷獻

照例用○旨山海關副都統著杜祥調補鎮黃旗蒙古副都統著官祥補授○上諭瑞洵奏各項保舉人員請中
明定例等語朝廷簡用人才全在中外大臣核實保薦方可收彙策靈力之效乃近來臣工薦舉雖不乏可用之員而徇
情濫保以致劣跡敗露者亦復不少殊乖以人事引之義著通諭各部院各省督撫等嗣後保舉人才務當身公核實如
保舉之員有犯貪劣不職定將原保大臣交部查取職名照例叅處以示澄叙官方至意○上諭恩吉士散館著於四
月十八日在保和殿考試

恩被九泉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山東嵩武等軍陣亡將士請旨分別優卹 招所有單開之陣亡副將銜參將張章先游擊李世鴻
費君廉都司張豐保都司銜守備高德勝千總汪國楨歐邦書把總歐陽山顯家新歸克善外委張隆朱大壽於得升王
九德王得勝劉殿順楊鴻舉六品頂戴李家中李登柏劉文翰均著交部照陣亡例各按照原銜官階分別從優議卹陣
亡把總劉德勝六品頂戴辛長得均著交部照陣亡例各按官階頂戴分別從優議卹記名提督楊壽山總兵銜副將李
仁黨血戰捐軀忠勇懋著前經降旨交部從優議卹楊壽山著准其於陣亡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李仁黨及陣亡各將
士一并附祀以慰忠魂該部知道單併發○上諭李秉衡奏查明威海失守死事各員情形一摺海軍右翼總兵劉
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宣護理海軍左翼總兵楊用霖儘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黃祖蓮均能見危授命忠烈可嘉
著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慎事前經降旨拿問獲咎甚重雖此次戰敗死經
仍著毋庸議卹該部知道

兩窮有幾

上諭王文錦奏營官扣留米價發放遲延據實奏參一摺關內外各營前經劉坤一奏明津貼米價四成乃督帶津貼中

右營先副將王汝順於開放一月分餉並未發給四歲米價道經查出始行補放實屬罔顧軍紀應予
革職即革職永不叙用統帶記名提督李永元疏於觀察亦著摘去頂戴以示懲儆該部知道
又副將平縣城及武岳牛莊兩節城應行革職文武各官開單呈覽並自請議處一摺上年十二月間蓋平城五州
入陷本年一月間牛莊又復失守該地方文武各官職司守土實屬罪無可辭蓋平縣知縣何守謙護理蓋州城守尉
黃旗防禦定保能岳防守尉純德牛莊防守尉奇申布蓋州鎮紅旗防禦三殷鑲白旗驍騎校寶順白旗軍軍驍騎校
日國貴正紅旗驍騎校依善正藍旗防禦恩榮驍騎校恩綸熊岳鎮黃旗驍騎校永福正黃旗巴爾虎防禦成名驍騎校
沃合布正白旗驍騎校依忠阿正紅旗驍騎校蘇崇阿鑲白旗防禦凌泰鑲紅旗防禦祿寬正藍旗驍騎校松恒牛莊署
正白旗防禦恩鎮黃旗驍騎校銘崑正黃旗驍騎校恩銘鑲白旗驍騎校德陞額牛莊巡檢兆齡均著即行革職交裕
祿等分別按例審辦裕祿濟祿布未能周密亦難辭咎著一併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
裕祿等奏查明營口等處失事情形分別恭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本年二月間營口告急記名提督將希夷帶領各營
未迎戰節節退縮猶復捏報戰狀任意欺飾咎甚重將希夷並所部營官副將將廣隆參將鄧朝俊都司桑友良守備
曾自來趙玉龍均著一併革職即由王文韶拿解刑部分別治罪遊擊喬幹臣守備袁珍派守炮壘雷營未能實力守禦
以致失陷均著革職解省按例治罪記名總兵馬占鼐都司王得意都司守備徐廣材因眾寡不敵相率敗退亦屬咎
無可辭著一併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試用同知署營口海防同知韓樹升甫經到任惟地方被陷亦難辭咎著
交部議處升任奉天府府尹韋錦山海關道善聯守禦不力督率無方前據奏自請嚴誅已有旨降一級留任仍著交部
照例議處盛京將軍裕祿身任地方籌防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另片奏請將逗遛潛逃之佐領喜文等革職等語錦州
正白旗佐領喜文候補知縣高嘉和復州知州金作堦均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

○上諭前因已革提督

將希夷所部勇丁在大津河東地方因欠餉滋鬧當飭令王文韶確查具奏前據奏稱營口失守該軍並未力戰相率潰逃此次帶勇來津尚不安爲遣散復收虛冒餉額任意克扣以致全軍譁噪幾釀事端將希夷前因營口失守解職疎恭奉業經降旨將該員革職拿解刑部治罪茲據王文韶所奏各節情罪尤重著刑部於該革員解到後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餘著照所議辦理

○上諭崧蕃奏特參寇扣兵勇口糧各員請旨革職一摺雲南選用知州曾紹枚等督帶營勇扣餉不發雖經飭令補發清楚未便稍事姑容所有督帶副右營選用知州曾紹枚會帶隨平右營副將銜補用游擊張顯福總兵銜補用副將崔金斗著一併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

上諭劉坤一奏待衛所部兵勇懷聚車輛滋擾市面請旨革職等語飭統帥虎營之侍衛依勒洪阿冠扣車價致車輛聞風逃避該兵需索無度又任令兵勇動換銀錢種種擾累殊屬荒謬侍衛依勒洪阿著即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北洋海軍失事情形據實奏懇開單呈覽一摺所有暫革守備林國祥副將葉祖珪邱寶仁都司李和游擊林頌啟都司林文斌黃鳴球守備陳鎮培千總潘兆培游擊藍建樞呂文經都司何品璋游擊李鼎新候選道馬復恒牛昶陌海軍中軍恭將嚴道洪著一併先行革職聽候查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上諭刑部奏革職員蔣希夷解送到京請旨辦理一摺蔣希夷應得罪名即著刑部遵照前旨嚴行審訊按例定擬具奏

○上諭兵部等奏遵議失守蓋平等處及營口等處各員處分一摺盛京將軍裕祿著照部議每案降二級留任副都統濟祿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升任奉天府府尹章錦山海關道著賠署營口海防同知試用同知韓樹聲均著改爲革職留任該部知道

補闕經題

易經 知崇禮申崇效天卑法地 ○書經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詩經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春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文公十有二年 ○禮記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大美國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七號續定條約曾限制華工赴美嗣因華工在美境內已遭尚庫相邦交中國政府欲自禁華工出境來至美國茲兩國政府願合力辦理禁止來美華工並願全邦交互立約款彼此加意保護此國境內之彼國人民足以大清國大皇帝特簡欽差出使美國全權大臣太常寺少卿楊大美國大總理羅大德特簡外部全權大臣各將所奉議約之據公同校閱明白現將會訂條款開列於左第一款茲彼此議定以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計限十年為期除以下約款所載外禁止華工前往美國第二款萬美華工或有父母正妻兒女或有產業值銀一千元或有經手帳目一千元未清而欲自美回華由華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禁之列惟華工未離美境之前須先在離境口岸將名下眷屬產業帳目詳細列明報明該處稅務司以為回美之據該稅務司須遵現時之例或自後所定之例發給該華工應得回美執照但所立之例不得與此約款相悖倘查出所報各情屬偽則該執照視為廢紙又例准回美之權例限以一年為期以離美之日起計倘因疾病或別有要事不能在限期內回美則可再展一年之期但該華工須將緣由稟報離境口岸中國領事官給與憑批作為妥據以期取信於該華工登岸處之稅務司該華工如不在稅關呈驗回美執照無論其由陸路水路回美均不准入境第三款此約所定限制章程專為華工而設不與官員教習學生貿易游歷諸華人等現時享受來美利益有所妨碍此項華人倘欲自行申明例准來美之利益可將中國官員或出口處他國官員所給執照並經出口處美國公使或領事官簽名者呈驗作為例准來美之據茲又議允華工來往他國仍准假道美境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改定章程以杜弊端第四款查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即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一月十七號中美在北京所立華人來美續約第三款本已叙明茲復會訂在美華工或別項華人無論常居暫居為保護其身命財產起見除不准入美國籍外其餘應得盡享美國律例所准之利

益與待各國人最優者一體相待無異茲美國政府仍允按照續約第一款所訂盡力保護在美華人身命財產○第五款大國政府為加直保護華工起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五號美國議院定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三號此例又經修改凡在定例以前所有美國境內一切例准在美之華工均須照例註冊中國政府現聽美國辦理美國政府亦聽中國政府定立相類條例凡一切美國租細工人商人亦如議院定例無論寓居中國內地及通商口岸均令註冊概不收費又美國政府允准自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於十二個月內將寓居中國無論是否通商口岸之一切他項大國人民包括教士在內之姓名年歲行業居址造冊報送中國政府以後每歲冊報一次惟美國公使人員或一切奉公官員在中國駐紮遊歷及其隨從雇用人等不入此款○第六款此約彼此互須遵守以十年為期敬候大清國大皇帝 大美國 大總理聖天德批准互換之日起計至限期屆滿倘於六個月前彼此並不將停止限禁之意向文知照則限禁再展十年為期按中美兩國新議合禁華工到美條約本報業於去歲仲秋錄一譯稿今得元文合亟補錄然向未聞有換約之期也

停辦息借附屬社稷案片

戶部謹 奏為息借華款各省集有成數請 旨即行停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部於上年八月間因息借洋款洋債折耗太多爰有息借華款之舉先試辦於京師繼復推行於外省均經奏准有案各該督撫接奉 諭旨並臣部行知向所屬商民盡力籌借自開辦至今已輕奏有案者廣東借銀五百萬兩江蘇借銀一百八十一萬餘兩山西借銀一百三十萬兩直隸借銀一百萬兩陝西借銀三十八萬餘兩江西借銀二十三萬餘兩湖北借銀十四萬兩四川借銀十三四萬兩合諸京城所借之一百萬兩已逾千萬之數洵於軍興用款不無少裨惟查中國與泰西通商近年進出口

不進則出以致各省現銀日少商力亦感不如前是息借華款一事雖屬公私兩便而行之過久恐銀價日增有碍

民計計日外省辦理此事未必盡能恪守部章萬一經手官吏不恤民艱加之抑勒則流弊更大臣等公同商酌各省
現因集有成數此事不妨暫行擬請 飭下各省督撫速將已收之款查明數目報部其未收者 律飭毋庸
再行請借至還款屆期務須遵照臣部奏章不準時日以期取信於民倘經手之人從中舞弊致令平色折耗限期逾規
應由該督上司從嚴懲處所有息借華款請 旨停辦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 奏光緒二十一年四
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再上年翰林院編修張百熙陳奏籌餉六條及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請就地籌款摺內均
有勸諭紳富捐輸一條臣部兩次議覆均聲明不得向所屬紳民分派勸捐致滋紛擾等因奏准通行各在案嗣因御史
張仲忻奏請停止派捐復經臣部議令嚴禁苛派並將勸捐索之官吏懲辦奏奉 諭旨允准行知遵照亦在案是臣
部於勸捐一事預防流弊反復申禁不啻至再三而數月以來道路傳聞苛派抑勒之風迄未盡絕推原其故非由立
法之未周實因奉行之不善夫捐助軍需究與正供有間祇宜婉勸不應勒迫溯自軍興以來臣部籌餉各條如預繳
釐典富及土藥行店捐輸並茶葉糖斤加釐取之於民數已不少而浙江加抽烟酒醬缸等捐江蘇湖廣等省開辦鋪戶
房捐江蘇並照案於漕米項下加收錢文皆臣部原議所未及中國富戶殷商非業鹽當絲茶即以田產房租爲生計今
既於各項收捐而復欲捐其身家是生產祇有此數而徵輸迄無窮期不獨剝病民亦恐瑣屑失體况乎吏胥之婪索
暮夜之追呼相借不分影射難免借捐並舉恐素何堪種種擾累情形皆與勸捐之意相背惟有請 旨飭下各省督
撫嗣後捐輸一項務須遵照奏章只准向紳富勸切勸諭不准按州縣勸數派捐倘所屬地方各官辦理不善致令民怨
沸騰卽行據實嚴參毋許徇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 奏同日奉 旨依議欽此○按戶部議奏息借商款及
章程六條錄於去歲孟冬本報聞各直省各地方官多有奉行不善致令民怨沸騰而反書上考者今息借華款之舉業
經戶部奏准停辦諭紳富捐輸一條又聲明不准按州縣勸數派捐民困可稍紓矣

買產專條

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產其契據寫明立文契人某某此係賣人姓名實為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買主及本教人之名立契之後天主堂照納中國律例所定各賣契稅之費多寡無異賣業者毋庸先報明地方官請小准辦○按此係總署與駐京法使新訂專條由駐京英使遞送本館者也查英美等國與中國所訂約章均有他國若獲兩項利益自應一體均霑一條從此耶穌教堂置買田地房產亦與天主教堂無異地方官亦無數葛藤即民教免卻無去案此項專條洵不可少總署想已飛咨各省一體辦理然四月中旬申報所錄四川告示尙引教堂購產先報地方官之例京川相隔寫遠咨文一日未到查章一日不改寓川西士尙其少毋驟哉

會試全榜

福建閩縣	交枝浙江仁和人	溫含舉直隸費州	鶴嘉斌江蘇丹徒	廉祖貽廣東南海	方朝治湖南巴陵	阿 聯龍紅滿洲
江西臨桂	彭樹華江西萍鄉	李步瀛山東濟寧	張慶田直隸遵化	葉蕭雲福建侯官	波福彰廣東番禺	張佑調湖北武昌
貴州黃平	萬本培江西德化	蕭 樂湖南邵陽	張 瑛山西保德	曾瑞葵貴州銅仁	陳永昌江西靖安	金 斌江蘇泰興
浙江嘉興	葛咸芝直隸樂亭	汪贊純江蘇臨湖	王從禮河南商邱	任錫純湖南長沙	羅 翠四川富順	景 桂湖南紅滿洲
河南開封	林朝圻四川威遠	尹慶譽廣東東莞	楊錫芬直隸蓮化	卓孝復福建閩縣	劉德全湖北穀城	吳綉炳浙江錢塘
廣東番禺	朱 疇廣東花縣	高崧生江西新建	徐承直浙江上虞	曹汝麟安徽青陽	劉 錦湖南長沙	陳嗣賢湖北嘉魚
安徽壽山	王道榮湖北黃陂	黃業維四川永川	孫紹宗直隸蠡縣	崔保麟江蘇泰州	秦逸章浙江會稽	詹 悅湖北恩施
廣西永福	馬如鑑甘肅隴西	蕭榮壽湖南長沙	程 綏江蘇阜寧	張從真江蘇常熟	郭景象山西孝義	劉容第直隸昌平
直隸保定	劉登以廣東順德	范國其安徽懷遠	謝榮熙廣東三水	張鶴主江蘇上海	趙誠揚正白漢軍	吳立亭山東曹邑

黃維翰江西崇仁	汪世杰四川樅爲	呂傳世浙江永康	金鎮天順天通州	林煥荆襄建平	彭壽雲安徽壽山	張	張慶雲昆明
朱彭壽浙江海鹽	雷以勳湖北松滋	朱永觀廣西梧州	侯晉廣陝西旬陽	寸國基雲南騰越	韓煥奎江西南昌	黃德魁河南祥符	
王桂枝陝西乾州	黃壽寰浙江山陰	嚴	吳	曹性孫廣天武清	徐樹望湖北黃陂	韓克敏山西汾陽	
魏	錫	錫	恒	曹復麟廣天武清	王	黃登澤四川華山	
王荃著四川南充	高阿桐山東海陽	許受衡江西龍安	趙以成福建閩縣	趙錫發雲南騰越	張國振陝西漢中	李石登四川眉縣	
王廷岳貴州貴筑	張廷駟山東歷城	葉祖修甘肅靜寧	張步鑑四川劍洪	楊壽勳廣西鬱林	孫秉華山西澤潞	高履培陝西扶風	
王玉相山東魚台	王元樞山東齊河	陳	成連增山西文水	胡回瀆江蘇昭文	黃國圖河南商城	黃增南湖南平江	
吳承彥正白漢軍	吳	吳	李長祥浙江嘉善	陳	吳德源江蘇江都	李長順福建侯官	
張樹植山東海豐	張世琦順天通州	趙朝驥廣西全州	陳	倪炳南光山	姚炳南浙江烏程	李振宜湖南醴陵	
江通瓊廣西融縣	鍾錫璜廣東南海	徐信善浙江歸安	羅經鑑甘肅金縣	李	李	李	
實十九安徽廣德	甘登瀛廣東南海	梁壽暉湖北黃陂	蕭樹昇山東歷城	陳	元四川合州	桂	
吳承彥正白漢軍	吳	吳	李	李	李	李	
向榮陝西石泉	郭兆祿福建福安	廖鳴韶福建侯官	鄧增培四川涪州	呂	呂	何	
文同廣西內道川	盧	陳	石	曹	曹	張	
胡	何	顧	同	呂	呂	何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不同聲語歎哉。然而中外締交。垂五十載。目睹他國之墜陸。日上。中國曾不改因循委靡之積習。江河日下。胡所宜止。自有此敗。而因循者一變而爲振作。委靡者一變而爲明強。所謂殷憂爲啟聖之資也。向之侈然自足者。今則抑然自下。提封十萬里。一切改絃而更張之。日後縱有爲禍之大於日本者。以有所備而不收逞。然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語。不啻爲中國道。此尤各國人士之所冀望者也。今者寒極未春。痛定思痛。迴溯榆關萬里。滿目狼烽。澎湖一閃。驚心鯨浪。宰相和戎而東渡。困於匹夫。將軍奉命而北征。阨於強敵。需索無藝。割地且重。揆金機攘不休。踞險復將耗米。凡此難堪之舉動。要皆不競之機關。故雖俄羅斯糾約法德二國。力扼日本。俾不得逞志於滿洲。陽託於仗義執言之例。實則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愛於中華也。俄國中國國王請家方伯之會任職俄國軍機處即使之際曾訂約以黑龍江俄之補防俄軍俄國領事通達至天津海口等之議即以此行直隸而開以補日本兵船等語其詳見俄國領事通達文也俄人之駭駭闖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福。俄羅斯之憂也。其必抗之者。勢也。法人既得安南。卽圖臺灣。今忽焉而折於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勢也。日本備駐由中國所出各兵艦已而駐粵澳各獨德與法爲世仇。俄與法合。德卽聯奧意以拒之。今助俄法。事出意外。英人袖手旁觀。亦頗動人疑訝。或謂俄法公指於中日之役。恐英人疑其對俄法兩國分界。步步迫。按國英法密約。英在俄軍以黑龍江事亦及密。總之各有深意。絕不肯爲中國援手。則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四月十四日。中日兩國各遣使臣。換約於烟臺。俄兵艦踵至。以力阻日本割地爲詞。洵然勢將尋鬪。日本震懼。自願退還侵地。而索中國加銀一百兆兩。是固何傷於日本哉。乃目論之徒。偏若深得俄人。并言。無論歐洲人欲得何項利益。悉願予之。獨不願予日本。夫中國之於日本。信有恨矣。而

各輪船潮退時始見而似可救者傷於敵彈而非傷於水雷也來遠則船底朝天吏難撈救矣○日本佔據朝鮮之
後思由釜山海口築造鐵路以達漢陽都會自西歷四月廿四號起兩路開工以期迅速○慶州等處民間向鮮盡被
去夏洪水爲災輜糧無收已難存活冬春之間敵氛日迫糧價日昂糞下薪蕪貴亦如桂軍以存軍連綿糧生無路就
鐵道兩旁之可見者由唐坊上至林西洋里一帶凍餓而死之屍骸慘目噫教之無道務之無術誰尸民上其竟如
人定之老僧乎○傳相但東隨帶參贊以次各官三十員備從九十名既至馬關日官館請開成寺而以藤野旅館爲
議和公所○廣島醫院清單云自西歷去年七月八日至本年三月二日傷兵之昇院求醫者共二萬一千七百九十
一名內獲救者四千四百廿九名院中無可位置轉送他院者四千四百三十二名歸家自治者三十九名傷重而死
者四百六十五名因事辭去者二百十八名現留院中者二千二百零八名○日兵之器械旅順者皆患霍亂病傳染甚
速死亡甚多○三月初旬北洋營務處冊報由通州至天津以遼山東共繫營八百餘處又由通州迤北至山海關內
外共繫營五百餘處○傳相之將淮馬關也日本內閣大臣伊藤博文頒令四條一曰不論何等人有何等事悉不許
入會議處派警察官禁止二曰各報各書籍皆由警察官檢查允准方可刷印三曰除官廳許可以外諸人不准攜帶
一切凶器四曰各客寓旅人出入須由官稽查旅券○二月廿四日黎明傳相舟抵六連島日官即派太湖丸（註）出
迎又備人力車五十輛上插淡黃小旗排列江干豫備從者乘坐既而公義禮裕兩輪船鼓浪而至桅巔高插黃龍旗
及德國旗日本外務書記官井上氏外務屬員大杉青山二氏乘小野田丸爲第二奉迎使傳相改乘小輪船登陸警
部長後藤山口縣二氏左右護衛中國伍秩庸馬眉叔羅稷臣三觀察傅相長公子伯行觀察及美國福世德國務卿
與各隨員等均相隨入行轅日官欲設供張傅相辭焉乃專派精細警員代驗行轅中所購諸食品以免匪人暗算是
日伊藤陸奧二全權大臣亦至長門遂訂於翼日在春帆樓會議○廿五日未刻傳相與伊藤伯會議和局伊藤令內

馬書記官月十日據英法書記生奈良氏據華語傳相令恭贊伍觀察操英語互相問答中止一刻各散不知所云
何惟聞是夕傳相兩次發電至京師○全權大臣應享種種權利如公私函牘外人均不得稽駁拆視暗碼電報往來
均不得攔阻之類皆是傳相但東後日人格遵公法不若張邵二公之敢於藐視也○和議未開之先日廷節派第四
軍至華以小松官大勳位彰仁親王將之所有在陸之水陸各軍均受節制該王定於三月八日抵滬就道徵調恭親
太川上以海軍少將山本氏海軍少佐伊集院氏野戰衛生長石黑氏野戰監督長野田氏陸軍少佐渡邊氏隨行○
京師海軍衙門奉 旨裁撤凡掌司各官及差弁書手人等悉回原衙門當差海軍出入欸項歸戶部經理○分統軍
中劉超佩鎮守威海南岸敵臺日兵先犯北岸戴道宗奮力戰禦之遂折而南犯劉超佩倉皇逃命砲臺砲位拱手讓
敵使劉藉以攻我 威海之防日兵而劉超佩亦不戰而逃中力保丁鎮守之罪實屬下中 威海之失海軍之
咎劉實罪魁也○東撫李繼帥奏奉 諭旨嚴拿治罪今已委解至津矣○澎湖之被困也某統領妄告大捷幸撫唐
帥帥傳電賞給洋銀二萬圓以作士氣○日兵之在奉天者約四萬人二月十日撲犯營口華兵渡河遽遁日兵亦渡
河追之不及焦統領領與牛莊關道帶兵三千逃至營口西南隅之敵臺畔安放地雷日兵前隊追至地雷驟發死傷甚
多始退而華兵已乘敵臺而去十一清晨日兵往踞之時則宋祝帥部下有兵四萬名扼守大莊臺十三日兵大至祝
帥亦退日兵進踞大莊臺乃縱火焚其房屋以及船隻何歟且華兵之受傷而無可逃者既為所戕其逃入民居者不
論是兵是民肆行殺戮尤為殘酷此營口西人來信語也○津信云傳相接北洋海軍覆沒之電不禁泣下沾襟而初
不料誤於逃奔也正月十二夜丁革提督密令各水雷艇自劉公島隘口衝出潛轟敵艦豈知一號魚雷船主王平與
另 船主穆晉書竟自逃赴燕臺以全軍業已覆沒某等幸得保全船隻等詞驟驟登萊青道劉蕪亭觀察含芳其時
電機已斷劉道不善虛實電報中堂遂致機師不出是較之另一水雷艇主蔡某降敵之罪尤為不辱於死及輾斃

中堂巡通飭各海口地方官嚴拿務獲○劉提帥通行告示警警華人之降敵者准其悔罪投誠或暫還回家或擇
錄錄川○朝朝視 設使臣李閔二君公舉後不樂曹旋二月杪由京師東城根高麗館移寓前門客棧城憲以事關
朝聘節儀後一問語兩使臣亦遣人同往回話未諳作何究竟○澎湖失守南方亦復敗績澎湖嶺南山軍門 蓋北
會前澎湖幼懸太守一以知兵稱二月廿七之戰日本吉野艦觸於礁避以擊沈兩艦電告臺北廿八電臨廿九
業已失守一已臺北官場始得確報各澎湖趨西之四嶼島斜對澎湖平日輪船之往澎湖者必經其間實一天生形
勝故兩島之嶺各築敵臺以成兩面夾攻之勢乃日艦會西而東以攻澎湖之背諸軍奔命不遑仍被潛入龍門港連
兵吞島直入東門而出西門攻命龜頭敵臺之後既踞敵臺即鳴砲以擊西嶼西嶼有劉都司 提督率宏宇兩營及
敵兵守禦相繼淪陷有水雷局人之逃回廈門者據稱澎湖防守本嚴各海口先已密布水魚各類追敵艦駛近局中
急發電機不料早為奸細割斷電線遂致束手無策朱太守力戰陣亡三月七日周鎮帶衣銀等多箱乘澎湖漁船到
廈其眷屬即附南澳輪船返粵○德員漢納根軍門擬舉新夫人回國天津當道再四慰留惟德教華軍一差已另聘
三西員駐紮定武軍營次勤加訓練○中日草約既成兩國全權大臣均於三月廿三日書諾中堂即於是夕移輪廿
六清晨月抵塘沽午初乘火車回津即入節轅有得暇丰采者謂潞國精神依然矍鑠 聖朝之福也又聞之法留
生云槍傷業已收口槍子雖未取出而其骨中空料無妨礙○中堂既回請假二十天而託福世德大臣送約入都
皇上命樞臣會議李蘭蓀宗伯仍主戰小軍機沈鹿萃光祿等聯銜封奏請罷和議管士修侍御請以昭欵二萬萬金
改為殺賊之賞必有踴躍從事者此外九卿科道各部院司員聯銜陳奏者實繁有徒大都謂和議難行 皇上電問
封疆將帥旋據宋祝三軍門劉淵亭軍門電奏皆云戰有把握李繼堂中丞電奏不戰無以張國屈唐薇卿中丞電奏
臺省民心惶惑如果草草成和衆情不服恐難約束東張香濤制軍亦有主戰之奏○會試諸孝廉公推臺省林孝廉為

口口口口

三十一

首具呈都察院以官戰不宜和等詞求爲轉奏列名者一千數百人務籌田紳憲桃謝廷昆字懷不肯代選徐頌開總
志與諸副憲皆大不以爲然遂即具疏入告○中堂訂立此約苦心孤詣本係無可奈何之事國人不諳苦衷交章論
奏又有俄德法三國爲使議幾中變 皇上特命劉親莊欽使王慶石制軍悉心會議兩帥夤夜參酌斷覆奏由是
蓋用 御旨和局遂成○臺撫唐帥於數日之內有電奏五道到京瞻覽和議以安民心聞 皇上已電召入都矣
○寓日西人刊一論於西報云東洋其國割華地不知俄肯任滿洲沿海沿邊折而入於東乎英肯坐視臺灣之易主
乎此事關係於英者甚鉅胡爲至今無言也豈英與俄有私訂之約乎今寓日之西人又疑中俄之有密約或謂俄日
亦有密約俄日而無密約也日本之危而日兵全數出境敵臺聞其無人此內顧之可憂者也其兵艦散泊洋
面無論戰俄戰英不過一月之期日本當自覺不如速甚矣○東京日日新聞云日本兵艦能增至廿五萬墩則
海軍之力可與現在東方之俄英中三國海軍相匹敵矣西報晒之曰日人所算之帳不知從何處得來日本敵船即
足廿五萬墩之數或可與現在東方之英艦相匹敵中俄兩國之艦尚不在內況英艦專在東方乎以西歷去年元
日英國末次所開之海軍清冊計之東方共有英艦三十二艘共重英權六萬一千餘墩艦中人五千五百餘名若以
全國計之今年英議院撥出海部用款一千八百七十萬一千磅艦兵及水手人等八萬八千八百五十名至於船隻
總數不必計也以今年議准增造者言之頭等鐵甲艦十艘頭等巡海快船六艘又二等十三艘三等二艘此外又有
蘇羅冰船四號滅水雷小艇四十五至五十號統共預定新造大船三十五連小船共八十號合諸原有之數可想而
知該報乃僥以目前計乎亦知五六禮拜後尙有可以續到者乎○中堂承 旨允行草約泰西諸國頃刻已接電報
英國素以通商爲當務之念念日本此後得廣商務於中華立即發電道賀美德法以次諸國亦皆以推廣商途賀日
本惟俄國則遲至三月廿七乃未爲日廷賀也○西人之寓日者咸以日本要挾中國立此約意深恐中國有電警之

意因往問於某術士或曰：此術士也。術臣對曰：日本未計及此也。人有恒言：昔云中國大國也，富國也，足兵之國也，而不知
竹非也。昔年余曾面告李中堂曰：各人無合一之心，各省有獨立之勢，不幾如各小國之同居。境乎中堂首肯者，再
而迄今未改其舊。故中國非大國也，中國朝野上下不甚聯絡，假如欲在本國揭借銀錢，有肯挺身而出，爭相承借乎？
故中國非富國也，中國民數三四百兆，而人各有心，既無眾志成城之固，又罕有患肝義膽以愛國而事上者。中日交
兵之際，勝敗本無常數，乃以衆心渙散，不能雖敗猶榮，故中國非足兵之國也。中國如欲得智，必先整頓以上。大弊
吾知李中堂於和局既成之後，必急起而圖之。然中堂老矣，繼其志而成其事者，吾未知其誰也。華人讀孔子書，而
不能明時中之義，是非徒無益而已。閉其目，堅其心，一如孔子之古式，問其於目下事勢，有合與否，全不想到不善學
孔子聖之時而蔑視西方之教化，不啻孔子害之矣。居今日而欲與中國惟有重視西學之一法。凡西方格致諸學，視
爲本分之所宜盡，考試以取十甄別，以授官胥，於是分優劣，則誠淳然而與矣。若以今日之局面言之，雖謂將報警而
遽能害及東洋哉。○日本某侯以高壽而負重名，答報館之問曰：中東時會已至，和局必成。李中堂與伊藤相國可謂
兩美必合。兩國朝廷亦甚願重敦睦誼。吾知愁雲慘霧豁然開朗。東方將果日出矣。所可恨者，惟狂徒之傷害中堂
耳。倘并此而無之日來和議，屢成扶桑全國中不共欣聞。太平之聲哉。但此約既定，頒發天下，竊料歐洲各報館必又
有出於意外之警報。今姑不必明言。雖其意實指歐洲大倘使別無窒礙，即當籌辦善後諸事。日本所得於中國之地，必先整
頓治法，彼土著之華人約束，當不甚難，不致關及國政。且華人與日人氣息文字無不相近。日本將鼓舞民人樂於前
往，漸化其民操東語，又設日本學堂以教幼孩，此皆必不可少者也。

和約彙譯

四月五日西四月廿九號字林報得官電云：中日兩國新訂和約共十三條，其大意若曰：一、臺灣讓於日本，以批准後二閱月爲期。

遼東十州縣收歸日本管口亦在其列。中國以庫平銀二百兆兩（即二百萬兩）給日本以為兵費計批准後六個月先付五
 一兆兩。六個月再付五兆兆兩餘分六年付清年息五釐（即百分之五）。三年付清不取息。四州縣杭州沙市肇慶
 汕頭通商碼頭其餘各內地悉准各國商人任便貿易五城鄉鎮市之合官者所設紡織局等類中國皆不禁閉。六
 一後兩國各遣大臣劃分界址。日本派兵八千名戍於威海衛中國歲給餉銀五十萬兩償款付清之日即撤戍兵八
 兩軍停後之人即日互相交還彼此並不苛待亦不根究。九朝鮮為自主獨立之國十通商條款以書語後六個月內安
 定前訂息兵約再展。禮拜以待中國批准。十一按期四月十四日（即四月八日）在燕臺換約十二寓日華人歸日例統轄高華日人
 仍照舊約歸日官約束。十三中國允不遣使至朝致有駭異之事朝鮮人至華亦與政府不涉之。此外另訂一中東互
 相補助之密約若有不利於兩國者彼此同心攻守朝鮮亦與其列此項密約俟正約定後施行各不宣露於外照此相
 輔之密約而。大抵中國多勝日本之長於兵事者教習陸師有時威竟允日將統領中國海軍并閱約中另有一條中
 國許用新法整頓文武各官之積弊。蓋終日本曾經指明若中國仍率舊章無論與何國有事斷不能莫其戰勝也。○申
 報錄電傳簡要原約云一朝鮮自主貢獻帶贖一割地三劃界四賠款二百兆五割地限兩個月讓出全臺六通商條款悉
 照泰西外添五款計日本臣民往來偽鳳蘇杭重慶沙市四口從事商業工藝製造一也日本輪船駛入上開各口二也
 進出口貨暫存棧房俟出貨時完稅三也日本臣民得在口岸城邑從事工藝製造又將各機器任便製造四也日本在
 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即照日本運入之貨物一體辦理五也七日本撤兵限三個月中國兩個月八威海衛抵押九
 兩國釋回俘虜十批准換約後息戰十一批准後在燕臺換約○申報續得津信補詳和約原文云一中國認明朝鮮自
 主二奉天南境各地從鴨綠江溯江抵安平河口又從安平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遼河中心為界劃界日本
 二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俟本約批准後兩國各派二員前往公同制定限一年竣事。中國約將庫平銀二

光緒二十七年內分八次交清五本約互換後限二年內日本准中國與地方之人民離居所與地方
方對者一俟變賣田產而去限滿未盡酌官視為日本臣民其舉動一省應於本約互換後兩月內交接本約互換
一山一連派全備人員訂通商行船條約所有中國已開口岸外應於湖北荆州府之歸沙市四川之重慶江蘇之鎮
江浙江之杭州添設通商口岸日本軍隊駐中國境內者於本約互換後二個月撤回八約內所訂條款從日本軍
隊暫駐威海衛以為首本約互換後兩國應將所有停廢盡數各全還本國十本約互換日起按兵息戰一國傳譯字
林譯云中日約款另有二條一中國准日本速選實大臣二員為軍機處幫辦二中國製造局各延一日本幹員為會
同辦又德華電云當俄艦逼阻換約之際以六款要日本一朝鮮仍屬中國二日本攻取各地悉還中國三於中國
允備戶費內提出一百萬兩撫卹遼東等處受害華民四日本在威海衛劉公島等處所得中國戰艦等物凡係丁汝昌
力竭獻本非由交戰而奪得者悉還中國五六未詳并限於四月廿五日以前作答云云恐傳之非其真也

日廷兩諭

予自即位至今日以保守太平為念忽與清國失和殊非始念所及賴諸大臣與議院諸員和衷共濟水陸軍士亦皆用
命凡定計籌餉保國安民諸大事次第奏功匡予不逮此內政之可幸者也吾兵在外不畏鋒鏑不避寒暑旌旗所指無
往不利苟非秉性忠勇何能若是而吾軍亦由是著名于甚嘉焉今和局已成戰期又緩台國當益臻興盛方欣莫之不
暇豈尚有仇視清國之意且清國深悔從前之失睦語出至誠吾國倍有榮矣惟吾民教化之道猶多未足此後益宜加
意訓迪俾忠烈之氣化以謙遜之德循規蹈矩日進雍熙豈不懿歟予見吾民因勝而驕侮慢與國勢將損及交鄰之誼
是用特頒誥誡要知清國已與吾國立約彼此批准而後重修好芥蒂盡融方將親密於前豈宜再念舊事吾民其敬
體予意毋忽○吾國今與清國各派使臣完全和局惟和約將換未換之際俄德法三國欽使照會我外部謂我如佔遼

東境東方小無復享太平之日不如交還中國之為善乎請予本欲永保太平之局者也近雖與中國構兵亦惟欲立
 小入太平之基而已俄德法三國阻割地亦即此意是以吾國特為特保太平起見前不決計以佔遼東而使兩國之
 民中而兵禍並阻吾國核張鄂治之願今已將吾國之舉動付天下人公論則去年清國與吾國絕交之誤果覺顯而易
 見凡予所取遼東諸地即從俄德法三國之請交還中國於是清日兩國批准之和約即於約定日互換兩國不特和好
 如初且將比之從前益加聯絡局外各國及其官民日後定能喻予意焉

電書總載

月十八日 神戶電云和局大有進境軍訂通商條約日本與西國相同非沾額外利益○十九馬關電和議成
 俄朝報傳單俄决不任日佔華陸地○二十又云法英兩國剖分勃發界址勃發界址在法英兩國界內法欲戍兵於英得之
 界致相齟齬英遂增兵二百扼守江東○廿一官電 皇上於李中堂議訂最要之款數條皆已 俯允中國先許李中
 堂定約 皇上與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王大臣詢謀僉同其阻止和議者今適人關言官亦未有陳奏大約中堂返後
 尚有大於厥詞○中美洲小國曰尼加拉瓜近驅寄寓英人英致哀的美教書於尼廷令仍准英人寄寓兼借英金一萬
 五千磅以七禮拜為限廿二英電今已限滿而尼廷不許謂欲請他國公斷日本索銀三百兆兩以得佔遼東減百兆
 又中堂受傷後 禮拜內問安之書多至萬封專搜商輪之日官揚言自華歷三月廿六起如商輪載有米糧視同違
 禁之軍火此蓋知中國託洋商包運清米故也中日兩國同於廿一聲明和局已成惟修目尚待斟酌○廿三俄電俄戶
 部議定嗣後國中專用黃金得中東電和約已定全權大臣已簽字又意奧兩國兩境地地震屋傷人甚眾○廿四英
 電得津信日本先致哀的美教書於中國以償銀二百兆割遼東地至緯線四十度為止割臺灣全島開新口岸五處減
 稅若干設工務局於各內地設旅順口設於旅順口數年為期并備促償債之期 皇上特准傳相簽名各英報聞之無甚驚

通商電語人情故各法報已略講法廷出阻自約歐洲合力俄國以機會可乘先顯其不從之舉并請歐洲各國同阻即
使各 不日亦必怒馬而出字林報論之曰俄人此舉非有愛於中國也恐日本之太強而逼俄也俄甚真中國之孱弱
善斯朝則之貪劣皆補得以安禁西伯里亞鐵路成後惟所欲爲忽見日本之興出於意外其能不先事折之哉德法
兩國本已與俄同志英似不甚留意藉俄以侵地爲急日之得俄之失也此言何謂也英以通商爲取日之利英未必害
人可誦其利也惟日本若患害及印度緬甸新嘉坡香港諸處則必投袂而起矣俄以環春相近其心最切法爲安南寇
窟之故注意臺灣餘如和蘭爲蘇門答臘諸地西班牙爲澳門等處必將振振有詞惟德之合俄則未驗其故耳日來
未聞東事和約亦甚秘密謠傳東欲在京得租界以劉規帥助紅十字會二千金以和議將成華人又有開罪西人語如
洋鬼子等類也者法欲增兵至馬達加斯島有俄兵千名踴躍相從○廿五英電俄不願日割華地請關涉華事之
英法西和諸國合力改約以讓日之地連同澎湖又以威海爲償銀之質特展息兵約三禮拜俟 皇上用寶俄報論及
此事謂各國必將干預中堂明日可回豫備火車至唐沽恭迎副全權大臣李伯行觀察 方或在日本小住未知
確否○廿六英電借款以七年爲期以五釐爲息三年付清不取息日人寓華者華待之如上等歐美人華貨至日照日
例納稅華人寓日歸日官約束中堂已返精神甚健○廿七東電日主在廣島接閱和約即日蓋璽書押視爲定論○
廿八又云日本已派內閣書記長伊藤久治爲換約使將於四月三日起程往燕臺東洋新開通商口係咸都開封
北京肇慶湖州五處且內地全不禁阻云云德法俄商定協力自保東方諸利益云云中國欲貸英金三兆磅由德國銀行創
合公司承借妥洽中德中法中堂電知已回津今晨 皇上召見軍機籌議約中巨款未有定見民間未有所知或言滿
洲地已割去衆皆不信或言臺灣全屬則謂本係新得之地無甚關繫○廿九英電日得通商諸益各國照約均應中
堂既返請假二十天爾大臣實約入都或謂日將代華華關全係子虛惟約內訂明中國付清第二批兵費後日成順

威海衛可改以海關為質然不欲料理軍關事務○明日英電泰姆士報云俄國不與他國合通日本誠恐者

之事也他國今調多艦虎視其人此素所未有亦今所不應中日和約無害於英英何必調船哉

英電法德俄三國駐日公使昨會致公使於日本外務省略謂中國以內地設置國心實不勝○英家

兵艦牙尼加拉瓜境外又致英的家數書於尼廷再限日速遵前令否則將船塞口兵登岸而佔汝地矣美國聞之

派兵馳往○英電日本外務省答三公使公照言我民心醉於大勝若從貴國之意無以服吾

必人都惟俟德軍批准後赴燕換約耳○今在安危轉關之時京中勢甚岌岌聞宋案依克唐阿劉永福諸將帥仍自主

戰之首數督撫電奏與臺諫封章皆以滿洲為發祥之地豈宜割畀他族考中堂之所以許讓者恐財力之不逮也而

二者則謂割地不如金○切英電日本外務省答三公使公照言我民心醉於大勝若從貴國之意無以服吾

民之心○英報節皆贊美英廷之頑詰彼德法助俄以阻日不過為猴之貓耳○俄報云俄國已與英法日締結在法報亦不願

法之助中以抑日○切英電○國再致公照於日本詞氣甚驕和氣惟割地一節驚動北京門戶○且

得朝前務請退讓之為妙○怡和行之益生輪船為日本擄去加以鞫問今取其違禁之物而釋之又俄日之交勢甚危

始官場傳說英助日以拒俄日自恃無恐○日本新章各國兵艦之泊長崎者以兩艘為限今俄艦已逾此數日官端

令出口俄置不答○臺灣萬分危急淡水華兵忽亂增號華官十七員德兵艦急斡水師廿五名登岸保護西人英艦亦

已馳至○初四津電北洋大臣接劉峴帥電云探報東兵忽逼近奉天大抵以遼陽我駐重兵故繞道至此裕壽帥使人

聞之一面豫辦守具本帥已飭回回馬兵自西馳去隱為備○初五英電尼加拉瓜國不允英人所索之款英兵遂登

岸據其哭靈梁都城尼君仍不服日余不負汝金而汝擅自上岸願遵公法尼人則成軍結隊大聲疾呼日英人則罵

此我等官力而... 自國至英法實者... 欲望其國漸... 法國委西城之自來水廠設於山頂... 日本等煤炭水等... 入城路... 百十人... 日本西京之故宮... 曾... 其功不謂於火中... 俄備用兵我思... 法報之以法... 俄德歷日... 俄其與德自疑而忽與同事... 中日和約... 御... 未批准... 召見... 在京日兵同住... 各國所得通商... 尤廣於前... 約各款... 節外... 與... 與李中堂同心... 皇上先行批准和約... 俄日交涉之事... 自定可也... 俄使已行文... 批准... 北方人以爲合當如此者... 幾於十人而九... 惡日之心深矣... 初八英電... 皇上召李相... 商定和約... 俄日... 事岌岌可危... 東來俄艦... 歐洲... 大國亦派兵... 艦統領... 命... 防意外... 日大臣則曰... 俄人太... 不公... 斷不... 豫此事... 且俄在東方之水師... 不甚... 悍我何畏哉... 日主及后... 離... 之際... 洋銀五千... 關於工程局... 以助... 滿地面... 錫除... 瘟病之用... 又以珍物... 賜... 巡撫及知府等官... 初九英電... 日本... 公使書曰... 我在... 旅順... 京師... 害及朝鮮... 自主... 云云... 係... 貴國之誤會... 以尼加拉瓜國已允... 英國索償之款... 俟兩... 禮拜後... 繳清... 英兵... 願退出... 哭... 須有的保耳... 中國... 償日之銀... 美國銀行... 承借其半... 閩... 福... 世... 德... 大臣爲... 銀行... 設... 項也... 歐洲... 某某兩國亦承借其半... 俄... 接有密信... 開出... 長... 初八... 御... 筆... 批准和約... 初十津電... 李相... 同... 津... 將... 乘... 公... 益... 輪... 船... 赴... 燕... 換... 約... 臺灣... 兵... 變... 賊... 艦... 標... 中... 軍... 將... 以... 西... 班... 牙... 欲... 會... 俄... 德... 法... 三... 國... 聯... 合... 英... 國... 阻... 止... 日... 本... 不... 准... 割... 取... 華... 地... 意... 奧... 二... 國... 則... 曰... 俄... 如... 出... 阻... 日... 割... 華... 地... 我... 二... 國... 願... 爲... 警... 助... 俾... 俄... 擇... 利... 而... 行... 至... 北... 京... 大... 臣... 之... 不... 從... 和... 議... 者... 甚... 有... 力... 量... 欲... 農... 息... 兵... 約... 八... 天... 俄... 日... 則... 事... 勢... 益... 重... 會... 議... 和... 約... 王... 大... 臣... 僉... 言... 不... 妨... 加... 銀... 不... 可... 割... 地... 閩... 省... 京... 官... 聯... 奏... 願... 捐... 銀... 以... 贖... 辜... 劉... 現... 帥... 宋... 祝... 帥... 願... 與... 日... 人... 決... 死... 戰... 不... 願... 以... 滿... 洲... 讓... 與... 日... 人... 去... 年

疫證今又潛起雖不甚烈然不許汕頭來人登岸○十一京電王大臣會辦和約禮世德國務卿均在座今已出都赴津
 又朝官封奏無日茂有均責贖地之失臺灣大吏派人師離事之員不肯輕棄臺地且曾業已備備決戰即使萬不能
 保亦願讓與歐洲車務緊急貨物止辦○十二京電 皇上批准和約並未明降 諭旨聞軍機處實主其成恭邸為
 領袖徐榮彩被又除小書用備南大臣助之職署諸公不與也又傳聞英亦有聯絡俄德法阻礙陸地之舉華官言若使早
 有此舉 皇上斷不用實法報曾探聞日廷之意倘能得一中國相當之地即可讓遼東惟旅順口則不願還也
 臺灣黑旗兵有不聽軍令之意德戰艦兵士登岸保護西人又尼加拉瓜事已大定海面僅泊一英艦中堂派伍廷芳
 辦兩觀察赴燕換約○十三京電聞譯署昨接王爵業星使之春俄京來電俄決不聽華讓地於日俄日交誼將中斷又
 各公使得朝澤知日舉遼東連旅順口還華日為俄法德所逼俄以日踞遼東不便於俄較華尤甚乃提督其不聽華讓地故
 日願還華地而索曾銀百兆兩得京電知 皇上實已批准和約奏派換約之伍聯二觀察已實約而來俄戰艦全
 隊亦至英水提摩生透玲到臺派兵三十名登岸○十四京電臺灣紳士伏 闕上書御史及閩省詞林助之皆言
 如難保守臺灣願屬英國法使在東爭臺事甚力謂日兵之踞臺澎須有限制日艦亦不得逾若干澳法節日報聞還
 遼東而不還臺澎心滋不悅謂法終不可讓日佔臺澎又明言法合俄德以舉事而不干埃及退英事則真為俄所愚矣
 人言法為俄備良非苛論今日辰刻日本換約使者伊藤美久治乘八重山兵艦抵烟燬臺嗎噠為禮登萊青道劉蘇
 林觀察含芳及伍聯二觀察均迎諸水次並撥兵五十名護之又申刻中日兩國使臣互換和約燬臺及兵艦鳴燬華兵
 船各甲實懼此中實大關係時事 會國商辦之王仲廉謂法英兩國皆欲奪地之事不勝慮也電音謂日使大鴻圖欲在法租界設駐二公使 實
 則中日使者晤談後伊藤美久治以未奉更改之命原約既不能換屢欲告辭回東於是華使請命於天津兩地日使請
 命於東京電報往來忙於接遞而俄國泊燕十載艦船為拆卸船面發賣諸器物各水師皆暨衣理慎苦臨大敵華官不

知此為飛電等語著轉問俄使則曰日本如決不肯收約即移檄以攻旅順口非與貴國發難費王大臣其無惑然則烟臺初索票已預約要皆逆費者不知止慄慄危懼之時也。夜半十二點鐘始真俄約

十一日電本日清晨日使伊藤美入治登城演九日約而去或曰實登八重山嶺到旅順口然後返東至收約之事外間尙未得傳官駐華英公使亦歸
俄使則云俄國傳之事更有力量總之中日戰事至此實已大定他國之所注視者惟在日本與俄法傳二國交涉事矣。半月以來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
均入京道和約中割地之節傳聞約中有不可從者已事。御筆抹去。德廷派副水師提督考拿統領俄隊來華先電致津浦德使司。轉交傳和傳
和約關於。德使則謂以取償百兆兩費請轉約稅司一力承當。論節各省所收捐借各款悉交德使并。特派德使稅司為經理償款大臣回各省
已更籌銀。十六兆兩期十六月中又可收三十兆兩。皇太后於三十年來節省內幣銀十三兆兩款事。德使發作償日之用。又俄人百並無從估滿
洲地之意惟因防禦日本故有目前一切舉動。廣東調兵五千名至臺灣官彈擊黑旗兵以便日本俄國收復遼東科以兵既生必以黑旗為一氣。又
中日和約已於十四夕在明查換定。既望時戶電中日息兵約展至換約之日止。按中日和約已於十四夕在明查換定。既望時戶電中日息兵約展至換約之日止。
英電法法言中國允賠日本兵費指明由各海關各監卡陸續解付似此鉅款當由歐西諸大國入分別經調查平時各海關稅司人等均借材於歐洲妥
當無誤頗益事出非常能不資其熱手哉。又俄法德將駐太平洋之海軍須俟中東和局大定然後發還。○十八英電拒英之各法租界法當乘俄德回合
之機擬辦埃及大局務令英兵退出埃及其新聞之蘇彝士河應即作為公地毋許一國獨擅大權。又中朝接得日主御書。皇上亦親御丹毒作符答詞道
方面致伊藤美久治。御書大意云朕覽來書喜慰無似朕亦願盡前陳與貴國敦睦睦誼日後貴國有事中國自應相助。○十九英電日廷派副水師提
督拜山為臺灣巡撫。又日本議俟中國償款交付若干兆成兵即退出若干是待清則退清。又俄日兩國商改中東和約彼此親愛有加。○日京報列出和約
原文并日主手諭聲明與中國永遠相和之意且首願從俄備法之勳不必入佔滿洲其應與中國互商之續約隨後再議。○日京報列出和約
都不可本月二十。○日京電和約事已定今俄日兩國正在磋商商改之條款願悉不可喜也。又王慶帥兩請開缺。皇上不許且將寶授與直隸總
督而以行撫張中丞。升授雲貴總督李傅相回華後二請開缺。皇上三次意旨備許給假養病。○日京報云俄國將入東亞諸國。○日京報云俄國將入東亞諸國。
約以運達一事為綱。又阿米尼亞亞國攝政入事今英法俄三國同定一規條安由土王聘新攝政。○日京報云俄國將入東亞諸國。○日京報云俄國將入東亞諸國。
亞衣兵一隊自臺南登岸廷議又欲召唐景崧入都。

11111

JUNE,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EDITED BY REV. DR. Y. L.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7.

1.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cluding History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Recent War. Translated.	} By Editor.
2. Opinions of the Foreign Press on the Interests and Questions involved in the Lat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ranslated.	
3. On the Importance of delivering the Women of China from the Cruelties of Foot-binding.	} By Tien Tai-hwa.
4. On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5. How to enrich a Nation.	} By Rev. T. Richard.
6. Where are the results of Peace?	
7. Chinese Affairs.	} By Rev. J. Edkins.
8. Conversations between Li Hung-chang and Count Ito.	
9. Abstract of the Treaty of Peace.	} By Editor.
10. Review of the War.	
11.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12. Miscellany, Advertisement, etc.	

Subscription price: 12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on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dvertisements, orders, subscriptions to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924

萬國公司

THE WANG KONG COMPANY

A REVIEW OF THE YEAR

THE WANG KONG COMPANY

NO.	CONTENTS	PAGES
1	Introduction	1
2	Business Review	2
3	Financial Statement	3
4	Operational Report	4
5	Future Outlook	5
6	Appendix	6
7	Index	7

THE WANG KONG COMPANY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六月

五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補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解行之
十有五年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息君維耶及君約瑟丁君禮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行之去年以來更延結俄盒主繼馨德史操編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懷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品之也詳模栩栩影響瑣屑唐之事洵汰殆盡故上
而士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精資印證蓋規乎若
自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兢業業亦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品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晰文字之緣聊申鄙忱藉規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夏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賜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馬路格致書宇暨城內城隍廟對面五
鳳樓受賜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土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二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卷目錄 乙未夏五閏五月

中東火和古今本末考

紀三百年前中東使臣問答語

日本大將軍致明總兵書

日本大將軍論帖

日本要明七約

節錄通鑑輯覽

附錄日本國詩史畧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

合肥相國邊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

總跋

哀私議以廣公見疏

纏足兩說

匡鼎 正俗

中英
國林
蔡芝
成知
作師

英林
華籍
廣學
天足
會
管
辦
著

五續救世教益之一

續集

續富國養民策第十三章

新語五

大清政要

渙汗大號

潘王恭順

作人雅化

恩逮九京

金榜題名

庶常散館

問答節畧

和約節要

亂朝紀十二

電書總載

雜事

本館聲明

天足會徵文啓

求著時新小說啟

各項告白

英李提摩太著

英艾約瑟著譯

華滬濱蔡子著

鑄鐵會主恭識

執法如山

英林
德史
知命
詞章

前

人

登
志

中東失和古今本末考

紀三百年前中東使臣問答語

以下四篇本係和文譯作西文今又轉譯華文意是而文非矣

西人有言曰。三百年事一循環。歷驗古今。時或不爽。而要未若中東之變。尤奇憤不可思議也。偶檢行旅

得藍皮書一册。西例凡紀大事本本之類其封面皆藍色即名曰藍皮書

指計之。適符三百年之數。奇矣。今年換約期在西歷五月八號。華四月十四日三百年前定約亦正在五月八號。見日本從事小詞此書西人推算而得之者則更奇三百年前兩國使臣互議時日使謂中國恒有北方之警

蓋指元寇每改號一和之術其時今則隱指更北之國。謂俄羅斯三百年前約款以助防北鄰為言。今聞亦有互助之密約。不

奇之又奇乎。若夫靈端之同起於朝鮮。和約之同利於日本。猶事理之顯而易見者也。考日本有太閤記

一書。記平秀吉生平行事甚悉。是時日本大將軍專政平秀吉其一也日本人尊之曰豐太閤而與中國交涉諸事。不啻為去歲至今。立竿見影。

日師力戰。大敗明師。明總兵告急於朝。曰日本有雄師二十萬。先踞朝鮮形勝。我師遠道飢疲。主客之勢

不敵。不如與之議和。旋以頤和之意。告日本將領。且請先行息兵。日將退至朝鮮南境之釜山海口。依礮

臺以駐重兵。一千五百九十三年。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五月二十三日。議和之明使。至日本大將軍幕府。大將軍及諸

貴侯。時日本沿封建之制甚敬之。餽奉豐腆。行館供張甚盛。至七月初旬。明使始辭歸。當明使之初至也。先請日本撤

兵。

歸。

15249

中國歷史

朝鮮兵。日官詰之曰。

日本遣四人由山明使議和。原注云。初不料和議既成。而即爲中國所德也。

朝鮮詭詐無信。卽是役也。我率師以去。其首當衝要。

朝鮮全境。道共八道。

守土官吏。以款迎爲名。開門延納。及我長驅直入。後路已遭塞斷。後使我有欲歸不得之勢。

餘皆可類推。大明何不懲之。今我駐師二道。以懲朝鮮。若無誠信足恃之大明。與我締約。我斷不輕

步。又曰。我太祖開貴國常道。韃靼之禍。我兩國經此次立約以後。愈昭親睦。如貴國需用日兵。日本亦樂

爲之用。或竟別立一互相扶助之約。兩國合兵。攻韃靼而滅之。而以其地交貴國。使者以爲可否。明使

曰。聞太閤言。令人生感。太閤又誠心以助大明。尤深欽佩。我大明初未知朝鮮有欺誑貴國之罪。而心頗

疑之。是用遣使往查。尙難得其實跡。今既知朝鮮之欺誑。使臣回國。奏明皇帝。必當下都察院。禮部。刑部。

諸衙門。會治其罪。其作何懲創之處。我大明使者。重到貴國時。必有佳音。以慰太閤之垂注也。倘太閤不

信使臣之語。使臣願剖肝瀝膽。以表真誠。抑華諺有之曰。口甜心裏苦。故使臣亦未便多獻甘言也。日官

曰。今日我兩國大臣。得以覲而互談。共明心跡。欣喜無量。從今以後。不特和議可恃。又可以成美意。公今

小住敝國。我太祖甚願公常相往來。以酒茗相歡叙。公但携傳譯之僧人。至大將軍幕府。便當到。駐以迎

正。不必拘拘於禮貌也。敝國本欲請公速回。具奏大明皇帝。訂定和約。祇因敝國所遣之使臣。尙留貴國。

未知其議云何。不得不暫淹旌旆。若論及撤退朝鮮戍兵一節。若貴國能俯從敝國所訂條款。自當惟公

是聽。否則恐仍需募師於外耳。明使曰。太閤之心。爲皇天后土所共鑒。使臣等歸奏我皇。必將盡述。廷寄。

小若我國有北伐檀之舉。必將特遣一使。請貴國之兵相助。惟北方諸部落業已遠徙。邊陲鎖鑰全國不安者。十載於茲矣。今又與貴國講信修睦。四海無分毫戰禍。榮光福曜。垂於萬斯年。而弗吝矣。今日我輩得以聚語於此。使臣已深知太閤之真心。太閤亦應知使臣之誠意。縱自今兩國永綏。實厚幸也。曰宮又曰。我兵之在朝鮮者。爲二道守臣截斷歸路。其可通轉運之別徑。又爲積軍所封。此實不能容力之事。今故不得不增兵前往。倘公回明時。不能達太閤之真誠。貴國亦無賴和之確據。則我兵仍不能撤。當以特命與貴使面商。想大明遣貴使東來。亦必以貴使爲誠實足恃。無異太閤之恃某等。故某等似與貴使。皆不可存欺妄心。致皆負在上者之信任。若夫職守所繫。不容苟且。尚有需濟陳清聽者。戰禍未興之前三歲。我太閤使使語朝鮮王曰。此後日本帝國。倘有軍國重事。需會商於大明者。王其爲我轉達之。此之故。朝鮮遣使者三輩至敝國。議定代作寄書郵之約。旋由幕府書致大明一公牘。託朝鮮王安迎轉遞。不謂在再三年。魚沈鴈杳。偵知朝鮮王藐視約券。掠擱公牘。俾我兩國不能通使命之往來。可恨孰甚。是以率師征之。初非與大明爲仇敵也。是故戰禍之成。實由於朝鮮王之失信而欺我。今貴使等奉命而來。共訂友邦之約。日本心願已足。惟朝鮮欺我若此。我太閤竟欲派兵永戍遼東。以便與貴國親通音問。貴使若能更將此意。奏聞於朝。和議之定。當更易矣。明使曰。貴國願與我大明會議事件。曾據貴武員

告知我武員陳帖西。未知是此字否無從考陳社西具奏吾皇再文武諸臣之榮列朝班者舉名深信不疑但謂應問

朝鮮決其可否旋以朝鮮王不允之故遂致中東永隔及貴國遣兵伐之我皇上尚未知緣起特遣使臣

等來問息兵之期今聆君等述太閣之意與去年八月間陳帖西所言若合符節使臣等今願與貴國立

約中東兩國永享昇平之福異日回華必更將太閣之意詳陳宸聽也日官曰太閣擬定與大明永好之

條款惟須請命於天皇及首相今已特發差弁至西京催問約稿之可行與否前日余輩私交公等閱視

者即太閣所擬者也公等回華亦望即奏貴皇以昭睦誼至前日余語公云太閣將貽書貴朝廷述明原

委恐貴朝廷未必允行一切條款及接貴籍譯來書始知貴使之心與貴國政府之心如出一轍故太閣

願以貴使之書為憑貴使亦以太閣之書為憑即為兩國息兵之確據矣至若堂堂大明亦或如朝鮮之

誑我太閣必怒不可遏議和之局勢必不成故今日兩國之能和與否權在北京而不在西京北京若太

平有象我太閣等良深欣幸鵠俟續遣他使東來訂成盟約耳

日本大將軍致明總兵書蓋皮書云明總兵陳忠臣亦
信譯其音未知是此三字否

啟者接據伐朝軍中四將領公牘知貴國因朝鮮一役欲與敝國締盟脩好且欲遣使往查朝鮮開罪敝國始末良深欣慰旋蒙貴國特簡二使者至敝幕府商訂和約敝幕府雖實掌全國之權機務可自行裁定但於去年以來已廢權於掌印之宰相貴國使臣若徑與敝國宰相面議即可奏聞天皇安速商定然

敝幕府特念貴使遠道東來。未便重勞跋涉。爰先遣從官與之款核。旋即專差幹弁。奏請天皇定奪。時
關山修阻。未能速接綸音。倘貴國使臣不能久待。自應儘速回華。敝幕府一本御旨。當星馳送。貴總兵
察閱。至未奉我大皇旨意以前。貴總兵若有緊要事件。敝幕府有四將領。現在軍前。可即先與商榷。不
上微物數種。恭贈大皇帝陛下。另單送閱。希即轉呈。外有金鑲絲沈槍一枝。係敝幕府敬貽貴總兵。隨
下者。亦望晒收。肅請助安。日本大將軍平秀吉奉書。

日本大將軍諭帖

藍皮書云秀吉以此書諭其使臣即交明使轉呈大目

我大日本帝國。蒙上天之鍾愛。錫福無疆。雄鎮東土。民人之品行。中正無疵。政令之所措施。悉遵國律。天所賦畀之秉彝。無不好是懿德。國中則教化穆然。有條不紊。但流極既衰。事過情遷。民俗漸變。皇權漸替。好勇鬪狠者流。爭奪魁柄。全國騷動。太平景象。幾至蕩焉無存。本大將軍之母太夫人懷妊時。有夢見一輪紅日。直入其胎。大驚遽寤。延日者卜之。皆曰。天無二日。日者君象也。他日必生貴子。顯其明德於四方。非常之吉。兆於此矣。既而生本大將軍。本大將軍幼有大志。及年少長。蒿目時艱。日夕以我國莫睹昇平爲懼。而志在躋我國於金代之隆。西語以極盛之世爲金代。稍次者爲銀代。東人恐無此語也。惟西報既以是爲文本。報亦不妨照譯。兼自傳其名於後世。每常五中焦灼之會。此事銘心刻骨。一若天命藐躬。萬無可以辭讓也者。爰起義師。馳驅徧國。苦戰十有一載。諸事大定。凡有傷害我天皇者。咸重懲之。且株連及其戚屬。罔或赦宥。總之本大將軍師行所至。無一城不下。無

雖不破。無一人不響。慄聽命。遂乃大開幕府。克副宏願。國庫依然富足。民氣亦胥平靖。此蓋曆上天之福祐。不負付託之重。非本大將軍之權勢。得而強之也。惟海濱盜賊。時或竊發。甚至騷擾。及於大明。兩國沿海生靈。久遭荼毒。又蒙天賜吉兆。得成本大將軍翦滅綠林之志。大明海防安謐。海道平安。此非本大將軍之有造於大明乎。乃大明並無一介行李。東來報謝。豈以我爲小國而藐視之乎。本大將軍惡之。行將降罰。於是先告朝鮮。轉達本大將軍之意於大明。朝鮮初以爲然。前後遣使者三輩。僕僕於日朝之路。朝鮮王明允日本曰。異日侵明之役。任我假道於其境。並可供糴糧屏屨之屬。又允代日本致書大明。期以三年。必得答書。今有電報往來向之三本大將軍信之。按兵以俟之。不料兔走烏飛。瞬已三更。襄葛。大明之報書不至。顯係朝鮮背約以欺我。我豈能曲恕其罪。是用命將出師。薄伐朝鮮。朝鮮先已設守。我雖兵微。將寡。而師行所至。禽獲獸獮。斬馘纍纍。朝鮮兵望風披靡。我師乘破竹之勢。直入王京。火焚其宮室。刃斬其民人。曾幾何時。夷爲平地。大明聞朝鮮之敗。遣將往救。及與我師交戰。亦復大敗而逃。今朝鮮遣二使臣。至我國納格耶。此和音也。未知華文應作何字。地方。傳大明皇帝之命。欲與我國重訂盟約。本大將軍今以七事要大明。如大明一諾無辭。我亦甚願言歸於好。至我兵艦及士卒人等之在朝鮮者。須俟明約商定。再謀凱撤。今本大將軍以此帖諭汝。汝其告知明使。并所索七事。歸奏於朝。可也。秀吉手諭。

日本要明七約

此亦秀吉諭其使臣轉告明使者也

大日本帝國。切願與大明敦崇睦誼。特列七條款。期以必遵。計開如下。

一、盟約既定。中東兩國可保太平。與天地同無窮盡。俟至患兵之日。大明皇帝。願以公主嫁日本皇帝。

二、中東兩國用兵二年。商務使塞和局既定。兩國人民船隻。彼此互相往來。各海口均無有所阻。

三、中東兩國各派大臣。特將能戰聯和之意。布告於眾。

四、日本前遣大軍伐朝。其全國八道之地。悉歸日本掌握。今尚將續調維師。選派名將。率以成朝。藉保日本在朝鮮之利。議和以後。日本念大明美意。難以孤負。願舉朝鮮四道地方。及其王京。全還朝鮮王。所有撤兵遺地之事。全由現在朝鮮之日本四武員主政。

五、朝鮮王京及四道地。既還朝鮮。朝鮮王應遣王子。及大臣一二員。為質於日本。

七、朝鮮使臣。須立一重誓。從今以後。世世子孫。願恪守稱藩於日本之臣節。無敢携貳。以保太平無事之屬。

以上七條。係大日本要盟約據。日本派出大臣。予以與明使議事訂盟之權。時西歷一千五百九十三年六月廿六號也。

日本曰王。實似日本稱藩於中國。其稱和之舉。則似日本的款於中國。非中國行成於日本。華文字藏深遠。日官不能辨別。遂盟約府至今。引以為恥。故前文注云為中國所愚也。

此亦因無所依。原注云。是後明大臣。與日本要索。七事。和議遂定。然的中。

節錄通鑑輯覽

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年夏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起入奴。初隨倭關白德川家康。信長為之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弑。秀吉遂統

其兵。自號關白。劫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乃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過釜山鎮。朝鮮承平

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松又酒酒廢弛。尚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韓平壤令次子璋攝國事。已復走義

州。七月。倭遂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水險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州忠清咸鏡平安京凡八畿盡沒。日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絲綸

於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松。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

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畧備倭軍

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由惟敬之陳

或即是入應募。惟敬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遣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

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

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一實與松以計計其計。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栢如梅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斥惟敬悛邪。欲

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於營。師渡江。明年癸

正月。次肅甯館。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時風月樓以待。如松分佈諸軍。

抵平壤城。諸將遂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說為

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

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栢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於敵，馬躍斬而上。廢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栢復開城，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守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氣大索。應昌亦即欲休息，於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言路交章，祇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

二十五年_{丁酉}春三月，以楊鎬為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

初，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為經畧。養謙亦主款，奏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_{甲午}冬，倭遣小西

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

中_{丙午}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或即其約中所索之質子歟。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_丁

二月，方亨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以尙書邢玠總督劉遠，改

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全州，犯全羅慶尙，逼王京。會沈惟敬

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

大敗。竊

結三欄以白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欄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平。

不欲。

其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教至。鎬狼狽先鋒。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

死者。

輒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鎬既竊還土京。

與總督玠說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聞敗。詣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

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代之。畏倭不敢前。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以海運爲肆

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爲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二十六年

戊戌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官軍分道擊倭。既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烏山西

浦。都督陳璘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及副將陳璘。李金等軍

適至。邀擊之。倭無門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

行長。奪曳橋砦。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曼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於是

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

萬世德聞倭退。兼程馳至。會總督邢玠奏捷。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

帑金十萬兩。犒師。叙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蔭。

第一元楊鎬但復原職附錄日本國詩史畧十年日本正親町天皇二十九年興隆德成皇帝長

附錄日本國詩史畧仙臺大也

吟馬如松如松死僅生苦說大捷撼韓明謂朝鮮及中國也 嗣將餘勇鼓文運紫海洋洋絃誦聲 ○懸軍冒

險入胡城即朝鮮國 肆亦胡王子生擒空有情莫道廟中乏成算羅林 羅得夜叉名羅林 ○臣心如水豈其然

滿腹維才老倍圓莫道外征無紀律 欲移元帥握全權如注黑田如水老高 ○相公一怒渡滄瀛國本 纒搖內難生幸

矣雷 辜竭吾職狐 惡極諫 遇親征彈正長政 ○英雄豪舉快平生纒到 黃泉大夢醒兩度 征韓何所獲一封

耳其耳 塚耶何 草青青萬曆二十六年也與通鑑所記是年不齊古史合

附錄按日本書所記與聯朝交涉事類不循三百年前情勢疑係近人點綴而成以相誇耀者惟在日書日要亦不能採通鑑為吾華信史觀朝之後發強不實當日已有了應奉等交章勸之情明帝既不察史官豈能遽度故不免亦有失與處今既得重書即應逐條以電檢此舉觀合無有與處皮實合者因并附錄如右明眼人必能辨之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以下兩篇均從古體轉譯雖非嶺山真面然亦仿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 奏為時局艱難海軍脆薄宜籌備豫不虞之

策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馭外貴慎始以圖終臣伏見 聖朝自

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繫最鉅膠轕最多令人尤為憤懣者莫如日本一

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不但蠶食琉球兼欲鯨吞高麗中國誠

宜益恢雄畧。力杜危機。宏宅中圖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啟者。或當震疊。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當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即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畧具。而尚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 聖旨飭下部臣。迅籌中東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見諸施行。并請 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雄長東海。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衆寡之不侔。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即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頻年不甚親暱。一日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餌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然而求人不如求己。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始免喧賓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大要在自強不息。若不乘閒暇無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媮安。日本則發憤爲雄。水陸軍務日起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必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騷擾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忝副璽班。受 恩深重。日夕私憂過慮。冀效其欵欵之愚。既有所知。頓忘忌諱。合無懇 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 臣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會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備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薄。設備不虞緣由。謹就管見。具陳。伏乞

清室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八年 月 日 奏

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

即 稿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 奏爲遵 旨籌議豫防東患並酌擬征東之策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月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 月 日奉 上諭張佩倫奏日本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 聖明在上燭照萬里居安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籌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 日欽奉 寄諭命臣查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形窒礙難行之處當卽逐層條辨奏達 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倫所奏一摺具有深意欽奉 寄諭垂詢卽逐一體察密籌布置之法先爲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騁橫若使根深柢固中國必受其毒中國及其未發而制之則速增鐵艦急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旣成不必計朝鮮有釁否也其所以聲罪致討者繫在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辨今我興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壤無論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臺灣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著龜矣而況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

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既無不敬我。而震我之大邦矣。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藐之心。而妄思與我爲敵哉。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處。徒信其一往無前之氣。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目前所練之軍。不得不謂其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直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躡進而貽敗北之羞。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慎選嫻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礮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 皇太后 皇上倚畀之隆。委以豫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係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身。直隸一省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當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必先求中國之人材。欲羅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人材得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畛域之見。梗於中。斯牽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蹈重瀛之險。誠能盡弼宿弊。畧改舊章。部臣編臣。各存迪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 聖明在上。綜攬宏綱。措正施行。悉秉 宸斷。則 皇威振而 國紀張。較之專責 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天淵矣。如以 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

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款銀四百萬兩。以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礮臺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臺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常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豈海濱斷不可少之礮臺。以冀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安國勢於磐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作海權。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遵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八年 月 日 奏

光緒初年幼德嗣家歐歷 禁近嗣嗣身蓋 聖書正體抄寫收局展於邸報中讀其草矣才華經濟洋術毫無不覺五倍投地法講俾起而師之
用達其才爲世所稱而鄙人欲選之意則未嘗一日忘也頃從西字報中譯錄其書東京息一疏專論字句極知精劣而論理未雨無風蓋已苦心
博相編置一疏老成謀國之忠尤覺確然紙上去歲日本許廷俊敗 王學剛以將佐某知人之明而士
卒之不用命也自論之營營營營且極感及於東林之快增試論上兩疏其亦自悔失言否察兩疏

總跋

僕前作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一首。蓋深惜中國之外視西學。致挫於彈丸黑子之小國。而又黃後此之幡然一悟。仍爲東方首出之大邦也。讀者不察。或責僕以不正日本之罪。而反招中國之過者。微論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抑此豈是題中應有之義乎。况即請試他題。代紓義憤。則是役也。豈起日本。可謂罪有攸歸。獨不思中東之怨。已積數百年乎。試觀上文所譯之藍皮書四節。幾疑曲在中。日

清鑑一節及口小人一數
皆西一固未暇留意也

今中東立約以來亦垂三十年。詐虞未泯。猜忌漸深。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具備兩造。

各執一詞。雖俱老吏斷獄之才。而竟委窮源。豈能愛書之職定。總而言之。當承平無事之日。西人之冷

眼旁觀者。但見海東一島國。與他國壤地。渺不相連。而竟以練兵製艦築臺為恒業。為日愈近。為事愈

迫。或曰。殆將有事於中國乎。中國則自琉球被滅而後。不動聲色。漸次整備海戰諸器械。謂日本。小國

也。其備戰之具。斷不及我。即使事事與我並駕齊驅。其終饜且貧。可坐而致。則仍我囊中物耳。十餘年前
全書見焉

明文而秘不敢道。其字今已佚
要不可收拾。則不妨昌言之矣。今又從西報中讀光緒八年一千八百張李二公之疏。益知中國實有圖日之意。其

日期以五年。而十年猶未動者。則緣中更法禍。致有意外之喪失也。然至光緒十七年一千八百北洋海

軍實已大定。旋命丁提督昌耀師於東瀛。莫先有以懾之。若使日本自知不敵。還我琉球。則中國不

為已甚。得免戰禍。亦兩國生靈之福也。是時西人之寓目者。藉言往觀。均贊嘆不絕口。日本亦誠自愧

不如。然究不肯知難而退也。越明年。泰西代製吉野艦告成。又有橋立嚴島等艦。亦已陸續訂造。從可

知中日二國實有各不相下之勢。一有機會可乘。自各投袂而起也。善夫泰姆士士報之言也。曰。或

謂。中日之役。日本有心以圖華。中國無意而遇敵也。而不知非也。前見中國公牘。明言。中日兩國因琉

球高麗之事。恐難永敦睦誼。今又見具有深識之張君無名暨李中堂各一疏。錄請諸君共讀之。益見

華人謀慮深遠。實不亞於日本。惜乎中國雖明知之。而仍不設備之也。然備謂中國亦非不設備也。曾

西友之精於海戰者。謂華艦皆製自西方。爲上等新式之利器。日本亦自知不如其堅且巨也。僕嘗歎
識之。惟今讀李中堂疏。有期以五年成就海軍語。則未知五年之暫。斷不能造就人才也。憶法前皇帝
坡崙第一在位。當設筵款客之際。忽責其水師提督之謬。提督對曰。臣誠不知皇。皇於六閱月之中。能
練成陸兵以臨敵。臣不能也。拿破崙怒曰。此言益謬矣。朕曷嘗有六月成軍語。而汝妄爲傳述。不但害
於戰陣。且將失我國家矣。大凡臨敵之兵。至少須練六年。而汝誤以爲六月。着卽收回此說。不可重提。
夫法人固久經戰陣者也。拿破崙又善於用兵。而尙期諸六載。則夫華人之但練五年者。庸有濟乎。何
況中國與他國。屢有齟齬。備兵大事。久不能專心致志。其與日本交涉。則發難於臺灣。釀禍於琉球。拱
鑿於朝鮮。至今日而遂成大難。喪師失地。貽君父憂。究其所以致此者。仍不外人材之難得。且卽有
人材。而誤於所習之非所用耳。吾故曰。中日兩國進止互歧也。若必欲以是非曲直言之。中國固自以
爲是且直者也。其欲以索還琉球爲藉口。又興復繼絕之大義也。然日本亦何嘗不振振有詞哉。況數
年前。有某西員問其執政大臣曰。貴國練兵製艦。惟日不足。意將何爲。則曰。防中國也。不得已也。中
屢思洩忿於我。我若偶不經心。禍不旋踵矣。及至兵連禍結。或又問之。則曰。戰禍已伏十年。非起於昨
日也。華諺曰。千丈麻繩。必有一結。日本知之矣。十年以來。於朝鮮全國及中國東方洲之水陸行程。
無一路未曾量準。甚至某處河面。開闢若干。亦已開列清單。配準造橋木植之長短。以備屆時渡河之

用。至於中國各海口礮臺無一不以攝影鏡攝取眞形。即照所開軍中自將佐而下爛熟於心。灼知其避後攻之道路。又知東三省之嚴寒也。應用火爐亦已鑄就。而連船礮艦之逐一齊全者。無不備矣。鎗砲所需之彈子亦未有實以泥沙者。此語中實告君。此次之戰。日本有理而又有教化。故獲勝也。彼中亦如日本之進而不止。能以新法練其兵。我雖有百萬之衆。其能入中國之境哉。觀於以上兩說。其快也。約可知矣。僕寓華日久。固甚冀其進而不止者也。且亦屢以此言爲常道勸。卒無有信之者。所以有中日兩國進止互歧之歎也。人之多言。奚足道哉。因譯中東失和古今本末考。而申言之。

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美林堂知悉
華籍強生文

本館創爲萬國公報。顧名思義。蓋將集萬國之公論。以成一家之公言也。特當事變紛乘之會。各以本館。各謀其國。各顧其人。欲求仗義執言。置本國之事於度外者。美翹晨星。碩果於以。知今日之時局。理不能與勢敵。勢苟弱。理即與之俱弱也。即如中東交戰一役。美西紀載謂者必列起釐之國。然如兩造爭心。必有公理。而西報所載。則多偏袒。此以例是。後必應審作實。以爲公報之準。將大專歷觀西報。比比皆然。然本館不表而出之。中國豈知其命意之所在。故一年來所譯各報。絕不稍從粉飾。及至和局纒定。俄法德三國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國則效寒蟬之噤聲。彼華人之無識者。必將感三國之助我。而疑英之陰袒日本。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將各國之意見。復行選譯。於後。西各報恒與政府院相別。要之就其國而言。祇成一國之私議。就華人而言。可觀萬國之公見。於本報。

命名之意非特不相悖且適相合也。又按中國有華之先中國有華各國國號皆以華江戰勝之後又稱不虛也。此所定之華在是矣。

英國肆撥欲泣。謂西報云。今中東和約已定。俄國聲言必阻東割華地。我英則漠然無動。或疑英之場不

鎮靜。而陰與俄有成言也。則應之曰。否。藉曰有之。豈能以鎮靜終哉。必將與俄聯袂而出。宣明不願中

地之意。英之戰艦更宜一揚神威。日本苟或不遵。事出無奈。則必掃盪其海軍。以救中國。且盡逐盤踞

上之日人。西人以陸地為全洲所繫目之曰。洲若蓋澎則海島其無關係也。而後即安。夫使英國誠有此舉。中國陸地之事。信可救矣。而海權全失

畢獻其孱弱情形。無可救也。大失體統於各國之前。亦無可救也。況乎救。清朝而開罪於華人。此言於

英何益。所益者。祇在俄耳。俄欲割華之奉吉黑三省暨伊犁等地。又欲為朝鮮之主。如英之主。主印度。英何益乎。英若

無割華土地之心。如曰欲得舟山。藉保通商之無阻也。似也。然緣是而破其敵國。華必轉而不讓乎英矣。

英何益乎。且英實不願見西伯利亞鐵路慶成。而為北冰洋之主。今乃緣華而助俄乎。俄國銳意進取。罔

知壓足。又急急在遼東一帶。別立足以自養之子國。西語以本國為母國。國為子。彼如之人。不便於英。孰甚。英反出而助之。

獲一海戰之勝績。是不過於英國屢勝之極長清單後。濡筆而尾添一事耳。實則此勝也。非顯英強。而增

英弱也。其勝後之所能得者。或與華立相輔之約。以抗疆鄰。然獨不思華為糜爛之國耶。俄人猝來。敢不

旋踵。矧已新敗於日。豈能稍助於英。英惟增一仔肩之重任已耳。英常謂保土耳其以。後顧茫茫。台當有事。將

不但保印度。又需保中華。英其何以堪之哉。故調英砲艦。滅日海軍。所得酬勞之薪水。屈指計之。一曰。撥極難之重擔以爲備。二曰。改極睦之好友以爲讐。三曰。惹極彊之貪夫以爲敵。如斯而已矣。其尤堪危險者。異時保北京之不爲俄占。一如保康斯但提挪泊。土則若之何。而況以目前論。英俄卽立約以攻日。亦必無成。何也。日本或不畏與西方一國戰。或竟敢與英戰。然決不願以一小敵二綱。故問英俄之台。必先自甘退讓。而以收取臺灣琉球。及中國償款爲請。聲明不礙他國之意。英其奈日何。惟見更彊之俄。更弱之華。相並而向英耳。夫中國至今日。幾已不能自保。有日本在。甚願出而助之。英國之可釋仔肩者。卽在於此。曩有蘭忙先生。曾著一書云。日本欲舉亞洲之地。悉歸亞人統轄。故願拔劍以助中國。此其志不在小。英若不喻其意而反阻之。目前固懼而聽命矣。然緣是而毫無所失。且多得華銀而驟富。其民又驕勝而狂。異時或閱一年。或十年。或二十年。憶及此事。謂我無害於英。而英忽阻我。我必有以懲之。如是則亞洲之地。俄與日同爲英敵。而猶不但此也。又有佔踞越南暹羅之法人。素與英不睦者也。南洋之末來由人。印度之土人。恒思竊發者也。日本或竟與之句結。不啻火上添油。不於英有大害乎。或以英不畏日爲言。固也。然旣擾其怒。豈能不防其毒。日本海軍。艦爲歐製。法爲歐教。又奪華艦以傳其翼。英苟防之。則必駐泊太平洋。即中國及子雷買。印度海口之羣艦。不可退亦不可減。年中糜餉。何可勝道。矧彼新興之乖巧。慎密疾速。以顯其幹才者。且將以十萬人跳刀拍張於大海。我歐洲第一善戰之國。尙恐無能相匹。英乃阻其

大欲。啟其分心。事之失計。孰有甚於此者哉。是故日割華地。倘無意外之事。礙英大局。又無同志之國。與英後應。萬萬不可輕舉妄動。此理甚明。無待再計。至英之宜專心致志者。固自有在也。我等願見歐人。爲政於亞洲。極少以二百年爲度。此言可致不願見回教人及蒲恨人。謂言教化未深也。或暗斥日本人而中國亦所不免。反奪歐人爲政於亞洲之善舉。故黃人。歐人也。亞人也。欲私立互相扶助之約。亟宜竭力以撓之。否則日相伊藤氏。請中國合於東洋。或東爲中之領袖。歐人其尙能穩坐亞洲哉。而且設教之善。不能免流血之災。較昔年阿迭拉。回教中人之率。向奴以掃蕩歐洲。其禍尤爲慘酷。若舍是而外。別有必需干豫華事。襄助俄事之故。則非吾等之所知也。抑更有說者。滿洲一地。或改歸於日。或仍隸於華。皆與英無所出入。亦不能指割地爲大罪。且日本即得洲上之地。未必愈形鞏固。惟擾及北京。而執華權。則增日後之力矣。然其目前之力。尙有不逮。即入北京。仍不能久踞也。

英國潑颺報云。觀中日和約。於朝鮮之事。不過淡淡著筆。可見是役也。不過借朝鮮爲起釁之階梯耳。英國寧登辭拉飛。譯音日。日語影。報云。約款之可慮者。在於日本索償太奢。中國力不能支。害及他國。然猶其小焉者也。若潛立相輔之約。以華爲體。以日爲用。異時合東黃而拒西白。其險固不可思議。且西方之商務工務。目前已將受其大害。不禁頻喚奈何。或曰。兩國實有此約。果爾。則豈特東土之權。盡歸日本。爲可慮哉。鄙意歐洲各國。急宜同心合意以撓之。庶白人。不致永失遠東之權。亦不致頡頏通商之利也。歐人以上四句。近東中東等處。

東
為通

英國刻難臆割耳。詳前報云。近事之萬無可疑者。俄必在大東方再覓一出海之路也。俄於波斯灣黑海海口兩路。久為歐洲各大國封禁。海軍不能舒展。今幸有機會之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將軍豪奪。誰能阻之者。英日兩國。於此勢難安枕。而日廷尤為棘手。何也。日之先圖朝鮮者。侮華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俄之燄。東方向可為乎。

英國解甜詳如值報云。約款之最要而最宜辨論者。莫如日之佔遼東。假如有俄而無語。洵大奇矣。日本朝鮮為自主之國。又得毗連之遼東地。俄於東方。不又增一勃而忌里亞國乎。或作布加利有勃而不能出地中海。有朝而不能出黃海。俄人斷不能堪。故雖阿迷尼亞事。詳見上至急至重。而從緩從輕者。倘欲留其餘力。以從事於東方乎。按此復出時尙未。知三國合阻事也。

英國沛而未而報云。中日之約定矣。余向謂定約之關繫最大。或竟禍延於西土。今則時已至矣。然關繫雖大。幸無必致動兵之禍。惟我英須牢記於心者。太平洋之事業。英大於俄。不知幾許。假使俄人出而宣言曰。日佔華地。害俄不淺。華應讓界俄地。七倍於日之所得。英不將曰。害英益大。華應讓七十倍又七倍於日本所佔之地。以畀英乎。倍數甚費解。不憤好意而已。

英三者。據四報云。俄倘因此約而與日齟齬。英將若之何。俄報有言。今英袒日。大屬不唯。應移而袒俄云。

云然吾願英之兩無所袒也。

英荷維勃地譯音報云。西方各報提及東方事。知其關繫重大。不敢放言縱論。而我對鄰洲上指法國也。法皆之地。英荷島在之。

大報館皆言。今日不知明日事。相與提心弔膽。我願我國各大報館。亦復如此。總之我英一島國。日亦一島國。英甚喜本島人之有新心。忠心。愛國心。而遠東一島。遙遙相對。安有不喜之理。然亦安可舍己而苦人哉。

德國官報云。中日兩國。今日開議和局。而德廷尙火速調船。增東方之兵力者。不過自保通商之局。非如

他國之別有深意也。為時既至。得此。則保護商務。綽有餘裕矣。按德廷新徵東來之艦名曰該敦。即亞希也。大小與定遠無異。又有大巡洋艦一艘。

俄京官報云。俄廷於日割中國洲地及海地一節。決不準行。故調駐泊地中海一軍。星夜馳往太平洋。俟其時至。即伸阻止之權力。

俄報云。某大僚有言。日本逼華允許之和約。恐有大轉輾大關繫者。莫如割地一層。俄斷不肯任其所為。致礙及西伯利亞之大鐵路。且與俄全國應得之益。顯相違悖。此何益乎。華人宜細思之。故即中國竟許日本。俄或命駐

中駐日欽差。申明不願之意。或竟用他法以阻之。此蓋俄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日本若堅執己見。即與之

戰。亦所不懼。

俄京滿而斯譯音報云。中國今請歐洲七大國俄報亦言何國大。英德法德意俄西。會商訂約之事。俄料此七國者。欲在中國同

興一善教善政之新法免致凡東洋獨行其譽處華人之法然欲扶助清朝以復昔時之隆軌則
是道逆天其能當此靈驗乎此是何等語氣清朝屬下人之苦到盡頭者以兆數計今時會已至歐
 洲應乘人之心盡聖人之遺掃除地面以此之惡習滅其朝而救其民此言無忌于惟若任東洋執其權
 以臨其上則亦斷斷不可

俄國拿泊佛律尼翁報云俄海部曾言尚少一船隕彼環春者地勢因屬甚佳惜太遠與何處太遠若則
人急宜注意者且嚴冬冰凍殊多不便俄艦之泊東方者行將日益多莫妙於取得澎湖造成船隕有人如或

不遵俄之陸兵行將集於瓊春其烏蘇里河邊已有三萬名當漸增至九萬名可借英法商船以運之異
 日者視我號令以定前塵之所指俄何畏他人哉

俄水師報云俄艦之由地中海而東者共二十一艘內有上等鐵艦六艘須俟全局大定始可撤退

法國報云法決不任日占華洲地與俄見解相合故俄若有所舉動法必携手同行

法京報云中日草約畧知梗概巴黎政府今正瓊踞玉佩大放厥詞皆曰以矮子而勝偉人奇矣自始至
 終中國戰無一勝為從古至今五洲萬國之所未有尤奇今觀其議和條款電文未甚明晰如中國之有
 七巧板不知排成何物之形惟歐洲各國今皆立定主意不論其約款何若但以各保本國之利益為第
 一義英俄法三國於此皆有不得已之處故較他國為尤切

法國周報云。華事臺灣以讓日。恐有某國不許。或如時

法國太姆司報云。此約大有關係。或恐東方之禍。如時疫之傳染於西方。致歐洲之矢睦誼。吾願各國政府。各國報館。務矢合而爲一之心。以杜亂萌。是爲要着。

法京官報云。沮撓和約之事。不必起自法也。法介於印度中國之間。南西固不能任日本忽興於海中。爲

東方掌權之大國。若英若德。亦豈能守金人之戒乎。假使歐洲達於中華之各路。全歸日本掌握。商務往來。亦惟日本之便。後患不堪設想。聞他國已將出而刪改約章。想必能歸於盡善。以釋各國之憂也。昔之人有行之者。俄土戰後。另訂栢靈和約是也。

奧國京報云。中日和約。多未妥處。甚願歐洲各國。會議修改之策。

英國泰晤士報云。譯言東方戰事畢矣。後來之關係。非特中東兩國而已。且將徧於地球。故目下殊難逆

料。若僅以目下情形言。眾皆謂日本必將成一大國。與歐洲相匹敵。余姑不必贅論。論其約款所開。似於中國不甚傷損。蓋戰而互有勝負。和約自必公平。今中國一敗塗地。僅失區區之便宜。則猶屬公平也。更論中國所得。但願經此磨折。如濃睡者之受驚而醒。急以日本之變法爲法。吁。一二世後。祖宗不辨子孫矣。清十國日後大異。如人欲游而

英國士丹達報云。東方有人。常夢東方有極大之國。採取西方流入之善法。以拒西方。今其人更欲實功。

酒而醉心矣。醉而又夢無敵於天下。初不知其權力之有限止也。故執是權以議約。不可夢勝不醒。戰以前已有告之者。馬關議約之際。必先懾及。所訂新約。必付天下公議。今已有議之者。

英國索笠牛師譯音日新開報云。日本以戰事而出一頭地。頓成執掌大權之國。中華則竟成瘡痍。異哉。中華數

百兆人。皆甚靈敏。儉能耐勞苦者也。若有導其先路者。無一事不能為。即以用兵言。又善戰而兼大膽。今中日既仍歸於好。不知後事如何。豈此數百兆人。果盡由日本導其先路乎。遙遙東望。將真有一新興之大國矣。

英國支那即中報云。各國新報。今皆暢論中日約款。其大畧相同者。謂日佔洲地。歐洲不免干豫。或如維

也納拿破崙亂後各國栢靈俄土戰後各國會故事。自保遠東之利。

德國報云。德京人議論中東約款。不遺餘力。聞部臣之所不從者。但屬通商一節。其讓地之事。與德無涉。

然仍合於俄者。冀彼此互為助也。德報之囂於推廣商途者。力勸德廷。駁辨日本獨露商利一條。按英法美

偏此條而必可一體均沾也前使華大臣博爾德任滿而歸。進見德皇後。作一總論。內畧言。德國甚願與日本相近者。喜其

如德之淳興也。今閱其通商條款。關係於歐洲者甚大。各國宜共屏之。

德國大日報云。我國於中日之約。不宜干豫。更不宜阻止。即以商務而論。亦多在紡織一門。然關鍵者。英

也。德若挺身而出。其將為英效力乎。故德國仍宜守局外之義。前看英法各國排解中日兵時。德固堅守局外之義。事遂成。且宜分外國與日本。

連。或曰。中日立相輔之私約。則奈何。曰。亦無傷於德也。姑任之。可也。即如我與奧意私訂盟約。他國亦無
我輩何哉。

德國官報與國家傳
通相通告云。統觀各大僚之意見。皆謂。歐洲各大國。似須取中日和約。妥為刪改。不使日本獨據

中國利權。致礙通商大局。誠如是也。或不免有所震動。若夫讓地一節。則任他國之與有相關者。好自為
之。可也。

美國報云。中日和約。聞已簽字。逆料通商之途。必更增廣。今已急遣人東渡。查看中日兩國。有何新興之
商務。其船廠總商。苦爾伯。亦遣人至華。俟其議造新船時。就近承攬。謂。北洋戰艦全失。今想必須續造也。
至美洲海頭。向議鑿而通之。以為中美舟行之捷徑。今更視為緊要之大工程。速望集資興辦。

纏足兩說

匡謬

天足會王秀著
廣學會館辦

天生蒸民。圓其顛者。必方其趾。初未嘗有男女之判也。獨至中華婦女。六幅湘裙之下。偏喜效纖纖玉筍。
以弓鞋三寸名。泰西闖關中人。每深維其故而不可得。○一曰。此舊俗也。余曰。舊則舊矣。而非古也。考中
國古世。無論堯女舜妃。如娥皇女英者。絕無纏足之事。孔子以後。閱一千餘年。稱婦女之妝飾者。亦未聞
兼及蓮鉤。或謂孔子後四百年。漢代婦女。已有纏足者。然恐係神官附會之詞。不可深信。降至李唐。未造始有此風。舊而非古。曷足貴乎。○二曰。以是為觀美

也。余曰：華女天然雙足，本極悅目。一經纏裹，卽不足觀。且非徒不足觀而已，更不可聞。甫解行纏，穢氣穢鼻，誰敢謂爲可喜哉。○三曰：宦家之閨秀，富室之嬌娃，無有不纏足者。余曰：此特以富貴言之也。今卽以富貴論，孰有踰於天家者乎。敬聞。皇太后、皇后與夫、妃嬪以次之位列，璫宮者，從不纏足。且傳聞有不准裹足婦女入宮之禁。此正踐土者流所當敬步。芳塵者也。人曷不以帝室爲法。且追思我之鼻祖，亦未嘗以纏足爲訓哉。○四曰：婦女以謹守閨房爲尙。既纏其足，卽不敢駕言出游。而放浪形骸矣。余曰：否否。纏足之婦女，豈盡端莊靜好，如白玉之無瑕乎。欲婦德之純全美備，不在裹其足。而在束其心。道義之說，日繁繞於方寸，卽使閒作清游，亦依然謹守也。○五曰：妻女皆廣圍六寸，其奈遣人媠笑何。余曰：是又不然。創行之初，或不免爲人所哂。積之日久，自共淡忘矣。余聞中國有數省之男子，皆不願娶伶仃雙足之妻。人遂皆不敢纏其女足。又有自覺不合於理，而不肯纏其女足者。且凡緣是而加以媠笑者，必愚人也。愚人何足數。若夫君子，則必恪守正道，遇有不隨俗尙，而不如波之靡者，方將愛之重之。故我誠獨行其是，戚友必漸相感化。不但不敢笑，且羣稱之曰：某姓家誠德門也。美譽四流，不過遲速之間耳。

正俗

或曰：中國婦女，多纏其足，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敢問有說以正之乎。余曰：有七說焉。願爲君剖切道之。○

一曰。違天意。天生萬物。一無謬誤。何獨至人之肢體。偏需改削。故使爲女子身者。本不宜有平正之腳。天何不早予以拳指斷骨。以別於男子乎。乃墮地時。明明既平且正。而必令其拳指斷骨。非與天意顯違乎。且纏足之法。果屬美善。何不并首與手而纏之乎。纏首纏手。與纏足。有何異乎。總之同爲殘疾而已。可憐可憫。孰甚於此。○二曰。蔑古制。昔聖先賢之妻女。與我遠祖母遠祖姑。俱不纏足。蓋此風未行以前。中國無數婦女。未有受此荼毒者也。孟母之賢。人盡知之。試問其孀下。曾有雙行纏乎。今之婦女。能學孟母。豈不甚善。乃舉欲蔑古制而纏之。何也。○三曰。召病疾。人既纏足。四肢百體。俱無自適之趣。故肢體之本宜靈活流動者。雙足加以纏縛。便成呆板麻木之身。百端之疾。皆由此起。甚至有緣此而不能生育者。江西九江府婦女。無不纏足。即幾無不染一種痼疾。江南鎮江府婦女。多如覆疊之白足。計去年西醫院女科。共療治八百六十八人。與九江巾幗中同病相憐者。僅得二十六人。可知婦女痼疾之根。即伏於童年之纏足。吁。可不慮哉。○四曰。戕生命。纏足之人。行走不便。斷難疾趨而去。假使祝融告警。陽侯肆虐。人盡避之。惟恐不遑。而婦女獨纏足之故。往往葬身於火穴。畢命於水府。福建汀州府。在廈門西七百餘里。其屬七八縣婦女。今皆不纏足。則因髮匪之亂。婦女以腳小而不能逃。受害最慘。故各自懸厲戒也。○五曰。妨生計。寓滬西人家。每不願僱用纏足之傭婦。蓋謂使之保抱幼孩。恐多傾跌。使之捧撥磁器。恐遭破碎也。又若上海新設軋花紡紗織布練絲諸局。需用女工甚多。每日所博工資。富於針黹所入。惟纏足之婦

女。僅能安坐操作。遂有多事。無從染指。不如大脚者。或坐或立。無不如志。苦趣既免。利源益廣。○六曰。厥人倫。婦女纏足之後。行動需人扶掖。否則亦依牆摸壁。不能來去自由。假如父母舅姑有事。使其子女兒媳服勞。男子則應命疾馳。女媳則既成廢廢。不免遲遲吾行。是於孝道有虧也。又如食貧夫婦。以親操井。日爲賢。甚至餽餉躬耕。亦勞佐理。既纏其足。主持中饋。尙屬艱難。是於婦道有虧也。當舉動懶惰之際。膝前兒女。無能照料。室中塵垢。不克掃除。夫至積塵盈室。穢氣不免蒸騰。往往疾疫纏綿。害及台門。是於家道有虧也。查廣東有一種客家。婦女俱不纏足。而入其室處。纖塵不屬。較諸土著之人。潔淨維倍。世有好潔之男子。見其妻終日閒坐。不知整理家事。往往有娶妾買婢者。是又家道不和之所由始也。○七曰。壞心術。雖女纏足之苦。罄竹難窮。所大可異者。嫡母之忍心虐親女也。夫使有人焉。殘毀我女之肢體。使其終身爲廢疾之人。爲之母者。誰不切齒痛心。卽控之官。又誰不指爲大罪乎。乃父母偏自害其女。甚至痛哭聲嘶。仍不肯放鬆分寸。於是慈愛之心。漸變而爲狠毒之心。且父母已不恤其女矣。爲之兄若弟者。自亦熟視若無睹。甚或加以厭惡。心術之壞。至斯而極。切願爲父母者。速發天良。急改舊惡。不再使其女終身殘廢。則可憐之事。化爲可喜。誠厚幸矣。○以上七條。語雖淺近。意實周摯。華人試靜言思之。孔子之母。非皆天然之足乎。本會故命名天足五洲萬國之婦女。有如是之受盡苦楚者乎。我泰西婦女。全身皆自由自在。無殊於男子。比來作客中華。目睹澆風。意良不忍。是用列此七說。以勸華女之父母。苟能言下猛省。深知舊

俗之陋。皆願自今以後。效古聖先賢之婦女。穩步坦途。從此數百兆華女。永遠脫離苦海。而與天下之衆。坤教者。同享優游卒歲之福。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五續救世教益之一地俗

李提摩大著

四曰俗。世間風俗不一。有係於鬼神者。有係於國家者。有係於一家者。有係於工商者。有係於貧苦者。有係於仇敵罪人者。有係於外國者。何謂係於鬼神。古人查考天地間奇能之所在。以爲奉若神明者。必有奇能之感應。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歲時望秩。或有神靈。以及雷電風雲。各有所司。亦皆廟貌。宏。似皆有神。又或英賢有功於世。歿後蒙朝廷封典。或邀閭巷謠思。因亦立廟祭之。此昔所奉以爲神者也。迨後有學者出。查考萬物之所以爲奇能者。似皆可以人爲。而因將各奇能歸於各學。如地學。化學。物理學。種種不一。則彼之所謂神者。或在此不在彼與。然而此世界之內。生物皆本於太陽。苟無日光以照之。萬物何自生成。似神有所專屬矣。然再進推諸世界之吸力。嘖嘖。即磁界電氣之根本。皆歸大主宰之奇能。則不禁恍然於神靈之乃在此也。此鬼神之風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於國家。各國土地。古昔皆爲君有。而未有良法。國主分地。如今之分省者然。既立省主。令每年進獻若干。及用兵時徵兵若干。省主又分府。有府主。由府主而分爲縣主。由縣主而分鄉長。由鄉長而分村長。皆無一定律法。中華田地。自黃帝畫井分疆。授民耕種。不許強侵。夏商周三代因之。有爲貢爲助爲徹之別。其時民無貧富。至秦用商鞅。

始墾井田而開阡陌。許民買賣。而國收其稅。以致富強。其制遂至今不變。先是國權及律法。皆一人掌之。嗣恐有弊。乃改定律例以分掌之。兵刑錢穀。各有專司。不許越俎。又古時民多恃牧豕羊爲業。後又有移民之法。使各就水草。民俱稱便。又教以種植學藝之法。利更深矣。又有修路之法。使人運貨來往。不但在本國通行。即萬國亦皆可接。又教之以各國養民之法。從前自秦變法。至今二千年矣。民之貧者。賣地傭傭。猶不能給。所以不得不求新法。使民得以養生。又從前貧民受病之處。在於有土田。有資本以招人。工者任意爭取。並無律法以禁之。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令錢主奪工主之分。地主又奪錢主之分。至使有土無本。將國家大事。或各國往來之事。不能辦理。必須使皆出於公分。不使侵奪生利之分。方可詳見上之於國政之進境各國現議如此。則貧民愈虧。必當設新法以救貧民之困。所以新法。愈出無窮也。又昔年民間常有私鬪。後立百里之國。立章程以禁之。若有曲直。聽官判斷。不料小國與小國鬪也。乃有大國出而制之。大國又與大國爭。於是又有更大之國爲盟主。今只有七八大國而已。又立萬國公法。萬國和約。意欲徧世界無爭戰而後已。昔人有言曰。國家權勢太重。使人不得自由。今則必須按公法和約而行。庶乎兵可弭。而彼此如一家親愛如手足。然後國始能安。此治國風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於一家。如娶妻生子。女。必須如法教訓。切不可使驕奢淫佚。以墮家聲。倘別國有何美法。以訓子女。必取而效之。在昔婦女。皆不出閨門。如坐圍圍。甚至纏足一事。實爲虐政。俾一生不得舒展。因之步履艱難。今則多半男女一例教

導。並無上下之別。而後女乃不賤於男。然女亦必須守婦訓。而後乃有倡隨之致。此治家之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於工商。在昔傭工。有奴才傭戶。加斯得等稱。今歐美二洲。早已釋奴矣。阿非利加亦有釋奴之舉。又貧民傭工所得者。每不足養。因其立工會。立定章。至賤之傭價。應若干。而後貧民始不至盡苦。年年商賈。止以貨換貨。如牛羊茶葉煙土等物。交相互易。至金銀銅三品。各按分量交易。後始作金銀銅各式錢。並票以市物。人皆便之。不但本處通行。而且徧國通行。又通各國。滙兌莊。較從前便而又便。此工商風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乎貧苦。在昔貧苦之家。皆各顧自己者多。後各處設會。救苦救難。其鱗寡孤獨。各有養濟院。姑勿論。各處醫院。養病人。亦勿論。但論各種天災。如水旱兵燹等。不但本國設會救之。今並各國皆知設法救之矣。此係乎貧苦之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乎仇敵罪人。昔年仇敵相遇。以報讐雪恨爲事。今則好道之人。隨處設法勸化。務使無相報復。從前凡有交戰受傷者。無人憐恤。今則立會。無論敵人。與本國兵丁。凡有受傷。一律醫治。以療養之。昔年罪人科罪。止有刑罰以威之。今則百計勸化。不至犯罪。以冀囹圄空虛。此則仇敵罪人之俗。步步進境也。何謂係乎外國。向來外國人客游遠方。恒遭土著之欺凌。今各國立議。凡遇外邦人戾止。一例接待。不准視爲異族。以上各條。所論風俗。無論何等。凡不善者。救世教極力婉轉以化之。使之移風易俗。事事皆底於止善。而後上下可久安也。如中國黃河漫溢。受害者不止千萬家。總因沿襲舊俗。不知更新法以永救之。惟救世教查徧地球。但有救人之法。

務期廣傳於人。凡留意及之者。自皆得受其益。所以救世教之有益於今也。

下卷嗣出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三章論新銀之理並與當銀莊全店

英國艾約瑟

許欠帖藉銀法

銀莊主人將其所存銀兩藉予人用。爲極合時宜。而兼合理者。卽見人持一欠帖至。帖內註明銀數。至期必全數清還。以此爲質。卽可藉予。譬猶李姓將值千兩銀之布。賒予張姓舖售賣。約定數月之久。可將銀歸完。俱因張姓之本銀無多。布存舖中。須陸續售賣。故張姓約訂李姓。立過三個月討銀之帖。張姓親畫押記於上。李姓早帖與銀莊。銀莊坐扣利息。發予銀兩。其欠帖式如左。

立字人李某今賣予張某布二千疋價銀一千兩整言明自本月本日後過三個月全數歸清屆期張姓付銀予李姓或付予持本帖之人恐後無憑立字爲證

張某押

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

李某親筆立

此等欠帖。李姓爲開帖上。張姓爲許帖中。欠銀人。是帖卽李姓聲明張姓欠債之清單。欠債人認真所開之語無誤。伊卽於其上書一許字。並書己名畫押。

倘開帖主與欠債人。均爲有聲聞無僞者。號商舖理事人等。喜購其欠帖矣。帖中所註明之銀數。伊願先期代爲付給。惟須坐扣行息。卽以年中百分本銀之五分利息爲率。坐扣其所贖若干月之利息。

也如是之帖。贊商舖多視爲安寶有據者。因張姓已畫押允諾。屆期滿之日。大抵無不全數交還。如或不然。有開帖主在。可復向彼討取。而此等帖票。並可由他願買人之手經過。經何人手。何人即於其上書名。轉遞與新得其帖之人收執。末終帖在誰氏手。誰氏即可持帖向張姓舖提取銀。張姓倘不付子。可向於帖中新近書名之人討取也。

十三章畢十四章下卷續印

新語五

滙漢蔡子著

朝鮮有事以來。中國創鉅痛深。爲萬方千古之奇變。深識之士。推原禍始。察度病根。知彌大之困於弱小者。惟在仇視外人。墨守古法兩端。誠使亟爲改圖。效法日本。如孔子師。邾子故事。席富有之大業。廣日新之盛德。不三十年。譽滿寰中。威行天下。縱非反手之易。直如操券之致。區區日本。何足介懷。然而馬關訂約。煙臺換約。至今。瞬逾一月矣。令甲令乙。改絃更張者。安在。草野莫得而知。蔡子悄然以思。悚然以懼。不禁喟然以歎曰。嗟乎。中國蠱毒。蓋中於八百年之前。而人皆莫之覺也。夫以漢高祖之雄才大略。又富開國之盛。而匈奴人寇。閉諸平城。中外不得相救餉者。七日。其得脫之故。史家莫得而詳。繼用劉敬。以公主妻冒頓。遂與結和親約。終漢之世。遞相要求。其遺漢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甚至以媾媵之辭侮呂后。顧讀史者。未嘗爲漢病也。唐高祖許突厥吐谷渾互市。且以百姓之故。嘗稱臣於突厥。太宗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論世者亦未嘗以是爲唐病也。自宋儒出。執其迂繆之見。傳會古朝。曉曉不已。質則復讐之說。聖人不道內中國而外夷。秋麟經亦未著明文。徒以風會所趨。靡然從之。沿至今日。尙無底止。上而士夫。下而里巷。每有與人他國交涉事。動曰。夷人吾仇也。豈知中國之與泰西。向無來往。豐夷戎狄。非所論於美號。漢歐。夷人之目。已殊無謂。西人之來。志在通商傳教。初無利吾土地之心。亦無如金源等書。索歲幣之陋。即謂其始曾遺踪。尙可情理推造。何至

視若深仇。乃自有宋儒之蠱毒中於心。曰夷狄則先外之。彼有良法。鄙而不願採。曰仇讐則更恨之。彼有美意。疑而不敢聽。語以各國駸駸日盛之勢。則更笑而不肯信。此中國可與而不建與之故。一也。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若夫制治保邦之策。與善立教之規。尤宜度勢揆時。豈可稱先則古。而無如新法之曾誤宋也。故雖平居議論。有道及新法者。輒有人駁之。曰爾將爲王安石乎。及叩以王安石行新法。誤宋何若。則又多瞪目而不能對。凡若此輩。固儼然指紳之列。或文學侍從臣也。非惟徒讀死書之謂。直皆口頭禪耳。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害。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夫法與時爲變通。苟其適合時宜。則雖安石新法。今亦豈無一二之可採。何況泰西新創諸法。實藉以敬教勸學。通商惠工。富國利民。強兵禦侮。乃以宋禍之蠱毒中於心。一筆抹倒。甚至熟審外情。條陳時事者。共以新法二字爲諱。此中國可大典而今尙未興之故。二也。今試爲泥古者計。封建井田。成周之隆軌。曷不仿而行之。則曰時不可也。又試爲報仇者計。輸金割地。信有仇矣。曷不起而報之。則曰勢不逮也。夫既知爲時不可。勢不逮。則必求其可爲逮焉者。而奈何寂寂無所聞也。其將謂東望海雲。氛祲已斂乎。嗚呼。北望沙漠。秋高馬肥。鐵路夕成。金星晝見。此中險象。不越十稔。余是以中夜再起。徬徨四顧。而不能緘口無言也。嗚呼。賈山至言。杜牧罪言。古人往矣。匪曰能之。新語而已矣。作新語五。

大清政要

渙汗大號

鑄鐵生恭識

上諭王廉奏統兵大員積勞病故懇恩賜卹一摺前任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由武重於咸豐年間投効曾國藩水師軍餉隨同克復岳州轉戰安徽江蘇湖南江西等省身經百戰卓著勳勞旋經因病開缺上年劉坤一調辦海防行至中途患病身故殊堪憫惻歐陽利見著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戰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忠靈該衙門知

道員○旨京口副都統著吉陞補授

上諭巴克坦布奏病仍未痊懇請賞假並派員署缺一摺巴克坦布著賞假一個月兵部左侍郎著崇光兼署左翼前詳統領著普署理

○上諭給事中戴恩溥奏各省捐納分發花樣較小人員請暫免扣限一摺著吏部議奏

○旨吏部權勳司主事著趙豐楊補授雲南大理府知府著景春補授一品蔭生景賢照明著以文職用鴻臚寺少卿著德本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著陳璧補授擬補內閣侍讀倭與額中書道以煙俱准其補授吏部文選司郎中著恩浩補授

上諭國子監祭酒薩廉奏衛守備千總兩項選補遲滯請將實缺人員俸滿資深變通酌擬一摺著兵部議奏

○旨上諭翰林院侍講樊恭煦奏請開缺養親一摺樊恭煦著准其開缺回籍養親

○旨上諭前因近畿一帶地方災歉業經迭降恩旨賑撫兼施現聞順屬糶價昂貴民食維艱順天府辦理平糶各局誠恐購辦無多不敷周轉著加恩賞給京倉米五千石俾資接濟該衙門知道

○旨上諭御史宋承庠奏貢院號舍上年修葺之後本屆會試竟至坍塌數十間其餘危險情形不一而足請飭原修大臣詳閱賠修等語著工部查明辦理

○旨綏遠城將軍著奎英暫行署理

上諭江西湖口鎮總兵員缺著許雲發補授

○旨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奏請賞假修墓文廷式著賞假三個月回籍修墓現在時事多艱在京各員各當盡心職守嗣後不得紛紛請假以杜效尤

○旨上諭筆鍾靈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旨上諭邵友濂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恩開缺

○旨上諭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著准其開缺

○旨上諭光裕成端鍾秀派進圓明園班

○旨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挾嫌聚眾白晝搶劫盜犯請交部治罪一摺所有搶劫鋪商之連壽即連二五文氏趙桂榮薛德勝趙狗子張子輝高得山等七名口均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

○旨上諭生榮桂著以文職用義俊銳恩著以侍衛用分發浙江道郭集芬知府周志靖龍錫恩俱照例發往保舉江蘇候補知縣范一福照例用刑部郎中員缺著伊仁布補授

○旨上諭禮部郎

中員缺著海城補授 孝東陵禮部員外郎員缺著松慶補授 ○上諭王廉奏在籍藩司積勞病故懇懇優卹 摺已故雲南布政司曾紀鳳於咸豐同治年間在雲南湖北廣東等省迭克名城勦勞卓著前因告養開缺回籍旋即因病身故著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生平戰功事實宣付史館立傳並准其在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以彰靈績該衙門知道 上諭直隸永平遵化兩屬上年被災田畝積水未消本年四月初三等日暴雨狂風晝夜不息海水騰上沿海村莊猝被淹沒甯河寶坻藍山滄州靜海天津各境內園地民居亦遭浸灌閭閻困苦情形殊堪憫惻加恩著將小年起送交倉粟米截留十萬石以備順直振撫之需著王文韶會同孫家鼐陳彝督飭所屬詳查災區輕重酌量分撥核實散放務使實惠及民不准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 ○上諭光祿寺奏簡員署理卿缺一招光祿寺卿著慶福署理 ○上諭山東濟南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李芳柳補授 ○上諭陝西漢中府知府員缺著陸繼輝補授 上諭甘肅西甯府知府倭什鐸額廣東甯州府知府李劍均著開缺送部引見 ○上諭奉天錦州廣甯一帶上年秋災既重今年春荒尤甚小民困苦情形殊堪憫惻加恩著將本年湖北漕糧三萬石截留振撫即由王文韶催提此項漕糧到津即行截留折價迅速派員解往詳查災區核實散放務使實惠及民毋任稍有弊混用副朕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 ○上諭都察院奏直隸滄州民人王鳳以斃命私理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據稱太監門進福毆斃伊弟太監王志慶並有私理跡跡情事所控是否屬實亟應嚴切根究著內務府即將門進福送交刑部訊明辦理 上諭志元奏病難速痊籲懇開缺一摺奏甯領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志元著准其開缺一摺 ○上諭秦軍領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著祥霖補授 上諭本年天津一帶及沿河各州縣猝遭水患京城糧價日昂亟宜設法辦理平糶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招德商賈販運米麥各糧並准寬免稅課以資接濟 ○上諭王文韶奏查明新豐縣同知劉調理賑務代奏一摺直隸按察使周馥著准其開缺一摺 ○上諭直隸按察使

著朱靖旬補授 上諭通政使司奏請選本章編未蓋印請將巡撫議處等語四川總督前陝西巡撫鹿傳霖著交部照例議處 八日 ○上諭湖南岳常澧道員缺著桂中行補授 上諭內務府奏恭逢恩詔上嗣院已革廩長可否開復一摺

上嗣院廩長廣泰等均係降旨責革並非革職留任之員該衙門援引恩詔輒爲陳奏殊屬錯誤所請著毋庸議 九日

上諭江蘇蘇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有秦補授 十日 ○硃筆本貴補授禮

科掌印給事中 上諭前因御史鍾德祥奏恭山東掖縣補用都司李承卿引引匪徒王作仁等強奪地畝淫掠婦女各

款當諭令李秉衡飭副將首從各犯嚴拿訊辦茲據奏稱李承卿與王作仁等均無潛結匪徒聚眾橫行之事惟於吳連

英與王作仁控爭鍋廠一案輒敢干預詞訟潘俊外出未歸逼令其子女立時出厚實屬恃符妄爲花翎游擊銜補用都

司李承卿著卽行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十一日 ○上諭前因御史鄭思賢奏江蘇徐州府

屬與河南歸德府接壤盜匪聚眾搶掠歸德鎮總兵楊玉書署徐州鎮總兵鄭孔德勦捕不堪得力請飭查辦等語當諭

令張之洞劉樹堂嚴飭地方文武各員迅速捕拿毋任滋蔓茲據張之洞奏稱幅匪大王三在山東河南江蘇交界地方

糾黨爲匪經總兵程孔德徐州道沈守謙等派兵勦捕當將大王三擊斃並擒斬餘黨數十名地方安謐辦理尙爲安速

所有此案出力之徐州督守備李輔勝等著准其查明分別請獎陣亡練總武生李同科馬崑朱錫三周長發民壯朱全

王好著交部分別照例議卹其地方文武失察處分著一律寬免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十二日 ○上諭孫毓汶奏假期

屆滿病仍未痊懇請續假並派員署缺一摺孫毓汶著假一個月兵部尙書著徐桐兼署 十三日 ○上諭山東布政使湯聘

珍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 十四日

藩王恭順

上諭理藩院奏蒙古親王等倡捐軍需銀兩懇恩獎勵並集捐銜名開單請獎一摺該親王等情殷報効洵屬急公錫林

郭勳盟長蘇呢特札薩克親王衛多羅都楞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著該衙門查明移獎烏珠穆沁親王阿勒坦呼雅克圖著賞換黃纁餘依議單併發_四月十_日

作人雅化

硃筆遣額勒和布為滿洲繙譯正考官剛毅為副考官_{十四}月_{十三}日○旨新進士著於本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朝考_{十四}○上諭

李鴻藻裕德著教習庶吉士 旨新進士著於五月初七日起至初十日止分作四日帶領引見 上諭此次散館之修

撰吳魯編修尹銘綬鄭沅業經授職二甲庶吉士吳筠孫朱啟勳姚舒密關冕鈞毓隆李家駒齊忠甲徐仁鏡梁士詒李

灼華程友琦余瑩夏啓瑜汪洵朱錫恩葉大年沈鵬沈衛王廷試劉廷琛遠壽吳敏修馮恩崑梁文燦王會釐俱著授為

編修三甲庶吉士桂站江春霖吳式釗張林森俱著授為檢討陳昭常翟化鵬李清琦景綬余晉芳郭育才胡繼瑗王照

譚文鴻著齡俱著以部屬用鄒毅洪儲英翰范落黎承禮伍文瑄張其淦黃秉湘尹春元池伯煒張現陸士奎張懷信夏

樹立斐汝欽汪一元田寶蔣李祖年譚紹襄張祥齡洪錦標于昔源王朔郭曾準孫鳴臬蔡琛林鏡陳君耀吳家俊陳兆

豐葉大可江衡張琴袁桐俱著以知縣即用繙譯庶吉士崇山著授為編修金林著以知縣即用_{廿四}月_{廿八}日○上諭御史熙麟

奏殿廷考試大臣閱卷是非倒置據實上陳一摺據稱上年朝考列入一等之戴錫之字跡庸陋疏中措詞失體詩亦不

可解伍文瑄卷詩中出韻皆以前列倖入館選本科新進士朝考李端清曹葆洵二卷皆以加簽而列入 等卓孝復吳

緯炳二卷並未加簽小楷均非不佳均置之三等曹元弼一卷筆畫脫落幾不成字轉列入二等各等語即著翰林院掌

院學士將戴錫之七員原卷封固進呈另片奏本年庶吉士散館取列三等各員卷中塗改出韻失黏實非無心錯誤等

語嗣後派出閱卷大臣務當秉公校閱如有文理批繙錯誤過多應列四等及不列等之卷不得意存遷就概行從寬以

昭慎重_三月○上諭昨據照例奏殿廷考試大臣閱卷是非倒置當經諭令翰林院掌院學士將戴錫之等七卷封固呈

覽其編之一卷疏詞尚非失體詩多費解伍文瑄詩中出韻未經查出李瑞清曹葆珣二卷均屬筆畫微疵吳緯炳寫作尚屬可觀而越幅黏貼殊屬違式除伍文瑄業經改授知縣外戴錫之著改列三等三十九名並註銷卹吉士交吏部發單省分以知縣即用其餘原列等第尚非倒置均著毋庸置議卓孝復寫作俱妥著改列二等第一百名曹元弼一卷字跡模糊原置二等殊屬失當著降列三等五十名其原列三等第四名至五十名以次遞推所有原閱戴錫之卷之吏部右侍郎康壽恒原閱伍文瑄卷之工部左侍郎汪鳴鑾原閱卓孝復卷之理藩院尚書啓秀原閱曹元弼卷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郵均著交部查議

執法如山

上諭已革提督聶桂林前因屢次遇敵潰退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聶桂林應得罪名即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

恩逮九京

上諭李秉衡奏道員功績卓著請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已故道員戴宗騫由康生從事戎行隨同李鴻章辦理直隸賑撫疏河營田等務軍民咸食其力嗣在吉林勸辦馬賊搜捕巨匪江岸肅清十三年移防威海本年正月以孤軍扼守敵臺勢窮力竭卒以身殉國忠烈可風著將該員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其建立專祠以彰忠靈該衙門知道

○上諭依克唐阿奏請將革河嶺及海城等處陣亡並在營傷病身故員弁分別賜卹各摺片所有前經查明陣亡之儘先佐領麟麟校德恒雲騎尉恩隆巴燕吉爾噶官延五品軍功升補麟麟校德恒金祥六品藍翎披甲德林六品軍功披甲永桂順喜雙明監生雙有五品軍功披甲訓多七品軍功披甲俊德六品軍功常成及此次所奏陣亡之佐領德克德

守備鍾秀五品頂戴儘先外委韓景興六品頂戴儘先輕制外委王全勝六品頂戴披甲奎海六品頂戴恩林喜貴李
 子英文惠官學生塞世駿六品藍翎張焜六品軍功披甲格圖時祥容福恩六品軍功恩林明山兆福張明堂七品軍功
 徐大成傷亡之五品頂戴領催德豐阿在營積勞病故之已革協領常明六品藍翎八品監生春和六品頂戴前鋒吉凌
 額均著交部從優議卹 上諭宋慶公查明各軍歷次戰剿陣亡員弁籲懇賜卹一摺所有游擊權大卅副將銜遊擊王
 士昆李炳仁都司銜雲騎尉李質秀雲騎尉尉樹藩守備木長安楊德勝張自安劉金鏡李傳仿楊敏修袁玉恒許長清
 守備薛洪鈞千總士振啓張德元莊應祥趙連璧劉資高把總李雲鵬胡祥林李萬春榮安邦陳水安郭得勝黎春發劉
 傑真高廷聘外委鄭明貴李正立李嘉明軍功吳德雲韓振揚金來祥陳學智向恒遠陳德順王治中千總全海修鄒起
 龍外委張全忠張萬興郭華昌王克寬官彭壽郭文惠軍功李鎮標魏學勤江錫堂邱奉山趙金城陳典邦張東方恒山
 周善登趙學良劉德功時金聲王鳳翔侯家集徐元明秦敬友劉學典蕭從仁從九品龍在船軍功孫毓仁王貴揚均著
 交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餘著照所議辦理另片奏請將死事尤為慘烈各員懇恩建立專祠等語守備趙雲奇副將唐
 宗遠千總何定魁 員前已交部從優議卹著再加恩准其於各該員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立專祠全方勝等著 併附
 祀死事地方專祠以慰忠魂

金榜題名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補成驥四川賓州

喻長霖浙江黃巖

在王履文湖南長沙

二甲賜進士出身

西宏翰湖南長沙

吳琦坤浙江長興

凌鴻彭廣東番禺

卓孝復福建閩縣

傅維森廣東番禺

曹汝培安徽壽縣

林開漢福建長樂

雷鎮華陝西朝邑

張繼其江蘇常熟

齊耀琳奉天伊通

趙炳岐廣西全州

劉嘉琛直隸天津

趙智琦四川宜賓

補給舉人

李瑞清江西臨川

劉英重浙江仁德

葉玉全福建侯官

彭觀華江西萍鄉

陳柯江廣東化

劉士琦

鄭宗龍福建莆田	李景祥浙江鄞縣	曠三椿江西泰和	周	沈貴州涇義	劉晉第順天昌平	劉嘉斌江蘇丹徒	王繩武陔西寶壩
高崧生江西新建	華觀瀛山東鄒縣	董樹昇山東歷城	賈	銘正寧族人	崔登瀛廣東南海	彭錫蕃安徽潛山	崔保齡江蘇泰州
李煥晉陝西咸寧	姚谷庭湖北鄂州	梁春湖北黃陂	趙家慈貴州廣順	呂	何業鍾陝西石泉	邱炳富福建長樂	
郝守仁浙江桐鄉	何重熙河南光山	瓦士元安徽甯國	朱遠棧廣西桂林	王	張	張	劉德全湖北穀城
周之鵬貴州貴筑	林朝圻四川威遠	廖鳴靜福建侯官	桂	福正白族人	致	王從禮河南商邱	潘宜經陝西白河
王德懋河南祥符	璫	徽榮黃滿洲	張仲衡直隸靜海	譚廷錫山東歷城	王	恒	謝元洪浙江山陰
景	汪潮紅滿洲	張輪光河南汜水	王風文陝西咸甯	李發宜湖南醴陵	徐信善浙江歸安	李慶雲雲南昆明	王玉相山東魚臺
鄧增祐四川涪州	張存謙廣西博白	陳	倪河南光山	迎	喜正紅蒙古	林	林
張	咸印藍漢軍	劉	輝湖北黃陂	胡	魁	安	張
楊雲卿雲南呈貢	愛則阿爾黃滿洲	羅	經	甘肅金縣	黃	初	福建長樂
章瑞恩廣西永福	劉興東雲南會澤	胡	魁	安	英	張	風
孔慶堯山東曲阜	戴	光	四	川	合	州	鄭
周丙榮江蘇如皋	陳	惠	悅	湖	北	黃	陂
楊允文河南武安	林	六	奇	福	建	侯	官
張樹植山東海豐	高	隴	陽	江	西	彭	澤
陳	金	源	甘	肅	文	縣	
王	寶	田	順	天	宛	全	
米	棣	甘	肅	文	縣		
張	志	軒	山	東	平	陸	
王	志	昂	山	西	陽	曲	
張	振	潤	湖	北	武	昌	
余	際	春	安	德	濟	山	
王	璣	南	甘	肅	靜	甯	

任兼靈山西源海 朱應約江蘇一八 翁俊卿直隸撫寧 邊三益陝西興平 信 惲湖北息施 侯清康陝西郿陽 胡開元浙江瑞安
 王 伊河南羅山 丁真佐貴州修文 呂繼純正白漢軍 周廷三湖北武昌 張受中山西沁源 劉 鍾湖南攸縣 趙炳麟直隸饒陽
 陳 辰湖北嘉魚 石長佑安徽宿松 陳永昌江西靖安 石賓崧山西孟縣 林向滋直隸天津 秦綏卿河南鹿邑 雷光同陝西渭南
 文 俊南黃滿洲 吳江汝直隸遵化 陳 模浙江諸暨 劉彤光山東鉅野 張 瑛山西懷仁 德 鏡正白滿洲 白子到貴州貴陽
 郭兆麟福建福安 張拱辰江西都昌 高龍三奉天承德 黃關回河南商城 羅其常湖北麻城 劉林立順天大城 王熙元河南武庫
 步翔靈河南杞縣 海 明正 八

庶常散館

四月十八日爲庶吉士散館之期欽奉 硃筆圈派覓阿李鴻藻徐前慶壽恒李文田徐樹銘汪鳴鑾壽者爲閱卷大臣
 旋經諸大臣將各卷公同詳閱擬定等次進呈候 旨茲特謹錄如左○一等 吳筠孫 朱啓勳 桂站 鄭沅 尹
 銘綬 姚舒密 關冕鈞 宗室毓隆 江春霖 吳魯 吳式釗 李家駒 齊忠甲 張林焱 徐仁鏡 梁士誥
 李灼華 鄒毅洪 程友琦 余瑩 夏啟瑜 汪海 朱錫恩 葉大年 沈鵬 沈衛 王廷斌 劉廷琛 陳
 照常 達壽 吳敬修 馮恩頤○二等 張瀛 梁文燦 儲英翰 王會釐 霍化桐 范溶 黎承禮 伍文瑄
 張其淦 黃秉湘 李清崎 景棻 尹春元 池伯煒 余晉芳 張現 郭育才 胡繼瑗 陸士奎 張懷信
 夏樹立 裴汝欽 汪一元 王照 田寶蓉 李祖年 譚紹裘 譚文鴻 張祥齡 洪錦標 于普源 王剛
 郭曾準 耆齡 孫鳴舉 蔡琛 林鉞 張君耀○三等 吳家俊 陳兆豐 葉大可 江衡 張琴 袁桐○
 編譯二等 崇山 金林

問答節畧 李中堂奉使日本與日本大臣問答語記重志之

高貴公服

5.1.111

第一次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恭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伊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請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欵差相宜之館舍甚為抱歉李云豈敢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之憑當由參議恭奉敕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書奉交中堂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奧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中堂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陸奧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云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伊云此次敕書甚妥中堂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戰英文節略畢將節略而交伊藤伊藤畧思片刻答以此事明日作覆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辦伊云頃聞敕書甚屬妥善惜無御筆簽名耳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即與御筆簽名無異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既與外國國主通好豈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強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即修好然前派水師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為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既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伊云中堂本派之事言成甚大兩國停爭車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甚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小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為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九今暫時相爭總以承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自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交好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小結和好而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云維時間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存向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固於貴臣未幾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難致也

由漸而來今韓戰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歎自備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革方能自立者伊云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李云貴國經費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於議事李云承備館舍擬明日午前登岸陸云明日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李云兩點半鐘卽來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實成更重又云貴大臣辦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徵才大心細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英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爲多又云兩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來此伊云陸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時往來於廣島東京之間乘火車有三十餘點鐘之久辦理調兵理財外交諸務實屬應接不暇李云貴國大皇帝行在廣島幾個月伊云已月矣李云宵旰勤勞不勝欽仰伊云誠哉萬幾無暇凡一切軍務國事以及日行諭旨皆出自親裁李云此處與各處通電否伊云與各處皆通李云本大臣有電回國伊云前張大人等來此本大臣未曾允電此次自應遵命飭電局照發李云當時未曾開議故耳卽彼此相問年歲伊藤五十五陸奧五十二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於此見貴大臣年富力強辦事從容頗有藉閒自在之樂伊云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爲棘手李云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云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嘗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但都察院多不明事務者在位難於辦事貴國必須將明於內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李云現在中國上下亦有明白時務之人惟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貴國封建之時互相掣肘事權不一伊云外省雖互相牽掣都中之總理衙門當如我國陸奧大臣一人專主李云總理衙門當官雖多原係爲首一人作主伊云現係何人爲首李云恭親王復本與大島兩位現辦何事伊云復本現任農商部大島現爲樞密院顧問官請問袁世

凱何在李云現回河南鄉里陸云是否向在營務處李云小差使無足重輕李云全權文憑既已妥善互換所有賠款
款新即開示以便互議伊云當照辦會即與訂明日午後兩點半鐘會議並訂明日午前十點鐘移住岸上館舍即散
第二次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後兩點半鐘仍在原所與伊藤陸奧會議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
樂謝甚陸云前備行尉相待乃中堂辭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戰自晷現已備覆即將英文期滿另備華文交眾
議閱後轉呈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羅道即將英文譯誦一遍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
擬停戰條款內竟欲佔據伊云凡說停戰兩國應均沾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據此三處爲質李云三處華
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伊云任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李云兩軍相近易生齟齬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
何爲伊云此係停戰約內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
不先說伊云請中堂子細推敲再行見復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李云日兵刊
津將住何處伊云俟華兵退出卽往華兵營盤如不敷住可添蓋兵房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
今云停戰之期雖定伊云兩面互商但不能過久李云所據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議
和不成則日軍先已據此豈非以客爲主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卽退出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
免陵過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尚有別樣辦法否伊云別樣辦法現未起及當此兩國相爭日軍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
實於日本兵力有碍故議及停戰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 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
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李云可否先議那幾處停戰伊云可指明幾處否李云前承出國請余來此說和
之來此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甫議停戰貴國先要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
屬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尚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

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真心願和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其
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
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擱起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
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畧撤回再講和款李云昨月初大會議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
難照辦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
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爲
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卽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此處否則
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
耳如貴國之兵不卽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
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尙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將大變所
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兵不必質據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何如伊云設停
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軍開釁矣恭議云不必停戰但議和之時定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
辦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當相拒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李
云停戰暫行擱起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李云頃聞貴大臣談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爲一律停
戰一爲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處卽爲指地停戰之辦法伊云中堂停戰節畧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
寫遠實難一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
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李云卽請書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擱起李云停戰之款未

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李云即請見示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否李云停戰之款既難應允且無別種辦法姑講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畧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應允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爲伊云或再行議和李云如此語氣尙未定準貴大人不云和款已備乎伊云但有中堂復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擱起即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云應先子細推敲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爲是李云運數日再復伊云幾日李云禮拜後伊云太久云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即商和款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子細商量或節畧撤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擱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戰即不議自停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李云四日後答復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李云議和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伊云我意並不太甚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否先定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或面交或差送伊云聽使李云復文辦好即遣人定期相會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伊云本大臣亦願力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中堂乃離席各散

○第三次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在原處會議坐定寒喧畢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畧茲已佈告即誦華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即指後半篇交其書記譯出東文陸復詳閱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擱起不提李云暫且擱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烟捲延時細相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己與貴國深明辰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目睹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不難辭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在貴國與外國交

步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深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即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犁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即派使安結矣伊云額爾金之約固未批准我兩國既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締舊好耳我亦爲敵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實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李云我亦派 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 召見數次實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 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即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即將和款出示伊云請俟明日交閱李云明日何時伊云請中堂擇定李云十點鐘可否伊問陸奧首肯李云所小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者必多未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使撓越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調處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人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 大皇帝可以親裁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主親議李云中國則不然即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安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即苦口勸和今已遲矣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總統格爾德遊歷滬津與本大臣相好云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時以此奉勸同志中堂剿賊髮捻卓著戰功我勳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釁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凶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時勢交逼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戰非仁人所爲况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強尙有雄心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款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譬如兩人走路相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

難矣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伊云相距數百邁回走又須數百邁矣李云少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礮臺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干涉李云現國家已顧和矣自可不戰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於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伊云朝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臺灣不知臺灣之民如何李云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強悍伊云臺灣尙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蹙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臺灣不守則又如何伊云有損於華者未必有損於英也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伊云兩國相敵無損他國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臺灣之意伊云貴國如將臺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李云臺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年貴國大臣久保以臺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相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鬪轉瞬即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起釁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爲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尙須自辦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即寄廣東本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李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進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伊云尙未定廣東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當即起席各散

和約擬要上卷全譯初各編國之詞令得實語要電文先行照錄尙須覓得原約全編錄入下卷也

朝鮮自主 凡以後所有貢獻禮儀悉行廢絕中國認明為完全無缺特立自主之朝鮮○二讓地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該地方所有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以下加註者以內之華人地方在朝鮮江口或江口附近之華人地方亦在內○三勘界 兩國各派二委員限一年之內將奉天省南邊各地方界綫勘畫明白○四賠款 中國約明將庫平銀二萬萬兩連同年息五釐交與日本作為賠償兵費限七年交清第一次銀五千萬兩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六個月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限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交清餘款分作六次六年交清中國倘能於三年之內交清則所有利銀一併豁免○五遷居 中日兩國於本約批准後限二年內所讓之地之人民准其遷往界外若逾期不遷則酌官視為日本人民臺灣省於本約批准後限二個月各派大員交割清楚○六通商 本約批准後中國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議定通商行船章程及邊界通商條款湖北荆州之沙市鎮四川之重慶府江蘇之蘇州府浙江之杭州府日本皆得派遣領事前往駐紮從湖北宜昌至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從上海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日本得裝運貨物搭俄行客日本在中國購買貨物得暫租棧房存貨並不納一切稅鈔及派徵諸費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製造又得將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納所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製造貨物其應予優例之處與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八質款 本約批准後中國所交之款如未交清日本不肯撤回軍隊倘中國肯以海關為押質日本亦可暫行撤隊惟通商行船約款未經批准之先日本仍不撤回軍隊○九還俘 日本國所需俘虜中國約明並不虐待若或致干罪戾所有交涉軍務之日本臣民亦不擅加逮繫○十息戰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按兵息戰○十一換約 本約簽押之後應請兩國 大皇帝御筆批准各派全權大臣於中曆四月十四日在烟臺互換

朝鮮紀十二

林樂知命意 續譯傳史遺辭

吁嗟乎悲哉生靈之禍豈真未有窮期哉鐵嶺金州尙瘡痍之滿目毘身鹿耳復燧燧之驚心國子之元不歸菽藿之而
 駭君問天莫對斫地頻呼蓋自朝鮮有事以來時閱一年職司職筆如頭生月課一文亦積成十有二首矣聞之身處局
 外者曰兩軍相見於疆場必其互有勝負互相攻守如觀弈然忽焉而魂驚魄動忽焉而色舞眉飛爭看下子之機關方
 故旁人之意與若使 則著著著著 著 著 一則差差差差 差 差 則直勝棋樓燬於莫愁湖而嘆淡棋圖與絕無先著斧
 柯爛盡徒喚奈何而已嗚呼局外之言尙復如是矧夫身居華土籍隸中邦者其能無深瀟瀟風前神馳日下深冀得一當
 以禦外侮否則忍一慙以待後圖哉猶幸有德位名望久著憲瀛之李中堂奉 詔東行日廷亦簡命敦崇睦誼之伊藤
 陸奧二大臣彼此釋怨言歡推襟送抱遂平鐵馬金戈之氣而締珠槃玉敦之歡大局雖失夫使宜大禍已銷於俄頃况
 遘非常之奇險謂俄尤爲不世之奇勳何圖京外臣工昧今扭古交章勦奏舉國若狂不知勢鈞力敵而和與智盡能索
 而和事勢已屬兩歧情形自然各異若不償其貪慾豈能受我範圍且中堂雖奉全權准予使宜行事然事前備經請
 自臨事復於割地償銀通商諸大端逐一飛電奏陳謂中堂勦奏中國電報計日三萬四萬用明迫接奉電 旨允行然後出諸此蓋

皇上仰體 皇太后聖慈俯念億兆民生計是以含宏光大委曲彌縫中堂亦以文恬武嬉士不用命屢經敗績迭失
 邊城除卻和光別無善策是以忍辱負重勉副要盟凡中堂萬不得已之苦衷與 皇上無可如何之 聖意天下後世
 皆應曲諒伏讀四月初一日 密旨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皆萬難允行之
 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
 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潘陽京師二地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即將決裂苟戰不可恃其忠立見更將不可收
 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轟士威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
 議兩事利害攸關即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所關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

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欽此 三件仲見 皇上詢岳關門權衡利害非但李中堂之不能獨任其咎也既而王斐帥特乘火車會劉峴帥於榆關之內再四熟商皆恐萬一不虞必致震驚鐘虜於是聯銜覆奏決意請從和議并開總理衙門王大臣會以草約偏袒各國駐京公使而以意圖悔約爲言各公使皆曰中堂既奉全權即古所謂如朕親行者也況所議條款一一由電請 旨 皇上命之畫諾不啻 御筆之批准今若許而復悔何以大信於天下堂堂中國何以自存又以約款言之中國一敗塗地至此而悔日本要求之事祇此數端尙不失爲公道既承明問請貴王大臣轉奏 大皇帝實無可以悔約之理云云恭邸洞諳公法本知此約爲必不可悔既與各公使商酌遂與軍機大臣孫榮祿尙書徐小雲侍郎具以入告 聖意益決蓋用 御旨准於四月十四日在煙臺換約彌天奇禍從此瓦解冰銷斯正舍生負氣之倫所應額手稱慶而垂紳正笏之報又應亟圖善後事宜者也被挑剔約款大言炎炎者於重大所關皆未計及誠如 聖諭而况事奉 玉音非可反汗又有如各公使之所言豈徒斥李鴻孫不帝毀謗 乘輿已乎中國幾受人不信之名諸君抑何以謝大不敬之罪乎及至換約禮成言者尙曉曉不已四月十七日 皇上特召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至內閣張子青中堂拱立向外宣言曰有 旨諸臣卽排班跪聽張中堂恭捧 詔書宣讀曰奉 上諭日本覬覦朝鮮稱兵犯順朕憐懷藩服命將出師原期迅掃敵氛未紓邊患故凡有可以裨益軍務者不待臣工陳奏皆已立見施行何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統領之任而債事日深予以召募之資而流氓麇集遂致海道陸路無不潰敗延及長城內外險象環生比來戎馬駸駸有進無退甚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危急情形匪言可喻和戰兩事必應當機立斷念朕臨御天下二十餘年宵旰憂勤未嘗稍釋今乃忽有此變實惟藐視涼德有以致之且天津海疆爲災衝沒營壘爲史策所僅見上天示警尤可寒心乃爾諸臣工於所議約草或以割地爲非或以償銀爲辱或更以速與決戰爲至計具見忠義奮發果敢有爲然於時局安危得喪之所關皆未能通盤籌畫萬一戰而再敗爲禍更難設想今和約業已互換必應

頒發照行昭示大信凡此已成之局均不必再行論奏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各員自今以後深省愆尤痛除積弊咸知練兵籌餉為今日當務之急切實振興一新氣象不可因循廢弛再昭前轍諸臣等均為朕所倚畀朕之艱苦當共深知朕之萬不得已而出於和當亦為天下臣民所共諒也欽此

諸臣恭聽畢叩首起立張中堂隨將 詔書敬謹封固恭送進

內於以知 皇上頒行約章固不待再計決也然事更有出人意表者俄德法三國忽地挺身而出力阻日本使不得期遼東地在無識者視之鮮不曰三國厚我且虛言狀而不知之三國者祇各便其私圖絕不為中國計也

上文所謂俄國各法則東京二公使等語即指此而言也

且俄人陽拒日本而陰圖黑龍江俾西伯利亞大鐵路得以直達揮春海口其為禍於中國實較日本之割地為尤烈當煙臺換約之際俄艦聲勢洶洶勢將尋圖又有德法二國遙為之助似此舉動恐即以至強之英國遇之亦必斂手暫避矧其為新興之日本新挫之中華豈敢樓其因鋒哉今者遼東一隅仍歸中國中國而亟行新法日起有功也塞翁得馬固非敢曰必為禍也否則俄已視為佔肉釜魚其能終為華有哉而況日本之謀朝鮮固曰乘俄鐵路未成而先下手也今俄又迫脅日本不許久踞朝鮮吾知日去而俄來朝鮮更難自立俄人則於釜山等處經營永不永膠之一海口天下將駭然其不靖非但中東兩國受其蔽而已總而言之日本之志務欲固亞東以禦歐西雖曰實為我首其罪猶可原也乃逞其兵力使中國之弱顯於天下適與其命意相反則已無斷

以自喻又緣貪得無厭之故觸動俄忌匪特僥來之地無從染指而使中國之黑龍江朝鮮之釜山將折而入於俄日本孤立海中他日豈能獨免是憂亞而適以害亞也且索取華銀二百兆兩俄復自願貸法界華以償日益以緊其遞執華權之勢是防俄而適以助俄也事之相左有如此者然日咎惟日本戶之其禍偏中國承之有志之士所以拊膺而浩歎也至於臺灣 島久列版圖一旦拱手讓人宜憂民之不顧其公推署巡撫唐儼卿中丞景崧為伯里墾夫德創立民主

之國亦奉正朔通賦 竊慮既見 祖宗之積累德感遐邇又知黎庶之孤忠氣吞強敵且讀其公私文告足以動風雨

而泣鬼神

泣鬼神

蓋地黃虎之旗則早飄靡於赤嵌內外其容甚壯其志可憐然而事有輕權勢有順道 皇上如大

度業已許畀日本又 簡命李伯行公子益方為交割臺灣使者日本博山總督亦已恭承 嘉惠成禮於兵艦之中而

豪民偏斷然抗之是非抗日本而抗 朝廷也忠義之民豈宜出此而且區區一島欲渡無梁各國接其公文盡皆不

認為國日本又兵艦四集血飛肉薄轉眼蒼黃糧食雖可無憂軍火豈能長備是北方之兵禍又移之南方也吁嗟豈民

盡亦早自為計哉

電書總裁

林樂知選譯 蔡子莊筆述

四月二十一日 四月二十一日 英國倫敦都城露透電報局發電來滬云接東電日民以不得佔遼東心皆耿耿甚至各思蠢動

各國駐日公使急召西兵入自東京保護使館電云突厥所屬之阿迷尼亞同人殘殺西教人一案英法俄三國派員

往查堅不承認今忽尋出一密室中藏男婦老幼屍骸甚夥因而澈底清查形跡愈露○廿二津電中國邊派赫驚寶總

稅司德總理清償日本焚索之款俄法德三國恐英人獨握利權堅執不許且以條約中有利益均霑一語各國亦草向

總署抗辨美國各大銀行則已合立一公司名曰新納該脫遣人至華爭承貸款電英國使日大臣染病沈重上疏乞休

英廷以前任日使繼使南美洲莫洛哥等處之沙多大臣重往日本以繼使任○廿三京電慶邸奉 命親往美署蓋以

中日言歸於好深得美廷居間之力美使亦躬親其役不辭勞瘁故謝之也云又美國福世德國務卿先偕張邵兩使繼

隨李中堂兩次渡東成和局 皇上嘉之傳 旨諭以洋銀十五萬圓開中堂亦別有饋遺云又聞日本與歐洲三大國

交涉事已可定局云又法使馬達加斯妥島之前軍已逼都城而壘云又普魯士邦其本領亦仍為一邦上議院決計請普廷速籌

通用金銀之策并請迅派幹員與他國會議云又奧斯馬加國總理外務大臣略奴該后與恒加利加馬宰相意見不合持

冠而去○廿四京電徐蔭軒協揆稱出自禮閣力極和議協揆本以不喜西國良法著名者也云又上諭于鑾帥帶擒威

西國良法

海雷艇偵事各弁其降敵之蔡廷幹亦爲法所不宥然和約中已有赦罪一條恐難明正典刑也○廿五津電 欽派李

經方爲交割臺灣使者蓋惡其大失國體且和約中亦隨同畫諾也伯行觀察以疾辭而不獲 命傅相乃請福世德大

臣偕往西報謂贈臺灣之舉欽奉 皇上傳電允行徵特與伯行觀察無干且亦不能責傅相也 西字報明曾中日

兩國別無互助之密約○廿六英電福祿林亞大利地震塌屋斃人無算 又歐西各國願以銀兩貸中國而索海關爲質中

國不許 又聞山海關有兵變事居民紛紛逃避○廿七英電俄法德三國詰問日本究竟退出遼東後需索中國增銀若

千兆并催令撤兵 又英京上議院諸貴紳忽傳宰相羅士勃雷侯行將解組之謠因之諸議員皆有歸田之想 又聞中國

欽差將往俄德法三國道達謝忱不知所謝者何事也 又英電日本派外務省少卿林董爲出使中國大臣

夏五朔西曆五月廿四日臺灣電唐薇帥昌言曰臺灣今爲自主之國旗用藍地黃虎并備文照會各國 又下議院員橋袁富將倡議

禁種鴉片之律并言英廷收取鴉片稅甚屬不應今宜聊備藥籠之需餘概不許售賣○裁生魄英電昨日 君主壽辰

循例錫封爵秩英國駐華公使及上海刑司均膺寶星之寵 又金世銀賤事勢危迫下議院謂英不能獨用黃金以抗各

國急宜派員赴通用金銀會商良策然專主用金之一黨人派定董事仍執會銀用金之議 又時事仍岌岌可危 皇

上命駐防奉天境內及山海關華兵操防弗懈○裁生明電臺北已見日艦 又橋袁富議請禁種賣鴉片一說照例投

筒以決從違乃以爲是者僅五十九人爲否者直一百七十六人黑劫又暫難消釋矣○初四廈門電初二下午日本五

艦游弋淡水海面勢將泊岸敵臺將弁懸旗示將攻擊日艦乃退泊媽官島與全隊合 又傳聞俄廷將令日本撤退戎朝

兵日本答以本將凱旋惟朝鮮干喝令再戍若干營○端午英電德銀行亦議定阻止金銀通用之舉惜哉 又泊於地中

海之英艦廿一艘駛至埃及國之愛力三打大海口詢埃王觀其禮節以爲榮 又近有匪徒聚至二萬人謀爲不軌且有

新式軍器其勢甚張 又張彭之日兵已有六千行將增至二萬以圖偏索臺灣新派之博山總督亦已到彭劉兩軍屯門

水師駐守臺南邱主事達甲以團練兵駐守臺中福建水師提督楊西園軍門枝珍駐守臺北

英國新製一艦名曰退而扒其大為天下各艦之冠於今日下水艦及運船均已購集淡水口外臺民均預

備禦敵○初七臺電日艦數艘泊基隆口外○初八揮春電華商暫弗運貨到運蓋俄日之昨亟矣東兵已在基隆之

北登陸佔遼之日兵已退大約十日內必將退盡○初九日英電法國唐配臺盧輪船將往阿琴島途中沈沒

斃人甚多阿喇伯之葉達海口突厥艦也其附近有彼得涅部落人蓋游牧而兼為馬賊者猝起為亂駐紮葉達之英

國副領事俄國正領事法國翻譯官及副領事悉遭槍斃法正領事身被重傷餘官亦無一不傷英法俄三國擊斃突

厥王華頓阿迷尼亞殘殺歐人之禍突王久置不答三國知難以理喻英國艦隊已奉命疾趨叙利亞之彼路得海口又

分三船至葉達查辦戕殺西官案日兵上岸非確音也○初十臺電基隆華軍已與日艦開仗○十一臺電日艦十五

艘駛抵臺灣東北洋面即派兵約三千名登陸臺兵接戰未分勝負初六七八等日成都府民變英法美 國教堂夷

為平地教士暫住官衙幸無恙○十二英電突王緣葉達之變致書英俄法三國深致不安并言必有以懲之俄京人

言俄廷欲派兵至裏海進東之界通地方漸進至馬場藍又東趨古魯都皮其前駐馬場蘭之俄兵已先至古魯都皮距

氣得拉地方英路八十里日本已得基隆華兵共死三百人問俄允以銀百兆兩貸華不折不扣年息五釐明歲再

貸百兆亦如之十三成都電亂民所燒教堂物業約值三百萬不知華官何以處之連

接馬達加斯受電法兵屢戰皆捷馬人死傷山積突王已允英法俄三國查辦阿迷尼亞案然尚未斃人意故三國仍

峻拒之突其殆哉今日臺北忽焉大亂唐總統不知所之撫署及四圍民屋皆被亂民縱火焚燒土匪及外兵紛紛搶

掠無人禁阻滬尾亦有搶劫之事惟西人皆無恙初九之夕李公子已在舟次舉中國交刺臺灣文據界日本樺山總

督樺山亦將接受文據呈公子轉呈中國初十公子展輪回滬臺灣民主國已失伯理璽天德遜位行宮火起

美領事得成都電成都亂天主堂監督萬醫院育嬰堂盡毀監督傷耶穌教士宅亦毀餘未詳連日川教士當得漢口等處教士問候之電而杳無回音或疑為電局所捺擱○十四英電美宰相格勒森卒又英達旅人深畏彼得溫馬復來適有欲往中國之英巡艦道出其間眾皆大喜又法兵欲入馬達加斯要都城馬兵阻之法不得逞且天暮正酷法兵死亡日眾又俄選扣奇思種類人八千戶至帕米爾俾充土著以實之特派恭親王督辦借款事宜而以孫萊衫大司馬翁叔平大司徒為會辦徐小雲少宰張樵野少司徒為幫辦赫慈賓總樞使為恭贊又聞日新使林董約於望後到津日兵既至基隆即進攻臺北府居民震恐電局華人皆散海線未斷西人海孫仍駐局辦事又有懸德旗之輪船被臺兵發砲攻擊臺北城垣及火藥廠均於昨夜焚燬轟斃亂民百人日兵現在滬尾離臺北約十里○望日港電唐總統帶兵二千尊德國矮德輪船行將出口敵臺鳴砲阻之適德國壹里疊斯艦泊於附近遙見之日為臺盜且擊其商船也即發砲以攻臺兵悉遁矮德遂出口又俄以百兆金貸華事屬的實阿富汗王子游於英英人待之以殊禮○既望滬尾電臺灣敵臺亂民發砲擊德國矮德輪船死七人傷十七人德國壹里疊斯開砲還擊敵臺死十三人傷未詳又俄使人觀謝大皇帝遣使唁大喪賈即位法使偕入行禮畢大皇帝亦面謝二國代定遺遼之局又臺灣亂兵紛至沓來皆無賴子也請駐滬美德二總領事電告兵艦星馳到廈保護西人又聞俄廷已在巴黎向法國商人告借英金十七兆磅約合銀以轉貸於中國俄人為保成謂俄人必因中國騰出黑龍江地俾俄之鐵路得以直達庫春故以是借之也○十七美國駐滬總領事得川電云蜀官不願保護教士俟其亂作始留入署按此係必留之舉今成都府衙門共有男女教士二十人小孩不計是役也劉制府實執其咎或謂已揭得印文憲示可以為憑又成都較前安謐惟官商至嘉定府一帶頗形擾攘成都開教勢其岌岌漢口發往問候之電均被官吏截留謂恐百姓聞知長江下游亦必不能無事也漢口教士亦頗懷懼此則亦有震動之象大約因西商購取蘆山一角以圖邊界之案官民尚未允洽故

博山報稱日本御林軍於十一日進攻基隆沿途屢經險阻大敵既須捆載以行而天氣漸熱兵士盡如牛喘行至遂
湖地方臺民紛集抵禦日兵被殺十八人臺民約死百人及抵基隆敵臺防守頗嚴先攻其西南二座自未正起直至門
初敵兵始退往臺北遺存軍械藥彈糧食等物無算盡爲日有日弁檢點兵籍共斃三十人據獲到之臺兵供稱守基隆
者共約六千人統領爲張月樓軍門受傷而退是以不支云云日兵前隊遂向臺北府進發中堂於此數日內即須晉
京津關稅司德耀琳君信義洋行主孟特而君隨之而往福世德大臣已辭行回美矣○十八日電中俄貸銀議定柏靈
倫敦人心皆不悅蓋恐華之受制於俄也○得俄京電俄追日還華地大局已定今又將追日撤朝戊○十九日電博山
報稱臺北華官已散單兵四出槍掠西人患之邀日兵速往彈壓日將遂設中軍於臺北府十四日臺灣北境盡歸日轄
西人無一受損臺民亦無不服至臺北府及淡水滬尾基隆等處前日被亂民焚掠後燬失物業約值一百兆金官報蜀
亂將延至鄂請池電西艦速來保護法外外部漢諾多在下議院宣言曰法何以合俄而預東方之事哉東方大局關係
全俄而力向未能遏日本此法之宜助者也中日所定約款有損於中國之命脉且於中印之間之法屬地指西藏亦有
妨碍此法之宜預者也議員多以爲然四川之成都嘉定雅州屏山新津等五府縣所有教中物產無一留存有數教
士不知所往什方瀘州兩地已有亂萌重慶更必有大禍成都西人昨已有起程東下者英法美三國皆與此案相關涉
皆謂中國若不速辦不知伊於胡底英法兩國公使據此已力爭於總署矣按中國正領疆界之勢忽又據此大端
京電報云法國五銀行業已訂立合同以英金十五兆磅借給中國俄國爲保日本水師提督已於初十日自行聲明
爲臺灣總督

雜事彙錄

本館聲明

七十六卷報稱中國與日本立有相助之密約今查明實無其事○七十五卷報稱中堂入都後曾言如果悔約禍將不測今查得此係中堂在津時語○承友人以中國宜制易識之字一論此卷無從位置留俟下卷補刊○七十六卷中有誤字如大字多一點之類深為抱歉

天足會徵文啓

纏足之風為天下婦女第一苦趣泰西腐華閩秀憫之特立一會名曰天足蓋冀巾幗中人葆其天然之雙足也閩秀先作論二首刊入本報前幅并徵中華文士作文以廣之限六月底截卷第一名贈綢筆洋銀三十圓第二名二十四圓其餘規例及作文命意已刊各日報告白

求著時新小說啓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遠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人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强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顧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真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動人心亦當印行問世並擬請其常撰巨類之書以為恒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彙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英國僑士博羅雅謹啓

JULY,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6.

1.—Hon. J. W. Foster interviewed	By Editor.
2.—Count Ito and Viceroy Li Hung-chang—Negotiations for Peace.	By Editor.
3.—Biographical Sketch of Noos-man, the Japanese Patriot and Christian—Introduction	By Editor.
4.—A New Way of writing Chinese suggested	By 謝頌齋.
5.—How to enrich a Nation	By Rev. Dr. J. Edkins.
6.—Chines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By Rev. Dr. E. Faber.
7.—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By Rev. T. Richard.
8.—A New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Chinese	By 龔子鴻.
9.—Opinions of the Foreign Press on the Interests and Questions involved in the Late War	By Editor.
10.—Chinese Affairs.	
11.—Foreign Mail Summary.)
12.—Records of the War.	By Editor.
13.—Fornosan Items.)
14.—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15.—Miscellany.)
16.—Advertisements.)

Note.—The price henceforth is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ll business orders, subscriptions to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JULY, 1902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FOUNDED BY REV. DR. T. L. HEE

CONTENTS

NO. 11	ARTICLES	PAGES
1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0
2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20
3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1-30
4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31-40
5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41-50
6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51-60
7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61-70
8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71-80
9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81-90
10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91-100

Published by the W. K. P. Press,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W. K. P. Press,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AGENTS FOR THE DISTRICT OF SINGAPORE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 K. P. PRESS,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六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七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緝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耿耿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蔡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題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翁鐵盒主繼擊德史操編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册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模糊糊影影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兢業業承大作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晰文字之緣聊昭謝忱藉祝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綠册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
鳳樓受扇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士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册實價洋銀一角 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七十八卷目錄乙未六月

美國福世德國務卿語錄

并叙

林樂知追憶
蔡紫岷信筆

使相徂東公牘

日本新島自歷明證紀畧序

變通推原說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四章生意興衰循環之運數

續性海淵源

王子王子附語錄

六續救世教益之一

新語六

續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上卷目錄
論或作疏

林樂知選義
蔡縷德建言

大清政要

鑄鐵生敬志

萬國公報目錄

一

如綸如紘

掄才大典

朝考名單

繙譯會榜

買產公牘

四川闢教

互派使臣

臺灣自主文牘

亂朝閏紀

電音彙譯

雜事小志

更正前報

各項告白

林樂知傳譯

鑄鐵生同作

林樂知口述

蔡紫紱筆記

福世德大臣。宗國名卿也。客歲秩滿投簪。將游華海。知余僑華久。雅稔華事。先浼紐約老友。寓書於余。爲之介紹。並旅相見。權若平生。旣而日禍孔亟。中朝電聘重來。甫泮春冰。辭余北上。言將效鄭當時之置驛。以通中日兩家也。日本先時欲即開戰。日本以和議難阻。而遂旣而使相徂東。多藉君贊襄之力。和局大定。拂袖告歸。道出滬江。往還更數。余主公報。凡所紀述。恒冀信今而傳後。因舉耳食所及。援西報館諮訪故事。進質於君。君旣始終是役。酬答具有根柢。雨窓追憶。以語鑄鐵盒主筆。諸卷端。庶幾直道而行。盡掃謗書穢史。而無窮之感慨。亦卽於是寓焉矣。乙未閏端陽綠芝并序

林子問於福世德大臣曰。今中國議者。以和約之受大損也。多歸咎於儀叟中堂。兼波及於伯行公子。豈議約之際。中堂實奉全權大臣通例。遇事自專歟。抑咨商政府。稟承 朝命。接讀允行復電。始畫諾而歸歟。福世德大臣曰。中堂安敢作禁豈獨斷哉。日使開送約稿。并相與問答語。隨時電咨譯署。轉達 樞廷。第以支給日電局電費言。直合日銀三萬圓。其無一字節刪。已可概見。至京師電復之牋。亦恒相屬於道。或允或否。羅羅清疏。故凡本約之所開列者。中堂與余。均以爲先奉 慈俞。始承季諾也。○曰。然則約之受損。不能咎李中堂乎。福世德大臣曰。若第以訂約言。悉皆奉有 訓條。中堂實不能執其咎。有林子復問曰。日本開送約稿。中堂見其過火語。自必欲逐層聲辨。不知伊藤氏能降心相從乎。抑全約肯

愆其意。第請中堂允許。而不容一字推敲也。福大臣曰。使相徂東後。以息兵爲第一義。日本意殊鞅鞅。特索重地以爲質。中堂不許。遂置不講。然已定互辨之局矣。迨中堂慘受夷傷。日廷卽自願息兵。質地一層絕不提。至論和約各款。固由日使開送。然皆聲請使相。逐一酌核。日使亦畧行刪改。非強迫之以全允也。石

林子曰。日約既畧從刪改。必有從此無可再讓之語。敢問中堂曾發電奏陳否。福大臣曰。固也。中堂駁辨約款。心力交瘁。遲至某日。伊藤春猷伯堅執己見。聲明讓到極處。斷難再讓。中堂知無可挽回。循例電奏以俟。朝命或允或否。非中堂之所能自主矣。石

林子曰。各西報均言。中日兩國別訂互相輔佐之密約。信乎。福大臣曰。一日會議時。中堂以日本要索各款。大傷中國元氣。曾言。吾輩同國於亞洲之東。理宜彼此相讓。以敦睦誼。冀異日志同道合。足以屹然並峙。西報緣此誤會。事未可知。若論別訂密約。中堂固未道及。且日本以中國未必是恃。亦不願訂此約也。彼緣此而致疑者。不免昧於事理矣。石

林子曰。日本既奪遼東。并旅順口諸地。勢必踞而有之。乃忽順俄而還華。日人其不快於心乎。日使亦何以自解。福大臣曰。日廷與伊藤等二使。處此時會。實多棘手。欲堅守遼東。以伸威權於中國乎。則恐觸俄廷之怒。愛出非常。欲讓還中國。以聯情好於俄人乎。則國中主戰之黨。自始至終。圖犯京師。中道行成。已

乖素願。矧此一隅之地。尚復隨得隨失。民情必將騷動。於是進退維谷。不啻羝羊之觸藩。總之中日兩國所派全權大臣。類皆勢處極難。中堂於和款之所曲允者。實已舌敝唇焦。筋疲力盡。始克臻斯境地。然華人則仍言受損不堪也。伊陞二使於和款之所要素者。實已著著爭先。步步踏實。始克齎此利益。然日人則仍言所得無多也。騎虎難下。中日使臣心滿苦矣。語

林子更端復問曰。華人之敗於日也。一優而一絀。局外人皆已洞若觀火。中國政府將仍視爲氣運之適然乎。抑自知有不逮者在乎。此中之機括。繫乎中國之興衰。僕所耿耿於心者。厥惟此故。君來往於京津重地。多與貴戚大臣交。君子觀人於微。幸明告我。福大臣無然爲聞曰。華人似未知其遜於日也。泰西有駱駝鳥者。獵人迫之急。卽埋頭於沙磧。以塞聽蔽明。以得計。中國大臣亦猶是耳。一語其言則其言數年前。各內報屢紀中國銳意振興之事。并盛稱李中堂勳相國家之勳業。西人遂漸有欽慕中華者。朝鮮難作。人多哂日本之輕舉妄動。未嘗慮中華之失地喪師。及至屢次交綏。一敗塗地。外人以事出意外。因而細考其致禍之由。始共恍然悟。廢然歎也。乃中國則仍靡然自大。冥然罔覺。甚致畿甸俶擾。海寓震驚。昔日之盛名。化爲烏有。不但日本之視華。變敬畏而爲欺藐。卽各國之與中國。久無齟齬。而羣情之敬肆。亦復相去天淵。嗚呼。中國當此時會。倘於勝負之故。依然不究其本原。竊恐險象環生。罔有攸濟矣。○林子曰。君所言者。今日之情形也。我所冀者。他年之機會也。履霜而堅冰至。亦寒極而陽春回。國家將興。必有朕兆。君亦曾

見微而知著乎。中國雖挫敗之餘。而金甌無闕。寔假而勵精圖治。舍舊謀新。所謂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也。福大臣歎曰。余初入都門時。亦如君之懷厚望也。李中堂恒與泰西賢士大夫交。凡外邦之新政。日往來於心目間。西人久知之而深器之。京師爲人才淵海。狀元宰相。多著大名。宜若不讓析津矣。不料冠蓋如雲。貂蟬滿座。而細察其居心行事。竟無一人焉。足以媲美中堂者。夫以中國之大。華民之衆。而倖有一通權達變之中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茫茫宇宙。局外人已愴於懷。而況中堂訂約而歸。不念其重安。社稷之功。反任不明外事之部院堂司。徒讀死書之翰詹科道。痛加指摘。如瞽如狂。時事如此。廷議如彼。嗚呼噫嘻。吾將安望哉。古

林子曰。自宣戰以訖。議和。凡外人之屬望於中華者。咸謂朝廷之政治。學校之教化。闕闕之賢遷。庶幾改絃而更張焉。其行政也。去驕泰而務勞謙。其施教也。啟顛蒙而宏治比。其通商也。示中孚而集同人。故大小有困於疆場者。僅一時。而大有益於國家者。垂百世也。而吾子乃如是云云也。豈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嗟予蒿目。絕不能吹彼棘心哉。福大臣曰。卑之。無甚高論。且亦談何容易歟。向日西人以渴睡漢目中華。曾惠敏公作先睡後醒論以駁之。而不知陳搏仍一寤千年也。猝焉而金戈鐵馬之聲。達於角枕錦衾之畔。則知寤生之驚姜氏。起而盥洗。出而飲食。獨清獨醒。儼然人望而畏之。迨夫雨過天青。邊烽盡息。則父垂帘閉目。將圖小憩。故吾觀今日之事。方以爲殆哉岌岌者。豈料臥榻之側。杆聲漸起。惜哉惜哉。古

林子闢之，憤惋彌深。既而曰：日本向以泰西領事駐劄各海口，而得以自治其民也。引爲大辱，而深恨之。去年與各國修約，以刪除客官治民之權爲第一義。客官治民之權，各國領事駐劄各海口，而得以自治其民也。引爲大辱，而深恨之。去年與各國修約，以刪除客官治民之權爲第一義。

且請各西國以平等相待，如許入萬國公會之屬。不知華官於日本年來必欲除御之事。中國反不能一伸其權，亦嘗知其爲恥懸眉睫乎？福大臣曰：嗟乎！此豈有知之者乎？即

以中東新約言之。自今以後，日人寄寓中國，仍歸其領事治理，與泰西萬華民人無別。若華人之寄寓於

日者，則盡改歸日本地方官管理。中國即派出領事，遇有詞訟案件，無從過問。夫西國之事，往者未易諫

矣。中日同處東方，乃一有權而一無權，相去不啻霄壤，事之可恥，孰甚於此。不謂大臣之所論列，臺諫之

所糾彈，動以割地賠銀爲中堂罪，無論允行約款，權在朝廷。章郇公之五朵雲，江夏王之鳳尾諾，不過

承宣德意，絕無自作聰明，即以全權大臣實可自定草約言之，亦當咎其治民降等之大差。西人寄寓中國，仍歸其領事治理，與泰西萬華民人無別。若華人之寄寓於日者，則盡改歸日本地方官管理。中國即派出領事，遇有詞訟案件，無從過問。夫西國之事，往者未易諫矣。中日同處東方，乃一有權而一無權，相去不啻霄壤，事之可恥，孰甚於此。不謂大臣之所論列，臺諫之所糾彈，動以割地賠銀爲中堂罪，無論允行約款，權在朝廷。章郇公之五朵雲，江夏王之鳳尾諾，不過承宣德意，絕無自作聰明，即以全權大臣實可自定草約言之，亦當咎其治民降等之大差。

千兆亦無所難，又豈煩齒及哉。而論者顧舍彼而責此也。余是以謂部院堂司之不明外事，翰斛科道之

徒讀死書也。總而言之，欲存中華之國體，當從削領事之官權始。欲削領事之官權，當從師泰西之良法

始。欲師泰西之良法，當從遣貴戚之遠游始。然而冕旒蔽目，註續窳耳之古先哲王，方以駱駝鳥之智，貽

禍至今。余深憫焉。乃因某大臣之留商樞務，而發憤一道曰：中國即以利爲餌，我斷不能以祇園之黃金

布地便謂此開樂不思美也。行樂

使相祖東公讀

來俄依大編列以完首尾
又按使相祖東後三次問答節畧已詳上卷其第四五次問答節畧併俟下卷再詳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致伊藤陸奧照會○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本日下午本大臣自會議處所歸途忽遇意外可悼之舉致使面訂明日上午十點鐘會議之期未能躬親殊為抱歉是以特此知會貴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時由本大臣委派李經方選候貴大臣祈將已承允諾出示大日本國擬結和局要款之節略交由李經方齎回本大臣一經接到貴大臣應允見示之和款節略即當迅速細加察覈前望早日復能與貴大臣會議也手此並頌日佳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伊藤陸奧照會體文○欽差頭等全權大臣閣下奉到昨日來函承示為可悼之事所阻致使本長約會無由躬親囑將日本國所擬和約條款之節畧交由李參議轉呈貴大臣等因查昨日本大臣等一聞茲可悼之事以致貴大臣未能躬親會議本大臣等即迅速躬赴貴大臣行轅問候起居並聲明因此凶虐狂悖之事本大臣萬分憂愁之至當時所陳之語日本舉國上下皆抱此情懷蓋非但本大臣兩人而已本大臣現應遵照貴大臣所囑以表恭敬之忱所有會議事宜與李參議知會一切惟貴大臣所遇最可悲悼之事本大臣等理應先行奏明本國大皇帝難免稍有續延一俟可以知會李參議當即迅速照辦遇此可痛之事本大臣等實深抱歉而再陳明俟頌旨視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照會伊藤陸奧文○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接到貴大臣昨日來函以本大臣選可悼之事不能躬親會議故有二十八日之函深抱歉忱並陳擬即遵照本大臣前函辦理之事難免各官延擱等因均經恭奉承貴大臣駕臨前舍見詢起居並以本大臣負傷之故至為惋惜本大臣實深銘感旋奉出國

大皇帝存問有加 大皇后慈慮御疊御賜製表傷物件又奉敕派御醫前來診視本大臣不覺感戴之至所恃醫
醫技術精良貴大臣曾誼周擊俾本大臣得以早占勿藥體氣復原再行陳明昔國 大皇帝 大皇后存問扶拯之盛
意至來函內開貴大臣允諾見示之和氣條款皆有延緩情形洵屬甚是本大臣自應靜候此事於本國關係甚大本大
臣均形悼念手此奉謝並頌百祺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致伊藤等照會(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閣下) 戰條款現已畫押本大臣
甚願即將小連和局事宜從速開議俾得戰期限未滿之先和局已成議本大臣現因受傷靜養中外名醫均以轉出
為成是以一時不能躬往會議處所如小貴大臣體諒請即將所擬和局要款開具節畧送到本大臣以便查覈設如
此辦法貴大臣未能速以為然本大臣礙於萬內布置會議處所俾本大臣不至負傷外出受風仍可與貴大臣會議
切為此本大臣專候示復以便照辦或於本日下午或於明日某點鐘均隨貴大臣之使專此奉布並頌百祺

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復者即今恐誤等回稱貴全權辦理大臣商允在四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
行小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等因本大臣雖受傷靜養而和約事宜關係重大不得不力疾籌商務望即刻將條約全開
專員齎送以便逐細查閱或將各款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於本日某點鐘接到後即於四日內某點鐘回覆可也此
頌日佳光緒二十一年 月初七日

大清帝國 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覆伊藤陸奧和約底稿說帖○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日 大清帝國 大皇帝
欽差頭等全權大臣覆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所擬和約底稿說帖承示約稿限四日內作復當經力
逐細查閱其最有關係之款尤為竭力考究然終恐受傷之後精神尚未復原本大臣實恐無以上對 朝廷倚畀之重

設此說帖內回覆之語有不周不備之處實因傷疾未愈力不從心尚祈貴大臣原諒數日之後必能一一詳復也今將約稿大意合爲四大端以免逐條應對之煩所謂四端者卽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一朝鮮自主中國已於數月之前聲明欲認保朝鮮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局外之國此次立約自應職人惟日本亦須照認日本所擬約文自應酌改○二讓地 查日本所擬講和條約序文內有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杜絕將來紛紜之端等語是第二款內自應照此辦理今查擬講所議之地如果勅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兩國子子孫孫永成仇敵傳之無窮矣我輩既爲兩國全權大臣不能不爲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以保東方大局中日係緊鄰之國史冊文字藝事商務一一相同何必結此仇讐國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傳數千年數百年無償之基業一旦令其割棄其臣民勢必飲恨含冤日思報復况奉天爲我 朝發祥之地其南邊各處如被日本得去以爲訓練水陸各軍駐足之地隨時可以直搗京師凡在中國臣民覽此約文必曰日本取我祖宗之地以養水陸之兵爲乘勝蹈瑕之計是欲與我爲永遠之仇敵也且彼此邊界必多設敵臺多營水陸各軍以資防守所費不貲而兩國無賴之徒皆以彼此交界爲遁逃藏藉端生事無所不爲添出無數交涉案件日本與中國開戰之時令其公使布告各國曰我與中國打仗所爭者朝鮮自主而已非貪中國之土地也日本如果不負初心自可與中國將此約稿第二款並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成一永遠和好彼此援助之約屹然爲亞洲東方業 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恃其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奮臂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懷奪耳○三兵費 此次戰事中國並非首先開釁之人戰端已開之後中國亦並未侵佔日本土地論理似不當責令中國賠償兵費惟上年十月間我政府因戰爭不息美使頗出調停有允償兵費之說原爲

事安民起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又由日本電致美國駐紮北京公使聲明故如所定數目公道本大臣自當允允

人和約款內惟據日本聲稱此次戰事日本之意在於欲令朝鮮自主然中國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業經聲明願認朝鮮
解自主是縱使勒令中國賠償兵費亦只應算至中國聲明願認朝鮮自主之日而止過此不應多索且佔定兵費數目
亦應酌量中國財力能否勝任如中國財力實在短絀一時勒令立約畫押後來不能如數賠償日本必責中國以負約
之罪兵端必因而復起現今日本所索兵費數目必非中國現在財力所能償現如將內地賦稅加增百姓必至相率爲
亂蓋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爲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如將洋關之稅加增而現在未屆修約之期各國
何能忍允且一時縱可修約必待各國衆謀僉同方能開辦亦屬緩不濟急至商借洋債一節亦必以新關稅款爲質查
西曆本年二月初一日江海關稅務司報稱因借洋債以爲戰餉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關應認還洋債關平銀二
百九十三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九十六年應認還六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兩九十七年應認還五百一十四萬二
千二百二十八兩九十八年應認還三百六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九十九年應認還三百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四
十六兩二十年内應由新關認還洋債銀七千八百一萬七千一百三兩此係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新關應行認還洋
債之數自本年三月以後中國所借尚不在此數之內中國從前借款甚易利息亦輕自中日交兵以後洋商居奇中國
借債聲名大爲減色洋債行息周年竟至七八釐半其六釐之債爲數不多且須折扣據殷實銀商云中日和局定後中
國如擬借洋債不折不扣周年之息非六釐半至七釐半不可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二年新關所收正稅及子
口半稅並洋藥釐金拉算每年約得關平銀二千二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中間六成應撥歸各省督撫作爲本
省公用如將此款挪移作爲賠償兵費之用則各省公費必須另籌款項加賦添稅而百姓不願如借洋債以償日本周
年行息六釐半連本帶息限二十年還清必須關平銀六百九十兆兩如此鉅款豈中國所能賠償且和局已成之後中
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卽如遣散兵勇皆成游手搶劫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內地百姓不以國家之屈

志求和爲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故必仿用西法訓練陸兵並船簡器重整海軍力可以自保其利權夫練兵造船二事非有鉅款可指何從措手如中國而須賠兵費一面須補陸軍海軍何能有此財力至中國擬辦內地一切與利便民之事更無論矣故非請日本將擬索兵費之數大加削減不可且日本所索賠款既名爲兵費卽指此次用兵之費而言其迄今所費詳細數目未親官中簿籍雖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較諸日本所索之款恐不及其小半日本新報班班可考似可得其兵費大概之數如稍有錯誤應請貴大臣代爲更正各兵端未開之先日本大藏省計存現洋銀三十兆圓中間計用多少作爲兵費外人雖未確知今姑將全數作爲兵費而論迨兵端既開日本復借國債洋銀一百五十兆圓作爲兵費西歷本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首相伯倫伊藤於馬島和議不成之後回至東京在下議院宣言曰照戰後現在情形而論不知和議何時能成從前所籌兵費恐因日後戰事不休必將告罄是以不得不請諸公預先籌及等語據此而言是第一次國債一百五十兆當時尙未用盡非至戰事不什時無從告罄且日本字報內稱新籌之款現在並無用處須待至西歷本年六月間方需此款首相伊藤並議院未散之先令其預籌並非一時急用也等語西歷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東京英字新報云第一次國債一百五十兆中有五十兆股票尙未銷售其八十兆股票雖經售出而洋銀究未收齊等語此外尙有民間報効之款如連大藏省存款所借國債等項統共合算日本與中國用兵所費迄今似必不能過洋銀一百五十兆圓之數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勝所得中國兵艦軍械軍需折價爲數甚鉅自應從擬賠兵費中劃出扣除且限年賠費復行計息更屬過重不公亦難照辦本款既鉅復以子付相權中國財力有限曷克勝此尙望貴大臣詳細思之○四通商權利 此款專索通商權利情節極爲繁重非一時所能備加考覈以下所陳各節只照現時所見得到者而會隨後自應酌商增改惟望貴大臣鑒此說帖也知此款中國既有可以照准之處亦卽有必加更改之處方能照准也前此通商條約一經開戰卽作罷論

和局既成自應另立新約中國之意亦願以中國與各國現行之條約章程作為藍本惟開端應將兩國優待彼此相同
句叙入第一條第二條應答之語現請暫緩作置第三條據將子口半稅減作值百抽二並擬將一切稅鈔豁免等語
查子口半稅本係值百抽二五今將五數除去是每百兩除去五錢查日本此約擬向中國索賠兵費鉅款非中國現時
出力所能勝任所有中國餉源不但不當令其壅塞且應為之代籌開源之法是議減稅不如議加稅矣且現在日本方
與歐美各國修約加增稅則豈有令中國將本來甚輕之稅再行減輕之理至洋貨一經進口實與華人之後尙欲令其
免納一切稅鈔此為各國公使久在北京歷年要求而不得者蓋所請並無公道故也最保通商權利者莫如英國故昔
謀利者莫如英國之商人英商屢欲從其公使以免厘為請迄無成議者以其短於理也英國公使額爾命帶兵進京
盤踞都城以戰勝攻取自居氣燄甚大要置之下何求不得而不肯以洋貨免厘為請曰洋貨既入華人之手英人何能
保其免納厘金此理所未解是以不願為之代請此語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修定天津條約藍皮書第四百四十
三頁英國通商部所以監理英國與各國通商之事者也英國外部令其查覈此事亦云洋貨既入華人之手尙欲令其
免納厘金英國國家不當為其代請查通商條約並無此款內地土貨既應遇卡抽厘洋貨何能獨免縱條約顯有此語
亦不可遵何況並無此約見以上藍皮書第三百四十七頁威安瑪駐北京充當英國公使甚久人甚能幹中國商務極
為熟悉常謂厘金一稅與英國之進款稅相仿外人何可挑剔國家所入不敷所出自有隨時徵稅之權旁人何可厚非
今若令各省督撫將厘金除去用費將從何出如令中國商人領有洋人之護照便可在中國境內運貨縱橫無阻其理
更為不公云云見以上藍皮書四百四十四頁四百四十七頁以上數公所陳之說極為乘公合理想實大臣見之亦必
深以為然自可將此款更改祇令洋貨在洋商之手時方行免厘此係照最優待之國之約章辦理日本亦應足意第四
款所陳之事無論是否公道即以辦事謹慎而書亦未見其得計夫洋商既非地方官所能管轄而竟深入內地暫行居

住距通商口岸既遠該國領事曠長莫及地方官更覺爲難從前英商亦以此事爲斷成安瑪告之曰此事貪多務得我萬不能准洋商既不歸地方官管轄即不應請辦此事如洋商聚集內地太多勢將購地作爲租界豈非又添枝節云云見以上藍皮書第四百三十五頁四百四十九頁第六款所稱之利益係指機器進口造土貨而言駐紮北京各國公使久經議過去邀准行洋商在中國改造土貨久有例禁各國以此係中國自主之權亦即聽從中國如准洋商在華改造土貨勢必盡奪小民生計於華商所設製造廠所極有妨礙國家自不能不出力保護此事關係中國經久章程各國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時戰爭遽行更改也至日本國臣民在華改造土貨運入內地免完稅課一節於向例既有歧異即屬窒礙難行如果中國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國皆援一體均霑之例則華商之製造廠所立即擠倒矣第八款末云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換以前日本國仍不撤回軍隊等語此款既不公道又屬過慮第六款內本有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等與清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等語既有此款作保即不必以不撤軍隊爲詞○以上各節係本大臣將貴大臣交來和約底稿細加察閱之意見所限時日無多傷病又未平復本大臣今已力疾作復如此直書無隱似亦不能再求詳密至關繫稍輕之款並未逐細作復者誠以四大端彼此意見如果相同其小節細目自可隨時相商本大臣尙有一言放其忠告惟貴大臣恕而聽之本大臣回潮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現在自顧晚景無多致君澤民之事恐終於此次之和局所以極份約章一切妥善無流弊兩國政府從此永固邦交民生從此互相親睦以副本大臣無窮之願蓋今和局將次成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國大臣深謀遠慮之心爲師法而保兩國生人之利益福澤方能克盡全權大臣之職分日本現在國勢已甚強盛而人才衆多尤爲方興未艾今日賠償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係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承運和好或承運爭仇則有關於日本之

國計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本大臣爲中國頭等全權大臣自能代中國決計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訂
周密充善永遠和睦之約章俾將來嫌隙無從而生眞端無從而起如此和局訂約者不但不遭後人之唾罵亦且與
有光榮庶東方兩大國百姓日後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實基於此望貴大臣熟思而圖利之

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當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一日會議
之時提出和約條款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欲將該條約全案一併開出之意反覆陳說是以 大日本帝國
全權辦理大臣卽照來意開具條約全案抑或某款尙須商酌之處均約於四日內爲限請卽回覆等因詎料茲接 大
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所覆之處不過縷述 大清帝國之國內情形請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更加察酌不但不能
視爲回覆我國政府所具條約之意且須如何商酌亦未說明至於 大清帝國國內之情節如何當茲議和之時固
不必具論况因戰後索款自與尋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論故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將所開之和約底稿再請 大清帝
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成全案或按條可否之處卽予明覆如有商議改易亦請一一開明欵條爲望明治二十八年四
月六日在下關

再譯伊藤等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一日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全權辦理大
臣陳明送交和局條款理宜商定會議之法律 and 約底稿可以按條送交 大清帝國 大皇帝頭等全權大臣或按條
允許或某條不允此爲按條次第辦結之法惟中國全權大臣再三說明和約底稿必須全册送交日本全權大臣因順
從其意起見卽遵照辦理將和約底稿全册送交並與中國全權大臣約明限四日內中國全權大臣聲明成全數應允
或某某款不能應允現在查閱中國全權大臣所交之說帖無非將中國自家爲難之事詳細陳叙前囑日本全權大臣
將和局條款再行細想日本全權大臣殊爲失望所交說帖不但並非和約底稿復答之詞且亦未將中國全權大臣所

欲之意說明總之中國自家為難之事前不在此大會議時應議之列用兵以後所索之款並非尋常議事所可比不得
 不將此意再行聲明日本全權大臣惟求將此意申說明白中國全權大臣勿庸再有延緩即將已交之和約底稿能否
 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實在說明如欲有更動之處亦請寫在款式也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下關
 第一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復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
 臣說帖○三月十五日承示以本大臣前於本月十一日送交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說帖未測所期本大臣
 殊屬抱歉失望該說帖並非專陳中國自家為難之事原係考究日本送來和約底稿尤為緊要條款所有意見皆輕職
 明茲欲確合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意俾其便登特即另擬約稿一册與貴大臣送來之約稿條條相對其新
 添之第十一款諒貴大臣必以為可行該册另擬約稿據現在會議情形而看已盡全權大臣實成之力量如中間仍偶
 有與貴大臣意見不能盡合之處如經兩國全權大臣晤面會商想即易於就緒今停戰日期所設無多惟望貴大臣速
 訂會議日期勿再稍有延宕是禱○第一款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為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為局外之國約明或于預
 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典禮於其特立有碍者嗣後概行停止○第二款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廩倉庫警務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 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
 寬甸縣 鳳凰廳四廳州以上四廳州縣所有四至均照原有界址為據 第二澎湖列島北至北緯二十四度止南
 至北緯二十三度止東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二十度止西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一十九度止應照英國海圖該經緯
 四線相交所成小方形之內茲特聲明以免相混○第三款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候本約批准交換
 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

有碍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為籌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遵照辦理界務以期來表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

該委員等自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聽本約所定劃界爲正○第四款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爲五次交完第一次二千八百萬兩嗣後每次交一千八百萬兩第一次約在小約批准交換後起計六個月內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之期均與上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准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第五款中國讓與日本地方之居民如欲遷往所讓境外居住者聽其任便變賣產業物件退出界外并不因此勒令輸納公捐稅鈔等項今訂明自此約批准互換後千限兩年俾其辦理所事限滿之日其尚未遷徙者日本可視同日本臣民至中國臣民已由所讓之境退出并不僑居其地而產業物件仍在所讓境內者應由日本政府一律優待保護與日本臣民之產業物件無異○第六款兩國前此所有約章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俟此約批准互換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貨輪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第七款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行佔守軍隊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一個月內全行撤回○第八款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交到日本立將軍隊一半撤回末次軍費交清立即全撤○第九款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國所還俘虜並不虐待或置於罪戾中國又約將認爲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國臣民即行釋放併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爲逮繫○第十款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之日應即按兵息戰○第十一款現爲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成遊行此約

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版所能辨結者兩國約明應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為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第十二款此約俟進呈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御覽以為妥協并御筆批准後定於某處某年某月某日互換今欲有憑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某年某月某日在下開訂共計四分 按此大和約也其五中訂明於三月十六日又訂明兩國官員另有因本國商情第一條俟下再行補錄其五中日比交收結及十七日雖有金物往來先行收還餘則各宜知照之

照譯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日本全權大臣不願將原擬和約序文更改○第一款日本全權大臣以為此款應照前次送交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約稿內所開之第一款辦理○第二款日本全權大臣查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所擬收之第二款實在不能照辦然尚願將日本所原擬者更改如左中國

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砲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劃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吉林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 第二臺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

第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第四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中國全權大臣所擬者辦理然願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

國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之內交清餘款分作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

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

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說計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幾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不論何時或將該

賠款全數或將幾分先期交付均屬中國之便○第五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五款○第六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擬改之第六款辦理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廢廢絕中國約條本約批准交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爲本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執行船舶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爲優待之禮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議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書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 第一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類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 湖北省荊州府沙市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連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 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官鑄銀元照標明之價輸納 第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節除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七款○第八款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八款然允將原擬之

欵更改如左中國為保明認真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次交清并通商行船約草批准互換之後中國如將海關進欵應允妥商作為尚未交清應賠軍費本利之理實日本即行撤回軍隊如無此項押資其軍隊應俟軍費一律交完方行撤回但通商行船約草未經批准互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有日本軍隊暫行佔守一切需費應由中國支辦○第十欵日本全權大臣查此款應仍照原擬○第十一欵新增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此新增之欵

按伊藤氏立約時內稱所改者多事聲明改定及更改之詞
原約第十欵係指伊藤氏所擬之條約而言

照譯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來函○大清帝國欵差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遞交改正和約條款時面陳之語理宜再用兩語申明查所有昨交和約條款實為盡頭一著中國或允或否務須於四日內告明其四日限期係從昨日算起本大臣前接貴大臣說帖中論日本原擬和約條款為難情形日本全權大臣因而細加斟酌將原索之欵直減至無可再減實為諒貴大臣所陳種種為難情形如果日本仍索原擬之欵中國必有許多難處也原擬軍費現已減去三分之一交付之法亦視前擬為較鬆暫行佔守地方前擬兩處今已改為一處嗣後中國如不願以地方為押質亦可將關稅欵為押質以代之請免釐稅并他項內地稅一條并黃浦口挖深開江砂一條均全行刪去以上減輕各欵係因貴大臣以中國庫款支絀為難情形詳細見示故日本亦即不肯堅持原議也至讓地一節日本亦極力不肯多索故較之原擬已減去不少夫戰事持之愈久則花費愈多此節本大臣屢向貴大臣申明日本現在所能允從之欵若遲之又久即不能允從矣特此奉布并頌崇祺伊藤博文

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函○光緒二十年三月十八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伯爵伊藤博文閣下昨承惠函所論會議和局進步頗悅茲為中國 國家并本大臣起見理應簡明布復方足以昭公允查前由貴大臣囑本大臣將所索

和款中國實在應允不應允先行函復日本全權大臣方能與本大臣晤面會商和款一節應請熟記勿忘今於第一次晤面會議和款本大臣應與貴大臣面談之語尙屬含意未伸而日本已將現在貴大臣所催促之盡頭條款見示按照如此情形將來并不能說已先于本大臣以陳明中國國家意見之機會而後日本方以盡頭條款見示也查日本將原擬索款稍爲裁減實堪欣悅惟現索之數仍遠過於用兵所費之數且如此重任中國力不能勝而中國所擬將來改變內政利國便民之舉必因之而俱廢至讓地一節貴大臣所稱大加刪減等語尤爲本大臣所未慮查日本盡頭條款內所擬之刪減除略有裁挪外奉天南邊所有日兵曾據之地均已包括無遺且格外復索日兵所未到之富庶險要省分如蒙養者此實各國議和所未聞交涉成案所未有至通商優例一節日本全權大臣將輕駁各條酌量刪去本大臣固應承認日本全權大臣所辦之得體惟盡頭條款內所索商務之款仍有未見向例未昭公道之處如擬以軍隊占守中國地方脅成商約彼此意見如有異同不肯聽從公正友邦判斷商約未行之先日本商民之在中國者索照泰西最爲優待之國一體優待而中國商民之在日本者并不肯認明一律優待日本商民在離開通商口岸之內地可租棧房可運進口貨並可採買土貨土產不由華官干預日本商民無不獨沾利益如可在中國隨便何處設立製造廠所造之貨并不完內地稅以及請准日本銀圓照標明之價完納稅費之類是也以上所陳各節并非徒資辯論不過因會議和款祇有前日一次日本已將盡頭條款交出本大臣不得不將當日面陳之語擇其簡要用兩重述一遍務望貴大臣詳審熟思於貴大臣面約下次會議時見告屆時本大臣當將朝廷有意欽遵作復日本所擬之盡頭條款也

照譯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惠兩葉經接到即係回復本大臣前日之函查本月十一日即中歷三月十七日日本大臣作函命意所在即係日前面告之語重述一遍貴貴大臣於現時實在情形歷歷深曉至於貴大臣前此陳說之語本大臣業已慎思深慮故將原索之款加以裁減

是此次日本國家索款實爲盡頭一著所宜回復者惟有允否兩字耳此節之意本大臣願貴大臣詳察之也循誦來函既稱貴大臣復函之意并非徒資辯論而於日本國家盡頭索款及所會議規模加以評議并令本大臣於貴大臣所指駁者詳審熟思等因誠恐貴大臣於本大臣命意所在尙有誤會應再行申明所有本大臣於本月初十日即中歷三月十六日面交條款實係盡頭一著無可再商戰後索款與尋常商議之事不同日本全權大臣因關切大局格外衷姑許貴大臣將國家索款加以辯論今實已讓到極處無可再讓如此苦心倘復不蒙相諒則以後若有變故本大臣可自辭以自諉矣現在欲免後來誤會本大臣尙有一言相告此次本大臣未允將日本索款重加考究者并非以貴大臣駁辨之語爲然也順頌崇祺伊藤博文

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爾○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巡啓者前與貴大臣約擬於今日四點鐘復行會晤商定一切今有不使之慮定於明日四點鐘會晤可也此頌日佳李鴻章

按中日大臣往來全權書已錄如左三月十一日中電第廿一號會晤會晤又有同答回第一號亦代上在會晤會晤聲明

日本新島白歷明證紀畧序

美林樂知撰

自來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中華地大物博固世所稱爲非常之國也然而興礦利以富國築鐵路以通商設新學以教民崇眞道以救世一切非常之事幾若寂然無所聞者非不知非常之事實有非常之利益也特遍國中無非常之人故知之而不能行其事即行之而亦未能盡其利徒使論世者傷時感事輒謂東方諸國中壤地則以中國爲最大教化則以中國爲最遲反不若印度日本之競尚西法國政日新民風日變駸駸乎將駕中國而上之也然則非常之人爲國之所賴以立事之所賴以成者亦安可少

哉。茲譯自歷明證一書。而於日本國得一非常人焉。曰新島幼名新島如意。其稱新島約瑟者。則出洋後所更之名也。新島之爲人。備載於所輯之自歷明證八章。茲不贅論。特綜其生平。覺新島之品行。不徒足爲日本所矜式。且有可備印度及華人之取法者。畧舉數端。以告世之忠心愛國。熱心愛民者焉。

一新島之忠心。能由假而返眞也。忠心者何。愛國之憂忱也。人苟抱此忠心愛國之誠。亦安往而不受人之稱美哉。然而有時反爲人所憎厭者。何也。按照羅馬古昔情形。每以異邦人爲仇敵。推原其故。凡見本國之人則愛之。見異邦之人則仇之。自以爲忠於本國。而不知道自隘其愛人之量也。新島少時。亦與庸衆同情。以本國爲至尊無上。政教盡善之國。而視泰西之美政善教。皆以爲奇異而輕藐之也。蓋當時之輿論。聞有稱美西法者。卽羣斥其不忠於本國。見有痛恨西法者。必共指爲効忠於本國矣。新島未出洋之始。隨衆意以爲從違。無可比較以定優劣。故不知本國之短長。迨年稍長。得入水師學堂。偶見荷蘭兵船。方知西國造舟之法。固非日本之所能及也。其後既習英文。得讀美國政書。益信西國之所以治民教民者。均非日本之所能窺也。於是去其頌揚本國之初心。化其妒忌西國之成見。深願隨時隨事。取西法而做行之。此新島不昧其是非之心。見善思遷。卒能化民成俗。爲一代之偉人。可垂法於後世也。欲不謂之非常人。得乎。惜今日之中國。印度等處人民。猶若新島少年時之情形也。徒知重視乎己。而輕量乎人。嘗觀印度某日報論之曰。印度之世風民俗。本無一善之足述。此特未開教化時所行之陋習耳。乃世之

拘守成法。不喜新法者。每以爲古法之必當遵也。何益之有哉。若執好古者之論。凡祖宗之成憲。皆奉爲良規。而無一可廢。凡異邦之新法。皆以爲逐末。而妒忌不容。不亦謬乎。更嘗見一印報中。有論及印人愛國之事者。言今印度人民。有不知其非而自以爲是者。雖西法日興。所見日精。而自甘愚昧。見善而不爲。是非之心。不明。忠愛之忱。誤用。自以爲忠於本國。而不知其誤國實甚也。夫國之大害。莫甚於獻媚本朝。使無振作之意。區分人類。使有妒忌之心耳。所望中國一二明理之士。確知人類之不可歧視。見有袒庇本國。忌嫉外邦。任民啟釁。不知禁阻。致開鄰國之爭端者。卽斥爲賣國之流。勿誤認爲忠心愛國之人也。大抵東西各國之政俗。各有所短。亦各有所長。爲政者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以化居而治國。斯眞忠心愛國之人矣。何乃世之人。於銀錢貨物。則能明辨其優劣。而定其去取。於道德學問。反不能詳論其是非。而不知取法。不幾爲新島所竊笑乎。

新島之立志。爲人所不可及也。其志無他。願爲國家最有益之事也。新島以爲世之出仕者。或爲國治所拘。而不得行其志。或爲偏隅所限。而不能大其規。故屢有可仕之機。多遇勸駕之人。而新島不願爲官之素志自若也。生平願望之所在。辨之最明。而決之最早。誠念爲天皇之臣庶。其益小而無不。不若爲基督之奴僕。其益大而無垠。明知信主之人。例許入仕皇家。而無所禁止。若新島之專心於基督。欲求大益於本國之人。斯爲奇耳。

一新島之大智。能知本國之短也。新島幼時。常留意國家富強之術。日往來於胸中。而未嘗或忘。迨遊覽美國。既得詳查機器製造格致諸實學。而其心猶以爲此。但可以富國耳。未足以教國也。今日本之所缺者。首在崇眞道以正人心。果何以成之哉。欲藉讀書以成之。則十年攻苦。不過精於格致學問耳。於人心無補也。欲興學以成之。則小學中學大學之設。不爲不多。獲效雖廣。而於道德終未變也。夫學問之大要。不獨在格物致知。而在正心誠意。學者當務其大者遠者焉。新島能見其大。而設立基督教分類大書院。以教育人才。先以道德端其本。繼以學問觀其效。不但使親受其教者。得明眞道而獨善其身。亦可望在院諸生。他日出其學以流傳於國中。使家喻而戶曉之也。在昔印度。曾有人議及欲免民間之疾苦。而去通國之邪惡。當設立公義堂。使人民自主。庶有成也。時有英國知名之士。著書駁之曰。欲移易世風。改變民俗者。不恃治國之具。而恃救世之教。此非君主民主之所能握其權也。道在有以教民。使人人皆知辨別善惡。各有去惡從善之權。斯可矣。或又謂。欲民之去惡從善。非立學興教不可。然觀今日印度所設之英文學堂。其數亦云多矣。其年非不久矣。而民心猶未改正者。良以讀書之事。雖不可缺。而欲民之束身明理。信非基督之眞道不可也。眞道既入於人心。則他日之爲師者。必多明道之人。舉而措之天下。不難矣。方今中國京師設同文館。直省設方言實學等館。機器製造各廠之設。亦時聞於各省。迹其崇效西法。亦自謂切中時弊矣。然而國勢不興。臨敵卽潰。割地行成。爲世詬病。則以中國之所缺者。獨在人耳。人苟

徒知讀書。而無救世之眞道以貫之。安望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乎。若新島之設立大書院於日本。卽崇道教人之意也。茲耶穌聖教會。在中國設立書院醫館新報各事。皆與新島救世之心。同一轍耳。中國苟自知其短。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不宜與妒忌之心也。總望遍國中民氣日新。民心向善。將見讀書悉成有用之才。爲臣自多忠良之士。以救世之道。行愛人之政。可無敵於天下矣。

一新島之願力。以救世之道爲眞源也。世之讀書而不明道者。雖能博取科名。致身貴顯。既無愛人之心。安有忠君之事。不過隨俗浮沈。與時俯仰。徒知自私以肥其家。不思易俗以化其民。此無他。少新島所得之眞道耳。夫眞道之於人。能克制人之私欲。管束人之形骸。弱者明道。則可化爲強。愚者見道。則可化爲明。且能如新島之持久不已。至死不變。務求大益於國家而後已焉。新島果何由而得此眞道哉。得之於我主耶穌基督而已矣。惟謝在天之父。有以鑒察其心。鼓舞其力。使其盡其分之所當爲。如是斯可矣。昔日本派駐美國森公使嘗告人曰。新島之盛名。當入日本之國史。列名臣之本傳。而垂於無窮。願世之識是書者。咸聞風興起而效法之也。

以上數端。皆新島生平得力之處。可爲天下後世萬國之楷模者。夫新島之得力。其源本於救主。故深明天道之奧妙。其效成於書院。故卒致國勢之奮興。新島存心救世。而知富強之不可徒行。當進之以眞道。勸忠國家。而知入仕之不可違志。當守道以終身。國非人不立。政非人不舉。新島得明眞道。自全其爲人。

且望舉世共明眞道。無不自主其爲人。其忠心愛國之忱。可謂摯矣。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豈日本島國所可幾及。而反不得新島其人者。出而救世。爲之崇眞道以救民。立書院以教衆。一洗其歷年之積習。而大啟其歸正之新心。可慨也夫。書成。特誌數語於簡端。以望中國明道之士。觀之而知其所短。策其所長。庶幾人才輩出。而國勢日興。眞道日明矣。是爲序。

變通推原說 用切音字使通國人讀書無一不精

廈門盧懋章稿

國家之所以興者。由於精也。而所以不遽興者。由於苟也。何謂精。細微之事。人所易忽者。彼則不敢以輕心掉之。事事必窮其底蘊。人以爲迂且愚。殊不知驚天動地之舉。莫不由至細至微而致也。試觀小子甫能言。則知一而十等數。至淺顯也。然擴而充之。其理彌於六合。小而居家商賈所必需。大爲格致化學之樞紐。由是而生出新奇巧妙之機器。造出千萬利國益民之事物。此國家之所以不期興而自興矣。苟者曰。此淺顯之事。非吾儒之所當講求也。於是專攻於太古元妙之事。而苟且於日用尋常之理。出口則古聖先王。若問其秤衡之點。嗎呶之法。平常之算。則茫乎莫解。何也。志大言夸。學非所用。偷安苟且。階之厲也。捨易求難。近而忽也。此國家之所以欲興而不遽興矣。茲將去其苟。而擇其精。當如何而後可。曰。君精而臣苟不可。官精而民苟不可。男精而女苟不可。老精而幼苟不可。士精而農工商苟不可。務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并不論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遍國中。無一不讀書至精而後可。今欲遍國中無一不

讀書至精。其奈中國文字。爲當今天下之最難識者。溯自倉頡以象形轉注指事會意諧聲假借六義造成爲字以來。至今已四千五百餘年矣。古時用雲書鳥跡爲字。降而用蝌蚪形。又降而用篆隸八分。今改爲楷書。字體代變。並無一定。所可定者。自造字至今。降及後世。總期趨易避難。刪繁就簡而已。漢許氏說文。用五百十四字分部。隋用五百四十二字。宋用五百四十四字。明代六書本義。用三百六十字。及字彙出。始刪至二百十四字。今康熙字典仍之。其字部日趨簡便。然比之今時各國。則尤最繁者也。今之字體。有四萬九百一十九字之不同。其字多合于古。而不盡便乎今。今所常用者。不過四五千字而已。四書有二千三百二十八各殊之字。五經字不在四書內者。加二千四百二十七字。十三經總計。有六千五百四十四字之不同。其中除爾雅八九百其罕用之字。平常詩賦文章所用者。不過五千餘字而已。欲識十三經。以識此數千字。至聰明者。非十餘年用功不可。一生有幾次十年。少壯之時已去。日月邁矣。歲不百與。又何能遍國中之君臣民牧。士農工商。男女老幼。皆讀書至精也哉。夫君猶首領也。官猶四肢也。民猶百體也。精猶血脉也。倘祇君臣精而百姓苟。不亦如首領四肢活動。而百體癱瘓。何能血脉貫通。罔不從令也哉。是故君出令。官行令。民從令。皆當一體均精。有呼應之靈。而無違背之失。斯上下一體。血脉流通。而全體康強矣。誠如是也。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地利之美。不數年而強莫與京矣。夫遍國中無一不當讀書至精。而中國字。又爲天下之字之最難者。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有一至細至微之法。在能

爲變通中國之大急務。大要領其法維何。曰。當設一種至靈至簡至淺至易之切音新字也。此種未完

鄙意中國人識字讀書極宜求一簡便之法。以期童子入塾後。四五年內。即可通曉文義。俾得騰出暇日。多求有用諸學。庶君此說。先獲我心。特未知如是云云。果屬法之至美者乎。抑別有良法以駕其上乎。爲錄於報。以質不知識一两个字者。

續富國養民策

英艾約瑟著

第十四章生意興衰循環之運數

貿易之興衰循環以時

貿易一節。時而活潑。興隆茂盛。時而休囚。生意跌落。有盛有衰。遞運不已。固爲大眾所周知也。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舉扇有往有來。潮汛漲落。依有定不移之時分。且相間之時分。確準無誤。前此二十五年。英國論富國養民家。有云。生意之一盛一衰。如同潮水之一漲一落。泰西著名詩家。飾斯比耳有云。人事仿如潮之汎漲。人乘潮漲勢前進。無往不利。貿易亦如是也。此等貿易事業之興衰。有關於四時者。率多春夏興盛。冬令衰落。是以英國藉貸銀兩之事。每在西歷正三三三個月。並六七八九四個月中。藉銀最便。十月並十一月內。藉銀不易。有時。利息驟然升高。且行店舖戶。是二個月中。關閉居多。復有四月五月不便藉銀。舖戶亦多倒閉。惟不及十月十一月之烈耳。西國生意中人。深知此事。可趨避此

等不易逃脫之患。

貿易場中。別有一種彷彿潮勢極漲極落之式。以十年上下爲限。尋求其故。精心考究之輩。迄今日舉不能洞曉。經理貿易事務人。時而興致勃發。日進無疆。時而心甚冷談。遲疑不前。當夫興致勃發時。心中籌畫者。謂國中繼此必日臻富厚。茲時將資本寄入於新創之公所坊作。或新立鐵路火車造船銀莊等公司。所得利益。必定不乏。有數人若是之興發。將有多人從而效之矣。高朋滿座暢敘時。有數人高談闊論。侃侃而言。一室人均無鬱悶氣。貿易場中亦若是耳。數種生意蒸蒸日上。將蕃衍及於他種生意。誠至是時。精明強幹人。擬具新法。創立新事業。開出各種用銀錢路術。發說帖布告與衆。願出銀錢入股分者極不乏矣。歷無多時。日決有他人別立數種生意。蓋新立之數種公司。股分價增漲時。他人以爲別開用銀錢之路術。股分亦可增價也。及至此時。將有人具若許毫無把握。聲勢虛誇之事業說帖矣。緣興發之人數過多。若等說帖。必有人隨聲附和。同於人之病狂也。

八十八節以後下卷編出

德花之安著

續性海淵源

許子語錄

許魯齋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右采竹園大全
又曰。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

又曰。所以然者。命也。所當然者。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王子語錄

王陽明曰。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主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名至于無窮。只是一性耳。右宋正字通

按王子言性一而已。似以性爲天下大原。觀其謂之天。謂之帝。謂之命。謂之心。皆自性所生。四者反在性之後。似此論性。未免失所本矣。

六續救世教益之一進德

李提摩太著

五曰德。查歷代德行不一。而皆有化惡爲善之道。試徵之。古有搶掠人者。有只顧己者。有利一國者。有利一世者。更有論權勢及產業者。皆漸有變更而長進也。請申其旨。搶掠者何。古時人命最輕。擄掠害人之事。習見疊出。毆鬪殺人。事所常有。或因賭博私鬪。搶掠人財。皆恃強以暴寡。否則拐誘過人爲奴。或掠人而苛待之。輕則捶楚。重則殺害。絕無王法以相轄制。後乃大國有釋奴之舉。因之有查察掠奴之善政。人遂不敢待人如奴。捶楚殺害之風。亦少息矣。皆因教人知人命爲重。不可似從前之肆其酷虐。搶掠之風已變化也。只顧己者何。如好酒好烟好色。皆圖一己暢快。且又一男數女。咨意宣淫。只圖一己之樂。不顧天理之正。此皆不知道者也。後有定制。止准一夫一婦而已。蓋不欲徒爲一己快樂。而貽汚於人也。

後又有修道避世之人。其初只爲自己清潔。絕去一切情欲。再後又有不但自己好道。亦欲教人皆曉此道。且無論貧富男女老幼。無不教之。此只顧己之風。已大有變更也。利一國者何。先是權勢最重。無論有理無理。皆須服權勢而行。後乃定律法。示義理。不遵權勢矣。乃人有律法不到之處。如施賑救貧。施捨救苦。亦皆獨斷獨行。似有權勢者然。此善士一念之慈。律法不能禁止。亦所不禁。總期於徧國均沾溥利。此利國之步步長進也。利一世者何。凡人所遇之災。有自作者。有爲人連累者。有國家無善律以致之者。蓋雖曰天災。而民仍受貧苦。豈非無善律以治國之故乎。今有人知天災之實非天災。因有防天救貧之法。又有戒淫戒煙戒酒各善會。皆修德人所立。不但爲本國起見。且欲推行於普世各國。在昔人多好兵。競講兵法。嗣欲挽回此風。乃從外國訪查有德人。請來教戒。而今已不俟請講矣。不論何處。有受苦者。一經訪查。即親自來救。量力扶助。此利世之德。步步長進也。何謂權勢及產業。權勢者。本在上者用以治民之具。故惟皇上操之。由皇上而假之官府。官府即借此權以治民。是民無權。而朝廷與官府有權也。然孟子有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蓋君一失其道。而民心即失。失民心。即失其爲君之尊。彼官府之不賢者。更無論矣。然則權不在君。而在民乎。曰。否。周書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言。而視聽皆因乎民。民心之得失。天心之禍福隨之。則莫不驚心悚目。而悚然曰。大權仍歸於天。至於人之產業。皆謂有土有財。實爲我有。又謂比土此財。悉歸國用。而不知皆天之爲養民而設也。可知

改風俗必改德行。苟德不能進，而但恃文與藝以爲富強，恐國祚不能久遠。救世教救偏世界，全以悔改爲入德之門。苟好淫好煙好酒諸罪孽，皆能自禁止，則德行卽生，再輔以各救災會，將徧世皆被其澤。如是則作孽者鮮，卽查街巡緝者，亦得少自休息，分利之人少，生利之人多矣。不第此也，爲官者旣入教，尙不極力以改公門中有害於人之事，斷不能久任列名教會。此德行有步步長進之良法，所以救世教之有益於今也。

進道篇下卷副出

新語六

海上蔡子著

蔡子，華人也，身未膺一命之榮，髮欲繫千鈞之重，瞻懷時局，懷念京師，旁稽列國之輿評，悉聽重閣之奏議，海氛甚惡，春睡尙酣，每當意有所難安，語有所難達，輒復拔劍斫地，舉盃問星，寄孤憤於蘧盧，眎危機於竹素，而乃羣公衰衰，知者其誰，舉世茫茫，呼之莫應，噫吁，嗚悲哉！顧言而不用，責在於人，知而不言，咎屬於我，吮毫削楮，傾手沾襟，竊願傳鴻雁之書，姑冀充麒麟之楨馮。方北洋戰艦之燬於劉公島也，廷臣請裁撤海軍衙門，則爲之嗷然哭，傅相稟承廟算，和議慶成，百僚師師，但知以抨彈爲長技，則爲之愀然憂，粵撫馬玉帥，裁學堂以節經費，謂俟續有鐵艦而再教也，則爲之愕然駭，俄國以阻日割地，而有德色，中國以允俄貸金，而有戒心，卒之墮其牢籠，受賤削而遭挾制，則爲之斃然怒，中國今購外洋滅雷艇，且又廢物也，西報效忠告而致微辭。

各國報章均有刊載，此種情形，五十七年下學期，俄國之物，多由中國購之，俄國之門，則爲之懼然。

疑更爲之鬱然淚下而不能止。噫吁嘻。悲哉。今何時。今何勢哉。革故鼎新之不暇。而猶令蹈常襲故者。參末議哉。宅中圖大之不暇。而猶令見小欲速者。謀國是哉。實事求是之不暇。而猶令粉飾塗附者。耀外觀哉。興發立教之不暇。而猶令棄好尋仇者。矜武備哉。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惟仁者爲能以大字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居今日而治中國。舍聖賢之懿訓。無以立其基。昧歐美之時宜。無以妙其用。獨怪摺笏垂紳之輩。稱先則古之徒。微特全昧乎時宜。抑且頓忘乎懿訓。而但詠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無惑乎登牖而受闕於東鄰。更開門而致揖於北敵也。此實誼所以有痛哭流涕之語。賈山所以有土崩瓦解之憂也。即申上文數端言之。夫海軍衙門者。即西國海部之制也。比來西國多不敢輕言贖武。故設外部以固友邦之誼。即設海部以張本國之威。國威既張。友誼益固。雖有累世深仇。如德與法者。亦積久而未嘗妄動。此其證也。中國乃因嗜廢食。當海警紛乘之日。爲海部休沐之期。無論南洋尙有師船。正宜相率勤王。稟奉中樞羽檄。即謂南琛南瑞等艦。並無水師將領。南洋多處。自設領事。其地皆屬中國。豈不可籌起敝扶衰之策。更張規復之方。於以下屠潛蚪。上短飛隼。今海軍燔而即撤海部。然則刑措而不用。邽治也。屏土木之工。儉德也。刑部工部。即隨之而盡撤。其可乎。若以節省浮費爲言。則有戶部而倉場總督衙門可撤。有禮部而光祿太常鴻臚。諸寺可撤。有兵部而太僕寺可撤。有刑部而大理寺可撤。有理藩院而會同四譯館可撤。本朝不立太

子而詹事府可撤說子府何獨於海軍衙門深惡痛絕之若是。是使中華永無張國威之望也。此所以儼然哭也。中東和議既成。無論受虧何若。皆皇上如天之度。就使出外定議。亦正合全權大臣之職。業既受虧定約。失諸東隅。彼部院大臣各有分所。應爲正宜隨事補苴。爲收諸桑榆之計。其有言古者則宜博考新法。剴切疏陳。易危而安。由衰而盛。智慧乘勢。猶反手耳。何圖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既未識外邦之強弱。復不顧中國之存亡。坐井觀天。隔幃搔癢。言麗人維靡。無適從。治宸據而惑輿情。幾至事機決裂。且在位者。既若斯之憤憤矣。計偕舉人。亦儼列士林也。而翻言滿紙。不如識字之田夫。日報主筆。亦儼操清議也。而汚話連篇。直等匿名之揭帖。總之自上而下。惟集矢於李中堂之一身。夫使中堂亦復不達事機。不明理路。一如在內之尙書閣老。去之不甚憂惜也者。一旦決然逐斥。甚或加以罪名。公道具存。尙將代爲稱屈。而況中堂爲中國講求新法之第一人。外邦之重其名者。不啻泰山北斗。乃諸臣逞其意氣。羣肆糾彈。中堂固不免灰心。卽彼下僚及庶士之能知新法者。亦將箝口結舌。不敢道一字。中國受虧之處。勢必無可彌縫。而中國之興。恐將如河清之難俟也。此所以愀然憂也。占者兩軍相見。六韜三畧。具有師承。自漢至宋。如諸葛忠武。岳武穆之用兵。甚至流播於稗官野史。豆棚閒話時。畧識之無者。類能津津道之。迨至今日。兵法漸廢而不講。卽如髮捻之亂。官軍與之支拄。幾盡不知紀律爲何物。而官軍披靡。賊勢蔓延者。一則召募爲難。一則隨處可以裹脅耳。湘淮各軍。後先繼起。有絮硬囊打死仗手段。遂奏恢復。

之效。金甌闕而復完。曾文正曾忠襄左恪靖諸公。與今傳相蕭毅伯之功偉矣。顧自日本難作。北洋前敵諸部。猶是淮軍也。吳清帥所統。猶是湘軍也。乃鉛刀之用。竟不能割一小鮮者。則以泰西火器日以精。訓練日以密。日本師其長技。步伐井然。不亂槍礮之準頭。亦復料若畫一。中國將領。即多如左軍門。其亦苦於新法之未明。如師曠與離婁角徒搏也。中國經此次創鉅痛深之後。正宜上自京師。下至州縣。偏效泰西大小各學塾之制。以教童子。省會或府治中。增立武備學堂。沿海各口。增立水師書院。各以教冠者。庶幾人才輩出。國勢淳興。無事則建威銷萌。有警則同仇敵愾。日本之明效大驗。即可取法。又豈料粵撫馬玉帥。竟以廣甲乙丙等艦。陷於北洋之故。遂裁水師學堂哉。夫就今日而策海防。增置學堂。猶恐不及。謂無船而不必教。有船而始教。北洋覆轍。尚在目前。至愚之人。亦知引以爲鑒。封疆大吏。舉動乖舛。何一至於斯也。此所以愕然駭也。蓋此等學堂。各省均有。惟北洋一省。始創此學堂。其法。亦與泰西無異也。日本索賠兵費。多至二百兆金。中國善後事宜。亦復亟需整理。泰西既有稱貸國債之例。自可仿照。以救然眉。然華民共合四百兆。均貧富而統計之。每人願出一金。以供國用。瞬息可以集事。日本得遂其慾。不得不照約撤戍。既速拔眼中之釘。以其婪索之息。移給華民。又免剜心頭之肉。且尚餘二百兆金。何物不可整頓。何事不可經營。利國利民計。無有善於此者。況民間既有餘財。存諸國庫。則其忠愛之心。尤切於平日。泰西民人。出死力以禦外侮者。正恐國一失而家且不保也。中國不此之務。而總總焉求助於外人。已爲失計。

急何能擇。忽附於視眈欲逐之俄人。不知彼國尙負債累累。立有餘資。以供華用。於是效微生高乞醜之舉。轉而貸諸德法。索質海關稅項之不已。且儼然以中保自任。居心叵測。設計甚狡。三十二年中止。不知若何變局也。以上三百年事。皆俄國使臣所記。其言自能。其言自能。其言自能。其言自能。此所以艱然怒也。海軍既喪。和局已成。但使中國亟圖自強。設學校以植人材。築鐵路以振商務。守和約以聯友誼。興製造廣開採。以濬利源。各國當咸愛之。重之。而不忍侮之。何至有戰國時專乘人敝。不顧盟誓。妄思吞噬之禍。是故重整海軍。並非今日之急務。而乃以購買滅水雷艇聞也。此所以懼然疑也。北洋海軍之失事。非船不堅而械不利也。無使船與用械之人也。今海軍衙門已撤。本實先撥。枝葉何自而生。粵撫又有裁撤學堂之舉。粵省如是。他省即不至如是。亦未聞竭力整頓。然則船自能行於海。而械自能中於敵軍乎。大曰新營。流俗以爲美談。報怨尋仇。君子以爲深恥。日本縱有可誅之罪。仁武宜存不殺之心。故即耀德而兼可觀兵。猶將體造物之好生。不必恣擗旁之肝。矧將領既類多闖茸。器械又莫辨楛良。糜重金以致廢船。徒使之叢泊海濱。自以爲觀美。無論養船有費。募兵有費。豈堪擲黃金於虛牝。且使有識者哂之以鼻。尤爲無益有損。而况萬一禍機猝起。其敗可立而待。是直以前失之上等戰艦爲未足。更齎寇兵而藉盜糧也。此所以潸然淚下而不能止也。噫。吁。嗟。悲哉。生爲中國之人。死不食他邦之粟。敢謂胸中有竹。要期眼底無花。滿紙狂言。一腔忠憤。金

人緘口。夫子應悔失辭。玉女投壺。天帝或應微笑矣。作新語六

續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林樂知選義 蔡縷倦建言

泰西各報館。當中俄日朝事變紛乘之會。崇論閎議。累牘連篇。本館慎選良箴。川廣公見。譯錄上卷。猥蒙識時務之俊傑。交口譽之。續有所知。具錄於左。若因和局已定。而指為明日黃花。則請正告之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

俄京蒲而斯報云。日本志在亞洲陸地。其關繫甚大。英宜合俄以拒日。日自知難而退矣。至若英更許華讓地於俄。俾西伯利亞鐵路。得一終南捷徑。俄願於印度劃界案內。分外退讓。以答英貺。○又云。俄非有大不得已之事。必不願妄動干戈。蓋一緣俄皇新即位。一緣前託法國代鑄新槍百萬桿。今先交到四十萬桿。行伍中除舊更新。幾無暇晷也。○俄京官報云。當中國出使諸大臣。分請各國。敦迫日本罷戰議和之際。德法兩國答之曰。置身局外。毫無疑義。他國答之曰。時尚未至也。○英國解甜報云。中國敗績於東。求救於西。鄙意歐洲各國。大宜亟起圖之。假如日本欲奪臺灣及滿洲等地。實為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負賴中華土地者。必將如洪水之橫流。一發而不可收拾。夫俄素以開邊為長技者也。機有可乘。必將先動。英雖持盈保泰。然俄忽欲圖蠶食。英必難遏紳威。歐洲日本俄國互為他國知之。亦將譁起而相角。俄之有心者也派派恐十九周之大禍蔓延至二十周。之八以百年為一。今王在。俄中。於十九。而尚未有窮期也。故大歐國之阻日。使

不得逞志於華者。非僅妬其專利已也。欲杜歐洲紛紜擾攘之機。必先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而欲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必先杜日本割據攘奪之心。日本倘噴有煩言。或竟緣此而廢我鉅金。亦所不惜。以市道論。作爲買取平安之價值焉。可也。至若中國戰敗行成。照例必有償款。但不可任償金之爐火。殃及西方。是以中日兩國。即共願釋怨聯情。亦需合歐洲平安之道。斯兵革息而頌聲作矣。○上海字林報云。英國某爵臣言爲今之計。莫若各國合力以保中國。而我英則按平日之階級。以爲各國之領袖。則一了百了。天下從此太平矣。按中國之地位也。○英國支那報云。德國派駐各國之欽差。均奉德皇特旨。宣示今會俄法合籌亞事之意。曰。德在東方之商務。與中日新約。有所關涉。不得不亟圖保護。其餘之事。則任他人好自爲之耳。并飭乘便告諸各國政府。使明知朕意。○德國親王銜俾士麥報。即以前相之姓於德之名。凡與相之意。其於德也。於中日和戰大局。久置不問。及德助俄法以拒日。俾王從而論之曰。德國廢財力以籌遠東之事。若能克副宏願。歐洲各國均得畧霑其益。非德之專爲己謀也。何也。俄常慮德。英以相拒。今漸釋其疑團。一也。英常藐視他國。前歲斐洲立約不成。引以爲恥。今更化其矜心。二也。前歲英欲與俄及比約訂立歐洲條約。俄國拒之。在國亦不以乃於俄。且英人與俄國大有通商之願也。法常仇視德國。且結俄援以壓德。今特化其恨心。三也。且英向在斐洲爲德法二國之敵。在亞洲。又爲俄國之敵。今三國合謀亞事。同拒英人。蓋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而况關繫日後之事。又有未可知者在乎。○俄國扼東矢記親王。俄國之王。在俄國今亦不親王。即前相之姓於德之名。凡與相之意。其於德也。新撰一論。刊於日報。俄國動不主議。及前日始舉。俄王時。俄王云。運會已至。時不可失。今宜備告。

天下萬國。俾知亞洲之事。宜盡歸俄廷主政。若有齟齬。借以當車者。禍不旋踵矣。○俄國木司寇也。報云。俄之所躍躍欲試者。非岡佔盡亞洲也。其界限之所在。不過欲取中國之陸地而已。按以上兩論。皆俄廷之說。俄廷之說。其大者。則欲佔盡亞洲。其小者。則欲取中國之陸地。此其界限之所在也。此其界限之所在也。此其界限之所在也。

壁上觀。初以為奇。而繼乃恍然也。俄在東方之險。蓋與英情事相同也。俄於西伯里亞新築鐵路。宜防日本之沮其通海。亦猶英以印度為藩屬。而防俄羅斯之撤其藩籬也。英之不願助俄。殆妬俄也。然亦不敢助日。以佔華地者。則恐觸俄之怒。而妨印度也。俄之險。既同於英。則日本欲佔華地。不得不亟起阻之也。

○法京大日報云。觀於英國不預東方之事。不禁令人齒冷矣。英國矯矯不羣。各國皆不能與之共事。無論法人及他國人之明於事理者。類能鑿鑿言之。然亦知英之靈巧。為天下萬國政府所莫能及者乎。英之老練。為天下萬國辦事之人所莫敢比者乎。當中日之甫有事也。英欲強為干預。迨請歐洲各國合謀。如茶室道旁。三年不成。遂退而私與日本比。直踵柏靈會議。俄土約章之際。先與上比之故智。而其識見之高超。則更加人一等矣。何則。東方忽出一新人。濃睡初醒。肢體靈活。精力彌滿。勇氣百倍。英先與之聯

若岑之契。而獨睚眦之。非事理之所應為乎。若我法國。曷不學英之機警。而乃助中以抑日乎。憶昔越裳氏之役。中國陽示優禮。陰通黑旗。又助擄人勒贖之賊黨。以害法。試問於法何恩。若論俄國。自前皇愛

烈。調應即世而後。亦以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開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

烈。調應即世而後。亦以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開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

烈。調應即世而後。亦以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開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

台以善處俄艦。強牽法艦。同往申買。已。我法之素志。又竭力挽留東方諸戰士。助之以扼日本。更迫我與毫無趣味之德艦。同泊一隅。同辦一事。吁。彼固借我民間金錢七千兆。福爾克約合美金一萬萬餘元者也。而其所以沮我者。乃若此乎。而我之性命是聽。靡役不從者。又若此乎。○日斯巴尼亞即西報報云。我所屬之呂宋近枕東方。日本忽地稱雄。宜有戒心。故願與歐洲各國。合力以阻其進取也。○奧國維也納報云。接俄京要信。述及俄在東方所辦之事。俄政府電致日廷。詞氣頗形嚴厲。且俄國新任外部大臣親主銜羅引勞夫。接見日使時。明言。俄阻日割華地。係自保大東之局。故馬關新約之有害於俄者。不得不代為除卻云云。以愚意觀之。日廷若以民變為憂。即俄恃勢欺凌。當亦未遑兼顧也。○美國公牘報云。間有歐人言。英美二國。宜合而親日本。則東方之事。皆可惟所欲為云云。此謬言也。美國初未聞有英人之約。亦未與日人道及此事。我美國之意。但使寓華之美人。及其業產。不致遭池魚之殃及。則斷無干預亞東至計之意。且美國向例。不喜與他國合辦事件。惟若遇大眾皆有裨益者。始可偶一為之。至於擾亂人國。且竟出於用兵。則美尤敬謝不敏者也。○和蘭官報云。我外部衙門。今已接到俄德法三國公牘。請同心以辦亞東之事。

大清政要

加輪如紆

結鐵生敬志

一、論理藩院奏旗婦冒請誥封投遞假造印文請交部訊辦一摺烏桂氏係已故札薩克鎮國公烏凌阿之妾並非徽妻
 經伊丹桂關氏轉託唐大及兵部書吏孔鑑堂冒領誥封並有假造印文情事亟應澈底根究著該旗即將杜關氏解交
 刑部嚴行審訊令其交出烏桂氏並飭傳唐大孔鑑堂到案一併訊辦 上諭前因步軍統領衙門帶領引見官員過
 恐有積壓之弊當經明降諭旨遇有應行請補之缺均當隨時帶領以重職守本日各該衙門帶領引見多至十八處補
 放員缺一百六十餘員不獨人數擁擠體制不肅且其中恐仍有積壓情事亟應重加申禁嗣後各衙門應行引見人員
 務須懷遵前旨隨時帶領不准任意稽延同日帶領多員以昭整肅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斃人命乘屍逃走
 囚犯請交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馬秀兒即庚音布文元馬四即連瑞文治等四名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原
 拿此案之員弁等著俟刑部定案時聲明請旨此案據該犯供稱於三月二十四日將連姓誣至德勝門城上用磚塊砸
 傷身死拋屍城外等語值班官兵所司何事著步軍統領衙門查明悉辦嗣後務當嚴飭各城官兵認真稽察毋得仍前
 疎懈致干咎戾 上諭蔭生達春瑞山英杰全榮恒凌俱以待衛用桂清著以旗員用擬補內閣中書曹中成常光斗
 雷在夏陳作彥擬補吏部稽勳司主事李坦俱准其補授 上諭前因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囚犯馬秀兒等在德勝門
 城上毆斃人命一案降旨令該衙門將是日值班官兵查悉據奏稱德勝門城上向屬正黃旗官兵值班以落請飭該
 旗都統奏參等語即著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各都統將是日值班官兵查取職名據實悉辦各城值班及看管馬道棚
 欄官兵各城大臣與步軍統領衙門各有稽察之責乃日久漸形廢弛殊屬不成事體嗣後務當隨時認真整頓不得視
 為具文 上諭陸潤庠奏請開缺回籍養親一摺國子監祭酒陸潤庠著准其開缺 上諭山東布政使著張國正補授
 李邦直著補授福建按察使 上諭李希蓮著調補長蘆鹽運使山東鹽運使著豐仲泰補授 上諭寧海州補授內閣
 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補授內閣學士

英啓署按察使盛陽羅道吳仲翔候補道夏獻銘肇慶府知府文康都署高州府補用知府吳尙恭補用知府欽州直隸
州知州李受形調署陽江直隸廳同知劉沈調署開平縣河源縣知縣劉子經晉甯縣知縣崔增瑞歸善縣知縣鄭之麟
調補東莞縣知縣劉秉奎卸署陸豐縣知縣李鍾珏卸署南海縣知縣楊蔭庭仁化縣知縣盧蔚猷署合浦縣知縣柴廷
淦以上十五員據該撫奏稱督能懲著與道翁然著傳旨嘉獎仍飭令益加勤奮勉作循良用副朝廷策勵人才至意另
片奏糾系不職各員等語惠潮嘉道曾紀渠操守平常難勝監司之任著開缺以同知降補惠州府知府盧秉政平庸貪
汚嗜好更深南雄直隸州調補羅定直隸州知州曹松江沈疇勳葉公事廢弛前任南海縣准補甯縣知縣郭樹榕柳
塗貪鄙巧於鑽營徐聞縣知縣董鳳池開井輕浮離膺民社惠來縣知縣雷裕綸縱容丁役騷擾閭閻永安縣知縣嚴輔
陰險乖僻不洽輿情防城縣典史方景慶信用門丁任意妄爲江門東口解驗委員試用縣丞丁維翰虧短釐金侵蝕中
飽署批驗所大使公所督辦委員應補鹽大使王德昌把持棧務脫名振籍均著即行革職以肅官方該部知道上諭
廣東惠潮嘉道員缺著裕庚補授 上諭廣東惠州府知府著陳維補授 上諭本日侍郎會同委散秩大臣信格翰林
院侍讀單良聯銜陳奏事件該侍郎等雖得奏事惟本非同官即使意見相同亦應各抒所見單銜具奏何得率行聯銜
殊屬非是會章信格準尺均著交部議處均切上諭王文韶奏永平等屬被災較重懇恩緩徵糧租一摺直隸永平等化
兩府州屬本年四月間暴雨疾風晝夜不息廬舍民田猝遭湮沒該處本頻年災重之區貧民益形困苦現值青黃不接
若將新舊糧租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永平等化兩府州屬應徵光緒二十一年新賦並積欠一
切正雜錢糧旗租等項均著緩至秋後啟徵並裁減差徭以紓民力除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旨巡視東城事務著
文博去二上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拿獲結夥偷拆城牆磚塊賊犯請交部籌辦並將偵班之護軍校交部議處各摺片
所有拿獲之賊二即成立小陳即陳文茂小高即高至大德子即德柱恩二即恩喜文二即文喜等六名均著交刑部嚴

行審訊按律懲辦未獲之文大印經文瑞子即瑞福仍著嚴緝務獲毋任漏網鑲黃旗蒙古步軍校南祿於該犯等結夥偷拆城牆磚塊毫無覺察實屬疏懈著交部議處^三旨翰林院編修豫泰著於本月十七日在保和殿補行考試^上諭督辦軍務士大臣奏提督董福祥請假省親據情代奏一摺覽其所陳情詞懇切出於至誠惟董福祥現在統領甘軍一切訓練事宜正資得力未便遽允所請該提督忠勇樸誠朕所深悉際此時艱當思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上諭德馨奏藩司病難速痊請開缺據情代奏一摺江西布政使方汝翼著准其開缺^上諭江西布政使著魏光燾補授^四旨旨繙譯進士慶以著仍以兵部員外郎歸原班補用貴幅文華俱以庶吉士用壽康著分部行走分發四川道賀綸夔楊瀚^四湖北知府韓紱俱照例發往吏部員外郎員缺著哲克敦補授^五孝陵禮部員外郎員缺著慶壽補授盛京禮部員外郎員缺著勒福補授吏部堂主事員缺著文炳補授盛京刑部主事員缺著榮安補授^六硃筆王懿榮著補授國子監祭酒^七硃筆王汝濟著補授通政司參議^八上諭此次補行人考之翰林院編修豫泰著附入二等末^上諭巡視中城御史恩順等奏五城粥廠各廠擬再請展限一月一摺著照所請准將五城粥廠各廠再行展放一月以惠窮黎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九上諭祥晉等奏本日據午門值班京希鑾呈報今日辰刻見有三人肩搭紫色木形色慌張意欲竊出當即向前盤拿該犯等^十語支離堅不吐實顯係偷竊得賊乘間潛逃等語禁城重地豈容宵小混迹著將該犯張殿甲張德正劉福等^{十一}併送交刑部嚴行審辦嗣後該統領等務當嚴飭各門值班章京等認真稽察毋得稍涉疏忽^{十二}上諭江西建昌府知府著何剛德補授^{十三}上諭倉場侍郎祥麟等^{十四}拿獲著名匪徒請交刑部審辦一摺倉匪劉六等^{十五}經人拿交部有案現復招集黨與赴倉攪擾生事殊屬不法著交刑部嚴行審訊照例治罪^{十六}上諭本日引見補行人考之翰林院編修豫泰著照舊供職前著於本月二十四日豫備召見^{十七}硃筆印啓補授鴻臚寺卿^{十八}上諭刑部奏外傳人羅到案畏罪自抹身死請嚴大員會訊一摺所有職屬平宜氏自抹身死一案著嚴督務徐郵提集人嚴

宗憲六明確據實具奏上諭徐桐等奏外省釐差鹽務關係員甚多內地腹省並無軍務藉口彈壓多招營勇安
置私人歲糜鉅款請飭痛加刪汰等語近來仕途尤難營謀各項差務濫支薪水甚或侵漁肥己害國病民此等惡習皆
由大吏賄徇情面不肯認真掃剔以致浮費日多正項轉缺亟應大加整飭著各直省督撫即將營局各員核實裁減毋
得濫了尤數以挽積習而杜虛糜 旨蔭生裕昆國蔭著以之職用都林崇俊英銳延春著以侍衛用官格著以承員用
吏科給事中員缺著端良補授翰林院侍讀員缺照例將熙元轉補所遺侍講員缺著嵩恩補授欽天監左監副員缺照
例將連華轉補所遺右監副員缺著景泰補授擬補內閣中書周子懿吳桐李湘俱准其補授實授員外郎察哈爾游牧
主事性豐著授為游牧員外郎 上諭劉坤一 公山西練軍分別遣留併請將統領革職一 招山西練軍統領賀星明
所部勇丁多以疲弱充數且於撤差後猶復爭鬪餉銀亟短交洋槍至六十五桿之多實屬庸劣不職記名納兵賀星明
著即行革職交槍枝應著照數賠繳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上諭李秉衡奏縣不因事請職任性妄為請旨革職等語山東候補縣承翁壽辦理黃縣軍裝分局曾經團紳
稟揭該縣承情虛畏恭意圖反噬竟敢膽欺妄揭實屬行同無賴翁壽著即革職等語逐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該部知道
上諭李秉衡奏山東昌邑縣竊殺劉占玩平時貪毒狡詐凶惡早著上年秋間兵差過境該署縣張鴻憲備價飭令留車
該役崇泉刁難復向民間藉差訛詐小民受其搏噬不敢告發似此盜殺殃民最為地方之害稟經李秉衡提訊正法足
昭炯戒第念山東如此他省恐亦不免著通飭各直省督撫隨時訪察如有盜殺殃民即著從嚴懲辦以除積蠹而安良
善 上諭奉天府尹善聯奏假期屆滿病尚未痊懇懇開缺一摺善聯著准其開缺 上諭太僕寺少卿岑春煊奏
假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岑春煊著准其開缺 上諭太僕寺卿林維源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一摺林維源著准
其開缺 上諭奉天府尹著松林補授

萬國公報

所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諭給事中洪良品奏刑部司員承審旗婦平宜氏一案威逼人命請飭查辦一摺刑部司員

覺維崇廉著先行解任歸入前案交啓秀徐爾孔明辦理

上諭孫毓汶奏病難速痊請開缺一摺孫毓汶著賞假一

個月調理毋庸開缺

上諭福錕奏病難速痊假期又滿懇請開缺一摺福錕在內廷行走有年平日辦事詳厚老成茲

因宿疾未痊陳請開缺著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食全俸

上諭山東按察使著松壽補授

員缺著錫良補授

上諭徐桐著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

上諭陝西督糧道著姚協贊調補統寶著補授山東兗沂曹

濟道

旨榮祿著補授閱兵大臣

旨鑲紅旗滿洲都統著載濬調補鑲黃旗漢軍都統著依克唐阿補授未到任以

前著裕德署理

上諭啓秀著補授閱兵大臣

上諭御史易俊奏各省游幕太多或稱捐官職營謀薦引薦者祇顧私情不問賢否若輩自游者少一

摺著戶部議奏

上諭御史易俊奏各省游幕太多或稱捐官職營謀薦引薦者祇顧私情不問賢否若輩自游者少一

經收錄恣意妄為流弊不可究詰等語近來各省仕途尤雜人浮於事往往輾轉營求差使無非意圖牟利奔競成風於

吏治民生殊有關繫嗣後中外大小臣工各宜遠嫌自取破除情面不得仍蹈賄徇故習致負朝廷澄叙官方至意將此

通諭知之

上諭唐景崇公請假省親一摺唐景崇著賞假兩個月准其回籍省親

九日

上諭新科進士三甲三名駱成驥諭長祿王龍文業經授職外蕭榮爵吳緯炳傅維森曹汝麟林開謨雷振華張繼良齊

摺琳趙炳燾劉嘉琛趙曾琦潘錫星李瑞清劉燕翼葉芾棠彭樹華陳相胡思敬譚國樞羅長琦謝榮承承觀劉汝驥何

宰耕陳望林品延祐吳鈞爵之葆與廉尹慶舉冀辰誠涂福田葛毓芝成連增美心劍李翰芬于疏枚趙龍齡胡峻歐家

廉文林金試錫殿廖基銓世榮胡嗣芬趙毓鴻萬本端李鈔顯張世培雷以勳林玉銘陳恩榮陳翰聲華余炳文蔡錫

全江重李之劍石長信李于揚楊錫何秉健曹道備沈潤芳羅經林清照楊錫彭興著為翰林院庶吉士

卓孝復劉雲衛郭傑許受衡袁緒欽秦望瀾王焯李長華孫榮枝李最高譚榮熙康有爲李國材吳命新徐孝豐寸開泰
 呂傳授趙世德趙廷珍傅蘭泰汪世杰王迺鑿張遠劉明華王荃香字增芳陶榮孫紹宗顧壽椿豐和吳鴻森舒鴻儀汪
 符綸楊恩元馬汝驥文同書張堯奎魏元曠陳恩洽范國良曲江宴那維經黃維翰顧光昭葛亮維金鏡笑白嘉澍高祖
 培主桐陰李武沅潤芳蕭築黃樹棠慶隆李若堃曠子椿周沈劉嘉斌高崧生蕭樹昇姚晉堃榮春陞呂爲何水熙黃士
 元王蓋臣張崑周之麟廖鳴韶王德懋譚廷燧謝元洪景淮張翰光王鳳文徐信善葉祖修曹藻珂迎喜本坊章錦恩呂
 正斯呂咸熙郭景象汪春榜林源深魏倬侯晉康王伊劉隄雷光甸劉彤光海明俱著分部學習呂銓吳建職曹元弼任
 錫純黃秉維劉蓉第致善王恕榮士選王寶田孫秉衡朱應杓秦汝卿俱著以內閣中書用安文淵黃瑞蘭劉慶琪曹邦
 彦周鳳鳴方朝治曹性孫黎敬先劉廷珍鄭宗邵李景祥王繩武董觀瀛登瀛彭錫蕃崔保齡李榮善趙家蕙邱炳堂
 都守仁朱遠綬劉德全林朝圻林福王從禮潘宜經瑞徵張仲儒恒善李發宜李慶麟鄒增祐張存諸林振光高如恂朱
 遠緒豫咸劉輝陳侃韓克敬楊瑞璋陳楨楊雲卿愛興阿黃葆初楊道鈞劉興東胡鑑堂張鳳臺張致安何榮烈孔慶瑛
 戴光其良材邢驥馬如鑑周內榮凌洪才藍通楊書勳張錫鴻楊允文林宗奇王桂枝黃世澤張庚銘高暉陽陳繼洋秦
 獻祥王樹人陳養源劉國良張之銳李體仁米植張志軒王志昂張似瀾余際春王曜南龐俊卿邊三益詹楨胡調元丁
 良佐呂繼純周捷三張受中趙炳麟陳展石長佑陳永昌石寅恭林向滋文俊吳江濤陳模機德銳均著交吏部掣籤
 分發各省以知縣即用內閣中書沈桐著仍以內閣中書用吏部候補主事姚炳熊戶部候補主事凌福彭均著以主事
 即用候選員外郎寶銘著仍以員外郎歸原班選用餘著歸班銓選

朝考名單

一 等六十名 劉嘉霖 涂潤田 曹以勳 趙錫齡 陳望林 朱永觀 楊錫霖 彭樹華 羅長壽 何莘耕 李于階 廖嘉紅

自國公幸

何又健 秦錫主 葉常棠 趙曾琦 李景賦 胡敏 張世培 王樹森 羅振權 陳恩榮 張心訓 謝馨 曹汝麟 劉汝麟

戴其誠 李翰聚 沈同方 錫鐸 吳鈞 吳慶 林清照 章華 蕭愛雲 江運琛 張繼良 雷鎮中 曠子怡 曹保

劉錫 劉錫 世榮 葛敏芝 林開源 林玉銘

第一百零七名 蘇延祐 蕭欒 許受衡 齊寶林 于汝枚 孫紹宗 汪在榜 劉嘉斌 蕭樹昇 崔保齡 貞士元 文林

黎敏先 呂萬 曲江宴 金鏡天 袁緒欽 方朝治 談國州 林源深 何重熙 譚廷西 黃秉謙 文同齊 黃維翰 郭兆歡

步翔華 邢維柱 李長華 呂銓 汪世杰 黃樹榮 趙廷珍 德純 謝元洪 曹錕任 吳鴻森 劉雲衡 王並臣 劉啓第

呂以熙 顧壽椿 謝榮熙 成連培 傅維立 徐信善 張景臺 徐孝豐 劉真翼 楊秉輝 張庚銘 范國真 景莊 張

王伊 趙元明 李體仁 劉曼賦 宗寶錫鏡觀 光 李景高 廖鳴韶 任錫純 顧光照 豐和 汪贊瑜

高祖培 王葵善 李之訓 劉林立 周 沈 安 陸 姜其昌 李若章 張文盛 楊恩元 王熙元 張翰光 陳翰

王焯 郭 燦 崔登瀛 侯晉康 趙家憲 王鳳文 陳恩洽 張仲剛 王德熙 龔思 康 咸 白嘉湖 劉興東

趙炳麟 曹元弼 迎喜 康有為 寸開本 李步沆 李增芳 周之麟 朱 斯 繼 曾

第一百廿三名 愛州阿 趙炳麟 卓孝復 林振光 潘宜經 樂春暉 黃瑞蘭 曹邦彥 舒錫儀 都守仁 黃偉初 趙世德

呂傳堂 宗室寶銘陶 榮 孫存錫 呂紹純 丁真佐 黃關同 朱遠發 鄒增祐 郭景康 董觀瀛 高如桐 李樂善 李景祥

王應鈞 林向滋 周鳳鳴 葉祖修 魏偉 周捷三 彭錫香 吳建斌 高啟陽 鄭宗耶 胡覺琴 張存謙 王從禮 致 善

呂正斯 石長祐 葛亮維 米梓 孫愛柱 陳植 陳辰 陳榮章 潤芳 胡訓元 劉明清 張世潤 邢 斌 安文潤

董志昂 王桂枝 沈 桐 王曜南 張 漢 傅爾泰 林朝圻 林 大奇 張致安 藍 誌 陳 侃 朱道楷 陳繼汗 石寶翠

楊允文 朱定海 明強志軒 汪秉衡 波羅彭 劉德全 邊三奎 張 澹 劉廷珍 張錫尚 馬如鑑 任 福 吳桂輝 白子輝
 瑞 徵 吳石新 信 登 梁士道 孫炳熊 陳永昌 陳 棧 李慶霖 余際春 吳景映 秦獻祥 盧受中 吳江濤 高松生
 約俊卿 羅其 峻 許 才 王 恕 楊書田 馬汝驥 周丙榮 邱翰堂 葛 龍 二 黃世澤 張拱辰 楊 時 張之鏡 劉 輝
 文 德 王 寶 日 白 英 烈 王 道 榮 孔 文 芳 張 志 文 王 禮 武 劉 國 真 恒 善 吳 璋 如 李 致 宣 李 克 敏 張 樹 植 王 玉 和
 陳 鼎 新

繙譯會榜

慶斌鑲藍旗員外 貴幅鑲黃旗蒙古 文華鑲黃旗覺羅 壽康鑲黃旗青州 毓祥正黃旗四川

買產公牘

照錄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總署致法國柏大臣函○逕啟者所有天上堂公產一事昨經議定嗣後
 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置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人姓名}實為本處天主教公產字樣
 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現已函致江蘇李撫軍查照辦理信稿鈔錄送閱專此布達順頌日祉
 照錄致江蘇巡撫李信稿○少荃仁兄大人閣下遠睽茅宇時切葭思翹企之忱與時俱積展維履祉延
 鴻鼎祺式燕引占商采悉叶私茶茲啟者所有法國買地建堂一節本處現今議定嗣後法國傳教士如
 入內地置置田地房產其契據內應寫立文契人某某^{人姓名}實為本處天主教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
 士與奉教人之名用特函致閣下希即飭屬照辦如此辦理教堂總屬教中人等公共之業於中國固無
 傷也專此順候日祉

通日法欽使等與總署辨論教堂買產事宜所有中法原訂和約一條已錄前卷上海西字捷報復錄
總署及法國施大臣往來公牘本館以此係民教相安中西和睦之緊要關鍵亟爲傳譯將付手民而
美國田大臣適自京師以華字原文至因即舍彼錄此以存其真此後直接去年六月以後法國使館
與總署續辨外省未能照約辦理各公文應俟下卷續刊

四川開教

本館附志

成都省會之有人主教堂 自五十年矣耶穌教堂後先繼起別設醫院學塾之類力行善事川民縱未必交口而頌亦
未必側目而看不謂今歲端陽佳節猝舉拆堂毀物逐人鉅案且株連及於外府旬日間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於戲此
何理乎豈以日本之禍爲未足更將觸怒於歐洲乎西報之論曰中日戰事畢後人皆深冀中國從此太平有象可專力
於安內和外諸新政以期日起有功乃臺灣自主一役運用無成且更失中華之體統已堪惋惜更不料又有蜀禍以貽
廊廟之憂也查不法民人殘害教堂久奉 嚴旨飭禁外洋各國况曾緣此而與我迫兵端息而暗誼致民教亦遂通
沉滯外人共慕 皇靈之震盪足以化稂莠而爲嘉禾今竟忽有此變各國議論叢起謂中國當挫敗之餘大權凌替政
府不能制疆吏督撫不能誅亂民將弁不能威士卒因謂歐洲各國宜竟以兵艦從事不必以文告相往還其言若四川之案
三四處也或又曰今時會已至不如竟照瓜分中國之前議諸如此類咄咄逼人其畧爲持平之說者以上耳其
所屬之阿迷尼亞近有殘殺教士之案英法俄三國議定派官前往會同土官會辦今四川一案亦應仿照辦理云云總
理衙門聞此消息驚惶無措急請法使施大臣曰此事曲諷在我無論何國若何商請敢不惟命是聽施大臣對曰案已
電奏總統本大臣無經收債款之權也又聞上海法領事已奉到法廷准其調兵之諭法使駐京總提大權關繫尤重將

稍尤急。曾語人曰：中國虐待番人，至於此極，不但此案固應實力妥辦，即昔者將就了結各案，如二十五年前天津閱堂之類，亦應一并辦理。嗚呼！華事至此，誠萬分棘手哉！然官場雖如此嚴厲，教士則格遵遺訓，固無報仇之心者也。川東道黎蕙然觀察，曾隨使歐洲，繼拜使日大臣之命，熟諳外事，極軍邦交，驟聞成都嘉定雅州西州諸府暨彭山等縣，因教堂之耗，即會督出示，嚴加約束，東歸於地，是屬地晏然。且教士之東下者，必須遣出車，禮觀察授委，適館使皆自籍，至如歸之業，請教士逐共稱道之。上海教會，措詞亦不甚激烈。西七月，號施道美人咸集，助英官商辦各事。且日派定五人，會查四川的確消息。既領事衙門所得公文，又將訪問避難諸教士所遇情形，然後稟察辦。當會商之際，本館主林樂知先生宣言曰：和約明言，寄寓西人，若有犯法，可就近送交領事官訊鞫，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等因。倘各省能照約辦理，吾知交涉之事，萬無一失。故凡遇虐待旅人之案，其咎專在官之不守約，今似宜根問川省各官，知有此數否？知有此約否？知此約之宜遵守否？

互派使臣

中日和議既定，各宜重簡使臣，以昭睦誼。惟當絕而復續之會，尤宜慎選使才，無負皇華。查中國新任駐日大臣，聞已欽派裕瑚西觀察，庚雖未奉有明文，然廣東惠潮嘉道曾蓋臣觀察，紀史忽登白簡之後，則西觀察實補其缺。今乃欽奉，上諭另以前署上海縣陸春江觀察，元補授惠潮嘉道，而則西觀察亦無開缺明文，則知出使日本之說，非子虛也。至日本使華全權大臣，姓名林名，並未詳其是何官階。隨帶書記官中島雄參贊，官鄭永昌，川崎寬榮，繼書記生豐島，檢松大彬，正之高洲太助，武隨員陸軍中佐神尾光臣，海軍大佐井上良智，醫官中川十全等，共九員。駐津領事，即前任之荒川已次，駐滬領事，則為吉田檢已，副領事，為松方正乙，承瀨久吉，正編譯官，為加藤義三，副編譯官，為速水一孔，皆已陸續到任。當林大臣之至津也，北洋廉派眾察垣刻吏乘快馬輪船，迎諸大沽。五月廿三日，林大臣進寓，領事署高揭

國徽前有一兵艦入津下旋以資護衛廿四日林大臣往拜李傅相王壽師廿五日傅相護師先後答拜廿六日林大臣帶同隨員登月循北運河入都總署聞信會同步軍統領衙門深隊郊迎美使館亦派繙譯官出迎旋專入朝陽門直到東四牌樓六條胡同暫駐閏五月初三日林大臣拜總理衙門王大臣恭邸以次諸大臣皆深敬之初五日咸往答拜如禮林大臣旋即備拜駐華各國大臣及赫黨賓總使德十五日 皇上升文華殿日本使臣林董觀見西報謂隨人者共有四人譯其姓名證其官職知 爲井上良智一爲神尾光臣 爲中川十全能操德語 爲那永昌能操法語月言林大臣湛精英語曾任歐洲某使館隨員外事尤所熟悉日廷遴選人員各極一時之妙中國誠不可掉以輕心而使名望未著學問未深者貿然膺持節之榮也

臺灣自主文情

中國立約乘原非不得已而臺地官紳士庶願作 平朝之赤子必不甘爲異族之屬因痛哭呼天飛章乞命此誠老成之所悼歎烈士之所拊膺者也方其初舉義旗之際有電到京計十六字曰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水戴 聖

臺撫唐帥既膺臺民公舉暫主總統即電致各省大吏曰日本密刺臺灣臺民不服屢經電公不允割讓未能挽回臺民忠義誓不服倭松本 旨內渡甫在斯指之際忽於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旗盛地黃邊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遞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卒迫不自由已電公并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尚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景云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割大信未允換約全臺士民不

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羣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廿七日相率環讀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內中一切政務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臺灣疆土尙大 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須自立爲國感念 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籍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羣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大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日

臺民布告曰竊我臺灣隸 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據實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 命 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而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功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無憤之倫諒必慨爲仗助洩數夫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 概租

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資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忿此非臺民無理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蹈洧洧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餉中國家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今臺紳民電稟總理衙門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暨全臺官憲文曰敬稟者臺灣屬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爲島國盜賊皇京爲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衆議堅留唐撫臺仍理臺事并劉鎮永福鎮守臺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臺民此舉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情急萬緊伏乞代爲電奏四月廿一日全臺紳民同泣叩

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帶辦軍務劉淵亭軍門永福示於衆曰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亘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背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爲自主之國小本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民未嘗建樹離奇自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開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君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嗟乎積念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轉禍爲祥能默轉氣機願合衆志成城制梃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如後鳳恒地方業經布置俟有志任往試之刻順輿情移住南郡查安平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不難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顧人攻雖將奔不妨而告事如未洽

即紳民急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專官制遇事推崇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衆望若因力微長
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絀吝器頗爲撓阻本幫辦亦難恕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担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
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後發合應割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
安達變通權無用器持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毋違

左方海外夫餘畧跡原心焉可也
榮燭糜爛智者不能善其後而既自主之一局無論規模草創旋就解散月報例得具書安取文牘之可信者照錄

朝亂閱紀

林樂知傳譯 錫鐵生同作

日本之在亞細亞洲一彈丸黑子之島國耳三十年來去倭俗之舊汗師泰西之良法君臣一德文武同心官民無隔膜
之嫌將卒有投膠之樂凡歐洲大本大原之所在似已得其要領不徒襲其皮毛至於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議訂平等之
和約精神新制之海軍猶其事之顯著者耳朝鮮許起進犯滿洲海警紛乘邊騷肆起迨至紆尊東渡換約西來償金二
埃割土一省日本遂儼然爲亞洲之雄長中國赫赫盛名則稍稍凌替矣有志之士泣下沾襟恨不得偏告通權達變之
大人博探良鏡勸求上理遠追 聖祖一朝之隆軌萬國公法華人之項編注者不曰聖祖而曰康熙時爲士不曰洪惟尤以高麗與俄乃其精
神德仁皇帝也其詞曰聖祖一人而已已從八國對於人以於聖祖有厚焉德意以加焉聖祖德也近邁歐
洲諸國之成規其尙敢諱飾以爲工補張以爲美哉故自去夏至今爲朝亂紀者十有二類多實事求是妄言不煩蓋月
報也而信史寓焉矣今和局已定善後事之亟需整頓者尙未有聞其將以貸金購械爲要圖而以富國養民爲迂論乎
羣公哀哀富不至斯爰證以今昔之所聞及上卷之所遺凡有關於中日朝戰事及中國可引以爲法戒者續爲朝亂閱
紀枯豆可記折花欲遺 禦日之尾聲其即爲興華之楔子歟特別各報多有西報其華報之可
特別各報多有西報其華報之可

美報云英國鑄局代中國製彈二兆顆自中日開仗後截至今春之杪共運送機器鎗二萬桿至華而局中仍爐火

燒天紛紜價造也○朝鮮改紀後國庫歲入之款約合日本銀四兆四億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七圓其歲出之款則合日銀三兆八億零四千九百十圓內計官中所需三億八萬四千六百十五圓外部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圓內部五億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九圓戶部一兆六億九萬四千五百八十八圓刑部四萬一千八百零八圓文教部七萬零三百四十九圓兵部三億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二圓農商部五萬九千零七十七圓工部一億二萬零二百四十圓預備額外之費六萬圓存款五億圓○中國第三次欽差 上年先遣三使由廣東漢口啟程 於西歷三月十九號到馬關四月十七號回華西報紀其會談之期曰西三月廿號下午一點半鐘中堂李參使 即二公使伯相 經方伊藤春畝伯相 即三公使伯相 輔文陸奧外務卿均齊集春帆樓會議公所廿一號一點三刻四公第二次畢集廿四號一點鐘李參使與伊藤陸奧到廿八號一點鐘李參使陸奧大臣到三十號一點鐘到者同上四月一號一點鐘中堂參使伯相到十號二點廿分鐘參使伯相到十五號二點鐘中堂參使伯相到十七號一點十分鐘四公第五次同集○中東和約甫定大坂商務局已派出董事十人專考中東往來貿易之所宜甚矣日人之勤奮也○日本戰務清單內開天津臺之役共掠得華軍中車轂六尊來復鎗六千枝鎗彈三萬四千顆營口之役共得來復鎗二百四十三枝鎗彈三十三萬顆敵船一艘小輪船二號沙船一百隻日人之喜華人之憂也譯而記之以質諸統軍者曷不用以擊日隊而竟以爲日兵也矧更有藉日糧者嗚呼○長崎報云和局既定寓日華民應聽日官輔治某日據巡捕獲送賭博及吸烟之二華人到案問官以其初犯從寬發落并聲明後有犯者須照日例重懲又云有朝鮮少年子弟甚多均來日本肄習西學又云日本將通海電於臺灣計自日本本境海濱起通至琉球國而通運至澎湖以接臺灣所需海棧已託英廠代製計值日銀三百萬圓又云日本水陸將弁曾與於中國之戰者共二十萬零五千員名○上海新開稅務司論云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分上海出入口貨價共值銀一萬九千九百五十萬兩有奇 即一萬九千九百五十萬兩 較前上年增值銀廿二萬兩查中東兩國往來貨價實屬所增

約明年講和之後中國必將仿照日本新善法改用汽機編與內地一切益民之舉譬如織造一業上海多已通行
 不必有華官之相助且更不欲華官之與開華商灼知日本購買華棉而東去紡織洋布而西來仍可獲華人買布之
 利則中國自有棉花自織自賣既省往來水脚又省出人稅銀者其利之厚可知矣且其法亦不大妙乎又如中國練
 絲局一業每絲一兩入局練成較諸舊法而練一益手者可多售銀二百兩又知取熟以焙茶可恢復華茶之著
 之名而車輿茶利夫幸向於整頓利源之道業已洞晰無遺又何須官督商辦多轉折而耗民本哉 中朝但知創
 保護商人之律而 切聽其自主商務之興必將不可限量彼各商及關涉商務之人每年分潤利銀亦當以兆計矣
 ○朝鮮新摺紳錄云宰相朴氏曾使美國內部大臣朴氏曾履日本十年刑曹尙書東氏曾履美國五年文學部葉氏
 曾使美國副外部大臣東氏亦履美十年工曹副使葉氏曾爲美國參贊工曹尙書金氏曾使日本文學部副使尹氏
 屢遊中美日等國共十年觀於以上諸派各人臣蓋無一不曾賦遠游者且其中更有二人已通泰西教法然則朝鮮
 王雖未出國門一步遇有外交大事腹心可倚指臂可資尙何室礙之與有夫國事之所以艱難者多有朝中大吏彼
 此不明即彼此懷疑耳朝王幸而有此數大臣一開改紀佳音聯翩而至以視日本維新之際在在需借材於異地而
 本國人材必收效於十年之後者相去懸殊矣

電音彙譯

林樂知口述 鑄鐵生筆記

夏五二十日 英國倫敦都會電總電報局電致上海云奧國外部大臣客努德辭職以菰蘆邱斯襲任本日
 泄事自言辦理外交當如肅規曹隨而奧德意盟約尤願恪守以保歐洲太平之局說者謂此約定而俄法始不敢逞故
 斷不可妄說寒盟也 又云泰晤士報錄俄電知俄已派兵千名營於黑海畔窪魯隘口查辦突厥所屬之阿迷尼亞人
 戕殺基督教人案 ○廿一英電云突厥所屬之葉達海口傷斃英法俄領事案三國令突勒收彼得温部落馬賊之鎗及

重懲戕官之凶犯全昭毀署之修費突廷答曰收銷事殊多棘手也

又云

法人視英埃埃及之兵如眼中釘久欲拔而

去之今法議院派出紳董會議奏請法廷干豫埃事無任英重握埃權以行其新定之法令

又云古巴謀叛西班牙驟離鎮

邊西廷以古巴爲重地斷不任離而自主以合於美國故議定厚集兵力往戡亂黨應需軍餉雖增至養兵四萬名之用

亦所不吝

上海美總領事得重慶電云成都嘉定雅州叙州各府治暨昆連之州縣鎮市等處教堂已被劫民一掃而

空凡教堂之四無居鄰者縱火焚之若有民屋與之相接則以斧斤從事至無寸椽片瓦而後已察其情形全蜀似皆盡

動惟重慶尙無恙後難之數十及其眷屬亦幸未死者陸續將取道重慶乘舟東下棧峽雨中將無復有西人蹤蹟

矣

字林報錄官電云湖廣兩江督署各奉電諭嚴防揚子江一帶匪徒毋令踵踴民惡習復釀前年毀堂傷士之禍

○廿二英電俄貸法金十五兆磅以供華用頃已議定以四釐爲息以九八折爲百以海關爲質以俄國爲保

又云美人議復通用金銀之法派出紳董之與於會議者多至二千人咸以通用爲使并有謂十六銀宜即抵一金者

又云日耳曼廿五聯邦大都以通用銀兩爲然

又云意大利新刊國用單入款畧多於出款照例不必加賦亦不必貸債

○廿三又云法京人論埃及事或曰宜遣有幹才有盛名之士分赴歐西各大國勸令會法通英自罷置官設戍等事所有埃及

全境直至泥螺江畔仿照和蘭比利時等國成案作爲局外公國衆皆不得侵佔法報紀其語并望俄助法拒英以答法

助俄拒日之覬

又云德國新河告成從此舟出北海不必取道波羅的海即有俄法之弊亦不虞其封口誠事事可慶者也

德皇分請各國襄舉落以盛會兼請英前相杞辣士端

又云爲上客本日杞公至德德政府行郊勞館賓諸禮除重萬

分

又云意大利於斐洲東北角紅海之濱即矮皮細泥耶岡之左右別闢新疆矮人內不自安欲與爲敵意國增兵往戡矮

人益懼兩懇俄皇憐而保之

又云日艦攻臺灣府嚴臺黑旗禦禦之而囑寓臺之西人乘輪他往

○廿五英電俄皇特鎔超等

又云法民主并手雲御而以表親睦之意

又云國英法俄三國會突廷云整理突厥內治須由我等爲政突廷

許之惟請以三歲為期以俄京大僚言所以代華保借鉅金為千豫華事之左券也至於俄道黑龍江展築鐵路以通環
 春之捷徑一節從木蘭及字林報因言北京至是始知承俄廷代借百兆金之險聞樞臣以礙免日人之迫迫豈堪復
 受俄國之牢籠安極婉辭以謝之并聞俄已先與中國約無論願借與否務於廿五定奪或謂中國業已願借然運至廿
 六尚未答覆俄廷也保甯府教堂亦被拆燬教士幸未受傷○廿六英電英法俄三國欲代主突厥內政突王請限以
 三年為滿一節不過突廷私議如此未嘗明答三國也○法兵欲進逼馬達加斯受都城沿路無網之者○德帥歐洲各
 國及美國兵船同慶落成新河之喜今已先後踵至俄法兩國艦隊似有携手同行之意因西報云法兵艦十艘內有和艦并一百七十一
 艘八十員兵二千八百名○分艦六艘并三十一員兵一千三百七十七名○俄艦五艘并五十五員兵六百五十五名○德亦四艘并五十一員兵
 二千二百七十七名○俄艦三艘并三十五員兵一千二百三十三名○和艦廿五員兵四百三十二名○俄兵艦廿二艘并四十五員兵
 三統共各國兵艦之抵德者五十二艘海軍將弁八百十四員水師一萬七千八百五十四名而德艦之出者尙復不知
 其數誠盛會哉英法兩國而楞扒巡船前日派兵二百名在臺南登岸保護西人同文館肄業生懿葆真誠濟奉飭測
 繪織衛輿圖不日即可成事○廿七英電俄頭等欽差木楞呼男爵今日齋捧寶星入法民主宮恭行大禮民主喜形於
 色彼此各致頌詞又前日突厥登覆英法俄代主內政一役閱其字面似無不許察其詞氣則又似未許也又英前相札
 公往德時道出丹麥國境月十與妃親至相舟問好并備行廚以申細嚼梅花當熱心之敬食畢丹王又擊觴為札相壽
 ○廿八又云德皇幸呼字兒大海口熱鬧無比地方官特設盛筵恭請進膳并備邀諸客官德皇循例舉觴而屬曰朕志
 在成全歐洲太平之局始終不渝又本月十六日俄日新訂之約在俄京書誌○廿九又云波羅的海新河告成本日行
 落成德皇乘御艦先行客艦五十二艘從其後齊鳴賀殿天耳為聲入自難見即中國船代出出自呼字兒既而德兵官
 折東飲客諸客畢集法官則無一至者且約東其兵母許一名登岸被難人已自成都及嘉雅叙等處先後過重慶陸

續附輪下水○昨日英電有下議院大臣鑒於華禍而嫌目前武備之未足者議請英廷飭諸議員於前定軍費而外別籌添補然現任執政諸大臣於整軍經武之事固向持駁議者也遂循例囑諸議員各舉其意迨投票而分計之其有政府者一百一十五人以政府之駁議為不然者一百三十二人是相臣羅士勃雷班諾其七也不特羅相以次皆出意外即與之相角者初願亦不及此於是羅相及其所辟之諸部院大臣即自行聚議解組避賢之事又后帝從兄允典兵權然年邁矣富新法黨爵之會後進皆意氣如雲一老夫默鎮中樞亦猶羸老之人豈能與少年相嬉戲於是英人皆莫其知難而退又皆莫得有真寶本領曾經戰陣者來繼其任至金枝玉葉如三皇子輩但以貴胄而擁重名未可奉為三軍司命也

閏五月朔即五月廿四日英電局致電上海云皇皇太子某公爵娶法前皇翁女孫為夫人○初二電云羅士勃雷宰相上表辭職后帝許之趣召前相沙士勃雷入宮命其重掌樞機并照例自辟僚佐又突厥之馬繼敬地方人欲實得柏肅和約中應享之利益而病突起之未肯照行也又情驩動并聞另有三地方人遙為應援大有反叛之意又中國貸欸何尚搖搖不定哉俄人雖有成言而恐約迄今未立實意想所不到○初三又云沙士勃雷大臣已與其班中人商量辟舉賢員矣又某大臣道及上禮拜舉意投簡事實有實備賢者之意我輩不得不退○初四又云沙士勃雷大臣業已舉賢以自輔眾皆樂於就職於是沙士勃雷為宰相兼管外部事務其所派定之部院諸大臣年均在五十以外且前均曾為朝廷辦事素著盛名者惟印度部大臣果爾蘇年僅三旬耳○初五法欽使施大臣自北京來電云有旨速結川案欽此據報也法艦艦已入揚子江每過一口岸必小泊江濱查察情形彈壓亂黨又英電云勃而忌里亞國有與馬繼敬等處遙相聯絡之勢突廷思之嚴加詰問於是突勃之禍漸起根苗矣○初六又云沙士勃雷新相在上議院宣明應辦諸事定

請下議院議員做值連鄉其數值之期僅遲以十六日為度以便英民另行公舉親觀民意之從違
香港電云連日未得臺電有 艦於本月朔自臺來言臺北甚靜論臺南西人房外皆樹木棚日夕
派人守護海面駐泊之英艦已升敵於船面豫防戰禍黑旗兵今方趕築土廠臺前戰事已伏是夕有日本六兵艦到澎湖
之媽宮其在臺之日人逐漸轉地方辦事宜期逼劉軍俾其知難而退故兵艦之不往臺南者即開其逃生之路也
今降兵已將至臺南而劉軍仍不稍卻日本知不能以虛聲相恫喝兵艦因即豫備進攻按此電在十餘日前英水師提督蒲
樓亦知將有戰事遂撤戍兵各回本艦并勸寄寓各西人暫離臺灣○初七英電俄為華保貸法命已如氣球之忽騰蓋
中不願以關稅為質也論者謂中國於此殊有見地英水提浦樓命戍臺英兵悉數退回戰艦并囑臺南西人相率暫
避其不能猝離者惶急不可言喻轉而望他國之來保如大旱之望雲霓○初九 又云駐華英使曾電囑浦樓提督
仍留兵以戍安平浦樓不可故寓臺西人不能咎欽使也或謂英相沙士勃雷侯新受事駐京英大位不知兵水師提督
則照例獨握全權豈肯受節制哉英國名下無虛之博物工文士赫師卒 總辦糖臺正任桂果胡芸栢廉訪 專
招奏行新法其餘目中開列創設國家銀行編開全國寶鑄急築十字鐵路 勅建武備書院廣興格致新學等事皆中
國斷不可少且萬不可緩者也 皇上諭令該部議行不知守高頭講章者尙將別有阻撓以害 大清否○初十港電
安平海關關門停辦公事臺南業已罷市惟寓臺西人尙無恙上海通商公所諸英人皆不喻蒲樓之意聯名電問香港
通商公所且問曾設法相救否少焉接覆電云今日兵漸次逼近臺南擬進窺劉水福之帥府是以英德兩水提無計可
施惟有囑令旅民守亂邦不居之義兼已電告英使於京師矣 日本使朝大臣希奴也歸語人曰朝鮮通國之能識時
務者惟有王妃閔氏一人妃雖不欲干豫朝權而事變猝乘誠不忍安於城默也 突厥命其武員率師戍於勃而忌里

皇國按境地方子以便宣行事之權勃干訝其無因而至致書突廷畧謂昔蘇丹即蘇丹如果實有其事敵國必備精兵
 書休憐劫蘇矣即蘇丹傳聞劉峴帥奏請南歸并隨帶新兵四萬名同至金陵以便訓練○十一英電華貸俄銀屢有阻滯今
 聞可望轉約西歷臘月前由俄轉付以中國別借英國金錢一兆磅年息六釐其股份票價每百磅有願加六磅者
 則此項便債無涉以英下議院領袖大臣言議員定於初八日散值前議武備不敷一事今已趨濶添補務期無缺
 陷而後已又有某大臣言議院辦理內政固應從新整頓其事關兵部者亦斷不能置之度外此言指兵部○十二英電突廷
 答勃干詰問之書詞氣固甚寬和謂以法攻馬島欲犯王都今在佛律租卓地方兩軍又見仗一次馬達加斯受之貨准
 種類人死傷山積并有兩營弁卒盡降於法法獲軍械糧食甚夥以俄願以鉅金貸華而自向法國稱貸然其在華則儼
 然自命為債主也索取各海關以為質中國標標危懼未知他國亦以為不便否以中國借英金一兆磅以金磅為準不
 論銀兩之貴賤經手者為上海麥加利銀行傳聞此款係南金張制臺所借西國則無此例也○十三英電俄代華借洋
 債合同已在北京書諾詳細情形外間尚未洩漏麥加利銀行經借英金一兆磅係在倫敦招股英人之願借者竟增
 原數十倍○十四日即十四日英倫敦電報云日本值年例大閱海軍之期惟適當新舉議員故海部大臣傳諭海軍展緩
 禮拜出海傳員弁中操舉官之權者得以從容選舉以俄國拿泊佛律尼耶報言俄與中英兩國在帕米爾地方劃界
 中應俟中國時局大定再行安議惟願英廷知與俄敦睦之道在於敦讓

雜事更正前報

上卷錄四月廿一英電西兵入日本東京保護使館云云實係日自派兵分保各國使館○又錄五月十九東電華商亂
 民損失物業約值一百兆金云云實係一百萬金

WAN KWONG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

VOL VII No. 73-84

1895

CONTINUED

萬國公報

CONTINUED

1882

VOL III No 23-84

A REVIEW OF THE TIME

WAN KIMON KINE BYO

報公國英

START

Microfilmed by the
Photographic Service
of

The Honnold Library
Claremont, California

15379.

JOB No. 192

PART No. 18

WAN KWONG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

VOL VII No. 73-84

1895

CONTINUED

萬國公報

AUGUST, 1886.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79.

1. Unity and Centralization the Political Need of China By Editor.
2. Regulations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 By G. Jamieson, Esq.
Trans. by Rev. T. Richard.
3. Conversations between Li Hung-chang and Comst. Itc. By Editor.
4. Patriotism - True and False. First Part. ... By Editor.
5. The Berthony Convention (Original Documents).
6. How to Enrich a Nation By Rev. Dr. J. Edkins.
7. Riots and Manneres of Foreigners imperil the Peace } and Integrity of China. By Editor.
8. The Riots from an Enlighten'd Chinese Point of View } By 羅子壽.
9. Objections of the Foreign Press By Editor.
10. Chinese Affairs, including Decrees, Details of Riots, etc.
11. Later Details of the War. By Editor.
12. 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13. Advertisements.

Note. - The price hereof is 13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ll business orders, subscriptions to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七月

八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繼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禮良沈君賢俞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東延錫鐵盒主繼繼傳史操觚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懷疑月報博攷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楷影響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藉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業倘更承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聃文字之輝聊弔鄙忱藉覘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書園五
風樓受扇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士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操縱離合論

林樂知比事

鑄鐵生屬辭

英國頒行公司定例

哲美森手識

李提摩太譯
總辦 傅也書

續問答節畧

辨忠篇叙

雪溪樵叟稿

辨忠篇上

美林樂知著

教堂買產公牘續錄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四章八十八節

英艾約瑟著

論中國近口匪徒鬧教有關國政

美林樂知著

新語七

海上蔡子著

三續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林樂知選譯
蔡芷敏謹志

目錄
辛
目
金

熙朝掌故

丹鳳銜書

禁疏敦和

申明條約

護教三示

教案彙錄

電話選刊

各項告白

鑄鐵生謹識

美林
樂樂
知知
理理

有尺素古自秦淮來其言今南皮制軍分向英德兩國製造廠訂購大鐵艦二艘各重英權八千墩頭等巡海鋼帶艦二艘各重五千墩二等四艘各三千墩審其工竣駛回華海南洋海軍之中衝於是乎在并言制軍將遴選水師學堂肄業生百五十名屬容純甫觀察挈往德國精習海戰儲異時十城腹心之寄以視粵督譚雲觀制府之識見誠相去天淵矣。云云然而中國之孱弱在於縱而不操中國之缺陷在於離而不合儲才購械似猶落第二乘義不揣固陋願爲樞垣元老嚴疆大帥剴切道之曷言乎其縱而不操也中國三面距海海軍斷宜精練當夫創議之始參仿西國制度京師特設衙門以親王貴臣操全權實已得其要領顧核其名目乃以北洋南洋爲二支或曰閩粵不隸於南洋故有三支或又曰閩粵兩洋各自爲軍宜號四支分支愈多債事愈甚識者已竊竊然憂之而况製艦鑄礮選將練兵調防餉餉諸要政悉縱其權於疆吏疆吏遂若各私其軍聊固吾圉彼奈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而不知狡焉思啟封疆者已釀酒椎牛相慶賀也日難之甫作也海軍衙門王大臣果操戰守之海權謂宜急檄南艦閩艦暨適在北洋會操之粵艦與北艦團成一大軍或亦效日本兩軍迭爲前後也者譬如捕鹿犄角之期其仆之日艦雖疾於飛隼當必有全軍盡墨之一候夫至日軍盡墨區區島國海權全失無論不能進窺華境且亦何以飛渡朝鮮是屬藩畿危而復安金甌有完而無缺也乃海軍衙門訖未嘗

操其權也。南洋之言曰：吳淞爲江海要衝。兵艦斷難抽調。閩洋之言曰：馬江之瘡痍未復。臺防况復戒嚴。於是大同鴨綠諸江。殺聲四起。警報紛來。江浙以南。倏然事外。甚至北艦燬於劉公島。廣丙艦管帶某以粵洋艦隊無豫北洋爲藉口。殷殷向日將乞憐。萬國傳引爲笑柄。夫某管帶固可笑矣。而縱權之流弊。竟至於此。嗚呼。此誰之咎歟。鴨綠江之戰。日艦出於不意。故與華艦遇者。僅一軍耳。然諸艦一氣。萬眾一心。進退周旋。悉視中軍之幟。中國則南艦逍遙於河上。北艦支紕於海濱。既遇日艦。廣東甲乙丙三艦與北艦不相習。北艦與北艦。亦幾各自爲戰。提督之旗鼓。又闕然而寂然。此其所以分勝敗也。非戰之罪也。且日本運兵船。曾屢過吳淞口外矣。海軍衙門誠操戰艦之權。亦尙可撤飭南洋。截而取之。以收桑榆之效。又豈料堂堂中國。縱海權於督撫之不已。更移而縱諸敵人。遂令海闊天空。橫行無忌哉。泰西觀戰諸艦將。素皆奉其海部之威令。赴湯蹈火。所不敢辭。及見南艦優游。置北艦於不顧。未免動色相告。詫爲異事。然日本則思之爛熟矣。華艦有南北閩廣之殊。陸軍有湘淮旗綠之別。明知兩軍相見。彼此必不相救。應爭城掠地。易於拉朽摧枯。是以心氣愈肆。膽氣愈豪。皆謂水陸奔馳。我以全力相貫注。如入無人之境耳。今戰氛漸息。積弊畢呈。西人將勒成書。用乖炯戒。中國不乏明智之士。未應安於不知。張公達人。尤宜洞諳其理。何乃儲才備械。依然畫界分疆。此愚之所大不解者也。中國高視闊步。恒願人奉以大國之名。論其地。誠孔大矣。察其事。反顧自償於小國。即以南洋言之。新購戰艦八艘。合三萬八千墩。新選學生

一批合一百五十人。識時務之俊傑。奮張公其誰與歸哉。然而局外人仍深惋惜者。則以南洋成軍而後。權卽操諸南洋。與北洋及福廣艦隊。仍聲氣不相連。指臂不相使。是則北洋如西班牙。南洋如丹麥。閩洋如和蘭。粵洋如比利時也。之四國者。各有艦隊也。一國有事。三國了不相關也。夫使西丹和比諸國。備爲一軍。尙未足與英法俄德諸邦。累長比短。矧復分而爲四。其爲孱弱。可勝道哉。曷言乎其離而不合也。試以我美言之。美國聯邦四十有五。邦君皆有自治之權。非如中國督撫之受爵。王朝者也。然而諸邦之東枕大西洋。南沿墨西哥灣。西濱太平洋者。初未聞其製一小艦。練一水師。則以海軍之權。合於民主。寄於海部。屬於水師提督。而全不隸於邦君。以杜離心之漸也。及考其內地各邦。近者距海數百里。遠者或更數千里。乃與沿海諸邦。無一不有海軍。則以海軍經費。合於民主。寄於議院。屬於戶部尙書。而全行徵於邦君。以成合衆之局也。至其平日泊船汎地。亦無此疆彼界。株守一隅之弊。中國誠欲重整海軍。似宜卽以美國爲法。美國海軍中。十八省。實理一併管轄中。其海軍經費。亦由戶部尙書。而全行徵於邦君。以成合衆之局也。徵發期會之權。悉以合諸。皇上。而寄其任於海軍衙門王大臣。專其責於海軍提督。各省本有之水師。自提督以次。悉稟號令。毋許以專閫自居。海疆有事之秋。海軍提督三四員。恭乘。廟謨。互相策應。力以合而愈厚。謀亦以合而愈精。卽如此次救朝拒日之役。南軍截其後。北軍攔其前。閩粵諸軍。繞其旁。此以離爲合之法也。或并力以遏凶鋒。或分隊以攻敵邑。俟其來犯。悉銳破之。洎其敗北。分道追之。此以合爲離之法也。至於海軍經費。則核各省之財力。而統籌之。荒微

如滇黔名都如晉豫嚴疆如川陝無藉海軍之作用而莫不有海軍之名分此又以合駁離以離助合之法也總之海中之權無論分爲若干軍悉應掌諸朝廷統諸皇帝戰事忽起爲勝爲敗繫皇帝之責爲功爲罪繫提督之責行省大小官吏供其煤水備其糗糧已畢乃事歐美各大國及仿照西法之日本例皆如此今中國之海軍離而未能合謂爲省分各殊已足異矣乃一省之中各縣又各不相合驟聆之而駭然徐味之而不覺喟然也日本衅起東三省失守城池各官部議照海賊登岸不能堵禦之舊例子以革職處分又子兼轄官以革職留任處分夫日軍豈海賊比哉強責地方官以不能城守之咎是猶漢世之遇天變而策免三公也地方官寃固莫伸而不肖劣員遂有圖規避而思牽制者積縣成省積省成國糜爛大局皆所不計是反不如封建之世尙有合縱連衡之成約也愚以爲中國離而不合之病先已中於膏肓百體四肢不相連屬欲求元首之無叢勝萬不可得今苟幡然變計盡革督撫典兵故事惟此亦駐京師之制君臣佐使合成良藥以療沈疴則京與外之勢合矣然君之與民尤不可離同心同德之朝不徒主憂臣辱已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豈有京師方岌岌可危井里仍洋洋自得者泰西各國遇有意外之害稱貸於民咄嗟立辦豈有部庫已一空如洗富室仍一毛不拔者譬諸大厦與焉輪焉而楹桷已爛其故釘鐵實僅塗乎敗壁狂風猝起棟折榱崩之禍將在目前而燕雀處堂仍復冥然罔覺也此愚之所尤不解者也泰西合民之法莫如議院中國尙難仿照辦理姑不具論惟念御史一官有言責者也祇以

例許風聞言事。未免有不諳事理。妄行攻訐者。更有故亂黑白。藉報睚眦者。甚至有婪索賄賂。以圖挾制者。欺君之罪。已屬匪輕。誤國之憂。伊於胡底。愚謂今日宜遵分各道之制。而改用本道之人。其人既以名下士。而戴柱後冠。卽以京畿道而言。上自宮闈。下逮井里。事有不便於民者。悉奏罷之。貴自兼尹。賤逮里胥。政有爲害於民者。悉劾逐之。清華如學校。辛苦如隴畝。買遷如園囿。造作如廠肆。法有益於民。損於民者。悉分別推廣而裁革之。士氣大伸。民情遂固。至於他省之事。自有其本省之人。核實條陳。毋許越俎。其餘杜弊之道。不一其端。參酌毫綱。是在總憲。從此國與省合。君與民合。中國之缺陷。可冀彌縫矣。以上兩條。語頗傷於切直。然中國致敗之禍。實肇於孱弱。孱弱之故。則操縱之。得其宜也。中國就衰之勢。實基於缺陷。缺陷之故。則離合之未明。其理也。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鴟鵂之詩言之矣。矧其在旣陰旣雨之後哉。若夫南皮制軍。則中國偉人也。吾愛之重之。輒因購械儲才。而以操縱離合之說進。爲中國全局計。正自不得不爾。若謂譏切時政。則吾豈敢。

英國頒行公司定例

駐滬英使兼總領事哲美森著

於子編譯
上海
大
洋
行
印

比年以來。華人向英國各業公司購買股票者。所在多有。華人自立公司。亦復相繼而起。然泰西有通行之公司定例。尙多茫然莫辨。市道所關。匪淺鮮也。今將英國核定頒行之例。擇其與上海公司相合者。備錄於左。使人知所遵守焉。

查公司分爲二等。一曰。有限公司。一曰。無限公司。所謂有限公司者。凡執有股分票之人。遇公司當虧欠。纍纍之際。除每股豫定額付若干外。便可脫然無累。此非尋常貿易比也。英例凡作尋常貿易者。若係與人開關。卽屬公司之流亞。惟不幸而至於虧欠。資本蕩盡之不足。債主仍可向各股東催索。直俟一無蒂欠而後已。故假如有甲乙丙三人。各出資本。三份平分。股開一行店。迨折閱而罄其所有。尙不敷還債之數。其時。甲乙二人。家產業已盡絕。無可著追。丙則尙有餘資。別圖生計。各債主可核明尾找索。丙獨力清償。丙亦無可推諉。照帳均應核付。此所謂無限公司也。其創立大公司者。雖不能相提並論。然尙亦有無限之一種。近來。則大半皆有限公司矣。後開之定例。係爲有限公司而設。撮其大要。厥有四端。一曰。創立公司。暨稟官注册之例。二曰。科收股票資本。暨與股人名分之例。三曰。總理公司事務之例。四曰。公司歇業之例。所有節目。并臚於後。

一曰。創立公司。暨稟官注册也。查公司當創議開辦之始。簽名於合同者。極少須有七人。其合同內。必注明公司名目。暨開辦公司之緣起。又必預估資本。共需若干萬。分爲若干股。每股共值若干兩。且必每股限定若干數。以杜歇業時之爭論。其議立合同之人。仍須各認若干股。合同既定而後。又須立公司章程。一册。所報明者。共有九事。股分票作何填給。一也。科收資本之法。暨同時全收。或隨時續收。二也。轉售股票之法。三也。與股者值應付若干資本之時。不能付清。准總理人注銷其股票。別行填售。四也。與股人聚

議定期五也。與股人當聚議之期，皆得自舉其意，以定從違。六也。推舉總理，暨總理之權，以辦公司事務。七也。結帳並分利等事。八也。專人查帳。九也。此項章程，暨應立合同，各有定式。開辦時六條，註冊時一條。凡在華開設公司者，皆當實力奉行，迨至訂定合同，立定章程，創議人亦已簽名畫諾，然後稟請官署註冊立案，由官給發執照，准其開設。於是公司之大局立矣。創議者可招人定買股分矣。既而收齊股分，公司便可開張矣。其創議之人，自必即充公司之總理。俟屆與股者會議之期，或可別舉新人，換充總理。然以常規言之，必令創議人將公司草創事宜，措置無不妥洽，然後可圖更換而已。至於公司合同，既已注入官冊之後，不能任意變更。惟資本不敷，則可議加。股分之或大或小，則可議改而已。其定買股分票者，於業已注入官冊之合同章程兩項，當時必共恪遵。雖簽字者，不過創議之數人，而與親自簽字，毫無區別。公司開辦後，倘章程中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准與股人任意商改。其商改之法，與股人宜先行聲明，今應核議公司章程第幾條之某事，請有股者於何日聚會。屆期人集，彼此酌議，倘有股人四分之三，以為應改，即行改定。可也。再者，公司所立之合同，及其章程，必有印成之專本。凡欲索觀者，不問其有無股分，即行給予一冊，任憑閱視。

二曰。科收股票資本，暨與股人之名分也。凡創設公司之人，暨初買股分之人，俱視為有本來之名分。查照英例，每立一公司，其總公司必立一記事清冊，應記者共有四事：與股人之姓名，一也。某人共有若干

股每股已付若干金。二也。初次稟官注冊之年月日。三也。某人股分於某日退出。四也。四事既備細注明。又有添注新股人之例。但必須其人交出買受某人之真實憑據。始可以其姓名列入清冊耳。此項清冊。或有欲觀者。祇酌給鈔背之小費。無論摘鈔一節。通鈔全冊。均無不可。欲知誰人並無股分在內。及某人計有若干股。悉以此冊爲憑。凡人姓名。既列此冊。注明股數於其下。公司分利之時。必須照股分給。公司若有虧欠。亦必按股填付。直到限額既滿而止。惟股票已轉售於人。注銷姓名。而別換新戶者。公司中或盈或虧。始與之不相干涉。又有實係與股。而清冊應列之姓名。或偶然歧誤。或竟致遺漏。則准其人先行稟請到官。由官查明。實係歧漏。然後飭令該公司分別改正補入。再前本與股之人。既而售去股票。其買股之新主。亦已列入清冊。然距過戶之期。未滿一年。公司若有所虧。以致閉歇。罄其所有。尚不足以償債。則如上文所云。例應追足股票限定之額內銀兩。倘彼與股新主。別無餘資以彌補。仍可向老股找補。必事在一年以外。始可與之無涉。然無論老股新股。公司虧欠而令找補。斷不能踰於定額之外。譬如每股計銀一百兩。大都照例以百兩爲限。此百兩之股。其先已付七十兩。若虧欠而索找補。至多亦不過三十兩而止。倘尚不敷還債。債主亦無可如何矣。

三曰。總理公司事務也。公司應如何辦理。大半於創始時。先行議定。其章程雖略有不同。而與股者其操論事之權。則多不甚差別。總理人不能以衆人之資本。任意獨斷獨行也。其貿易之較小者。股東或不過

四五人。各股東固皆可稽考生意出入之事。毋庸訂立細章。若創立大公司。與股者多至一二千人。而無
妥定之章程。與股人受虧何限。故大公司之總理。至少必選定七人。其人必各執有公司股票。至少以十
股或二十股爲額。此外與股之人。每年至少必聚會一次。又有六閱月而卽聚一次者。當其聚之時。總理
人必將本公司一年或六閱月中所辦之事。悉行當眾報明。或盈或虧。毫無諱飾。於是有股者會議分利
等事。悉照尋常章程辦理。此項尋常章程。卽照後開式樣。公司初立時。大半皆先核定。但逢聚會之際。皆
可擇便酌改。其酌改之法。則須各舉其意而計之。以爲是者若干。以爲否者若干。彼此冲算。如有四
分之三。以爲應改。卽行照改。其與股人之不能親到者。亦可託人代理。但章程亦不能陡改。必俟與股人
畢集之際。先行聲明應改某條之故。及眾議以爲當改矣。猶不遽改。再遲一月。再聚與股人一次。而再議
之。若仍謂爲當改者。居四分之三。然後改之。且改此章程時。不但報明與股人而已也。又必稟報官署。注
明清冊。以昭鄭重。其有欲索閱新章者。俱無所靳。與股人若欲留存改定之底本。亦必給予一分。畧收刻
印之費而已。萬一與股人以公司辦理不甚妥洽。則於聚會時。當眾商定。派人查報。且卽非聚會屆期。凡
與股者有五分之一。聯名稟訴於管理商務之官。亦可由官派人查核。倘查明總理人實有舞弊之處。卽
可按例辦理。

四曰。公司歇業也。歇業有二法。一爲與股人不喜此業。自行解散。一爲生意不佳。稟官派人主張。售出存

貨分償債。查二法之中。大半係與股人自行解散而罷。或公司本有年限。以限滿而遂停止。亦有因虧欠太多。無從轉運。與股人自願停歇者。停歇之意既定。至少須派一人經售存貨。特充還債之用。是時總理人毫無權柄。必將公司一切事務。交與代爲了局之人。該了局人。亦須速將一切存貨。售變得錢。錢既入手。則先提出了局人應得之薪水。次還零星小債。如房租及夥友辛工之類。一無欠缺。然後將應還各債。趕緊清還。倘還清後。尚有餘資。則儘數攤還於與股諸人。如其不敷抵償。則須查明與股人之股價。是否照額付足。其付足者。惟有債主按成認虧。無從向與股人著追。其未付足者。譬如額定每股本銀一百兩。照例本應付足。但竟有祇付過二十兩者。有股人即應每股續付公司銀八十兩。以符原額。而備還債。其往往有緣此爭論處。謂某應付。某不應付也。然大抵當公司停歇之時。清冊所記與股人之姓名。即爲應付之憑証。若冊有錯誤。尚可稟請官署。查明更正。其冊上實係有名者。必應照股付銀。攤還債主。與自欠各種帳項之必須清還者。毫無歧異。惟與股人不免有實係赤貧。無從找補者。則當令身家股實之與股人。合而補其缺。直至限數全滿。始已。至代爲了局之人。固不能意爲輕。或催令速付。或姑與稽延。然分應找付之與股人。斷不可藉故推諉。又公司停歇時。假如某甲股票。業已售於某乙。而清冊尙未過戶者。該了局人。仍當照冊向甲找補。甲亦仍須如數墊付。然後自行向乙索還。乙亦不能圖賴。蓋乙之買股。原圖獲利。利既改歸於乙。虧自不能仍責諸甲也。又若初議停歇。而與股人未必皆願。不免紛紜無主。然

按照定例。倘有一債主。或一與股人。倡議令該公司停歇。即可獨自稟官。俟官查明。該公司果係不能辦事。必即行諭令停歇。又爲之派人代辦實分銀。並一切了局之事。與公司自願停歇者無異。別無敢於攔阻之人。

附開有限公司合同式○一本公司名曰上海蘇州輪船公司 一總公司設於蘇州安仁里 一本

公司設立之意。特爲載客運貨往來上海蘇州杭州并蘇杭所屬某某諸內地。兼可拖帶民船。並携送郵政局書信。一凡與股人限定銀額。適與資本相合。一本公司資本共規銀二十萬兩。分作二千

股。每股計規銀一百兩。一我等七人議立上開之公司。合將自認股數開明於後。宗師一百股

四米德二百股 湯森二十股 寶恒十股 趙笛仙五十股 李宗湯五股 張向達一百股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六月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八月

日立合同人

宗師 李宗湯 四米德 趙笛仙 寶恒 張向達

均簽押

見証人 公平押

附開上海蘇州輪船公司章程○一股票。凡與股者。各執股票爲憑。填明其若干股。股票若或遺失。

可許報明補給。○二收銀。凡認定與股者。總理人可向收股本。但必須於二十一日之前。徧行知會。

若屆期而未繳清。每銀百兩。該與股人必須按年另付銀十二兩。○三售股。股票內註明准其自行

轉賣。惟公司仍視原主爲眞股東。直俟買股之新主。報明姓名。註入公司清冊之日。始視新主爲眞股

東。若該原與股人尙欠公司銀兩。則總理人應不准其轉賣。或總理人奪得買股之新股東。不能隨時照加資本。亦不准其買受。○四銷票。當加收資本之日。該與股人不能如期照付。總理人當明白告知。姑准展限至某日爲止。倘到期仍不能將應付之本。及應加之息。一併交清。卽當註銷股票云云。其竟有到期而仍不付者。先付之股價。全數充公。仍可招人另行入股。以補其缺。然股分將銷未銷之前。若有應收銀兩。仍應向該原與股人索取。○五聚議。與股人共聚議事。每年至少必須一次。總理人卽於是日交出一年中清帳。與股人則議另選總理。或卽選舊總理蟬聯而下。暨公司一切事務。是爲年會。此外有特地請人聚議者。作爲額外之會。倘與股人五分之一。欲舉是會。總理人必卽允行。倘有耽延推却情事。該五分之一之與股人。可自行聯名公請眾議。惟眾人之應請而來者。當有一至少之額數。始可開議。如到不足額。則祇可議分利若干一節。餘事均不能啟齒。其至少之額數。必滿二十人。若小公司亦不必滿此數者。凡聚會時。推總理之首爲會政。○六舉意。凡有股者。按其占股之多。少。以定舉意之等差。其少者。一股作爲一意。十股之外。每五股爲一意。百股以外。十股爲一意。凡事之從違。只分意之數。不論人之數。舉意時。有不能赴會者。可託人代舉其意。○七總理。公司未選總理以前。該初立公司合同人。作爲總理。總理共計若干人。每人共計若干薪水。於公司初次邀人集議之日。必先議定。該總理人。每年必有三分之一。輪流自行告退。惟眾會時。仍可連舉以充總理。若總理人

如是則諸臣之志顯得舒矣伊云此皆 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談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畧以免彼此苛論空過時光中堂兩次節畧一則甚長一即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為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畧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為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為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畧但有不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云難道不准分辨伊云只暫辨論但不能減少李云既知我國為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方可為伊云時限既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辨論否則照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辨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李云節畧有無華文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華文中堂閱後云即以此已譯三端開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為數甚鉅不能擔當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李云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節畧核計貴國開銷之帳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為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伊云前節畧云二十一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為期愈遠本息即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勿見怪李云四十年拔還本息兩難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為期愈遠愈妙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為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伊云即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遠期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承不還本者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爭願借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伊云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李云出源雖廣無法可開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出源甚廣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李云中國請爾為首相何如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為難光景細為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

夫前在國又傳俄何苦相逼太甚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伊云已深知俄國情形為難

故減至此數萬鎊再減李云總請再減伊云無可減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李云但二萬萬實債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伊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息耳伊云此辦不到李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爲細想伊云職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期者亦以舒中國之力也李云全行償還向無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得到期再行還本可否伊云亦辦不到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伊云借款如不分期或分期而年限尙短亦可免息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債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伊云約內不得定明年限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息當從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餘款可免息否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則免息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尙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間之必大駭異且爲數甚鉅加息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數清償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伊云所謂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伊云不能擔當是否不允之說李云我誠願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直說伊云照我節畧已竭力減少矣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據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枝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據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笑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德法之戰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佔據中國城池但未請割寸土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卽如營口者中國設關收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借款又要籌關是何情理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李云既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

之何伊云無法李云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李云今貧瘠實甚猶如小孩且營口貴國得之無益營口之北地面甚廣貨所從出汝既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稅則營口又納關稅如是貨貴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或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加釐稅華商斷無不從之理伊云是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強所以據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李云臺灣全島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強讓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讓之事不論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創辦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據日本如此豈不貽笑西國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伊云臺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脫離寒實甚人烟稀少臺灣則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老不知分別伊云中堂見問不能不答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為時太促不能多辨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李云不許我駁否伊云駁只駁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費大臣固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墩連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即運出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伊云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李云德法停戰會再展十日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民選議員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談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即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一刻當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諧尚須會議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即請復商倘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遲延數日李云不必復商一概面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明說向

須常報請 自不能限以時日伊云接到回 旨即可決斷李云請 旨後如何再與貴大臣面議俟接到回電再來相
 請伊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李云至多四五天後尚在停戰期內伊云三天內富有回 旨李云此事重大必須妥
 酌今日所言各節皆有 訓條我不能專主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戰之期尚有十天伊云我須及早知照前
 敵李云停戰有明前敵意有不知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李云尚有十天由會 次即可決定且伊等
 甚多譯單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夜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富有 覆旨至遲五天伊云北京回電我想三天足矣李云
 一有復音即請相會是否在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李云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臺灣
 不能相讓伊云如此當即遣兵至臺灣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伊云賠款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
 自然和好李云索債太狠離和不減前送節畧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甚直臺灣不
 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潮大華民強悍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
 不能吃苦乃 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李云臺地瘴氣甚大從前日兵在臺傷亡甚多所以臺民大概吸食鴉
 片烟以避瘴氣伊云但看我日後據臺必禁鴉片李云臺民吸烟由來久矣伊云鴉片未出臺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
 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烟之人李云至為佩服伊云禁烟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為然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
 稅豈能再禁伊云所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為多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烟者甚精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於
 英人難以禁止伊云當先設自禁之律洋烟自不進口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時再請將賠款大減伊藤笑而搖首
 云不能再減而散使相回至行轅備有公館計連廳已也
可七八卷即三月十七日接見也

第五大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何如伊云稍好本
 願來此會議任應醫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曾及陸奧身子尚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

各節一一回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到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為可惜李
云現已奉 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
似伊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伊云亦有被駁之時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伊云我處境地總不
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地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已被議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
次悉我謂我與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悉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伊云彼等不知時勢故恭中堂現在
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悉之非李云如此狼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
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李云事後又將軍起攻我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論
我來議和 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處可以酌讓即如賠款讓地
兩端總請少讓即可定議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讓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
諍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即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非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李云日前臨別時請
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
千萬可乎現有新聞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為憑然非無因伊取報紙細看答云此新聞
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不可聽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字云請讓少許即可定議
當申明國家誌感伊云如可稍讓盡已讓出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伊云所
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李云財源甚長利益甚溥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李云財
源不僅如此必定與壯伊云欲開財源所費必大李云即以臺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鑛如我為巡
撫必一一開辦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李云華商不能白得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貲李云所費

命大得利。海何妨。賠費畧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卽我中國借債亦稱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臺灣押借二千萬金。後我東來皆知日人強索臺灣。此事卽擱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賣則其償更鉅。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債不難。李云無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辦事太狠。材幹太大。伊云此非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耐。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并非不定約。不過請畧減。如能少減。卽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罵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伊云日前會議。說明橫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李云萬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與目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李云中國更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伊云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難。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盡還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息。云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伊云一併加息。此事甚爲糾葛。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卽照約內所載辦法。更簡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

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伊云萬萬不能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李云請將第四款翻復觀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應否寫明一定辦法李云無妨加一活照餉三年內云云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伊云只好照原約寫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即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爾想錢太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伊云所調不多李云兩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內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真清還可將認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將已償之息作本伊云譬如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半所認之息即可劃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李云即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楚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即可添入第四款伊與屬員互商即云添入李云尚有數條相商並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之遼河後富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為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李云即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尚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為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伊云此事雖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准外人在日本內地置買產業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所置之產業不同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擬華民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沾之例以要我李云臺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伊云日後之

事乃我國政府責任李云我接臺灣電報來聞將讓臺灣臺民鼓譟誓不肯爲日民伊云聽彼鼓譟我自有法李云此話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我亦聞此事李云臺民戕官聚眾視爲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卽是日本政府之責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過與華文相對不錯云卽可照此添入李云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卽派兵官赴臺收管李云可派人與臺灣巡撫共商以清經手事件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臺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小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卽派人前往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伊云有專條在此專爲臺灣之事卽將東英文交閱李接看東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畧云一切軍器槍砲與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華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携日官指定處令華兵暫住直至調回內地中國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費用中國自認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產業由彼收管其餘細節皆由兩國兵官彼此商定等語中堂聽畢云此係換約後之事我無權先定伊云中堂改期有權此條與和約均重何謂無權李云此皆換約後應商之件與通商水陸章程諸事皆可同時商酌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換約後方可定我無權管臺灣巡撫總理衙門方有此權應在總理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將臺灣讓與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換本約時另立議臺簡明章程伊云耽誤時日李云約不互換尙不算准臺灣仍係中國之地伊云是也李云可寫明至臺灣一省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互議交接章程伊云我卽派兵前往臺灣好在停戰約章臺灣不在其內李云本約內可將臺灣刪去俟貴國自取伊云交接之時何不限定李云此事我難專主伊云六月爲期太久換約後總理衙門可否卽定簡明章程此約一經互換臺灣卽交日本李云雖交日本交換之時應另

議簡明章程伊云無須章程中國將駐臺之兵撤回而去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講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伊云應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李云不議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接章程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接不必議章程李云爾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臺撫相商伊云令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臺灣交接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臺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臺灣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臺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互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安貴國何必急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伊云爾未下咽飢甚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飢換約後尚須請 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寫一月內奉 旨派員云云李云不必寫明奉 旨等語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李云月內即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擬臺灣隨時酌定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伊云不如 月內派員 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接清楚伊云何不允一月內派員 月交割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即派員云云李云可寫又臺灣 省地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伊云接看云可照辦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末有官員勿得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為華官不能強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棧房本地方官即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刪去伊云可刪去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納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圓在通商各口皆與鷹銀照市價通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刪伊云可全刪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清楚如

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伊與其屬員往返細
高方允派人李云第八款威海衛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萬李云無慮可住伊云將添蓋兵房李云劉公島無餘地
伊云在威海衛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一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李云款內各費由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刪去前
英法亦曾作兵我國皆未備費伊云駐兵餉費乃歐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賠兵費而更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
劃出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李云中國認不起伊云此照歐洲通例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
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俱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時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大沽等處伊云彼留兵非為抵押
賠款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為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伊云
一年之費不費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伊云本約何時簽定李云約本鈔齊即可
簽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東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清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為此有一專條請看
中堂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
齊伊云明晨即有至威海衛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中堂接看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刪去伊
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換約皆係 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 旨可定伊云明
日簽押時當定明互換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齎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 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
甚多難以限定日期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李云約內可寫定換約之期皆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伊云
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 皇上之事不能預定伊云
兩國 大皇上皆應如此李云不能寫定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 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李云云此近我遠不
能相比伊云換約之地何處李云當在北京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李云此次我來所費

賈多哥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約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伊云此非成例李云議約我來貴國換約貴國當派人往華有來有往方稱和好伊云換約之前我兵在旅順口大連灣者有二十萬兩處皆無營房可住故皆在船上候候約方能撤回故換約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順口換約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約將必批准伊云不換約和局尚未定李云何不派武員來津換約最好派川上伊云派人皆由 皇上定奪川上未必能去李云川上爲人和氣與津郡文武人員相好伊云他尙難離營李云發押後必不開營中無事川上可來伊云萬一不批准又將如何李云 經批准我即電告爾處電報用何密本伊云電報可用英語無須用密碼但換約之時與換約之地應定李云此皆我 皇上之事難定伊云凡約皆定明換約之期故請定十五日李云十五日爲時太促一月稍從容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李云一月之內可否伊云三禮拜內李云約內從未寫禮拜兩字伊云不寫禮拜寫二十日李云一月之內伊云多至二十日李云天津換約可定否伊云應派兵護衛不便李云派一兵船足矣伊云兵船不能過關江沙河不在烟臺換約李云烟臺換約亦當請 旨伊云換約之地有定約方可定李云天津換約可定伊云何故不在烟臺李云益約之後可到天津必不牛事所貼兵費可定否伊云現已議過定約之時與定約之地是否即在烟臺期以二十日爲限李云總須一月之內伊云此約諒可批准萬一不批又將開戰故逾速逾妙李云此約諒可不駁但請放心伊云總須定明換約之時李云 敕書內寫明如果詳閱各條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伊云我國敕書亦是如此寫法李云批准在先換約在後一經批准當即電告伊云總須訂明一經批准接電後方可派員李云爾已許二十日我說一月之內所差十日無多伊云明日發押後日中堂登程到津即可專差將約本齎京爲時甚速李云我到津後尙須請俄另派員將約本送至錦署進呈中國作事轉折甚多期限不能過促伊云此講和之事非尋常可比故逾速逾妙李云平常約草換約皆在一年之外伊云去歲我國與英國訂立約章在七月十七畫押十八日英君主即已批准李

云中國之事不能如此轉如批准後又須派員至津候船至烟臺皆不能越期烟臺換約從爾日期當由我定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九日所費實多六十隻運船在大連灣兵皆在船守候李云據我看簽押後可將兵調回伊云不能李云我在下關三十日定約不爲不速他日約本由津送京呈進蓋用 御寶然後派員來津守候船隻到烟臺此中就誤日期不少何必忽促爲此不情之謂伊云十天所差太多李云此甚小事豈可因此齟齬中國辦事向來延緩如我正月十九日本 旨卽速料理來此已二月廿三矣換約之期官明簽押後一月之內我當能儘早限定二十日太促萬一不及及將失信伊云西國議和皆皇上自定立即批准互換李云現在亞西亞何必常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伊云一月究竟太遠李云留兵貼費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李云無法伊云中國爲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各半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伊云此費只可發一營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即可調來伊云留兵爲抵押賠款非爲別事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講明一月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李云轉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烟臺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卽准貼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李云換約之期總須請 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寫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換會議已久當派恭賢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押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卽可寫齊李云我處必須明晚方齊後日簽約伊云卽定後日十點鐘李云仍在此處當面簽約否伊云然也但兩件事應定明李云我回去請 旨換約日期可空起中堂起席伊又醇諄以二十日爲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肯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統觀問答節畧五篇及往還公牘十餘篇知中日和款之得以就此定局者使相實已舌敝唇焦每枯腕脫迫圖窮而七首復明言電報請 旨一層確證昭然苦心若揭正不徒華顛歲月慘受傷夷柱石重臣與 國家同休戚已也

蕪東醜雞妄騰口說直若使相有求必應無權不全割地讓藩債銀開岸並未稟承 朝命而隕越貽羞也者夙憤難
平新機曷引淺假而自強至計竟以報警雪恥之一念誤之可惜孰甚焉本館忝附信史之末凡所紀載必衷无妄每
有論說悉秉至公戰禍既平竊冀中國深維致敗之故幡然盡變昔年仇視外人之私見而有言實諸臣更不可抹倒
時勢以抨彈沽直名因錄全文附狂數語若第曰爲使相辨誣也抑未明本館慎持清議之微意矣

辨忠篇序

書溪樗叟稿

語云盡己之謂忠人能盡我之心以盡之於人固皆當以一誠貫之初無所謂真與僞也。自世道不古人心日幻而一忠之施真與僞亦因之顯別矣。且忠之真者百不獲一。忠之僞者所在皆是。此亦世道人心之一大變局也。間觀斯世所謂假忠者。但知有身不知有君。但知有家不知有國。而其平日一舉一動。居然以君國自任。竊其美名。博其厚祿。至一旦有艱鉅事付之。或陰爲規避。或陽爲推諉。視世間治亂興衰。若絕不關涉。此尙有一毫眞摯之意存其中乎。卽不然。攬權用事。處處專以私智自逞。而試揆諸君國是非。絕無所謂腹心可倚。肝膽可託者。此皆有忠之名。而無忠之實。有忠之似。而無忠之眞者也。尙望其能肩尙君國大事哉。至鄉里之間。求一能忠於爲人謀者。更受受乎難之。亦以其積習既深。動多機變。致使性情汨滅。事事類皆由僞爲者。此又眞忠者之少。而僞忠者之多也。今讀美國進士林樂知先生所著辨忠篇。而不禁有感焉。爰書數語於其首。乙未閏夏歲于中西書院。

嘗考英文。稱人之忠心。曰配德利惡鐵生。譯之。卽愛國之心也。古時。泰西諸國。上自公侯世爵。文武百官。下及軍士庶。無不以忠心爲重。上以之責於下。下卽以之効於上。當君明臣良之時。國人之忠心。未嘗稍喪。卽常朝廷失政。煩刑苛斂。使民不堪。國人怨咨。有犯上作亂之時。然其迹雖不忠於君。其心實深愛大國也。西人之論忠也。不在於順君之心。而在於愛國之心。人苟欲盡乎忠之實。不當隨時隨事。自深愛國之心哉。乃近世士大夫。僞託夫忠君之美譽。而反失其愛國之眞忱。往往重己輕人。守祖宗之成法。則稱頌之曰。無以復加。見異國之良規。則鄙薄之曰。此不足道。卒之本國日弱。鄰國日強。乃歎向之自命爲忠君之人者。今始知其爲誤國之人也。夫凡物有眞必有僞。人之忠心亦然。人見忠臣之留名於世。而心焉慕之。於是有眞忠之人。卽有僞忠之人。吾徒論世。當明辨忠心之誠僞。如市井貿易。必當明辨其金銀之眞僞。而不容稍有假託者也。

試先觀歐洲忠臣之情形。古時。希臘羅馬最稱強盛。凡領兵之將。與入伍之兵。無不以忠自勵。每當臨陣受傷。輒撫膺自慰曰。爲國捐軀。雖死亦甘心矣。若是。則當日希臘羅馬之人民。其効忠可謂至矣。然而有時反受其害者。豈忠之足以害國哉。則以人徒知忠之名。而未知夫忠之自有眞也。當日之自命爲忠者。類皆以本國爲重。但見鄰國之人。則皆以爲可輕而恨之。由是積忿啟爭。攻掠鄰邦。欲以征伐之武功。大

展其本國之境界。多彼此侵伐之時。無互相求益之事。維時。基督之教未興。世莫明愛人之道。見人之痛恨外人者。則羣奉以愛國之忠名。見人之修好鄰邦者。則咸指爲背國之奸臣。其視異邦人爲仇敵也。由來久矣。自基督降生。創立救世聖教。其道一以救世愛人爲本。表明人類雖散處於萬方。而大原實出於一本。盡人皆爲天之所造。卽盡人皆爲天父之兒女。吾徒當以弟兄之情相待。不宜拘守疆域。自隘其愛人之量也。

基督之教日興。世人之愛心亦日擴。惟重己輕人之私心。仍暗伏於人之隱微。而牢不可破。故雖教化最明之西國。至今猶有藐視外人之舊習焉。昔有英人曾著一書。以論人之忠心。其言曰。今之假託於忠心而享大名者。大都固執己私之輩耳。推其流弊。必至國與國相嫉。國與國相傲。國與國相恨而已矣。此不必顯著於所行之事。但迹其驕矜之氣。誇長之詞。與夫自私自是。一切虛妄荒誕之情形。而知之矣。天道惡盈而好謙。國有如此之僞忠心。則其衰也。豈不可立而待哉。

至論古時東方諸國之情形。國人之忠心。亦與古昔之歐洲相若。四書五經。皆人所常讀之書。其書有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驟聞斯語。似大合愛人如己之道矣。豈知其所稱四海之內。仍不外乎一國之人哉。若印度之區分人類。其害較他端爲更甚。不獨在一國之中。此類視彼類爲仇。卽在四境之外。衆類且將視外國爲仇矣。此眞忠心之所以不出也。

近年以來，東方諸國中，基督之教大行，教中所立學塾甚多，嚮學之人，由讀書而得明真道，惜尚有愛人之心，不敵其私己之心者。所望他日基督之聖教，遍傳於東方，恪守愛鄰如己之聖誡，不但中國印度日本，同洲不敢猜疑之意，即與歐美諸國往來，亦可合全地球爲一體矣。夫天下惟眞忠者爲能愛人，與己國亦欲與人國，若有自私之心，即是僞忠而不得謂之眞忠矣。安可不明辨之哉。

世之冒其名而自命爲眞忠者，一核其實，而適成爲僞忠矣。試爲之抉其弊，厥有三端，臚列於下。

一則虛僞之心害人。古諺有之曰：觀麥者必觀其穗，俯而下垂者實穗也，仰而高舉者虛穗也。吾謂觀人亦然，泰然而自驕者，必其人之愚無知者也，但觀其氣之驕，即識其心之愚矣。其人每誇其本國，立國較他國爲最古，教化較他國爲最舊，必其有利無害，方可傳之永久也。昔在印度都城，有人宣言於衆曰：論古時之教化，不禁心爲之喜，然吾嘗見世人譽已太過，輕人太甚，則亦何益之有哉。且聞自驕者，每誇印度之古法，較歐洲之新法爲優，不亦妄乎。印度某日報論曰：古時星卜之學，豈泰西之天文家所可及哉。方今西國之新學雖興，即使繼長增高，亦不過及東方理學之道十分之一耳。格致之新學，其明如燭光之微，安足以照東方明理之人哉。以上諸人之議論，無非自誇舊法之高深，置新法而不學，而不知其誤國實甚也。

其次，則由於固執己私之心害之也。亞細亞東方各國最重之通病，莫甚於執古法以爲是，而不知變通。

有如印。今日之情形。西國之新學。已大行於國中矣。東方之舊規。已漸化於民心矣。新舊二法之優劣。判然若霄壤之分。然而新法未盡興。舊法未盡除者。則因世人之仍以舊法爲善也。雖或有人心知舊法之僞。遠不及新法之眞。但狃於成見。其視己之所有者。無不以爲美也。是其論世。不以眞僞分美惡。而以人已分美惡。凡舊法之屬乎己者。守之則忠。背之則不忠。不自知其非也。新法之屬乎人者。毀之則忠。譽之則不忠。若不知其美也。嗟乎。此特私心自用之故智耳。安得謂之忠乎。嘗讀新報之論曰。世之自命爲忠者。皆諸無目之聾人。不能灼見事物之美惡。惟己之所有者。則稱美之。人之所有者。則誹謗之而已矣。不論新法之利弊。亦不論舊法之純疵。凡祖宗之成法。雖未便於民。亦必讚揚之。保護之。此外則斥絕之。毀謗之。遑問其立法之是非哉。此今日之大患也。國有如此之人。人有如此之見識。安望其能進益哉。將見國勢之衰敗。卽敗於此等人之手矣。吁。執一己之私心。而毀已毀人者。乃人生之通病。無東國西國之分也。古昔歐洲之人民。亦同具是心。一千五百年前。羅馬皇儒廉在位。此風最盛。教化之所以不行。或行之而未得其益者。皆固執己見之心阻之也。方今中國。崇尚西法。亦有年所。而卒未著其效。豈新法之獨宜於泰西。而獨不宜於中華乎。亦學其新而不變其舊。有以致此耳。朝廷進行聖教。而官府不加保護。聞教之案。時間華洋久已通商。而華人輕藐西人。番夷之稱未改。以拘守舊章爲忠。忠於何有。若以棄絕新法爲忠。則非但不得謂之忠。卽斥爲誤國之人。亦當俯首而無辭矣。卽有執政之大臣。明理之君。

子亦嘗曉然於西法之當興而信之不力。且徃於古法之當守而廢之實難。由是以西國之新法與中國之舊法參酌而行之。推其意之所在。欲得新法以振興國家。仍不廢舊法以順導民心。其効忠也可謂至矣。豈知新法與舊法不能並行於世。猶真偽之不能兩全。邪正之不能一轍也。卒之舊法一日未除。即新法一日不興。以若所爲。求若所欲。是猶以新酒而納於破革囊。以新布而補於敝縕袍也。奚其可哉。當京師設立同文館時。舉凡西國之文學格物。機器新法。無不分班肄業。但於教道。則仍中國之舊。而不肯信從基督救世之教。無如學有本末。事有精粗。西國之政俗。一以真道爲本。而大不合於中國之舊教。今第取其粗迹。而遺其精義。雖行之已久。安見有興盛之時哉。欲行新法。非先棄絕舊法不可也。世之泥古而自命爲忠者。其忠也不適爲國之蠹哉。

其終也。虛矯之不已。固執之不已。乃積而成爲仇恨焉。嘗見有起而毀謗新法者矣。且有造言生事。證新法之不足者矣。東方諸國。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遲。莫如中國。而改化之難。則莫如印度。印度分國既多。國人分類尤繁。人人有好高自潔之心。其視非我族類之人。皆以爲不潔。而去之惟恐晚焉。況欲其和睦鄰邦乎。非但西國之人。深歎通商之不易。即印度本國之人。亦常苦去國之萬難也。印人潔淨之私規。雖見英國富紳貴官。偶一握手。即恐被污。而必洗濯之。否則羣以爲有犯類規矣。且其俗尚。是非不必辨。真偽不必分。但見印度新報。有痛恨誹謗西人之語。雖其語或荒誕不經。萬難取信於人。而在印人觀

之。則必擊節嘆賞不置矣。英廷經營印度。利國利民。不遺餘力。嘗憫民間之疾苦。廣行善事。以撫恤之。而印人不諒也。非但不感其恩。而且造言毀謗。不亦謬乎。夫英人治國之法。素爲歐洲所推重。乃爲拘守古法之印人所毀謗。其人固自以爲忠於本國矣。即本國之人。亦共指其爲忠國之人矣。但自明理者論之。則以其人所爲譽己之長而毀人之短者。適足以毀己之短而顯人之長也。總之虛僞固執。仇恨恨三端。實爲東方之大害。此心一日不除。卽新法一日不興。日本改化之速者。此心之速化也。印度改化之難者。此心之難化也。中國改化之遲遲而未行者。此心之未化也。安得世之眞忠愛國者。起而撥亂反之正乎。

教堂買產公牘續錄

照錄^{光緒十九年}六月廿三日法國施大臣照會總署文○照會事案照本大臣於本年六月初四日照會貴王大臣樂至縣教案一事旋於本月十四日接准照復內引同治八年 盛京咨案論及柏大臣議訂傳教士置買田地房屋之章程並其下又云賣業之人亦須於未賣之先報明地方官請示應否准其賣給由官酌定等語查既有目下仍作此論本大臣相應將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總理衙門與本國柏大臣詳細訂明天主教堂在內地如何准其置買房地各節會立章程字句除不專提某事外再行總提備貴王大臣憶及據稱所有天主堂公產一事昨經議定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此係}實爲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等因

並函送貴署致江蘇巡撫信稿內全錄章程如前函末並云如此辦理教堂總屬教中人等公共之業於中國固無傷也等因在案措詞莫明於此而賣業之人先爲報明地方官請示一節則一概毫無久之或有疑者經本國前任寶大臣於光緒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函達貴衙門俾能澈底剖明卽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接到函復現錄如下據稱本月十一日准貴大臣函稱天主堂買地云云查前此公定章程自係按照和約爲保護教堂而設來函稱專按照章程辦理勿添格外枝節等語查前定章程內載有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賣爲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云云此節若非買主投驗契據地方官何由得知賣爲天主堂公產及賣產人姓名該地方官既驗明契據與章程符合自當卽令稅契以防弊竇而杜翻悔此等辦法於教堂頗爲有益且中國人向來田房交易既立契據卽當赴官稅契其漏稅者卽爲白契凡遇涉訟不得作爲憑據此交易之必應稅契而投縣驗契契固在交易已成之後並非在賣地之先也至地方官遵章辦理與條約相輔而行若天主堂置買田地房屋核與章程相符卽照章辦所當辦又何從用其留難阻滯耶貴大臣既深悉前定章程有益則投縣稅契正是照章實事求是之意並非於章格外添出辦法惟希高明督之等因在案由此觀之是貴衙門以爲契據應投地方官納稅而如此投稅據函稱在交易已成之後並非在先也至投稅一層既與中國律例相符又不背和約本大臣並無異議惟經已明議均在買業之後弗在其前又已明議如此辦理勿庸地方官先爲酌

准則能上副 宸厪准許教堂在內地置買任聽自便之至意本大臣於此明定之件深欲將來勿再誤會應請貴王大臣通行文達各省將軍總督巡撫照抄柏大臣章程之原文並轉飭投驗稅契概應如法在賣業之後業主勿庸先爲報明請示以免有違法律條約可也貴王大臣諒必能視此爲應盡之分則本大臣儘可一面轉飭各主教務必照向來每遇教堂公買田地房屋雖業主勿庸先報請示仍爲投驗云云此事實爲至要足免日後許多事端惟應如此通飭廣爲宣布以俾教堂照約置買之章應如何施行內地各員勿致或有不知者也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照錄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總署照會法國施大臣○照會事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准照稱教堂買產經本國柏大臣與貴衙門於同治四年正月訂定章程本大臣迭於本年六月七月八月照會以地方官因立章後撥假數句與原章相背必欲賣業者先報請示所致仍望貴署照抄柏大臣章程原文刪除此等撥假之句通行各省以符前約等因前來本衙門已於本年九月二十三日通行各省所有教堂買產一事應仍照同治四年本衙門與貴國柏大臣議定章程辦理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照錄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九日法國施大臣照會總署文○照會事教堂買產一事本大臣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照會貴王大臣當於本月十七日接准照復各在案查貴王大臣既將柏大臣章程核實無誤之原文抄行各省正所以謹遵前約並保護教堂照咸豐八年條約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章程先後明

准教堂買業辦理且此事本大臣與貴衙門往返公牘具徵柏大臣章程凡遇教堂買業惟該章程是遵
日所有攙假賣業者先報地方官請示字樣全行刪除諒貴署通行各省必就此節業已專為解明免致
誤會緣本大臣一面抄錄柏大臣章程再行通飭各口本國領事官及各省主教自應如此伸論明晰並
准教堂置買產業一事總當以此章為本而本大臣如此申明通行各處仍請貴王大臣照復聲稱與貴
署通行各省將軍總督巡撫文義實屬無不相符可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照錄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總署照會法國施大臣文○照會事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准照
稱教堂買產一事前准照復貴衙門將同治四年與柏大臣所訂章程通行各省凡遇教堂買業惟該章
程是遵所有攙假先報地方官請示字樣全行刪除諒貴署通行各省必就此節專為解明等因前來本
衙門查此案已於本年九月二十三日通行各直省仍照同治四年與貴國柏大臣議定章程辦理並照
復貴大臣在案本衙門既經申明舊章則此外各節均無煩置議矣須至照會者

照錄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法國施大臣照會總署文○照復事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接准貴王
大臣照會具見柏大臣章程應照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會定之原文恪遵確辦彼此現已無不意見
相合是天主教堂在中國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准行勿得滯碍前者另有限制攙假以致難以施行悉為
刪除嗣後既已明定成事並各教堂與地方官往來因而不受裨益本大臣欣悅亦深矣貴衙門既經通
行各省本大臣亦通飭各領事官各主教照辦並將柏大臣原章及與貴署往返文牘一併照送法文漢

文各一分以昭核實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照錄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總署照復法國施大臣文○照會事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初八初九十二等日迭准貴大臣照稱教堂在內地置買產業不必先報明地方官一節各省多有誤會定章並抄錄廣東四川江西各處告示前來本衙門均已閱悉查此案本衙門曾於上年九月將同治四年貴國柏大臣與本衙門議定章程通行各直省案今廣東等省仍行出示自係誤會或在未接通飭以前除由本衙門再行申明舊章嗣後教堂買產但須照例納稅毋庸先行報明通行各省一體照辦外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照錄三月二十日總署復法國施大臣函○逕復者昨准函稱教堂在內地置買產業應遵現定約章祈將貴署通飭各省文稿抄示等因查此案已於本月十五日照復貴大臣在案茲准前因即將本署通飭各省文稿抄錄送閱即希貴大臣查照可也此復順頌日祉附抄件名另具三月二十日

照錄總署抄件○爲咨行事前因教堂在內地買地一事本衙門曾於上年九月將同治四年法國柏大臣與本衙門議定章程通行各直省在案茲准法國施使照稱柏大臣原章兩湖直隸蒙古滿洲等省地方官聲稱尚未接到該章程如何辦理之論另有省分仍令賣地之人先報明地方官請示現有江西巡撫批示四川司道告示廣東雷瓊道告示錄送查閱請再通行各省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人姓名實爲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

之名立契之後天主堂照納中國律例所定各買賣契稅契之費多寡無異買業者無庸先報明地方官請示准辦如此則兩國定章方可施行等因前來相應咨行各省督撫查明轉飭地方官一體照辦無庸固執先報明地方官之說致滋爭論是爲至要須至否者

照錄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總署照復法國施大臣文○照會事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准貴大臣照稱中國內地買產一事本大臣三月二十八日文稱通行各省督撫自行出示曉諭自用上憲印信廣爲張貼迄今尚未辦理請飭各省出示曉諭等因前來除由本衙門通行各直省各用督撫印信將教堂置產章程速行出示曉諭外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石法國駐華施大臣因教堂置產章程外省多未照辦遂與總理衙門具牘互商定妥從此民教相安亦即中外和睦之道也同治四年原約一條暨總署公函一件致前蘇撫李少荃傳相書一槓均已錄入前報茲弗再贅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四章生意興發循環之厚歎

八
買易忽起之虛幻

萬國公報館附志

英文約瑟著

於貿易虛幻時人所呈遞之集股貿易公司說帖無論何路入手興辦不能不多需成材物料以築房舍將見材料之價值增加成造各材料之工價亦漲工匠以有餘利凡飲食衣服並器具什物亦必多製於是購貨之人數益多售貨之鋪發益利此時雖無他故且他種貨價亦可因之增漲售者意中以

育園
十九
爲。若等貨價既漲。他種貨價亦宜加高。因即赴他處多購。以冀大獲利益。然號舖之收買愈多。囤積愈久。繼至貨價跌落。禍乃委於他人矣。

此等情形。實不能歷久不變也。新創之公司中。凡買股分者。屆期不能不繳股分銀。伊等既繳股分銀。即不能不由銀號提取前所存之銀項。惟至是時。銀號中可藉貸與人之現成銀兩。已較少矣。而織布。疋造鐵貨之谷等人。並販運貨物之商人。以及買空賣空之牟利人。或用銀製造多貨。或用銀購買多貨。舉不能不向銀號藉銀。以使貿易開闢。適逢亨通茂盛。自可利市三倍。而銀號中緣現存之銀數。不敷衆人欲用之銀數。先隨之而抬高銀利。凡銀號藉予人銀。少至七日。或多及三個月六個月者。均增漲利息。是即貿易中之虛幻。日漸加增矣。買空賣空之輩。所藉之銀數。較所實有之產業。恒多及數倍。或十數倍。其虛幻不誠大哉。譬之爲成本四萬銀之一行店。伊因信虛幻深足恃。遂置辦八十萬銀之貨。或置辦百餘萬銀之貨。而欠若許債也。

若等以虛幻勢買賣者。有時因銀號增價迅速。獲大禍患。伊等初籌算入手時。行息利銀。按年計之。祇爲百分本銀之二三分。及至虛幻術行開。乃或增至七八分之多。既至是時。所得來之利銀。大半俱歸於放銀之銀號主。而親身空買空賣者。反不獲利。且出銀買其欠帖之人。或押其貨物爲質之主人。俱歸火運歸銀。至此。以虛幻勢空買賣者。不得不將存儲之貨。依可得之價。及早出賣矣。既有數舖家急

於賣。各他舖家亦將急於賣。以其心甚焦躁。深恐價值跌落益甚也。當是時。各舖家爭欲將貨賣出。購貨者洞曉售者之焦急。必將抑勒其價。不減不購。以虛幻勢空賣者值此。不復能勉強支持。遂依微價售出其貨。必致虧本。先前所有之資本。不足抵空虛之數。故於所允諾之銀數。不能償還而倒閉矣。有如是之關閉歇業者。於他人大有不便。譬如製造貨物者。貨既造成。貯于現關閉之舖中。尚未發子價值。既關閉矣。胡能得其價值乎。初何知伊製造其貨時。亦由他處藉銀而製成者也。因之亦必歇業關閉。若是之禍。株連不已。甚至極穩當有名望之貿易家。視其本銀。本非多貸他人者。亦將受搖撼而不穩固矣。

論中國近日匪徒鬧教有關國政

美林樂知著

八十九節以下刪出

近來中國匪徒鬧教之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計自四川省會滋事以來。浙省之平陽閩省之古田放火殺人較川案爲尤重。地方文武各官類多庸懦。無能事。前既不能防範。時至又不能彈壓。督撫大吏雖或派兵保護。苦於事機猝發。欲救無從。致令華民無道之惡名。幾成爲生番無教之天下。與我主耶穌基督受難時。猶太國之情形相若也。昔基督受難之時。時告求父曰。求父恕惡民之無知。而赦其罪。余讀聖至此。不禁傷今思古。喟然嘆曰。嗟乎。我主之愛仇人。無異於愛常人。有若是哉。我主選召聖徒。廣傳福音於中國。所以教華人。也。而愚民無知。非但不感其德。不願其教。反指爲異。曾異服之流。造言污讒。情毀謗。肆行驅逐。以逞其志。甘冒大辟。以遂其私。此其入亦大可憐矣。豈知真道之興。關乎天命。非人力所能阻遏。將見變謗愈甚。聖教愈興。無損於西人。而適見華人之自害耳。且不但自害已也。將貽大害於國家。而悔莫

能追矣余寓居中華三十餘年矣平時著書立說恒以發弊振頤爲心值茲多事之秋敢不勉竭愚忱出一言以爲中國告哉基督教人奉救主耶穌之命分往天下萬國傳得救之福音於萬民其立心一以救世爲懷其行事一以愛人爲本開堂講道能使罪惡人間之可以去邪而歸正設院施醫能使貧病人遇之可以卻病而養生他如男女小孩多設學堂以教養之母使一人失所誠所謂信則得救悉根基督教愛人之心而出也不但此也基督教人憫華人之愚以爲其愚也由於人心之不明耶道也乃設各等書院以教之使通其西學者由漸可以化愚而爲明且憐中國之弱以爲其弱也由於國家之未能變法也更爲創立格致等學以開其先刊刻廣學新書以垂於後使得其新法者由漸可以化弱而爲強自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由始迄今何人非救世愛人之士何事非救世愛人之端既無古昔歐洲愛己恨人之病亦無今日華人重己輕人之心何世之愚民不察其心而漫欲加害之哉且亦思西人之最有益於世者爲何如人乎夫西人之在中國者或爲公使領事或爲行商坐賈或爲醫士藥師或爲傳道教士固不其倫矣試執途人而問之曰西來諸人最有益於華者誰乎則將應聲而答曰此必傳道之教士也蓋公使等之來以脩睦鄰保護西商爲事此官場中人不妨謂其有爲名之心也商賈之來以通工易事貿遷自無爲事其爲求利而來也固不待言醫士藥師之來既得揚名於宇宙復得大利於華洋名利兼收爲世所羨獨有傳道教士之來華非爲名也非爲利也傳揚基督之真道也誠知耶道爲生命之糧而欲以其糧爲華人益智饑貧之助且知基督爲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爲華人去暗投明之導此爲獨有益於中國之所在當世明理之人亦嘗論泰西教士之來不以道爲己獨秘之道而以道爲天下共由之道其意非有他也如近日南洋大臣張公之洞人張曉諭明言西人傳教樂善好施有益於世禁止阻撓詳者其言之矣奈何愚特無知之人反舉起而逼逐之殺害之豈非以怨報德而貽害於無窮乎試更爲之臆陳其害此等開教之家既奉上諭犯者必科以死罪則彼肆擾者實爲罪大惡極之人矣豈非害己乎傳教爲和約中允准之事故中性命財產中國

具有保護之責犯之者卽犯和約各國皆可責備於 朝廷問罪於官府豈非害國乎且自通商以來開教之案書不勝書西人爲道忍受苦難索償之外惟求 中朝嚴申禁令以儆將來茲則 諭旨煌煌盡示愚民仍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悍然不顧乘隙思逞豈非逆命乎今西人之責中國者咸謂華官苟肯保護決無不能之理既不能保護於前又不能嚴懲於後是政視西人而不肯保護之明證也今而後西人之心不能再忍當訴於本國遣兵來華自爲保護是將使 中朝一日失其富國之權矣豈非害國之尤甚者乎昔土耳其回教徒虐殺基督教民 如今自中國之情形英人勸其改變教法土人許之立約允行乃至今日依然如故遯閱英國前相臣格爾斯登譯音倡言於朝曰土國早允改變而遷延迄今安有窮期哉今而後我英當派大臣赴土代爲主持國政觀此而知英人之目無土國有由來矣中國豈宜蹈其覆轍哉然而 上諭憲示既不足憑實不能使人信中國之果能保護矣中國之不能保護卽西國自爲保護之漸余之不憚大聲疾呼者非有恨於中國也竊自念萬華最久利弊既悉於胸中著作頗多動輒時形於筆下以規諫之心什爲幾之獻庶幾言者無非問者是戒誠使中國 大皇帝俯賜採擇飭下總理衙門既外省督撫諸巨公速將民教不和之案從嚴辦結並設法以杜其後則懲一可以儆百而中外於以相安明理之君子幸勿河漢余言

新語七

上海蔡子著

上潤海峽酷吏過人不敢與筆墨爲緣者詢逾旬日檢架上通鑑輯覽重讀一過見並辭之興發立教則神游目想爲盛世之民幸見暴君之縱欲敗度則心愴意沮爲叔世之民悲蓋雖跛脚北牕下而理亂興衰之故無時不往來於胸中也繼讀東華錄與前史職相印證覺盛世之善政至我朝而無不備叔世

之糶政。至我朝而無不去。夫豈徒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爲六五帝而四三王哉。吾儕小民。幸生斯世。無事則奉公守法。有事則敵愾同仇。庶幾仰答生成。俯安耕鑿。不圖日本難作。荷戈執戟者。臨敵輒潰。貪生畏死。已爲君子所羞稱。更不圖鬧教案起。亂民響應。夷吾有何面目。叔資全無心肝。不知朝廷何負於汝。而必欲躐中國之媿名。動他邦之公憤哉。余儒教中人也。儒者之道。以勸忠教孝爲先。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故明王以孝治天下。洒者。戰陣無勇。而又好勇鬪狠。以危父母。通國皆稱不孝。正指此輩。安所得忠臣而用之。豈孔孟二千餘年之教澤。有時而窮。祖宗二百餘載之恩膏。竟不下究歟。不然。深宮宵旰焦勞。踐土食毛者。不能圖報涓埃。吏忍貽君父以無涯之戚乎。且夫日本之禍。中國非必不敵也。而華民以怯於公戰。誤之削地廢財。痛深創鉅。教堂之設。教士之來。中國非徒無損。而又利之也。而華民以勇於私鬪。誤之責言。徧於西鄰。衆射集於北闕。嗟乎。嗟乎。今何時。今何時。修好敦睦。猶虞不給。奈何以元氣未蘇之一國。而攫諸雄國之怒乎。是故日本之禍。業已鑄成大錯。無可追咎。亦無待置辭。教堂之禍。先起於四川省。浸淫及於外府。浙省溫州府屬平陽縣繼之。差幸其毀產而尙未傷命耳。閩省福州府屬之古田縣。竟有齋匪殺人縱火。甚至戕害婦孺。傷心慘目。震動地球。廣東又有匪徒害人自害之案。似此紛紜擾攘。不知伊於胡底。夫楚尙不恤其緯。而蔡宗周之隕。矧余忝列士林。又久與西士交。畧諳西教之大旨。必效金人之三緘其口。非特無以伸清議。抑將何以答聖朝。敢竭鄙誠。竊附忠

告昔者堯之帝也。欽若昊天。伊尹之自任也。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耶穌生於漢代。以敬天愛人爲立教之宗。所謂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門弟子衍其薪傳。薰種負耒周行天下。雖有智愚之別。純駁之殊。而虔奉科條。宏宣旨趣。其引人而偕之道者。愛人如己也。卽仁者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祈禱禮拜者。敬天無二也。卽孔子之不欲禱上下神祇也。與吾儒豈有異哉。且各國政府。容有幸災樂禍。鯨吞蠶食之心。教士來華。恪守教法。但以匡救振興爲己任。與其政府之心。相懸天壤。故非第傳其道也。又將傳其學。居恒語於人曰。如某事若某事者。我國之所以興也。中國曷爲而不學。此等苦心孤詣。足令人天欽感。嗟我華民。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可惜孰甚焉。而況真以爲讐。則又甚可畏。何也。西國於教士之來華。謂其將偏示良箴也。心殊不喜。若竟被華人所戕害。彼將曰。此我國之善人也。中國殺之。是蔑天理而傷我國體也。於是傳教遂與行政相干涉。況教士本非專隸一國。一有不測。衆會合不啻衆國合。夫至衆國合而謀我。其爲禍尙堪設想哉。今爲我民計。願從西教與否。教士並不強勸。余觀其理而不從其說。請其士亦不強勸我。此可謂西國。不之信者。自外焉可也。而朝廷之法令。則萬萬不可不遵。試先恭讀上諭。再誦憲示。保護西教。深切著明。若敢與教士爲仇。是違上諭而輕憲示也。朝廷與各國所訂之條約。卽各國合而成一國之法令也。條約中明言。允許教士。偏入內地。以傳其教。若敢顯相違背。隱違機謀。是藐本國而兼欺各國也。藐本國之罪。已不勝誅。況欺各國。卽以害本國。萬一事機決裂。變人伍參之

肉。其足食乎。若謂教士偶爾失檢。容蹈非幾。則條約又明載之曰。西人若在內地。有干犯法紀者。可由地方官解送就近領事官。請爲查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然則我民尙何所容其藉口乎。至於教堂。拐孩。迷婦。挖目。剖心。等種種謠言。皆無識之徒所編造。方今泰西各國。聲名鵲起。律例霜嚴。果有此等淫惡之人。早已禁諸閹扉。或更擬以重罪。豈肯任其遠颺東海。辱西國而害華人哉。此理最明。無待瑣辨。總而言之。朝廷溥一視同仁之量。許西商貿遷而外。兼許西士入內地。以傳教。教士矢大公無我之誠。進華人教化而外。兼望中國採良法以自強。鄙人惟望我民上體 皇仁。下敦友誼。勿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古語。而念遐邇壹體。中外禔福之隆規。則民教永無違言。卽華洋永無戰禍。國家之厚幸者在此。海濱下士以文章報 國者亦卽在此。若有責以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則願敬謝不敏矣。抑更有願爲教士進者。歷來鬧教之案。由於華人之愚蠢。華官之因循。然而中國秀民。所在多有。往往計無復之。欲藉教爲遁。逃教士初未之知。或竟明已知之。而一聽其妙舌柔花。輒信其誠心悔艾。遂守經典之義。以爲悔罪而來受洗禮者。已蒙上帝恩赦前愆。又謂其人實由舊教友保薦。今之施洗。允符教例。必不我欺。殊不知互鄉惡俗。得恃教堂之勢。料官府莫奈伊何。或將稔惡不悛。較平日而已加甚。又不知保薦之人。或卽其同黨。或爲其至戚。或更懼其嫁禍。不得已而薦之。教規縱有斥逐。不肯之文。然將逐未逐時。勢不能家喻而戶曉。有一於此。教必爲怨府。一旦事發。官吏恐厲民怒。又恐違條約。遲疑不決。遷延數日。而大禍業

已釀成彼爾無主宰之守令及無知妄作之小民其罪固難末減然明哲保身之君子豈僅以忠厚待人之故慘受傷夷且馴至以愛中國者害中國乎化裁通變因地制宜是所望於明體達用之賢士若夫違訓背約有犯必懲則權在封疆大吏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濡毫削札不勝傍徨矣

三哀私議以廣公見論

林樂知選譯 蔡正成達意

英國季報新刊一論題曰兩歐國合而理亞事此言亞細亞三國而言其間則俄國與中國其關係最切文曰東方戰塵漸定勢將淳然而興矣

其獲益若何更新又若何此言亞細亞三國而言其間則俄國與中國其關係最切關繫於東方者必亦關繫於西方東方安西方必與之俱安也英

在其南俄在其北遙遙對峙絕似孿生之子倫敦震日報節錄其語而書其後曰誠如是則似他國之關

繫較輕於英俄英俄有主持亞事之權凡視爲合宜者即可互商定奪他國必無後言矣彼作此論者又

謂亞洲可望轉機竟似在此一戰而今而後黃白二種人既可融其外裔東方不致再萌亂象西方即無

不相安歐洲大局可免決裂之禍然余謂其旁又有法國焉其關繫較次於英俄惟不宜損其體統故如

越南等地與之從容計議法可以爲可讓即不妨讓之於英英俄之力既合法尚何所覬覦否則恐仍有

乾脆也總之天下之能否平安全視中國之能否振奮歐人之冀望深矣中國若再因循他國必有合力

以迫令振奮者試問中國之權尚有存焉者乎西國與中國一旦日強即歐洲各國之大勢也各國必將○英國朝報論英法大

局因兼及中國之弱而慨然曰中國之關繫歐洲亦孔之甚矣查亞洲美洲斐洲皆有歐洲各雄國之新

疆。往往犬牙相錯。今亞洲又有暹羅一役。利害之交。尤非淺鮮。英法二國本已商定。別立局外一地。如暹羅之謙恭省。橫跨湄河兩岸。異連中國雲南邊界者。宜即移贈中國。安為掌管。不謂日本難作。中國如洩氣而瘳之氣球。自願尚且不遑。豈有餘力以問外事。然則將移以贈他國乎。又恐下有不見之暗礁。暗礁即指日本輾轉以思。絕無良策。今不得已而思其次。或將謙恭一省。仍歸暹羅治理。而英法二國另訂一保全暹羅。兩不侵擾。亦不許他人侵擾之約。是為中策。然未知法國之能否允行也。中國之弱。誠害人不淺哉。

熙朝掌故

丹鳳銜書

鑄鐵生識

上諭此次散館補行引見之庶吉士張瀛著以部屬用。補用○旨廣東雷州府知府著鄧馨補授四川茂州直隸州知州著長清補授蔭生國仁泰著以待衛用擬補吏部郎中王嘉禾員外郎徐士佳主事姚炳熊俱准其補授。十月初

上諭福建泉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鄭秉成補授。十月初○上諭宗人府刑部會奏宗室錫鈞呈告御史鍾德祥家丁熊翼臣等誑詐銀兩牽涉本官請派大員會審。著派徐桐剛毅會同審訊。

○上諭湖南巡撫吳大澂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上諭為政之道首在得人。前諭中外臣工保薦人才業經次第擢用。當茲時事多艱。尤應遴拔真才。藉資幹濟。著各部院堂官各直省將軍督撫於平日所知灼見器識。因迪才猷卓越。究心時務。體用兼備者。隨列事實。摺摺保奏。其有奇才異能。精於天文地輿。算法格致。製造諸學。必試有明效。不涉空談。各舉專長。俾資節取。該大臣等當念以人事君之義。一秉至公。詳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責。謬探虛聲。甚至援引私人。賄徇情面。

濫保之各例有專條定惟原保之人是問 上諭御史管廷獻奏請簡廢賈以裕帑儲一摺著戶部妥議具奏 ○上諭德壽著調補湖南巡撫貴州巡撫著嵩崑補授 ○上諭貴州布政使著岑毓英補授湯壽銘著補授雲南按察使
上諭本日引見之前吏部主事盧昌品著開復主事原官發往山東交李秉衡差遣委用 ○上諭雲南臨安開辟道員
缺著鄒馨蘭補授 上諭孫家鼐等奏遵查同知陳鏡清奉款據實覆陳一摺順天東路廳同知陳鏡清派丁訪案任用
非人致招物議著交部照例議處供事彭亦山著即斥革與黃子和楊二分別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示懲儆
該部知道 上諭孫家鼐等奏兩淮勸解賑捐出力各員懇恩獎勵 摺著該部議奏 自分發陝西試用道升允浙江
知府郭懷珠廣西知府洪賢恒江蘇知縣何亮渠俱照例發往 上諭四川夔州府知府員缺著劉心源補授 上
諭雲南雲南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奎華補授 上諭廣東惠州嘉道
員缺著陸元鼎補授 上諭前據宗人府刑部會奏宗室錫鈞呈告御史鍾德祥家丁熊克臣等說詐銀兩牽涉本官
當派徐桐剛毅會同審訊茲據訊明具奏鍾德祥雖無說詐銀兩情事惟於錫鈞賄求免罪該御史收受賕私訊據熊克
臣等供詞業已眾證確鑿乃猶希圖狡卸捏稱郭松亭赴津未回情弊顯然亟應確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鍾德祥著先
行革職歸案審辦 上諭敬信等奏遵保辦理蜀防出力員弁開單呈覽一摺著該部議奏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
奏緝獲交拿人犯請交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趙逢源 名著交刑部審明辦理其劉敬三即劉起山一名前據名場
衙門奏稱實係豐益倉花戶並非倉匪等語著刑部一併歸案質訊如無把持擾害情弊即行奏明釋放 上諭吳大
澂奏特恭造言生事挾制統領之營官隋長請旨懲儆一摺賈捷營管官副將周吉斌隋長游擊朱正霖於該營裁撤時
輒敢捏造謠言煽惑勇丁至統領鄭連泰寓所滋鬧實屬目無法紀周吉斌朱正霖均著即行革職并不准投効他營以
儆刁玩而肅紀律該部知道 上諭御史歸翰奏劣員把持勒索請飭查辦一摺據稱理藩院司員通同書吏於圖什

業圖親王等轉劾承襲各案取巧營私廢公索賄請旨飭查等語著理藩院堂官按照所悉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旨蔭生查明著以文職用儘昌著以侍衛用內閣侍讀學士員缺著榮慶補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員缺著茹泰補授擬
 升長蘆鹽運司連同蔡壽臻照例用
 ○上諭給事中清成博奏各省船械機器等局請飭各督撫招商勸辦以開利源
 等語著戶部議奏 旨理春副都統著鈕榜額調補正黃旗蒙古副都統著載澤補授
 ○上諭御史熙麟奏平宜氏
 自林身死一案傳聞刑部司
 ○折威通情事承審各員未經及及贓款請
 澈底根究等語著普秀徐龍歸入原案
 一併訊明據實具奏
 ○論張聯桂奏因病未愈請開缺回籍調理一摺廣西巡撫張聯桂著准其開缺 上諭福建
 興泉永道員缺著周蓮補授
 ○上諭李秉衡奏列保賢員懇恩獎勵等語山東候補知州署恩縣知縣潘民表候補知州署膠州知州羅志紳定陶縣知
 縣陳爾延即用知縣署西城縣知縣靳贊梅元候補知縣署昌邑縣知縣汪望庚等五員據該撫奏稱均能卓然自立實有
 措地等稱行嘉獎仍飭令益加勤奮勉作循良用副朝廷策勵人才至意
 ○上諭廣西巡撫著史念祖補授
 ○
 諭岑毓英著調補雲南布政使貴州布政使著唐樹森補授御積誠著補授貴州按察使
 ○上諭雲南迤東道員缺著
 文海補授 上諭御史曹志清奏直隸盜賊充斥請飭認真緝捕等語州縣諱盜處分甚嚴若如該御史所奏順大天津
 河間等處搶劫之案層見迭出深冀二州各屬聚盜尤多甚至擄掠人口償賈勒贖迨經報官該州縣規避處分反向事
 主謀求問有准緝之案亦祇奉行故事似此縱盜殃民必致養癰貽患著王文韶嚴飭各府州縣認真緝捕勿得徒託空
 文縱令捕役參賊圖利倘有怠玩不職之員立行叅辦務期盜風日戢閭閻安堵以副除暴安良至意 上諭御史曹志
 清奏直隸州縣藉差勒索飭查禁等語州縣差徭借資民力原應安定章程免致閭閻被累若如該御史所奏勒捐強
 派官吏勒索銅扣任意魚肉州縣等語等語將該縣扣銀扣兵差擾累情形疎堪痛恨著王文韶查明飭差勒派各州縣

備嚴奉辦毋稍姑息並議定差徭章程以杜弊端而蘇民困四四○上諭孫毓汶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調理
一摺兵部尚書孫毓汶著准其開缺調理 上諭貴州貴陽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
缺著嚴德臨補授 硃筆楊儒補授太僕寺卿五五○上諭啟秀著充會典館副總裁 上諭榮祿等奏拿獲偷拆園庭
木植前糾眾搶人勒贖人犯請交部審辦一摺所有拿獲之賊犯小崔即崔拴子魏四小恩即恩及小趙即趙椿孫柳青
韓順等六名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懲辦未獲之李三等六名仍著嚴緝務獲究辦五六○上諭前據刑部奏旗婦平
宣氏自林身死一案請派大員會審當派啟秀徐郁孔明具奏旋經給事中洪良品御史照麟先後奏悉刑部司員有威
逼受賄等情迭經降旨歸案訊辦茲據孔明覆奏此案旗婦慶富氏起意將伊童媳白妞商同祥恩賈賈捏稱走失致白
妞之母慶王氏赴官喊告後因案送刑部日久不能隱救慶富氏復將白妞送至平宣氏家希圖誣賴致平宣氏被誣情
急自林身死慶富氏著依例絞監候秋後處決祥恩依例杖一百流三千里餘均照所擬辦理刑部司員承審此案未能
悉心推鞠及至白妞業經尋獲復不能從容審理惟向平宣氏究詰以致該氏情急自林身死雖無威逼受賄證據實屬
辦事糊塗間供草率刑部郎中覺羅崇廉候補主事曹步雲均著即行革職刑部堂官未能詳查僅據司員而稟之詞率
行人奏著改爲交部議處五七○旨滿慶生晉興著以文職用胡圖哩著昌榮銓常瑞俱以侍衛用漢賡生徐煥芝徐厚祥
十鍾孫清昌陳翼標俱著內用張權孫子元陳宏蓮俱著外用江南道監察御史著王佑佑補授司經局洗馬著惠純補
授內閣侍讀著奇承額補授五八○上諭兵部尚書著徐勳補授許應祥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諭廖壽恒著調補右
場侍郎汪鳴鑾著調補吏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左侍郎許景澄著補授工部左侍郎未到任以前著李端棻兼署五九
○上諭徐桐等奏查明風憲官收受贖款按律定擬一摺已革御史鍾德祥身居言路宜如何砥礪名節乃竟收受贖款
實屬有玷奏班著照所擬發往軍臺効力贖罪餘依議該部知道六〇○上諭本日引見之浙江溫處道袁世凱著於十三

日像備召見^{二十}○上諭此次考試各省之優生侯青照王鴻瑞紀鉅湘彭年何慶琛楊勳祺邱道孝韓鼎騫王治瀛周海清董玉書趙飛翰高蒸周德馨林師尙左一芬徐元綬張則川王擴中錢昌瀾周世謙杜師預蔣松華許炳照彭光弼陳開燧均著以知縣用李長生梁善濟傅士林張拱辰劉錦標王端郭日章馬晉茹恩松朱照衣洪德圻殷松年陳祖新秦鏡忠吳祖蔭朱鳳同秦風黎宗渭李澄澗江青江沼明華焯寶維藩王國棟范錫朋黃倚生羅光黼李均林均著以教職用^{二十一}○硃筆田我蘇補授太僕寺少卿 上諭吳大澂奏已故大員功德及於桑梓請准於原籍建立專祠一摺 旨新

調巡撫劉錦棠於上年七月間在籍病故曾經降旨優卹予諡並准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該撫久膺顯寄懋建殊勳在籍時創行義舉尤足以矜式鄉里加恩著准其於湖南省城及原籍湘鄉縣各建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蓋績而順輿情該部知道^{四十一}

禁嚴教和

上諭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洋人僑居內地中外相安朝廷。視同仁迭諭疆臣時加保護乃近日四川省城有焚燬教堂之案同時煽動蔓延數州縣頃又據福建報稱古田縣匪徒殺傷洋人多名甚至戕及婦孺凶暴情形殊堪痛恨四川業已獲犯凡辦福建一案首要各犯向在糾拿著慶裕邊寶泉督飭營縣速即拿獲毋任漏網此等不逞之徒造言惑眾所在多有全在地方官隨時防範銷患未萌何得草率以循以致釀成鉅案著各直省將軍督撫等通飭所屬凡有教堂處所務須實力保護並勸諭居民勿聽謠言妄生疑忌倘敢藉端滋事定當執法嚴辦該地方官辦理乖方亦當從重懲處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九十一}

申明條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由英法德俄各國領事官會同辦理
宣明條約以願邦交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衙門查咸豐八年英約第五十一款內載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

外不得提書夷字早經通行在案各國事同一律現據日本使臣林董函稱近閱京報摺內有稱爲夷速請更正並請
行飭禁等語臣等以中外既敦睦誼文字之間理宜慎重英約通行已久豈可視爲具文相應請 旨飭下京外各衙門
嗣後一切公文仍不得提書夷字以符成約恭候 命下臣等欽遵通行各衙門一體照辦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遵行謹 奏

護教示

兼護湖廣總督部堂湖北巡撫部院譚爲出示曉諭事照得造言生事例禁甚嚴乃近來有等不法匪徒意存叵測動輒
藉外洋各國爲詞捏造無根謠言煽惑愚民以致各省搶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前因武穴地方匪徒生事苗端令據當
經本任部堂會同恭錄迭奉 諭旨先後出示嚴禁並通飭各屬各營遇有造謠生事匪徒即行嚴拿車辦倘失於覺察
暨不能先事豫防致滋事端定惟各該管地方文武員弁各防營將領是問凡有教堂處所密派兵役認真巡查妥慎保
護各在案茲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准美國田大臣照稱開四州成都府滋有大
事大竹縣嘉定府叙州府等處均行滋事他處亦有滋鬧情形不能不請立即嚴飭長江一帶地方官不准復有滋事等
因前湖教案鑒在前車照會所稱亦係爲思患豫防起見相應咨行查照即行出示曉諭防患未萌是爲至要等因前來
除移飭外合即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民教相安已久爾等務當遵奉 諭旨各守本業勉爲安分良
民切勿輕聽浮言妄生事端倘有造言惑衆以及匿民揭帖定當按律拿辦決不姑寬本兼護部堂言出法隨其各懷避
毋違特示○署浙江溫台處道監督臨海關宗爲出示曉諭事奉撫憲康札准兵部火票遞到總理衙門咨立即通飭各
該地方官會同營汛嚴密防範認真查察如有民教互爭之案速爲持平辦理以期銷患未萌一面查明境內凡有教堂
處所一律出示曉諭俾不法之徒咸知儆畏毋任滋生事端倘有防範不周定將該地方文武各官以及該管道府從嚴

悉慮決不稍寬等因煌煌憲示無非為息事甯人保衛地方起見近來溫屬平陽教堂生事經本道與溫州鎮派兵防護滋事鄉人已共知非讀書識理之人已願認賠瑞安有稅徒造謠亦輕駐兵訪拿永嘉自從前生事之後紳士人等於利害與禮讓無不周知民教本久相安現奉憲札責成甚重自應防患未然為此示仰城鄉士民人等知悉外國傳教本意實係勸人為善不願入教者毫不勉強教民仍是中國百姓是非曲直一經控官悉按定例秉公辦理決無偏徇有識人宜開導愚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各安生業互保承平之福倘有不法之徒意在釀禍遇有干涉教民事件妄謂官辦不如自辦則是害我百姓道府地方官責成甚重不得不執法嚴懲毋貽後悔切切特示○九江府正堂尹為示諭事查各國教士來華傳教設立教堂本為條約所准其所設教堂或為洋式或為華式或名天主或名福音無非闡揚其教以宏樂善之懷凡奉教者固當任其皈依即不奉教者亦不宜與之抵牾得城為通商碼頭洋船林立輪船往來附城山麓更多西人避暑之莊華洋錯處均當各循其業嗣後爾等務須民教相安勿存畛域之心勿聽謠言之播勿以夙嫌而生猜忌勿因微費而肇爭端地方官亦應遵守約章妥為保護遇有控爭教案持平速結俾得安居樂業忠信交手象譯來同詐處悉泯猜測 朝廷懷柔遠人之意豈不懿歟

開教彙志

四川成都府開教案起亂民如響斯應上卷已紀其要今接重慶西人來信云蜀省之亂多至十一處皆著名城邑也教堂及教中人物業幾於寸草不留重慶為通商重地省會而外首推赤紫而竟獲平安無事者厥惟黎璋齊觀察庶昌之力觀察籍隸貴州起家廉貞會充美日等國隨員兩任日本欽使

西國司馬官人總士出身
及日本台教授局員

樂與泰西人士相周旋尤嗜格物之學四川新學書院之最足啓人神智者即係觀察所創立今幸而分巡是郡吾輩西人本可恃以無恐矧成都等處亂耗初傳之日立即轉告示

慶爲川東門戶人多類難易滋事故會商鎮將格外嚴防寄寓渝州者因督辦犬不驚恐而道出其間者亦有實至如歸之樂觀察誠加人一等哉六月十日觀察又出一示畧言 國家懷柔遠人之至意欽奉 上諭不啻三令五申今四川仍有愚擾教堂鉅案電傳 嚴旨獲犯審實卽行就地正法等因欽此欽遵轉行到道合亟恭錄曉諭慎弗自蹈刑章云云渝民益不敢逞從此可見前督劉仲良制帥實有坐視教堂成敗之心亂民始敢肆無忌憚故雖已交卸仍由勳督鹿芝軒制帥奏請留川辦理善後事宜惟西人則甚不悅其再膺問案之權又實駐京英美大臣不應但派權輕望之重慶英署領事暨美教士至成都聽審重案大案件高談雄辯傾動一時乃曾幾何時浙江又出拆堂焚屋之案川奉州府情形浙江温州府平陽縣境亦有匪徒拆堂燬產之禍據悲慘子致書本館畧言平陽內地會教堂設立二十餘年民教相安去年日本難作愚人不辨東西但謂洋人造反一日平陽協費剛戎金校平陽縣沈大令無辜忽率兵差數十輩直入該堂後戶朱梅二教士未喻其故延入客座方共叙談閒把總林姓遽曰傳聞教堂多儲鎗彈莫明真偽二憲欲登樓一觀教士慨然許之既而偏視堂房毫無軍械遂去然已偏地謠傳云教堂被官搜查洋館人心震動朱教士赴縣請爲示禁始漸無事今夏忽又詳傳梅教士偕人盜挖佛眼神臟熬藥服食藉以明目五月二十五日河頭地方突有多人手執團練旗幟直入教民黃宗斛家焚屋掠物幸未殺人然各鄉謠言四起有定期拆燬教堂之說梅教士函告沈令飭差至河頭查訪該差先向教堂焚索路費旋卽覆稱事已了結沈令據以覆教堂而不問謠言之愈熾也教友黃東福先在二沙地方傳教有民人李姓家沾染時疫衆謂鬼祟莫敢過問李邀黃施治屢金雞哪霜頗見靈效留黃與黃友陳昌富陳裕良住宿二宵鄰衆指李容留洋賊盜挖佛眼神臟遂有數十人扭黃等三人凶毆幾瀕於死梅教士又函告沈令依然不信閏五月朔鄭家墩地保率領無賴搗毀教民陳昌順草屋亦誣以盜挖眼臟梅教士三次稟縣始飭丁差查覆該地保懇團紳林必溪到堂認賠燬屋梅教士不欲多事許之然至今仍託空言也既而林家院後半廠各鄉以閩端陽渡渡不

勝歸咎於眼賊被挖致佛無靈扭教民開志而扶之温州道宗觀察聞報派委員郭姓武弁盧姓率兵三十名於初七日
至縣是夜蕭家渡教堂竟被亂民數千人拆毀焚燒梅教士飛報沈令并言附堂教友房屋悉被焚燬沈令仍未肯遽信
初八日半洋河山欄杆橋等處教民家三遭焚劫以上皆在平屬之江西一帶也其江南一帶亦有地痞閩江西開教人
未受官刑初九日擁眾拆毀教民吳紹壁吳亞交房產初十日龍船淨地方教民楊上渠趙鋪亦被焚掠一宗統計一月
之間焚燬房屋二十一處在堂避難之教中男婦多至六十餘人正當收割早禾之際無家可歸亂民皆洋洋得意宗觀
察添兵二百名專護教堂然凶犯尚百無一獲縣中且拘去教民陳昌順指為盜挖佛眼神臟之犯聞其神臟何物則曰
五色線一縷及一酒盃也荒誕不經至此沈令偏深信不疑何歟梅教士今已稟訴温州英領事傳君想當移請宗觀察
妥速查辦然安民除暴官志之責也必待旅人亟請而始有所舉動嗚呼晚矣夫溫事其小焉者也

福建省福州府古田縣境又釀滔天之禍

中朝之棘手西國之痛心較川案而加甚焉誰為之執令致之而使中西

交誼儼焉如不終日歲六月十三福州電言避暑於古田縣境華山之教士忽被齊匪

匪中西字義極難確釋此匪字物也且不忍其宗或於
人並致疑其宗其宗也力所之華作匪也

一戕殺五女傷二女二孩餘尚不知下落十四電言昨由美領事派出小輪船溯閩江而往水口以救西人查此禍肇於

十一清晨英教士施士阿德夫婦及其女之保姆先被殺而後就焚其女賜安愛燈被燒上同舍性也女其母同其父祖以其名及四小

孩俱受傷且初往避暑而寄居華人字下之斐禮思幸免於難美醫生格雷爾利尚住古田城中之西醫院亦無所相濟

匪所持惟刀鎗又棍之類施士阿德等三人被殺外又殺女士七人內有一籍隸英國者姓哈得福皆訓練家行善者也今

受傷二孩又因醫治無效而殞望日以雷爾利自福州發電報稱十一

西人

中午華教友飛報華山避封之西閩秀被殺

別墅被燒越刻斐禮思露書計告語相似惟明言五女死四女傷施士阿德全家不知所往余即入古田縣署見已殞聚

多人稱之王君曰今將帶兵入山願與君前往隨即帶兵六十名中初余出古田城有華兵十三名護送戊正抵華山知

死者已有九人生存者亦九人惟斐禮思無恙餘皆受傷輕重不等余亟爲一一療治并記明傷痕其詳不詳其被殺之
施士阿德夫婦暨二女士一即屍身已成焦炭據可憐澄女士云匪黨約八十人我向之哀求如許保全性命財物惟所
取匪黨中似有惻然之意忽一手執紅旗之出令人大叫曰汝等應知號令速殺無赦云云是夜購買華棺爲死者盛殮
余又敦迫縣令用轎轎送受傷人到水口十二寅初出山辰正到水口候至十三中初登福州美領事派來之官輪十四
上午到福州同日英監督會教士斐禮思自福發電云余避暑入山日則往食於施士阿德別墅夕則宿於華屋相距約
五分鐘路程十一卯正聞有喧聲似小孩嬉戲者繼聞凄苦聲核其方位恰係施君別墅余即邁步趨之途遇一華人徑
執余手疾呼曰毋往齋匪來余不顧仍往前趨直至日力所及處遙見有四五十人打擡箱籠棹椅之類中有一手執紅
旗者似係頭目而絕不見西友蹤跡余急匿跡護薄間距別墅後戶纔二三十步初以爲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繼思
諸西友均已逃竄存余才身奇險不可思議忽聞角聲驟起眾人執火於別墅越十分鐘紛然盡散余蹣跚而出繞至墅
前寂無所見憶曾聞若輩中屢云洋人殺盡矣深恐真有其事正徬徨間一傭者至告余曰今有數小孩在美國哈德福
小姐家余急往不見哈閏秀而見施君長女囑安愛燈慘血模糊余卽爲之料理又見其子已受重傷少頃見可憐澄女
士自言亦已受傷余欲取涼水洗抹細布紮縛則曰余尙不妨事有某姊在家尙生宜視之余卽往女士之墅見四閏秀
嘶死於屋後旋在山麓又得一女屍欲覓施君夫婦查不可得想已愴然遠引矣乃重至哈德福墅見哈女士已返叩之
則曰我聞督欲逃一人手執長槍當胸直刺我捨命急奪其鎗而傭人忽至助我奪鎗而囑我速逃又遇一傭人扶掖登
山故雖傷而無害余爲之稱慶查山中共有三別墅死者傷者僅有二人穿衣蓋皆尙在睡夢中也是夕古田王縣令帶
兵百名入山先行看視屍身徧問姓名親填屍格繼又助余等至水口寓馮諸西人連閱以上各電不論其籍隸何國合
官紳士商爲公會各示其不能容忍之意遂推喇喇銀行總辦翁爲署會正望日下午聚於禮查客館翁君宣言

曰我等宜徑行求救於本國冀脫中國凶惡之網羅卽如現辦川案言之等語不愜心遂具言中國歷來待我輩若何
欲差待我輩又若何中國固可怨本國亦不可恕詞氣忿激馮君踵其說曰中國宜秉公照約保護教士固也本國
既請其來亦豈宜置諸度外今在座諸君皆徑求本國超拔於苦海之中冀異時聖命財產皆有恃而無恐至今日之禍
皆緣屢次開教案發彼此含糊了結有以釀之故有罪之人決宜加等懲辦字林報主筆立德君曰不料一千八百七十
年天津慘殺教士後又釀似此之大禍也史不料被害者多係婦孺也夫華人之本心豈真如野獸哉我等及官場中人
皆知有凶惡書籍肆爲簧鼓祇以華官任其流傳之故禍根遂蟠結於人心此種書籍盡人皆知其凶惡華官不之禁作
督辦李君提摩太曰余來華二十五年矣日夕孜孜惟冀匡扶中國余又多與中國官民相友善故知我者皆曰余爲中
國之良友然中國實有不可救藥之處余今欲縷述廿五年來中國亂事衆皆知余甚助中國余亦仍非恨中國也而必
不肯再安緘默者則以各國日以有益之事補中國之不足而中國偏深恨之也一千八百七十年天津難作歐洲被害
二十人大半皆屬婦女而其脅實惟道府縣諸官尸之七十五年馬嘉理被戕於李協鎮八十三四等年廣東之禍蔓延
不已其毀教堂十八座教民房屋不計此總督與水師提督之告示階之厲也八十六年有江西四川之警是年至九十
年山東常不相安直俟德國領事奉派詳查始悉係總理衙門一大臣之所爲九十年沿江口岸自上海以派宜昌一
帶戒嚴及核其起禍之根則係湖南人周漢作書繪圖之故周漢又具有道臺品級者也且獲到賊許人犯由官訊鞫之
際總督不許死者之友在署聽審九十一年滿洲有華兵傷瑞典二教士英一醫生九十四年旗兵又傷英教士且尤不
止此也豫鄂關隴諸省風波迄未能平晉省更有縣令印示變動民心余處有確實證據今自西五月廿八日起四川共
毀教堂二十座毆傷男女教士百人局官不但不替且有召亂之告示理應作何辦理尙屬日新省平陽又風亦未有

核辦明文而古田又見告矣情形愈重後患愈無底止繼之以余所經之廿五年來華人待我輩之難命財產若何我輩
屢訴本官本官以華官爲行必踐言之止人君子而竟若何今觀日報所記余謂不必問華官之肯辦及能辦與否惟有
求請本國辦理之一法若仍欲在華商辦諸君試思之其將舉難命財產倚仗華官乎抑倚仗本官乎美國聖經會總辦
某繼其說曰似此可慘之事尙能緘默不言乎衆中有連呼不能不能者某君又曰我等應各懷義憤者本國與華訂約
許若輩來華本國宜爲之保護不中國與各國訂約而許其來中國宜施以酷虐否且若輩之來固有利益於中國及本國
者乃四川一案遷延兩月尙無頭緒諸君亦知中國派辦此案者誰歟一爲川臬一爲素有職名之川藩且卽出示召亂
之罪人也一爲成都守係構想有孩在箱中者也英國將派官與之會審天下有犯人而升堂鞫案者乎誠如是也古田
案起必將請哥老會頭目齋匪頭目爲問官矣又查英美兩國派令入川查辦之人一爲重慶英領事一爲重慶教士得
意師領事固佳魯意師掌教亦佳然其所應查辦者大員也非流氓也宜直由本國派出名位尊崇之特使可以定總督
罪名者方爲合式至我之不對我欽差者或其已受訓條不能自主也但伊既充欽差遇此重大案件尙不應顯示全權
大臣之名分乎衆皆鼓掌稱善某君復曰凡列於大國者派人來華而驗其手可乎我出貝欽差而無權也曷不速向美
廷請領哉古田之案共言凶手係喫素黨喫素之人於物命尙不忍傷而況人命我料必有私會交通衙署不但去教會
而已更將逐各省之外國人而特舉喫素黨以飾辭耳今宜窮根源嚴懲暗中主使之入又宜搜括防範教會之劣甚
拉雜摧燒之更不許上海新聞報再錄醒寤新聞我來華廿一年矣久在內地考察情形乃四年前聞教各案武穴殺二
人宋平亦殺二人於官吏應得罪名迄未議及致釀蜀閩今日之禍時不可失勢不容已惟有請英美外部派大員來
華查辦耳既而赴台諸人譚謀僉同卽發公電呈英美外部請教士又各自電告英美諸教會末言謂將此電交電報
總局由會社事傳聞之類偏電萬方各報館無一遺漏又聞天津漢口福州廈門香港諸西人皆有如上海之公會亦各自教迫政府

且萬方各報無不有此電報歐美兩全洲人民之心必將大震各國多由民主政府斷不能過拂輿情余嘗謂人曰國教之盛之時時
 中國其何以處之夫諸西人之必欲重懲教案者非與華人為仇也莫嗣後不致開毀隙之端也且免中國再害愛中國
 之人也并謂仍照舊例含糊了結禍根斷不能除也總而言之此事實為中國安危得失之所繫樞垣譯署諸帥公萬萬
 不可輕心以掉而鄙人之所私鑿過慮者尤有鑒於土耳其之役土耳其虐待教民慘無天日前英相杞辣士端公嘗謂
 然曰時至矣土耳其可滅矣比來正在查閱土國阿迷尼亞省殘殺教中男婦百餘輩案而各國英俄法三國議定阿迷
 尼亞雖仍隸土之版宇而盡削其治理之權似此大辱實由土國之所自召西人口土國為東方前車今已覆矣又目中
 國為遠東嘆哉遠東豈宜蹈近東之覆轍哉然而害人而反遭人害者又有粵禍也

本報篇幅有限新聞山積此下本有粵禍一條星使行程鐵路定議兩則各國要事數則朝亂餘記一篇均無位置處
 間心殊覺歉然姑志數語以俟下卷補錄云爾

電音選要

美林樂知譯 華列答跋識

補五月初二日西曆日本得京電俄法德駐華三大臣聯銜照會總署云我等以遼東若為日佔必碍東方平安大局之
 語力勸日本謂還貴國者我等之願保平安也非有愛於貴國也倘貴國嗣後別生變故我等三國仍不干豫請貴國不
 必倚恃○初三英電法望俄助法逐英執埃之政蓋謂法無俄助事必不成故先助俄代華拒日以招之○初五又云阿
 富汗王子到英謁見 君主 君主能操印語與談半點鐘時○初七云通商總局宴賓駐英日使亦在座食畢循例舉
 觴屬客日使先謝英之久好歷舉各事以為證又謂日本於通商諸務惟求按照公道應得之一分不敢多上人也○既
 望云英俄法整理阿米尼亞事不過欲土耳其即突逐條允許耳決不願干豫土之內政俄京日報論之曰不如請各國
 會議之為妙○十七云西班牙議院許撥西銀八十兆圓充彈壓古巴自主之兵費○廿七云俄京太舞士報論俄皇贈

法民主權星之意蓋欲表明俄法相聯之實據也○廿九云德皇備請本國大鐵艦爲道勞苦旋在水師大學院艦中備
請慶賀新河之諸國戰艦官弁法艦官亦至德皇親舉片石安置河堤河工由是落成各艦歡聲大震海水欲飛而德
皇亦各入座畧食果點茶酒之類○再補聞五月初四日英電俄法德三國忽共同心拒日隱露解散二橫三縱之機法
絲埃事不悅於英而莫俄之相助下議院先於十九號棟派數人董理公勸歐洲各國逼英退出埃及全境之事廿二號
革事初次會議民主親臨稱制布告必辦事之原委革事議以爲法俄交好必宜有實事之堪憑法已助俄成亞東絕
人之事業俄者宜俄亦宣助法成歐東才才之事宜也君子曰歐洲之禍其始始矣○初二云英法俄三國欲土遊行前
送章程以整頓阿米尼亞之內治其中苟有爲難之處不妨明告乃土廷忍心堅拒全不應允此亦足以召大亂俄法日
報謂英之不肯強逼土廷遵行各事者或係有私於土預杜驅逐英掌埃政之禍也夫土廷不欲英在埃之心固更切於
法也英其將助土以媚之乎○初五云西班牙政府派派戰艦四十艘同往古巴莫足以徧封其口岸水師部趨購英廠
水雷艇十九號大者三百墩小者四十墩法電駐華使大臣已與總署別立一約劃清中越界務據稱中法今已接境
雷州水程可通湄河又聞約內另有通商條款尙未宣露於外惟知沿邊之鐵路電綫皆可相連耳

閏五月望日西英京露透總電報局電遞云中國貸款定以海關爲質不得於三十六年內取贖然屆期若不還清即

可向俄國索償字林報因言此款聞共英金十六兆磅約合銀二千七百萬元本月廿七由法德銀行分售股票以九十四磅作白磅

年息四釐十五年內不能還本○十六英電法將遣商務員到華徧究各省通商要務其歸途須至越南接晤自越派出

之商員藉相印證○十七法電俄報論俄代華貸銀事成中國政務必有新增俄國千豫之處○十八廿肅電初八夜回

匪直入海城縣獄劫去盜首并戕縣令及其眷屬家人等呼嚕回山及斐洲西南境新築鐵路今已落成以意國艦隊

勒泊英國候司馬海口英人款接甚殷○十九英電斐洲東北境阿比西尼國附近有意大利割取之屬地意人往居之

官爲設成馬邇來阿王疑其聘用之量地意官以機密事告意將遂下於理知阿皇漸有惡意之心然不免開罪意人矣
阿比西尼王抹你持遣其大臣及其猶子求救於俄俄皇鄭重其事召見時恩禮有加說者謂與延接中國王欽差之
意將無同又德前相俾士麥王之疾已漸輕減又欽派裕庚爲出使日本大臣又蒙古大雪天氣奇冷凍死駱駝三百頭
恍然於江南夏涼之故矣○廿日英電傳聞俄欲假道滿洲俾西伯利亞鐵路得以直通海口故願爲華代貸鉅金英士
月達報言此信實已的確且已與華訂約惟直通海口一層俾春歟抑朝鮮之元川歟事甚秘密外人無由知惟兼知黑
龍江左岸地盡爲俄占○廿一英電莫洛哥國近殺二德人德遣戰艦至莫逼令嚴懲凶犯莫廷不聽德艦行文莫政府
聲言將占兩海口以俟後命○廿三金陵電張公保護教堂之示剴切詳明且稱道教士之善洞中百紫○廿四淡水電
前日有護送軍糧之東兵三十二人行至大料坵相近爲豪民圍而攻之生行者僅四人內有六人受傷後自戕而斃○
廿五英電勃而忌里亞前宰相斯丹勃老夫素有名望近已乞休昨在塞爾維亞都城乘車而出忽遇三人分執手槍利
刃環攻之斃斷其兩手越二日遂卒又去秋中英新訂滇緬相連電綫約章今已就議院鑿皮書中摘出刊行查此綫
於本年五月八日相接○廿六云印度及錫蘭山所產之茶味不及華而濃於華華人又不知焙茶之法歐人漸不喜飲
俄美人欲華茶者尤少去年美國賽會印錫茶商多送佳品請試一旗兩槍之美今更送新茶八萬磅至俄大有引人入
勝之望○廿七云西班牙艦賀德河落成而歸道出法之邱布克海口暫時寄控法人喜而迎之○廿八京電直隸山東
本入江南等省統兵大員先後奏陳華兵之不足恃事下兵部議請降旨飭查行伍凡未經戰陣及聞冗無才之革概
行裁汰嗣後軍中悉照西法訓練○廿九港電復廈門信日兵至大料安鎮時發民戶插白旗以示降順日將遂不設備
及大隊過盡臺民羣起截其輜重各傷亡數百人日將大怒殘殺臺民甚衆軍機處傳旨自鎮江至天津興築鐵路
巴縣獲匪五人搜出槍械並金十字架教堂之旗也朝王妃就槍創其權想出自日人之意也惜哉

SEPTEMBER,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80.

1.—Cambon Report for 1894.	...	By Rev. G. Reid.
2.—Letter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3.—Hanbury Fitz-Kenny
4.—Patriotism—True and False. Part II	...	By Editor.
5.—China's Needs	...	By J. Buchanan, Esq.
6.—Hemlock interviewed. Translation	...	By Editor.
7.—McGiffin on the Naval Battle. Translation	...	By Editor.
8.—Morris on Rich's Nation	...	By Rev. Dr. J. Edkins.
9.—The Formosa. Middle
10.—Chinese Affairs	...	By Editor.
11.—International Affairs	...	By Editor.
12.—The Riots, etc.	...	By Editor.
13.—Telegraphic Intelligence	...	By Editor.
14.—Advertisements.

Note.—The price henceforth is 11 cents per copy;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ll business orders, subscriptions to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SEPTEMBER 1953

萬國公報

WAN KWONG KUNG PAO

A JOURNAL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 FOUNDED BY DR. J. J. MULLER

NO. 1000

本報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號碼 零售每份 廣告費 訂閱費	本報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號碼 零售每份 廣告費 訂閱費
--	--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MANAGER

SOLE AGENTS FOR THE DISTRICT OF HONG KONG

15448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九月

本館前於清治創行萬國公報繼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興復仍延
林君紫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應良沈君賢齋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錫鐵盒主繼馨德史樸軀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事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視月
報也事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於
周諮擇之也精諦之也詳模樞影著瑣屑庶唐之事洵汰殆盡故上
而卜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精資印證蓋規規乎著
任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彌深兢兢業業亦小人家錫以鴻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晰文字之緣聊堪踴躍忱藉規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莫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賜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對面五
鳳樓受廟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十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萬國公報第八十卷目錄 乙未八月

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英貿易情形總論

吳昌顯撰

上 中朝政府書

李自白撰

廣學會課卷

江蘇省殷之輅呈

辨忠篇下

林樂知著

總理廣學會支應所布嘉南先生語錄

李提摩太譯

德國漢納根軍門語錄

林樂知譯

美國麥吉芬副戎語畧

前人

續富國養民策

第廿四章八十九節

艾約瑟著

新語八

海上蔡子

大清國事

鑄鐵倉主

萬國公報 目錄

上

上諭恭錄

大員進退

自強新政

護教公牘

逆回猖獗

星報紀事

電音彙譯

各種告白

蔡林
爾樂
康知
鍾選

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

葛爾禮作

竊查光緒二十年華洋貿易。雖迭有各端異常變故。而綜核各口情形。猶幸於商務大局。尚稱平穩。是年春間。粵東雨澤稀少。旱魃爲災。省城內外。遍患瘁子時疫。其症相繼傳及香港。自夏徂秋。始漸止息。香港爲商航市舶往還所聚。華洋商貨一大總滙。誠乃通商各口貿易衝要之津。計五月起。以迄九月。此地遂視爲受病海口。大凡船隻往來。不獨該處諸多掣肘。卽行抵他口。亦須照章停候查驗。實於商旅。極遠。殊形窒礙。此天時之變也。六月間。又值日。曩陡興。北地頻遭兵燹。南洋各口。縱未波及。而人心惴惴。懷懼。生意場中。亦不免爲之艱滯。沿海口門。官軍設險防守。船隻進出。均畏行駛之難。因而另多需費。如貨備保險一切。均各有加。且軍需籌捐。內地各貨。亦增釐稅。兼以各處陸續招勇。食力粗作之徒。應募甚衆。而工人亦不覺漸少矣。此人事之變也。歲初。北地水災。已形荒歉。秋季。南省米糖。又遭連次暴風。此地利之變也。西金市價。恒久騰貴。起落靡常。銀價終賤。不能復返。其金價最高時。每關平銀一兩。可滙三先令一辨士。最低時。僅及二先令八辨士。計每百分中。退縮至十五分之多。致上海久年所設之外國銀行。現又相繼閉歇二家。其新開者。有鑒於斯。另擬改規。是知或滙或借。自必其難。其慎。且是年扯算金價。又比十九年減九辨士。有奇。外洋販運來貨。固屬經營匪易。惟出口土貨。頗愜人意耳。此市情之變也。以上有此諸大端。而能持盈保泰。貿易不稍減色。豈不大可欣慶也哉。

一稅課。統計各口總共徵收稅鈔關平銀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三千餘兩。比十九年贏五十三萬四千餘兩。似此稅數。惟光緒十四十七十八等年較之更多。本年除洋藥一項外。其餘貨稅均各有盈無絀。計進口稅共徵關平銀四百六十五萬二千餘兩。比之上年增四十六萬一千餘兩。此中運銷之饒。不獨西洲各貨爲然。即東南洋貨亦皆起色。出口稅共關平銀八百六十八萬五千餘兩。比之上年多徵二十八萬一千餘兩。另有土藥稅未計在內。否則出口稅所贏更覺其多。尤可喜者。今歲出口茶葉益加興旺。可望中國守此利源而未替也。復出口半稅多於上年三萬五千餘兩。船鈔多於上年七萬八千餘兩。觀此足徵華洋船隻往來之衆。亦可見沿海貨物進出之盛。子口稅增於上年四千五百餘兩。雖不爲多。然出入內地之貨。不過有數口暢行而已。土藥稅共關平銀三十六萬三千餘兩。較十九年多徵十九萬八千餘兩。惟洋藥進口則更爲短絀。合計短徵稅釐關平銀四十二萬九千餘兩。內正稅絀十一萬七千餘兩。釐金絀三十一萬二千餘兩。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價值。遞年愈見增昂。用金販來之貨。進口愈見退縮。年復一年。伊胡底止。夫銀之久於低賤。至此可謂極矣。必將反而畧貴。然後物價乃得持平。庶幾可望轉機。冀以挽救將來耳。前於十九年總論。曾述及金銀互市。貴賤逾恆過久。恐於新添之口貿易難期獲益。初開重慶口時。僉謂洋貨除進口稅外。運至彼處。並無另外稅項。諒可暢旺。今查閱重慶關論畧。內列歷年洋布進額。計尤

緒十六年，仍有子口稅，猶進口七十七萬四千疋，至二十年，已無子口稅，竟退至五十四萬一千疋。此即貨因金漲，消源梗滯所致。雖洋布比土布較輕，但今昔之價懸殊，則艱於運銷也實甚。惟土貨價隨銀賤，所有運至外洋者，均沾利益。即以前未能出口之貨，今亦源源繼往。中國赤金一項，現亦可稱出口之一大宗。與絲茶稱並盛焉。計是年進口貨價，共值關平銀一萬六千二百萬兩，多於十九年一千七十萬兩。考其大數，多因洋貨價昂之故。然其中貨色進口，亦增不少。如印度棉紗銅鐵等類，煤炭麩粉、火油、自來火糖及官用物料，皆勝上年。洋藥進口，則担數減而值數增。是年，僅有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担，計少四千九百八十三担。歷年來，當以此數為最絀。此緣印度收成畧歉，且印廷加徵稅課，故每担增價，將及華銀一百兩之多。若此，則恐洋藥來華，難與土藥爭衡。蓋土藥原擬奪盡洋藥之利，深欲斷絕來源，獨得專擅其長也。溯自光緒十七年起，新定土藥徵稅專章，每担一律徵銀六十四兩八錢。從此川土出口，年盛一年。比昔年之徵抽不一者，實為遠勝。本年，由重慶出口，往通商口岸土藥，共六千二十担。另有龍州蒙自出口，往東京土藥，共七百担。合計此數年內，土藥運銷甚廣。而洋藥比二十年以前，則絀至二萬担之多。其故非關金銀市價諸端之礙，實因一興一衰，時勢使然。即中國之棉花布疋，亦不難照此，以與洋布相角逐。互賽勝負於華場。況現有金價之機，足以牽制洋布乎。統計是年，洋布進口，共值價銀五千二百六十萬兩，較上年贏七百萬兩。此乃價值之豐，而核其疋數，斤兩，初

無溢額惟原色布美國粗斜紋布美國粗布均有加增。此項貨色之盛似乎可喜。但以外洋成本至華仲價過昂。竊恐終非穩固。因悉內地市面罕有行銷此等洋布之口。所以一時暢行者。大概近多用製征衣耳。計十九年進口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千疋。此係極細之年。今進口一千四百五萬七千疋。不過僅贏十萬四千疋。查去歲之底上海積存未銷之貨尚多。業此者失於籌算。布莊行號倒閉不少。現時此項洋布華市不易消流。皆由值多售寡。即前所論今昔價值懸殊艱於運銷之謂也。查光緒十六年間每關半銀一兩。可匯西金五先令二辨士。當時洋布進口有一千七百四十萬疋。十七年遞增至一千八百六十萬疋。迄今每關半銀一兩祇值西金三先令二辨士。而洋布進口即驟見退縮。竟有不及一千四百萬疋者。合前後五年。金值軒輊如此。進口貿易靡不棘手。豈獨洋布爲然哉。但此五年之內新開通商口岸三處。分隸中國三省。如廣西之龍州雲南之蒙自四川之重慶。是也。說者謂重慶於四川省爲最重極要之口。雖目前洋貨進口維艱。然而稅務年漸起色。斯口之興當可期。前歲上海機器織布局突遭秦火之劫。今已復舊觀。重開規模。機軸連雲。工作比前尤富。此項機器織紡等局。現查上海甯波長江一帶相繼做行集股創設計已成者及將成者共十五處。大約明年各局統有紡紗車三十六萬架。織布機器約三千軸。軋花機器更推悉數。洋布進口想當更退一步。況又限於金價。此其甚於上市。毋待言。進現在金之於銀。情同仇敵。去年船發不休。然而旁觀者清。已審勝負之勢。制

見金市貿易定爲斯困銀市經營必占長壽惟料當局同商諸事不能久於他手平視或將設法由政府復行開局鑄銀以通中外或做新舊金山杜遏華工進口之例於泰西各埠加增稅項徵收銀市進口各貨以爲自保之計也棉紗由印度日本進口者增於去年十五萬二千七百担絨毛呢羽等俱減甚銳其價值幾緡至一百萬兩鋼鐵等類除鋼而外餘尙起色惟是銀價高昂仍恐不能久旺亦如洋布之病舊鐵進口向比他項鋼鐵較暢光緒十七年最盛計有八十五萬九千担迨因成本價值過昂亦減至五十萬九千担煤斤一項自海防戒嚴以來市價驟騰人皆揣度云現當戰事之秋需煤必鉅且慮東洋之煤不准來華因之上海一處紛紛進口共有四十八萬六千噸比上年多五萬七千噸火油美俄兩國進口俱多美油增一千四百九十五萬加倫俄油不過自光緒十四年始行銷華市今亦遞年暢增迨計本年增四百七十四萬八千加倫此油多運銷上海廈門汕頭且因該處現有建造火油池棧便於散艙起卸現查關冊所載蒙自重慶最遠之口亦有火油運往此物將必廣銷無量矣白糖共進口一百八十二萬三千担錫皆香港運至原屬中華土產由香港用西法以機器精製細淨再來華口作爲洋貨此項白糖亦年有進境是年共增二十七萬担海味由新嘉坡安南暹羅等埠進口者亦有贏無絀食米由外洋進廣州口僅有六百四十四萬担較之上年極形甚少另有長江運粵之米共四百六十六萬二千担

出口土貨。此項貿易。頗稱暢意之年。大凡事物。有損則有益。故進口貨既因金貴而損。則出口貨轉藉金貴而益。所以十九年出口貨價。祇值關平銀一萬一千六百六十萬兩。本年竟有一萬二千八百十萬兩。計多值一千一百四十萬兩。其大宗之貨。類多有增。總要者。爲棉花紅茶磚茶白絲綢各等皮貨絨毛類。此項絨毛。現在尤爲最重。十年前出口。僅有三萬四千八百担。今除駝絨二萬六千担外。仍共出口二十二萬六千担。惜羊毛尚粗而不細。倘能再加精選。則羊毛之市。當可甲於天下。目前則應推新金山所產爲巨擘也。竊以中國郊原平曠。利於畜牧。如長江以北。暨蒙古等處。其牧野之場。廣而且大。尤非新金山所可及。刻當銀價咸宜。羊毛生意。自必悉如所願。棉花共出口七十四萬七千担。上年祇有五十七萬六千担。此貨東洋採運。約居五十萬餘担之多。亦有運往歐洲者。約十萬四千担。查華地長江各省所產棉花。實乃超等上貨。而又適逢金貴之益。故可盛行。十年前出口。不過五萬三千五百担而已。至於茶市。十九年曾論頗爲生色。今歲尤足稱道。雖在華成本高昂。比之上年。每百兩增有十兩至二十兩之多。而中西商販。一買一賣。均皆獲利。此亦金貴之益也。本年各種茶葉。統共出口一百八十六萬二千担。價值關平銀三千二百八十五萬四千餘兩。比上年贏四萬四百担。多值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內紅茶贏二萬七千担。磚茶皆往俄國者。亦贏一萬三千二百担。京磚茶贏二千二百担。惟青茶繼二千七百七十担。緣日本亦產青茶。而其出口之稅。減於華稅甚多。此項青茶。爲東洋分

古故出口稍遜。運赴英國及新金山之茶，銷場仍滯。光緒十六年計出口往英者四十三萬三千担，今僅三十萬七千担。往新金山者則自十一萬五千五百担降至八萬六百担。運銷俄國者頗佳。水陸併計共七十五萬七千担。比十六年出口贏十七萬七百担。美國銷路更暢。十六年祇二十六萬八千一百担。今歲共有四十萬三千一百九十担。白絲亦旺。出口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九担。其中有上海機器繅絲四千三百四十四担。此項仿效西法。其值逾於常繅白絲倍蓰。而關稅則仍照白絲之例。將來或加此稅。海關年中所增進款亦復可觀。合計白絲出口。比上年贏五千二百十八担。蓋因歲值豐收。洋商亦預多定購。兼之銀價低賤。獲諸裨益。所以運抵外洋。銷流易廣耳。惟查光緒十八年金價。每關平銀一兩。可匯四先令四辨士。彼時白絲出口較本年尤多二千四百担。可見專指銀賤而出口絲多。亦不盡然。仍當別有可旺之故也。黃絲皆下等貨。十九年出口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担。本年減至九千九百三十三担。聞當行者言此貨繅法未妥。若不改絃易轍。縱使貨價極廉。必將年衰一年云。野蠶絲出口一萬六千二百四十担。雖贏於上年仍未及十六年之多。亂絲頭出口共六萬六千四百七十五担。較昔更增綢緞。連四川山東等綢俱由廣州漢口上海三處出口。亦勝從前。赤白糖比十九年畧多。惟亦遜於上數年。草帽繅一項。值價頗鉅。原爲出口大宗之要。惟識者每嫌其貨色欠佳。然而銷路之暢。較於曩年尤爲興旺。光緒十年僅祇七萬八千一百担。今者共有十二萬六百担。其他如樟腦爆

竹牛角毛髮類麻生熟皮煙絲等出口貨俱其豐富合觀以上貿易之盛猶憶光緒十五年總論內述及華茶興衰之故以中國地大物博若此後於土產大宗能盡人事以栽培之而開拓其銷路亦足以補其失今計本歲茶價比之近年遞增不少加以出口各貨如此豐饒斯言豈非果有效驗歟復出口貨多往俄國越南二處其價值較十九年贏一百五十七萬九千餘兩

一船隻 邇者通商口岸常需轉運沿海貿易船隻無不厚獲其利本年外洋貿易進口船共四千五百九隻計三百八十萬四千噸多於上年二百四十一隻二十二萬一千噸沿海貿易進口船共一萬四千八百八隻計一千一百五萬噸較之上年畧少因時值海警內有數船不便往來也

一金銀出口 金共值關平銀一千二百七十七萬四千兩比十九年多五百三十一萬五千兩大概總出上海出口其中有五百六十萬兩來自牛莊天津烟台轉由上海運出者人謂此金多係平日積儲舊物並非一時採取新金刻因長價及時皆願出其所藏以圖重值然查北地金礦近年所產亦豐茲將五年內出口金估值銀價并合金鎊各數分別列後

光緒十六年共值關平銀一百七十八萬三千兩 合英金四十六萬二千五百十七鎊

十七年共值關平銀三百七十萬一千兩 合英金九十萬九千八百二十九鎊

十八年共值關平銀七百三十三萬二千兩 合英金一百六十萬三千七百七十五鎊

十九年共值關平銀七百四十五萬九千兩 合英金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一百五十七鎊

二十年共值關平銀一千二百七十七萬四千兩合英金二百四萬四千鎊

茲以每年前中之價推算此五年內統計共值關平銀三千三百四萬九千兩合英金六百四十萬五千三百三鎊。果能不免出口金稅。改照抽五之例。則稅課更藉此生色矣。本年進口銀共三千七百二十萬兩。十九年祇有二千六十八萬七千兩。本年出口銀一千七十三萬一千兩。與上年所差無幾。本年統以進出口金銀合較。除互相抵除外。計贏進口關平銀一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兩。上年僅贏二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

一價值。除進出口金銀價值外。凡華洋貿易之價值。仍照十六年總論之算法。核算大略情形。詳列如左。計二十年進口洋貨市價淨數關平銀一萬六千二百十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兩。內除復運往朝鮮貨價關平銀四十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兩。其餘淨數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八兩。再除進口稅關平銀四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兩。又除洋藥稅釐關平銀六百九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六兩。以上兩項共計一千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兩。查進口貨除去稅銀淨值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百十兩。內除經手七釐用金計一千五十萬五千二百九兩。統計進口貨於起岸時之價值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六萬九千二百一兩。至於出口土貨除價關平銀一萬二千八百十萬四千五百二

十二兩內加土貨往朝鮮之價。值關平銀八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兩內。除由朝鮮進口之貨價。關平銀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八兩。其餘淨數計四十五萬三千五百十兩。共計出口土貨淨值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五萬八千三十二兩。內加出口稅。關平銀五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兩。再加經手八釐用金計一千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兩。統計出口貨於下船時之價值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二百兩。總計出口貨之價值。比進口貨之價值多五百十二萬餘兩。合併聲明。

上 中朝政府書 此書已呈樞垣譯呈王大臣察閱

李佳白著 鹿完天譯

異域菲材。西洲下土。早歲攻書。長而遊歷。半生未展乎下懷。兩次觀光於貴國。方僕之初至也。遊乎鄒魯之鄉。登其堂而仰瞻聖容。巍然在上。既而幸叨眷佑。獲晤聖裔。此所以臨別之時。得有錦聯之賜也。及入都。見夫宮闕之大。人物之盛。不禁悚然起敬。曰。是誠文教之邦。禮貌之區也。乃未幾而與賢士大夫遊。聆其言論未采。然後知聖門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爲不虛也。茲不具論。第即近今時務言之。夫以貴國之有事兵戎也。既不能運籌帷幄。借箸而代畫良謀。復不能枕戈待旦。効命疆場。以爲知己者用。何敢累牘連篇。妄與人家國事哉。然而土居是國。既能與人以同樂。而不能共人之憂。則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貴哉。是以不揣冒昧。聊抒管見。爲貴國政府約畧言之。一曰養民有要。二曰教民知本。三曰和睦有序。四曰武備並講。五曰養民。教民和睦。武備。諸大端。各宜變通新法。若猶循途守軌。依樣葫

庶。非惟無以濟時艱。更無以觀後效也。曷言乎養民有要也。講農政。尚工藝。通商賈。其大綱也。農政者。生命之所攸賴也。國之講農政。猶人之納飲食也。人無飲食。縱精力強壯。誰能保其長生乎。國無農政。卽林總紛紜。將何所恃而不恐。且近見各省貧種累粟。以其獲利倍蓰。而不知其有妨飲食。爲害甚烈。若不及時禁止。則日甚一日。而國將不堪矣。工藝者。又理財之要務也。國之尚工藝。猶人之須四體也。人無四體。縱嘉肴羅列。其將奚以入口乎。國無工藝。卽地利無窮。亦何由興而起之。且近見各省多有游手好閒之民。其自絕生路。無怪流於比匪。不可遏止。是工藝爲營生之具。而國又賴以富強矣。商賈者。又有無之所以通也。國之通商賈。猶人之運血脈也。人凝滯其血脈。縱飲食充足。亦將何以滋潤乎。國無商賈。縱男有餘粟。女有餘布。亦誰起而以有易無。且嘗見有坐擁厚貲。不肯懋遷。以致自私其利。而不公之於人。是則商賈之不可無也。爲尤急矣。此養民有要之大概情形也。曷言乎教民知本也。畏天命。正人心。端學術。其大綱也。天命者。人倫之所由始也。不畏天命。此媚奧媚寵。後世之旁門左道。所以不息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吾誰欺。欺天乎。故皇天無親。天命靡常。湯文之所以興隆也。弗克若天。弗克敬天。桀紂之所以敗亡也。人心者。治亂之所由關也。人心不正。此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後世之六逆。所以日甚也。本實先撥。枝葉容未有害乎。故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凡以見聖帝明王。勤勤懇懇。垂爲萬世法守者。首在此也。學術者。國家強弱之所由判也。不端

廣探新法。然不能於舊日之積弊。推之使去。又安望新之所從出乎。譬之瘡痍。外面雖敷生肌止痛之藥。而內焉不服托裏透毒之劑。則潰爛日深。久之有不戕其生命者乎。鄙俗之見。妄駭聽聞。然一得之愚。不能不爲。貴國告。冀垂明聽。兼質同朝。慎勿視同具文。以爲老生常談。置之不議。不論之列。雖然是言也。亦不過粗具綱領而已。若蒙不棄。試觀芻蕘。假以時日。退掃館地。將時勢之可變。可通者。條分而縷晰之。然後一一繕寫呈上。是否有當。伏候鈞裁。

廣學會課卷

福股之略上

開築鐵路鼓鑄銀錢整頓郵政爲振興中國之大綱論

夫人一身必脈絡貫通。氣血充周。情志暢達。而後精神克振。百體俱康。爲國亦然。故鐵路者。所以通國之脈絡也。銀錢者。所以充國之氣血也。郵政者。所以達國之情志也。三者備而後富強有本。百廢俱興。方今地球各國。莫不於此三者。竭力推廣。泰西創法之善。固早微乎實效。日本仿行其法。亦且底於小成。何中國尚視若可有可無之數乎。且斯三者。在地狹民少之小國。易於周轉。有之固益便利。無之亦不甚爲病。中國地廣民多。往者互市未開。利不外奪。有無尙不足爲輕重。今五洲通道。萬國觀瞻。尙尚漠然乎。今卽三者而申論之。鐵路議築已久。言利言害。一傳衆咻。既而各大憲先後遵。旨奏覆。張香帥議。先築幹路。自京達漢。分年籌款。已蒙。嘉許。似可立見施行。詎又爲浮議所阻。其自開平接造之路。既已南北

交馳。官商分辦。今年忽又停工。雖因經費不濟。抑亦未嘗重其事耳。若果重其事。極力推廣。則當此倭人犯順。用以運兵運械。電掣風馳。何至遲誤戎機哉。所望當道懲前毖後。勿畏難。勿惜費。速踐前議。次第開築。俾鐵路終克告成。有如脈絡貫通。則振興之大綱。得其一。銀錢議鑄亦屢。前此試辦。多不得法。故皆無成。近年粵省早經贖機開鑄。辦有成效。而所出不多。難資流轉。他省未聞有繼起者。豈以其未能獲利而觀望歟。夫鑄銀與鬪法理同。本以便民。非必求利。利若過厚。法必不行。然初辦無利者。久辦即可有利。小辦利溥者。大辦自然利豐。且即使無利。已免行用洋圓。而暗受巨虧於外國。是卽利之大者。况非實無利乎。亦視辦理之善不善耳。所望當道。知人善任。立可大可久之規。就粵局成法。而益加詳審。迨鼓鑄既精。且熟。尤必兼設官銀行。以廣流通。俾商務日盛。財用不匱。有如氣血充周。則振興之大綱。得其二。郵政亦早議整。無如屢作屢止。今春。側聞仍歸赫總稅司經辦。既又寂然。殆因軍務倥傯。姑暫緩歟。夫古人置郵。雖上國報。亦兼遞民信。泰西郵政。初本仿自中國。而辦理特善。遂爲國家增一大宗進款。而民亦稱便。其在本國。固無處不通。又立萬國郵約。彼此互爲遞送。惟本國不能任他國開設信館。以一事權。法至善而利至溥也。日本遂亦仿行。自西國明治二年始遣使至歐洲。與各國互立郵便之約。亦復章程井井。成效昭昭。且其而中國於郵政一端。獨不果於整頓。既坐失其大利。又不便於商民。誠何心哉。況輪船電報。成局已久。其於郵政事。已過半。而猶任外國信館。民間信局。各私其權。請不妥善。國

家轉歲費巨金於特設之驛站。上下截然。兩無裨益。是真難索解人矣。所望當道。毋惜反手之勞。於一轉移間。俾郵政果然克整。有如情志暢達。則振興之大綱。得其三。三者皆中國今時之要務。如欲振興。須亟圖之。庶幾大綱既立。條目斯彰。舉凡善法。可以致富強者。卽不難次第從事矣。至於若何辦法。則三者各有要領。及詳細章程。早經中西多士。反覆敷陳。茲不再贅。

要言不煩大綱克舉天南萍史評

維持絲茶議

凡國皆有一二大宗物產。爲別國所缺少者。彼此交易。各保利權。故通商利益。公而且廣。設本國應有之利。不見增盛。則必設法推廣。倘再稍有減色。必更推原其故。合力維持。勿令衰弛。此泰西商務。所以能常保盛局也。若中國之於商務。向不視爲甚重。自與各國互市以來。雖亦設有總理衙門。及通商大臣。而交涉事繁。未暇爲小民籌畫細微。卽素稱出產大宗之絲茶。亦任其逐漸衰敗。年甚一年。有心人雖屢經論及。並詳求整頓之法。非不盡善盡美。足挽倒瀾。而至今未聞有採擇施行者。豈以其事屬難爲。歟。抑經費無着。歟。夫他事因難爲。因費巨。而遲徊觀望者。容有之。若維持絲茶。則固毫無所難。惠而不費之事也。試再將無難不費處。爲官商農民一申議之。七年前。薛叔耘星使。觀察甯紹台道時。曾以整頓絲茶。策課多士。亦與焉。妄擬一綱四目。尚未握粟。一綱者。飭立公會。以專責成。四目者。分設公所以齊行市。酌設公

棧以濟轉輸。預備運洋以收利權。勸設藝堂以精物質。凡此設施。雖似繁瑣。而官商農民。分任其事。固甚易易。在通商大臣。不過發一號令。動一文移。通行分飭而已。何難之有。若論需費。本屬無多。縱公會公所。以及藝堂。不無小有費用。而出自各省商民。羣策羣力。則一人所派。其細已甚。何費之有。惟運洋一節。其權半操於己。半操於人。似不易行。然果有不辱命之駐洋使臣。善敦睦誼。能與各國準理衡情。和衷商權。先請減正稅。則再議開埠設棧。安定章程。載明條約。則華商有恃無恐。必有鼓舞振興者。彼來此往。公道乃申。此亦非甚難事也。至於藝堂。當各就絲茶出產之鄉。勸民自設。除備置書籍。考究中西良法外。尤必推求新理。凡種植以至練焙。其間微細事宜。雖已精美。可以仿習。而妙理之未盡出者尚多。是宜合植物。動物。及化機等學。試驗參考。俾底至精至美。其各藝堂所出絲茶。每年由公分總董。提集各處貨樣。賽會一次。分別等第。優以獎賞。如是。則中國絲茶。無與媲美。庶不致被人撻奪。且可推廣銷路。倍增價值。而永保利源矣。有通商之責者。何惜一啟口之勞乎。是爲議。天南野史評

前日所陳一綱四目。易見施行。而當局者置若罔聞。何也。豈民事非其所措意。與可慨也。天南野史評

江海新關考

自關市有征。泥古者多非之。不知欲民之財。治民之事。理所宜然。況中國關稅二十。而取一較。泰西輕至倍。更屬無可訾議。惟當軍興時。添設釐卡。初本權宜之計。而至今變本加厲。流弊滋多。論者憾焉。其與

始上並興。而能利國便民者。厥惟新關。新關專爲華洋互市而設。由各海口以及內江輪船所經。稽徵斯職。除總口正稅。子口半稅外。無逐卡抽釐之累。商賈稱便。所以內地華商之貨。多願附洋旗而趨新關。新關自初設至今。數十年間。每年所徵稅銀。由七八百萬兩。遂增至二千數百萬兩。較田賦所入幾倍。且此二千數百萬兩中。進出口稅。僅約十之四。其十之六。則內地華商。情願趨納者也。然則新關稅務。利國便民之效。不亦彰明較著乎。夫所以致此效者。因總司稅務之得其人耳。總稅務司爲誰。則英員赫君也。赫君受中國之聘。垂四十年。位躋極品。職等兼圻。統權權政。井井有條。所有各新關正副稅務司。暨頭二三四等正副幫辦。下至扞手。均用洋人。統歸管轄。其間用華人者。惟通事及書啟書辦而已。事權旣一。明效斯彰。故中國任事之久。無逾赫君者。而議者每謂中國之大。豈竟無能勝新關之任者。稅務司姑勿論。何各等幫辦。而亦不用華人。如謂華人易於營私。則在卡員獨當一面。或所不免。若新關華洋共處。互有牽制。何從作弊。然則不用華人。非此之故。殆別有卓見存焉。蓋事以專而劃。一人以類而相從。新關之不雜華人。猶釐局之不雜洋人也。在當日初訂章程。固已斟酌盡善。設中途稍予融通。斷難持久。此正見西人辦事認真。不稍假借處。是故歷久而不渝也。曠生伏處蓬茅。悉聽風聲。固中心欽佩久已。惟尚有當改革之二端。迄未改革。未免美中稍有不足。二端者何。一爲稅則。按泰西視貨之損益。定稅之重輕。又於出進之間。顯分揚抑。此固天下之通理。有國之權衡。非獨宜於西國也。乃中國狃於關市無征之古說。遂

於關稅概從薄取。又拘守值百抽五之舊例。不問貨之時值低昂。當減不減。當增不增。甚至稅出轉浮於稅進。非但反乎西法。實自背乎公理耳。此宜早改而迄未見改者也。一爲罰漏。販貨漏捐。宜罰也。而零星食用之物則否。罰有倍數也。而全數充公則無。今扞手於輪舶抵關時。入艙搜檢。見有新物數件。卽指爲偷漏而攫之去。雖手巾三五條。火腿一兩隻。亦所不免。強者或奪之回。懦者不敢聲張。隱忍而已。嘗見關外路旁設有百貨攤。專售此項罰物。聞所售之欸。凡在關及道署中人。均有分潤。是殆以罰欸充賞。似不爲過。然而揆情度理。甚覺不合。此宜峻革而尙未見革者也。夫新關辦理之善。本無可議。而徒以此二端。未經改革。遂不免白晝微瑕。若並此瑕而去之。是誠盡善盡美矣。特不敏。謬論及此。亦竊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例云爾。

抉出二弊確有所見天南遊覽評

所陳第一弊但見其偏而未會其全也。美國於進出口稅頗分揚抑。美洲諸小國苦之無奈。自合於美。美遂駁駁坐大。然識者已多背其不公。中國積弱已久。如果仿行。責言徧起。將何以善其後。且亦斷不能行。又考英國之制。於民間日用諸物。概不徵稅。而富饒甲於天下。知治國者固非以與民爭利爲長策也。作者蓋取泰西新史攬要一參究之一編 卷作史評

禁煙散

一以上限期均以頒發檄文及奉到檄文通行曉諭之日爲始。每月補足三十日核算。一限期滿後。或仍有冥頑玩法。在密室偷吸者。概准諸色人等。舉發其覆。情實重實。誣報反坐。其或行法之人。敢於執法欺蒙。亦准舉發。分別虛實。照例核辦。一限期滿後。三閱月。由地方官詳報。該管境內。煙害已未除絕。及拿獲犯禁案件。有無多少。又三月再報。亦如之。又三月三報。即不得以尙有少分未絕。及雖絕尙恐等遊詞具詳。蓋至三報而猶有未絕。該管官應得革職處分。然未絕而蒙報已絕。獲咎尤重。凜之慎之。如上七條。寬嚴並用。立法雖已周備。惟其間容有漏義。行法者不妨準情酌理以處之。總期煙害如限除絕。且不致多罹法網。是爲至善。一俟各地方報齊。仍由京派靠實人員。分赴各處。逐細密勘。再俟各員回報。果係遺毒全無。煙害一律肅清。所有該管官。及在事出力人員。分別等差。普行陞賞。

中西敦睦策

竊以敦睦之道。祇須爲小人講。不必爲君子勗。而策敦睦者。則固爲君子策。非爲小人策也。何則。蓋小人尚勢。其與人交善。皆本於勢利之所薰。雖極相好。亦不得謂之敦睦。故朝玉帛而夕干戈者有之。始膠漆而終魚肉者有之。君子尚理。其與人交善。一準以情理之所宜。雖小有言。亦無非欲全敦睦。故禮讓再三。而不爲卑屈。兵戎相見。而不爲欺陵。使斯世而盡君子乎。則敦睦何必策。惟斯世不盡君子。而欲其永敦睦。斷非無策而能然。試以子身處世。與鄰里鄉黨交。欲求相安於敦睦。且不可以無策。況邦交乎。況今

中西之交乎。中西之交。從古未有之局也。言文迥異。風俗各殊。向之遠隔重洋者。今皆近若比鄰。通商數十年來。雖亦式好無尤。而齟齬處正復不少。豈中國於敦睦之道。有未盡耶。而中國則固事事克己。懷保遠人。視子民有過之。卽如各處民教相爭。及商務涉訟等案。莫不抑民而恤遠。盡法以懲。如願以償。是志存敦睦者。莫中國若也。既已志存敦睦。何至尚有齟齬。豈西國於敦睦之道。不甚重耶。而西國則固事事秉公。不輕用武。設有兩國爭持不下。各國必出而勸解。俾仍底和。且不獨同洲如此。卽事在異洲亦然。往年中法之役。刻下中東之事。皆經歐西諸大國與聞其間。力勸行成。雖日本有心爭鬪。甘冒不韙。以致事終決裂。而諸大國之盛意。則誠可嘉已。是西國之於敦睦。尤能力全其大。更何齟齬之有哉。然而中西交涉。猶不免小有齟齬者。其故安在。蓋敦睦之道。則有餘。而敦睦之策。未盡善也。試爲借箸籌之。頃論君子小人。非分指兩國而言。無論何國。不能盡君子。亦不能盡小人。惟道有消長。用有升降。則政俗因之而異。乃有若國君子若國小人之辨。以其尙理尙勢。相懸遠甚也。夫尙理原勝於尙勢。而有時尙理者。每爲尙勢者所屈。於是有所爲解嘲之言曰。受屈者常在。天道好還。我仍尙理以俟之。有爲憤激之言曰。尙理不如尙勢。弱肉強食。我惟脩武以制之。是二者皆偏也。爭機愈伏而愈深。其發必甚。烏足以保敦睦。然則理勢並尙如何。曰。幾矣。可以立矣。與國之交。亦可久相睦矣。而以云乎敦。則猶未也。必也尙理而深造乎理之微。尙勢而轉忘乎勢之迹。俾理與勢渾成一貫。夫然後萬國相同。爭端悉泯。中西敦睦。復何待言。所謂深

造理之微者。事無巨細。理所應爲者。無不爲之。而未當弗措也。理所宜革者。無不革之。而未盡弗措也。法之敝者。理宜變。則變之。毋事因循。法之善者。理宜仿。則仿之。毋襲皮毛。爲上者。理宜盡心民事。毋使有一夫之不獲。爲民者。理宜奉事君上。毋使有一藝之不精。如是。則上下一心。君民一體。財用足而人才興。武備充而文治盛。縱府庫無藏。而富莫與京。兵額無多。而強無與敵。凡若此者。初不過循理而行。未嘗言勢。而勢早根於理。而以生以盛矣。所謂理與勢。渾成一貫者。是也。至此而起視外交。無論君子小人。其與我敦睦。當復如何。

五作俱能按時勢以立言。所陳洞中窾要。知作者留心洋務久矣。大南譯史王翰總評

廣學會課初擬章程五題。必須兼作繙思。人各有能有不能。未便概強以所難。遂改每題一卷。作者大力包舉。有條不紊。未易才也。然縱談洋務。間有未盡吻合處。若更取廣學會譯著書籍。如泰西新史。擬要時事新論。及逐月萬國公報之類。分別觀之。所造當更有進林樂知著。

辨忠篇下

林樂知著

夫吾所謂眞忠愛國者。果何等之人乎。眞忠者之治國也。見事之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必維持調護。以成之。見事之虛僞。而不便於國計民生者。必駁斥擲棄。以絕之。初不必問其法之所從來也。故有益者。雖西國新法而必行。無益者。雖祖宗成法而必除。此大公無我之眞忠臣也。輕人而重己。固屬恒情。厭舊而

克新亦若有恒性。試觀生人日用之端。新法之勝於舊法者。人皆取其便而用之。初未嘗拘拘於復古也。初未嘗輕信偽忠者之毀謗。而有疑夫更新也。茲畧舉數事以證之。古人取火。用兩木磨擦而出之。繼用鑽燧之法。其得火也均甚難。自火刀火石行於世。人咸稱便。迨踵行千百年。而得自來火。又有放光之煤氣。萬國通行。而舊法自除矣。古人之測時也。日則驗日影。夜則觀星月。聽鷄鳴。其法雖多。而不能悉準。中國刻漏之制。以銅壺滴漏而知之。已屬巧妙。自西國之鐘表盛行於世。取携既便。舛刻無差。而舊法亦自除矣。古時室中窗牖。或糊以紙。時多風雨之虞。或裝蠟燭。亦少光明之象。自泰西格物家創成玻璃之後。人咸取而用之。而舊法亦自除矣。昔年鑲板印書之法未行。著書者類多手自鈔錄。費力失時。莫此爲甚。當時又未知造紙之法。韋編則製以皮。簡策則削以竹。且有以樹葉鈔書者。故古時之書。價值既貴。得之甚難。自造紙印書之術。相繼而起。今又多用機器。以造之而印之。又有聚珍諸字。由是出書日多。購價日賤。有益於人之讀書明理者。頗非淺鮮。誰以爲古法之可行哉。鐵路未開之先。行路之人。徒步者有之。騎驢馬者有之。至於陸路之有車轎。水道之有舟船。此爲至安樂之境矣。然而行程既緩。路費不貲。非但疾病之侵尋。亦且寇盜之充斥。昔人所以興行路難之歎。而終身有杜門不出之人也。今則五洲萬國。通行無阻。水則有輪船。陸則有火車馬車。路雖遠而程較速。人既適而費較省。過都越國。永無行李之虞。視千萬里之遙。如在戶庭之內也。設今日之爲子孫者。念及祖父當日行路之苦。無不深爲痛惜矣。豈復

有讚美古法之可行哉。以上諸新法多出於西國而行於東方者。然不過畧舉數大端而已。東方諸國豈嘗以其法出於西國而禁民之行之乎。日本印度等國固已大行之矣。中國之人亦漸知其有益而樂用之矣。設於斯時有人起而宣言於衆曰。凡此新法皆爲西國所創。與我祖我宗所行之成法大不相侔。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斷斷不可。噫。爲是言者。非但不得謂之忠。且將共指爲愚人矣。夫人於日用之端。固能明辨新法之是。舊法之非。而不爲浮言所惑矣。今觀市上行使之銀錢。雖鄉曲小民亦能辨別其真僞。而不能相混。況大道之於人。豈能執本國之有無以爲衡。而不辨其是非真僞以爲斷哉。人之品行。必根於道德。而忠心於是乎真。試詳論之。亦有三端。

一曰眞實。昔印度爵相牢君。撫時感事。慨然思印度之必當改化。爰明扶其弊以告人曰。凡人之不眞實者。皆不得謂之忠也。卽此一語。已可深鑄於世人之心。而發其深省矣。古諺有言。惟眞勝假。東方諸國得聞斯語。從可知凡人所信之道。以及所行之事。若不以眞實爲根本。則必不能持久。而衰敗隨之矣。東方諸國所傳天文地理等學。皆爲人所臆造。與西國之眞傳不同。地輿家每稱地極有高山阻隔。謂之迷路峰。故日落西山。卽爲夜矣。且創言大地之外。有七洋環之。天文家則稱日月星辰。皆繞地球而行。日月之有蝕者。爲紅黑首所吞食也。以上諸說。古人歷歷言之。試問今日之明理諸人。誰復信之乎。印度有金德生者。脩道明理之士也。著書立說。明辨事物之眞僞。以示世人。其言曰。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豈容以

私意區別於其間哉。天無異天也。地無異地也。物無異物也。光無異光也。天文地理格物光學。皆上帝所造。而爲永遠真實之事。東西有異國。東西無二道也。豈容以東方之學爲是。而以西國之學爲非哉。世人不知基督眞教之流傳於天下。乃昔存今存萬世永存之聖道。亦若天文格物諸學之同出於一源。初無東西疆域之分也。東方諸國各立其教。宗派既殊。門戶始判。其視歐美各國之基督教。反以爲異已。毀謗妒忌。而不知其非。嗚呼。五洲萬國。同爲一帝之所造。豈各國有各國之上帝哉。何教道之各殊。有若是哉。當世明道之人。亦既深知在天之眞神。實爲至尊無對。創造天地。保護民物。管理萬有之大主宰。並世之人。方言雖各殊其音。面貌雖各分其色。究之皆爲上帝之所造。吾人當視之若弟兄也。此可知上帝所傳之眞道。爲天下萬國所當共信者。一而已矣。豈有二道哉。知格物之出於一源者。卽知眞道之歸於一本矣。歐美各國之所以教化大行者。無一不由基督眞道而興。然亦思西國所奉之眞道。其始本出於亞細亞之猶太國乎。古時西國之人。信奉眞道。豈嘗有僞忠之人出而阻之。非西國本有之教。不可從之乎。於此知世之眞忠者。倘聞眞道。必當受而信之。初不必問其爲本國之道。與異國之道也。夫僞忠之最有害於國者。莫若拘守古法。不知本國之僞。而信以爲眞。不知本國之非。而自以爲是。卒之以誤傳誤。自愚者且以愚人。永守僞道而已矣。大抵道德之根基。必以真實爲先。苟以虛僞爲根基。則必不能持久。吾謂忠心之必由於真實者。卽此意也。

一曰公義。昔年宰爵臣亦嘗論之曰。凡人之不秉公義者。亦不得謂之忠也。昔希臘國強盛時。有著名兩大臣。一曰戴米。一曰亞厘。戴米曾設奇計。思有以制勝強鄰。惟其計不能顯露。故廷臣中無有知者。既而密奏希皇。皇命與亞厘商之。蓋亞厘爲當日著名公義之人。凡事必經其議定。而後允行也。亞厘聞之。慨然曰。謀誠善矣。計誠巧矣。如法行之。將大有造於希人矣。雖然。公義猶未足也。以吾觀之。世之不守公義而辱國者。莫有過於此事矣。希臘遂罷其議而不行。忠心必由於公義。西人知之。卽東方之人。亦未嘗不知之也。今試援引二事。以明印度之不合於公義。觀其自私自害之情形。卽知其人之不得爲忠矣。最不秉公義者。印人之輕視女子也。其俗以女子爲柔弱。不及男子之剛強。故不使讀書。不預外事。徒以事奉夫男。爲妾婦之正道。其視丈夫也。敬之若神明。夫死。則其妻必以身殉。雖入火穴而不辭。以爲如此。則可得來生之福也。凡自幼聯姻之女。夫死。不准別訂婚姻。終身受苦而不悔。其苛虐有如此者。尤不秉公義者。印人之區別族類也。昔有西儒論之曰。生人自作之孽。無有甚於印人之分類者。類規一日不除。卽印度之教化一日不興。同爲戴天履地之人。而必強分其族類。使國人之情。不相維繫。安有興盛之時哉。中國之薄待女子。與印度法異。而情同。始創女子無才爲德之說。不使入學讀書。除主中饋司縫紉之外。無餘事也。復興纏足之惡習。不顧父母之遺體。徒博嬌好之觀瞻。卒使終身不良於行。幾如無足之人。此不但西人觀之。以爲生人之苦。無有過於纏足者。故體上天好生之心。特立天足公會。廣招同人。

著書立說。普勸世人。冀免女子之此苦已也。印度日本之人。亦以中國纏足之俗爲至虐。夫中華地大物博。人民有四百兆之多。乃爲古法所拘。使天生女子。悉成爲無用之人。是猶自滅其半國之人矣。何其不思悔改哉。中國雖無分類之惡習。然士農工商。頗分流品。自重者輕人。自尊者卑人。亦即分類之意也。夫歧視他人之心。卽與公義最相違背。曾是真忠之人。而不存公義之心哉。

一曰仁愛忠與愛相表裏。人苟無愛人之心。卽不得謂之忠也。愛人者。常欲爲天下蒼生造福。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此與私己之心正相反。耶穌基督。實爲天下萬世之宗師。馬太七章十二節。耶穌訓人曰。人欲人之若何待我者。我卽當先施於人。此與中國論語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語。同一推己及人之恕道。而用心各殊。蓋論語所言不欲勿施者。禁人爲惡之詞。若耶穌所言我欲先施者。乃真愛人如己。勸人爲善之仁心。人苟能設身處地。以待世人。友有不以愛人爲心哉。昔有論世人皆爲兄弟者。其言曰。人類至殊。人品不一。惟民胞物與之仁人。爲能推廣其愛心。而視薄海之人民。不稍改其友愛之情也。英國前任印度總理大臣杜佛林君。在印多美政。嗣因陞調去任。官紳士庶聚而送之。杜君臨別贈言曰。我國前之。今無他語。惟願英人印人互相和好。不復生歧視之心耳。自今以後。凡各政事。同心求益。交相爲用。蓋天使歐亞之人。同居一國。通商往來。彼此交資。期於彼此有益。望爾等聽吾言。而共敦友誼也。足矣。凡人之求益於己者。不得有益於人。此上帝之權衡。不能使一人獨專其利也。世之專利者。每爲天

之所忌。有如蓋造房屋。以爲己也。而土木諸工。卽資之以爲生。豈能不假人手。而一切自爲之哉。蓋通人之工。易人之事。農夫力田而不織布。未嘗號寒。婦女織布而不力田。未嘗啼飢。如不通工易事。則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矣。英人之治印度。亦若商人之謀利耳。開疆拓土。使本國爲天下最富之國者。英人之工於取利也。然而英人非獨專其利也。其溥利於印人者實多。若以爲非我族類而恨之。豈不與道相反。而貽害於國家乎。有仁心者。必無忌嫉之私心也。

昔有英人論忠云。有小忠之人。卽有大忠之人。大忠者。能致國之富強。能爲眞實之完人。又能主敬寡慾。秉公守義。乘時求益。而無彼此人之私見。以擾其本心者也。方今印度日本。不乏此等之人。卽在中國。亦頗有能去其私心。盡忠愛國者。所望新學日興。眞道日明。人之忌心。日以化。華洋之罅隙。日以弭。一道同風。久安長治。雖合萬國爲一轍。不難矣。是在眞實公義仁愛之眞忠臣。舍其舊而圖其新。豈驕傲固執。仇恨之僞忠人。所能窺其萬一哉。數年前。印度京城某會中。講論教化之事。一印人起而言曰。人不可重國廢理。安可不辨其理之是非。而但以本國之事爲重哉。世之忠於國者。不宜效猩猩鸚鵡之能言。而不知其所以言。遂墨守祖宗之遺訓而行也。試思祖宗生於今之世。將何如乎。方今風會日開。智慧日闢。與古昔情形。大相懸殊。豈能生今之世。行古之道乎。祖宗之所傳。非獨風俗規矩。亦在智慧才能。使吾增益之以傳於後人。祖宗亦深望後人之增益其才智。卽以增益其聲名也。否則人與禽獸何以異哉。祖

宗竭其才智。以求合於古時。吾人亦宜竭其才智。以求合於今時。新法日出而不窮。世風與時而俱變。即起古人於九原。亦將以守古爲非矣。是故眞忠愛國之人。必不冥心閉目。而爲古法所拘。惟覺今日新法之漸行。皆古人有志未逮之功能。而急起力行。其所以啓迪後人者。卽所以貢紹前人。時移勢易。而法亦與之而俱新。此生民以來之常道也。有國家者。慎毋罔於本國之積習。置道理之是非而不問也。凡人之一語一言。爲人所樂聞者。則易入。爲人所不樂聞者。則難入。故天下而諛之人。每不論事之是非曲直。惟知一味讚美。使人不逆於耳。此僞忠者之所以得售其奸也。夫守道之士。其言行有不洽於衆人者。須有定力以持之。乃今之矜式國人者。每以順民之性爲得計。阿意曲從。以博美譽。當時非不共相推重。久乃始覺其僞而誤國也。可知移易風俗之事。實爲天下至難之端。苟非不惜身命。不顧毀譽。不阿衆心。不博美名。不虞孤立。親歷險阻。雖死勿辭。無由著其效也。人生所當爲之事。與當信之道。固無人不知者。特爲私欲名利之所牽制。故有常爲而不爲。當信而不信者。是在忠心愛國之君子。起而指引之。使人人能勝其私欲名利之心。然後歸於正道無難矣。方今中國印度等處。何不聞有勇於教化之人乎。推其安常習故之隱衷。不過欲見好於親朋。邀譽於鄰里耳。曾亦思道爲上帝創造之道。非人之所能強分畛域也。知而不爲者。是自外於上帝之生成而已矣。昔有某教師嘗言曰。人之欲勇於教化。而願爲完人者。當去其游移兩可之心。且化其侮慢忿恨之習。方能明心見道。以人合天。而得上帝之默助焉。試思在世

人之上。有造物之主宰。能激汝之心。輔汝之力。使汝遇難成祥。見危能忍。處今之世。終能以實踐勝虛誣。以聖潔勝邪惡。日後離世歸天。亦可在上帝之前。得受永遠之安慰。果何人而可自外於眞道乎。是故願忠之士。皆當歉然。自知其不足。深悔其前日不忠之失。求上帝恩赦其罪。而默助之。使力足以勝私慾。而得爲人。然後可成爲眞忠之人。而大有益於天下矣。

總理廣學會支應所布嘉南先生語錄 引序

英李提摩太譯 蔡爾康芒破識

上海梵王渡有聖約翰書院。馬滿城桃李久受栽培。比年以來。益復樂善不倦。糜錢數萬。濬別開精舍。規模以整。本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循例給假。遣暑。掌教郭君東。邀名宿會考諸生。學業監院卜訪濟先生。才德兼備。君子人也。亦在座中。既而諸生成集。講堂先呈練體工夫頭班。一生朗誦華文。二生宣讀西文。畢。上海監督會教士裴君操華言。以勉勵諸生。眾皆敬聽。總理廣學會支應所布嘉南先生。長利洋行主人也。隱跡市肆。而歷懷時局。於振興中國之道。久已洞若觀火。遂邀裴君。後懷英語。以相勗。濟一堂。無不眉飛色舞。余以今日治華。以策大半。卽具於一席之談。亟譯成篇。敬貽富軸。

布嘉南先生曰。嗚呼。諸生。余願言中國之陷。陷及肄習西學。諸少年所以彌縫而匡救之道。諸生具。雖無忽人之言。曰國政之降。繫繫乎人心之淑慝。人心苟自明。而誠國政。卽由衰而盛。諒哉。言乎。卽以華民論。假使知識畧開。何至困苦。陸危至此。而仲及觀乎。臨民上之官吏。全不知國家爲民設。官之本意。反謂國家惟車賴乎我。岷之蚩蚩等。諸草莽。焉可也。嗚呼。此心一日不改。卽中國一日不興。然則舍生負氣之倫。將坐視其淪胥。而莫之援乎。抑願自安於艱窘。而莫之振乎。余願華民。歎曰。繫於康樂安平之境。莫重於爾。爾待。爾爾。爾有之人。蓋中國之所不足者。教具一大宗也。而教之外。厥惟養。

中國又未嘗加之意焉嗚呼惜哉余姑舍教而言養民之最要者備國有通衢大道如鐵路馬路之類一也公家設郵政局城市鎮無不通行二也國家創設大銀行全由商辦而官不使其權三也開採地中所蘊一切寶四也招商開辦一藝諸險五也募充巡捕以絕內訂精神海防以杜外患六也凡此皆養民之道也更試言教民之道教民必先之以教官今之爲官者於中國之事或亦知之而於他國之事則盡茫然也次則廣立學校以教髣髴之童而不論其男女又次備開報館多刊新書以教識字之人至於吸食鴉片之流毒婦女裹足之惡習貞奴輩之酷虐皆害之顯者而亟宜設法以教之使知悔改者也其關鍵之尤鉅者厥惟道德萬華諸教士惟日孜孜草範華人之匪僻而歸於正實九委之途諸牛當亦間而知之矣余更願即教養諸條目畧論其理以告諸生○一曰道路上海有四通八達之水程行李往來不虞乏困故久居於此者不知他省之旅行路難也日本於展拓鐵路之外更有坦蕩之馬路小車以上之人多就鐵路以乘火車其貧苦食力之輩無不緣馬路而得賃其利益故二者缺一不可至於鐵路之妙用尤屬不勝枚舉一國中東西南北各自爲其風氣鐵路既開朝發夕至聯至遠之人而使之近察越之肥瘠彼此關心是矇眊化而芥蒂融也鐵路旁出之處縱無十字交衢而就近往來土產可出以易錢即可得錢以購遠物溯光緒初年管余豫諸省奇策道經相望若使早有鐵路何至於此而惜乎道基不可行今不幸而再遇凶荒依然束手待斃而已○二曰郵政者中國民間所設信局立法頗極精詳然水程可達之處及各省會各大市集始克當通魚雁耳若夫窮鄉僻壤往往經年累月日斷音書其爲不便孰甚誠使國家採用西法設立郵政則深山窮谷中偶有二小村落亦可如期投遞而不虞殷洪喬之浮沈至於西國郵費雖遠仍廉則因全國祇此一局以近地之所餘補遠方之不足也赫鷲賓權倖條陳此事久而未見施行然必有觀成之一日諸生學成問世宜知郵政雖非治國之宏謨而實便民之良法苟有機會毋視緩圖○三曰銀行昔者匯兌銀錢莊號但能通行本國業已人皆稱便今既與各國通商即應仿照西法創立天下通用之銀行況焉就

中國而論凡徵收之地丁錢糧等銀由官即日如數發交銀行浮收累民諸弊業已一掃而空及國家需用之時隨處可向銀行支取亦無懸欸待銀之慮而各省丁糧又可一律徵收不致崎嶇重足偏國之積弊去其大半也至若中國向交本色之數行省其弊亦不可究詰且兵兵開領米石多需變而不可食今若悉放米折銀兩兵領官銀以購商米必較官米價廉而物美則行開無枵腹之憂矣抑更有進者中國官銀有銀行以全數匯京官中需用外省諸物可即向都門市肆開購取不必督撫等遠道運送輾轉浮銷而織造等官之盡可裁撤不待言矣總而言之各省俱有不歸官管之國家銀行官場萬弊遂歸於無何有之邪豈不熾哉○四曰開礦礦產爲天地自然之利華官不但不應阻民間採且更宜設法以鼓勵之查西例凡民掘出礦子當提取若干成呈繳人官礦主既願遵繳隨地即可挖掘官不過問中國若仿而行之國庫或溢不費即可藉以籌辦利民諸事況就民間而論貧民今多賦閒忽有礦務以爲藉手既獲工資之利即不惡爭食之難而食用諸物從此又藉廣流通四民俱受其益即如煤斤一物爲比戶所必需亂以價值甚昂難與薪蒸並用今若訂立善章即可給求養欲而國家又緣是而多一礦子之人欸蓋不必計五金寶石諸礦而已上下交獲其利矣

五曰工藝今中國已有紡織廠突然猶嫌其不精要如紗布一物爲生人所必需當機器以成之工本既廉利民無限惟創始之際幸特紡織爲生者不免如歐洲七十年前獨抱向隅之感特受損者僅一時業獲益者徧萬世萬民不能因時廢食且若律皆可改業或竟入廠以作工亦未必全損也其他工藝皆可由此類推○六曰武備凡巡捕及水陸兵勇皆武備所必需且必俾與一應將弁皆數駐守調遣其弁卒應領之餉銀則必由專掌銀錢者按時給發而不經統帶武員之手庶無尅扣侵漁諸弊而端正人士皆願入營辦事彼吸煙成癮及市井無賴之輩無可濫竽充數矣惟事關改革營制百密不可一疏創始之際宜聘嫻於軍旅之西員或召回久在外洋熟諳西國新政之華人妥爲指點否則出虎不成如虎弊何○此六者皆養民之秘訣也更申教民之法夫教與養相爲表裏而民與官則相爲維繫者也華官於

四境以外之事全未領會忽聞創改新章即疑不利於己阻撓之不已又從而譁毀之因循苟且以迄於今體裁然考其
條條實不敷仰事俯畜之資况一行作吏自有體制斷不能處寒乞之相致失觀瞻故其分外取盈也有迫之者也今誠
改詔精之經普賜增給又定能吏久於其任之例度必有願從改法者夫官既得所養而可教矣教民奈何昔者法國拿
坡崙皇有言國家莫大之在於學校故即一小村落亦必應有學塾而且男孩固應就讀女子亦不可偏廢本國之事
固應周知徧地球一切大事亦不可忽而不講今教士在華設立之學塾大都即本此意惟其力有所限止深望中國樂
自英才之君子亟起圖之也至於日報禮拜報月報季報以及繙譯西國有用書籍皆能教民之善法而吸網纏足買
奴品婢之不足為訓者皆宜悉力改之此教民之良錢也○今夫日本至小之國也忽為坐大以至今日人或竊竊疑之
不知如上文所云以教以養之道日本三十年來固已悉力仿行而今遂收其效也昔者日本讀書人謂之士族出入許
佩雙劍當其酬酒無忌往往拔劍殺人相沿至同治五年尙墨守其舊習途遇西人亦常以白刃相加或見道旁有狗無
端殺而斃之以為笑樂而國家則重視此輩一切優容其於農工商賈之疾苦則全不省問蓋徧地球未受教化之國莫
日本若也不料是年以後忽有維新之治先革數百年將軍幕府之大權而歸諸王室茲不必詳述惟有最要情節為諸
生所亟應留意者則以整頓日本國事之人悉係西國讀書明理之人也當改絃更張之始或尙恐其太驟以致激成民
變今已登峯造極萬不能再以舊法相沈理中國則相沿之舊法網羅於人心偶有 事更新輒動色以為不可然余謂
今日之阻止新法者即異日之助興中國者也一轉移間捷於桴鼓特今尙未啓蕪明耳或曰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彼
小國之所能為者大國恐猝未能為也固也顧余嘗聞意大利國之維新矣意合諸小邦而為一大國其改革也就一邦
而先試之既著成效遂及他邦今已煥然全新雖然列強國之大中國曷不仿照其法即就江蘇一省下令改行西制果
有神益然後與江蘇毗連之山東安徽浙江江西諸省次第推廣則事不戾其驟進而民漸習而安之矣惟是整頓新法

必以分職授官為第一義即如審鞠獄訟之員萬不可兼掌財賦按各省分設海關司即是此意乃一州縣兩名職應以委之者餘皆由此類

推而其祿俸之所入必代寬為籌備務使足贖其家兼及其役使之入自不致觸累百姓不然縱有清廉之官吏其能素

手從公哉若夫刑訊之虐政固應刪除淨盡羈押人犯亦必定審問之期無罪者可即省釋有罪者立予照科斷不可累

月經年案懸不結按上海有一案十七名全案案已訊訊案時又必有一定之訟費如此則民間之冤氣可伸而無不敢入公門反藉

械圖以害忿之禍矣余今取一事以為證寓居新嘉坡者多福建廣東人固儼然華民也余友之久居是鄉者曾語余云

英廷立一新章今已其而華民狃於舊規抗不遵服相率罷市偶晤數私之華友因問之曰汝等欲通令英國仍率舊章

乎曰然然則罷市曷故曰吾輩不以食物出售英人豈不餓死余友哂之曰現有營兵數百名距汝等不過數武地知汝

等儲有米石豈肯束手以待餓死乎華友曰君謂英兵敢強槍乎餓死事小犯法事大余乃恍然悟國法之有一定民心

即深信不疑也故即以江蘇言整頓獄訟之法歷十載而不淪豈江蘇人尚不信服哉或又疑造此不介而爭地位談何

容易則有喻焉有人彎弓射月縱不能直透廣寒深處然必高出於白尺喬松也即此之謂也惟照此辦理公費必隨

之而增錢漕必應加重方可因應咸宜余又嘗籌之熟矣中國之取諸民者固曰捐之又捐之也然幾無一實惠之及民

民亦相與忘之故農夫終歲勤動獲慶豐年不遭悍吏追呼之擾即覺心滿意足別無冀望今倘改用新法而下加賦之

令即藉以代典多益於民之政則并前之薄賦而悉非虛納於公家初或稍有怨嗟久之不有如轉閱之易乎况所徵之

數照賦科則絕無高下與上海租界工部局捐相似民又皆服其公乎至於他日振興之任全恃爾等諸少年爾等肄業

於此畧知西學亦知西國之所以興乎爾等既習英文英語令中國官話之外如上海與廣東人晤對不能共操方言者

改用英語即共入耳會心猶憶英有名士曰吉本者欲著一書述羅馬國盛衰之大勢意如中國顧未知用何種文字方足

以廣傳其時歐人多用法文而吉本獨用英文爾等知今日用英文者多於法文矣假使英文書數併注大約五洲萬

國必皆執其便而改用之今爾等既明英文不但能讀本國之書已也他國緊要書籍英文無不譯之是道一國而兼通萬國也故此時受教而知各國之大事異時又可以英文轉教他人從此整頓中國之重任非爾等其奚屬至爾等又有
一益院中於教習英文之外仍教以華語單文將來亦可轉教單人不致如出洋肄業諸生忘卻本來面目及至學成回國反與中國相隔膜也聞爾等在院兼學古今益民諸學如醫醫者兼習化學習算者兼習人文幾何學習問微者兼習地理學習傳電者兼習電學要之各等人俱可學救世之藝身發心兩善法不但在世之日步步漸入佳境且遇事善體天心又可有永生之冀望此誠道學之正宗故無論為醫士為家師為教士為商人為電生為水師為陸軍書院中惟明助爾等諸生即藉以助中國而已而余所尤不能忘者則以書院諸名師訓迪爾等數年以後得見爾等俱成大有用之才中國之興全恃爾等及與爾等同習新學之人也諸生勉旃

德國漢納根軍門語錄

林樂知譯述 蔡爾康潤記

漢納根軍門德國陸軍名將也精通兵法善審地勢初為中國監造北洋戰學日本難作復登華艦以治海軍未幾廠長旋遣是者所尼和局既定卻聘西歸軍帥仙前一日道出新嘉坡西報館使人問曰勝敗兵家常事中國乃有敗而無勝何久參我戰能為仗道其畧乎軍門曰中國取敗之道有二大端一曰無練帥督撫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合一曰無名將提鎮各未暗船畧愚而不能明戰此二端斷斷一戰而原其流弊之極不得不咎其作法之涼故督撫之各顧慮分者無論矣（此處有細小文字，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故略去）於高才大畧下求將材竟爾吝不可得惜哉西國之將領由武備院肄業生考充兵弁以次遞升必其學成而後致用中國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用意本相吻合乃偏視兵之輩品為最卑遂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鄙諺而凡閭閻之子弟博雅之生徒盡以入伍為大恥惟窮無聊賴遊手好閒之輩始貪其月餉而趨之日積月累或以僥倖躋保或以鑽營

將升今專圖大員之拔自行開者多此類也故雖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吾未敢一筆抹倒謂若輩盡無可用之才特其揚旗播鼓之秋既懸祈父之爪牙又鮮鬼宜之心腹及至獨當一面心雄萬夫徒以學問未深練習未精斯識見終於未既忽遇梟雄之敵將非交綏而遽敗即聞警而先逃其罪可誅其情可憫吾輩躬膺教習愧未能概與執陶而師徒攪亂之差早已決諸平日所積可盼望者再敗三敗華人當發憤爲雄或可一挫凶鋒耳至於

具稟聲明深冀總制師于者錄其屢敗而熟察之即從而痛改之而不料其泄泄至今也此歐人所悵然失望者也猶憶鴨綠江大戰之後日兵在大連灣迤北之貔子窩登岸明係窺伺旅順口後路中朝始懼而思整頓又灼知中國統將之不足恃而召余入都余獻策於邸帥曰朝廷宜簡練精銳之士十萬名號曰御林軍特簡西員爲總統除仰秉

廟謨之外疆吏不得節制轉敗爲勝可操左券諸邸帥俱已嘉許事垂成矣更不料疆臣心大不慊似疑皇上獨攬兵權分隸各省之兵必將漸次解散也者遂各巧構形似之言焚惑聖聽無奈概作罷論夫余之所謂省兵者不過身穿號掛有兵之形耳一旦鼓而進之乃無一兵之實也原疆臣力阻之故蓋不願以此大權屬諸朝廷也疆臣爲誰余不必指其姓氏也要其隳就一敗塗地無從收拾之勢實自此策之不用始彼身任封圻者自謂其相沿之營制亦固其所然執而不知化有官加防堵之處不過派官一員招兵若干名與各路俱不相統屬也警報迭至或有三五統領會議互相策應之局及至臨戰一人或有故而思變計餘人必不允許甫越半點鐘之頃大眾即不知紀律爲何物紛紛四散天莊臺之役未視三吳恪齋兩大帥即係如上云云且恪帥大言炎炎以爲湘軍一到日兵即敗更高視闊步特揭赤幟大書特書曰某在此謂日兵將喪膽而逃矣豈知即引日兵猛擊之雉媒乎至旅順口威海衛之敗姑不必深究而實與天莊臺法異而情同嗚呼噫嘻可勝慨哉以余臆見竊謂練華人而使之爲兵五洲萬國宜無有出其右者然舉華人而使之爲將四百光景竟無一能勝其任者似此奇事其中實有百故千故但余竟不能明指其一故則實元之又元幾乎

元毅矣其人自守舊法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第曰兵膽須大又安知今日之新兵必從讀書始泰西武備之學萬萬不可
想置以學愈愚始能沈幾觀變否則膽即大矣徒見其憤事而已矣

使者復問曰君在華若干年爲華布置經營之事可得聞乎軍門曰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初渡華海蓋應 中朝之聘

將弊飭戎行以禦俄也爲日未久即覺其營伍中但率掃蕩髮匪之舊法絕無奇謀深算至於泰西武備新學更夢想所

不到以之臨敵必有漢高祖七十二戰戰無不敗之勢遂爾心灰意懶旋改而從事於測算之役

李中堂方將精練北洋海軍囑余築造礮臺開闢船塢即派余至旅順口繼又至威海衛大連灣等處諸凡興作之工程

皆余構運之心計也惟礮臺形勢祇能顧及海中不能兼顧後路當時曾具稟聲明並條陳慎防敵軍由陸後犯事宜在

案所惜有膠執成法之官妄謂但須於臺後樹立木柵已保無虞其是否懷挾私意余不敢知而職此之故遂與李中堂

意見不洽三年半之前告辭回國蓋早置華事於度外矣去年余以私事重至中華非有華官之敦聘也行抵上海聞中

東將次失和及往天津事勢益亟余仍不欲與聞既而有事於朝鮮乘高陞輪船載兵赴朝之便附之而往高陞木係商

船余爲搭客本無所妨徒以華軍中統帶諸官均余餘友各官欲與船主相問答情爲傳譯誼不容辭及難途遇日艦各

官甘死而不甘降余謂頗合武員之操守心始敬之少焉日艦鳴礮以轟高陞余即免海邊岸自是以後余之姓氏漸播

於各日報日我爲華軍之員弁矣迨至中國陸軍屢敗於日已有實北洋海軍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爲海軍咎且亦不

能爲丁汝昌咎也有箝制海軍者

如李中堂時有失和之嫌丁汝昌不能專主也但有一事實以告君北洋諸戰艦實未豫籌戰事且礮彈

等亦多不敷臨敵之用良所未喻是時李中堂問余曰君願入海軍代爲指教以助丁汝昌乎丁汝昌業已受命將率諸

艦出尋東艦倘東艦闖入北直隸海界應即迎頭截擊君誠願往老夫之心安矣余慨然許之遂登定遠鐵甲船會督全

軍刻日出洋梭巡兩次皆未遇敵西歷九月十七號始遇之於鴨綠江遂命開戰諸華艦頗能如余之意直至藥彈罄盡

日艦亦已無彈可擊余乃救定遠鎮遠兩鉅艦而返然是役之後華艦遂匿而不出蓋皆不願再入粵地爾艦又皆須修理而前無他艦之來助也且藥彈無從配置英雄安有用武之地遲延日久諸事皆無可為力艦中籍隸福州甯弁兵更有畏縮不前之概余默為體察中國之於海軍實未寬為籌備其陣亡之缺額復倉猝無從募補無奈往津謁見李中堂開一單告以必須照單行事余始回船至單中所開各節余固不必告君也李中堂閱單後為余代呈京師旋奉京諭召余面商余乃獻精練御林軍之策即頃聞語君者也及遭梗阻余復往山海關等處一行始與軍事不相干涉繼聞欽派張邵兩公東渡知中國有願和之意日本謂須俟李中堂來始可共議余心殊懸念俟至京約既定然後東裝告辭使者又聞中國議和之意漢納根軍門曰中東皆昨之初中國設會有歐洲雄國不許日本來相傷犯更疑有覬覦利益之國中國若徇其意即願奮袂而起後始覺知其不然無奈自與日本議和今又知雖有歐洲三國干預約款然必俟約章既定始肯挺身而出不覺恍然悟作計之非且中國早知俄有不顧日割華地之意而陰恃之今更知俄僅自為計而聞日非有愛於華也益覺大失所望至於和局既定祇籌還債款一事尚繫於懷餘事仍孱弱不堪因思暫仿故日後情勢若何殊難預料要之終成一不了之局不知中國果願幡然一變其成法如舟楫之順風而行乎抑必欲逆天下之大勢仗然膠柱而鼓瑟乎如其風至而順行之其與也可立而待也否則反順而違歐洲諸國必有強迫之者順之而與光復昔日之盛名歐洲仍雅相推重進之而縱未必亡後顧足足非鄙人之所願言矣

聞美國麥吉芬副將語

美林樂知譯 華銘鐵生述

英國七月分畫圖月報繪中日諸艦鳴絃江戰跡甚詳後附特帶鎮遠鐵艦之美國麥吉芬副將受傷圖五幅并錄其答問之語畧曰鳴絃江之戰華艦鳴砲以擊日艦遠而未及余立鎮遠艦之天橋上測算準頭忽見日艦一彈而向本艦旁墮入海中旋復躍起越本艦而過始沈海底余偶下瞰本艦副弁兵等見管炮之福州人墮身於石泣聲嗚

離之後而白如紙及日艦第二彈至船身大受驚慌人已不知所之繼聞本艦敵聲不能如連珠之相投余急下橋而
至船面將助敵手以速轟也乃見總兵林泰曾匍匐而口求佛佑歎想林固官也全船之司命也而膽小如鼠效乳鼠
小兒之啼哭債事必矣及視其次諸官皆能各司其事不露怯之態甚屬可恃水手亦甚得力惟福州人則皆不中
用耳（按：福州人素稱怯懦）人亦無何本艦之敵忽不甚余自船面懸足而下將入敵艦審議之忽有 人指我敗而大呼
曰此中地甚狹窄汝思固避可別尋安樂處俯視則賊人及另有十二人始知此處鐵甲最厚故皆潛伏其中也余
不覺大怒即以足踢之旋躍入船中手揮斃賊人之胸實以何得在此余則整理戰位仍出至船面（兩陣市合余
自當瞻器甚雄大有滅此而朝食之勢華人亦勇氣奮迅大抵日本人尚不能比及敵聲愈震日彈始集則單人兩膝
皆即無濟於事矣○方事之殷也濟遠艦潛陣先逃平遠固伺隙遙避且北洋艦隊中向有六艦遠在鴨綠江中其與
日艦支拄者僅有八艦日本則具有大小兵艦十三艘○華艦亦有諸病敵雖精於陸軍各彈中亦實儲火藥不若陸
軍諸彈或實以沙泥然配儲不甚多且藥線毀特（按：此指水雷）僅實炸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
皆必敗之道也而運掉不速尤屬致敗之端胎日本則使船如使馬惟所欲之無不如志故其船數倍於我非且敵數
之數倍也徒以轉捩運動之故我傷其 船即有二三船飛集救之我一船受傷餘船未能即救而日本已飛集二
船環而攻之況華軍中缺少鉅彈不能擊日船而使遽沈可惜哉○定鎮二艦之堅固舉世幾無出其右者故鎮遠日
彈四百顆船身仍屹然無損○官場之膽怯者無過福州人斷不敢與日本戰遂與水師提督相抗措兵端初起以訖
未戰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輩即其右之欲右者即其左之不論其事之是否也丁提督縱有擊日之意而駛船諸法
懵然不知福州人益視軍令為兒戲恒架空詞唐突萬狀有時為丁提督所察頗足怒罵然終無可如何至福州人
之外頗多一身是膽平日被福州人結黨蔽塞戰時頗藉其力濟遠一艦則全係福州人故臨敵先逃○各艦之大弊

又在於敵廠有鑄自英廠者有鑄自法廠者然艦中多用德人即德國克虜伯廠所派來者也其於本廠所鑄之敵在在留心外此則任其滿漚而不之顧此英人所宜知者也○以上皆麥吉芬副將語蓋麥君自滬回美道出倫敦其報館使人問之即探其崖畧而紀之也并言麥君身受五傷即注於圖後曰鎮遠受日彈而火發麥君鞠躬取皮帶將吸水以滅之一彈正飛出其膝下穿過腕間擦傷兩脈門皮此最險之一傷也若不鞠躬兩腿必已全斷其二開花彈迫近炸裂致傷腋腹其一則一彈墮船面而復躍起傷腿及腰脊之間一鐵片且嵌入腿骨今尙未能鉗出其四火焚上衣其五又焚其褲於是亦條條來去無牽掛肌膚皆焦灼致傷

續富國養民策第十四章生意興衰循環之運數

英艾約瑟著

九十
高
貿易虛幻敗露

上文八十八節所言之情形所謂貿易虛幻敗露而倒閉者貨價衰落銀莊不敢放銀有志營生者亦裹足而不前當此時會各行號店鋪不知誰氏幾時關閉市面情形大異於前人俱膽怯不敢創新行局新事業並不敢開何種公司緣伊等均知無人來購股分其早已買妥股分者亦無現成銀兩付入公司於是數月之虛幻盡行敗露矣夫以虛幻之勢創立之新事業大抵人皆識破知其爲中虛空泡不能獲利譬猶新鐵路開於不能有貨轉運之處或煤鐵窰礦立於無煤無鐵之所或製成不能駛行海而之船隻若等情節原爲萬不能通行者所費之資財盡遺棄矣

生意大敗。倒閉甚多時。不第入股人失去資財。工匠並多無手藝可作。亦有數種事業。較勝於所倒閉之業。尚可與工操作者。如鐵路公司。適欲築室煉鐵。工匠等可暫充築室。並煉鐵之人。然歷一二歲之久。工程告竣。仍無他人敢創事業。實緣有若許行鋪倒閉。股分主多失資財。人咸懷驚憂疑懼之心。兼有撞騙愚弄人之術。亦已洩露。有數人抱畏怯心。他人將追隨仿效。亦各抱畏怯心矣。

人於世間生理貿易。猶如行路之羣羊。一一踵接肩摩。究不解其實緣何故。及歷一二歲。鐵價煤價木價減落至極低分位。承辦煤鐵木等物料之人。多虧空折本。工匠等亦無所事事。遂致入不敷出。難購店舖存儲之貨。是以店舖中購貨者漸寡。貿易運氣亦由漸衰微。家道殷實之輩。變爲室如懸磬者甚多也。或因日用度支之故。將平素積蓄之銀項。亦用盡矣。踰二三載。俟空買賣之人。還忘當日折本事。從新復謀生涯。或幼年不識生意路深淺者。自視可於中獲利。加以銀錢廣多者。於多得利息無術時。存寄銀於銀號。行店主陸續將棧貨售出。亦將所得之銀項存儲銀號。銀號中存銀增多。所放銀之利息自可低落耳。銀號中不似市面多虛幻勢時。不欲藉銀與人之謹慎氣象矣。甚願藉子人矣。自茲以往。世運又經一番周轉。貿易場盛衰成敗。殆無不若是之周而復始也。

新語八

九十節後下卷續錄

鑄鐵盆主 於日本割取臺灣。及本任南澳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水編效死弗去諸事。因而博考官紳士

商賈人心畏

海上蔡子著

二十一

庶之議論縱覽上海香港諸日報之紀述（多）之（國）者（以）其（事）之（在）也（而）不禁歎吾華之愚誠不可及也。夫同屬戴高履厚之倫。孰不懷愛國忠君之念。而況中日構兵一役。日本師出無名。竟敢奪我藩封。入我邊塞。陪都雷震。大將星沈。華人切齒腐心。幸欲寢皮食肉。至不得已而僅藉筆誅口伐。以紓公憤。猶有人焉。嘗其無識。責其無稽。余獨何心。能不悲哉。然而理必衷諸至當。事必要諸可行。若徒取快於一時。不顧貽譏於萬國。高天喋喋。明廷莫補涓埃。讒口巖巖。隱禍且懸眉睫。而尚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足以豪也。無惑乎燕雀處堂。不知火之將及。蛟龍失水。反期雲之將從也。甚矣其蔽也。僕倖列士林。忝持清議。彼狡思啓我武維揚。縱不獲於金戈鐵馬。磨盾而作露布。亦當於雪碗冰瓊。裏滌筆而譚鏡。歌余何事。與願違。公非昔比。一腔熱血。痛灑鸞膠。兩鬢秋霜。愁添虎帳。夫豈不能妄誇戰績。取悅庸流。獨是月報之位置。甚高。風聞之是非。宜審。矧默念臺灣之役。不過恨海之支流。嗟山之結穴。政府割之以得敵心。縱不甘宗民守之以治兵。計亦良拙。爰就數月以來之情勢。千里以外之機宜。為懷忠抱義者一正告焉。方李使相之銜。命而東也。日本兼以臺灣為請。使相據理與辨。力爭上游。（且）其（事）之（在）也（而）迨日使執意不從。使相猶電請於 朝。冀有挽回之策。皇上如天大度。許以便宣行事。使相始收簽名草約。當下情事。諸極分明。乃始使相以擅更臺灣者。幾於眾口一詞。且波及於伯行公子（且）其（事）之（在）也（而）一不可也。使相冒鋒鏑之危。歷沈澗之險。力爭廢台。而歸。隨聲附和之迂儒。好名馳騁之華士。不知利害輕重。不辨得

喪安危累疏連章請鑒成約及商諸各國駐京公使則皆曰此約早經 御覽更荷 慈諭中道食言何

以示大信於天下於是孫萊衫徐小雲兩大臣始力請 鈐用御寶訂期換約乃論者始使相之不已兼

然孫徐二公孫萊衫徐小雲一若南山不可移此約可改也者二不可也

俄國以日占遼東有害其西伯利亞鐵路之利故糾法德二國同阻割遼之約法國以臺灣一地無論隸

中隸日皆與越南及暹羅之利不甚相關故不阻日本之割臺要其不甚愛我中國之心則出一轍乃論

者則深德俄羅斯并言此約若遲用 御寶十日臺灣可不致論喪他事亦盡占便宜至於各公使失信

之語渤海門戶洞開津沽累卵之危則皆不一致思也三不可也臺民知舍華事倭之爲恥而不知違

旨據地之爲罪先推署撫唐徵卿中丞唐徵卿爲總統迨臺北不守復倚駐守臺南之劉軍門以爲重不知

困守一隅望內地如天上米粟即不憂缺乏藥彈必日就銷磨又况澎湖失而鎖鑰壞臺北陷而肩背虛

乃欲以區區半島之雄敵日本之三島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四不可也日人貪淫而好殺得與性成

徒以軍中主將會聞泰西政教之善兼慮各國之議其後不許立平等之約日本欲去各國專制自命比之國不許

民臺民未知失信之禍不可收拾故見日兵之至戶揭白旗以示歸降迨輜重自後而來即羣起而加以

截殺工兵和事上之喋血食用蕩然臺民齊奏凱歌非不一時得意豈料觸其梟帥之怒下令不分良莠縱兵

搜剿日兵遂如虎出柙。如鷹脫韝。擄掠恣淫。無所不至。且自時厥後。臺民真有自知不敵而願降者。日兵亦不之信。擄掠如故。姦淫如故。人亡家破。觸目蕭條。論者猶以某日臺軍獲勝。某地日兵連敗。以爲鋪張揚厲之詞。不知民自爲門。不得謂之軍。截殺工兵。不得謂之勝。且狃於義憤填膺之說。而忘生靈荼毒之悲。五不可也。劉淵亭軍門前奉 朝命專防臺南。及臺灣割畀敵人。軍門振旅而歸。誰曰不可。今乃懸軍絕島。類於羝羊之觸籬。僕每壯其志而哀其遇。以爲如軍門者。當日本禍始之日。得所藉手。招集黑旗舊部。代罪將葉志超之任。扼守牙山。或駐防平壤。使之獨當一面。必不任敵軍闖入華境。甚至九連鳳凰鐵嶺。復州諸城。相繼淪沒。卽不然。使之坐鎮旅順口後路。或威海衛前敵。亦不至天生險要。拱手而讓諸敵人。乃皆計不出此。僅以臺南相屬。又將令其不戰而退。此所以哀其遇也。日兵旣得臺北。臺南愈成孤立。其勢斷不可爲。軍門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詠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之句。慷慨誓師。泣數行下。此所以壯其志也。而今之無識者。則從而嘉其功。六不可也。況夫戍守數月。臺南仍一片乾淨土者。非軍門之力也。臺南海口。亂山環峙。入夏以後。南風司令。於懸崖峭壁間。猛激而生怒浪。海船且難收泊。遑論鐵艦更遑論與蝦蟆相鏖戰。日本水師之不敢往攻者。職是之故。臺南瘴氣素盛。入夏尤不可嚮邇。天以臺北之水上。華人謂爲合宜者。日人居之。死亡山積。遑論身冒毒霧。吏遑論抱病而當勁敵。陸軍之不敢遽叩者。職是之故。論者乃不辨天時。不明地勢。更不知人事。遂以劉軍能制日本死命爲言。天下有相

距數百里。而能以一矢相加遺者乎。七不可也。方列軍門之自越南內附而趨朝也。與方彙軒軍門聯聯。而過滬江。粵東寓滬諸紳商。特召菊部。盛設公宴。又屢於酒地花天中。奉觴爲之壽。僕每叨陪末座。軍門雅愛文士。且以僕盛稱其御御法之功也。在統緒社命正主。其御法之功。於滬南諸紳商。亦待僕有加禮。僕因得聆其偉畧。觀其雄姿。顧湘淮諸宿將中。僕所素稔而偶晤者。或圖形於麟閣。或奏凱於龍沙。類皆燕頷虎頭。河目海口。竊嘗取以相比。未必出軍門下。然則軍門雅具英雄之氣槩。初非有怪異之形容也。不圖今有繪爲圖畫。編成書册者。襲野史稗官之窠臼。添蛇神牛鬼之荒唐。如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眼似銅鈴。頭如巴斗之類。則誇其勇也。又如佯輸詐敗。劫寨偷營。埋伏地雷。招募水鬼之類。則誇其謀也。甚至賢妻嬌女。盡列行間。臧獲藥囚。悉諳戰事。在若輩或僅爲弋利起見。而不知道適以厚誣乎軍門。於事已屬大謬。且使豆棚瓜架間。輾轉傳述。一竅不通之輩。更以胭脂糊其心。漸諳新法之人。亦或緣是而反迷其神智。是不啻黑暗地獄之變相也。八不可也。中國之蹶於日本者。祇緣拘泥古書。自尊自大之故。不知古之中國。聲明文物。迥超於蠻夷戎狄之上。實有足以尊且大者。今則歐美諸洲。各成風氣。其格致諸學。華西博學士。其國文之。如華西博學士。其國文之。如華西博學士。其國文之。洩造化不傳之秘。破苞符未啓之精。墨守成法之華人。誠望塵而不可及。乃概斥爲蠻夷戎狄之法。一切屏而不屑道。恭邸懼焉。當奏設同文館之際。曾剴切言之曰。人非學於人之爲恥。不學而甘居人後。乃眞足恥也。而袞袞諸公。仍不悟也。今年以來。西人呼總理衙門爲骨董肆。言商彝周鼎。良足資

貴。而惜其不適於用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遇事效法西國。顧景若恐弗及。二十餘年來。屹屹孜孜。上行下效。今以年未四旬之丁壯。來犯吾華。其所用心。而致力者。蓋皆已易爲歐美之人矣。中國以固執不化。及未嘗學問之將士禦之。其何能淑。西人持論。大率如此。而僕則謂。日本本無自立之教。與自興之學也。自徐福挈童男女泛海而東。華人之苗裔。縣延弗絕。漢唐之世。屢求中國書籍。以教其民。故其所奉之教。惟中國之儒教。及由中國轉傳之釋教耳。又有所謂神教者。大抵卽徐福輩所稱神仙之事。與中國道教相似。其所興之學。卽中國之學。文士援引古典。皆屬中國之經史。亦猶歐洲人詩文。但用羅馬掌故。各國雖自有故事。未嘗一字道及也。夫其教其學。既皆借自中國矣。一旦舍中而就西。同一借耳。自無所繫。亦自無所窒礙。然其始猶有抗不遵服者。至今猶有敦古處之衣冠者。中國自有善教。自有宿學。必令去固有而習本無。人情之所難。卽王道之所不強。然獨不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乎。茲事體大。更僕難終。敢舉孟子之語以括之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方今 聖皇在上。明日達聰。上繼虞廷之隆軌。誰司補袞。誰任和羹。而忍不以孔子學於郟子之說進乎。況乎今日者。瘡痍未復。元氣未蘇。君咨臣傲之徵。猷當不讓中天。專美而風行草偃。百爾君子。以迄於億兆民人。正宜仰體 朝廷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之至意。幡然一變其故轍。盡知補救之道。在於振興新學。而不可以鬚勇戎狄概違人。則中國邇治之隆。直可旦暮遇之也。不謂又有羣鴉之役。虛傳捷報。萬口一詞。於是衆皆曰。古法。

可操必勝之券而日本所學之新法無所用之也嗚呼噫嘻是直使華人於陷溺迷誤之中更深入乎重淵而遠趨乎歧路也九不可也夫僕之所謂不可者八或爲一事計或爲一時計或爲一人計其詞或猶稍緩至九不可而情急矣遂不覺其詞費矣而況更有重大於是者敢採西人之語不顧忌諱而痛哭以陳十不可西人之言曰中華其不國矣英俄法其分之便此是何等語氣而大書特書於各西報其朝野上下舉無有責其狂妄者則曰中國無新學華民愚而日困吾能教之以俾致富必不致抗我也又曰中國無總權華官各自爲計吾惟爲所欲爲必不能禦我也然皆相視不敢動者則以英國方力保太平之局欲以持盈保泰化俄法猜忌之心斷不肯無故與戎致釀謗所謂分贖不勻之禍俄法則內畏英強法更防德警而思報舊讐不敢圖亞利而生新釁實則豈皆有愛於中國哉是故中國當日氛孔熾之秋乞援於歐洲各國者函電交馳月焉數至惟英尚欲倚華以敵印爰思聯歐以解倭迫德人首先梗議又見華不能拒日豈能防俄英心漸懈各國遂益無助華之心俄法德日各國皆欲助華之心也乃今則非惟失其助而已也史將協以謀我夫昔之西人謂中國無總權者總署一紙書朝下各督撫夕已奉令惟謹故雖有貌合神離之處總無深閉固拒之人西人心儀之矣豈料臺灣一地明奉恩綸讓諸日本者劉軍門劉公保竟視若等閒至今爲梗必將觸動西人蔑視中朝之初意爲患已不可思議夫建堂傳教固屢奉 上諭載在和約者也 皇上命各督撫優加保護而四川任省會民人殘毀教堂於是蜀

中各外府相繼而起。既而溫州又擾累教民矣。粵東則礮火喧天。教士華民械鬪矣。福州更齋匪猝起。傷害及於婦孺矣。凡若此者。縱不必皆臺灣之爲厲階。而隱隱相關者。華官華民見有 詔讓臺。而劉軍據而有之。然則有 詔護教。吾黨不可逐而殺之乎。警報遙傳。歐洲大震。遂有授權戰艦。自往鬧事地方查辦之議。此議一行。中國之總權全失。而西人分華之妄論。恐自此而益滋。履霜堅冰至。此僕所以不顧忌諱。痛哭以陳之者也。至於華人之愚。亦於鬧教見之。何也。教士之所講者。敬天愛人之理。與儒教無弗同也。儒教以敬天愛人爲本。斷無殺人殘屍之儒生。西教士受治於大國。大國且緣教士而益興。而乃以殺人殘屍聞也。此華民愚而不明外事之害也。西人振振有辭。又將何以自解。原其兩害。作偏厥性一臺。故其逆 旨之罪。已大而尙形爲小。其害國之機。雖微而實已甚著也。十不可也。總而言之。臺灣全島。朝廷已讓諸日本。華人而尙知尊 君親 上也者。當莫劉軍門之速退。而卽本此意。著書立說。以破華人之愚。卽以杜西人之口。若仍虛張聲勢。假託公憤。并捏造謠言曰。劉大將軍打東洋。微論秋涼氣爽。日兵進逼臺南。觀乎新竹苗栗二縣之淪亡。可爲殷鑒。卽以臺南全力。與日本搏。其將何所恃而不敗。意迫詞激。不知所裁。惟知爲吾華大局。深致憂危。更敢於篇末綴一語曰。劉軍必敗。益貽中國之辱。劉軍偶勝。斷非中國之福。嗚呼傷哉。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大清國事

鑄鐵生敬識

上諭恭錄

旨宗人府主事著王桂琛補授奉天復州知州著彭齡補授鐵嶺縣知縣著陶懋恭補授

盛京刑部蒙古主事職銜著恩齡補授

歸陳前道關捷昌前四川松潘鎮總兵夏毓秀著禮部兵部山東巡撫分別飭令各該員迅速前往四川交鹿傳霖差遣

委用陝甘補用總兵葉占魁現在陝西軍營著俟軍務肅清再赴四川聽候差遣

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盛京兵部郎中著文富補授

奏考試御史請慎保送一招各衙門保送考試御史記名人員有兼充軍機處章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者如果辦事得力原准隨時奏留誠以此兩項差使均屬重要與各部院辦事司員不同惟御史自有職守嗣後各部院保送御史於本行記名後不得瞻徇情面率行奏留至兼充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人員各該堂官亦須詳加考查倘非必不可少之員即毋庸奏請留差致滋流弊

○諭旨本月二十四日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還宮所有是日進內奏事當差執事之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穿蟒袍補褂

○上諭直隸河間府知府員缺著如松補授

上諭德馨奏知縣擅自離省請旨革職等語江西贛縣知縣鄒季春經德馨以難勝繁劇另行請補廣昌縣知縣乃該員於贛縣開缺後擅自離省實屬謬妄廣昌縣知縣鄒季春著即行革職以肅官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旨 二品廕生慶錕著以文員用祥焯著以武職用二品廕生毓盛著以文員用詹事府右中允著貽穀補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孫賦謙補授 旨巡視中城事務著管廷獻去 諭旨本日引見之湖南候補道陳允頤著於初四日預備召見

上諭前因御史敬祐奏山東平原縣知縣王之幹殘酷貪暴列欵糾參當經諭令李秉衡確查茲據查明覆奏王之幹於

辦團尚非有心遲延亦無任用劣幕浮收穀米情事惟於地方詞訟違例科罰信任丁差到處說詐民間報災任意責押
實屬玩視民瘼王之幹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上諭倉場衙門奏遵查豐益倉開放糶米前未
積壓並聲明部札到倉日期一摺著戶部查明具奏
○上諭前據給事中張嘉祿奏浙省盜風熾肆並奏恭提督張其
光等當經諭令廖壽豐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浙江台州土匪上年經防軍先勦匪踪竄往鄰境致甯波府屬之奉化縣馬
有劫奪案件迭經嚴飭文武各官分別緝拿惟匪首尤田難向未弋獲著廖壽豐飭屬嚴緝該地方官倘有諱飾情
事即行從嚴懲辦提督張其光查無窮弛之處總兵費金相知府馮相華並無嗜好著免其置議玉環營參將鄧聰保
查有在營納妾情事著撤去輪船管帶開缺以守備降補縣丞吳元鼎年輕向氣不知遠嫌著即行革職勒令回籍餘著
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上諭前據都察院奏編修呂佩芬等呈控安徽旌德縣教諭張芳劣跡多端當經諭令張之
洞確查具奏茲據奏稱該員被控各節查無實據惟沾染陋習平日居官不勤訓迪實屬溺職著以主簿降補不足不懲
著即行革職以肅官常該部知道
○自戶科給事中員缺著馮金鑑補授
上諭李秉衡奏黃流秋汛盛漲張齊東
兩縣大汛漫溢成口請將在事各員議處並自請處分一摺本年山東黃河伏汛未消水勢驟漲六月二十日下流齊東
縣北趙家人隄因值風雨交加搶護不及致隄身刷塌數十丈水由青城南趨在事員弁實屬疏於防範候補道丁遠意
著劉勳補實遊擊李金書知縣湯宗幹典史潘名彥均著交部議處其上游壽張縣高家大廟堤身亦於二十二日坍塌
數丈水由安山一帶仍入黃河中洪候補道李清和既經到工仍著議處李秉衡督率無方著一併交部議處該撫務當
督飭在工各員加意防護仍確查高家大廟漫水是否未向南趨並將北趙家漫口盤築裝頭免致續塌餘著照所議辦
理另片奏委員買料未能核實等語候補同知御守丁候補巡檢崇崇均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
上諭依克
唐阿等奏備兵在營病故醫藥費請旨優卹一摺革職留任直隸正定縣總兵徐邦道前在軍營轉戰湖北四川江蘇

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屬著戰功權授正定鎮總兵訓練操防均能稱職茲在防所病故特情殊深除奉道著卹復處分照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 上諭內閣禮部等衙門議覆陝西學政黎榮翰奏請將宋儒呂大臨從祀文廟一摺宋儒呂大臨純修正學與游酢楊時諸賢同列程子之門所著易經章句大易圖象易傳指歸禮記傳注論語中庸解孟子講義等書皆足發明聖學羽翼經傳其生平尤遠於易爲朱子所引重海關制行誠篤無愧純儒呂大臨著從祀文廟位在東廡謝良佐之次以崇實學而光茂典均十一○上諭裕祿奏統兵大員在防病故懇恩優卹一摺廣東陸路提督唐仁脈忠男性成由武童投効軍營隨同彭玉麟鮑超楊岳斌等轉戰江蘇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山東陝西等省剿辦髮捻各逆迭克名城卓著戰功歷任專閫上年調赴奉天會辦防務遽聞溢逝特情殊深著照提督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生平戰功事蹟宣付史館列傳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上諭御史楊福臻奏查核屬員宜勤接見一摺各部院司員及各省候補人員流品不一必須詳加考查始能悉其底蘊嗣後各部院堂官務當常川入署將各司員隨時留心查看各直省督撫於所屬各員必應勤加接見詢以地方公事藉可分其優劣如有不諳部務及未能講求吏治者即行嚴加甄別毋稍姑容○上諭安徽安慶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方連軫補授 旨分發江蘇道松麟浙江道張雲達四川道慶善浙江道許貞幹浙江知府黃家瑜廣西知府楊椿江蘇同知吳欽梁孝熊江蘇知縣方道濟金性芳楊士斌俱照例發往五十一○上諭楊昌溶奏總兵援剿不力請旨懲處一摺甘肅逆回滋事日益蔓延自海城收復及迪化解圍後河州西甯又復聚眾猖獗總兵湯彥和奉調赴援迫行抵河州並不偵探虛實冒昧進攻以致全軍潰退貽誤戎機湯彥和著革職留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楊昌溶在甘有年於回眾情形豈未深悉乃忽剿忽撫毫無定見以致渭金河秋遍地皆賊實屬措置乖方甯正紹受回愚弄發給械贖藉寇兵亦屬庸憤不職楊昌溶甯正紹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務官振刷精神破除積弊俟董福祥等軍到後合力同心將回

氛迅速掃除庶可稍慰前愆懷之廿○硃筆李昭偉補授右春坊右中允八○上諭湖南長沙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英文補授二

大員進退

上諭崑岡著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上諭翁同龢李鴻藻均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上諭禮部左侍郎錢應溥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上諭吏部左侍郎徐用儀著退出軍機處並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上諭麟書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四○行麟書行走班次在張之萬之次 上諭錢應溥著充方略館總裁四○上諭吏部尚書著熙敬調補敬信著調補戶部尚書兵部尚書著榮祿補授二○上諭麟書著授為文淵閣大學士四○上諭陳金澂著調補貴州威遠鎮總兵四川松潘鎮總兵員缺著夏毓秀補授八○上諭額勒和布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招額勒和布著再賞假兩個月毋庸開缺二○上諭李興銳著調補山東登萊青道直隸天津道員缺著李岷琛補授二○上諭增祺公庫倫辦事大臣安德假期已滿病勢增劇懇請開缺據情代奏 招安德著准其開缺二○上諭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留京人閣辦事王文韶著調補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 旨桂斌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為庫倫辦事大臣照例馳驛前往九○上諭雲貴總督著崧著補授魏光燾著補授雲南巡撫一○上諭江西布政使著陳澧補授二○上諭江蘇按察使著吳承澍補授三○上諭陸元鼎著調補江蘇糧儲道廣東惠潮嘉道員缺著聃元補授一○上諭廣東陸路提督著張春鈔補授二○上諭廣西右江鎮總兵員缺著夏辛酉補授 上諭陝西河州鎮總兵員缺著十德勝補授四○上諭郭寶昌著調補安徽壽春鎮總兵廣東南韶連鎮總兵著任祖文補授二○上諭奉天東邊道員缺著張錫鑾補授 上諭前據御史高燾會奏恐江西巡撫德馨貪婪縱常輕諭令張之洞按款確查並據查明覆奏德馨被委缺委差皆須賄賂一節查無實據惟所賞拔任用多係貪庸奸詐之人平日收

受屬員饒述縱容門丁近侍婪索且於籌辦防務之際兼旬演戲一味酣嬉實屬辜恩瀆職江西巡撫德馨著即革職餘
十縣知縣何其坦德安縣知縣朱士林誦媚鑽營招搖漁利茂義縣知縣周鳳藻貪婪鄙劣荼毒地方候補知府前上饒
縣知縣朱錫祁以暴濟貪任意殃民均著即行革職候補知縣干書臣卑鄙近利不知立品安徽候補貢朱文藻前在江
西撫幕物議甚多該二員僅令降補不足蔽辜均著一併革職門丁吳子昌高寶樹著分別查取姓名籍貫及租捐職銜
嚴拿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硃批承勅著補授光祿寺卿○上諭陝西巡撫著胡聘之補授 上諭德
壽著調補江西巡撫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湖南巡撫著陳寶箴補授○上諭吏部兵部會奏遊議處分 摺陝
甘總督楊昌濬陝西固原提督雷正綰應得革職處分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該督等當知感奮迅將回逆掃蕩勉賊
前愆○上諭直隸布政使著王廉調補安徽布政使著于蔭霖署理 上諭浙江布政使著龍錫慶補授惟祖畝著補
授湖北按察使

白強新政

上諭前因給事中褚成博奏請招商承買各省船械機器等局當經諭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中國製造機器等局不下
八九處歷年耗費不貲一旦用兵仍須向外洋採購軍火平日工作不動所製不精已可概見福建船廠歲需銀六十萬
兩鐵甲兵艦仍未能自製湖北槍礮煉鐵各局廠經營數載糜帑已多未見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歸商辦弊少利多等
語製造船械實爲白強要圖中國原有局廠經營累歲所費不貲辦理並無大效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方不致有名
無實南洋各島暨新舊金山等處中國富商在彼僑寄者甚衆勸令集股必多樂從著邊寶泉譚鍾麟馬不瑤遴派廉幹
妥實之員迅赴各該處宣布朝廷旨勸諭首事紳董等設法招徠該商人如果情願承辦或將舊有局廠令其納資認
充成於官廠之外另集股本擇地建廠一切仿照西例商總其事官爲保護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欸維持其辦理

章程應如何斟酌盡善以杜流弊之處即著該督撫悉心妥籌詳晰具奏

護教公牘

總署電咨南洋大臣畧言川案英法兩使噴有煩言辦理止屬棘手而美使又兩稱長江一帶近亦謠言不靖亟應切飭各屬密派兵役認真保護凡有教堂前租界處所皆須嚴加防範俾事未了與西洋各國尤不可節外生枝若再有波瀾大局從此不可收拾矣○重慶鎮張川東道黎重慶府王出示畧言省垣百姓與教堂皆昨打毀洋人租界奉大憲電飭凡有教堂醫館處所務令地方官妥為防範勿任滋衅等因查近年來川東民教和睦兩無嫌隙必不致無端生事惟人心浮動更恐有外來匪徒乘機煽惑愚民無知或致隨聲附和不可不切為詰誡爾等須知中外和好素重信義打毀教堂之案恭奉 上諭嚴切一經獲犯訊明即予止法務各交戒子兄勉弟各守本分而安恒業慎弗輕聽浮言與匪徒為伍白罹法網其造言惑眾之匪徒本鎮道府督飭營汛團甲隨時嚴密查拿從極重治罪決不姑寬○四川總督部堂小匪徒聚眾播散謠言業已奉明格殺勿論○江甯府李示畧言西人傳教無非勸人為善亦並未強人人教軍民人等毋得聽信謠言致向教堂滋鬧如有不逞之徒胆敢肆擾教堂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蕪湖道袁爽秋觀察亦云泰西傳教於中國始自唐時名曰景教立碑於西安府信而有徵原其立意惟以勸人行善為本故道光以來仍准西士安分傳教建堂禮拜載在條約久奉 諭旨日前傳聞四川省有匪徒捏造謠言藉端滋事業由地方官嚴拿首犯按律懲辦旋達本督撫憲電敬承准總理衙門咨飭嚴禁匪徒造言生事加意防護教堂等因奉經節次通行各屬並嚴飭地方印委會督密拿匪犯加意防護在案查各省民教時有齟齬皆係匪徒乘機煽惑激成事端一經查辦為首之人無不就獲痛懲至上年與中國構釁者祇東洋一國耳西洋如俄英法德及美洲諸國不特與中國和好如故抑且睦誼有加內地民人又與西國教士久已習處相安豈可不分黑白不論曲而聽信一二莽民無稽之語遂致生端貽外人訕笑况

當傳甲甫平帶勇滿地更恐匪徒混跡其中造謠滋事至屬密拿嚴禁防患未萌除移行文武印委隨時調和民教盡心
開導選派得力兵役查拿匪類防護教堂外爾軍民人等須知西土傳教業已多年教民仍是中國百姓耕鑿相安井里
相習同此光天化日之下絕無爾虞我詐之嫌不可輕聽匪徒造言煽誘默然逞忿尋釁滋事倘敢違定即訪拿到案
儘法嚴辦決不姑寬○溫處道宗示云奉撫憲札准總理衙門咨飭地方文武如有民教互爭之案速為持平辦理銷患
未萌一面查明凡有教堂處所一律出示曉諭俾不法之徒咸知儆畏毋任滋生事端倘防範不周定將該地方文武各
官及該紳道府從嚴懲處決不稍寬等因煌煌憲檄無非為息事甯人保衛地方起見近來溫屬平陽教堂生事經本道
與温州鎮派兵防護平陽鄉間滋事之人已均知非讀書明理者已願認賠瑞安有棍徒造謠亦經駐兵防拿永嘉白從
前生事而後紳士人等於利害與禮讓無不周知民教本久相安現奉憲札責成甚重自應防患未然為此示仰城鄉士
民人等知悉外國傳教本意實係勸人為善不願入教者毫不勉強教民仍是中國百姓是非曲直一經控官悉按定例
秉公辦理決無偏徇有識人宜開導愚民平安為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倘有不法之徒意在釀禍遇有干涉教民案件
妄謂官辦不如自辦則是害我百姓道府地方官不得不執法嚴懲毋貽後悔○署理兩江總督部堂張為劄切曉諭事
照得本年五月間准總理各國事務電開四川成都府東校場因看會起事打毀城廂內外教堂此必匪徒遺患藉民教
結怨以滋事端沿江散勇甚多最易勾結川鄂界連長江筋屬於教堂處所認真保護毋任生事復於閏五月初四日咨
同前山并出示曉諭防患未萌各等因准此除飛飭各屬文武隨時加意稽查防範外查各國傳教雖與中國之教不同
然數十年來詳考教堂所為大約與中國善堂相似並無害人之心害人之事向來紛紛異說皆因早年中外未通之時
臆度揣測輾轉說傳及一加確查毫無實據即教民亦仍是中國百姓豈容故意歧視尋釁滋鬧况傳教一事早經奉
旨准行果係良民自不應故違生事且近年西洋美洲各國皆與中國守約和好而且睦誼有加各省紳士人等亦皆有

所聞知何得仇視教堂無事生波致貽外國所笑前年沿江各省教案迭起皆由匪徒捏造謠言煽惑良民釀成巨案其爲首肇禍者拿獲立置重典而隨聲附和之人株連拘繫貽害無窮甚有巨匪遠颺而平民轉受其害殃及身家即以江省而言蕪湖鎮江前車可鑒在案人犯無一倖逃法外此次四川鬧教乃因口角細故並無緊要情節誠恐各處匪徒沿途游勇藉端煽惑希圖乘間搶掠無知愚民爲其所誤同罹法網雖悔莫追合行出示剴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凡我良民務各安分守業自保身家恪遵 諭旨期於民教相安如遇關涉教堂之事慎弗誤聽浮言妄行滋鬧如有不逞之徒造言生事定即嚴拿照例懲辦決不姑寬本署部堂不忍無知愚民誤蹈危機用特剴切開導務宜各安生業毋負諄諄誥誡之苦衷也特示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示

逆回猖獗

甘肅逆回之變其禍不亞於日本惟陸路相隔寫遠騎鴻罕達故皆不以爲意今據各報所記節錄於後側身西望杞憂何極○五月十一直報新疆土匪嘯聚爲亂勢頗猖獗敬聞 朝議以統領甘軍協防畿輔之董軍門福祥督率所部馳回甘肅迅籌防剿事宜○廿五滬報甘肅漢回互鬥漢民毀其清真寺激成大變 朝廷又令閃軍門榮率領勤王之涼州鎮標兵與董軍門星馳會剿○字林報閏五月八日回匪私伏海城固原馬夜半劫去獄中之匪首又闖入縣署戕殺縣令及其眷屬家人等始共呼嘯還巢○廿七滬報蘭州曾被圍於回匪幸於五月晦日官軍獲一勝仗擒斬匪首李雲錦 名其子僞二帥亦即就擒餘黨悉逃蘭開始解○六月初三漢報甘肅回匪益復猖獗竟敢攻城踞邑各省多已撤調防兵馳往剿撫鄂省亦撥調六營西去探悉匪首因姓曾在軍營帶勇頗諳兵法故官兵猝難得手○初五京信兵部接甘肅警報回匪勢盛省垣喫緊防兵二萬不敷防剿董提督福祥率勤王之帥二萬五千回甘在蘭州東北二百五十里外肅擊二次均敗之又抽調馬隊星夜馳剿前後見仗十餘次始解蘭州之圍然回匪四散奔奔其勢益張亟請續

高維師母任滋曼兵部隨即會商樞垣於旬日內續派在京某防營往甘計步卒一萬馬兵二千五百旋接陝撫電報回
匪大半騎馬今已避派馬兵四千往甘助剿惟陝甘境屬毘連且沿邊一帶亦有回匪且伏礙難再行抽調又接湖北電
報謂做甫制軍部尚撥曾經西員訓練之兵五千於六月四日拔隊援甘并聞陝中饑饉餉珠漢人亦多從賊兵部恐兵
力向形單薄電咨河南山東兩江各督撫以撥雄師水陸並進○十三文匯報陝西亦有回匪之亂省憲派兵往剿○十
五字林報得京電甘肅回匪有被官兵逐至陝邊者甘肅馬兵約計六千携帶野山砲蹠踪追剿陝西省憲已奉迎頭截
擊之 命又聞肅州亦有回匪嘯聚數約二萬五千尚未與官軍接仗諜報該匪有圖窺新疆之意是以肅撫陶子方中
承星夜調兵防堵○七月朔字林報傳聞甘回有東擾之一股亦被官軍擊敗惟靖遠河州狄道岷州等處匪勢仍熾又
聞新疆東境即甘肅之安西州迤西與邊疆相近地方亦有警報據疆撫電奏知因官吏奸貪漢民結連回匪相率鬧事
○巧日字林報西歷中秋鄂垣接離中電西甯府城及府屬之循化貴德丹噶爾巴燕戎格各鎮堡伯一縣均爲回匪所
踞其從米粒口及馬應地方人犯之回匪欲攻平番縣取道兩當縣境署知縣黃明府會督截擊回匪悉銳衝突官軍敗
績平番亦危在旦夕其西路所設之電綫均被拆毀河州消息不通督憲楊石泉制軍飛催董馬兩軍前往救應然匪勢
正盛恐一時未易奏功也○初八申報回匪圍攻西甯府分犯古浪平番兩縣知古浪縣事黃大令鏢之未能得手平番
垂陷察督楊士帥飛電告急於 朝當蒙 飭下伊犁將軍長壽伯留守庫帶兵入關與董軍門會剿○初九字林報得
陝西西友信甘肅回匪頗藉兵法所用軍器有從俄國購來者甚爲犀利聞哥老會匪黨及逃兵散勇均與該逆相勾結
妄言欲在亞洲別立自主之國此說如以不審閱作編之謂其可乎此亦以爲不編也而指甘肅新疆西藏蒙古爲其應得之地其巢穴則在蘭州府屬之
河州在甘省之西假令官軍不能迅速剿除必將裹脅愈多爲禍愈烈○十二申報回匪勢盛河秋垂危楊石帥以原有防營
不敷分布招募若干營添調若干隊每月行坐各糧驟增二十萬金擬先儘本年防軍新餉項下動撥其缺少之數暫由

司庫存儲各款內陸續借墊具摺奏聞奉旨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旋經部議准行請旨定奪奉旨依議欽此即由電傳知該督

星紹紀事

銜命往唁俄喪兼賀即位之王爵棠星使之本自俄京返節閏五月十日道出西貢登岸拜客畢仍回原輪不料有

狙伏道旁者突放手鎗擊傷星使左腕法國巡捕嚴緝凶手竟不可得西人有疑刺客為日人者蓋星使此行實先奉有

密旨將聯俄以拒日既而俄約法德二國力阻日本割遼之舉俄於此事自有意圖使日不自知其不合反共銜

之刺骨其自命為壯士者亦以此輩竟敢於法國屬地謀為不軌誠橫矣哉○望日亥刻星使乘法國公司亞拉輪船到滬

即日電呈總署乞假醫傷聞星使在俄時俄之君臣推心置腹款洽逾恒事畢告辭俄大臣各以珍物見貽俄皇且親乘

火車相送至四百里之遙始珍重數言握手而別比年來中國招車四出其光耀茂以加茲而俄之用心益昭然若揭矣

○六月下浣王星使假期屆滿傷疾喜占弗棄連日自上海天后宮行臺乘坐肩輿入城拜客七月朔復拜會英德俄法

駐滬諸領事官哉生魄下午諸領事同至行臺答拜星使延入款以茶點而散○乞巧日下午星使自滬乘招商局新格

輪船而往金陵將以舊屬禮晉謁署南洋大臣張香帥七月既望仍回上海擇吉附輪赴津取道入都恭履 恩命

電音彙譯

林樂知節選 蔡紫敏筆述

六月初五日英京路透電局來電云聞日索華銀合英金七百五十萬鎊約合銀一千萬鎊為讓還遼地之報○初二電云英新

相沙侯既受事土國莫畧從寬待侯即照會駐英土使申明不淪初志○初二云法兵之侵馬島者迫於酷暑多染沈疴

兼之道路崎嶇轉運艱澀羸瘵歎從軍之苦○初五云中法新約別開數口許駐領事又任於粵桂滇三省擇開各礦又許

法船往來羅滙二河又意國羅馬都人明言與阿比西尼不睦事○初六法電意與阿比尼亞若將開戰○初七京電新

川督鹿電來川亂皆劉前督之咎未便置身事外有 旨著劉秉璋折回成都○初九英電勃而尼里亞國明助馬德
 以抗土耳其土事益亟○初十云英國通商會欲遣人細察中國南省土產及其人需用之英貨以便推廣商途○十一
 月八日 公馬繳墩人已與土戰眾皆料其無成○前相杞公定期赴喀始搭聚集官紳宣講阿迷尼亞事新相沙侯當與新
 辟之僚屬同往會講○十二云前使卓威大臣 妥瑪卒○俄官民通用報言俄與勃而尼里亞民無甚不合惟恨其王飛
 蝶南之冥位耳○十三京電派查成都事件之不能從速者一緣重慶英領事別有礙留一緣江水急而西上為難一緣
 受傷受害諸教士之情形尚待細查也然英使仍疊催總署將川中有罪及造言生事之官即使卹至總督 律革職候
 九○望日英電土廷查覆英俄法文照許遊辦阿迷尼亞事尚未愜三國之意英邀前在栢盧訂約諸大國會喘土廷速
 派大員妥為商辦并申明阿省政務土不得再有干豫○十六又云倫敦接華電知古田華人殘殺不辜按福州各埠有分館一
 數名土官司分別辦理偏英國人無不既忿且怒○福電被殺者於今晨下葬寓福西人皆助執紼無不傷心噴淚傍晚羣聚會議避暑未傷之
 妻禮思醫生格雷揭利先共縷述親見各事聞者皆中心如焚必欲偏計萬國藉害受害於無理無教者之怒又示死者
 以痛惜之忱又謂此案不能再有所原諒亦非收取償銀足以了事故會從重懲治而外別無他想旋以此意分電歐美
 二洲三又華署傳言已獲齋匪四十八名內有似係匪首者二名及訪諸督署則謂未據地方官稟報也本日諸屍下空華
 官無一會葬此舉實不明情之至也且該匪首係由英領事館之
 西人不能再認事之故故該匪首之屍亦由英領事館收是夕會議西人則無一不到英美人各自聯名電奏本國執定
 務宜重懲之一說斷不願以財易命○十七英電宰相兼外部沙侯電致中國速降 諭旨宣示古田慘案其餘各教堂
 亦飭令一律保護毋任別滋事變又囑中國派兵護送領事至古田以便查辦匪黨電督標兵既至古田即槍斃施士阿
 德教士遺物為第一善福州西人益怒遊潤帥嚴飭統帶查明槍物之兵即以軍法從事聞齋匪勇愈多制府或將諭
 令送出正凶可從寬典否則增兵痛剿電港官已命立你脫職艦開往福州○十八英電勃而尼里亞初擬倚俄為助王

1551

1551

族飛騰南尚未回國而俄不足恃情勢愈危有粵差自古田來報華兵掠庵君遺物領事何不速往查辦否則將別有
不測噫吾欽差已死耶甘肅回匪屢敗於官軍遂竄入山西北界甘軍尅期追剿晉撫亦奉有迎頭截擊之諭又聞
肅州噶聚回匪約二萬五千人未與官軍接戰若擊官餉不能勝即當竄入新疆新撫陶方帥現亦調兵防堵又川省教
案論者咸謂咎於劉制軍法國已派某神甫入川查辦而撈扒艦而雷司勃來思艦皆自港開往福州又香港西人公
會於公家戲園所議開教之事與上海福州大畧相同而既恨且怒者則謂華官不得爲無罪英官亦太疲軟又廣東東
源縣法教堂猝被匪人圍攻教士督率教民用槍自衛斃匪不少旋以賄與匪和而西人幸無死者又佛山亦有開教之案
幸即平定○十九日電中國欽差今日拜會沙侯談事甚久外人無由知辨後沙侯即延部院大臣而議之又廣東全省
人情奮動衆皆謂難保無事離古田百里許之閩清縣離卡昨被齋匪劫去銀五千圓卡員及護卡之十八勇皆被戕
又齋匪已聚一萬二千名有手執洋槍者聞邊制軍言若無外兵協剿恐難平定然核福州兵冊共有萬名乃謂不能敵
烏合之衆何耶華人言齋匪非喫長素人大抵係白蓮教或會匪之流亞又聞古田已獲八犯○二十日英電英聞有他
國兵船聚於莫洛哥國亦派四艦赴之英國欽差今日拜會總署王大臣所談之事人亦不知惟聞 皇上先已據邊
制軍電奏 命革古田各官弁仍留縣協緝齋匪務獲嚴辦又 諭邊資泉務減齋匪以遏亂萌并電 諭水陸兩提督
楊岐珍黃少春撥兵協剿又某御史訪問各處哥老會總頭目均遺黨羽至閩與齋匪狼狽相倚江西之白蓮教亦復深
相勾結齋匪即白蓮教之徒屬似此蔓延不已必致釀成巨禍因擬具摺科悉縱匪滋事之各督撫港督頗怪英政府
歷來不肯速辦教案故不欲以此大會議情形電告沙士勃雷侯○廿一福電今農施教士之子傷重而殤英美兩艦已
到馬尼英領事定於廿五往古田○廿二又云聞古田又獲齋匪四十名未知有無干涉俄京來備法廷迫英撤去在
埃之威情將俟議院重開時首議及之其意欲合法俄土三國之力務使英兵不敢駐足而後已又知德恒怨英阻開新

疆故望德亦助而逐英美廷接到古田開教華即飭外部速辦美使本與英使會辦川案今以美爲獨立之國例
不應與他國同辦事件遂向英使辭退云中朝決計築造鐵路自京師直達揚子江應行料理事宜均經議定 欽派
徐蔭軒協揆爲督辦設總公所於戶部衙門其鐵路所經之各省督撫均充會辦各省另派二道員爲監工又聞南洋具
奏請 派久在美國兼充使署隨員之容純甫觀察開爲總辦不知與都門所定章程能符合否○廿三英電議院散後
重舉新議員仍併僑理爲主席云五十五號重開議院 君主將傳諭目下急辦諸事寓津西人公會亦顯示其不服之
意即分電美民主克利蘭英外郡沙侯云今日四點鐘福州馬尾兩英領事兩英教士美領事美艦中軍官及醫士及總
督派送之白華兵齊向古田進發○廿四英電倫敦泰晤士報云查究華民鬧教之案愚以爲英必宜請華速于嚴
懲如華力有不逮即令英官自辦凡屬華籍西人之意見亦即如此云中法新約內開兩國以暹羅湄江畔之暹洪地方
爲界華已讓還洪爲法屬然則去歲中英所約留一隙地歸於華屬西報云物於於勢也其地亦即此也 俾英法兩界不
致犬牙相錯一層豈已視同廢紙歟○廿五俄電俄都各日報皆勸俄法德三國仍合而進令中華查辦鬧教之案英
電播道會英廷教會也其用意如中國之同字監會長如德之集衆互商古田慘案舉即安慰衆教會民會也舉如之心謂我輩所定課程斷不任華人
驚擾阻撓其時議院大僚多在座中可見教會聲氣之厲又德國新立斐洲添造鐵路公司定於明春開工自海口達於
江表○廿六英電議院開門新議員係直屆期 君主循章宣諭應辦諸新政內有云朕冀中東獨夙念而敦承好又道
及福州之禍云中國今已設法查辦朕冀華員之任其實者速拘囚犯按律嚴懲又言阿迷尼亞人戕害教士案今視土
耳基王復文若何再作處分云新相沙侯在上議院提及土國事因言土如不願助歐洲各國痛除阿迷尼亞人凶惡殘
忍之積習而保太平之局則大誤矣○英下議院散直後重舉議員大半已換新人即如部院長官十九人亦皆新辟賢
者非復如上半年之舊臣矣其新任協理外部大臣古爾遜本充議員前年議院散直之時請假東游徧歷中國東洋諸
地以其閱見轉銷願去今又從印度而至帕米爾中國與俄界地也謂英俄交爭之地察其形勢而知其改隸於俄致礙於

英之故於是東土關繫之所在盡瞭然於其胸中今歲回英榮膺新任廿七電云有舉古田等案以為問者古爾禮大臣曰中國願償銀兩一節須俟獲犯定罪始可開講日英電又云上議院有舉前事以問沙侯者侯曰我英先電致中朝中朝亦有復電日來止在商辦之際如中國意興關關或雖鼓其典而不合其法我英當用他法以治之云奈晤士報論阿迷尼亞事深莫土王速遞歐洲諸雄國之命竭力斡頓若因循梗阻仍任阿人肆其凶殘恐各國不能保土之無恙矣○廿八福州電英美二國所派查辦古田教案之官及其隨員并見證人等已於昨日行抵古田○廿九西八月英電協理外部大臣答下議院員曰中法新立之約雖聞岸畧而未見條款今亦尚未互換惟英必妥籌良策俾華難忘與英先訂之約福電英領事電告駐華英使云華官不願我等二領事會約古田案美領事亦以前情電致駐滬美總領事按美人逆料閩官富有刁狡先已直電美外部請派福領事會同鐵艦督帶官前往古田查辦外部遽許之今接此電總領事即電復云強成吾志英領事閩官懼遂允開堂會鞫西班牙電西駐東使自東電告西云西東劃定臺灣海界訂立專條以拔希島為中分之線北東南西英領事英陸軍大帥愛德休刺公爵辭職奏派菲察哩為總帥又俄英法三國欲

七月朔英京露邊總電局致滬電云英陸軍大帥愛德休刺公爵辭職奏派菲察哩為總帥又俄英法三國欲代轄阿米尼亞而治其民土相知不能敵勳土王譽讓其併王堅不許且在王所者亦不肯低首下心土相孤掌難鳴憂心如抹與中國李中堂籌處境地相似俄電皇命中華細亞大西根地方之軍裝改用英文以數子弟而罷德文之教日法電民主福爾勉哈飛綠海面大閱其北洋艦隊合操德電柏憲新建日耳曼全部皇帝威日第 留名關於今日開工執事威日第二印其豐碑之址址環而觀者如堵編皇又宣講皇祖合日耳曼諸小國為德意志 大國之勳業聖成敬聽而效嗚呼者三○初三英電土王仍不允各國堅索之事各國乃謂土王欲自治阿米尼亞亦必先告各國以治之策若合衆意始可再酌下議院有問英法交涉籌案者協理外部大臣曰斐洲之南慈地方事部臣已馳告問法矣法欲派英清治埃及之權時猶未至也暹羅交界之勳發今尚未使明告現斯爾江東岸金

據地方事與前宰相羅士勃雷命意相同至我英之待暹羅不過謂有益於英名節而示其不可破之局保暹羅
爲自主之國不致失地於他人又若緬甸與中國劃界事宜欲華之請英於緬甸如讓法於安南○初五英電西班牙
連兵以征古巴意甚堅定西十一月間將續增二萬五千名○初六福電初二日會審古田案犯十名定爲有罪
者六名統共獲犯八十名間中有頭目二名兼有原匪可證按上月二十日法電英部臣集議華殺歐人事意殊忿恨法之
奈哈士報亦言歐洲各國同心合辦中國則已允英美竭力查辦并許此後妥爲保護不任再釀似此慘案可知中外各
國皆視此案爲非比尋常也○初七英電法兵之攻馬嘉斯曼島者勢甚萬難在醫院求療之法兵多至五千名死者
亦不少○初八又云法兵攻安得哩波而踞之馬島之地也皆准種類人同係血肉之軀不能當法之大敵以英國
措置軍政日來甚爲嚴整兵部與陸軍總帥本屬一體今定爲部中日行公事須推舉寒哩爲政若事關中大則華寒哩
總帥與各部尚書會議之○初九英電德廷傳旨駐華使臣及領事云倘有亂而需保護必盡其力泊東諸德應准以軍
興之法使宜調遣云士馬爾嶺之北勃而忌里亞之西有國曰蒙的尼姑者在萬山之中本爲上之所不能得今俄
又贈以藥崇之軍械而利之曰小友俄之謀士亟矣○福電今已獲自犯可免尙有緝獲因電請閣督邊潤帥出地爲獄
又前相杞公於七月既望他恰斯德會友之請官購阿米尼亞事云此天下最劣之突厥人立約及其曹語全不
能恃以爲信今英不可憚勉強二字蓋值此時會檢此二字即無從措手也翼日歐洲各大國備聞公語皆曰正宜如此
○初十英電暹羅緬甸交界有地曰蒙心英道將戍之法報實英特強佔地不顧法之體而按法人於亞洲之越南暹羅
於美洲之埃及暨各內地屢實英之不合見於法報者指不勝屈○英電法廷發電諭知駐紮法俄二都之士使謂英廷強逼上以轄領阿米尼
亞事未免太苛士若降心相從尙有何顏則於各國之列強等其懇請駐國之朝廷爲士轉求英廷務須分外退讓否則
余實不能從命也聞二使面商之際法廷俄廷均以得離邊辦卻之○十一福電得要信福清及興化附近又有入攻擊

OCTOBER, 1895.

萬國公報

WAN KWOH KUNG PAO.

REVIEW OF THE TIMES

NEW SERIES EDITED BY REV. DR. Y. J. ALLEN.

VOL. VII.

CONTENTS.

NO. 31.

1. - R.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By Editor.
2. - On the Best Methods of building Railways	由編輯主
3. - On Reform in Chinese Methods of Writing	由編輯主
4. - Customs Reports. Shanghai, 1894	By Commissioner.
5. - Chinese Teachers of Human Nature	By Dr. E. Fisher.
6. - Foreign Church & Nation	By Rev. Dr. J. K. Kings.
7. - Churches and Benevolent Halls. A Difference	By Rev. J. C. Ferguson.
8. - The Public Press on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the East	By Editor.
9. - The Mohammedan Rebellion in Kanah	由編輯
10. - Chinese Affairs: Suppression of Sz chuen Viceroy, etc.	由編輯
11. - Foreign International Mail Summary	By Editor.
12. - Telegrams and Intelligence	By Editor.
13. - Advertisements.	

Note - The price hereof is 13 cents per copy - \$1.25 per annum; 25 per cent discount to all orders of five dollars and upwards. The former price did not cover expenses.

All business orders, and subscriptions for papers, etc., to be sent to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OCTOBER 1880

萬國公報

THE WAH KONG KUNG PAO

NUMBER OF THE YEAR

THE YEAR ENDING AT THE 31st MARCH

NO. OF	CONTENTS	PAGES
1	The Wah Kong Kung Pao	1-10
2	The Wah Kong Kung Pao	11-20
3	The Wah Kong Kung Pao	21-30
4	The Wah Kong Kung Pao	31-40
5	The Wah Kong Kung Pao	41-50
6	The Wah Kong Kung Pao	51-60
7	The Wah Kong Kung Pao	61-70
8	The Wah Kong Kung Pao	71-80
9	The Wah Kong Kung Pao	81-90
10	The Wah Kong Kung Pao	91-100

The Wah Kong Kung Pao is published weekly on Wednesdays, at No. 10, Cross Street, Singapore.

Subscription price, 10 dollars per annum in advance.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WAH KONG KUNG PAO, AT NO. 10, CROSS STREET, SINGAPORE.

SOLE AGENTS FOR THE DIVI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READING AMONG THE CHINESE.

15518

15517

中歷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

萬國公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十月

本館前於滬濱創行萬國公報繼海邦之要政作華報之先聲行之
十有五載因事中止心殊歉然歲在己丑西國同人共議與復仍延
林君樂知主其事而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應良沈君賢翁德君
子固李君提摩太分任之去年以來更延錢鐵盒主繼繼傳史樸佩
紀事仍遵成例月具一冊中西重大新事悉具於中夫泰西之祝月
報也重於日報日報崇朝敦迫未遑審慎傳信亦復傳疑月報博致
周諮擇之也精語之也詳模糊影響瑣屑荒唐之事淘汰殆盡故上
而王公將相下而學士文人無不家置一編粘查印證蓋規規乎著
作之林矣本館志在興華裨深菟業餉吏亦大方家錫以鴻篇告之
嘉話不獨廣見聞之益亦且晰文字之緣聊竭鄙忱藉覘同志

惠教祈寄上海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如蒙購閱報冊可向北京
路十八號美華書館或三馬路格致書室暨城內城隍廟豫園五
鳳樓愛廟店均可應付外埠請向西士售書處或售日報處或書
坊購閱每冊實價洋銀一角三分定閱全年洋銀一圓二角五分

彊弗友剛克論 并序 附證言

林樂知比事

蔡紫岐屬辭

鐵路宜博考善法說

吟鴻館主草

變通推原第二章 切首字可加漢文

盧慈章擬

光緒二十年上海日華洋貿易情形論畧

二品街江
海關稅司

賀璧理呈報

續性海淵源 擬子類篇

德花之安撰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卷第九十節

英艾約瑟作

教堂善堂異同辨

福開森來稿

四續裒私議以廣公見論

林樂知選譯

蔡子弗彙編

新語九

上海蔡子著

同亂續記附

大清政典

鑄鐵生恭識

上諭恭錄 有負委任

賢相入閣 黃河決口

照約曉諭 選紳設院

鐵路新書 日昭統志

關中新學

電書僉載

雜事

惠善鳴謝

各項告白

林樂知譯語

蔡爾康紀文

彌弗友剛克論升叙 附遺稿

林樂知此事 蔡紫駁風辭

今天下之大勢。於東方亞細亞洲而外。多注重於西方之歐羅巴洲。歐洲之大勢。於持盈保泰之英國而外。多發難於好大喜功之法蘭西俄羅斯二國。法俄之交合。歐洲將騷然其不靖。即天下將岌岌乎其不安。此英國所大患也。肆撥談達者。英之大日報也。與上下議院之爵臣紳士。聲應氣求。故報中一語一言。大抵皆將見諸施行。非空文垂世之比。邇來法國各大日報。恒多刻責英國。且有聯俄以圖英之意。法大報有多其政府之同種論說其言無忌於是肆撥談達報。瓊瑤玉珮大放厥詞。用以沮法國之陰謀。而挽歐洲之厄運。此論一出。盱衡時局者。無不相顧動色。中國素不甚究心於外事。付之淡然漠然。又豈知息息相通。即隱隱相繫哉。因亟譯而告之。并先爲之叙曰。中日和局既定。亞歐與亞美利駕阿斐利加四大洲。昇平有象。法法。四川法於亞洲之邊境。最近地也。四日本之國。皆以爲。同。俄國大局。皆由是地。俄兵。苦。文。洲之。苦。日。海。未。注。第。烽煙之影。不接於目。槍礮之聲。無震於耳。誠足以上體天心。下奠民生。然而地球之大。人事之繁。極萬有之不齊。此緹彼贏。爾虞我詐。吹緇一池香水。不得謂爲干卿底事者。何國蔑有。亦何日蔑有。試以歐洲論昔者。爭地以戰。殺人如草。今則全洲之境。無論深山窮谷。幾無寸土之不闢。鴻溝之界。斟若畫一。斷不能無故互相吞噬。顧地力祇有此數。生齒則日有所增。如盛水然。滿而四溢。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遂乃各覓新疆。趨之如鶩。農工商賈。爭占先籌。國家將保護之。必從而割據之。一國初經營之。諸國必交譏羨之。是故歐洲疆場之事。即使犬牙相錯。雞鳴狗吠之聲相

聞而不虞侵軼者。一旦而外藩交構。噴有煩言。遂成萬國交涉中最多最鉅之事。且不免牽連及於本境。關係之重。甚至不可思議。吁。其險哉。今夫斐洲者。多野番之所盤踞。未霑教化之益者也。荒烟蔓草。一望蒼涼。又百穀之所未經播種者也。歐洲各國跨海而得之。東西南北。惟意所擇。惟便所從。固以為子取子求。不女瑕疵者也。註詳前年本報所作 歐人對取斐洲記而足以肇釁之故。厥有二焉。各國之分疆畫界者。不過各據地。圖於經線緯線若干度。及其山川之所隔越。指為某某之所應得。初未嘗躬親履勘。而立一定不移之碑石也。既而甲國先往開墾。或因利乘便。闖入乙界。乙國繼往。按圖索驥。自必責其蠶食之罪。英之與法及德意志。業已小試其端。而洲北又有古名國曰埃及者。英法二國向皆染指。至今而大相詬病。此關乎疆界者一也。各國規度膏腴。據為己有。初未與土人有一語之婉商也。各國之政令。又有寬嚴之判。丙國以寬服人。丁國或失之嚴。土著雖蠢。若鹿豕亦豈一無知識。當仁暴相懸之頃。容有舍丁而就丙者。丁國執簡而爭。又將責丙以要結人心之罪。此關乎戶口者又一也。要之各國共冀於荒洲成新國。不啻開墾之馳馬。淺水之駛船。恐後爭先。必有切齒怒目之一日。歐洲之禍。其殆始矣。若夫亞洲者。處於歐洲之東。若突厥。即土若波斯。即土若印度。若緬甸。若越南。若朝鮮。若暹羅。固皆非未教化之野人。亦非未開墾之荒地也。中國處於遠東。文物聲明。更駕乎日本之上。彼突厥諸國。已與斐洲有霄壤之殊。而何論乎中國。日本近折法歐人引為同種者。中國則得突厥等。中國又有。日本近折法歐人引為同種者。中國則得突厥等。中國又有。 特是東方之大局。擬之於人。如從少壯而至強艾。自

覺心滿意足。縱未露老邁龍鍾之態。已漸絕發榮滋長之機。實則寶藏未盡。與貨財未盡。地利未盡。關人之心。思材力且未盡開。而乃如四五十而無聞也。今女畫也。歐人知其然也。自顧一隅。無可增。庠培薄。而自突厥以達震旦。程工則有藝可角。通商則有利可圖。覬覦之心。與年俱進。於是印度先折而入於英。緬甸繼之。越南旋折而入於法。暹羅繼之。波斯介於英俄之間。不絕如縷。突厥懸於俄英之手。不競亦亡。朝鮮有隆冬不凍之海。鞏俄之饑。垂於吻外。日本定先發制俄之計。歐洲各國亦有不許俄翦朝鮮尺地之言。箕子故都。未知鹿死誰手。總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鄰厚君薄。燭之武以之甚矣。懷遠招携。管敬仲於焉服鄭。善奕者共爭先著。博進者必有後言。歐洲之禍。尤於此亟。至其禍之中於中國者。固無印緬越暹之烈。亦無朝鮮波突之危。然英法俄三國鼎峙於滿蒙。臧衛滇粵西域之邊。日本又崛起海東。甚至掃海權而踞天險。蓋遼朔周之徽。猶近徵明之也。先無爲患若斯之迫且衆者矣。幸而歐洲各國互相猜忌。莫敢先發。以樹衆矢之的。日本愾於衆怒之難犯。亦未敢別肆要求。惟是各國之環而相伺者。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消消不息。將成江河。各西報屢逞三國瓜分中土之妄詞。大有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之先兆。吾不暇顧歐洲之禍。願亟爲策中國之安。安中國之策何在。曰。惟在以通之者塞之而已。今者商務通矣。內地之塞者如故。海道通矣。陸路之塞者如故。財貨通矣。礦產之塞者如故。電綫通矣。郵信之塞者如故。言語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

之寒者如故。是故我謂其通。人嫌其寒。我圖其寒。人冀其通。通之而不從。必有強迫以通之日。寒之而已。必有代決其寒之時。夫治國猶操舟也。舟隨潮汐爲低昂。容與中流。自有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樂。假使桃花水漲。依然繫纜於椿。忽爲風捲。濤飛雲垂。海立橋傾。楫摧之險。實徧於同舟共濟之人。誰歟。才任濟川者。忍使一國之生靈。遂與波臣爲伍哉。而或者曰。內地盡通商務矣。陸路盡通鐵軌矣。礦產盡通寶貨矣。其若開門揖盜。何郵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驛卒之覆轍。何教化通矣。其若長異端之儼何。情意通矣。其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不知我縱以通爲害。而運會之所旋轉。能寒之而終不通乎。我寒之而人通之。其權讓諸人。一通而遂成永不可寒之勢。孰若我自通之。其權操諸我。則一通而永通者。如上商務云云也。一通而遂可永寒者。如西報瓜分之妄語也。所謂以通之者寒之也。而況通商者。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通鐵路者。綺交脉注。骨節玲瓏。合全國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見。合他國之人。如親戚故舊。休戚可相關。通寶貨者。化朽腐爲神奇。供生人之利用。卽如子言。以開門揖盜爲慮。子獨忘慢藏誨盜之誡乎。且歐洲各國。又迥非盜賊之比乎。通郵政者。與鐵路相輔而行。同一聯民心。以固國本之長策。且鐵路之作。寄書郵。不過通衢大道。異日者。郵信以價廉而日多。或更須於常額之外。添設驛卒。安有失業之憂。通教化者。取人之長。補我之短。西教以敬天愛人爲本。尊君親上。開邪存誠。且又格致之學之所自出。不可與無父無君之楊墨。同日語也。通情意者。同

人有恒言。皆曰。法與俄近訂互相匡輔之密約。夫約以密名。此中條款。自不可為外人道。外人固不知其底蘊。亦不知果已訂定與否。然揆情度勢。法先助俄以成東方之志。法先助俄以成東方之志。於中華陸地。法俄兩國。或俄將助法於斐洲。所謂以德報德也。顧誠如各日報之所述。吾願以一言正告法廷曰。汝冀得俄國之助。而謂事在必行。則愚甚矣。汝欲求此事之成。不但難若登天。更不但不能得俄助已也。反將有大不利於法。法國不乏明敏之才。亦嘗熟思而審處之乎。假使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竟昧亢龍有悔之義。遂以爾書告我英廷。逼令速撤掌管埃及之權。則我英具覆之書。直可一揮而就也。英廷若曰。貴國不念邦交。真言遽至。敝國無可為計。惟有與合縱之三約國。三約國者。即日締盟而成。四約國。藉以定太平之局而已。夫我英欲與三約國合。無所難。亦無所險。竊料三約國之請於英者。舍同保太平而外。無餘事也。英所望於三約國者。亦僅同保亞斐二洲大局。各國均不許妄動。界址亦悉照舊章。并毋庸齒及於印度也。誠如是也。四約國之成。猶反手也。四約國之盟既訂。法即欲於越南境外。有所舉動。已可遏之使不得逞。而謂尚能問埃及之事乎。尚能逼英撤埃及之權乎。且其不便於法之處。又豈直不能退英已乎。法之與俄。司及綠林二省地。昔年淪陷於德。倘立四國之約。何日再能恢復而埃及之權之水歸英掌者。更無論矣。法試思之。英德奧意而既合矣。海道之威權何若。況東方有日本。又必不肯失此機會。而自外於四國。四國者。即法俄德奧也。是揚威耀武於汪洋浩瀚之間者。由三而四。由四而五也。法俄二國縱有戰艦。吾

知自守其國中海口之不暇。豈敢馳情域外。以貽覆沒之羞。夫至海軍不敢出口。則法之海外各屬國如
河耳齊亞。如突尼斯。如北斐洲。如地中海之科士嘉島。在突利均在我輩掌握之中。而且一戰再戰。曠日持
久。微特以上所云。必將易主。我英若再不辭況瘁。法之諸新疆。寢假而全歸於我。戰事尚無了局。爲法人
計。其愚誠不可及矣。更以財力言之。我英若欲用兵。不必加分文之賦稅以病民也。一轉瞬間。國庫中可
立撥出英金二百五十兆鎊。以每鎊合華銀七圓有奇計約一千八百餘萬兩。中國先給日本兵費之數實加八倍不止。以充軍餉。此蓋歷年所儲積。以備還國債者也。法
其有此鉅金乎。嗚呼。盟約之多寡何若。戰艦之利鈍何若。新疆之安危何若。財力之貧富又何若。法人竟
敢冒此大險。而與英抗。誠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總之法璽書竟到英廷。英自先於埃及立定脚跟。而即與三
約國合而爲一耳。若欲爲俄國計。英亦請一致思焉。夫雀可欲也。而不以明珠彈之者。爲其得不償失也。
俄既與法訂立密約。法人恃有奧援。輕舉妄動。若使法有婪索於英。而英偏峻拒之。吾料俄必將含垢匿
污。吞聲忍氣。而不敢肆。斷不肯深信法言。致如諺所謂糊塗到底也。是故法合俄而逼英撤埃。埃權之屬
於英者。今猶昔也。而三國之合於英者。則大非昔比矣。使我而爲法人也者。必不願罹此奇禍。法人亦未
必不計及之。特其政府諸臣。容有掉以輕心。而遽思嘗試者。側聞主持揆席之首領。初疑三國不許英入
其約。又疑英以息事寧人爲本。不肯開罪於鄰封。於無可忍耐之慮。亦復躬自貶損。終不致以戎衣相見。
法又得俄人之助。埃事當可惟所欲爲。嗚。爲是說者。恐聚六州之鐵。不能鑄大錯矣。今英人之皮漸薄。一

痛一癢。幾乎著手卽覺。

此四字皆地理名。有去勢能全用其意。

法必須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弗誤觸其火機。迫英以合於三國。遂致

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其庶幾矣。顧或者曰。英合於三約國。以拒法俄。策誠善矣。不識尚有他策。以爲萬一

不虞之助乎。則對之曰。唯。然有之。夫使法俄密約。果已訂定。英若宛轉以和法。法與英世爲仇讐。如禍之

有胎。如病之有根。甚難冰銷瓦解。然若聽其隱相勾結。則法俄之交際。必將柢固根深。於英事大多掣肘。

無己。其離俄於法乎。俄之疾視我英也。人力之所致。非天然之所成。擬諸法之仇英。則水晶之與琉璃也。

故以自然之理言之。徧天下之地。英俄無相與接壤者。而彼此出入口岸之貨物。又共源源不絕。然則杜

違言而敦睦誼。雖百年不做焉。可也。若夫芥蒂之終未融。芒刺之終未除者。不過英欲遏俄艦之入地中

海。俄遂欲制印度之死命。以報英仇耳。後事吾不敢知。試問今日以前。尙有他事之足以斂怨乎。以余愚

見。假使英開地中海之禁。任俄戰艦連檣而出。卽使竟滅突厥。從黑海以徑入地中海。於英似無大損。而

彼近枕地中海濱之法國。則險象環生矣。是知離俄於法者。不特聯俄以保英。且可借俄以制法也。俄有

積怨深怒於突厥。其傳家之寶訓。恒以翦突爲言。英誠弛海禁。以開法交。俄可闢突境。而感英惠。英又但

以保亞洲之平安爲請。俄豈以渝法國之信誓爲嫌。將見開誠布公。許英以從此不再威嚇印度。英之心

亦卽從此泰然矣。至於連橫之約。旣散。法人孤掌難鳴。勢必不敢牛轍。我英亦可明喻之曰。汝倘仍頗和

我。則卽速歸夙忿。我無不願之理。蓋英固無害法之心也。此爲法計也。若爲俄計。同一立約。同一借力。苟

舍法而就英。其所獲益之處。必較勝於合法。而英既得俄之助。不必防法之擾。鄙人第二策。竊謂不啻合四約國之策也。矧二策之外。又有一策焉。策何在。曰。卽與法釋怨聯權耳。或謂。今機會已失。時過情遷。恐有未易啓齒者。固也。若以及時共講言之。必萬一有轉圜之望。夫法戍地中海之艦隊。以防英也。聲勢盛而經費鉅。無非法民之脂膏。法人其願嚴加裁汰。而緣英法交防之故。遂致欲罷不能。英誠以此爲言。法當惕然動念。然後因勢利導。彼此同歸於好。詎不甚善。特英素秉公守正。所謂以理爲理也。法則以虛榮實妬爲理。其難與之商榷。倘法亦效英之公正。則此事早經解散矣。余爲法國計。若願與英講信脩睦。亦仍可聯俄爲一體。異時有隙可乘。同心向德國互商。舉前割之奧魯司綠林二省地。還諸法國。德或無辭以拒。亦未可知。且法願認英之權。得以展布於埃及之南羅江一帶。及斐洲之尼日河一帶。又於暹羅之湄江一帶。亦歸英有。更將北美洲之紐佛爾屬地。論價而售歸於英。從此一了百了。英必舉如上之益以報之。報之奈何。如法欲逞志於北斐洲之莫洛哥國。英願除坍塌海口外。任法得行其志。莫洛哥既定。英法互讓之局大定。於是英之臣民。將心向法國。而不願見法受德之鉗制。并望其追理前案。毫無妬忌之心。然則法人又何苦而不從哉。此第三策也。嗚呼。古人有言曰。法國將動。歐洲洶洶。法國端拱。歐洲無恐。今英人之所冀望者。國家務於一切關涉國政之事。及今而重行查考。灼知岌危脆脆之處。實惟在於法之騷擾。於是特命外部大臣。親詣巴黎。而告法廷云。貴國與我爲敵之心。今已暴露。敝國知時候已到。不

能忍耐。且不願再忍耐。更不肯於中畧有住手。而使人誤認爲忍耐。直俟貴國如蝦之不跳。敵國始如水之不搖。貴國若不聽人勸。敵國惟有以直報怨。但當尙未宣戰之前。特問貴國。尙願敦和。以免戰爭。請安坐而徧察天下事。本大臣願慷慨陳詞。以明不可輕舉妄動之故。否則我必設法以圖自保。卽以免汝之害也。我外部大臣既達此說。復照出使大臣之例。示以公牘。如是而法猶不悛。鄙人之愚以爲。英廷必從長計議。或先向俄國。以行第二策。或徑分赴德奧意三國。以行第一策。此二策者。皆可預杜法害。至於何策尤善。則非鄙人之所敢定也。鄙人又願我政府諸公。相時而動。必使法知與英已到三叉路口。轉瞬卽將分手。法如不欲多事。英自平讓一半。以期兩無所虧。如蔑視我輩。而侮及友邦。我於保安免害兩層。必無所畏。無所疑。亦無所阻。直就法之所以待我者。還以待之而已。總之圖窮而匕首現。更有扼要之一語。直捷痛快爲法道者。英必不肯任法視英爲敵國之心。更深於敵德。而謂英之不能報法也。

證語曰。英美兩國之間。有大西洋焉。浩浩乎其無涯涘也。而此響彼應。瞬息不啻覲面者。厥惟電報相通之故。查大西洋有海線數條。傳消息甚速。無間昕宵。內有一條。專報各路新聞之用。是以遇有要事。兩國卽互相發電。無積壓稽遲之患。美國紐約海口之醞爾萬貳透大日報館。近接歐洲長電。備述英新易議員及新宰相新辟部院大僚之舉措。各大新報館新論之關繫。若曰。英國盈廷濟濟。今已煥然一新。其命意之所在。亦已幡然一變。英人有冀新相以次諸鉅公。盡瀝往日泊乎無營。寂然不動之積。

習者。今觀各報所論。似風雨表針已下垂。而爲少女怒鬚之先兆也者。蓋不知此則必大失公舉新班
之人之所屬望也。此英之內情也。若考歐洲他國之新報館。其耳目所及。亦似有銅山西崩。鐵鐘東應
之勢。法報且明目張膽。極言俄法久訂連橫之約。今宜乘亞事之機。請俄助法以逐據埃之英。然後削
英在突之權。俾俄得逞志於地中海。語殊可駭。意報則曰。英國新易議員及諸大臣。實與意事緊相注
射。其新相沙士勃雷侯。亦將與意相之意見。不約而同云云。德奧兩都城各大日報之持論。意謂沙
侯重執英政之信。幾似合縱之三國約文中。已煌然列英之大名矣。此英之外望也。英有大月報月報
尤重於日報故本報每下一語恒覺其懼其懼曰。地球者。論及新官措正。施行諸大事。因言英之於法。分毫不必退讓。故不論爲亞爲
歐爲斐。但有相遇之處。惟自逞英人之所欲。絕不顧法人之減色。於以使法灼知英之於埃及。斷不因
法故而有所遷就也。夫英誠欲讓埃及之權。俟其時會已至。自然拱手而去。法報何庸喋喋爲哉。至於
斐洲內地之蘇丹即其土。或暹羅全境。以及暹羅湄河之畔。均宜伸英以示強。不必讓法以示弱也。地球
報又論英俄交涉之事云。英決不可讓俄佔踞朝鮮之元川。倘俄必欲得元川。英必擇朝鮮海外。亦據
一地。按數年前英曾代守朝鮮之巨文島當以成對待之勢。統觀以上各報。凡英人所屬望於新班。暨他國所關
繫於新班者。俱視爲非比等閒。故有以爲必應如何者。又有以爲必不可如何者。而新班諸大僚。又自
各具有卓識。倘一旦驟有所舉動。非如風色忽起。天氣卽隨之而變乎。又有某報云。沙侯旣視事。卽致

贖於法之巴黎。華之順天。聲明中法所訂新約。英斷不肯承認。而使中英法三國交界之甌脫地。任華
贈法。任法受華。而悖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之約也。按是年暹羅之權漸為法削。英恐法與暹羅訂約。遂用勃發之法。而與中國
仍還諸英。而不可轉贈他國。今華誤改法。恐法請其地。華即立約以界之。備聞

此係徐小靈侍郎在總理衙門大臣任內所辦之事情。不知英將有責言也。者地與矣。其傳電至美之西人。又自以其意附為總
論云。前日余偶與俄大臣談及埃事。窺其意旨。似法既助俄以成就東方之華事。俄亦宜助法以減削

斐洲之英權。余謂俄廷真有此意。則法實已得俄助。英相料難輕視。考埃及內治外交諸要政。本係英
法二國合力匡扶整頓。此天下所共知者。十三年前。法國不欲與聞。自行告退。英遂獨執埃權。然相沿

以迄於今。法固不再願代斲傷手。而卻不喜英仍越俎而謀。是以辨論之書。無歲蔑有。近來法議院新
派議埃之員董。泰西議院通例。遇有應議之事。必採集各派之
始末或深議其詳。故於此。自宜從專議之曾具報於政府云。埃之開闢都城。暨愛力山德海口。

多有我法商之資本。以供營運。其有關乎製造諸工藝者。亦屬不少。且埃及之方言公體。亦多通用法
文。而我法國著名格物之士。又實先入其國。諮訪古蹟。以顯示於天下。可知埃事即法事。埃財亦即法

財。是以三百年來。埃人皆認法為救諸苦海之恩。國法之威嚴榮耀。亦深入於埃人之心。至於埃之兵
士。皆法人所教習。尤其淺焉者也。然則法之於埃。具有根莖。而非新地比也。明甚。英人乃據為己有。類

乎喧客奪主。法不令英退。為乎令英退。為今之計。誠宜明告英國。速撤駐埃英使。成埃英兵之權。而俾
埃仍在突厥屬下。為局外自主之國。英之遠域及附日之編明。皆也。英欺英。無日即效
尤而敗中華。明知英不能正其。故日語公報兼認貸銀之國為其主。則庶乎

兼認貸銀之國為其主。則庶乎

得其平矣。法議員之意如此。法報即採而錄之。其他姑未暇辨。第以通商寄寓言。法之客埃者。僅一萬五千七百人。而其貿易。則英爲首。突厥次之。俄羅斯又次之。法實居第四等。其可以爲藉口哉。若英國者。前派駐泊地中海之海軍。抽撥礮艦多艘。移駐埃及海面。欲使埃廷知英之威令。如在目前。不可妄動。又使各國知英之工夫圓滿。自必潔身而退。而非他人之所能強也。或有不服者。卒然問於英曰。工夫何日圓滿。則英笑而答之曰。此不在英而在法也。英於埃所定之工夫。具有清單。並非有得隴望蜀之想。乃或作或輟。欲速而益遲者。則法人阻撓之故也。法人之阻愈少。英人之退愈速。否則不能定其爲何年何月。某日某時。始有退埃之舉。而且常須遣派戰艦。會師於埃及。以示有不可犯之色。并使天下人皆知我英實爲獬豸。不能信信而吠。即吠。亦不如花下金鈴犬之清脆。然張口一齧。必直到其骨。而制其死命也。此英執埃權之意也。至其顧念暹羅之意。先致電於中國。力阻法人蠶食甌脫地。而發中國之廢新約。并言。前年英贈於華之暹地。華已受之。而其訂專條。今乃食言而肥。狗法意而違英約。英必不許。然沙侯雖執約以爭。遇事實無從著手。何也。華人既已許法。微論貓口挖酥。勢不能得。且恐未能見好於英。已先開罪於法。則奈何。法既進佔此地。湄江左岸。盡歸法屬。於是通商於雲南。絕無扞格。似此大利之所在。豈肯因英之一語。坐失事機。又奈何。惟英法和好之局。緣是而又隔一層。中國與英。亦將如竹木刺之深入肉中。漸形腫痛也。余忝主萬國公報。多歷年所。恒勸華人以博習外事。爲永

全交道之樞機。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動曰。中國自有制度。夫使中國能閉關自守。絕不與外人通來往。猶恐墨守故轍。將狹隘而不合於機宜。今萬國大通。猶曰自有制度也。試問誰甘低首下心。以受中國之範圍乎。故但明東方之事。華人於中國之事。向未周知。而外人於中國之事。恐不能推舉過當也。而不兼諸西事。深恐方鑿圓柄。遇事必多窒碍。今總理衙門如骨董肆。肆中所列之周彝商鼎。非不寶貴也。而皆不適於用。其能熟番天下之大勢者。惟李中堂一人。其餘則甚至身使外洋。依然如聾如瞽。嗚呼噫嘻。可勝慨哉。

鐵路宜博考善法說

吟鴻館主稿

易繫辭傳云。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云。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緬想古風。誠能延攬天下之大勢。操縱天下之利權者也。然其所以致之聚之藏之出之者。必有善法以立乎其中。而後垂之永久而無弊耳。自古至今。有道之國。其綜理政府者。於治國諸大端。必先擇其最急最要之務而行之。急要之務何在。第一使四方之民。往來流通。而各處土地所生之貨物。民人所作之工業。皆可通行四境。利益無窮。而商賈亦可以有易無。東西營運。財源之盛。汨汨其來。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是也。今中國之最善理財者。莫如張香帥。本年奏請開辦鐵路。由上海以達金陵。由鎮江以通天津。聞已經奉旨允許。此事誠屬善舉。然須得一善法。方獲真益。蓋因其中之益。各有不同。宜為分辦。或專為小人得益。或廣與百姓沾益。若鐵路為百姓而設。吾想香帥須將各國之法。一齊比較。看何國

立法最善。何國經費最省。試以泰西諸國鐵路計之。德國有西程二萬八千里。法國有西程二萬二千里。英國本境有西程二萬一千里。美國有西程十九萬二千里。若將美國之鐵路。以較三國之總數。約多三倍不足。因考美國人造鐵路之見識。比德國多七倍。比法國多八倍。比英國多九倍。若論各國幅員。德國有二億零八千六百七十四方里。法國有二億零四千零九十二方里。英國本境有一億二萬一千西方里。美國有二兆九億三萬九千西方里。中國則連屬地有四兆二億一萬八千四百西方里。因此比較地方之廣狹。中國美國都無大異。在英法德三國。地方較小。所造鐵路。均有一定路程。而美國地方最曠。從東邊一大城。到西邊一大城。有大鐵路數條。考其取徑。均不相同。美國生意。皆有比較之一法。若此路價錢太貴。他人便可由國會聚議。另開一新路。價須較彼便宜。所謂與百姓有益也。大凡美國運貨一噸。或搭客一人。行一里之遠。其價實廉於各國。何以知之。英國興鐵路最先。法德美規倣於後。法德至今仍用舊式之車。而美國則鐵路多。生意廣。由比較而來。故新式之車疊出。而運貨尤稱便焉。論各國鐵路。每年所用之款。將英國米地耶中地鐵路局。與美國斐臘特而費局。衣利局。合而較之。美國之鐵路局。過許多高山彎曲之處。其工價一項。反比英國米地耶爲廉。試觀米地耶用費。將一噸貨行一西里。需合中國制錢二十四文。美國各鐵路。祇須十二文。而美國之斐臘特而費鐵路。祇須六文。其便益不已彰明較著也哉。余有西友某君。向作鐵路之主。經理路工。已有四十年之見識。余因詢及中國興鐵路一層。將來究竟有

益與否。並有何善法。友人歎息云。善法具在。特惜無治人耳。最可慮者。小人得志。登進仕途。侃侃而談。大言欺人。其實經濟何有。學術何有。一旦而上司偏聽。深信不疑。遽委以權要之任。於是明目張膽。盤剝無算。侵吞公款。任用私人。甚至捐他人之貲財。以肥入己囊者。是祇顧一身之益。而于地方百姓有何益乎。余又問此次鐵路。經行運河一帶。大可省事省錢。豈不甚善。友人笑答云。行在河邊一層。並非爲國家省經費起見。乃是借重大之名目。而用最便宜之法。敷衍了之。實爲自己好賺錢地步耳。要知中國之興鐵路。並非爲賺錢人之益而設。乃爲萬民之益而設也。如河邊運貨地方。皆有船隻通行。人貨俱可用船。何必又添鐵路。若添鐵路。則船戶生意。盡行奪去。伊等本屬寒苦。倘再將生意去盡。窮極無歸。必將鬧事。甚至至有毀壞鐵路重情。吾恐擁鉅貨之諸公。知此事甚爲危險。孰敢將千萬金錢。慨然借出。以擲諸無用之地哉。余聞此言。殊深欽佩。因更請友人申明善法之說。據云。須于素未通行之地。開通一道。橫跨運河而過。不沿運河而行。則中途既有火車。以迫往來。將來荒僻之區。亦可興旺。且越過運河處。必須造一鐵橋。此橋左近。又成新碼頭矣。運河中小船。可以運貨至新碼頭。以獲裝載盤剝之利。而火車之貨。亦可用小船分送於各路。大可暢銷。豈非相輔而行。兩有裨益歟。由此而推。貨物往來既多。收稅必有起色。此國家之益也。百貨既可通行。價值不至虧賤。此民間之益也。南北東西。四通八達。貨物不至停滯。此商賈之益也。其益不誠多乎。余因增損其詞。而爲是說。惟願鐵路中之執事者。見斯說而採擇焉。是亦芻蕘之一助。

云爾。

變通推原第二章切音字可助漢文

廈門盧續章稿

或曰若用切音新字，不幾率吾國而入於鄙俗乎？夫切音新字，不過淺俗言語，易若漢字之美備乎？漢字之同音者，指不勝屈，即如仁與人先與仙，魂與渾之類，音同字異，意亦懸殊，乃切音字則一音皆混而為一字。漢字不以分別勝乎，不但此也。漢字有兩字或數字合為一字者，如日月為明，一大為天，之類，皆有意義寓焉。若切音字，不過聲音，漢字不以意義勝乎？漢字有言簡而意該者，如鯨寡孤獨，流連荒亡之類，若以切音字訓釋，言詞繁長，漢字不以言簡意該勝乎？漢字之形，極方極整，書之聯幅，戔戔，不但準繩合度，兼有矯若驚龍，翩若飛鴻之態，誠可賞心娛目。切音字不過如蟹橫行也，絲豈芽也。漢字不以方整勝乎？漢字有此四勝，奈何以文墨之邦，雜以鄙俗之字乎？余曰：子但知漢字有音同字別意殊之妙，亦知其語言文字必參觀其上下文義而始了然乎。今余試書一甲字，子知余之意，為指國名。甲氏赤扶備山名亦

山在 贛州鳥名也。定甲 姓名之同宗歟。抑甲坼之甲。甲子之甲。首出羣類之甲。如甲於天 科甲之甲。能不我甲。甲也 甲之甲。兵甲之甲。爪甲。有人獸之殊 又有手足之異。之甲。甲庫之甲。令甲之甲。保甲之甲。司甲。官名 甲之甲。歟。然猶音相同也。又有字同而音異者。試書一敦字。子知為敦厚之敦。敦迫之敦。敦胖。太腹 在午之敦。敦洽。術名 之敦乎。均本片 抑敦彼獨宿

敦敦 敦敦之敦。敦商之旅。枯 之敦乎。均部 或有敦瓜苦。瓜苦 之敦。敦彼行葦。葉 之敦乎。均徒 更或鋪敦淮濱。也

之敦敦煌鄭均徒名之敦乎澤切不然其為敦弓既堅豐弓之敦敦琢其旅今字之敦乎均丁聊切又不然其為黍稷四

敦盛黍之敦珠槃玉敦樂歌樂盛之敦乎均都內切又豈每敦一几同聲之敦乎大到切或作杜陰切且也有渾敦不聞

之敦杜本有敦邱邱一之敦困敦太敦杖盛之豐之敦均都又有度量酒制古作敦之敦主尹切杜子

也敦省文作敦之敦他昆而其叶韻作都鈞切亭年切者更無論矣由是以觀非漢字與切音字均須

參看上下義理始能確定其主名乎此節均歸錄漢字雖合字殊有意義然亦難曉如矮字从委从矢似當

讀為射箭之射茲何以訓為短乎射字从寸从身似當讀為短矮之矮茲何以訓為發矢乎又試舉大學

之道四字而分疏之殊不知其所取義又何論漢文共四萬餘字乎而况造字至今形體代變何從一

一知其合字之命意乎漢字雖有字簡意該之妙倘無注解恐亦難明故流連荒亡鯨寡孤獨之類初

學斷不能領會切音字雖譯詞繁長似有明白易曉之妙無艱深難明之弊切音字雖如橫行蟹絲草

芽然其字畫之簡書法之捷似非於篆隸楷比也夫書求捷也苟能敏捷草書便佳何必字字齊整如遲

緩而不適於用雖筆筆謹嚴有何可取此古篆之所以遞變也

或曰切音字之簡捷易曉既聞命矣其如言之無文何夫漢文之美妙萬國罕匹故四書五經之名言至

理諸子百家之淹博融通古今名士之鴻文鉅製無不精微深奧意義層出切音字何能媲美哉吾國所

以稱為文墨之邦者以有文章之華國也詎可設鄙陋無文之切音字乎余日子言漢文美妙為萬國罕

匹。維其美妙罕匹。故其難亦罕匹。多有讀書六七年。尚不能作一函者。若學習切音字。則委質至鈍者。不出三年五載。能讀各種書籍。其聰敏者。更能著書立說。其爲便易。豈可同年語乎。至謂切音字鄙陋無文。未免有一番議論。嘗考天下五大洲。除吾國及無字之生番而外。萬國字畫。雖各不同。然皆本切音而爲字。太古之世。雖有埃及國。亦用象形字。然今亦變爲切音字矣。至如滿洲蒙古。與夫朝鮮日本越南暹羅緬甸諸國。雖多以漢文爲本。然亦無不行其切音字。吾國雖未設切音新字。然外國教士所創之處。恒以切音字傳授華人。以余所居之臺廈而論。奉教諸男女之識切音字者。不下萬人。於是。有切音字之聖會報。及臺灣報。又以切音字譯出漢文之聖經賢傳。以及天文地理格物算學種種要書。其餘十八省。凡通商傳教之處。識切音字者。不知凡幾。是切音字之勢。不但通行於萬國。亦多行於吾國也。切音字不但可以解明吾國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鴻文鉅製之精微深奧。兼可譯出五洲萬國汗牛充棟之經史子集。以及變通養民教民諸大政。故雖婦女童稚。庸夫俗子。一生未入孔子之門。然能學習切音字。即可縱覽古今中外之書籍。羽翼吾國文教之昌明。子雖曰鄙陋無文。吾則曰萬國皆然。何陋之有。此稿未完

光緒二十年上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畧

二品銜江海關稅務司賀璧理呈報

竊查本年歲首貿易。頗有興旺之象。上年統計貨值關平銀一萬七千七百萬兩。本年則有一萬九千五百五十萬兩。約盈十成之一。然至歲暮而較之歲首。情形殊爲減色。蓋上年業洋布行家。俱各獲利。

棧房存貨無多。又值銀盤最賤之時。各商逆料銀價不至再跌。且美國前領馬金禮所定之重徵進口稅則。聞有減輕之說。是以將土貨營運外洋者。甚形踴躍。詎知勢有變更。事難逆料。屆時竟失所望。又因印度向例。行用銀錢。本有定價。至西歷正月。忽更異例。虛比價之低昂。悉隨銀盤以上落。以致銀市大跌。各國貿易。俱爲牽動。實與商務大局有碍。又於三月間。粵省疫症盛行。蔓延香港。以致該埠商務。於夏秋之間。漸見鈍滯。又未幾而朝鮮亂黨滋事。雖即行勦平。然中日因派兵一事。互相辯詰。遂爾失和。其中有關貿易者。如業洋布疋頭行家。一年之中。銷路大非昔比。業茶華商。雖屬得手。而洋商多有虧耗者。業絲者。西法繅出之絲。雖然起色。而土繅之絲。華洋各商均未得利。及至歲暮。依然晦盲。寒難望轉機。揣其故。皆緣朝鮮貿易。大半向由本口出入。今改由日本。利爲所奪。惟日本亦緣銷路不合。致各棧積貨甚多。上海又因戰事之故。風鶴驚心。北省以及內地各處商人。之至滬購貨者。寥寥無幾。華茶銷往英國。較歷年爲減。美國前所購去者。現尙壅積。是以近年亦不甚購運。華絲之運銷外洋者。以近年市價。核之金鎊。總覺有減無增。是以類皆觀望。不敢定盤。致多減色。

本關稅課。本年共徵關平銀六百四十七萬餘兩。以十七年最旺年分較之。祇絀銀三十六萬三千餘兩。較之上年。尚盈銀五十八萬餘兩。其贏徵之數。係在中日尙未開衅之前。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除復運出口之貨不計外。共估值關平銀九千三百五十萬兩。較之上年。計盈

銀一千一百餘萬。進口之貨。雖曰較多。但銷路與往常無異。及至年底。存滯之貨。尚值銀三千餘萬兩。較上年多至一千一百餘萬兩。棉布類之原白色等布。上年共運五百萬疋。本年計有七百萬疋。上年扣布。共運九十八萬疋。本年計有七十七萬疋。粗布及粗斜紋布疋數。則與上年相等。惟自美國來者。尤多於英國。詳查疋頭貿易情形。歲初棉花價值雖漲。而銀價尚低。華商因上年業此者。頗有獲利。存貨兼亦無多。以爲勝算可操。一至正月。先皆相率定購。故至北洋開河時。所有本埠積存之貨。已全數售出。運往津遼。乃未幾時。而北省銷路不合。且銀市較定運時。又跌十成之一。英美產布之區。行情亦不見佳。價亦見跌。華商之購此者。更形滯鈍。中外商人。俱受其虧。故華商竟有將已購之貨。藉故退盤者。五月間。雖稍見轉機。而牛莊土匪蠢動。朝鮮亂黨猖狂。市面復又牽掣。迨中日戰事既開。北省各路。添兵募勇。均須製備號衣。此等布疋。銷運固屬不少。詎知銀盤較前增漲一成。而貨價則反跌一成。營運大不合算。聞有因此而虧倒者。業此之人。方期剴極則復。不意外洋來電。悉美國棉花收成豐稔。價遂減跌。布疋行市亦因之而跌。以致更形虧負。至九月間。日本自得朝鮮。朝民有日用洋。一項。爲日本所無者。皆託日人在滬購辦。運由東洋。轉赴彼國。此等布疋。悉歸本埠華商之手。價上落。亦由華商主持。莫不趁此機會。捷足爭先。一年利市。全在於此。長江一帶。俱不見旺。寧波則因九月間。堵口不便。大有裹足之勢。牛莊市面收盤。較往年爲早。致有棉洋布數百包。退回本口。蓋恐日人擾

及遼瀋故也。天津一埠。因旅順不守。於十月間將布疋趕早裝船。後因急運米糧。多半將洋布退裝。十二月間。因有議和之說。又值外洋棉花市價忽跌。較歲初約減七折。各行皆向英國購運來華。預爲下年春間轉售地步。至美國所產之布。雖合消遼瀋一帶。然究因該處地方尚未平靜。以致咸有戒心。本埠所運及轉運他處之布疋。其數雖較上年無甚上下。然來路既多。銷場不暢。至歲暮而壅積之貨。較上年約多數倍。總之華商本年經辦各貨。除朝鮮所銷者。尙屬獲利外。餘皆受虧不少。洋商在外洋承辦疋頭。係代華人經手。亦皆自有資本。華商既經虧蝕。則洋商自不待言。今又將定購之貨。相約退盤。洋商受虧。更可想見。以故上年所獲之利。至此而盡歸烏有。印度所產棉紗一項。自本埠復運他埠之數。雖較上年相等。而運入本口之數。較上年約多六萬六千餘担。揣其故。本埠銷用究多。上半年價雖起色。六月間。日本新改稅例。凡貨出口。皆不納稅。以故棉紗來華。甚見踴躍。致各項棉紗之價。俱爲減色。及中日開衅而後。核計進口之數。已共有三萬一千餘担。較上年僅有二千五百担者。相懸十餘倍。火油一項。本埠俄國商人。於上年設有火油池棧。當時因先未稟准建設。稍有扞格。嗣由駐京各國欽使商定。此後有仿設此項池棧者。必先與地方官商准照行。始荷總署准予舉辦。本年。俄國所來入池之油。計有三百十萬二千餘加倫。另有裝箱來者。計共四百餘萬加倫。較往年約多至一半。美國來者。其數有三千六百餘萬加倫。上年祇二千三百五十萬加倫。以之核較。非惟不稍見絀。且反多於往年。

其不爲俄油侵銷當可知矣。

出口土貨及復出口土貨。其估價值平銀五千八百萬兩。較往年盈銀八百萬兩。其中如絲一項盈三百餘萬兩。棉花並羊毛。各盈銀一百餘萬兩。尚有各種貨物。不及備載。惟牛皮一項。計盈至三十四萬兩。絲之估價值較多者。其故有二。一因運出之數。約多七千担。一因機器繅出之絲。其價較增。其多運之數。皆往意大利及美國者。茶葉一項銷路。向推英國爲最俄國次之。近來英國在各口辦運者。年少一年。業茶之商。皆轉移至漢口。蓋因俄人辦茶。匯聚於彼處故也。故紅茶出口之數。年減一年。總稽長江各口之茶。本埠所得成數。尤較上年爲絀。卽如本年長江各處。以及本埠出口斤數。較上年約多一成半。而本埠出口者。計絀一成。所銷之寧州祁門茶。焙製較前數年爲佳。若仍用舊法。不思整頓。豈能如本年之佳。但售價甚賤。最上之祁門茶。每担僅十八至二十二兩。寧州茶。每担僅十一至二十五兩。綠茶較上年爲佳。平水茶一種。尤較出色。蓋因上年之平水茶。運往美國。攪有低貨。被彼國稅關查出。分別罰充。且有退運回華之事。業此者受虧不淺。有鑒於前。留心整頓。始獲進境。運去美國之茶。先時無甚獲利。自中日兵爭後。商家以裝茶出口。恐不能如前之便。生機或絕。遂紛紛購辦。其價較有起色。且所辦之茶。僅數日用。並無多餘。故至歲暮。價仍有漲無減。婺源天街徽州各種。質性本不見佳。焙製亦未得法。惟運美時。正值中日開衅。售出之價。聞甚得利。而此間業茶之華商。亦因美國售價較好。相率

抬起。致購往之茶。至今尚滯積於彼。至寧波所來之雨前各種。銷往印度西北波斯回回等處。以及俄國者。本人大爲減色。因俄國新訂章程。過境之茶。必須重徵稅項。又因印度於夏間釐定各項貨稅。均按值百抽五之例。華茶雖照購價六折減收。尙嫌身本太重。銷路不甚合算。是以運去較少。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共值銀一千五百萬餘兩。較上年約贏銀二百餘萬兩。因其中米麥一宗。本年出口者。共值七百餘萬。上年則僅值三百七十萬也。

復出口之貨以及復進口之貨。此項貿易情形。與上年相同。似可無庸細贅。

內地稅則。本年共徵關平銀六萬八千餘兩。較歷年爲贏。洋貨入內地價值。約減二成半之數。計共值關平銀一百萬兩。其土貨之自內地運出者。上年僅值一百七十七萬兩。本年驟贏至二百三十餘萬兩。各商請領入內地之運貨單。僉稱頗有欠便之處。其言不爲無因。緣此項單據。不能如通商別口。徑向稅務司處承領。其中輾轉。不免稽延。至領辦土貨出內地之三聯單。亦應另籌善法。稍示限制。因現時請領者。乃有不應領之人。亦可任便請領也。

一船隻。查本年出入本口之船。共有六千四百三十四艘。做重六百九十一萬噸。船隻較上年多一百餘艘。噸數則多三十七萬餘噸。其餘無甚可紀之事。惟分計旗幟之數。因中日交兵。其龍旗及日本旗二項。自然減少。英德二國。則見加增。

一旅客情形 與上年相同，並無新異之事。

一金銀。銀價合金鎊，上落大相懸殊，其故因印度新改盧比銀市之例，本年春間漲跌無常，致有跌至一成五光景，嗣以中日稱戈，餉需設有不繼，必須資借洋款，銀價竟漲至一成四，詎知中國無藉于此，日本且將銀款撥寄外洋，購辦軍火，銀價復跌至一成三，一成四。查上年銀價已跌至一成八五，本年則更跌一成三五，華商以銀價大跌，金價見漲，皆相機多購金條，運往外洋，本年出口之金，計值關平銀一千二百七十餘萬兩，較上年約贏銀五百三十萬餘兩，進口銀條，共有二千六百六十二萬餘兩，較之上年約贏一千六百十五萬餘兩，其數之驟贏者，蓋西商中逆知中日和局一成，或須借貸洋款，以備應撥耳。

一藥土。查洋藥一宗，上年正初尚存遺一萬餘担，所以上年進口之數見少，但購去之數，反較進口多至四千五百担者，即因運存之數，尚滯積於本埠故也。本年進口者，計有三萬五千八百餘担，較上年贏六千餘担，惟銷去之數，與上年相等，計本處用者一萬六千餘担，運往他口者一萬八千六百餘担，印度所產之大土，收成歉薄，其價每担約貴銀一百兩，小土則隨大土之價，亦復畧貴，蓋自大土價昂，因此少進一千餘担，小土則多進一千六百餘担，其價自歲初至歲終，則見逐漸增漲，以故華洋各商交易，聞皆獲利，竊恐土藥盛行，日後洋藥銷路，不能如今年之得利耳。查近年有種藥料，華人所謂甯

神安眠藥水。西人即名莫非鴉者運來之數。日見加盛。令人駭然。前年祇運進一萬五千七百餘兩。上年增至二萬八千兩。本年又增至四萬三千餘兩。但此項藥物。閩粵一帶。竟有按照西法。設肆售賣。用針挑破皮膚。以求酣睡者。本口諒無此種舖家。或將此藥和入各種戒烟丸內。然積久可慮。最爲害人之物。此後應當示以限制。俾免遺患。

土藥進口。計有五千餘担。較上年多二倍有餘。其較多之故。雖因出處豐收。然大半由於商人報關一事。漸已諳習。是以皆改由洋船運進也。聞川土收成既稔。貨道又佳。惟碭山土不獨貨道較低。且又攪偽。以致皆不喜用。

一雜論。日本貿易。共值銀七百五十萬兩。甚有可觀。迨至七月失和之後。日本船隻未來。本口貿易不無損色。然上半年由日船來往裝載貨值。酌盈劑虛。竟可抵上年一年之數。中西商民。皆以日本盡效西法。深得其益。日後和議大定。中國必重加整頓。事事從長。以收富強之效。近今各處新設機廠。幾如林立。莫妙於官不預聞。一任商民自便。則後之聞風興起者。更可想見。現在各商均知日本用中國棉花以紡紗。頗享其利。且知新法繅絲。較之土繅之絲。每担可多售銀二百兩。如茶葉一項。倘用機器焙製。其法更精。能將平等之茶。與上好者不相懸殊。因此華商咸願改易新法。毋庸官憲爲之維持。蓋因華商中。頗以由官經理。不免多所耗費。資本既重。獲利自微。不若自爲經辦。則較官設之廠。尤能爭勝。

一籌。若 國家准令民間自設。則機器愈出愈新。必有競相募效者。無論土農商賈。皆可日見富饒矣。
進口洋貨。按照市價。約值關平銀三千四十八萬五千七百十四兩。土貨約值六百二十六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兩。共三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八兩。除去正半稅。及洋藥釐金四百九十一萬二千二百十二兩。實爲三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兩。又除經手七釐用金。及各費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十八兩。則進口貨起岸時。實淨值關平銀二千九百六十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四兩。
出口土貨。按照市價。約值關平銀四千五百三十四萬九十三兩。加上正稅一百十八萬八百二十三兩。實爲四千六百五十二萬九百十六兩。又加經手八釐用金。及各費三百六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兩。則出口貨裝船離口時。實值關平銀五千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三兩。

續性海淵源 洪子類篇

德花之安撰

湛甘泉 名若水明
宏治時人曰。天地之性。非在氣質之外也。其中正焉者。即天地之中。賦于人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下言性。皆即氣質言之者也。無氣質。則性不可得而見矣。故生而後有性之名。周子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氣質之中正。即性而已矣。○宇宙間。一氣而已。自其一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自其成形之大者。謂之天地。自其主宰者。謂之帝。自其功用者。謂之鬼神。自其妙用者。謂之神。自其生者。謂之易。自其生物而中者。謂之性。自其精而神。虛靈知覺者。謂之心。自其性之動應者。謂之情。自其至公至正者。謂

之理。自其理之出于天之本然者。謂之天理。其實一也。○性即氣也。其中正純粹精也。感應情也。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者。心之理也。心性非二也。○男女飲食。其慾乎。凡欲皆性也。非慾也。其欲動而爲過與不及者。則慾也。故君子惟中之學。○人有此性。自然有此喜怒愛惡之欲。欲亦性也。何故有不善者。譬諸水火。水火非不善也。其收攝在心。其蕩熾亦在心。非性與欲之罪也。至于慾。則爲惡矣。右采甘泉文集

案湛子所言。只是氣質而已。竟失却理字。便似有了性情。然後有理。其于形而下者。則得之矣。若形而上者。將謂之何。至于以欲屬性。則情字就無著落。究不如以欲爲情之妥當也。

續富國養民策 第十四章 生意興衰循環之運數

英艾約瑟著

論貿易之興衰循環勢

余等於貿易場中。設能預料其盛極必敗之在何年月。實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第能確知者誰歟。不能確知。卽於貿易興衰。大有不便。且其關繫者。又不一端矣。假如何國因分爭而開戰。何國之政教忽有變更。何方忽得新地。何處尋得金鑛。或與向不通商之國。訂立條約而開口岸。或逢凶年饑饉。或遇大有豐年。情事雖各不相同。要均爲貿易驟增驟減之券。然貿易之興衰循環。真可以十年爲期者。實屬不乏。溯前當中國乾隆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或三十八年。四十八年。五十八年。此數年分。大

抵爲英國貿易困極復亨之歲。嘉慶二十年。道光五年。及十六七八九年。二十七年。咸豐七年。同治五年。此數年分。大抵爲英國貿易亨極遇困之歲。繼至光緒二三年間。據循環之理言之。貿易似應有大減色。受困窘事。其所以未露困象者。緣同治十二年。美國貿易先大形困窘也。迨至光緒四年。英國貿易大受挫折矣。

貿易場中。興衰循環以十年爲期之原由。每常加意細考。知產葡萄酒之數國。逾十年。或逾十一年。決有豐收大有之一歲。而印度一國。則逾十載。或十一載。必有一凶年饑歲。推揣懸想。殆與天氣有關照乎。一處既於天氣有關照。天下萬國。應均與天氣有關照。此可推揣由日球射至地球熱極且多之時。蓋以十年而再加數月爲期耳。地而多增熱氣。五穀生長。益形暢茂。貿易中人所入之資本。愈見豐盈。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國人自生出若許壯大膽量之望。詎知因大眾之均有冀望。而貿易中之虛幻。旋即生矣。當日射地之熱減少時也。五穀不其豐登。天下各國之貿易。震撼搖動。錯亂紛紜。禍生不測。虛幻勢忽然崩裂。行舖多倒閉矣。誠萬古不易之循環也。

滿折得

泰西新史代委譯作地抽
以重英國通商極大城也

城中人約翰米勒云。貿易盛衰循環。以十年爲期之運數。可如是闡明之。前

三年中。貿易氣象抑鬱。不甚通暢。工匠等工作事寡。工價低落。藉貸銀之利息甚微。民帶困苦景象。中三年中。貿易興隆茂盛。萬事亨通。工價升高。藉銀利息微增。工匠操作事多。藉貸銀爲謀生之資本者。

亦頗容易。由是相繼續之二三年。貿易崇高之勢。有出乎情理外者。遂由漸變為虛幻。民情於誇相尚。猶如病狂。漸漲至崩裂分位矣。及末終之年。則一敗塗地。試為開表於左。指明十年中之循環式。

貿易情形十年為滿期之式

一二三	貿易氣象	鬱悶未暢	漸成爲	倏忽
四五六	貿易情形	興隆昌盛	虛幻氣	敗露
七八	貿易成奇	異升騰式	泡式	崩裂
九				
十				

第貿易情形不能確遵此式。而毫無歧異也。有八九年而即已循環一周者。並有於十年中。撥入小虛幻。淆亂大虛幻。次序不免紊亂。要之各國雖有構衅接戰。議和訂約。並關繫貿易之他事。然市中情形。大抵仍可與表中所載者。不甚懸殊也。

九十一節以後下卷嗣出

教堂善堂異同辨

福開森稿

方今中國開教之案層見迭出始而四川之成都繼而福建之古田皆所關者甚鉅乃安徽之太平又見告矣署理兩江

總督張香帥防患未然特頒大諭藉以消民間之猜忌而張後日之亂所謂誠善加人一等矣惟讀示中有云查各國教堂之所為大畧與中國善堂相似此二語者意雖主於稱美然究未深知我教堂之事也夫僅就形跡而論善堂與教堂之所為固不無相似之處但所謂相似者不過小有所同而實大有所異小同者何如所設施藥義塾育嬰濟賑等類名目無分也大異者何則以所行施藥義塾育嬰濟賑等事居心有別也何言之教堂之為此善者實因耶穌曾二人有分內所當為者二 敬曰神一曰愛人今試即二事而合較之教堂所行諸善事無非欲顯其愛人之心從未藉以妄邀神佑圖食厚報而終能因此蒙神之嘉悅者則實因能盡愛人之道耳若善堂之所為不過為自己求福地以為如此積功累德自必蒙神明之眷顧而降之以百祥何嘗有絲毫愛人之見存乎其中然則問善堂之與教堂相似乎不相似乎且更以二事而分較之愛人須出乎本心善堂各事多有為人所拘迫者行乎其不能行止乎其不能止至於教堂則皆自出心願發乎懇誠見義儘可勇為無事左遷右就故即破鉅資勞心血歷數十年而不倦為問善堂中人有能如是之實心乎且尤有大異者愛人以德不以惠也善堂見人之寒固能衣之見人之飢固能食之見人之死固能埋之而獨無引人為善之 端是雖能行善而不能同善何足以為善教堂則於諸善事之外別有誘掖規勸之 道導人以悔惡從善使之知過必改是以被其感化者莫不化稂莠而為嘉禾凡向之不能自立而欲人匡之濟之者今則皆有所恃而勿庸施之捨之矣教堂雖設不將無所謂善事耶善堂則未開入道之門縱有所施終無所化即使善堂歲有所增撫循將有所終窮為問善堂中人有能如斯之教化乎更進而言敬神亦大有區別矣教堂敬神善堂亦何嘗不敬神特善堂敬神不過藉此以募捐假之以明心而教堂之中不但言敬神之道且示人以靈魂得救之法故奉教之信徒既免今日之憂皆有來生之望而耶穌教士則又明明指點不徒令人有冀望於生前亦令人有冀望於死後為問善堂中人更能有如斯之道理乎香帥之相似一言實絲未暇察我教堂之實際豈敢深怪但既有此言而不亟為之辨明則中國將終不

知我教堂之取義矣。吾教不由此更晦耶。用特作異同辨。以揭明教堂之與善堂固無相似處云。

由江總督張公前頒保護教堂一示。令人肅然。生敬。爰即照錄上卷。頃接寓甯教士福開森先生來稿。於善堂教堂之同異。扶摘入微。囑列本報。爲公更進一解。轉原文中有不。過爲自己求福地。數語。不知中國善堂。固有大公無私者。乃竟一筆抹倒。用意未免太刻。又未知更有沽名弋利之善堂。反舍之而不加責語。意亦偏而未全。爰數言爲福君亦進一解。

本館附志

四續私議以廣公見論并引

林樂知選譯 蔡子蕪彙編

中日之役。由開戰以迄議和。泰西各大日報。遇事訪察得實。著爲論說。或取以爲法戒。或引以爲休戚。本館陸續選譯。所謂分之爲一人之私議。合之爲萬邦之公見也。計上三卷所印出者。不下萬餘言。而篋中存稿尙夥。不忍忍置。補錄左方。閱者觸目警心。大可爲懲前毖後之助。幸弗目爲明日黃花而漫視之。

西四月廿六號。倫敦特報曰。中日議和草約。日皇已於本月廿號。書諾以爲憑。雖須俟中國批准。始可刊布原文。然據電報所傳。內有數條。於歐事頗多關涉。閱前日德國報言。今俄德法三國。已議訂挺身而出之局。各保本國大東之利益。西人以突厥爲東方而以中國及日本等國爲大東亦曰遠東故中日兩國互換馬關和約之際。大抵將取其原文。逐一檢查。妥爲整頓也。又查俄京報言。中日之約已定。俄欲會齊各大國。自顧西洲關繫之事。即使有一

二國意圖心灰俄亦必怒馬獨出以行其志合觀兩報之意知歐洲中有俄國已被中日和約逼到水盡山窮之地若文告之而日本不從惟有藉威力以定殘局耳夫俄廷之覬覦東三省以及朝鮮也多歷年所日本知之深而籌之熟謂俄若遂其己私日必礙於自主故其所以侵敗華畧者即其所以杜絕俄謀也。中國乃如在夢中何賦俄人亦洞燭日謀不得不逐日於遼東先見好於中國若使日本深閉固拒則舍示戰之外

別無長策故本月廿四號駐日俄公使已糾法德二使由東京合致公函於日本外務省雖詞氣之間尚覺謙和而不許日本佔取遼東之意則一字不肯放鬆日本外務卿即日裁牋作答云辱承明諭敬聞命矣其若民心之蠢動何。日本人心於戰勝本不願與中國聯和倫敦今接續電知俄阻割遼之意百折不回任日本逞蘇張之辯

斷不能渝其初志查我英曾接俄電囑英合俄以謀日英政府於廿三號徧集各部大臣會議之下詢謀僉同遂峻拒俄人曰英不但不願附於他國以干涉中日之戰也又不願見日本頓失戰後應得之利益且中日之兵既已息戰我方深以爲喜豈肯橫生枝節重啓爭端而况細察中日新約於英又絕無干碍乎俄廷既得此電不知若何懊喪而俄法德三國都城之日報緣是皆談辯如雲德國哭龍報述德政府之意曰德廷於中日之戰自始至終常願安居局外故雖有他國招德共承排難解紛之任亦所不願。英國日戰禍而德之其端遠矣但至今而有不能漠視者則以日本之權將漸移於好戰一黨人而牽涉歐洲致損歐倭之睦誼也是以三月間飛諭駐日使臣以德廷之命轉告日廷云貴國與中國議和之際曠宜斂抑

雄心毋使逾分。又重言以申明之曰。日本若欲割華之陸地。恐開歐洲干預之門。今雖事越數禮拜。以禮拜

與俄已投膠比漆。毫無隔閡。且法國亦允為合辦。尤屬可喜。惟德俄法三國。尚思先禮而後兵。故用公使

解圍之法。致函於日政府。聲明此約之繫於歐洲者。首在割華之陸地。總而言之絕非有愛於我華也日廷倘諉執私見。仍欲

割取遼東及威海衛。以顯其在華之權。高出於歐洲各國。是自速其禍也。日本在中國之北。既得旅順口

威海衛。以扼守京邸之海門。又在華南踞守臺灣澎湖。以中梗歐華通商之孔道。是不啻雙手合抱中國

而屏各國之人為門外漢也。各國能不承起阻撓。以免日後之大損哉。惟觀日本水陸兵法。大似威嚴肅

靜。由是以推諸他事。知非徒逞血氣之比。故我輩但命公使將關繫歐洲之處。先與之詳細剖辨。或可有

轉圜之望。我甚喜日本慎葆分所應得之福澤。而不致如醉漢之顛狂也。特注原注云德政府之見解如是如是然竊料此事係出於俄而德從之也今中堂與伊藤春

最定約時俄政府曾藉公電備告各國請合力以拒納德許之法亦許之

如日斯也。德廷既從俄請。遂合法以拒日。德民間之直若青天

唐虞。茫然不知頭緒。且曰。隨俄以抑日。如騎虎以毘羊。險莫甚焉。況與去年不肯借英以勸和之初心。大

相刺謬何也。有某德報者。銷路極暢。更作論以駁之曰。德廷之辨此事。子不能不以為大錯矣。前任駐華

使者蒲爾德回德。覲見我皇之後。即與公使行文之議。不許日本於撲下之佳果。一潤渴吻。殊不可曉。夫

使日本欲沾分外之利。以遏西人。又或龍斷商務。以妨德國。德之不能大度包容也。固也。今日日本非有是

事。德竟助俄以一臂之力。竊恐俄爲猴而德爲貓爪也。西語說傳言有一狀捕獲取使能殺鼠於穴將鼠而食之是謂次野

矣。俄無所酬於德。而德則失其權於日也。德之於華。亦豈能索取重謝。不知在華之德商。又有何益乎。吁。

若我俾士麥王仍居相位。豈任我皇之質然從事哉。又有二德報。一曰。德欲阻日而合俄。此大不可。一曰。

英國乃偏不願過問此事。良所未喻。或又問於某報云。據三國之意。既不許日割華地。復不許露額外通

商之利。豈中日罷戰之際。日但得銀而遂已乎。則答之曰。三國第不許其踞遼陽耳。若羣澎諸小島。則一

字未曾道及也。況三國之心。不過欲令日本知關繫國政之大事。不能獨逞己意。惟所欲爲耳。日本今雖

不免怨三國。而日後言下頓悟。知所警戒。則三國之於日本。亦未始一無裨益也。某德報又言。得俄京信。

俄廷已令駐華使者。商請總署。讓出滿洲沿海無冰之地。界俄以爲謝。按滿洲天氣苦寒無冬不封之海。口意者俄欲得朝鮮之元川釜山乎。想中國

不能不允也。竊謂。俄人之所志。業已十得八九。而德則何所志乎。且德欲合於俄法。初未付議院公評。諸

議員必詳問外部。其將何詞以對。查我王相俾士麥解組以後。德政府初出與人家國事。乃偏於本國若

渺不相關者。可異孰甚焉。是故博訪輿論。悉聽公評。皆似有不服之意。○俄國拿泊佛律尼爺報云。德法

助俄矣。日本不能佔遼瀋地。又不能佔朝鮮權矣。俄必思有以酬德法。倘德欲廣中國通商之利。法欲增

越南劃界之權。我俄皆極願助之。俄大報又云。日佔華地。於我俄所關匪細。斷不能任一二國私相授受。

指中東也。或謂。俄宜亟請各大國。如柏靈故事。俄士國俄立的各國大會。於德都柏林的而公訂之。公議其損益。但恐人心不同如其面。或竟反爲

俄累不如俄獨致哀的邁敦書於日廷。申明本意。日本如或不從。即我一國當之而已。綽有餘裕矣。又有一俄報云。俄軍之在東方者。已有戰艦廿二艘。大小礮三百六十尊。人亦數用。法之海軍。若與俄合。共有戰艦三十七艘。礮六百十尊。俄國陸兵之待於琿春左近者。亦有二萬名。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又云。俄武員論日佔遼東地。謂其關係之大。不可思議。此地居中國海岸之極邊。以之鎮陸軍之礮臺。泊海軍之鐵艦。實為天下無敵之勝地。按此亦事在人為耳。中國守之。乃陸軍之利。不知人和。且又前歷北京。後歷東三省。旁壓

朝鮮。是故日本而不欲奪中國也。日本欲奪中國。此其嚆矢矣。抑更有進者。遼東之地。直達滿洲。以壓俄界。吁。俄欲拒老中國。屢也。老中國於吉林三姓等處。築礮臺而練重兵。一旦伐俄之烏蘇里河省。俄已措手不及。况活潑潑地戰勝誇榮之新日本。而任其立脚於此。有不以黑龍江為界乎。自蘇里河俄得之於中國。其言日本將逼而進也。

俄親士銜河東獅記。一作獅。東矢記。俄皇為太子時。孝以東游。熟諳時勢。今亦作論以達其意。曰。俄於日佔遼東事。蓋不得已而出阻者也。日本若能諒俄心。從速退讓。當不致聞礮聲而見血光矣。俄舊京木司寇大報則曰。日本若不知難而退。俄必致哀的邁敦書。聲明不任婪割寸土之意。報中又明告日本曰。汝不必望英

之來助也。英若憐汝救汝。事勢一經決裂。即已訂之帕米爾。或作巴馬中英。俄俄時之界也。劃界條約。必將中廢。印度遂必受大虧。英其肯甘味從事哉。惟英不願與俄聯同志。俄新京彼得羅堡。人皆所不解。豈謂英不與我合。俄與法德三大國盡成避險之證。而不能壓日乎。願為寄語曰。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俄京官報曰。俄之

阻日。非與華訂有密約也。俄欲保大東之局勢。自必挺身而出。吾觀日之佔遼。僅片時之空。其餘各俄報。類多譏訕英國。幾於不留餘地。○法京巴黎報曰。巴黎聞英不從俄請以拒日。輿情均不免失望。數禮拜前。法人聞日本勝後之約。均謂歐洲之關係最重者。厥惟英。今乃寂然不動。何也。法在東方之事。不如英多。且亦不如俄多。今助俄一臂之力者。蓋先示惠以悅俄。冀俄他日轉而助法耳。以余觀於英。坐視俄法德三國之成敗。非怏然於亞事也。豈緣去年英請各國助華以和日。德先梗議。他國亦多鵠突。英積憤於心。今遂以以此報之耶。法京大日報館。又使人問於駐法日使云。貴國得通商之益於中華。其詳可得聞乎。日使曰。其益蓋與各國共之。所謂一體均霑也。非日本之所敢私也。或疑日本一切工藝之價。較廉於西方。故在華必獨佔利數。此非本大臣所敢知。或者歐洲於兼用金銀及舍銀用金之處。尙未斟酌盡善。於貿易之道。不免有所出入。倘異時改正圍法。必當煥然改觀也。日報館人又曰。聞有一事。不覺大有所奇。貴國已與中國密訂互相輔助。同攻共守之約矣。日使矍然曰。此必無之事也。馬關訂約之際。並未道及同攻何人。同守何地。且無論今無攻日之國也。藉曰有之。中國安能救日乎。報館人曰。聞貴國俟華事定後。欲從事於他海島。信乎。日使莞爾曰。敝國之志。不在於奪取亞洲地。及其他亞洲島也。惟欲就新興之路。將一切工商事務。大加振作。其綱目甚繁。更僕難以悉數。至欲辨外間之謠誑。則更無暇矣。故前見某報言。西班牙經營呂宋防務。深恐日人飛渡云云。諸如此類。皆付之一笑而已。○奧國日報云。

接俄信。俄必欲在中華。或在日本。或在滿洲北。或在朝鮮南。擇定一地。或鳩佔之。或瓜分之。至華南之臺灣。及通商事務。俄人概不與聞。亦未必有欲戰之心。其所以顯水陸之威武者。蓋嚇日而兼以嚇華。試其究竟有無相助之密約也。若論法國助俄之故。則不過逐隊觀光而已。法之戰艦。既未備戰。法之戶部。亦未籌餉。豈能選爾與戎乎。至於德國之合俄。實屬令人不解。或藉此以示與俄皇親密之意乎。英部臣袖手寂坐。一節舉動。當緣不喜我輩前所相待之故。指英欲聯各國以解圍事但有人言。英知無及於事。故不動也。我奧地利阿。亦曰奧斯加本與德早有成約。德既欣然舉事。奧雖不欲助力。抑豈不欲同心。倘德諸事順手。良所冀幸。抑尤有望者。法德二國。顯分冰炭。今乃合力以助俄。倘日後俄亦有相助之處。詎不甚善。然總而言之。三國拒日之意。各不相同。而亦各不相敵也。又一奧報云。意奧二國。本與德合。而為三約國。惟中日之役。與意奧不其相關。故雖緣德國已在局中。深望德俄法均得遂其志。然不必緣德而致有干預也。奧都維也納得俄信云。俄別有需索於日本者。或速撤代掌朝鮮之權。或擇一隆冬不凍之海口。如元川也者。使之收隸於俄。聞日本意殊鞅鞅。且謂朝地不可以與俄。朝鮮王則曰。余無讓地之權也。○西班牙報云。頃聞中日約款。又知中國已讓臺灣西部中人情震動。上而政府。下而報館。中而議院。皆舉此事以相問答。有上議員具問國家曰。大東之事。曾有備豫不虞之策否。能保屬地之不為人佔否。又有下議員往叩於某將軍。將軍答曰。已派兵至呂宋矣。且新鎗發矣。新礮換矣。水師部又傳令製造局。將預先定造之計重七千

墩大巡船一艘。刻日裝配齊全。開往呂宋矣。查今泊呂宋之大小戰艦。共有七艘云云。上議院某公爵則
言曰。今我與日本甚敦睦誼。當無意外之慮。但我必全守呂宋羣島。不任一島稍有荒廢。以杜覬覦。至
歐美大東之事。我西必與英法及他國同心商辦。○意大利報云。我意自有主憲。雖向與德國聯盟。仍不
必與歐洲諸國同意。○英國泰晤士報云。若論大東商務之關繫。我英實甲於他國。原注曰。合歐洲諸國在華之商
務而綜計之。尚不能與一英國
相然使中國永學龍蛇之熱。明言雖有怒雷。亦不因驚而忽起。日本則水陸兩軍。絕不妄逞其威武。則英
於東方。雖百年無事焉。可也。但今又別換新世界。隨處皆有激動之象。倘利有伏於無形者。英必須搜嚴
剔穴以出之。至中東之新約。東若分外欺中。而失其公道。或東人識見不到。求益而反致損以損人。英自
不能任其所爲。今據電報所傳者。反覆參觀。不見其有干碍英人之處。必欲迫令日本。毋割華地。而失日
之歡心。在他國或自有他故。甘犯不韙而爲之。英則何必步其後塵哉。況歐洲各國之公見。皆以中東之
約。任其自定爲便。英更不必怒馬獨出。倘異日有必應干豫之事。各國亦衆論僉同。英自不肯居於人後
也。又一英報云。俄之竭力阻閱。其意甚明。法德之挿身扛帮。其情叵測。法德之在華也。不過畧作小裨
販。英有絕大貿易於華。華地爲日本所割。英尚無關痛癢。法德其何以自解哉。然爲日本計。固不可得步
進步。致觸英怒。亦不可固執不化。致觸俄法德之怒。俄法德之強豫華事。非徒託空文之謂。其謂匣中有
劍。久作龍吟。文告不從。請飲我刃。故日本應聽我言。必以退讓之道行之。苟或不然。禍不旋踵矣。某英報

又曰。今東方火山之煙燄。已蓬蓬勃勃。上衝霄漢矣。火山發火先見濃煙。煙燄火燄。與大雷以喻戰禍之將動也。俄已明致公牘於日。指點馬

關約款中。有某某事。必須酌改。至俄操何術。以成其志。今尚未宣布於外。若以用兵言。恐俄兵欲入日本

不啻凡夫俗子之欲入月宮。何至於此。英報過矣。惟其陸兵欲出瓊春。以攻遼東之背。則勝負未可知也。俄其善自爲

籌哉。英國官報曰。我與俄羅斯等國。見解不同。而與美國之心。則雅相吻合。英之所宜親附者。惟美而已。

至俄法西即西班牙官報作日。斯巴尼亞。視中日新約之關繫。非我英之關繫也。豈可戮貓之代猴取栗。而自傷其爪哉。上文解見

美國視太平洋中之事。即文爲其威權之所應及。不任歐洲各國。妄來干豫。而已亦不願干豫歐洲之事。

又遑論乎亞洲。若論檀香山之權。實惟美得而執之。或疑日本有曠何權。美又素與中日兩國相交好。中日釁

起後。北京東京之事。皆由美爲介紹。余謂。我英宜立定主意。與同類之美國。又人皆英結同心之深契。斯策

之上者也。

新語九

上海蔡子著

七月十六日。欽奉。上諭。楊昌濬奏。總兵援剿不力。請旨懲處一摺。甘肅逆回滋事。日益蔓延。自海城。省

州。因原屬收復。省內化海城縣和原約四百里。解圍後。河省會西而二百里。狄府在省會南二百里。西甯。三百廿里。又復聚眾猖獗。總兵

湯彥和奉調赴援。遷延日久。迨行抵河州。並不偵探虛實。冒昧進攻。以致全軍潰退。貽誤戎機。湯彥和著

革職留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楊昌濬在甘有年。於回眾情形。豈未深悉。乃忽期忽撫。迄無定見。以致惶

洮河狄徧地皆賊。實屬措置乖方。雷正綰受回愚弄。發給槍械。轉藉寇兵。亦屬庸憤不職。楊昌浦雷正綰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務當振刷精神。破除雍蔽。俟董福祥等軍到後。合力同心。將回氛迅速掃蕩。庶可稍贖前愆。諒之。欽此。上卷照電報抄錄中有數誤字今詳全錄開抄草茅下士伏讀之下。竊嘆日月之明不可掩。雷霆之怒不可測。冰霜之漸不可忽。而烟雲之幻尤不可窮也。夫勝敗兵家常事。爲敵國言之也。若順逆之勢異。主客之形殊。烏合之衆。與經制之兵。更顯分其軒輊。謂宜有勝而無敗。方足以覘大帥之智勇。而遏草寇之猖狂。若事有大謬不然者。疆吏之罪無可逃矣。今石帥原疏。具載邸鈔。錄於下節。審其詞意。無非歸咎於湯鎮。而未嘗自請處分也。海城之收復。循化之解圍。當日必有奏報。必係以招撫爲偷安。而此時方將居爲己功也。皇上以忽剽忽撫。迄無定見。責之所謂。日月之明不可掩也。語曰。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言積威之勢也。石帥慈祥愷悌。頌之者至有萬家生佛之名。而水懦弱。則民狎而玩之。子太叔爲政。鄭國所以多盜也。今逆回之滋事。偏集於甘肅之會垣。無論四郊多壘。辱在卿大夫。且亦何以爲諸鎮之表率。而釋九陞之憂勤哉。雷軍門正籍以湘軍之宿將。曩隨左文襄戡定回疆。固所謂久習邊事者也。而乃受回愚弄。發給槍械。轉藉寇兵。實足駭人心而激物議。皇上責楊公以措置乖方。責雷公以庸憤不職。均著交部議處。旋經部議。照溺職例革職私罪。雖蒙恩改革留。而苟未能迅掃回氛。卽屬精神之未盡振刷。雍蔽之未盡破除也。一旦後效難圖。前愆莫贖。嚴旨再下。二公其何以當之。所謂雷霆之怒不可測也。回人

之性。反覆靡常。駕馭稍失其宜。則叛。生計稍絕其路。則叛。法令稍拂其教。則又叛。當 聖朝全盛之時。猶復狼突。鷓張。屢煩 廟算。矧 王師新挫於日本。益動其藐視之心。而又當民窮財盡之時。遂致一人振臂。萬夫呼應。湟洮河狄。徧地皆賊。董軍門福祥奉 詔馳回。迅籌防勦。側聞其部下多有回教中人。若輩

視同教為弟兄。異教為仇敵。其教中深語相傳若觀與教中一人死後升天即已功德圓滿豈肯恪遵軍令。顯背教規。倘使變起蕭牆。反戈相向。恐

五十年前印度之覆轍。將復見於中華矣。印人昔本回教。英人雖據其地而不能革其心。道光年間。今印曾反殺殺英人。無算。語詳泰西新史。惟要言念及此。心折骨驚。况據

西友傳言。若輩將謀佔新疆西藏蒙古以及甘肅。別立亞洲自主之國。不幾割華地之大半乎。詳詳上卷。蓋言而無備之日。俄捏造戰機。揚其波也。其罪可勝數哉。此其志不在小。所謂冰霜之漸不可忽也。俄人垂涎新疆。匪伊朝夕。光緒庚辰。曾惠敏

公向俄爭還伊犁。不啻舌敝唇焦。始得就緒。然於回酋白彥虎之逃入俄境。則指為公罪。西洋公例。謂稱兵之逆。首從之者。集非一人之罪。反不能如尋常命盜各犯。照約交還。猶幸公熟稔邦交。俄外部不敢相欺。允為禁錮白彥虎於距離華

界較遠之地。嚴加管束。免致再滋事端。今僅事隔十餘年。不知白彥虎曾否自斃。即斃矣。其子若孫。泰西不在禁錮之例。猝聞回逆事起。保無有躍躍欲試之心。俄人又恪守其先皇彼得之遺訓。務欲全吞亞洲

而後快。業既有隙可乘。或將暗中挑發。圖收拾於灰燼之餘。伊犁往事非遙。內訌極而外侮潛滋。後患更

豈堪設想。所謂烟雲之幻。尤不可窮也。况日來邊報愈亟。竟有蘭州失守。石帥死難諸謠。嗚呼。天未厭禍

竟至於斯。若不速舉泰西有用諸學。偏行於全國。竊恐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時危情急。罔知忌諱。尤

望賊時務之俊傑，俯而采之，進而教之，而不可以繩之，則我國家萬年無疆之慶也。作新詩九。

回亂續記

自肅逆回滋事，所有各日報記述情形，其錄上卷，今寇氛愈熾，兵氣愈不揚，大禍蔓延，不知伊於胡底。木館高日，時艱輒思效，得之愚，亦銷邊患，因再博考其受病之處，及目下治病之舊法，雜錄左方。○五月廿四日，甘督楊石帥電致陝撫張帥，及稱云：固原賊匪，裹脅已有數百人，廿一日，經派出之張弁，超先等馬隊，在李旺堡，進剿小勝，然首犯未獲，餘黨尚多，我軍有馬無步，難以得勢。現派甯夏後旗步隊，由靖遠海城一路進剿，惟人數尙單，請由陝加派步隊兩營，赴固會剿。等因。查陝省前已派撥馬隊兩旗，馳赴固原會剿，既接求援，續電即派撫標前旗步隊，暨撫標副中營練軍步隊各三百五十名，飭署西安城守協何副將，建威統帶，於二十六日開隊，星馳赴固，探明賊蹤，與甘省馬步各軍合力，兜剿張帥，旋附片奏。聞○六月初三日，甘肅提督董福祥詳請訓即日，陸辭率師回援，查董軍門勅王之師，本紮京城外，河西務，先於閏五月底，由統帶以次各官，陸續離防回隴。○欽差大臣劉峴帥，疏稱欽奉電旨，劉坤一電稱，牛師韓請添招馬步十三營等語，現在河秋回氛，正肆若特，添募多營，必至耽延貽誤，且新募之勇，亦難得力。著嚴飭該總兵，凜遵前旨，即統所部七營，迅速起程，毋許逗遛。欽此。當經欽遵，嚴飭該總兵，遵照去後。茲據稟稱，所部僅止七營，兵力實覺單薄，記名提督李永芳，所統豫靖軍六營，現已撤回原省。該軍經李永芳訓練，數月較勤，募之勇大不相同，可否奏請抽撥三營，帶往又甘省地瘠民貧，糧價異常昂貴，豫軍勇月餉銀三兩六錢，萬不敷用，應改照湘軍章程，每止勇一名，月給口糧銀四兩二錢等情。臣查牛師韓兵力，誠屬太單，惟接河南撫臣劉樹堂電稱，豫省餉項拮据，異常牛餉，現有豫凱七營，當經接濟，所請添撥豫靖三營，應毋庸議。至留甘駐防多係湘軍，該豫軍營制餉章，未竟相形見絀，自應改歸一律等語，合無仰懇天恩，俯如所請，至應書槍器械，除將繳回之糧餉馬梯尼等餉，仍

行配齊發給外另由宋朝儒行營內撥給八生特鋼廠兩尊神機廠四尊再飭赴天津軍械局請領兩磅過山礮八尊
勦資攻剿奉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字林報錄乞巧日廿電回匪滋事本省兵力不足奏蒙 恩准派出
協防 畿輔及東三省之步兵一萬名馬兵五千名赴甘助剿馬兵於閏端午抵甘旋解蘭州之圍董軍門所帶步兵
沿途阻雨荷花生日始入甘肅南界牛嶺戎師所帶豫軍亦有將來甘之說○中元前二日廿電回匪復攻蘭州
前隊已在省外三十里地方游弋官兵屢挫於賊賊勢大張刻下號稱十萬人○楊石帥具奏海城回匪戕官劫獄一
片內畧言該逆戕害海城縣知縣惠福焚燬縣署大堂三間庫房宅門各一間監房十五間庫房內存倉斗豆二百餘
石亦燒燼無存并燒燬城內漢民賈姓等舖房共十三間劫去號馬二匹庫存地丁銀一千一百兩捐欸銀一百八十
兩金銀首飾二匣衣箱七口內裝衣物不知細數劫去監犯內又有張從有一名脫逃軍流犯馮剛損沈泰卿張繼李
阮喜斌陳小鞍張八劉二花向八名由委員候補知府袁春江代理海城縣知縣查明稟覆前來當經批飭將惠福身
後一切妥為照料商民被擾者分別安撫在逃軍流各犯即勒差緝拿并查明該犯等犯案由另詳呈請咨部又據
固原州匡翼之代理海城縣胡應奎迭次電稟海城逆回倡亂人心惶恐提標防練各軍派出擊賊城防戒嚴護運偵
探在在需人請招募土勇數百名等情臣查係實情准固原招土勇三百海城二百以資防護差遣理合附片陳明○
七月廿七日石帥致前署上海道劉康侯觀察電開甘省河狄西甯等處回匪滋事蔓延日廣猖獗異常殺戮之慘甚
於閩賊百姓遷徙流離所在皆是且困苦情形更耳不忍聞目不忍睹鄙人待罪此邦寢食俱廢轉瞬大寒冰凍念此
數州縣難民何以度日素聞滬上善士最多每逢各處災難無不設法張羅鉅款拯救恐後甘省地方寒苦尤非他處
可比務求我兄諄屬各位大善長盡力勸募能先備棉衣十數萬件速早解甘救全民命功德無量專此電告祈裁樹
為盼○七月十六日欽奉 嚴旨切實楊雷肅帥今將石帥原疏全錄如左奏為特恭總兵統軍援剿逆延貽誤戎機

請 旨懲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門河州回匪變亂州城戒嚴疊經會商陝西提臣雷正綰飭調駐紮德化起
台堡之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統率所部馳回州城以資援剿去後茲據該總兵報稱六月初十日統率湘軍長字營潘
長清鎮南營蘇永發鎮南左營木昇達鎮南右旗李長發鎮南練軍步隊劉忠亮鎮南練軍馬隊金恒林潘西左營易
慶安武毅右旗盟龍馬步各營旗山起台開拔入老鴉關馳抵八里寺十一日白八里設關拔賊卡林立屢戰屢勝
十二日午刻抵雙城集距河城四十里該逆糾黨萬餘四面圍攻我軍腹背受敵屢戰三晝夜斃賊數百名十五日回
逆愈聚愈眾我軍子藥食糧缺乏不能久與相持先擬衝出河州因前路道阻益堅未能衝出復合軍拚死抵殺乘是
夜大雨渡大夏河衝出槐樹關回匪死者固眾而我軍被殺及墮河溺斃者亦復不少易慶安金恒林劉忠亮等各帶
車傷陷弁陣亡數員各營鎗砲軍裝拋棄甚多等情前來臣查總兵湯彥和統帶防練馬步至八營旗之多自循化解
圍河州京鄉回逆起事應即抽隊回援乃奉調後不即開拔遷延日久直待賊眾圍集始行回河又不先事偵探甘受
匪黨愚弄冒昧前進以致全軍潰退反將利器資寇離據稱軍火食糧缺乏眾寡不敵究屬失律乖方貽誤戎機若不
嚴行懲辦何以警玩愒而肅戎行惟該員係實缺總兵大員應如何懲處之處伏候 聖裁除飭該總兵趕緊收回隊
伍另派幹員前往經理嚴加整頓並將陣亡陷弁兵勇查明另報彙案辦理外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七月廿五申報甘肅有要地多處已爲回匪所踞張香帥租定三輪船運送山海關及順直等處撤防
之勇溯江而至宜昌遵陸赴甘助剿聞前後共有四萬餘名○前湖北提督程從周軍門文炳統兵萬人協防畿輔和
局大定本應撤兵七月下浣奉軍機處傳出 諭旨飭令統率全軍拔隊西征知甘肅回氛之日熾矣○廿九字林報
山東省官憲查出匪徒私運軍火鉅案計毛瑟槍疋嘑士槍所用之藥彈無數並有小鉛彈將及百萬顆大抵將往甘
肅接濟回匪其私運之匪徒多至八十人竟無一人弋獲

大清政典

上諭恭錄

鑄鐵生謹志

上諭近來考試繙譯每遇請派閱卷之期繙譯出身人員多不開列以致不敷簡派嗣後各項繙譯所有應行開列之員均著一體開列不得託詞規避並將是否繙譯出身於各銜名下詳細注明○上諭御史恩鴻奏武闈鄉試及考試繙譯各場監試巡查御史請分別增減等語著該部議奏^{七月十三}○上諭著派副都統銜延茂馳驛前往黑龍江查辦事件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上諭戶部奏附貢生報捐銀兩請加恩賞一摺江蘇附貢生沈應熊報効軍餉銀二萬兩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硃筆劉柱文著掌河南道事務^{八月}○上諭前據都察院奏已革參將吳世恩以被參寬抑等詞赴該衙門呈訴當經諭令譚鍾麟馬不瑤確查茲據查明奏稱已革參將吳世恩契典之田被原主未贖先賣以致涉訟傳訊未到係畏可罰所致情尚可原總兵林宜華雖無賄串實據惟出入衙門恃符縱恣請將林宜華革職吳世恩開復原官等語林宜華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至所請吳世恩開復原官之處著兵部核議具奏○旨崇文門正監督著臚書去副監督著芬申去^{八月}○硃筆陸寶忠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戴鴻慈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八月}○上諭前據已革御史鍾德祥奏悉直隸蠡縣知縣馬慶麒勒索苛派等款當經諭令王文韶確查具奏茲據查明覆奏馬慶麒在蠡縣任內查無貪污可耐劣蹟惟遇事因循辦公敷衍實屬不勝知縣之任著開缺以府經歷縣丞降補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上諭前據事中胡俊章御史李念慈奏稱直隸冀州等州縣匪徒滋擾請飭嚴拿先後諭令王文韶查拿懲辦茲據查明覆奏匪徒牛案等持械夥衆擄人勒贖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從嚴懲辦何以戢奸宄而安善良業經該督飭屬將該犯牛案即 加皮胡二豹李四劉林周和等緝獲正法渠首以昭炯戒仍著嚴拿逸犯雷大漢子等務獲懲辦毋任漏網冀州直隸州牛和與張海九家擄掠幼孩未成一案獲犯時漏未訊明亦未訪主傳贖實屬失之疏縱著交部照

備請處部知道

○上諭在京文武大員分理庶務各有專司近來告假人員幾於無日無之殊非慎重公事之道嗣後

非實係患病者概不准率行請假以重職守

○上諭都察院奏已革湖南候補知縣張銘呈稱前控被發冤抑之案

向鄂年餘終未提訊復行來京呈訴等語此案前諭令張之洞查奏嗣經調署兩江奉明移交譚繼海審辦現已年餘何

以尚未訊結著譚繼海迅速提集人證研訊確據據實奏該革員張銘仍著交衙門飭令赴湖北聽候傳訊

欽此加漢軍副都統著鈕楞額調補所遺地春副都統著恩祥補授

硃筆龐鴻書著掌京畿道事務○硃筆著王會英署理戶科給事中

○上諭御史易俊奏請裁減鄉會試中額並各

省學額各摺片著禮部議奏

○上諭王文韶奏特舉庸劣不職州縣一招直隸易州直隸州知州宮昱貪鄙狡詐巧於

鑽營滄州知州袁遂貪婪殃民罔知頓出開州知州周家鼐貪狼詐戾不恤民隱樂亭縣知縣張鶴齡粗鄙嗜利不洽輿

情候補知縣龐德瀛貪鄙惡劣行同無賴均著即行革職昌黎縣知縣丁子勳庸懦無能信任丁役該員係正途出身文

理尚優著以教職歸部銓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上諭御史易俊奏請變通內閣中書班次等語著吏部議奏

○上諭直隸通永鎮總兵吳宏洛調補吳育仁著調補正定鎮總兵

○上諭刑部編建司郎中員缺著彭

見紳補授江西宜黃縣知縣員缺著鄭世瑛補授唐府左贊黃員缺著熙瑛補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員缺著胡宇宸補

授載取御史士紳士鵬連郎中王嘉善中書羅家勳王寶田俱照例用擬補內閣中書蔡瀚和楊澗林開基王昉徵侯昌

銘盧銘勳俱准其補授保送知府編修陳道聲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選用道

將斯彤著於初七日預備召見

○硃筆會廣漢補授通政使司副使

○上諭前據御史易俊奏參安徽英山縣知縣

尹允照積壓案件濫行索贖等款當諭令福潤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查明尹允照被參各款均無實據惟連年積案多至

高因公報

1119

白有餘起實屬有辜職守英山縣知縣尹允照著即行革職以肅官方除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奏特參貪劣不職各員等語四川候補知縣沈忻習尙鑽營聲名狼籍著大邑縣任內盜案甚多諱匿不報著提甯縣候補通判倪守良貪酷虐民縱容家丁藉端陵削怨謗沸騰均著即行革職候補知縣韓廷性性情貪詐聲名平常交代取巧拖延不結候補知縣張茂聲虧大鑽營不安本分均著以縣主簿降選

旨蘇州織造著莊健去

門議奏○上諭給事中端良奏外城修理街道發商生息銀兩請歸五城正指揮經理等語著該衙

臣會章之車夫因詐財未遂將大典縣役王姓榜禁勒贖又七月間考試漢教習專司稽查大臣裕德之轎夫糾眾強取

供給所米石並毆辱差官員等語貢院重地夫役人等竟敢恃眾詭詐實屬不成事體會章裕德未能約束均著交部

查議所有滋事之車轎夫役即著該大臣等自行懲辦嗣後各部院堂官於隨帶僕從夫役務當嚴加約束不准稍有滋

擾該衙門知道

衛門安議具奏○上諭給事中戴恩溥奏京倉以放代盤請酌定限制以免弊混而保積儲一摺著戶部會同倉場

劉樹堂奏在積京京懇請開缺養親據情代奏一摺通政使司通政使顧瑛著准其開缺養親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例發往交留吏部額外主事將定成著准其留部戶部員外郎員缺著之鑑補授成京工部主事員缺著福祚補授

機大臣面奉

間單呈覽

普陀峪萬年吉地工程應行修整之處著派剛毅前往敬謹查勘

滋補授

○上諭直隸永定河道員缺著陳慶

待質公所前經該部議准係專指臬司提審案件惟于連人證起見立法本極周備何以奉行不盡日久弊生竟有恩
扣凌虐情事著責成各省臬司實力稽查如有該御史所奏各項情弊即將委員差役從重懲辦至各州縣影射待質公
所名目私立班館實屬大干例禁著各省督撫府尹通飭所屬一體嚴禁以杜弊端○上諭刑部奏司員呈請投効甘肅
軍營據情代奏一摺刑部學智主事地恒福著毋庸發往
○上諭山西巡撫張煦由部員簡放知府權任封圻實力
有年克勤厥職茲聞渣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上
諭本日鴻臚寺卿劉恩鴻陳奏事件片內繕寫人名多有錯誤著交部察議
○硃筆印啓補授政使司副使
○上
諭御史陳其璋奏吏部選補例章未歸劃一請詳加釐定及捐納到部續中進士人員保送京察扣俸年限請分別辦理
各摺片著吏部議奏○上諭崇禮奏假期又滿病仍未痊懇懇開缺回旂調理一摺熱河都統崇禮著准其開缺回旂調
理○上諭福州將軍慶裕由內閣中書充補軍機章京外任知府權任奉天府尹歷任藩臬巡撫河道漕運各總督盛京
將軍熱河都統調補福州將軍宜力有年勤慎廉能政聲卓著茲聞渣逝悼惜殊深著加恩照將軍例賜卹任內一切處
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憲樞回旂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次子吏部筆帖式莖
厚著以六部員外郎補用次孫麟齡著俟及歲時由該旂帶領引見用示篤念舊臣至意○上諭胡聘之著調補山西巡
撫魏光燾著調補陝西巡撫雲南巡撫著黃槐森補授
○上諭廣西布政使著游智開補授

有負委任

上諭各國設立教堂迭經諭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加意保護以期民教相安本年五月間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毀
東校場教堂省外各處旋又屢出教案皆由地方官平日不知勸諭百姓致釀事端追聞事後又不趕緊懲辦該督劉秉
璋督率無方朕督甚重據御史吳光奎奏悉省城滋事之始劉秉璋置之不理並未派兵彈壓無業游民愈聚愈多以致

省外教案層見疊出該督任意廢弛有負委任者即革職永不叙用以示懲儆其餘辦理不善之道府等官著鹿傳霖確切查明分別恭辦欽此^{八月十}○上諭前因四川省有迭毀教堂之案業經降旨將辦理不善之前任總督劉秉璋從重懲處茲據恭壽鹿傳霖奏稱現經切實查辦拿獲首從各犯王瑞亭等二十三名內訊明就地正法者六名擬軍流枷杖者十七名自足以昭炯戒而儆將來所有辦理不善之邛州知州周鳳藻著大邑縣知縣沈沂署冕甯縣知縣任元良新津縣知縣栗乘瀛縣知縣范萬選業經先後恭撤外辦理保甲局候補道周鎮瓊著撤去差使交部議處署成都府知府周承烈署華陽縣兼署成都縣候補知縣黃道榮署城守營遊擊向慈樂山縣知縣洪祖年署樂山汛千總黃承烈均著交部議處川省各國教堂林立鹿傳霖等務當嚴飭所屬實力保護毋許再有疏虞並飭各州縣隨時勸諭曉諭以利事務期猜嫌盡釋民教相安用副朝廷綏靖地方至意欽此^{八月二十六日}

賢相入閣

中日和議既成尙有通商行船等款須由兩國各派大臣會議日本即派駐華公使林董爲議約大臣 皇上以李傅相熟諳交涉事件 特命以全權大臣入都與日使會議七月五日傅相自天津行次起節入都僑寓東安門外金魚胡同賢良寺即於初九日呈遞膳牌伺候 召見 皇上於頭起召入奏對之語外閒無由知旋奉 上諭李鴻章著入閣辦事從此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天下蒼生益喁喁望治矣

黃河決口

山東濟甯來信云六月廿三日壽張縣境黃河南岸漫決後漸次衝刷成口大溜先趨南路鄆城嘉祥鉅野一望汪洋迤北則殃及東平州運河之西暨東阿縣東南境皆成澤國廿五六等日水忽轉趨東路衝去運河西堤穿運河東堤而出直灌東平州全境過肥城縣由國家河仍折入黃河各處村莊田畝斷沒無存運河兩堤數十里被黃水穿割致成大河

數十萬災民餓殍離居死亡相繼若君者天何不佑我華民之甚耶然人事盡於下天心無不感於上中國曷不採西法以治河爲一勞永逸計且爲兆庶永綏計耶

照約曉諭

法國駐京施大臣與總署申明教士買產成約各公讀備錄上卷內有請各督撫自用憲印出示曉諭一節南皮制軍接准總署咨文卽行遵照辦理今錄元示如左卽以完是案之始末云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署理兩江總督部堂通商事務大臣湖廣總督部堂張爲出示曉諭事照得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前因教堂在內地買地一事本衙門曾於上年九月間將同治四年法國柏大臣與本衙門議定章程通行各直省在案茲准法國使照稱請通行各省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產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某此係買地人姓名實與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立契之後大行各轉飭地方官一體照辦無庸固執先報明地方官之說致滋爭論等因當經咨行南洋各省督部堂撫部院及札行各關道一體遵照辦理在案茲復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准法使照稱教堂在內地買地一事請通行各督撫自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一體遵照特示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告示

選紳設院

臺灣自主之局本屬不可爲訓况自唐薇帥出奔而後尤屬不成局面近閱香港報載有選派鄉紳創立議院告示諒非無稽爲錄於後亦日既有是事姑備一說云爾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據紳民許兩英面稱公議不願日立爲自主國請創議院以通上下之情前會

舉公正紳者為議院主等因查景南為一國之根本因時制宜政務繁雜苟不衷諸至當何以維國是而順輿情故知口不可防亦由言不可弭自來庶人工商皆有分議者此也茲特准派許紳獻琛徐紳元焯王紳藍玉三人為議院主議盧紳振基陳紳鳴鏘林紳香山三人為議院參議並刻發關防俾昭信守凡事不拘鉅細意見各有不同今擬立官立政進退人材因革損益莫不宏開議院聽眾人公是非詢謀僉同無偏無倚一經呈閱本幫辦當必採擇次第舉行除諭委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城鄉紳耆軍民等一體知悉嗣後如有軍國大事即開議院任各人到院共議尊卑不論期有濟乎時艱庶事不分俾有益於政事毋得各存私見擅辦豈理本出於公行而無私斷各宜勉旃毋負厚望切切特示

鐵路新書

西報云中法新訂專條制定中越邊界按此界與法屬滇滇去歲中法所訂專條不符其止不設國界本報并由東京郵城開築鐵路沿路暨杆通電作為二國公產○兩江總督張香帥夏間接奉 諭旨大旨以開築鐵路為當務之急聞將由上海分接金陵武陵武林吳門三省會○兼署兩湖總督譚敬帥奉到 廷寄飭查開辦鐵路情形限一月內覆奏望日札委黃令廷壽鄭尉估昌專查路工一由江夏經漢陽黃陂孝感至河南信陽州界止計程四百五十里一由江夏經漢陽漢川應城京山鍾祥宜城至襄陽府樊城止計程七百九十里其中各有無名山大川應須繞避之處統飭會同各地方官專案稟復○中國創造鐵路自鎮江而北直達神京工程浩大 欽派戶部尚書蔭蔭軒師相 桐綜攬宏綱其總局即設戶部衙門左近其鐵路經過之各省督撫應即派為會辦以專責成另由各省設立分局各派二道員為局總○張香帥前創先築京鄂幹路之議中外無不佩服今復因時制宜擬由江甯府起渡黃河而北沿十八站以達京師聞已奉 旨俞允香帥商由正任南洋大臣劉峴帥在山海關防次就近勸令北洋鐵路公司督辦張燕謀觀察員等遴委原辦天津路工人員南下勘驗并請 旨寬籌經費委唐

令天佈會同洋員通盤籌畫以期趕日開工○湖北鐵路另有一條係從江夏武昌大冶與國一帶以達江西委羅司
府署張親卿明府分往黃梅縣與國州會同湖北派出之委員妥為商辦○上海西字捷報云英法德三國商人
聞中國有興築鐵路之舉各開商摺呈送南洋督署願為承辦德法二商先已私自訂定不論何人攪得此項生非所有
利益彼此同之聞各商所佔自滬至甯路價大率在華銀三千萬左右由洋商自籌資本而由華官保付利息
自二十至三十年間中國可畧償原造人之薪水照價買歸然香帥均未之許也

日招統志

出使日本大臣裕朗西觀察庚既拜 恩綸定六月廿二日出都聞至日後第一要事係與伊藤春畝相公博文商議還
遼東日本駐華林公使並設筵祖饗並邀榮仲華大金吾 嚴選摩迫觀察行抵天津即督調李傅相及北洋大臣王慶帥
面商機宜一面札調隨使各員均於七月初四日起程南下乞巧日行抵上海小駐轎帷日本駐滬總領事珍田君拾己
親往行轅拜會觀察旋於初十日買權往揚州旬當事件中元節仍回滬上候船東渡二十日觀察登法郵船持節出洋
夫人與二公子二女公子隨侍聞皆熟諳西國語言文字甚可敬也茲將隨員名單開列於後 吏部主事壽勳魁青
刑部主事陳春瀛 吏部筆帖式延保 候選筆帖式世慎季高 分發江西試用同知李嘉德少徵 候選直隸州知
州東文繙譯羅庚齡寶森 湖北補用同知直隸州張桐華子廉 五品銜候選州同英文繙譯曾賢子良 湖北候補
知縣呂賢笙 候選知縣世襲騎都尉張紹祖 揀選知縣查雙綏 揀選知縣張繪 國子監助教溫紹霖季卿 江
蘇試用府經歷英文繙譯張坤德少堂 分省補用知縣盧承銘子明 候選布理問徐超 候選縣丞廖宇春傑哉
候選縣丞朱秉鈞內君 湖北試用縣丞文案余祈蕃 候選縣丞前使署東文學堂李鳳年 舉人顧浩 舉人鎮發

萬國公報

1111

館 慶貞生文案王樹德 附生余世芳 附生陳德球 武隨員馮國璋 裴其勤○七月廿五日觀察安抵東京暫

寓日本行臺廿六日日本司法省次官借司司法省西員晉謁於行臺外務省次官通商局長過訪廿八日觀察往外務省
答拜是為使星有燿之始○永出町中國使館閉置一年矣星招既位丹帳重施既告竣工即於七月廿九日遷入八月
八日日政府電達各報館云本日午前大清公使率隨員晉日廷參謁日皇及皇后呈遞國書○使星未到以前華人之
在日本犯事者俱歸日官審判星使抵任日人猶謠傳此後華人訟事仍須由日官判斷如或犯事日捕可隨地拘拿華
人聞之怏怏不樂既而星使與外務省議以在日華商無論大小事件日本不得援治外法權全有之說逕行定讞即有
不自愛者私犯烟賭等事日官須照會駐日華領事派捕協查不得任日捕擅入華人家以防滋擾即宜禁宜究之政令
亦出華領事與日官毫不相干外務省允之謂本擬俟二年後准外人雜居內地時不論何國人始由日官管理也○東
京府知事於星使抵東京後出示一道略謂清日業已和好如初兩國臣民宜互相敬禮現在清公使來京勿論對公使
及對隨員僕從人等皆不得有不敬之舉動如以戰事之餘弊引兒童在途上嘲弄侮慢有干慈惠而市民宜各注意為
父兄者督責子弟勿違○星使定於八月八日恭見日皇皇遊國書是日午前十點鐘後三十分日官派式部官田中氏
至館歡迎星使及夫人既至官前由式部官伊達氏宗陳導至待朝所與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氏公望及皇后宮大
夫香川氏式部長三宮氏晤叙少停三宮氏前導入鳳凰閣謁見日皇呈上國書尋由香川氏引星使及夫人至桐間參
謁日皇后是日隨星使及夫人前往者為恭贊張紹祖余祐蕃西譯官張德坤曾賢東譯官羅庚齡盧永銘
按此下有西報論教案一篇開教續志朝鮮內江臺灣不支等新開三段及泰西朝野命載數段今已無可位置樂
留入下卷刊錄然教案朝案及西事之緊要者下列電書悉已紀其崖畧閱者試留意焉無以付編譏矣

關中新聞

附本館

陝西提督學院前昨據藍田縣附生崗培棠稟請振興初學并條陳時事十策均經閱悉該生留心時務所言多事
理殊屬可嘉立學一節本院亦久懷此議無如此間經費難籌操學資者甚多而倡表舉者實鮮即如柯前院擬訂宏味
兩書院皆火地資高學界別今欲創立西學拘墟之輩其不掩耳而走者幾希矣以故久懷此心向未商議生得有見及
此或聞中人材轉移之機如能高同本處賈實紳董酌量可行本院即爲奏請舉辦若已擬有章程先行呈閱可也此示
按振興初學實爲今日第一急務陝西學政趙文宗批閱生培棠稟請語情見乎詞開中學派之轉移拭目可俟至閣君
創立新學書院並立新猷學社募捐一啟隨批寄至本館當以別字甚多不克附登閱者鑒之

電書命載

林樂知譯語 蔡爾康紀文

補西七月八號倫敦轉電云英議院散值之期新宰相沙士勃雷侯在上議院宣講接任後應辦諸事內有一條云各項
稅則宜即刪改凡貧家日用必需之物徵稅悉從其博並宜推席運貨簡捷之法俾貨賤以惠民○九號又云英下議院
舊議員皆已散值英民於西本月十三十五號重舉新議員西八月十二號新員八值○十號又云俄京大日報言俄代
華商法貸銀非有所冀幸於華也特欲助華以併永好耳君子曰此之謂欲蓋彌彰○又補西七月十一號英倫轉電
云泰晤士報言得馬達嘉斯曼電女王宗貨准族類人私自求和於法謂馬民有謀叛之意故聚兵於都城非拒法也又
聞馬都中人甚恨歐洲人故英領事備告馬英人云莫若暫往海口以避凶鋒

七月十二日西八月一巴黎轉電云四川鬧教一案英法等國要中國以懲官賠償懲官者革前督劉仲良制軍以次辦理不
善之道府營縣也賠償者法金四兆福蘭克也福蘭克合美金一萬萬餘元○泰西有真弈棋者按西人弈棋與於華人弈棋不同每歲合歐美二洲國
手而角其藝十七日西九月英都露透總電報局專電上海云本年棋會諸國入著弈名之國手或兼已著有棋譜弈說者
畢集於英國及至楸枰靜對子聲丁丁然不圖清簾疏簾獨爭先著者偏屬於從未知名之美國少年響譽撥窺彼黃龍

士范西屏一派人無不避三舍於是今年之棋國手屬於美少年矣○美洲有孔戈者大國也近拘英人四土克思繼而死者十八英電議員有舉以為問者協理外務大臣答曰本衙門已接文牘知四土克思私以軍火售於土人實有利於孔戈今英宜根究者惟是否私自處死及由官鞠定兩耳耳日本已允中國減價贖款日兵并從速退出遼東日福州電報古田亦匪頭目實已認清面貌者今皆獲案許台呈夏經邊海帥予以大權特往古田會鞠想從此中西間官得以就近聯絡不必如前之遇事申呈督院矣以此案六獲犯百廿六名○十九京電英於川案以利審之說相要而總署則請從容辦理日兵進據竹塹休息決旬往攻苗榮唾手而得並不見黑旗之影○二十閩電望日提訊匪首閩姓自認有罪且供稱舉事之先匪黨一擬槍擊某村寓室二欲殺斃華山洋人三思拆毀古田洋房乃拮据以決之適拈得第二鬮遂往華山殺教士已擬斬決之犯共十一名作為第一批詳候制帥批示○廿一美都華盛頓電云美廷許別派問官白查川案一為外部派出之天津領事李德一為水師提督派出之海軍武弁一為使華大臣田貝派出之教士從此一宗依傍矣盛道台宜稟准王夔帥就博文書院售址招集通材講求有用諸西學別設訓蒙西塾分為初學三班及中學末班其再上者則俟考後遊陞聘西博士丁家立君為總教習先在天津并分赴上海廣州等處考取學生

△前按此西報之各報中均有此項新聞

○廿二英電突厥蘇丹即土王許讓阿米尼亞諸權已分告各大國駐使矣○廿三又云美國紐約商人有運金而往歐洲者源源不絕眾商患之○廿四東電俄日兩國新約已於廿二互換○廿五英電英廷命使俄大臣辣碎兒移使德國使華大臣歐格訥移使俄國

○廿六港電汕頭內三百六十里之新甯縣民變縣令不知下落官兵尅日進剿○廿八英電俄法願助英令突整理庶政而不願以兵力逼突

福建古田華官大有戲弄西官之意不與商而縱犯一也不相告而出示二也證人忽換口供而難定發審三也華官咸同見戲而不願領事四也查西官之往古田本應自率英

兵以壯聲勢乃但恃華兵爲護衛甚至即受華兵之侮慢是英廷亦有不合者在也許道審問完畢了實領事要殺人
本直可即送幾顆人頭來便算了事了不必再查了領事不許然欲開堂重鞫則事已中捷豈錄華官亦有錯將
以不了了之乎且許道初請領事以已奉全權矣乃不肯殺一人曰須全案皆定而始殺也當匪易而玩之又捉本教之
華人處以酷刑領事急電告英使一面商諸英水師提督立派兩鐵艦駛入馬尾一艦且直向福州進發俄法德三國
與日本新議之事已畢三國必欲日速讓遼陽地其索中國贖款銀五十兆兩亦須酌減○廿九法電新派往華考查土
產孰可出口洋貨孰可入口之員業已乘舟東去新聞吐魯番通商口岸派有領事成有可殺克馬兵華山止犯七
名於今晨正法英領事同往法場監斬查福府自願定十三犯之罪開具姓名稟報督院英領事許之乃邊潤帥自
以其意未減六犯之罪故所斬者祇有七犯此亦可視爲齟齬之漸且福府前者私縱之十一犯中有二犯固下手加功
毫無疑竇者也領事索之急則許以五日獲犯至今仍未獲官則不敢出頭又得建甯報謠言議起揭帖鱗次大有與醫院
爲難之意南洋大臣暨蘇撫趙展如中丞許即會奏先造上海至蘇州鐵路一條需其完工即通西北接造過無錫常
州而達鎮江又迤西以遠金陵已邀 俞允并 飭從速興工兩帥又奏定增設往來蘇滬之小火船局兼辦郵政事宜
凡現在之信局中人將來即用爲郵局中人

八月朔倫敦電云帕米爾分界之事業已井井有條惟俟中英俄劃界人員各自申呈政府後如以爲可即可作爲
定局又沙侯欲強勸中國速正閩督及贛撫福官之罪如不見許惟有以勢力勉成之英前帥倭滔尼公既謝事因言
繼本爵之任者應知本爵所練陸兵已數全國之雷矣○叢生機英電法廷將舉行閱兵之典請俄外部大臣羅引老夫
親王至法爲弔而觀之似此親密逾恒益信其必有密約法官論暹羅湄江左岸民人云此地已歸法轄汝輩若不願

為法民即遷至湘江右岸○載生明英電俄羅才老夫王與德蘭菇將軍至法法人迎之大恭敬極熱鬧一時幾罕倫比
 倫敦各報皆曰俄法之交如膠似漆連橫之約愈覺顯赫呈露總之法倚俄以勢俄倚法以利彼此互相倚即彼此互相
 市也君子曰此之謂勢利交○數月前紅海畔突厥所屬之葉達地方沙漠中匪徒戕殺英法俄領事一案初四英電三
 國公使聯名致橫突廷尅日賠金治罪云又得馬達嘉斯電侵島法兵仍為病魔所擾隨營各醫院業已在谷滿谷在坑
 滿坑尚有二千人延喘待醫惜醫士無分身術也○泰西每年有賽力之戲初五英電云倫敦男會中人本年遠赴紐約
 與美國勇會角勝負所奇者連賽十一事全被美人占去夫棋會鬪心思也勇會鬪材力也而盡為美勝非美入之心思
 材力實皆有以大過人與○初六英電德國聞汕頭附近德教堂被華匪搶鬧之案人情鼓噪各新報皆力勸德皇電派
 兵艦親往該地查究按德皇公使中八位德皇之信譽極高於英法兩國
於英法兩國及英法兩國均有此德皇其信譽極高於英法兩國意大利合眾小國而為一大國赫赫若前日事即當年建立
 奇功之士卒今雖頭童齒豁亦尚有家食俸者意皇每歲合操一次非云演武直昇銘勳即英電云本年合操之際意
 皇念若輩與皇考同甘苦親與之語而視之是日適功臣某意皇每歲合操一次非云演武直昇銘勳
即英電云留名閣落成各老兵站附於閣之四臨皇親
 揭功臣塑像障而紗眾兵老氣秋橫歡聲雷動又補荷牙屬國帖木兒反初七甫電浙江全省皆有匪徒揭帖煽惑
 居民與洋人及教民為難金華府城尤甚○初八英電法兵大捷於馬島貨准兵一敗於地失大敵三十尊今法兵就都
 城百廿里外安營法俄銀行合籌資本法金廿兆福蘭克在上海開一銀行定於西明年正月交易云又英人久欲從緬
甸展築鐵路以達雲南今已測路而估費矣一俟稟准通商部即可立公司科股本○初九英電泰晤士報論大東商務
 云中日戰後大有變動緣俄法德三國插身其間必將奪中英商務之利也外部若不設法以助英人即如俄國鐵路
延保半島若日之舉而但
 稍商力以與他國角勝竊恐江湖日下矣○初十福電古田所獲之犯大約盡已過堂定斷惟另有就獲之四十人華官
 水汛先釋亦不告知領事湘軍且有侮辱領事之舉華官則百計阻撓俾領事不能成其志○十一京電英使以哀的邁

教書總署各速隨川督以次各官而外別無轉圜是日傍晚總署即允如所請○十二京電 皇上降旨切責劉秉璋
革職永不叙用。突厥之康斯坦提拿泊都城大疫英戰艦十七艘已入黑海門而陣於地中海○斐洲常有小許十三
日 英屯英兵部越者久駐斐西軍軍務人員回英面商懲罰歷山底之策○十四又云今屆半年英庫入款較去歲
此居多英金四兆餘俄的添兵運鐵以資其春以中國總署已查明幾毀汕頭教堂匪首之姓名以告德國又澳洲一
史擬請鄰國會日日本人紛至沓來之事 按英法利亞各國英法其○中秋英屯中國領事使照會 語英外部云 皇上未接
哀的遺教書之先已欲革川督職矣及閱法國官報謂中國治劉秉璋之罪皆係我法鼎力然英外部則曰我送哀的遺
教書之時嚴諭劉督之 上諭猶未降也 按英法利亞各國英法其又云阿米尼亞人忍突
官之暴虐擬就嗚冤疏稿將親奏於突廷一時從人突都者多至不可勝數然皆循規蹈矩魚貫而入非敢有稱亂之意
也不謂突都巡捕糊塗詭突竟欲妄加攔阻若輩則曰都城亦助紂為虐從此無出頭之望不覺大憤羣起拒之巡捕仍
不相下遂致大亂且橫屍道左者多至八十人而事尚不了突兵亦已出隊彈壓 又德與俄益親德皇親御丹鉛繕就一
書遣御前大臣前往俄都面呈俄皇雖未知於意云何然必非尋常公事也 又法與俄益近俄外部羅牙老夫王既膺法
請同閱大機舉然仍寄寓法都與法外部漢諾多朝夕傾談異常款洽○既望英電十三日突都之亂今又大起阿米尼
亞人又死七十名職此之故恐突事愈不可為矣○日本今由臺灣之基隆渡兵至澎湖備攻安平之北之南蓋臺南之
風色平矣○十七英電突都警報四起人心惶惶蓋絲突捕殘酷不仁凡遇阿米尼亞人不問其良莠即擒而殺之也各
國駐突欽差目擊心傷各勸令蘇丹嚴行禁止都中阿米尼亞各教堂已為婦孺所塞滿日遊巡捕也總之十二三等日
巡捕可恨之事目不忍睹口不忍言○十八福電古田會審又已中止西人心大不悅皆謂華人如有兩副面孔言行又
迥不相符今已來兩敵船又有兩船行將踵至英水師提督亦附之而來矣 駐華法使宣言今在暹之華人當歸法官

保護

按通商人甚多且有英商在內皆通曉於英

○十九英電各國使突大臣同心力勸蘇丹從速安輯民人毋任暴徒肆虐然自有此變阿事更難

整頓蓋巡捕待阿人過酷阿人亦不得為無罪也○二十又云俄法英德奧意等國昔曾簽名於栢蕙和約者今其駐突

公使晤名奏請蘇丹即日辦結阿米尼亞人被戕案凡就擒而無罪者咸赦除之并立善法以杜後亂英法俄三使又別

致公函云歐洲大國決不能因此亂而陷初志故凡昔之要求於貴國者今仍請俟後命以冀安坐而整理貴國之治法

毋俾本基督教人再受奉回教人之苦○本日清晨朝鮮王木生父大院君率新法練兵二隊攻入王宮約歷一晷鐘日

本新公使亦帶親兵數名巡捕數名入宮○廿一英電斐洲江海濱之阿皮西尼王親自將兵攻意大利屬地意火速調

兵以救之又英戰艦四入康斯但提拿泊都城外之海門突歐蘇丹急命陸軍提督查勘嚴察以備轟擊并置水雷於隘

口十戈之禍固不容緩矣又阿米尼亞被殺之屍至今未盡殮殮然已收集九十五具且尚有隨波逐流而去者教堂中

避難之人仍擁塞而不敢出寓突西人恐遭波及惶惶危懼急請各本國戰船泊於突都對岸加拿帶海面預備逃生○

廿二又云武勒皮林^和之亂蔓延日廣土人各佩鎗械儼然勁旅亦有往攻阿米尼亞土著者死傷甚夥又俄國福楞羅

大新報錄運春電今有草天測地地語路人分為三路從運春直入滿洲推算展築西伯里亞大鐵路云云噫旅順危

矣余向謂俄之阻日非愛華也自欲得之也今竟何如○廿三厦門電海龍輪船從臺灣來途遇日本戰艦連船共三十

艘滿載兵械將向臺南進發聞劉鎮^和頗讓臺南於日本特請臺灣英領事歐思內為介紹今歐領事乘披股小兵

船將往澎湖與日本水師提督講定和款○廿四又云法兵大捷於馬達嘉斯愛島長

噶人部女士降法收馬以為藩島戍兵於其都城而給女王以歲祿發配宰相於遠方又日本願減讓遼東款遂以三十

兆金定局惟須付清後三個月始肯退出○古田會審之事又有阻撓英領事定於明日回福○廿四又云英領事與緬

譯回福州至督轅舟會大約廿八日直至古田○美廷電告西班牙速平古巴之亂毋俾蔓延於美洲以突都從聞事起至

今發電止阿米尼亞人及突都巡捕人等死傷七百有奇。歐領事已至澎湖具述兩澳鎮劉總戎水師之意請爲訂立和款開黑旗兵在安平及臺灣府兩海口先已不擇船而逃據中國電局中人云臺電已斷遂難得信可惜也○廿五香港電嘉義縣離臺灣府約百廿里已爲日本陸兵所踞海面則安平對岸已到日艦三十艘劉鎮親往英領事府施歐思訥等事乞降於日歐領事請之遂至日歐議定各節由領事代爲簽名榮事已畢英水師提督到福州○廿六英電突厥之亂已延至伊思滅小亞細亞死傷之數未知突今整理別西格亞細亞歐臺中國知照東洋所有第一期兵費銀五十兆兩約於九月廿二日九月廿二日在倫敦劃付而將全款華銀二百兆兩即照今日市價通共折合英金三京三京零九億九億零九百八十萬零九百八十磅零七先令七辨士○廿七日廿七日英電云英國決計硬逼突厥竭力整理阿米尼亞事遠則即日用兵毋稍猶豫領事人督轅邊潤帥相待甚優諸事無不允洽第二批審賈之十八犯即行處決餘犯充軍尙有未經審訊之犯即請領事前往會審日本欲令黑旗頭目劉永福徒手而降別無體面條款劉鎮不許和局中梗礙聲將起日本水師分二支登岸兵艦即泊於海而陸兵亦從嘉義起隊以成水陸夾攻之勢西國官商共登披股小兵船以避兵火傳聞朝鮮王妃遇弒此朝鮮第一才女也朝鮮人之紗帽而圖領者舉莫能及而竟不獲善終惜哉惜哉而朝鮮王則從此國破家亡矣

惠書誌謝

昨承英國麥間畢總政惠贈華英會通一書將中國各種緊要言語爲官場應酬所必需者分類譯成西文先解明其義又註以西音而綴華文于其後使西人閱之雖素未習華語華文者皆能領解即華人閱之亦可因華而悟西兩有神益吾知是書一冊凡有志中西兩學者當必爭相購閱也